

革命文獻

第四十七輯

討袁史料(二)

討袁史料（二）

壹、雲南首義

一、雲南首義之回憶

李烈鈞

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首義，貴州並起，討袁護國忽忽廿年矣，念當時首義諸賢，及重要幹部多已逝世，若昏庸老朽孱弱病夫如鈞者，尙苟延如斯，不禁悄然而悲。又念昔日轟轟烈烈之義舉及其偉績，則霍然以起，欲爲國人並諸君子告也。雲南首義紀念已舉行多次，其事蹟多知之者，起義之原因爲討伐袁世凱，袁氏之敗法亂紀，討袁檄文紀之甚詳，其重要者爲傾覆共和，顛危社稷，辱國喪權，媚外借款，傷化虐人，戕賢害義，摧殘國會，荼毒生靈，爵賞由心，刑戮在口，罪惡如此故伐之也。第滇黔本貧瘠邊省，何以能有此驚天動地之舉，此其故則不可不知也。滿清末年，同盟會諸同志分佈於國內各地，圖謀大舉，其軍事人材尤多集於雲南、廣西兩省，民國二年雖討袁失敗，而在雲南之勢力日見蓬勃，且時去辛亥不遠，高級幹部志尙未衰，未

官僚化，亦未軍閥化，革命精神依然奮發一也。雲南風俗樸實，人民勇敢向上，清末所辦講武堂，陸軍小學，體育總校，測繪學堂諸生，及訓練之新軍，皆多英俊，辛亥初年未展其才，未遂其志，澎湃之氣，充滿胸懷，袁氏作亂，賢豪並起，忠義之概，薄於雲霄，得先賢提倡，故後繼有功二也。滇黔當日之義舉，非一黨專權，乃兩黨合作，故得合羣力，收集思廣益之效三也。要言之，卽萬衆一心，精誠團結，有志氣、有勇氣、有魄力、有精神也，此種精神非尋常可比，乃卡莊子打虎精神，故能以護國第一軍定四川，護國第二軍振東粵，挺進軍復由黔援桂，義師所至，國賊胆寒，衰弊不義，共和復活，樹後來完成北伐之基，功誠偉矣。然當時首義諸賢，猶以未竟其志爲憾，且雲南之偉謀義舉，微特討袁護國已也，卽對於片馬問題、滇越鐵路問題，亦莫不激昂慷慨，且竭死抵抗之雄心與毅力，蓋滇南人民以爲抗外侮保國權尤緊要也。雖然往事如彼，今日何如，惟國事雖嚴重，苟能急起直追，合全民之力奮勇圖存，必可救之，特必須立大志，鼓大勇，樹信用，重大節，養成打虎精神，更做先總理之大無畏精神，博愛精神，實行民權，運用民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海市蜃樓，大何足異。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黨史會藏原稿）

二、紀念雲南起義之意義與應有的認識

葉楚傖等

中央黨部昨日（二十五）上午十時，在大禮堂舉行雲南起義紀念典禮，到中委胡漢民、葉楚傖、陳果天，王伯羣、焦易堂、陳耀垣、曾養甫、桂崇基及本部職員來賓共約七百餘人。由葉楚傖主席，行禮如儀，首由：

葉楚傖報告 報告略謂：今天是雲南起義紀念典禮。雲南起義的事實，各位一定很明白，其經過與上次紀念肇和軍艦舉義不同，因為肇和軍艦舉義，是本黨同志在秘密時間中，決定策劃，很秘密的進行，從頭到底，完全是革命的秘密軍事運動，不身臨其事者，不能清楚知道。故當時即請親與其事者報告。至於雲南起義，則沒有多少秘密成分，祇是運用其原有的地位，與軍隊公開的披露出來，凡曾見當時之報紙，同時明瞭討袁工作一階段者，無不曉得。不過我們每開一次紀念會必須有除開那時事實以外的意義，今天應有簡單的說明。自從蔡鍔、唐繼堯發出雲南起義討袁稱帝通電以後，即得到各地方的響應，把袁世凱的帝座打碎，且將袁之反革命的生命送掉；我們應當認識此乃一段革命歷史，因此乃完成本黨民國二年討袁之工作，我們在紀念的意義中間，在我個人想來，從沉着地方講也可，就事實而分析看其前後之影響，可作革命過程中的參考，又可得到多少精神中的道理，討袁以後，中國內部，仍在紛擾不安的狀態，在本黨此次統一中國以前，又經過多少的變化，由此聯想到雲南起義之組織，與其影響，雲南的反帝制運動，包含的力量份子，與其平素政治主張是很複雜的，不過於討袁意義之下，偶爾結合起來，此段革命

過程，不過是討袁反帝的宣傳，不能算是本黨革命運動。因為份子複雜，所準備討袁以後的主張，也很複雜。討袁以後，如何建設民國，如何剷除反動，統一的整個計劃，沒有準備好。故討袁之後，紛擾的意見與行動就出現了。假使其時全都聽從本黨總理的指導，能遵照總理的建國計劃，於討袁以後，進行建國事業，則此役之歷史光榮，定比現在多許多或竟能減少本黨統一以前的種種變亂，亦可未知。但其時總理的整個主義與主張，並不能在討袁後全部表現出來，以致討袁以後，重成紛擾局面。因此可得到一個教訓，即要建設民國，肅清反動，非有整個黨的主義，非依總理遺教來實現，一時的成功，還是不鞏固的。袁在世時，似乎聲勢很浩大，但祇各地幾個電報與一部份的軍事行動，立刻便把袁的野心撲滅，埋葬其生命。我們試問爲什麼如此容易呢？乃因討袁軍隊是各方原有的軍隊，討袁地位，是各方原有的地位，一呼百應，袁便成爲光桿。討袁後沒有整個的指導與主張，各方原有地位，乃造成好多年的變亂，或可以說打倒袁氏，打倒帝制的中心，同時保留了零碎的軍閥，由此亦可得到一個教訓，即非有革命軍隊，不能掃除革命勢力，辛亥成功，雲南起義都很快，而完成以後，皆有變化，即因沒有革命的中心力量所致。總理有見於此，爲要剪除反動，所以要以黨來造出革命軍隊，於是乃有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就事實觀察，所得到的結論，即非有整個的中心力量，建國計劃，所表現的革命偉大運動，雖然一時成功，還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今天就我個人想到的，來報告如此。次由：

胡漢民演說

略謂：葉委員報告的很清楚圓滿，本人再簡單的補充幾句，就是雲南起義，

還有一個意義，大家知道，雲南起義當時主持者，是唐繼堯、蔡鍔、李協和。其實當時唐並不堅決，因為蔡李一到，又有本黨同盟會的老同志楊奎、鄧泰中等大家逼迫他，唐遂不得已隨同幹去，最努力奮鬥者為蔡李鄧楊幾位。雲南起義是有他的價值的，國人因為唐能服從正義，仗義起師，所以當時大家很恭維他，但以後即把此目的喪失，唐繼堯到底不明革命的意義，不能繼續雲南起義的歷史，於是其光榮也就天天減少，後半段的唐繼堯就不能得當時一般人對他的那樣好感了。可見一個人的歷史不是偶然的，不是終身用之不盡的，以後把革命精神失掉，聲望也就差下去了。各位想一想，前十幾年，國人對唐是什麼觀念，以後幾年是什麼觀念，在歷史上得名真真不易，固然還有許多旁人，不能因唐而減其價值，但唐也不能因此多佔便宜。

總理生平對於以前的事，都把他忘記了，天天是進步的，是向前的，就是很大的事，也不記他，每天計劃，是為將來，為遠大的將來，本黨同志應繼承此種精神，保持着歷史的創造。更要增加好的歷史，此為應注意者。還有中國革命，最先大家祇知道民族主義，遂不免有反革命之袁出來，因為未照總理的主義政策訓政方案做去，幾至連整個民國招牌，也不能打出，自討袁起至袁世凱死，這一段統叫作討袁反帝工作，但也會在民族主義之下，所以窮兇多詐如袁賊者，也不能把民國招牌去掉。袁的失敗如此快，即三民主義雖未全部實現，而民族主義也為一般人所認識。梁啟超是主張保皇立憲的，而當時亦曾作長篇文章，可見名義定了，主義已相當的得民衆認

識，當時袁的勢力，幾成了中國非袁莫屬，後來鬧到大家都不願意屬他，可見主義人心，比什麼力量都大。洪憲祇鬧了八十多天，就足證明現在的人，以為鬧一個亂子，就可搖動民國，此實夢想。如人心沒有認識，什麼都可以來，但到底人心是認識了革命黨員祇有按照總理遺教，去實行，中國人民現在所認識要求的是和平建設，無論問那一個人，你要和平統一呢？還是要亂七八糟呢？即如從前問你是要民國呢？還是要皇帝呢？這是容易明白的，現在祇怕的是黨員不能按照總理所指示的去辦旁的一切。

王伯群報告 雲南起義當時之事實，略謂：雲南起義，兄弟亦曾參加，故對當時經過，補充一點。自本黨二次討袁東南失敗以後，多數同志，皆赴邊境省分，雲南一事，外邊以為是唐繼堯主持，實在是我們多數同志在下層蘊釀而成功的。蔡鍔在前北京時，因袁氏帝制自為，曾派代表二人赴滇，察看情形，並聯絡鄧泰中、楊蔡、戴戡等。民國四年，貴州推兄弟與戴戡赴北京，以袁稱帝，事情緊急問蔡鍔有何辦法，其時袁很利害，四川派了陳宦、馮玉祥等，貴州派了龍建章，雲南派了任可澄，都去監視，可見袁對邊省也很注意。當時兄弟到北京，見蔡把下級準備的情形報告給他，蔡即立時赴天津，並寫一長信，交兄弟持函往滇見唐繼堯，經三四次之長談，交涉四日無結果，後又託胡瑛同到羅佩金家中商議招集軍隊起義辦法，又由鄧楊聯合下級軍官，一方面電香港促蔡鍔回滇，一方面向下層努力。及蔡到省，醞釀成熟，起義通電，乃即發出，貴州

經兄弟等運動，結果首先響應，並出師湖南，其時袁派曹錕帶兵由川攻滇，湯薌銘等由湘黔，其兵力大於我軍六七倍，卒以我軍之奮鬪，使袁師潰敗，袁不得已乃下令和平，始有此一點小成績。由此可見當時如果我們稍爲顧慮疏忽，便沒有人來主持，也便沒有此事。唐繼堯自始無動機，乃爲羣力所迫，多年外人，以此功歸唐，實乃不過我們多年沒有說明而已。馮玉祥當時在四川，爲袁効忠，非常強橫，而蔡鍔遺書中查有馮之信函，首先効順者，又爲馮氏，可見馮在那時，卽已反覆無常云云，王氏報告畢，卽奏樂宣告禮成散會。（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

三、革命史上的護國之役

陳訓慈

一、引 言

今日爲護國之役起義第二十八週年紀念日。民國四年在雲南首義的護國之役，以推翻袁世凱帝制爲目標，其地域由雲南、貴州以推至於廣西、廣東，更波及湖南、浙江、山東、陝西、四川各省。而參加此次反帝制革命運動的分子，亦包括各方面的政黨與軍人。所以我們今逢此紀念，應不僅追念雲南首義的諸公，尤當詳溯此役前因後果與其在革命史上的意義。

袁世凱之摧殘革命勢力與擴充私人權位，是一貫的企圖；而中國國民革命要推翻這種軍閥政客之頑惡勢力以鞏固民國，也是始終一貫不會中止的運動。在民國四、五年間國民黨最受挫折的

時間，這種反動勢力，洪憲帝制這一齣表現得最暴露，也引起最普遍的反抗；他方面也正因此之故，使反袁的革命活動，得到最廣泛的同情，與普遍的合作。所以民國四、五年間的護國之役，是全部國民革命史上不可分割之一環，也是若干不同力量提携合作以討滅國賊，衛護民國的一次革命運動。

二、三種力量的合流

反對袁氏帝制而與師聲討的通電，是雲南都督唐繼堯領銜，以此雲南居首義之名。而一般人鑒于軍務院分子之複雜，及其後來錯綜之變化，對護國之役的革命意義每多忽視。實際上，這一次護國之役參加的分子雖然複雜，但在反對袁氏帝制的共同立場上，究竟薈萃了當時全國比較清明有為的力量，分析起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蔡鍔、梁啓超與戴戡等所代表的進步黨的力量。蔡松坡是發動雲南起義的中心人物，又是實際督師入川與袁氏軍隊作戰的將領，其後功成身退，至今留川滇人士良好的去思。他在民國初年已是政黨領袖，後來進步黨成立，（是民初的共和黨與新組的民主黨與統一黨于二年五月合成的）梁任公爲首領，松坡師事梁氏，故黨員亦視他爲有力幹部。然他的實際政治，與過去同盟會的前輩有相當的聯繫（民國元年，在國民黨共和黨之外有所謂統一共和黨，松坡爲總幹事，中多同盟會舊人，後歸併于國民黨）。戴戡是貴州人曾在黔任民政長巡按使，當時隨松坡同入滇，後率軍至黔，促成黔省的獨立。梁任公與此役的密切關

係，備見其著作中的自述：（如「國體戰爭躬歷談」「護國之役回顧談」等）然梁氏文字尚酣暢，多主觀，其頌蔡氏與自矜不無過當處。要其當羣醜喧于公庭，軍閥欺壓民意之際，發表名著以警國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在籌安會初起時發表）其後函電策劃，周旋南方軍人間，終始其事，（初爲都參謀，後爲撫軍之一）亦自足多。總之，唐繼堯首義之促成，劉顯世、陸榮廷輩之聯絡，以及攻討袁軍促使川省軍人的歸從，這一支力量的功績，是不可沒的。

二是西南數省軍人的力量。這一部分，我們不能以當時反袁的軍政重心，一——護國軍的軍務院中撫軍多是西南各省將領，以他們如何有功於民國。尤其如廣東龍濟光的首鼠兩端，（初則陰受袁命，殺害善類，及見事袁於己不利，也宣告獨立）實爲這一反袁陣營中最可鄙的奸惡，即如陸榮廷的參加討袁，也是時勢環境所促成，且又別有用心。可是他們部下的將領，確有許多純潔的愛國分子，或久受革命主義之薰陶者。例如民二年贛寧之役敗後，贛軍中下級將領入滇投入滇軍者，不乏其人。所以松坡致任公信中有說：「滇中級軍官健者，如鄧泰中，楊泰、董鴻勳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並探詢主張，以定進止」。照蔡氏所言，這輩人的督促，實在是決定唐繼堯起義的主力。滇軍中師長黃毓成，尤其是堅決反袁有識的軍人，以此推想久受革命精神薰陶的軍人，其中下級將領必更多真誠爲保衛民國而奮鬥者，此外有革命宣傳策動人物的各省，也自然就有覺悟的軍人這輩不甚著名或無名的英雄，對護國之役的功績，應在出面附和宣告獨立的

將領之上。

三是國民黨的力量，那是民國成立以後自始即受袁世凱摧殘，而猶不斷與袁氏及其周圍的革命勢力作鬭爭的偉大革命力量。在此役發動以前，袁氏逆謀初彰，黨人在上海的舉義，已給袁氏以有力的打擊。而在這護國之役中，無論在事先的聯絡策動，或在發難後的實際軍事，皆有國民黨的舊人或新分子的參與。即各省的響應，也由於革命黨人四出活動的具體成績。

三、反袁革命運動的先聲

自民國二年贛寧之役失敗以後，袁世凱公然宣布解散國民黨，（十一月）國父鑒于袁氏遲早要由集權而更謀非分，積極謀振作黨的革命精神。于是在避居日本之中，于三年七月重行組織「中華革命黨」。那時袁氏已擅改約法，而上海討袁的密謀（三年夏襲寶山海門之舉）又敗，革命黨員多居海外。民國四年，鈕永建、李根源等國民黨舊人別有「歐事研究會」的組織，（歐戰是民國三年七月發生的）國內因不明瞭改組辦法而未加入的老同志，也與互通聲氣，隱隱也成爲箝制袁氏的一種勢力。那時候，國民黨在軍隊中之勢力，幾被袁氏摧殘已盡，除粵桂滇黔四省外，各省多爲北洋軍閥勢力所控制。四年八月，竟有所謂籌安會之設立，爲袁氏稱帝張目。當時國父聞悉，即積極圖謀破壞，于十月發表討袁宣言。其時陳英士先生已自日返滬活動，國父更以各省須有革命宣傳與策動，乃派居覺生先生（正）赴山東，于右任先生赴陝西，朱執信先生赴廣

東，石青陽先生赴四川，夏之麒、毛福全等赴江西，運動起兵討袁。而李協和先生（烈鈞）之赴滇，也請得國父之同意。更爲籌餉起見，又派重要同志分赴菲律賓、南洋各地。此後有二件事，是革命史上值得大書而爲雲南首義之先驅的，就是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的被刺，（十一月十日）與肇和軍艦起義之役（十二月五日）。鄭是袁氏的爪牙，而肇和事件雖未成功，也給袁氏叛國以一重大的威脅。那時候，北京的羣醜已承袁氏的意旨，辦理所謂「國民代表決定國體的投票」，竟有所謂恭戴袁某爲「建極」的「中華帝國皇帝」之怪聞。（是九月至十二月十一日事）上述的二件事，却正給這輩怪物以一當頭棒喝，成爲雲南起義的先聲。與帝制運動必然失敗的信號。

四、護國之役的經過

當肇和軍艦舉義未成，陳英士先生與蔣委員長冒險犯難而得脫險之日，有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剛是離開天津，同樣抱着反袁護國的熱忱，悄然南下，——那就是民初曾爲滇督，當時最爲袁氏所忌的蔡松坡先生。松坡是十二月二日秘密離津，在肇和舉義前三天。他的行程，是從天津下海過日本臺灣經安南以達雲南，於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昆明。

當時國內各省，大部分皆在袁氏控制與北洋軍閥之下。甚至廣東的龍濟光也受袁氏金錢爵位所籠絡，廣西陸榮廷也多少受龍氏牽制，唯一不在袁氏勢力之下者，恐只有滇黔二省的軍隊。貴州自民元卽由滇軍入駐，而滇省軍人多是松坡的舊部或學生。所以在當是革命環境逆勢之下，雲

南首義最適宜的一省，而松坡又是策動最易奏效的一人。

可是國民黨先雖認清這種情勢，事實上已向雲南着其先鞭，原來李烈鈞先生，清末在雲南主辦陸軍小學，又曾在講武堂任教官，與滇省軍官多有關係。自從贛事敗後，遷居日本後，即早曾派人入滇活動。及到香港，又遺函勸說唐繼堯舉事，而最先到雲南與滇軍官秘密籌商的，則是方聲濤，（與李爲士官同學，癸丑事敗後走日）據說方氏到滇住在師長黃毓成家，就是在黃宅會見唐繼堯的，及至松坡到滇，以大義責唐氏，唐鑒部屬軍官的意向，舉義之意遂決。

蔡松坡以辛亥革命在滇舉義之功，任滇督二一年以上，三年辭去，隻身至北平，杜門研究軍事，以避免袁氏的疑忌。袁世凱對他曲意籠絡，（先後委以特任將軍、參政、與高等軍事顧問職）蔡氏亦虛與周旋，以掩飾他與梁任公等反袁密謀的進行。據說一時曾沉湎酒色，示無遠志，不久又託詞至天津養病。袁氏防範稍疏，他遂與戴戡潛行離津，轉日南下。梁氏也隨後離去，於十二月十八日潛至上海，與滇中將領遙相策應。

蔡氏於十九日到滇時，李協和已先自香港到達，他們對唐氏的態度，同樣發生了決定的作用。二十三日，唐繼堯徵得劉顯世與陸榮廷之贊同，領銜聯電袁氏指勸進爲「作僞心勞」，斥改國體爲「冒犯叛逆」；接着又發電要求將帝制禍首十三人「明正典刑」，並限袁氏二十四小時答覆。袁氏左右正在倉皇中謀派兵入滇之中，雲南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獨立，並電各省響應。

五年元旦，唐氏廢將軍巡按之名，恢復都督府，宣布五項主張，並成立護國軍，聲討袁氏叛國之十九大罪。（按出征軍初定名為共和軍，李協和先生以恐與政黨名相混不宜，那天是在護國寺開會而此二字恰有保護民國義，故定此名，此亦值得說明的）。

護國軍起初時，分爲一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統劉雲峯、趙復祥、鍾奇三師入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統劉祖武、黃毓成、方聲濤三師，出滇南以攻桂粵；此外戴戡一軍，則入黔以夾攻四川。五年一月下旬，戴軍到貴陽，劉顯世方宣告貴州獨立。蔡氏所率之軍糧餉困絀，行軍費時日，待全軍到川時，袁世凱所派曹錕、張敬堯軍已雲集，苦戰于敘州瀘州間，頗有寡不敵衆之虞。那時廣西的地位很居重要，陸榮廷早受國民黨人游說，及袁氏調其軍職，遂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討袁。這一着，使袁政府大受打擊。因爲這不但使欲連粵桂以攻滇黔之計不行，而且久受革命黨陶的粵省中下級軍人，也將起而促成龍濟光的反袁氏。

袁氏至此，鑒於大勢日非，民意不可侮，於三月二十一日以一紙命令撤銷帝制，另一方面則獨立反抗袁政府的省分日益增多，而且他們軍政機構的組織反加強了。其間廣東龍濟光怎樣受了四方壓迫，經過相當的周折，而終於宣告獨立，（四月六日）浙江湖南陝西各省怎樣先後獨立，唐梁蔡等怎樣與龍妥協，而組成兩廣都司令部，（五月一日）這裏都不遑縷述。那時各省既在要求袁氏「辭職以謝天下」，梁蔡等商議之後，又有五月八日軍務院在肇慶之成立，設撫軍十二

人，唐繼堯，岑春煊任正副撫軍長，爲護國軍統籌軍政之機構。發表宣言五通，聲勢日張。袁氏雖挽段祺瑞出組責任內閣，而大勢已去，不足收攬人心，卒以六月六日歿於新華宮。而馮國璋所召集的南京會議，也無形消散。此時獨立各省意見紛歧，川陝粵先取消獨立，唐繼堯所要求的恢復臨時約法與召開國會，既得黎元洪（依約法繼任總統）之同意，他們遂於七月十四日宣告軍務院撤銷，滇桂亦重行歸附北京政府。於是段祺瑞加命擔任國務總理的政府，重行建立，而護國之役，也就告一結束。

五、護國之役中革命的力量

護國之役自李烈鈞、蔡鍔先後入滇策動，到軍務院取消，先後約經七個月。論他的成績，總算是集結了當時各種未被袁世凱籠絡的清明力量，（並且使暗昧不明的軍人參加反袁，袁氏卵翼下的軍閥未敢公然附逆）推翻背叛民國，帝制自爲的袁世凱，恢復約法與國會，重行安奠民國。然而——惟這次護國軍屢入了各種宗旨不同的軍人，其動機未盡純粹；而袁氏去世以後，北洋兵軍閥勢力依然盤據北政府，釀成六年所謂「督軍團」迫黎總統解散國會，接著才有國父護法諸役，所以護國之役，實際在政治上很少盡了革命布新的成效。國父評論此役有云：

「經此一役，民國之名絕而復蘇，但……國人之意識，乃無異於辛亥。……丙辰之役（即指民五年之役）以爲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則民國依然無恙，其他袁所遺留之制度，不妨蕭規曹

隨，甚至袁摧毀與所解散之約法與國會，亦須力爭而後恢復。故辛亥之結果，清室退位而止；丙辰之結果，袁氏取消帝制而止。」（見自傳「討袁之役」一節）國父此言，可謂已道破護國之役，澈底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六年八月以後他所以不能不南下主持護法的背景。可是我們却不能因爲此役參加分子的複雜，而忽略了他在革命演進中的意義，尤其要注意表揚的，此役自發動以至組設軍務院，其重心雖然別有所在，而國民黨革命的力量所以開導其先路，策動其舉義，參加其軍事，實有極深切的關係。我已提到刺鄭汝成與肇和事件爲此役之先驅，並說到李烈鈞、方聲濤入滇的重大影響，這裏還要補充說明幾件。當蔡松坡之南來，沿途與國民黨舊人多接洽；（據說李烈鈞在臺灣已晤商一次）而且李、方二氏以外，李根源在香港，川滇軍人也有所策動。蔡氏到滇，又函邀張耀曾等西行。至於鈕永建、林虎二氏兩次入南寧，與陸榮廷接洽，於他的決志很有關係。其次西南各省中下級的軍民之明悉袁氏罪惡與積極討袁，又有有力革命同志在各省的宣傳，則其後山東、陝西之響應討逆，也多是他們策動的成功。

再說軍事，護國軍兩軍，第二軍是李烈鈞任總司令，（肇慶的軍務院初成立，李氏爲撫軍之一）雖以交通關係，向東行進甚緩，但另一方面李根源，林虎等皆注全力驅除反革命及陳炯明（未叛變前）之護國軍在粵境各地攻略，並且以「中華革命軍」（國民黨改組後之黨部所主持的）名義所佔領的縣鎮至三十餘處之多，此外則運動若干軍艦的反正。他們深知龍濟光首鼠兩端，原

欲逐走龍氏擴充革命勢力，海珠之變，徐勳幾于被害，其後因梁公從陸榮廷之言，中途妥協。所以在護國軍軍事說，蔡戴各自奮戰袁氏固有足稱，而國民黨在軍事上之聲勢與實際活動，實爲促成兩廣獨立之一重要力量，也爲此後西南革命軍事打定了一些基礎。

六、結 言

護國之役，自其未發生前之先導，以至其結束後之後果，皆有本黨革命力量之線索貫穿于其間。所以我們說：這是國民黨會合了蔡、梁等政治集團與南方軍人之一種連合反袁運動，國父嘗說：「自民國二年至五年，與袁世凱奮鬥不絕」，這一役正可說是繼續多年不休之反袁諸役的收場，也可說是後來護法革命諸役的濫觴。

我們看一件事，不能因過重人的關係，而忘其事的本質；更不能只注意其本事，而忽略了其源流脈絡。民國四、五年間護國之役，決不是若干人所演的一件英雄故事，而是革命政黨連結其他力量之有計劃的對抗軍閥政客的運動。在國民革命史立場看來，它還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整個革命軍運動的一環。（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五、六日重慶「掃蕩報」）

四、雲南起義史實之迴溯

周鍾嶽

今日爲雲南起義第二十八週紀念日。有史以來，雲南未嘗與兵爲天下先，有之，當自茲役

始。當袁氏之盜國也：慮深而謀狡，始則藉革命以脅清室；繼而製造北京暴動事件，停兵不南，以攫取總統。至民國四年八月復嗾其爪牙，成立所謂籌安會者討論國體問題，詆調共和，圖謀稱帝，其所用之參政院，密電各省，指授偽造民意方法。凡兩越月，國民代表大會之票數集齊，全體主張君主，戴袁氏僞皇帝。參政院謬稱受託爲總代表，奏請袁氏登極，袁初尙僞謙，迨參政院呈遞第二次推戴書後，袁公然接受帝位，改元洪憲，大封公侯伯子男，副總統黎公，被幽禁，羈以武義親王，天下憚其威勢，側目不敢言。袁氏亦躊躇自滿，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已成；而不圖滇以邊省，首張正義，又豈梟雄始料所及者耶？

近賢於護國發動之經過，效力論事，頗多聚訟，或左唐而右蔡，或揚蔡而抑唐；而不知二公發難之初，置生死於不顧，寧計及身後之功名？余嘗先後爲蔡唐二公之秘書長，相知較深，自信所言當無偏袒。先是：蔡公督滇，袁陰忌之，調京，督辦經界事，羈以高等軍事顧問，昭威將軍及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諸虛銜。民國三年秋，余因病辭滇中道職，奉蔡公電邀，瀕行，唐公密謂曰：「袁氏自平寧贛後，擁智自雄，蔑棄約法，取消自治，排除民黨，窺其舉動，將不安於總統，必有盜國之日。蔡公在京，寧能屈伏其下？異日袁益疑忌，可危孰甚！宜勸其脫身南來，共維國事。」余至京轉陳此語，蔡公深然之。及四年秋，籌安會發生，蔡公密電唐公云：「袁氏變更國體，事在必行，關係國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公復電謂：「滇中已有計劃，請公南來

主持。此類往復密電，悉余所代擬或親譯者。時二公自沉着，不露聲色。是年九月十一日，唐公以事勢愈急，與諸將密議曰：「袁氏不安總統之位，早已見諸形跡，今更嗾使宵小，公然設籌安會，謬倡君憲救國，是欲以無數志士鐵血所換之民國，使彼獨夫讓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願與諸君共討之！」諸將咸感奮，願效死。遂相約三事：（一）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是爲起義前之第一次會議。未幾，十九省贊成君憲之偽電果至，唐公復於十月七日，與諸將密議，決定起義時機：（一）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二）黔桂川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餉糈時；（四）如以上三項時機均無效，則本省爲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是爲起義前之第二次會議。議既定，密遣使者，分赴各省聯絡。

雲南既決計倒袁，積極籌備；然恐爲袁氏先發所制，故仍貌爲委蛇。詎袁已獲諜報，時余方在經界局。一日，蔡公自統率辦事處歸，愀然謂余曰：「袁廣（唐公字）反對帝制，已有人來京告密。袁已電令川督防制。」余問告密者誰？蔡公謂，曾在雲南陸軍第一師充參謀長之某人也。既而北京對各方函電檢查愈嚴，適得滇中致蔡公書，遂密令軍政執法處派人至護國寺街棉花胡同蔡宅搜查，蔡公謀去益急。離京時行蹤極爲秘密，囑余代擬兩公文，一爲請假一星期，至天津療疾；一爲請派經界局會辦衛燕平代理職務；遂深夜潛赴天津，駐蹕李常家。次日，乃入共立醫

院，並密囑余俟其上船開行，再爲請假一月。予繕發公文後，亦即密赴天津。袁氏派人至經界局檢查密電本，局中告以密電本在周秘書長處，袁氏又派人至予寓所帥府胡同搜查，余眷屬已先移住同鄉趙孟雲家，袁氏爪牙卒無所得而去。蔡公遂赴日，經香港轉滇。予亦於是年冬，至日本東京，與王君竹村謁總理於中山邸。總理指示方略甚詳，囑轉告蔡、唐兩公。

袁氏既得雲南反對帝制之消息，一面令川督防制，一面遣其羽翼入滇陰圖破壞義舉。唐公乃於十一月三日與諸將密議，決定內則積極準備，外則表示鎮靜，嚴防奸細煽惑軍心，是爲起義前之第三次會議。既而聞李協和先生到香港，乃命弟唐萍廣陽言調查自來水，陰實赴港相接。繼聞蔡公亦脫險，復命鄧泰中至港滙接其來滇，共謀起義。及十二月中旬，蔡、李二公先後到滇，唐公即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集本省文武及各地同志會議；出席者數十人。議決：先由唐公與巡按使任公可澄電袁氏請其取消帝制，戮禍首十三以謝天下，限二十四小時答復，（電於漾日拍發）如屆時無答復，或答復無圓滿結果，即以武力爲最後之解決。旋議組織臨時政府及各項軍事計劃，是爲起義前之第四次會議。次日唐公復於將軍行署召集諸同志開會，歃血爲盟，宣誓擁護共和，是爲起義之第五次會議。

漾電發後，限滿無復。唐、蔡、李諸公於二十五日通電全國，反對帝制，宣布雲南獨立，決定出師計劃。時唐蔡二公皆願自行督師。經蔡公推議，唐公爲本省長官，宜於統籌一切，坐鎮後

方。乃決定組織護國軍，先組三軍：蔡公爲第一軍總司令，出川。李公爲第二軍總司令，出桂粵。唐公自領第三軍，居中策應。起義之初，經費異常竭蹶，賴唐公擘畫於事先。民國三年度軍費，僅三十二萬餘元，至四年度則以袁氏力謀削弱南方兵力，銳減爲二十四萬餘元，現役兵備陸軍兩師，混成旅及若干憲兵而已，乃一面出兵，一面徵募，前後編成三十六團，擴至八軍，滇省經常稅收歲僅七八百萬元，突增重負，乃竭力籌措，除向各機關提借款得七十餘萬元，及設立籌餉局向各縣籌集共得二十九萬餘元外；更停辦中等以上學校，擲節得數萬元，以移助軍費，其艱苦情形，可想見矣！

今略述戰事情形。(一)四川方面：蔡公所率之第一軍，入川後，遣趙又新、顧品珍兩梯團出永寧，取瀘州，爲中路主軍。以劉雲峯一梯團出昭通，取敘府，爲左翼。右翼總司令戴循若出松坎，攻綦江，窺重慶，爲右翼，血戰數旬，占叙城，下納溪，雖敵援不絕，而迭克要隘，全川震動。至三月二十二日，袁迫於大勢，下令取消帝制，命川督陳宦電請停戰，護國軍允停戰一月，促其宣佈獨立，迫袁退位。(二)兩粵方面：袁氏爲先發制人計，密令龍濟光派其兄觀光爲查辦使，率兵假道廣西百色，入滇擾亂南防，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公，遣張方兩團，扼守剝隘；而以挺進軍黃毓成所部，及護國第三軍趙團，由黔改道東下，趨百色，協擊敵之側面。民國五年三月二日，龍軍犯剝隘，僞司令官黃某犯廣南，咸擊敗之，敵敗潰百色。是月十五日廣西宣佈

獨立，龍觀光被逼繳械，通電乞和，謂乃弟粵督龍濟光亦願易幟，擁護共和，時護國軍已東下欽廉，兵不血刃而全粵底定。（三）黔湘方面：原定計劃，由護國第三軍入黔會師略湘，嗣以川桂戰略之變更，改由東路司令王文華負責。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晨敵由晃州襲擊我軍，即反攻大破之。二月三日占晃州，五日克黔陽，六日克洪江，十四日進佔沅州，繼而疊下麻陽，靖縣，通道，綏寧諸城。會護國軍所委湖南招撫使程頌雲先生亦抵湘，以零陵鎮守使望雲亭爲舊部，勸其獨立，鳳凰廳鎮守使周應詔亦繼之獨立，湘南湘西相繼戡定，湘督湯薌銘遂不得不應順大勢，而宣布獨立矣。

雲南起義，黔督劉公如周，響應最早。既而川、湘、桂、粵、浙、陝諸省相繼獨立，即袁氏平日寄以腹心之疆吏，亦聯電請中止帝制，袁氏術窮，遂於民國五年三月二十日發表取消帝制偽令，妄希固位，令中仍靦顏自稱本大總統，唐公即與蔡、李、劉（如周）任（志清）諸公，聯電宣佈取消袁氏總統資格，中有云：「前大總統因犯謀逆，所有民國大總統之資格，當然消滅。」一方面通電依據約法，遙戴黎公元洪爲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袁以大勢已去，鬱鬱而死。共和政體，遂與日月而重光矣。（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重慶「中央日報」）

五、雲南革命小史

吾滇盡力革命，代不乏人，自清末迄今崛起益衆，而豐功偉業率多隱而不彰，致革命之工作遠遜於人。蓋滇人秉性樸訥重實行，而不重言論故也。不然試一翻民國革命史，其載有滇人之事迹者，無一字非鐵血所鑄成。茲值滇政改革之初，凡各同志在秘密時代之革命工作，不有紀載，慮無以昭示將來。特撮舉其大要，編作小史。至各同志生平言行及舉事顛末，當於正史述之。

溯自東陬，貉子宰割神州，明社既屋，永曆遠竄南限，尚有滇雲一片乾淨土，奉明正朔，孤臣孽子，戮力恢復，不甘淪於左衽，此爲滇人富於民族性之特徵。後永曆殉滇，雖亡於胡虜，而種族大義深浸漬於人心，故老傳聞會黨起伏，率以反清復明爲宗旨。惟滿洲自入關以後，厲行愚民政策，迭與文字之獄，務剷除人民種族政治思想。吾滇僻在邊徼，與中原隔絕，民族保守之性，未能發揮於下，而光復漢室之心，則相繼罔替，是以有男投女不投，生投死不投之遺訓，雖窮鄉僻壤，庸夫愚婦，無不樂道斯言，而聲明斯音。蓋以永曆竄死滇疆，結朱明二百餘年傳統之局，亡國之紀念在滇，則光復責任，亦非滇人莫屬。可知吾滇革命種子，無時不潛滋暗長，其所由來者遠矣。自科舉廢學校興，歐風東漸新學入滇，改革思潮愈澎湃：一時（光緒乙巳、丙午之際）滇學界志士，如劉九疇、李大忠、馬驥、王九齡、李伯東、董成志、王懋德、張大義、高岩等，不避艱險，鼓吹革命，一切宣傳品均由本省開明書局印行。時有河內留學生徐濂回滇，相與先後會於大觀樓鐵峯庵，加入同盟，努力革命，組織文明演說會，力陳清政不綱，強鄰逼處之禍，自

我藩屬越亡於法，緬亡於英，藩籬盡撤，門戶洞開，清政府又復與英法密結號約，將吾滇路權礦權拱手送與外人種種痛史，經演說會大聲急呼，震動一時，聞者無不憤激。而李伯東又著新雲南、醒滇夢兩書倡言獨立，革命之導線已伏于此。同時留日學生楊振鴻奉先總理命回滇密組同盟分會，革命運動日益擴大，革命團體乃有堅強之組織。復于省垣創設體操專修科，鑄造革命人才，收納青年志士，以軍事教育鍛鍊其身體，以救國保種啓發其志氣，不一年而成效大著。時與楊振鴻結盟者有劉九疇、楊大鑄、李伯東、周從錫、李治、董鴻勳、董成志、王懋德等。其初步計劃，謀倒總督丁振鐸，欲迎岑春萱入滇，以丁庸懦無能貽誤邊事，岑則有氣骨，喜時政，黨人可得而利用之也。一面列舉丁振鐸禍滇罪狀，控之于清政府，一面條陳興滇十策，由董鴻勳携入廣州，上于粵督岑春萱，署名者楊大鑄、王懋德居首，丁振鐸銜之，拘之于獄，遞解回籍。隨調楊振鴻任騰越邊防管帶，以示置諸遠方，俾不得在內地發展之意。楊振鴻至騰，以董鴻勳任哨官，密結同志張文光、彭黃、何興、吳品方（即吳履瑞）、楊榮齋、何畏，及干崖土司刁佩生敬生兄弟，欲先據騰城，收永昌，進攻大理，以窺省垣。約期將發難，有蓋達某土司爭繼，謀賄楊振鴻爲之援，楊振鴻拒不受，且呵斥甚厲，某土司乃密告于迤西道石鴻韶騰越總兵李寶書，電請滇督錫良褫楊振鴻職，嚴行拿辦，楊振鴻聞訊急走避仰光，東渡日本。

至是滇中革命前途受一頓挫，然革命前途仍未有艾也。其後董鴻勳投入新軍充當士兵，馬驥

在迤西組織文明團體，楊大鑄亡命日本，劉九疇投考北洋陸軍，以剪髮見斥，遂携裝赴日。李伯東時任雲南陸軍小學堂教習，每以排滿思想灌輸于學生，爲同事所忌，將藉故傾陷，乃辭職赴曲江（卽曲溪）任教。時李大忠、唐允義、張華瀾、王九齡、黃嘉梁、楊名遂、楊若、李廉芳等，先後東渡旅日，同志極一時之盛，雲南雜誌卽于斯時發刊。先是呂志伊、趙仲、王毓崧、李長春、李根源、吳實僧、孫志曾諸同志創設雲南雜誌社，發行雲南雜誌，倡導革命。雜誌中最有價值之記載，爲對鏡狂呼客夏紹曾所撰越南亡國史，及在南洋發起雲南自決會之滇人某所著之緬甸亡國史，出版後大受國內外之讚許。蓋緬越淪胥已久，中原人士淡然忘之。惟滇人猶股股繫念，足見吾滇對內則思伸張鬱結之民氣，對外則思扶植弱小之民族，其平日所蘊蓄之責任心，自非徒具狂熱者可比。嗣清政府與法人所訂之七府礦產密約，在日本發現，旅日同志憤慨萬狀，乃設雲南獨立會，誓不承認此種賣身契約。于是楊大鑄、唐允義復發行滇話報，期喚醒蜀人共同挽回已失之國權。出版數月，爲清廷注目，遂命駐日公使取消楊大鑄、唐允義之留學官費，並請日政府禁止滇話報發刊，乃改滇話報爲國語報秘密發行，南洋羣島華僑所以多關心滇事者，皆滇話、國語之力也。

光緒戊申，呂志伊奉先總理命，繼楊振鴻爲雲南同盟分會主盟，同志黃明堂舉義河口，時李伯東、高岩在曲溪集合同志，密謀響應。楊振鴻、張大義、楊大鑄、楊若、張乃良、張邦翰、唐

允義等先後回滇赴援。甫抵香港，而河口事敗，諸人擬往南洋，因所携旅費不敷，乃罄其所有，助楊振鴻、張邦翰同往，張大義等復歸日本。楊振鴻抵仰光，創光華日報，持論激烈，頗受華僑歡迎。及先總理寓新加坡，楊振鴻往，論收滇之策，先總理允予接濟，楊振鴻乃函約呂志伊前往勸助，同志偕行者，有王九齡、周鍾軒兩人。及抵仰光，楊振鴻已入滇，後任分會主盟，呂志伊與居正續辦光華日報。楊振鴻至新街，聞清吏偵緝甚嚴，日宿夜行，潛赴永昌，聯絡民衆，約期舉義，往來奔馳，七日目不交睫。至期，南三哨民衆，夜集府城南關外，候北四哨民衆久不至，爲郡守謝宇俊偵知，急遣巡防營出擊，南三哨民衆悉潰，楊振鴻走馬鈴哨，內憂國事，外感瘴毒，心疾大作，幸同志吳品方知醫，投以方劑，勉能支持；追者接踵已至，楊振鴻猶荷槍實彈以待，吳品方等知衆寡不敵，挾之以行；至石灰窰，吐瀉交作，病莫能興，同志數輩用竹槓繫以繩昇之而逃，至何家寨何興宅，病勢增劇，醫藥無效，楊振鴻自知不起，乃囑吳品方等曰：有諸同志在，予死不足惜，黃子和可繼余志，諸君速往于崖尋之。中國大好河山，久爲腥羶污染，非以鐵血洗之不可，諸君其努力爲之。言畢嘔血而逝。吳品方等正謀裝殮，忽觀火光燭天，追者又至，急用布帛纏屍，啓楊榮齋老母之生壙而葬之，蓋是時清吏偵捕甚急，恐其戮尸而圖邀功也。楊振鴻歿後，楊大鑄奉先總理命繼任分會主盟，馬驥因招納會黨，清吏密緝未獲，遂走永昌與吳品方等會合同至于崖晤黃子和、杜鍾奇，告以楊振鴻殉難事，復往仰光訪呂志伊、居正于光華

日報社，呂志伊集黨人籌議，仍囑吳品方等回滇繼續籌備進行，呂志伊等在外擔任接濟，吳品方等即將各項宣傳品携至干崖，秘密輸入內地。徐濂，楚寶等，又在省發行雲南旬報，抨擊時政，鼓吹革命，翻印有關於革命思想之各種刊物。既而刁佩生兄弟籌備槍械，久未得手，吳品方與馬驥復詣新加坡，面謁先總理援助，先總理許之。乃由暹邏返滇與黃子和等計議，一面仍聯絡會黨，一面由吳品方赴滇垣，投入講武學校，與董鴻勳、鄧泰中、楊夔、田鍾毅、范石生諸同志密商大計，黃子和、杜鍾奇旋亦入省垣主持進行。黃子和力謀入營，得充新軍排長，對於下級幹部盡力灌輸革命排滿思想，故辛亥重九光復一呼而應者四起，則黃子和諸人之功不可沒，而楊振鴻未竟之志，至是亦稍達矣。（辛亥重九光復事實另有專本紀載不贅）當楊振鴻之由南洋入滇也，同盟會同志精神爲之一振，時孫武，熊克武，但懋辛及滇同志全體均入大森體育會學習軍事，預備歸國後投入軍界，進行革命工作。同時東斌學校以經費拮据，勢將停辦該校，往商于黃興，值黃興將有南洋之行，囑轉商于楊大鏞，大鏞以該校爲產生革命人才之根據地，不能不竭力維持。緣當時中國之留日陸海軍學生須由清政府選送，限制綦嚴，惟東斌可自由投考，凡黨人之欲入軍校者，皆入該校。楊大鏞允每月代籌補助金三百元，並與該校約送入學生二十名，以一年爲期，其後滇同志鄧泰中、李培根、張乃良等即畢業于該校。及楊振鴻噩耗傳至日本，滇同志悲憤交集，劉九疇憂痛而死，所幸同志中之士官生如李根源、葉荃、唐繼堯、黃毓成、李鴻祥、趙

復祥、謝汝翼等均已畢業，歸國有期，軍事前途，又有一線希望。適以汪兆銘炸彈案在北京敗露，被陷囹圄，清廷知革命風潮日亟，沿海沿江一帶防範日嚴，故革命之方略不能不放棄腹地，而趨重西南，于是呂志伊、黃興等隨七十二烈士入廣州，而有三月二十九之役。趙仲則赴廣西運動龍濟光，與滇粵同志互通聲息。楊大鑄、王九齡則借片馬問題回滇。時黃興等約期在廣州舉事，滇中同志秘密糾合多人，欲遙爲聲援，滇大吏以楊大鑄等屢借收回國權，激動人心，思羅織其罪，楊大鑄乃微服出亡，與宋教仁，于右任、呂志伊等會于滬上。時四川鐵路風潮震盪全國，在滬同志思利用時機，以從事于長江方面之活動，未幾，而武漢義旗高舉，張文光、李治、周從錫等在騰越聞信，舉兵響應，重陽省城同志在軍界者，與清軍血戰獲利，鄧質彬亦與衆同志攻克圓通山火藥局，在五華山之軍隊，以大礮攻督署，總督李經羲逃去，光復滇土。楊大鑄、彭肇紀、楊若隨陳英士攻取上海。張大義、刁佩生、楊名遂、李廉方、趙鍾奇等則與洪承典攻南京，由猶龍、周永敦、明紹曾等，則以大義激黎天才舉兵響應，南京之役攻克雨花台幕府山，以黎天才爲首功，此爲滇軍聲譽著于長江之第一次。其間以由猶龍奔走聯絡之力爲多，趙仲、張乃良同桂軍助攻長江，張乃良以積勞致疾，歿于南京。李伯東在滇組織學界北伐隊，呂志伊離滇與于右任、宋教仁、居正等協同各同志組織南京政府，擁戴先總理爲大總統，至是中國革命事業告一段落，而雲南革命之工作，正順應潮流，日進而未已也。民國告成，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李根

源、趙伸先後爲雲南支部長，各縣均設國民黨分部，入黨者達數萬人。當其時滇同志崔文藻、楊發春、劉子村、楊沅等，見袁世凱北京柄政，知其陰賊險狠，素具野心，終將不利于民國，乃謀殺袁，以炸彈擊之不中，遁迹津門被執，歷受嚴刑，至南北議和告成方出獄。袁氏甫任總統，即殺革命元勳張振武、方維，黨人憤袁氏專橫密謀抵制，楊大鑄由京赴滬，隨先總理及居正、馬君武籌設西南七省協會，並與唐允義繼續發行雲南雜誌，揭發袁氏陰謀，以黃河流域均其爪牙，非西南聯合一致不足與抗。未幾宋教仁被袁暗殺，袁又大借外債，全國大憤，而二次革命以作，黃興獨立于南京，皖、贛、湘、粵同起討袁，李伯東、高岩時在雲南省議會，倡議請雲南當道舉兵響應，議會中人反對而罷。楊大鑄偕居正亦在吳淞舉義，及國民黨被袁解散，楊大鑄、唐允義、黃嘉梁、董成志潛入北京參預黨務，欲伺隙圖袁，事洩爲步軍統領衙門所捕，經鄉人王人文、朱家寶營救得釋，董成志與滇同志馬一、李亮清、夏鼎、章曇同入新疆，謀運動軍隊獨立，爲楊增新所覺，馬一、李亮清、夏鼎（夏鼎乃李伯東之學生）俱被執慘死，董成志、章曇變姓名，由間道脫險。

民國三年，先總理命李伯東入粵，刺探龍濟光舉動，並運動其軍隊。民國四年先總理組中華革命黨，任命楊益謙爲滇支部長，陸亞夫爲幹事，以見厄于唐繼堯，黨務工作，因而停頓。旋籌安會發生，袁氏叛國稱帝，唐繼堯初不介意，同志杜去恨，及王、蔡諸人，入滇密組倒袁機關，失敗，王、蔡被殺，杜則脫走。後同志中在位者如董鴻勳、鄧泰中、范石生、朱培德、金漢

鼎、楊益謙、楊藁等，在野者如黃德潤、趙伸、楊大鏞、鄧質彬、唐允義等，密商應付。適蔡松坡、李協和入滇，以擁護共和自任，各同志竭誠歡迎，滇督唐繼堯亦即贊同，遂舉吾滇全力而與護國之師。時李伯東奉先總理命，在廣東運動龍濟光軍隊響應鄧錚等討龍之革命軍。李根源與岑春宣、陸榮廷、梁啓超等召集各方同志，設兩廣都司令部于肇慶，隨改組軍務院，以唐繼堯爲撫軍長。蓋其時革命之重心，全在吾滇也。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吾滇復組織靖國聯軍，聲罪致討，時唐允義、李伯東、李琛等，辦滇聲報，鄧質彬辦雲南新報，力主討賊。乃段祺瑞驅張勳後，自以功高，破壞約法。于是先總理率海軍入粵，滇同志張開儒、崔文藻、朱培德、魯梓材、楊益謙等，以駐粵滇軍擁戴先總理，設立元帥府，召集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宣言護法。旋政學會欲擴張勢力，勾結粵督莫榮新，謀奪滇軍兵柄，以孤先總理之勢。是以張開儒被拘，崔文藻被殺，先總理亦憤而去粵。政學會乘時操縱粵局，改組軍政府爲總裁制。未幾岑春萱、陸榮廷通北，滇軍朱培德、魯梓材、楊益謙等部，被逼入湘，而非常國會，亦同時星散。駐瓊滇軍同志趙德裕、何福昌、彭嘉猷等憤政學會之誤國，乃助陳炯明、許崇智等起而驅逐，並掃除桂系餘孽莫榮新，復迎先總理返粵，設立臨時總統府，出師討桂。時滇將領在湘者，爲楊益謙、胡子嘉，在黔省者爲胡瑛，在桂省者爲龍雲，分道並進。楊益謙、胡子嘉攻克桂林，胡瑛、龍雲攻克柳州。南甯等處，始將陸榮廷等多年盤據之巢穴，根本剷除，而大總統之威望日益昭著。楊德源被任爲大總統府參軍長，正思聯合內外滇軍，一致討賊。適值滇中多事，未能如願。先是唐繼堯謀結以

黔軍北伐，出駐畢節，滇政遂爲群小把持，專以排斥異己，植黨營私爲事。將領在內者，如張子貞、董鴻勳等，在外者，如顧品珍、葉荃等，均見嫉于宵小。楊大鑄抨擊時政，亦爲宵小所不容，遂與張子貞由緬甸出走南洋。董鴻勳、奚濟霖、董廣居、趙汝翼等，均被囚。是時內外人心俱憤懣不平，唐繼堯返滇後，毫無覺察，一般宵小專橫如故。葉荃歸自陝西，欲除內奸，乃有宜良之役。同志彭肇紀死之，群情益憤！楊藎、鄧泰中與顧品珍聯合會師入省，唐繼堯出亡，滇政卽由顧品珍主持。

先總理以滇局既定，特派呂志伊、杜鍾奇、何畏、張元養、彭嘉猷等同滇，籌商北伐，顧品珍慨允出師，立卽組織討賊軍，分道出發，所有軍民兩政交由金漢鼎繼任。同志杜鍾奇、馬驥、劉古愚、鄧仁周、李成武、李梧、崔鐵君、鐵漢、黃嘉梁、楊大鑄、唐允義、鄧質彬等，時奉先總理命改組中國國民黨，正積極整理黨務。不意顧品珍師至宜良，值唐繼堯背叛先總理北伐計畫，率兵返滇，中道接觸，顧品珍于天生關陣亡，滇政復歸唐繼堯。滇同志欲繼顧品珍之志，鼓吹各軍同人主張北伐，在滇密組改造雲南同盟會及雲南自治討賊軍，竟爲奸人所讒。馬驥、劉古愚、鄧仕周、李成武、李梧、崔鐵君六同志俱遭慘戮，鐵漢在獄病故，鄧質彬、鄧可莊、栗飛鵬均先後被拘入獄，兩載始出，張愚公被毆幾死，鄧質彬受傷尤重。當唐繼堯搗毀新報時，鄧質彬夫人蔡女士見鄧君已被環毆，當卽前往掩護，亦竟被擊，其他鄧君室內銀錢物件均被擄盡。

黨務前途頓形黯淡。時滇軍將領朱培德等在粵，以爲滇省內部多難，情勢變更，滇軍之在外者，對黨對國責任益重，遂率部力擁先總理自桂林移節，取道韶關入贛，方期會師武漢，而陳炯明之亂作。先總理脫險至滬，滇北伐軍張開儒、楊希閔、蔣光亮、范石生、胡思舜等，與朱培德合師討陳，復迎先總理成立元帥府于廣州。甲子先總理改組黨務，滇處唐氏高壓之下，同志等除先後遇害者外，多半出亡。在省黨員李伯東、鄧質彬等先後派員往廣州請示辦法，先總理以雲南情況特殊，密諭繼續秘密進行倒唐工作，相機應付。蓋先總理以滇同志秉性樸實，素具犧牲精神，屬望于滇人者至殷也。歲乙丑，駐粵滇軍楊希閔、胡思舜等，以驕縱致敗，朱培德在粵收拾滇軍。翌年丙寅，本黨實行北伐，朱培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長沙之役南昌之役，朱培德躬率滇軍迭摧強敵，攻克南昌，時吾滇健兒死者近千，厥功尤偉。丁卯甯漢分裂，朱培德居間斡旋卒成合作之局。戊辰中央繼續北伐，朱培德提挈滇軍金漢鼎、朱世貴各部加入前線，規復山東諸役，滇軍與有力焉。同時范石生亦躬率十六軍在湘粵邊境剿滅共產餘孽，人民得解倒懸，是蓋本黨所以繼續先總理未竟之志，亦卽滇人所以酬先總理倚重吾滇之意也。初曹錕以賄選僭竊總統，先總理知政府紛擾，非北伐無以弭亂，力排衆議，推唐繼堯爲副元帥，不就，時滇中同志曾汲汲于討曹之謀，無如滇政久爲宵小把持，致改革之夙願莫償，同志之計劃復歸泡影。

甲子，本黨與各方討曹、吳成功，段祺瑞組織政府，先總理入京召集國民會議未成，肝疾大

作，乙丑三月遂薨于北京。汪兆銘、譚延闓、胡漢民、蔣中正等起而主持黨政，組織國民政府于廣州。唐繼堯聞先總理薨逝之耗，忽潛稱副元帥，中央通電斥之，唐憤其不容于本黨也，陰與劉震寰等勾結謀顛覆本黨根據地，稱兵入桂，范石生率兵禦之大捷，遂駐軍桂邊平馬，唐不得逞野心于桂粵，以范石生之功爲多。而中央出師北伐，吳佩孚、孫傳芳俱有代表來滇，欲滇假討赤名侵略兩粵，擾亂北伐後方，適羅樹昌在迤西，與師倒唐，不利，黨人李伯東、李表東、衛秉鈞、彭嘉猷、徐嘉統、董成志、張仁懷等，以先總理生前屬望滇人頗切，且曾奉先總理密諭倒唐，俱以倒唐助成北伐爲己任，革命工作多已秘密進行。丙寅五月，李伯東、李表東、董成志、張仁懷，見唐氏加徵賦稅，急於出兵桂粵，在後方擾亂，使北伐不易進展，其危害本黨之心日著，知非速倒唐氏不能鞏固後方之安全。李伯東乃于七月，派楊春洲、劉琨府往廣州向國民政府告警，譚延闓主席，總參謀長李濟深密令滇同志楚昌南，及川同志王繼孔偕劉琨府繞道來滇，與李伯東等密組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冀集中革命勢力，迅達到倒唐目的。羅鼎新即回石屏聯絡同志，十月李伯東偕楚昌南、王繼孔、李澤民由箇舊赴省垣，與董成志、張仁懷、彭嘉猷、鄧質彬、趙世釗、羅秀庵，姚成之密議于西山高曉楊升庵祠，推李伯東、彭嘉猷、楚昌南、董成志、張仁懷等爲執行委員，舉李伯東爲主席。以中央一時無術接濟經費，由李伯東與其弟表東毀私產六萬元，爲組織武裝民衆之用，龍棚縣佐徐嘉統同志進行甚力，王繼孔與王學齡、楊捷光住龍棚

之落水洞協助，滇行政官在秘密時期能參加實行革命工作者惟徐一人而已。時同志多赴越南工作，對於黨務不暇以全力兼顧，共產黨人李鑫等在省城利用青年，假國民黨名義組織滇省特務委員會，聞滇省國民黨同志多在越南，李鑫親到箇舊求為經濟上之援助，李伯東授以款，尤為繼續接濟，蓋其時國共未分，尚不知若輩之為共黨分子也。當各同志正在越南準備發難之際，唐繼堯欲出兵廣西之聲浪甚高，旋為龍雲，王九齡等力阻，稍歸和緩。龍雲聞國民政府欲允滇同志之請派范石生率兵討唐，遂謂滇省護國護法功在國家，滇省政治上之改革，應由內部自決，免外兵入境引起戰禍，塗炭人民。屢與楚昌南，李西平、彭嘉猷等，及在省同志密商，先以此意上陳中央。隨後即當與其他將領相機驅唐，在外縣工作諸同志聞訊，因變更方針，推楚昌南、李表東赴廣州報告。時值中央已經遷鄂，李濟深主持後方諸務，深為嘉納，電呈國民政府蔣總司令籌商辦法，楚昌南復赴鄂贛報告，總政治部時在武昌，得接後方電訊即將滇同志工作狀況通電各省。當時滇同志解決滇省政治，本有步驟，徒以共黨分子王復生等欲乘機回滇把持黨政，朦蔽粵中當道，盡予破壞滇同志之計劃，致同志等預定之步驟莫由實現。丁卯二月，蔣總司令任龍雲為三十八軍軍長，胡若愚為三十九軍軍長兼政務委員，並任王九齡，李伯東俱為政務委員，復命李表東宣撫雲南民軍。時同志在滇工作積極秘密，李伯東偽名余成勳，李表東偽名余宏勳，以防唐氏偵知之禍，及委任狀發表前十日，滇同志以唐繼堯出桂之師雖已緩和，但猶陰與劉震寰等反動分子勾

結，恐曠日生變，龍雲乃于二月六日首先發難，陳師北門外，主張驅逐蓋小改造政治，楊大鑄、李西平、董成志、彭嘉猷、胡占一、張仁懷等多所奔走。至是劉震寰、唐繼虞、李玉昆等始相率遁去，旋改獨裁制爲合議制，在滇省政治上開一新紀元。二六之變。雖以龍雲及滇同志之努力于政治方面開創新機，然唐繼堯猶居總裁之職，兵權未解，黨務受唐氏壓迫，不能公開，黨旗國旗迄未更易，且共產黨王復生等乘機回滇把持黨務，向各方面離間挑撥，黨權有旁落之虞。于是楊大鑄、吳品方、鄧質彬、董成志、彭嘉猷、李表東、張仁懷、趙世釗等，組織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大遭共產黨王復生等之忌，以右派反動分子、投機分子諸名詞攻擊各同志。時中央尙未舉行清黨，各同志一面派員赴各地工作。又以唐氏反動勢力，未能根本消滅深恐妨礙政治之改造，李伯東與同志等在迤的運動武裝民衆各同志遂與江映樞聯合行使臨時軍政委員會職權，組織黨軍數千人，于四月十一日（卽夏曆三月十三日）倉卒起義，首揭青天白日旗，宣佈唐氏罪狀，進兵聲討。同時派張芾棠赴粵報告，李濟深同志深知滇同志効忠黨國，極加推許，手函李伯東、江映樞指示方略。乃張芾棠甫經出關，胡子嘉以爲不利于己，舉兵反抗，在蒙自阿迷建水等處，互相激戰，黨軍以彈盡援絕，致敗。諸同志意圖再舉，欲根本覆滅唐氏而後已，遂議決由李伯東偕衆同志退往石屏，另行組織黨軍。復派李表東、高岩、張仁懷、趙世釗、葉繼武、高禮廷、馬錫琛等分赴粵桂請援，龍雲亦在省逮捕共產黨，同志中楊大鑄、董成志、李西平、鄧質彬、楊

德源、吳品方等復積極進行黨務，組織臨時省黨部，前途大有生氣。不幸胡子嘉受共產黨利用，率部入省城，盡釋被捕之共產黨人，矯中央命令拘囚龍雲，繫李西平于總務處，抄楊德源之家，下令密捕在省同志董成志等，對於江映樞、李伯東、歐陽鏞、張仁懷、李表東、范欽文等下通緝令，一時同志星散。適廣州政治分會所派籌備員來滇，黨部工作愈形分裂，而李表東、張仁懷、葉繼武、高岩等被派出外之同志，在河口開化等處屢瀕于危，繼而喬裝易名，冒煙瘴而入越南，又爲胡子嘉請求越南總督偵捕，遂在海防諒山先後被執械送河內；幸張芾棠、楚昌南自廣州返，以倒唐失敗及同志在越被囚消息電告廣州，當軸得李濟深，范石生、李宗黃、暨東京支部同志營救，得免引渡，囚河內獄，四月而釋。方李伯東退往石屏之後，行政官目之以逆，派兵搜捕，所帶銀物行李文件槍械被沒收，李伯東闔族家產被抄，全村三十餘戶，無一倖免，同志楊捷光被囚，隨從之武裝同志□□□、□□□二人被執就戮，歐陽鏞、趙世釗問道出關，避匿桂境，彭嘉猷出走河西，遇匪僅以身免。此皆本黨民十三年改組以來至十六年，滇同志忠于主義，爲黨國犧牲之表現。而犧牲之程度，尤以李伯東、李表東兄弟爲最。旋龍雲部自迤西攻省城，逐胡、張于迤東，凡拘囚滇越與出走避匿之同志，始先後脫險恢復自由，龍雲亦正式就三十八軍軍長職。嗣以迤南未靖，委任李伯東爲石新嶺守備司令，以資鎮攝。旋黔軍分道來犯，全省震動，胡英與三十八軍各師長各統所部與黔軍鏖戰數日，卒逐黔軍于滇境以外，省局危而復安，中央任命龍雲爲

省政府主席，正式組織省政府，雲南遂確隸國民政府之範圍。夫滇同志在秘密時期，與惡劣勢力奮鬥，革命精神歷數年不衰，其間捐軀者，毀家者，繫獄者先後相接，至此得一結束，死難諸先烈庶幾瞑目于地下矣。所可痛者，過去一年間，中央屢生變故，本省亦戰雲迭開，中央對於邊省不遑寧處，致數十年一脈相承之黨務迭起糾紛，黨部工作暗淡實多。去歲陸崇仁、彭嘉猷、李伯東、胡占一、洪夢麟、張仁懷、陸亞夫、楊大鑄、余景炎、等慮革命精神煥散，團結新舊同志，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意在泯除意見，發揚黨義。成立月餘而中央所派黨務指導員來滇，成立指導委員會，未幾因會內發生糾紛，委員離散，黨務復告停頓，是誠吾人之所不及料也。自此以後，但願本黨忠實同志，勿忘滇人盡瘁黨國之歷史，化除成見，使破碎之黨早得統一，進而領導民衆盪除舊污，努力于訓政建設之事業。行見吾滇革命史蹟必更有光大者，豈僅吾滇之幸而已哉。民國十八年三月識。

按：徵同志作此革命小史，其間經過之事實，及同志之參加革命者未曾詳載，將來有撰述雲南黨史時，儘可取作參考。至于詳細事實仍須搜集各方記載，始能詳盡也。伯東識。（黨史會藏）

六、護國軍與中華革命軍之目的

劉德澤

民國三年冬，總理派余與蔡濟五、楊華、明德恒、楊蕙、杜去恨等回國工作，行抵香港，余留粵工作討龍運動，蔡等回滇，秘密運動學生軍隊加入本黨與滇軍營長王蔭南、連長王正邦、決

心一致，準備發動，不幸爲唐繼堯破獲，蔡王被唐鎗決，楊華被捕監禁（至護國軍與始釋放）。適滇軍團長董鴻勳到江浙考查，余即運動加入本黨，由陳其美、許崇智主盟，總理來電歡迎，隨任董爲雲南司令長官，並由陳其美發給經費（日金一萬元合港幣一萬二千元），國幣三千元，作爲購備送禮，歸贈滇軍中華革命黨同志鄧泰中、楊泰、田鐘毅等。

民國四年春，總理派遣各省司令官各回本省工作，廣東朱執信、鄧仲元、廣西劉峴、劉玉山、蘇無涯，四川盧師諦，向傳義，湖北蔡濟民，湖南林德軒，郭龐、貴州安健，張百麟，浙江夏次岩，江蘇周應時，江西董福開，雲南董鴻勳。余任執行部部長，同時奉命偕明德恒回國，甫抵河口，蔡鏐、李烈鈞已至昆明，而護國軍已發動通電討袁矣。是役中堅分子，皆中華革命黨黨員，惜皆軍人頭腦，不認識討袁與革命之意義耳，護國軍主要目的在討袁，是注重對人的問題，故袁氏死，不能再討。

中華革命軍主要目的在革命，是注重政治的問題，倘若革命一次沒有革好，可以再革二次三次，以冀達到目的爲止，此護國軍與中華革命軍目的之差異。

護國軍起義後，余到昆明，與馬幼伯、杜寒甫、呂志伊諸同志暗中計議，運動唐氏加入中華革命黨，多方設法，鼓動黃毓英之父黃雨田前輩從中運動，（因黃與唐既爲會澤同鄉又兼至親關係）。

緣雲南光復，蔡鏐任都督時，而進步黨劉顯世、戴戡、周航等勢力，逐漸在滇黔方面大爲發

展，當唐氏率師北伐，奉中央命令，原地停止進步黨份子，乘此機會，連絡唐氏盤據黔省都督，與黔軍北伐軍席正銘等，在銅仁地方發生血戰。適有點同志平剛，充任南京臨時總統府秘書，竟假借總統名義，冒充總理，拍電申斥滇軍，而唐氏不察，懷恨在心，遂與總理分途。至余偕滇軍團長黃臨莊，晉謁都督唐繼堯，見面游說護國軍當務緊要三事，並鼓吹本黨各省革命勢力，總理對海內外信用。

(一) 外交問題 (二) 軍餉問題 (三) 武器問題

(一) 外交 袁氏推翻共和改變帝制，吾滇此次首義，未得外交上承認爲交戰團體，應聘請國內外交名流，伍廷芳、王寵惠、唐紹儀、擔任外交、將袁氏叛變民國事實，通告世界各友邦。

(二) 軍餉 武器現在都督派呂志伊到南洋募捐，即使募得，其數甚微，無濟於事，此次袁氏借外債二千萬鎊，余亦有辦法，可以借得二千萬元，游說至此，唐氏聞之，大爲動容，卽問君有何辦法，余答以只要內外最有名望的孫中山先生就可以借得。唐氏提起銅仁舊話，謂總理身爲盟會首領，不應黑白不分，隨便發電申斥，余將平剛假電經過解釋後，唐意大爲轉機。復問武器從何而來，余卽將自繪地圖，交唐展閱，武器運輸可以由日本海直達廣東、欽廉灣，因爲總理在日京已向日本私人接洽妥借款二千萬元，一半是現款、一半是武器，不過內中有一先決條件：

必須中華革命軍佔領一省，或有一省勢力，擁戴總理，日人方肯借款，唐氏允以雲南全省勢

力擁戴總理，決意允許，就派雲南省議會議長趙伸（此人已填寫誓約加入本黨）爲全權代表，偕余赴日，迎總理回滇主持，余卽興辭。

詎料余與唐氏談話，被蔡鏗竊聽，蔡以派別關係，極力破壞，此種主張，遂致遷延多日，直至蔡率第一軍援川之後，方能實現。余偕趙伸離滇赴日，行抵香港，卽請日領發電報告總理，總理接電之後，一面準備歡迎，一面通知日本朝野，接洽購械借款等事。（劉德澤著「中華革命黨外記」原稿）

七、滇省黨人倒袁運動

民國四年卽乙卯年，滇同志楊益謙，奉總理命，回滇組織中華革命黨支部。陸傑、馬驥、劉古愚、鄢仕周等十餘人，贊助甚力。以見嫉於唐繼堯，不能進行。

同年滇同志杜去恨、楊華馨、袁咸熙，黔同志蔡濟旺，來滇密設機關，聯絡軍隊，被滇督偵知，密秘捕緝。杜去恨走脫，蔡濟五被執慘死，楊華馨，袁咸熙等各界營救甚力，永遠監禁，至護國軍興後始釋出。

同年胡瑛、孫毓筠、劉師培等六人，組織籌安會，慫恿袁世凱稱帝叛國。滇同志劉德澤，明超壯回滇，組織中華革命黨支部。趙德恒、何秉權、張大義、趙德裕、段雄、李偉、何漢、馬驥

等十餘人入黨，分頭往各屬聯絡軍隊。呂志伊、趙仲、鄧泰中、張大義、與唐繼堯係舊交，勸唐稱兵倒袁，唐不聽。羅佩金、李四核、黃毓成、趙又新與唐繼堯素篤交誼，迭陳利害，唐仍懷疑不決。認唐已無希望，乃約董鴻勛、楊秦、田鐘毅、范石生、朱培德、金漢鼎、何海清、李植生、祿介卿聯絡中下級幹部。如能一致贊同，雖先倒唐亦所不惜。唐已偵知，欲舉義倒袁，則無此勇氣，欲消滅義舉，又恐內部發生變化。其慎其難，徬徨終日，卒未能決。趙又新將李烈鈞來函交去，並告李於日內到滇，蔡鍔業抵河口。若不決定態度，蔡、李到時，中下級軍官必爲所用。唐知大勢已定，不能變更，乃決定孤注一擲，派唐繼禹往迎蔡、李，實行討袁。蔡、李先後到滇，唐之態度，益以堅決。十二月二十二日，電袁世凱取消籌安會，嚴懲宵小段芝貴、袁乃寬、梁士詒、胡瑛、孫毓筠、劉師培等十二人，限四十八小時答覆。逾時袁無回電。二十五日正式宣佈討袁。設護國軍政府，舉唐繼堯爲都督，蔡鍔爲護國第一軍總司令，羅佩金爲參謀長，殷承瓚爲總參議，劉雲峰爲第一梯團長，顧品珍爲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爲第三梯團長，統率鄧泰中、楊秦、董鴻勛、何海清、李植生、金漢鼎、李維翰各團營，向川省出發。李烈鈞爲護國第二軍總司令，何國鈞爲參謀長，方聲濤爲第一梯團長，張開儒爲第二梯團長，統率朱培德、楊益謙、趙德裕、魯梓材、梁說、楊德愛各團營，向桂省出發。黃斐章爲挺進軍司令，趙鐘琦爲獨立混成旅旅長，向川黔交界地出發。（黨史會藏「雲南黨史史料」）

八、雲南舉義時之盛況

頃有人接到黨人龔振鵬自雲南所寄之書，詳述該省起兵時之盛況，轉錄如左：鵬於十二月十七日，偕李君烈鈞、熊君克武抵滇，鵬與熊君寓鄧君泰中宅，李君寓黃君毓成宅，適逢盛舉，特將滇中舉義大概情形，爲兄略述之，滇中各界，對於帝制一致反對，十八日黃賡（唐繼堯字）將軍到李烈鈞寓宅，約李君及熊君克武，方君聲濤與鵬會議於忠烈祠，滇中重要軍官，如黃君毓成、趙君復祥、羅君佩金、鄧君泰中、楊君夔均在座，首發言者，爲唐將軍，次李君，次羅君，鄧君，方君，其言皆關於軍事財政外交諸大端，議決十九日兩混成旅出發。二十日駐滇各領事皆來會，多贊揚之詞，某領事且願謂唐公曰：有此一舉，知中國有人矣，諸公其努力，謹先致賀。其言至可感激。二十一日，第三及第四旅出發，得南洋華僑助款現金六十五萬，並由某處運到步槍山陸砲各軍需品多件，此間軍人，益興高采烈。二十二日楊君益謙，隨蔡君鏜、殷君承璫、戴君戡、劉君雲峯抵省，是晚開大會，卽鵬等亦忝列末席，議決發電袁氏，令其取消帝制，殺楊度、孫毓筠、段芝貴、梁士詒、張鎮芳等十三人，以謝天下，並議通電各省，請贊同一致討逆，並議及共和軍之組織。二十三日，接各省將軍密電多件，又接四川劉存厚師長、伍祥禎旅長、雷飏旅長、及貴州劉護軍使、廣西陸將軍贊成之電，某省師長及某旅長，亦有信來；二十四日開大

會於將軍府，滇中軍界政界紳界，到共四十餘人，蔡君鏜、李君烈鈞、戴君戡、殷君承璫、熊君克武、方君聲濤、與鵬皆與會，合計有五十二人，是日唐公主席，發議最多者爲蔡君鏜，次爲李君烈鈞、戴君戡、羅君佩金、黃君毓成、楊君秦，決議發電各事，並共和軍之組織及宣布獨立日期，全體贊成。斯時各人皆雍容鎮靜，行所無事，鵬等之欣幸，尤非言語所能形容，蓋中國國家之轉危爲安，轉亡爲存，胥賴乎此矣。二十六日正午十二時，唐將軍正式宣布獨立，改稱都督，是時軍政商警各界，服禮服，咸集城中，各校男女學生，各手執松柏花圈一環，內標擁護共和，伸討叛逆八字，分集府門兩旁秩序肅然，萬衆無聲，軍樂隊先奏樂，兼學生一隊，隨而唱歌，鏗鏘鼓舞，聽者莫不肅然起敬。尋唐、蔡、李三公次第演說，宣布獨立大旨，各界出而答詞，復奏軍樂，學生唱歌如初，互相敬禮，三唱中華民國萬歲，共和軍萬歲，雲南軍政府萬歲，聲振山谷，禮成。各執其事，是日午后三時，唐都督至北校場誓師，入晚省內外燃爆之聲，澈夜不息，逐戶張燈懸旂，誠盛事也。二十七日，劉鄧（劉雲峯、鄧泰中）兩司令出發，軍容之整肅，士氣之壯盛，外人觀者，莫不脫帽歡呼，極口贊嘆，士民學生排列歡送，至延長十里許，而中華民國萬歲聲，蓋洋洋盈耳焉。（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九、護國軍秘密運動史

曾毅

予編護國軍紀事既竟，以其中有所未盡，輒集而錄之，以爲後編。予于本編第一期出版之初，思輯袁世凱謀帝事實，纂爲前編，苦無餘暇完成此志，玆聊爲後編，而以前編俟諸異日。予自癸丑脫漢上之難，流亡日本，暨于去歲雲南首義之前十月歸滬，此四年中凡民黨謀所以倒袁之行動，常得與聞，其事洵乎大定，又得聞諸他方面之稱述，玆所記載，雖非敢云信史，然與里巷傳聞，則不可同日語也。丙辰冬，編者曾毅識。

東京黨人之行動

民黨自贛寧敗績後，相率走日本，對於國事之觀察，頗分兩派，一派恐敗衄之後，團體渙散，宜有以結合，亟圖進行以繫國內民黨之熱望，而振偷惰之人心，此派孫文實主之。一派則以袁世凱方得勢，進步黨又擁之以爲重，國人被其虐未甚，鮮能自覺，吾黨新敗，宜遵養時晦，徐圖進取，此派黃興實主之。主張既歧，著手各異，孫文則張明旗幟，組織中華革命黨，設總部于東京，設分部于國內各行省，及各大商埠，每省設總司令一，設部長一，總司令經營軍事，部長主持黨務。而其方略，則皆發自總機關部，籌餉運械，無時或懈，去歲十二月五日，上海肇和之役卽其發端也。護國軍起義後，如山東、廣東、福建、江西、湖廣等處多有中華革命黨人之舉動，均詳見本編。黃興之所主張，則培養人才爲亟，設浩然盧于大森，授人以軍事上必備之知識，設政法學校于錦町，授人以治國之方略，而黃興、李烈鈞、鈕永建等，則漫遊歐美考察彼

國之政俗，以增益所不能。對於革命之進行，則由在東京之李根源，柏文蔚、林虎、程潛、程子楷、陳強等，規畫聯絡。此兩派在當時頗有急進緩進之觀，及中日交涉起，黃興等表示擁衛國家，以堅政府拒外之志，而孫文亦停止進行，俾袁氏得一意對外。乃袁政府忍心迎受，反以見好鄰國之意，圖謀稱帝，於是緩進者亦急起直追矣。

上海黨人之行動

癸丑以後，尚有流寓于南洋上海各處者，在南洋者岑春煊爲其首領，其詳不可得聞。在上海者多爲國會解散後之議員，未被名捕者，若谷鐘秀、歐陽振聲、楊永泰、徐傳霖等，皆護國軍中之有力人物。彼等以爲羣走海外，則離國太遠援絕勢孤，故流滬以資撐拒。創辦正誼雜誌以谷鐘秀爲主撰，時全國報章均諂媚袁氏捶擊民黨，獨正誼敷陳正論，爲神州放一線光明。民黨失敗後之言論，首發布于社會者，莫先正誼。繼是而起稱言論界之卓卓者，有章士釗主撰之甲寅，然皆切實說理，不事漫罵，故袁氏初不敢公然遽禁，必至久而後發也。又慨中國出版界專以趨利爲事也，谷鐘秀、歐陽振聲乃復設立泰東圖書局，谷主編輯歐陽總紀其事，撰譯法政哲學文學各種書籍，欲以闢進社會文明，隱身商賈之間，密圖改革，而資之以爲聯絡，海內外同志之機關，凡黨人至滬或欲有所傳遞，莫不倚泰東書局，國內民黨之重鎮，實以谷、歐陽爲樞要焉。方是時，袁氏威權震海內，封疆大吏奔走恐後，所置偵騎遍天下，敢謗議時政，立置大辟，深山窮壤之人，

往往不免於黨禍。天下人亦以民黨無能，而有死灰復燃之日，舉欣欣然曰，中國誠非袁莫治也，及楊、孫六君子發起籌安會，袁氏盜國之心，已無可遁飾，而朝野上下，顧羣起而和之，曾無一人敢直揭袁氏之隱惡。谷、歐及徐傳霖、楊永泰等，乃組織共和維持會發布宣言曰：

嗚呼！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痛哉我國，妖孽朋興，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武昌首義，各省從風，顛覆帝制，蔚成民國，固世界潮流所激蕩，實全國人心所契合。不謂基礎初建，卽爲野心家所乘，共和政治，迄未實施，正式政府成立，卽悍然以暴亂蹂躪國會，撤銷自治，改約法，棄國務院，政治大權，已侷君主。然而政象之暴露于外者，對內則搜括民財，析及骸骨，誅除異己，俾勿予遺，人民之顛沛流離，官吏之貪黷殘暴，爲古今中外所罕觀。對外則彼携全國之力來侮，我以一人當之，一意恭順，予取予携，而外蒙古東內蒙南滿魯閩，相繼剝喪，非其明效大驗耶。蓋立國於二十世紀，非結合全體以爲治，決不足以圖存，而結合之道，卽在勵行憲政，故列強君主國，無不立憲，未有共和國反行專制者。乃吾國現時之政象竟若此，同人猶欲隱忍弗言者，以爲既處共和國旗之下，顧名思義，羣識其非，其政治終須有返乎正軌之一日。今將隳羊共和之虛名，而欲去之，曲副君主專制之實，而詬夷無恥，忝顏承旨之羣小楊度等，突有籌安會之設，昌言變更國體，以公器之國家，移諸一姓子孫之手，但冀獲高爵厚祿于擁戴之功，雖陷天下于大亂速亡，不稍顧恤，烏

得不謂之妖孽耶。夫君主如英如日，無害於強，民主如墨西哥，無救于亂固已，然英、日之所以強，以其政治清明俾國人各得發展其自由獨立之能力，故有今日耳；而英尤爲憲政之祖國，學者且稱其深合共和政治之精神。墨西哥之所以亂，皆爹亞士把持總統之位三十餘年，專橫不法，使異派政治勢力，毫無發展餘地之故。則政治之窳敗，非國體之咎也。若謂總統易位之時，往往始于黨爭，終于戰禍，是政治之特別戾氣所鍾，不過偶然之適例，若勢必至此，則共和國卽無存在之理由，將何以處法美。且以偶然之事實爲例，則爭皇帝之歷史，如晋室八主之亂，明代靖亂之師，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況乎君主政治，殘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鋌而走險，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鼎革之際，殺戮尤慘，我國之相斫書，已歷演二十四朝，陳迹彰著，豈能諱飾。果使皇帝出現，卽可以有治無亂，則兼併六國之強秦，雖至今存可也。夫我國久爲列強逐鹿之場，危殆逾于彙卵，此次歐戰結束，或卽肇實行瓜分之端，我國士夫，苟稍有人心，念及國家，應莫不希冀政治之改革，爭生存于萬一。乃政府以專橫之結果，窳敗如彼，復從而助之餒而揚其波，必完成君主專制而後快，使由斯道足以爲治，則我以四千年君主專制之古國，無敵于天下已久矣。或謂國人因乞共和而適得專制，若變爲君主乃能立憲，是猶盜劫主人，盡取其財產，負之而趨而曰，我若原爲主人，必與爾分享之，寧有是理歟。夫古德諾博士，君主優于民主之學說，若昌言於美利堅無

論如何，尚不失學者，而于我國感萬金豢養之私，作中美情殊，不可強爲移植之模稜語，復何研究之價值。（據上海時事新報，八月十九日北京專電，古德諾博士，晤英文京報記者之談話，不忍國體優劣，利用之者，黥竄其詞以爲變更國體之張本耳。）所可怪者，古德諾博士之學說，不傳播于宋育仁，勞乃宣等倡議復辟之時，而大鼓吹于各將軍入覲國體問答之後，宋育仁以復辟獲罪，遞解回籍，楊度等主張規復帝制，公然集會結社，不惟不受當局之干涉，且欣欣有榮膺賞之望，爲公爲私，爲治爲亂，必有能辨之者。拿破侖接帝位于一八〇四年，乃在征服四方國威遠揚之後，然猶釀成法蘭西數次之變亂，直恢復共和而後已。今我國議復帝制，于對外交涉，喪權辱國之後，不識視拿破侖時代，有無慚色。且既一度共和，凡君主時之道德，所謂君主大義已掃蕩無餘，忽有一人，君臨其土，庸奴全國，又非有國人心悅誠服之功德，雖一時勢力所憑莫敢誰何，然天下大亂之機，即伏於此，而亡國亦隨之矣。某等不忍亂亡慘禍之將至，重念締造共和之艱難，誓發鴻願，力予維持，倘亦國人大多數之心所樂爲許與者乎，匪獨某等之幸，國家前途，實利賴焉。

此種議論，不啻聲罪致討，已與之勢不兩立，海內外人討賊之氣，得此爲之一壯，自是以後，乃入于運動實行時代。袁氏欲帝之心急，而民黨討袁之心亦急，谷、歐等以雜誌之效力緩，乃停止諒，另出新中華雜誌，專倡聯邦論，推張東蓀主撰，而與陳炯明、李根源、彭允彝、徐傳

霖、李樹膺組織一大日報，曰中華新報，以促進民氣，喚醒迷夢與袁氏精神上之宣戰，可謂自此開幕，隱然繫天下重望，而言論界得此雄雞之鳴，亦漸有齊同調者矣。說者謂推倒滿清，得力于民立報，摧滅洪憲，得力于中華新報，洵非過言也。

進步黨人之行動

先是籌安會起，共和維持會出與之對抗，梁啓超時在天津，亦著有異哉所謂國體論者，表示反對當時論者以爲國民進步兩黨，互相提携，而進步黨人之擁袁者，因其首領梁氏之議論，態度忽爲之一變。憶當民國元二年間國民進步兩黨，傾軋頗盛，進步黨欲結袁氏以獲政權，而袁氏則利用進步黨以傾國民黨，所謂第一流內閣，卽袁氏表示委政權于進步黨者也，進步黨感其威德，乃助袁氏解散國會，解散國民黨，及國民黨解散，而袁氏終欲一人獨攬，惡進步黨之障礙，亦繼是而放逐之，第一流內閣遂倒，而進步黨人亦風流雲散，于是進步黨人既恨袁氏之狠毒，且懺悔前日之謬誤，以致釀成袁氏盜國之野心，故發憤而決出於倒袁之計。自是進步黨人之官于袁氏者，乃紛紛辭職若湯化龍，若徐佛蘇，若湯覺頓，若藍公武，皆翩然下野，謀所以改革之法，隨梁啓超密行赴滬，蓋以滬爲民黨廣集地也。惟彼等向以依附爲生活，對於革命事業，未嘗經歷，初不知從何着手，而其所以南下者，第一步在希望馮國璋以南京發難，以馮嘗反對帝制，而又筴握長江中樞之重鎮，實則馮雖有反對之志，並無發難之心，無論何人游說，毫不爲動，但允不助

袁而止。第二步則聯絡民黨，以謂民黨慣於破壞事業，必有準備，思與提携進行，而民黨自失敗後，專以救國爲前提，鑒于覆轍，已早不存黨派意見，凡志在討袁者，壹是推誠結納，當雲南舉義前，兩黨之痕迹，殆已合同而化矣。

滇省舉義前後之行動

贛甯討袁，應者皖、粵、湘三省，而蜀之重慶，居其一部。失敗而後，民黨要人逃亡殆盡。袁氏以此數省，爲民黨勢力之根據地，特畀其心腹以都督，並遣北兵駐防。而龍濟光、湯薌銘、李純、倪嗣冲等，趨合意旨，搜戮黨人，亦至殘酷。民黨根株，幾於盡絕。數省之民，不敢腹誹而動色。惟滇自辛亥以後，袁家勢力，未曾侵入。其時唐繼堯主持於上，而軍界重要人物，暗中佐助於下。常與海外同志通計劃。且滇中秩序甚整，軍備亦完。袁氏以其僻遠而忽之。民黨則以其同志而向之，籌安會發生後，乃與唐都督決定雲南首義。於是李根源、鈕永建、林虎、章士釗、冷適、章梓、程潛、程子楷、陳強、耿毅等，自日本內渡，與在滬諸同志會聯絡派代表賈書往南洋，請岑春煊歸主大計，而黃興亦自美電促岑速出，願爲當籌款之助，時唐繼堯、羅佩金迭派親信至京滬偵察外情，促李根源等赴滇籌畫。於是更決定以港滬爲策源地，分途進行。香港機關，李根源、林虎、程子楷、曾彥等任之。上海方面，谷鍾秀、鈕永建、歐陽振聲等任之。香港爲西南五省之總樞。蓋在雲南舉事，不得兩粵則門戶閉塞，此吳三桂之所以敗滅也。幸陸榮廷、

陳炳焜力贊大義、鈕永建、林虎兩入南寧，陸陳慨允響應。所慮者，龍濟先冥頑，非以兵力平之不可。是時謀粵東者，有陳炯明、鄒魯、徐勤、朱執信、鄧鏗諸人，各挾有一部勢力，失在不能統一。而龍濟光兵力又厚，不能敵，故至廣西獨立後而始下也。語見本編第三期。上海甯南北咽喉，其轉旋天下之力，猶重於港。各省黨人之謀響應者，半以滬為策源地。雲南樹義既久，而馮國璋漠無所動。鈕永建欲有以迫之，吳江江陰之獨立，即由於鈕君之主謀也。而中華革命黨則以陳其美為主幹，籌辦兩江軍務。柏文蔚規畫安徽軍務，大通獨立，其着徵也。覃振則主謀湖南軍務，長沙督軍署之襲擊，即覃所發縱者也。至於幹運外交，聯絡人物，則唐紹儀、谷鍾秀等任之云。（「護國軍紀事」第五期後編）

十、討 袁 珍 聞

陸丹林

十二月廿五日，有三個偉大的紀念：一是西安事變的民族復興節；二是護國軍在雲南起義；三是耶穌降生的紀念日。現在讓我來談談與雲南起義有關聯的幾段珍聞。

袁世凱叛國稱帝，總理早已洞悉他的野心陰謀。故事前特派委幹部同志分赴各重要省區，從事運動討袁工作。民國四年九月，派胡漢民赴菲律賓，鄧鏗、許崇智、宋振赴南洋籌款討袁。十月，命陳其美赴上海，居正往山東，朱執信回廣東，于右任返陝西，石青陽回四川，夏之麒赴

江西等省市，運動軍事，發兵討袁。這是中華革命黨討伐袁氏的布置。同時發表討袁宣言和檄文，聲討袁氏罪狀，使中外各方都能瞭然袁世凱叛國稱帝的罪狀。

說到雲南的護國軍起義，不能不說到蔡鍔了。蔡鍔未赴滇之先，在北京時，任總統府統率辦事處的辦事員。統率辦事處由袁世凱兼任處長；辦事員都是陸軍中將階級以上的人物，地位很高。蔡又兼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平日行動，袁氏早已注意，蔡也知道。故借花天酒地，在筱鳳仙處流連，來掩飾警探的耳目。這一段艷事，許多人都曉得，用不着贅述。當中有一段枝節事情，據參加是役的韋君告我，是這樣的：

馮國璋那時是做江蘇督軍，馮的秘書長黔人某甲，原屬滿清翰林。辛亥革命，自命爲遺老。後來得人介紹，夤緣馮國璋任秘書長，兼金陵道尹。馮事無大小，倚他如左右手。民四夏間，馮保荐他巡按使記名，怎知袁氏不准。某氏抱恨在心，常常想找機會報復。恰值張勳的顧問潘若海，常奔走徐州寧滬間，從事各方聯絡。和某甲是文字知己，彼此同情反袁。那時，梁啟超已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汪鳳瀛發表「致籌安會書」，徐佛蘇發表「對於籌安會之意見書」，都是反對變更國體的。各方最注目的文字，還是要推梁啟超一篇。梁到上海後，潘以同鄉關係，特往訪梁。雖知梁與蔡鍔有密謀，但未知底蘊。於是設法向梁探索根源，而對梁說：「馮華甫（國璋字）是反對帝制的，不過因和袁歷史較深，不便發難。倘有別人首義，他必響應。可惜袁已

偵悉馮的舉動，內調爲參謀總長，不日離寧，失了固有地盤，難以附義。事已危險，刻下還無陳涉，吳廣的人們，實在可惜！」那時，梁一時不察，竟信爲事實；且憶及那年秋天，和馮相見，談及帝制事，馮也微露反對。前因後果，信之無疑。於是把倒袁計劃告潘在南京代達密電。潘均答應。過了幾天，梁已接到南京復電，說一切照辦。那時，梁已準備入桂。於是吩咐潘赴寧，請馮密爲部署一切，候電發難。

梁與岑春煊等在肇慶組織都司令部，梁任都參謀。廣西、廣東、先後獨立；四川、湖南、也扶義而起。袁氏卒取消帝制，而至暴死。而馮國璋始終坐鎮南京，沒有變動，絕未有跟隨滇黔桂粵川湘各省之後。梁覺得非常詫異，馮爲什麼食言爽約。而當日奔走運動的潘若海，恰在民五的三月病逝，死無對證，實在感到奇怪。

過了些時，馮被舉爲副總統。梁到南京，乘便問及當時反袁之事，爲什麼不履行約言出師。馮聞之愕然，隨反詢什麼人相約。梁說潘若海。馮不識潘。梁即在皮包中取出當時南京軍署的電報。馮才知是某甲所爲。原來當時的一般軍閥，向不看公事，任由秘書長判行。故在上海，潘與梁所談和南京代發出一切密電，馮均未之知，只是某甲藉此而發洩報復袁氏之不肯准他巡按使記名的憤恨。但是無論如何，某甲假公濟私也好，潘氏買空賣空也好，這一幕趣劇，倒便宜了馮國璋得任副總統而至大總統的機緣。某甲自此事揭破後，即去徐州，依附張勳，參與復辟。後來，

又跟溥儀走長春，演傀儡劇。這也可算是沒有心肝的滿清餘孽，反覆無常的官僚典型。

陸榮廷的反袁，亦有原因。初陸想去電勸進，先電詢龍濟光如何。龍不復，再問段祺瑞。段說北方諸將銜電早已發出。既然贊同，只可獨單入告，陸才用個人名義，照例發出「非袁莫屬」的電。陸子裕勳，本在模範團供職，與龍觀光之子用乾，倪嗣沖之子道杰，叫做三公子。帝制醞釀的時候，段芝貴派員和裕勳南下兩廣疏通。怎知裕勳到桂之日，陸即接到段電，不允他附名勸進，很不高興。裕勳北上。無幾，因再南歸。行到半途即咯血死。陸的左右說是袁所毒害。陸砥憤情深，又因各方反袁的力爲愆惠挑撥，於是也參加討袁的工作。陸的夢寐間，刻刻想做兩廣巡閱使。袁知其故，特准給他。但因封爵階級，陸還未滿。到了蔡鍔雲南起義，陸電袁自請征黔，以陳炳珉任桂督，索軍費百萬元。袁給他，任陸爲貴州宣撫使。陸率軍出發。龍觀光也奉命假道廣西入雲南，陸與龍是親家。龍性庸愚，僅帶少許部隊携運新式軍械入桂。行至百色，即遭陸幽禁。陸那時有餉有械。就在民五的三月十五日宣布廣西獨立。

蔡鍔在民四的十二月廿三日致電袁世凱，請懲治禍首：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漢、段芝貴、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貽、張鎮芳、袁乃寬、顧鰲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以前答覆。到時沒有收到復電，故特宣布獨立。這一批帝制餘孽，到了現在，只遺留顧鰲一人還在上海，其他均已先後去世。據說朱啓鈴後來還在北平做過傀儡戲，才歸陰

間。梁士貽呢？在他的「梁燕孫先生年譜」裏，極力洗刷和洪憲事件有關，反而標榜和國民黨接近，協助孫總理革命活動。是非顛倒，實在可笑可鄙。

上海黨人的殺死鎮守使鄭汝成，和襲擊肇和兵艦，佔領江陰砲臺，這些都給袁世凱心驚胆震的。不幸的事就是陳其美在寓所被刺，這是吾黨極重大的損失。（「組織」第二卷第十五期，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重慶出版）

十一、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啓超

一、帝制問題之經過

帝制問題之發生，其表面起於古德諾之論文及籌安會，實則醞釀已久，而主動者實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數輩，於全國軍人官吏無與，於全國國民更無與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之意，余爲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余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來往於廣東上海間，而馮將軍國璋遣人來言，謂此問題已有發動之兆，相約入京力爭。六月遂北行，住京旬餘，晤袁氏數次，袁氏語我及馮將軍，皆矢誓不肯爲帝，其言甚懇切，馮將軍據以宣布於各報，謂此議可暫寢矣。乃僅閱一月，遂有籌安會之事。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願利害死生，爲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章成尙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覺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也。其時余尙有數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雖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於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於吾側也。

二、雲貴起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鏢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卽從余求學，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卽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卽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聽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

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逕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余輩在津原定計劃，欲由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布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出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非由揭曉太速之故也。

三、兩廣獨立及軍務院之設置

廣西陸將軍榮廷，自帝制初發生，即持反對態度，雲南起義以前，久已秘密豫備，特緣地勢關係，發之不能太驟。及雲南軍在四川與袁軍相持，事勢危急，陸君乃崛起以促時局之解決。當時兩軍成敗，間不容髮，廣西獨立，實茲役最重要之樞紐也。余自雲南初起時，即在滬專務鼓吹輿論，聯絡各省，至今年二月下旬，陸君乃遣人來迎余入廣西，謂俟余至乃宣布獨立，余聞命即

行，但當時廣東之龍濟光方出全力以爲袁氏爪牙，余欲冒險經廣東以赴廣西，同志皆以爲不可，乃不得不取道於安南。然往安南須有黏貼相片之護照，吾無術以得之，於是不得不爲犯法之舉，以從事偷渡。時同行六人恐被注目，乃悉遣散，僅偕一友行，轉船數次，乃抵海防。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偵探四布，余之行程，又已爲北京所知，截探特嚴，余乃避匿山中十日，不乘鐵路，而間道行入鎮南關。既至，則廣西已獨立矣。陳君迎余於南寧，余與陸君前此雖常通音信，直至此時乃識面也。未幾，廣東受廣西之壓迫，及經同人之遊說，亦相繼獨立，然非龍濟光之本意，故粵中情形極爲不穩。陸君乃由廣西率兵東下，助彼維持，及梧州而聞海珠之變，吾摯友湯覺頓死焉。湯覺頓者，前中國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規模，皆其手定，去年因與袁氏政見不合辭職，從余於上海，復從余入廣西，此次爲廣西代表，往勸龍濟光獨立者也。而龍之將校乃戕之於會議席上，廣東之局益岌岌矣，余等遂暫留肇慶以觀變。

余與蔡君在天津密謀時，曾議俟雲貴兩廣獨立，觀形勢如何，卽先組織一臨時政府，戴黎公元洪爲總統，蓋袁氏旣以叛國失去大總統資格，依約法當由黎公繼任也。至是余乃草擬軍務院條例，及各項宣言，聯合各獨立省宣布之，而軍務院行署則暫設於廣東。維時袁氏軍以全力謀攻我獨立各省，雲貴相持日久，力已疲竭，廣西軍不能不亟圖進取，陸公遂率大軍出湖南，留數千人駐肇慶以衛粵而已。而龍濟光爲袁黨所運動，常有取銷獨立之心。余恐其有變，牽動大局，乃單

身入廣東省城，曉以利害，堅其盟約。時方經海珠事變之後，余此行甚危，余明知之。然爲大局計，不得不冒險一行。既至粵城，小留三日。及將行時，而龍之將校復以兵脅余，余從間道行，僅乃得免。

兩廣局面既略定，余乃復出上海，欲爲他方面之活動。及抵上海，而聞余父之喪。蓋當吾間道入廣西時，不幸而余最愛之老父病歿於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軍中，責任不輕，匿喪不使余知。嗚呼！吾此行無絲毫補益於國，而徒以此不能盡人子之職，吾之罪永劫莫贖也。吾聞喪昏迷，遂不忍復與聞國事矣。

四、袁世凱之死及國體回復

廣東獨立未久，浙江獨立，及余復到上海時，陝西、湖南、四川復相繼獨立，於是獨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馮將軍國璋，復聯長江各省暗爲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馮將軍開議於南京，謀勸袁氏退位，袁氏執迷不悟，南北之局漸有大破裂之勢。當事機極險急之時，袁氏忽然死去，於是黎公遵約法繼任，段將軍祺瑞組織內閣以輔之，國勢遂大定，此實天之佑我中國也。及約法既復，國會既開，南方軍務院即同時撤銷，余此次經手事業亦完結矣。今一部分之軍人與新進之民黨，雖小有差池，然此實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不足爲深憂，要之此後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可斷言也。當在天津與蔡君共謀舉義時，曾相約曰：「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

死之，決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決不立朝。」蓋以近年來國中競爭權利之風太盛，吾儕任事者宜以身作則，以矯正之。且吾以爲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國勢將不可救。故吾願獻身於此，覺其關係視政治爲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養病閑居，吾亦將從事於吾歷年所經營之教育事業，且願常爲文字以與天下相見，若能有補國家於萬一，則吾願遂矣。（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二冊，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二、護國之役回顧談

梁啓超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

諸君，今日是護國軍在雲南起義恢復共和的日子，學校裏都停課紀念，諸君因爲我和這件事有點關係，請我來這裏講演，我很感謝諸君的盛情。哎！這件事現在已成爲一段歷史了。和這段歷史有關係的人，親自來講這段歷史，聽的人自然親切有味。卻是可憐；這段歷史是傷心歷史。我這個在歷史裏頭湊脚色的人，好比帶着箭傷的一匹小鹿，那枝箭不搖他倒還罷了，搖起來便痛徹肝腸。因爲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把他們的生命換出來。他們並不愛惜他們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麼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後要從那一條路把

我這生命獻給國家，才配做他們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起，那眼淚便在肚子裏倒流。論起當時，對於袁世凱做皇帝，真是普天同憤。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分幾個人之力。但別方面有許多事情，我知道得不十分正確，而且爲時間所限，不能多說，現在只好把我所親歷的事情中之一部分忍着痛和諸君說罷。

提起今天的紀念，人人都該聯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卽蔡鐸。蔡公許多事業，或者諸君都還知道，不必我細說，只說我和他的交情。我二十四歲時候，在湖南時務學堂講學，蔡公那年纔十六歲，是我四十個學生裏頭最小的一個。我們在一塊兒做學問不過半年，卻是人格上早已鎔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難，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學十幾個人，不知歷盡幾多艱辛，從家裏偷跑出來尋我。據我後來所知道的，他從長沙到了上海的時候，身邊只剩下二百銅錢——卽二十個銅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時務學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帶着他們十幾個人，租一間兩丈來寬一樓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我們又一塊兒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帶着他們去實行。可憐赤手空拳的一羣文弱書生，那裏會不失敗？我的學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時蔡公正替唐先生帶信到湖南，幸免於難。此外還有近年在教育界很盡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幾個學生裏頭漏網的一個。蔡公舊名本是良寅兩個字，自從那回跑脫之後，改名蔡鐸。投身去學陸軍，畢業後在雲南

帶兵，辛亥革命時在雲南獨立，做了兩年都督。這是蔡公和我的關係以及他在洪憲以前的歷史大概。

民國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着他辭；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來因為怕軍人攬政權，弄成藩鎮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來矯正他。二來因為他對外有一種懷抱，想重新訓練一班軍官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三來也因為在雲南兩年太勞苦了，身子有點衰弱，要稍為休息休息。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兒又一年。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蔡公專門研究軍事問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卻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很是有趣。

民國三年年底，袁世凱的舉動越看越不對了。我們覺得有和他脫離關係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廣東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幾個月的鄉間家庭生活。那年陰曆端午前後，我又出來，到南京頑要，正值馮華甫做江蘇將軍，他和我說，聽見要辦帝制了，我們應該力爭。他便拉我同車入京，見袁世凱，着實進些忠告。不料我們要講的話，袁世凱都先講了，而且比我們還痛切。於是我們以為他真沒有野心，也就罷了。華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讀我的書。過了兩

個多月——我記不清楚是那一天——籌安會鬧起來了。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着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的朋友——這個人現還在着，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說他的姓名——同到湯公覺頓寓處，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夜。覺得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因為那時舊國民黨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國內的許多軍人文人都被袁世凱買收得乾乾淨淨。蔡公說：「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着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國內懷着義憤的人，雖然很多，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難發手。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過，但爲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着生命去幹這一回不可。」於是我們商量辦法，唯一的實力，就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但是按到實際上，有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層，這件事自然非蔡公親自到雲南去不可，但不能等蔡公到了過後慢慢地去集合舊部，如此一定事機洩漏，鬧不成功。所以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電報把重要的人叫來。這裏頭非費三個月以上的日子不可。第二層，我和蔡公的關係，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們兩個人討賊所用的武器，各各不同，蔡公靠的是鎗，我靠的是筆。帝制派既已有了宣言，我其勢不能不發表反對的文字。但我的文字發表之後，便是我們的鮮明旗幟已經打出來，恐怕妨害蔡公的實力行動。我們再四商量的結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樣子。於是過了幾天，我在天津，便發表了一篇萬多字的文章，題目叫做「異哉所謂國

體問題者。」蔡公在北京，却聯合好些軍官作贊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到處逢人便說：「我們先生是書獃子，不識時務。」那些袁黨的人便問他「你爲什麼不勸你先生？」他說「書獃子那裏勸得轉來；但書獃子也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當時蔡公這種辦法，誠不免是帶些權術作用；但不是如此，事情便做不成，所以不得不行權。袁世凱總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的了當時最難攙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師弟兩個。當我那文章還沒有發表以前，有一天他打發人送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來，說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他太看人不过了，以爲什麼人都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要做實事，只好忍着氣婉辭謝却，把十萬塊錢璧回，別的禮物收他兩件。同時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給來看，請他告訴袁世凱採納我的忠告。那人便垂頭喪氣去了。蔡公那方面，雖然在軍官贊成帝制的文章上親筆簽過名，袁世凱到底不放心他。有一天蔡公家裏出了盜案了。有四五個衣服很整齊的人帶着手鎗來搶規，但是奇怪！什麼東西都沒有搶去，只是翻箱倒篋像要搜查什麼書籍紙片之類，結果搜不出什麼，空手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是袁世凱派來要偷蔡公的電報密碼本子。可惜他腦筋發動得遲慢，蔡公早已防備到這一着，在一個禮拜前已經把幾十部密碼帶到天津放在我的臥房裏頭了。袁世凱一面發氣，一面恐怕露馬脚，過幾天便把那幾個欽派強盜槍斃滅口了。

我們在這幾個月裏，天天和袁世凱鉤心鬪角。把我們一羣心直口直的書生，也弄成很深的城

府。偵探是常常二三十個跟着我們，我們却不常常會面。蔡公總是每禮拜跑一趟天津，因為要避袁黨注意起見，我們在一塊兒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極腐敗的樣子。幾個月過後，袁世凱看着這兩個人真沒有什麼可怕了。九十月間，蔡公叫出來的人都到了，又打發回去了。十一月底，蔡公便託病——其實亦是有病，入天津某醫院住着，等到袁世凱幾趟派來問病的人拿了醫生診斷書回去，蔡公他一溜溜到我家裏，搭船去日本長崎，會他派去雲南又從雲南再出來迎接他的一個人——這人是一位師長，現在已經出家做和尚，在南京跟着歐陽竟無先生學佛——我為什麼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動呢？頭一件，因為辦事秘密機關在我家裏，我不能走開。第二件，因為我一走動，怕袁世凱加意防範蔡公，蔡公便到不了雲南。我們幾個月刻刻當心，一直到十二月二號，蔡公纔能跑脫。我們約定扣準日子，蔡公到雲南的時候，我便到上海。我們分手的時候約定兩句話：「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失敗呢，就死，無論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國。一蔡公走了十日後，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連，由大連轉上海。蔡公走了，他家裏完全不知，却天天打電話來問我要人，我只好拿別的話支吾過去。我臨走的前一點鐘，去和我的夫人作別，把事情告訴他。我夫人說：「我早已看出來了，因為你不講，我當然也不問你。」他拿許多壯烈的話鼓勵我的勇氣。我向來出門，我夫人沒有送過我，這回是晚上三點鐘，他送我到大門口，很像有後會無期的感想。可憐袁世凱派下來幾十個飯桶偵探。頭一回把蔡鏐放跑，第二回把梁啓超放跑，他們還

睡覺呢！聽說後來都被槍斃了。我臨動身的時候，把我預備好的討賊檄文和電報等等都交給一位朋友。雲南今天起義，明天北京天津上海中西文報紙都一齊登出來，和原文一字不差！聽說袁世凱後來，看見氣極了，說：自己一世做人聰明伶俐，不料這回被梁啓超、蔡鍔裝在鼓子裏頭！

蔡公十二月十九日到雲南省城，我十八日也到上海。雲南軍界都是蔡公舊部，況且又經幾個月布置，自然根本上沒有多大問題。但到了臨時，也不免言罷事雜，幾乎發動不成，我在上海接到蔡公一封「皓電」後，一連幾日，別無消息。那時我們又不能打密電去問，只有乾着急。還好南京的馮華甫，很和我們表同情，我託他幫我打封電去，這是二十二日的事。這封電却有非常的效力。因為這電是我和蔡公約的密碼，由南京一等印電發去。他們以為我這個人已經在南京，馮華甫準備就要響應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電文當衆宣布，當場就把做好的反對帝制檄文用電報打出來，就是今日所紀念的護國之役歷史的發端了。

我們這幾個月的計劃，本來預定舉義後半個多月，我們的兵便到重慶。料定袁世凱調將遣兵，搶不過我們的先着。但起義後有許多意外的障礙——我現時也不忍多說。總之因為這種障礙，弄到蔡公要從大理府一帶調兵，就攔了十來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帶到前敵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軍械。因為這種障礙，本來應該在重慶宜昌一帶和袁軍決勝負的，鬧到在敘州瀘州一帶被敵人堵截我們。那時洪憲皇帝那邊的主將，便是現在候補大總統曹

錕，帶着張敬堯吳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可憐我們最敬愛的蔡公不滿五千人的饑疲之衆，和他們相持幾個月。講到軍事嗎？我是外行，一點說不出來。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個月裏頭，平均每日睡覺睡不到三點鐘，吃的飯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萬分艱難萬分危險中，能毅令全軍將官兵卒個個都願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經過幾回以少擊多之後，敵人便不敢和他交鋒，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餓死他。到後來他的軍隊，幾乎連半飽都着不着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想着退却。都說我們跟着蔡將軍爲國家而戰，蔡將軍死在那裏，我們也都歡欣鼓舞的死在那裏。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麼程度，能毅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動到如此！

說到這裏，我們要把蔡公一方面的事暫行闕起，說說各方面情形。蔡公在北京時候找出來商量大事的人，除了雲南軍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貴州省長戴公循若。戴本來是一位學師範的文人，辛亥革命時，在貴州起義，後來做了省長，是一位極有肝膽有才略的人。他從十月間就到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貴州布置。雲南起義後二十多天，他就把貴州響應起來。他帶着一枝軍隊出到洪江，和蔡公犄角。當時和他相持者就是吳佩孚。像他這樣一位文弱書生，用些殘兵弱卒和現在鼎鼎大名的第一流軍人能相持許久，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才和人格了。後來戴公做了四川督軍，被安福黨人劉存厚戕害。這是後話，姑且不提。且說：自雲南起義後三個月，除貴州以外，沒有一省響應。蔡公軍又圍困在瀘州，朝不保夕。袁世凱看着我們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

早已踏步坐上皇帝寶座去了。我們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覺着除了以身殉國外，沒有第二條路了。我自己是天天做文章鼓吹，還寫了許多信到各省的將軍們，也沒什麼功效。當時態度最不明瞭的，就是廣西的陸君榮廷，我們所盼望第三省的響應，也只有這一處。我寫了一封很沈痛的信給他。陸君本來是久懷義憤，或者我有這封信有點子幫助也未可定，到三月中旬，陸君忽然派一位軍官姓唐的帶着他的親筆信來找我，要我到廣西去他纔獨立，我早上到，他晚上發表，晚上到，他早上發表。我們得着這個消息，真是喜從天降，我一點不遲疑答道：「我立刻就去。」但是怎麼樣去法呢？當然袁皇帝「捕拿梁啟超就地正法」的上諭，早已通行各省，我經過廣東到廣西是萬萬不行的，只有走安南的一條路。當時香港政府是替袁皇帝出力的，我差不多連香港一關也過不去。加以我上海的寓所中，前後左右都是偵探圍繞，我幾乎一步不能出門。我一面籌畫我去的方法，一面請我們在北京頭一天商量大計的朋友湯公覺頓先到陸君那裏幫他的忙。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廣西到底去成了。我想法子從上海搭船到香港，我是蹲在煤炭房的旁邊，我下了船後上海偵探纔知道，打電到香港。香港政府派人來搜船，也搜我不着。我又設法去偷搭一隻裝貨船到了安南。安南本來有我們設立的一個通信機關。我以為到了那裏搭火車入廣西很容易了。那知道到了過後，各車站中已經有我的相片，到處截拿。我只好坐一段車坐一段船走一段路，三天工夫纔到鎮南關入廣西境。在這個期間內，我自己碰着一件終身大恨的

事，哎！我先君因病過去了。那時我正蹲在香港船煤炭房裏頭，哀哉！哀哉！我從此便永遠爲無父之人了。可憐我的朋友都瞞着我不給我知道，我在廣西，怕老太爺擔心，三天五天一封稟帖去報平安。哎！講什麼國家大事！我簡直不是個人了。

陸君榮廷到底是好漢。我的朋友湯公到了南寧，併報告我已經起程，陸君並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經把廣西獨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纔到南寧。廣西問題解決之後，再進一步，就是廣東問題。那時廣東的將軍是龍濟光，袁世凱封他做親王，正在高興得很。我們想，不把廣東拿過來，到底不能達討賊的目的。龍濟光因大勢的壓迫，漸漸拿出模稜態度，和我們通殷勤。有電到廣西請派人來商量。當時湯公激於義憤，自己擔負這個責任，跑到廣州，和龍濟光痛陳利害一日一夜，四月初九日居然把廣東獨立的電報打出來了。那時龍濟光左右都是帝制黨人，他自己就沒有誠意。那裏經得起別人的恐嚇呢？到了明天，他便變起卦來。說是要在海珠開善後會議，把湯公和我們在廣東共事最得力的朋友；一位是警察廳長王公廣齡，一位是陸軍少將譚公學夔，一齊請去。門外是大兵重重圍住，開議不到一會，龍濟光部將兇賊顏啓漢等拿出手鎗向湯公王公譚公狙擊；慘哉慘哉！這幾位忠肝熱血足智多謀的仁人志士，竟斷送在一羣草寇手裏頭。

我們在廣西得着凶報，痛憤自不待言。便連日連夜帶着大兵，從梧州順流而下，到了肇慶。

肇慶鎮守使李君耀漢，歡迎我們。我和陸君就在肇慶和龍濟光相持，過了幾日，岑君春煊也從上海跑來了。聽說孫逸仙也從外國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將陳炯明，也在惠州起兵響應我們。龍濟光着急了，派人到我們那裏謝罪，但是他的靠不住，誰也知道的。當時我們手下的人個個磨拳擦掌，說非打廣東不可。但我和陸君全盤打算徹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圍，再下箇把月眼看着要全軍覆滅。我們把廣西獨立原是要出兵湖南，牽制敵勢，令根本問題早日解決。若是粵桂開起仗來，姑無論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令得勝，也要費好些時日，而且精銳總損傷不少，還拿什麼力量來討賊，豈不是令袁世凱拍掌大笑嗎？論理，湯王譚三君，都是我幾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們報仇的心，我比什麼人都痛切。但我當時毅然決然主張要忍着仇恨和龍濟光聯和。但是聯和嗎？他要來打我們又怎麼呢？我說非澈底叫龍濟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跟我們走不可。有什麼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親自出馬靠血誠去感動他。當時我就把這意見提出來。我的朋友和學生跟着我在肇慶的個個大驚失色，說這件事萬萬來不得，有幾位跪下來攔我。但我那時候，天天接着蔡公電報，形勢危在旦夕，我覺得我為國家為朋友都有絕大的責任，萬萬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為什麼緣故有一種自信，信我斷不會橫死，信我一定有八十歲命。當時無論何人也攔我不住，我竟自搭車跑廣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電話告訴龍濟光說我來了，要會他。龍濟光也吃一大驚。跟着我就一乘轎子跑上觀音山去了。我和龍濟光苦口婆心的談

了十幾點鐘。還好，他像是很心悅誠服的樣子。到第二晚上，他把許多軍官都聚起來，給我開歡迎會。個個都拖鎗帶劍如狼似虎的幾十人。初時還是客客氣氣的，呵呵！酒過三巡，漸漸來了。在龍濟光旁邊一員大將——後來我纔知道他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裏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漸漸罵廣西軍，漸漸連蔡公和護國軍都罵起來了。鼓起眼睛釘着我，像是就要動手的样子。龍濟光坐在旁邊整勸少說話。我起初是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後，我站起來了。我說：「龍都督！我昨夜和你講的什麼話，你到底跟他們說過沒有？我所爲何來？我在海珠事變發生過後纔來，並不是不知道這裏會殺人！我單人獨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裏頭，我本來並不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爲中華民國前途來求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爲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所以我拼着一條命來換廣州城裏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性格。既已到這裏，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便怎樣……」我跟着就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說一點多鐘。據後來有在座的人說：我那時候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個人，說我說話的聲音之大就像打雷，說我一面不停拍桌子，把滿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當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軟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們的毒手。我氣太盛了，像是把他們壓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動，散席後許多位來和我握手道歉。自從那一晚過後，廣東獨立，沒有什麼問題了，第三天我就回肇慶，陸君也帶着兵出湖南去了。

以後湖南浙江都陸續獨立，四川那邊形勢鬆得多了。過些日子，接着馮華甫電報，要我來上海商量解決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兒從天津來接我，住定了兩日，纔把老太爺的事告訴我。我魂魄都失掉了，還能管什麼國家大事？從此我就在上海居喪，連華甫也不便來和我商量了。過了二十多天，袁世凱氣憤身亡。這齣戲算是唱完。

共和恢復了，黎總統就任了。當下任命蔡公做四川督軍兼省長。蔡公本來說過，成功不爭地位。而且這幾個月過的日子不是人過的，他本來已經有病的人，到這時更病到不成樣子。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做這官，急急要將兵權交出來，自己去養病。但一來因爲自己的軍隊與收束，二來因爲四川秩序要維持，他還扶着病親自到成都住了二十天，把各方面情形都布置停妥。當時政府無論如何不許他辭，四川人燒着香攔着路不準他走，他到底毅然決然走了。他到上海時候，我會着他，幾乎連面目也認不清楚，喉嚨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都看着這病是不能救。北京政府接二連三派人歡迎他，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幾天，就到日本養病。十一月七號，這位民國恩人，便和這個世界長別了。

這回事件，拿國內許多正人君子去拚一個叛國的好雄袁世凱，拚總算拚下了。但袁世凱的游魂，現在依然在國內縱橫猖獗，而且經他幾年間權術摸縱，弄得全國人廉恥掃地，國家元氣，斷喪得乾乾淨淨。哎！紀念雲南起義，還有什麼紀念？不過留下一段傷心的史料罷了。若說還有紀

念價值嗎？那麼，請紀念蔡公松坡這個人。我們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紀念，受蔡公人格的一點感化，將來當真造出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出來，蔡公在天之靈，或者可以瞑目了。

蔡公死了嗎？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永遠住在我們青年心坎裏頭。（左舜生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臺一版）

十三、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正謬

周素園

梁啓超因緣時會，冒竊大名，自與徒黨更相稱美，曰第一流政治家。然國人初不之許。譽之者曰文豪，惡之者曰文妖。豪與妖未知孰爲定評？然同仁對啓超文字外，無一節之可取，彰彰明也。卽以文字論，啓超特稟性慧黠，工于揣摩，西抹東塗，將風作雨，堆砌報端，以沽新名。國人急于求知，不暇別擇，報既流行，名亦隨之。或曰時代之先驅也。嗟呼！昌言（時務報之初名）之前，實有多種，（如湘報白報等）幾于湮沒。啓超果時代先驅與？至衡量學術知識，中外學者間，應居何等地位？啓超當自知之。然啓超恃筆鋒，黨同伐異，混淆黑白，變亂是非，親暱者，揚之九天之上，敵對者，抑之九淵之下，蔑事實爲不足道，視天下後世爲可欺。余曩居京師，知國史蔡鍔、戴戡兩傳，皆由啓超具稿，交付編纂，且聲明不得更易一字。其侵官妄作，類如此。近閱坊間刊布啓超護國之役回顧一文，誣罔悖謬，不可紀極。不嫌詞費，糾而正之。方今上

溯護國之役，相距不過十二年，文武在列，儘多生存，持吾言與啓超較，孰真孰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若深知其事，而又相率緘默，易世之後，必將據啓超誕言考說以爲信史，而真相轉永永汨沒，吾爲此懼！

國曷爲而須護，起于袁世凱之稱帝。世凱何爲而稱帝？始于民黨之放逐，成于武人之欣戴。謂清帝遜位，世凱卽蕃叛國之謀者，周內之深文也。帝制失敗，或咎世凱當日何不痛痛快快大踏步遷登寶座，而必迂迴曲折，僞造民意，予反對者以從容佈置之時日，殊爲失策。然變更國體，世凱最顧慮者外交，次則武人。世凱生平崇尚權譎，而所顧慮之兩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之報施，可謂酷矣。當歐戰之沉酣也，對華外交，列強已委重心于日本，日本求逞所欲，將乘列強不暇東顧，夷中國爲第二高麗，而唯一促進之手段，則在構煽中國之內亂。方世凱帝制之未行，日本則以甘言誘其發動，及世凱帝制之進行，日本人又以陰謀沮其成功，狐狸狐搯，淺人或疑其前後矛盾。不知日本所忌者，中國秩序安固統一，所利者中國糾紛軋轢割裂，而于中國之南北無擇也，黨派無擇也，共和君憲，亦無擇也。彼之苦心經營，欲造成干涉之機會，取得保護之特權而已。故廿一條之提出，倭使日置益破國際慣例，避外交部，而親呈于袁世凱，且鄭重致島國之誠悃曰：「大總統容納日本意見，日本恭祝大總統高陞。」世凱乍聞此言，眞如醍醐灌頂，遂于舉國痛憤聲中，欣然承諾其要求。不料新華之春夢未圓，島人之態度已變，警告延期

者，日本也；昌言監視者，又日本也。而且容認宗社黨在遼東租借地訓練勤王軍者，又日本也。招致巴布扎布，授以武器，令占洮南府爲根據地者，又日本也。世凱如牴羊觸藩，進退維谷，命周自齊以特使東渡，低首再拜于一足偉人之座前，但得日本玉成帝制，無論何項權利，皆可犧牲，然卒遭日本之拒絕。外交方面之經過略如此。至于武人方面，亦有可述者：初近畿將領要請清帝遜位之電，本段祺瑞領銜拍發。然相傳電稿係由北京擬妥，世凱命段芝貴賚交祺瑞者，世凱視祺瑞輩皆其機械，不當有意思，而祺瑞質直，既贊成共和，遂認定民主。甲乙之際，參謀次長陳宦，以新附沐殊寵，帝制策畫，多宦所建白，其始討論進行，亦不避祺瑞。然祺瑞於諸人談次，輒張目視承塵，木木然若罔聞見。世凱微覺之，密戒宦後值祺瑞在座毋復言帝制。此爲世凱第一次碰釘子。又試之於黎元洪，世凱夙易元洪，但令饒漢祥傳語，我應天順人，事在必辦，爾自擇，惟兩途，一死一降。然元洪倔強其間，不降亦不死，大出世凱意外。由是世凱對其他武人，均改取慎重態度，璽書之褒勞，上方之珍賞，凡可以致其牢寵者，無不爲。至於五等爵位，濫封疆臣，百萬金錢，擲同脫手，世凱蓋亦知捨此別無維繫之方矣。又借所謂請願聯合會，國民代表大會，以覘諸人是否爲己盡力。吾意當斯時也，苟號稱首義之唐繼堯、陸榮廷等，自白嚮義之馮國璋、李純等，侃侃不屈，正言糾彈，世凱臨崖勒馬，猶可以爲善國，諸公一念逢君，坐令地方糜爛，生靈塗炭，而方覩然人面，自詭元勳，不亦噉乎？夫狐狸埋狐搯，島人自謀其國之便利，吾無責焉。諸

公何爲而摹倣畢肖乎？吾人無可歸獄，則姑以爲世凱崇尚權譎之報。平旦來復，不審諸公亦有幾微愧作否？吾於此事，久如鯁在喉，思以吐爲快，而又嫌非本論範圍，附著于此。若放逐民黨，則梁啓超爲世凱賣力不少。（具詳後方）元年夏世凱迎孫文入都，表示協作，文以交通事業自任，推世凱十年總統，相得歡甚。然孫袁之交合，中間最蒙不利者，厥惟梁啓超之一派。啓超在歷史上，既與民黨絕對不相容，因戊戌往事，亦有宿憾於袁世凱。然窺世凱勢盛，則忍辱屈節，披瀝誠款，力言民黨皆暴徒，不可近。本人於文字尙有一日之長，歸命幕府，無尺寸功，願假言論機關，誅伐暴徒以自效。世凱悅，任啓超高等顧問，月支伏馬八百元。又以庸言報名義，月支津貼四千元。於是所謂保育政策，所謂強有力之政府附會似是而非之學理，間接助長專制之威稜，皆自啓超發之，虛構民黨罪惡，摧毀社會信仰，磨牙吮血，一網打盡，啓超如何爲世凱盡力，凡曾閱「共和建設商權書」及「庸言報」者，皆能記憶，無待不佞之贅陳。二年春總選舉揭曉，兩院議員，民黨占三分有二之多數，世凱頗驚愕，或獻策曰：以梁啓超之聲望，總統月費四千八百元，使其肝腦塗地，甘心於總統之敵人。況民黨議員，多依草附木，來自田間，今宜以敏捷手腕，迅速簽字大借款，拼擲數百元，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世凱曰善，着手初步，卽合併共和、民主，統一二三黨而組進步黨，亦卽豬仔之總收容所。元從新附，共餉一圈。啓超與其友湯化龍、孫洪伊、陳國祥、王賡、王印川，皆爲該所經紀人。世凱外庫之交通銀行，散發銀摺五百餘個，差次院

內成績，月給津貼二百元至三千元不等。議員紛紛議價，藉藉脫黨，蓋不待贛寧失敗，而民黨壁壘，已爲世凱之黃金勢力所突破。啓超云：「經他（指袁世凱下同）幾年前權術操縱，弄得全國廉恥掃地，國家元氣斷喪得乾乾淨淨。」又云：「他太看人不起了，以爲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的，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是要做實事，只好忍着氣，婉詞謝却，把十萬塊錢璧回。」可謂一壁掩飾，一壁懺悔，天人交戰，不堪回首者矣。方啓超之助世凱覆民黨也，自謂建立殊勛，日夜希冀懋賞。熊內閣出現，啓超乃實踐其做官要做國務大臣之宣言，（見國風日報）一躍而爲司法總長。該黨機關報，搖旂吶喊，亡命鼓吹。然所謂第一流內閣，除大政方針一篇文字外，殊不能再予吾人以良好之印象。且世凱過河拆橋，毫不客氣。啓超唯一外援之雲南都督蔡鍔，其免職命令，轉由熊內閣副署，此真第一流政治家第一傷心事。啓超云：「他（指蔡鍔下同）並非有人逼着他辭，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鍔意思，一來怕軍人攬政權，弄到藩鎮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中略）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就吾人所知，世凱於南方各督中注意江西之李烈鈞、雲南之蔡鍔。何以故？以二人各能治軍政。壬癸之際，貴州民黨，百方攻訐唐繼堯，世凱一力袒庇。買繼堯之歡心，卽所以孤蔡鍔之黨與。鍔於贛寧戰役中，曾電示態度，謂將率兵兩師，東下觀戰，助其直而壯者，擊其曲而老者。（原電見上海某報年久忘其名）世凱惡其無上，遂乘蕩平南方之聲

威，召鏢來京，且命唐繼堯調補雲南都督，師部返滇。繼堯未到任前，命李鴻祥、謝汝冀分掌留後。觀世凱種種部署，實迫鏢以不得不走，而曰中央不放他走，何其舛邪？至謂雲南苦苦挽留及怕弄到藩鎮割據，要以身作則，尤大遠于事實。當日雲南人才，陸軍最盛，李根源、羅佩金、李鴻祥、謝汝冀、唐繼堯、殷承瓛、葉荃、黃毓成、庾恩賜、顧品珍、劉法坤等，皆野心勃勃，不爲人下。鏢以外省人，憑藉前朝資格，矗立其上，深感統馭之困難。故軍府編制，副都督至三四人，協都督至六七人，可謂遷就矣。然猶不能滿野心家之慾望。鏢思導其爭點於外省，密令私人作兼黔併蜀，統一西南條陳，上之甄錄處。甄錄委員目笑存之，未措意也。鏢獨搜索落卷數賞爲奇才，（鏢於都督府附設甄錄處，爲求才納言之機關，前記云云，卽原任委員路朝絨見告。）無何軍事會議決定，命李鴻祥、謝汝冀出兵援川，命唐繼堯以北伐名義假道圖黔。前者雖歸失敗，後者卒告成功。鏢既甘犯不韙扶植唐繼堯爲貴州都督，更侵越權限，力保戴戡爲貴州民政長，於內部則排李根源爲衆議院議員，擠羅佩金爲雲南民政長，解其兵柄，無使偪處。謝汝冀、李鴻祥等，採分防制度，各授鎮守使，勿使掌握較大之軍隊。觀鏢種種佈置，是否企圖割據？雲南人是否挽留？啓超意青年可欺以其方，是校人烹魚之故智也。第一流內閣瓦解後，啓超拜幣製總裁之命，（總裁雖非國務大臣，然啓超宛轉依人，遑勿違夫子之戒，於是又不惜以今日之我，與前日之我挑戰。）鏢如京師，世凱擬任爲參謀總長，遭北洋舊人之反對，不果行。啓超師弟，雖受世凱

冷遇，然葵藿嚮日，積忱不懈。啓超云：「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蓋元年以來之合作，耳目衆著，賴無可賴，故啓超亦不否認。久之世凱瓶設經界局，特任鏜爲督辦。經界者，大量土地，核實侵欺，以增加收入，搜括民財爲目的者也。世凱爲鏜位置，煞費苦心，經界而成，世凱享濫費之實，鏜蒙聚斂之名。如其釀出變故，又可以辦理不善，誅鏜以謝國人。鏜短視目中，惟見有高官重祿方謂新主厚我，努力報稱。時周學熙爲財政總長，以刻覈自烹，不悟世凱深意，但效出納之吝之有司，經界局除獲開辦費數萬之外，此後分文不給，且語人曰：「青帕裏頭者，動需月耗數萬，（往時湘淮勇丁皆以青帕裹頭，學熙言此，意輕鏜也。）國家財政如何能支？」鏜大肆幕僚，廣羅技士，預定從京兆區域試辦，辦竣卽以熟練人員，遣赴各省，勒限程功，月復一月，財部領款，由失望而瀕于絕望，始廢然嘆曰：「我師弟二人，殆陷于同一之命運。」蓋啓超主管之幣制局，亦僅領獲一個月之經費也。四年冬啓超鏜秘密南下，世凱究問，具得學熙指抑狀，怒曰：「庫帑寧周氏私產？須守財虜愛護邪，小子無知，誤乃公大事。」軍興後，世凱元旦燥怒失常度，見學熙則戟指罵詈，學熙請假以避之，外間不明真象，疑學熙亦議反對帝制。不知袁周世姻，袁氏家天下，周氏方與國同休，彼贊助不暇，何敢反對？正坐爲世凱節財，轉致失人爾。難者曰：「信如子言，蔡鏜與雲貴軍隊關係亦殊平常，何以鏜隻身西來，能使兩省先後起義？應之曰：啓超不云乎：『論超當時，袁世凱做皇帝，真是普天

同憤，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份幾個人之力。」啓超一篇文字，大概此數句要算良心話。雲貴軍隊，事前醞釀已久，雲南負責活動者董鴻勳，貴州負責活動者王文華，兩人雖只校官階級，皆得軍隊信仰，中下級官佐，從之如流水。惟階級愈大者，態度愈不明。逆溯至最高級之唐繼堯、劉顯世，則舊恩新寵，隆施稠疊，矢志矢敬，罔敢異心。繼堯於雲南起義後之翌日，密電直隸巡撫使朱家寶代奏，受人脅迫，無法鎮壓，惟耿耿孤忠，始終不渝，將來天兵入滇之日，尙懇全保門戶，免予族誅。世凱於原電親批，爵位如故四字，仍由朱家寶轉復去訖。劉顯世種種醜態，具見本書第四篇第二十三章。鴻勳、文華名微位卑，對外又素鮮接洽，聞鏢之來，爭願戴爲首領，以與唐劉相抗，揆度事理，殆與湖北義師起黎元洪於牀下者，同一機杼。謂護國起義爲鏢之功者，亦可以武昌起義歸功於元洪矣。啓超以鏢爲其弟子，而戴戡又鏢所識，故欲舉護國全功歸之蔡戴。鏢受啓超人格之陶冶，無確信之主義，無特立之風槩。然治軍頗講紀律，能與士卒同甘苦。又不嗜貨利，身歿之後，家無餘財，此其所長也。若戡則至卑污不足道。且啓超與戡，似各以虛名相推重，據其出身經歷，初不了了，而散爲大言以欺國人，不能不服啓超之巨膽。啓超云：「蔡公在北京時候，找出來商量大事的人，除了雲南軍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貴州省省長戴公循若。戴公本來是位學師範的文人，辛亥革命時，在貴起義，後來做了省長，是一位極有肝膽，極有才略的人。他從十月間，就到了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貴州佈置，

雲南起義後二十多天，他就把貴州響應起來。他帶了一枝軍隊出到洪江，和蔡公崎角。當時和他相持者，就是吳佩孚。這樣一位文弱書生，用些殘兵弱卒，和現在鼎鼎大名第一流軍人相持許久。我們可以想像他的人才和人格了。」戴戡爲貴州貴定縣人，累困童子試不售，資緣土縣令鄭某（鄂人）門下，事郎甚謹。郎問其所欲言，戡曰：「家父辦團不公，希望以家岳更替」。郎大唾鄙之，戒闖者後毋通戡刺。貴陽徐天紱等，規時敏學堂，戡執贖於天紱，得爲助教員。久之赴日本，習速成師範八閱月，速成理化六閱月，歸國後，依陳國祥爲河南法政學堂庶務員。李經羲督雲貴，幕客熊范與獻策強收箇舊錫廠，改組錫務公司，薦戡爲總理。戡因范與介，並得納交於蔡鍔。辛亥秋，戡丁父憂，奔喪回貴定，九月十四日，貴州光復，自治黨柄政採開放主義，與其敵憲政會解仇結好，平分政權。憲政會員劉顯世力薦戡於軍府，謂戡才可倚任，且與滇軍都督親誼，外交上亦不無裨益。軍府延戡入樞密院，與顯世共管軍事股。時九月二十九日，距光復僅半月矣。戡在職未兼旬，以蒙自兵變，焚掠公司，經手事件，亟待清理，請假赴雲南，軍府坦然許之。不意戡與顯世陰謀造亂，私召外兵，中間經過，具詳本書第四篇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三各章。故謂戡鑿空生事，甘爲禍首，則可，謂戡革命時在貴州起義，此真風馬牛不相及。且以反復譎詐之小人，玷污我起義諸友之神聖。吾舌一日尚存，吾腕一日未斷，當盡吾力之所及，聲討啓超昧良造謠之罪，與天下後世共明之。戡爲貴州巡按使，以貪贖爲袁世凱所罷免。然戡

仍希復用，接浙如京，渴望得一參政院參政，世凱不予，戡鬱鬱喪志，乃參與梁蔡秘謀，世凱發表戡參政時，戡已在南下途中，此正韓愈所云：「是二人者何其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也。」鏜始派人來貴州接洽，王文華即倩其兄伯羣到津報聘，聲明完全負責。雲南獨立，文華要求顯世繼續宣布，顯世百計阻撓，顧軍心已向文華，則亦無可如何。方相持間，戡奉鏜命自昆明來，意在助文華一臂。顯世正苦文華不能制馭，當然益嫉戡謀，以人要戡於路而殺之。是時爲顯世畫策者，熊范輿。范輿本與鏜戡同黨，然新承統眷，（三四年間，政界中蒙世凱青睞者，以此二字相呼，稱人廣坐，揚揚然有得也。）雖賣友無恤。王文華宣言有敢侵戡毫髮者，吾必加十倍責償。范輿乃更說顯世從速宣布，俾文華率三團人入湘，令戡率團入川，先分其兵力，相機制止。文華喜於顯世之附義，即日振旆東下，戡得典兵符，亦倉皇北出。是役也，徵文華，戡首領且不保，而云回貴州佈置，把貴州嚮應起來，嚮壁虛造，言之不忤，啓超何惡於王文華，獨剝其名不著，此點吾人至今未明也。又查洪憲征滇軍之配備，以曹錕爲總司令，率第三師第七師，向四川正面攻擊前進，以馬繼增爲副司令，率第六師第十八混成旅，向湖南側面攻擊前進。啓超云：「錕手下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意在張大其詞，襯出蔡鏜勞苦功高，但實際太懸遠了，北人素輕雲貴，每云一兩師兵力，足夠平定，此次用至三師以上，乃洪憲皇帝爲維持寶座計，特取慎重態度，不可不知。張敬堯以七師師長兼前敵指揮，感世凱特知，（辛亥漢陽之役，敬堯尙充砲

兵營管帶，以勇敢受知世凱，年餘擢師長。）樂爲効死，與鏢苦戰於敘瀘之間，一彼一此，殺傷相當。（當日實況，南軍器械皆窳，而憑恃天險，北軍補充便利，而厄於地形，故勝負得保持平均。然若稍持久，或三師肯賣力，則鏢亦不支。戰役告終，鏢親訪敬堯，結爲兄弟，益亦折其智勇矣。）而曹錕受段祺瑞暗示，頓兵重慶，深居簡出，徘徊觀望，（錕在近畿軍官中，資格最老，後進李純、王占元輩久膺疆寄。世凱獨謂錕一將之才有餘，方面之任不足，斬其升途。又三師元年北京之變，本世凱不樂南遷，授意爲之。錕代人受過，自謂有德於世凱，遲之又久，僅進一虎威將軍之虛銜。錕中懷快快，故祺瑞得乘間操縱之。）吳佩孚爲曹錕部將，態度當然隨主官爲轉移。戡駐綦江，所部皆黔軍精銳，大足爲鏢後盾。顧戡憚北軍聲威，怯懦趨起，團長熊其助等，亦輕戡不知兵，弗爲用。出川黔軍之無功，當日在行者，皆引爲大辱。觀王文華湖北成績，則出川黔軍之戰鬥力，可以比較而知。盧燾等所述王文華行狀，有與拙作相發明者，節抄一段如下：「伯羣在都，日與蔡鏜、梁啓超相周旋。鏜懷護國之志，密遣信使，分諮各省，皆不得要領，持重不敢發，伯羣具言公所爲苦心經營者。鏜推案起曰：『吾今乃知君昆季非常人也，黔省既有把握，吾當冒險如滇。』罷會，各分頭進行，鏜至昆明，繼堯遂舉義，兩人聯電促顯世討袁，顯世懾世凱勢，且恥事前不與謀，滋不悅。公仗義力爭，至於再三，猶不得。公憤然曰：『吾誓與共和同命，事在必行，今日頭可斷，志不可奪。爵使請以第一團兵變告北廷，殺身滅族，文華自

當之，幸而有成，名利仍歸爵使」。方是時全省軍心皆嚮公，顯世不得已姑聽公，仍輸款世凱，以其兄顯潛出任貴州巡按使，開府興義，坐觀成敗。當是時，世凱兩路出師，曹錕爲征滇總司令，馬繼增副之，錕取道四川，繼增取道湖南，滇黔軍亦分二路拒敵，出四川者，鏘久負海內外望重，所部逾萬人，羅佩金爲左翼，戴戡爲右翼，後路則繼堯坐鎮昆明，餉械轉輸，源源不絕。公出湖南，初起，名不顯，所部除第一團外，惟盧燾之第二團，吳傳聲之第三團從，出師非顯世本意，後方接濟，尤困難。公拔隊東下，設總司令部於龍溪口，命吳傳聲將左軍，嚮黔陽，盧燾將右軍，起麻陽，公自將中軍，規晃縣。兩軍始交，前鋒小挫，公身臨戰地，出奇謀夜擾之。袁軍驚潰，逐北百數十里。而右軍告急，傳聲銳進，中伏陣亡，左軍亦警。公曰：吳團長雖歿，所部守尙有餘，敵人密集右方，吾不可不當其堅者，乃馳赴麻陽。時袁軍在麻陽者，爲盧金山全旅，兼配近畿第六師之一部，人數三倍於我。公晝夜督攻幾蹙復振，因械於敵，補充無缺，鑿兵連旬，大小戰凡數十合，盧旅殲焉。洪憲撤消，世凱暴殞，公亦積勞成疾矣。「此文宜注意者，卽出湘軍總數不過三團，而攻城略地，與強敵捨柱五旬之久也。蓋貴州陸軍以元年春間悉數見抗於滇軍，王文華與諸青年眷懷省恥，勉圖強，經營三載，壁壘一新，嘗膽臥薪，堅苦卓絕。當是時，黔軍之精神，真可稱海內獨步。啓超旣指綦江爲洪江，變易川湘之方位，又云用些殘卒弱兵，和現在鼎鼎大名第一流軍人相持許久，評判黔軍，旣武斷得可笑，恭維吳佩孚，又未免太起

勁。抑軍閥何常之有，膿包飯桶，僥倖成功，一戰而勝，割據數省，作威作福，專擅恣睢。然轉瞬彈指間，旋起旋仆者，亦不可勝數矣。所貴乎知人論世之君子，謂其是是非非，不逐成敗爲毀譽。啓超徒見十一年之吳佩孚，虎踞洛陽，驕貴無儔，遂不覺五體投地，遙致其脇肩諂笑之忱。所謂身在江湖心懸魏闕，使見佩孚之末路，吾知啓超口吻，又必一變矣。至啓超講演兩廣各事，吾人所知，不能如北京貴州之詳確。然亦有可得而述者，陸榮廷奮蹟於羣盜，龍濟光發祥於土司，兩人用兵，皆墨守綠林習慣，學術兩科，一無所知。然此蠢蠢鹿豕，恰合世凱求才之標準。故因兩人已有之勢力，俾益封殖於兩廣。顧表面雖極優渥，究不能與北洋舊人一體待遇。陸龍亦自知疏渺，三四年間各送質子於北京。世凱悅，命侍從文武輪班招待，飲食娛樂之好，惟二子所欲，毋吝糜費。不幸陸子死於狎邪，輿襯而歸。榮廷大怨望，始有二心矣。廣西巡撫使王祖同，世凱中表，奉密諭監察榮廷行動者也。祖同賄通榮廷親信秘書唐楷，一日得馮國璋親筆函，略謂：「世凱邇來舉動，顛倒錯謬，已爲北洋嫡系諫諍反抗，兩均不敢，榮廷擁兵邊省，有何良策？」（相傳馮國璋夫人死後，世凱爲周女士執柯，強迫賜婚，受有偵察國璋之秘密命令，厥後琴瑟和諧，稍吐其實，國璋始不自安。世凱又密諭國璋監視張勳，亦諭勳監視國璋。兩人會哨某所，酒酣深談，各出密令傳觀，因相約叛世凱。）楷抄示祖同必欲得原函，再三磋商，以五千元成交。國璋奉職南京，一日阮忠樞至，國璋殷勤接待，問有何重要使命？忠樞曰無之。國璋曰：「公上

心腹，非重要事軍書旁午，安從得閑暇？」忠樞徐出袖中函曰：「適有南行，上命作寄郵，且屬公鄭重啓視，毋令第二人見。」國璋大疑曰：「公日侍上左右，必知其所以然，請勿吝見告。」忠樞曰：「公徐自知。」遂辭出。國璋啓視，則其致榮廷原函也。爲驚惶！數日不食，除請周夫人專車北上疏解外，並派人至南寧詰讓榮廷。榮廷心知楛所爲，顧已無可奈何，召而數之曰：「汝相從十年，不足於財，何不告我？而出此下策。我念舊誼不忍殺汝，譚陳聞之，食汝肉矣，仍給二千元，勸令星夜離南寧。一面使人報國璋，決心起兵，屬聯絡東南相機響應；一面親向祖同做工夫，自以受恩深重無所圖報，願討伐滇黔自効。惟廣西貧瘠，希望補充餉械。祖同墮其術中，力向世凱說項。世凱允給兵餉八十萬元，步槍一萬枝。榮廷且出駐柳州，以堅世凱之信。迨餉械入手，始揭去假面，加入護國。（世凱初亦慮祖同長厚，恐爲榮廷所賣。然自揣勢盛，榮廷不敢去假面，加入護國。且區區餉械自西南各省視之，如獲瑰寶；自中央政府視之，不過太倉一粟耳。世凱嘗嘆曰：「王祖同混事多年，反不如龍建章，建章於四年冬，早有點事不能負責之電，而祖同始終憤憤，甚矣人智之不能衡量也。」廣西獨立前後，就吾人所知，事態之複雜，已如此。啓超乃云：「我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他，陸君本來是久懷義憤，或者我這封信，有點子幫助，也未可定？到三月中旬，陸君忽然派一位軍官姓唐的，來找我，帶着他的親筆信，要我到廣西去，他纔獨立。我早上到，他晚上發表，我晚上到，他早上發表。」榮廷僻處嶺右，或對現局有

所諮詢，函召啓超赴桂，信筆敷衍，乃書啓師爺之濫調。（陸榮廷能否親筆寫信，吾人未敢下斷語）。啓超便說得像煞有介事，可謂不識羞者也。惟啓超不將南寧之行鋪張，則彼之躡煤炭房，不見十分精彩，（中國若干輪船，若干煤炭房，煤炭房若干工人，積年累月，食於斯，息於斯，亦終古無人齒及。梁先生偶爾遊戲，便成了歷史上佳話。嗟乎！人固有能不能，亦各有幸不幸歟？）然讀者試設身處地，當行軍用兵之際，請一位會做文章的朋友，究竟有偌大關係？古語云：「筆尖兒橫掃五千人。」吾人卽準此以定大文豪之價值，亦不過爲陸榮廷添上一個混成旅，而謂榮廷之死生存亡關頭，卽轉移於此，假設之混成旅，吾知婦人童子，亦將曰：「先生騙我」。但究竟是文豪之人放也放得出去，收也收得回來，故啓超又曰：「陸君榮廷，到底是好漢，我的朋友湯公，到了南寧，並報告我已經起程？陸君並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經把廣西獨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纔到南寧。」事實是相符了，身分是十足了，你看他多麼游行自在呢？龍濟光與袁世凱之結合，畧與陸榮廷同時，既如上述，但榮廷本據有地盤，世凱特加追認，濟光之廣東地盤，則由世凱所授予。又兩人同送質子時，世凱於龍子有選其尙主之說，而陸子則否。又洪憲大封功臣，兩人雖同膺公爵之貴，而其後濟光又加郡王銜。凡此種種，皆兩廣不能一致行動之真因。顧龍陸雖趨向異途，固兒女姻姪也。啓超認定游說不成，亦絕不致發生危險，故令湯覺頓代表嘗試，（但是儘管明知無危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梁先生自己還且不輕易發駕的。（覺頓亦恃啓

超爲後援，貿然前往，不悟遂爲啓超之替死鬼。綜觀前後濟光部將之動作，當然受濟光之指使，而濟光態度之猶豫，當然視時局之轉移。啓超乘轎至觀音山之日，與海珠會議之日，時局變遷，至何程度？則覺頓等之所以死，與啓超之所以不死，稍有常識者，能辨之矣。啓超乃云：「我跟着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後來有在座的人說，我那時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個人，說我說話的聲音，非常之大，就像打雷，說我一面說，一面不停拍桌子，把那滿座的玻璃杯打得叮噹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軟弱些，倒反受不了他們的毒手，我氣太盛了，像是把他們壓下去。」啓超一齣丑表功，到此結束，但相形之下，未免令替死鬼死不瞑目。蓋啓超言外之意，無異謂湯覺頓等太軟弱了，壓不下他們去，其遭毒手，乃其所其自取爾。

以上關係各方面事實，僅就不佞個人聞見，匡正其謬。尙有附言者，啓超又云：「這回事件，拿國內許多正人君子去拼一個叛國的奸雄袁世凱，拼總算拼下了，但袁世凱的游魂現在依然在國內猖獗。」我們試問袁世凱的游魂是那些？則國人當同聲應曰：第一批是馮國璋、段祺瑞，第二批是曹錕、吳佩孚。（世凱嘗語徐樹錚曰：「我死之後，北洋定裂爲四派，不相統屬。」樹錚請其說。世凱曰：「馮國璋一也，段祺瑞二也，張勳三也，倪嗣冲四也。」蓋張作霖雖附於北洋，然爲奉系，且後起，其勢力在民國四五年間，始由確定而發達，故不得與於上數）。啓超與國璋之

關係，本文已詳言不諱，後更代國璋運動副總統，介其友林長民充國璋秘書長。及國璋代理大總統，注意下屆選舉，又係研究系爲之包辦。其對段祺瑞也，在第一流內閣閣員時代，已結金蘭之盟，張勳復辟，祺瑞赴馬廠誓師，啓超又顯其投機手段，駕牛車，躡蹤而至，謁祺瑞於第八師司令部，袖出所擬討賊檄文，並私人反對通電。祺瑞稱善。啓超曰：「某爲公作小書記，諒不見斥。」祺瑞卽席聘啓超，爲討逆軍左參贊，以其友湯化龍爲右參贊。段閣復活，啓超長財政，化龍長內務，兩月之間，其免簡放各省財政廳鹽運使關監督道尹者，先後以百計，而財部成立借款，啓超實入回扣三百餘萬元，（第二次書後借款之墊款契約，吉長鐵路借款契約，皆啓超所簽押，尙有其他秘密借款，爲吾人所不及知者。）嗣因軍械借款，由陸部直接日本商辦，屏財部不得與。啓超大忿，始提議總辭職，拆段內閣之臺。祺瑞初慕悅啓超，以爲世凱不能盡其用，迫令反噬，甚推心倚任之。於後考其所爲，乃有處士純盜虛聲之嘆。曹吳竊國，錕自有王毓芝、吳毓麟、李彥青，佩孚自有高恩洪、孫丹林等包圍專利，排斥一切政痞，不准親近禁癮。啓超無論如何頌聖？如何推尊，舍閉戶著書外殆無他法。（啓超卸財政總長後，挾所得，蟄居天津，自度其高等生活，舊日黨友，或求通融金錢，或乞介紹位置，一以閉戶著書四字謝絕，黨友詛詈不絕口。）啓超明知馮段曹吳爲世凱游魂，而貪緣攀附，不遺餘力，若此行不願言，言不願行，眞啓超特長哉！啓超又云：「我生平不知爲甚麼緣故？有一種自信，信我斷不會橫死，信我一定有八十

歲壽命。」有生必有死，此世人必有之大路，如何爲橫死？如何非橫死？中國人於此點認之最清，辨之最晰。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他如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申生縊於新城，屈原自沉汨羅，關雲長函首許下，岳鵬舉伏尸獄中，一部廿二史，愈遭橫死者，愈使後人流連慨慕，感奮興起。長樂老歷相四朝，令終壽考，歐陽修但以無廉恥三字概括之。啓超生平蘄嚮當然不愧馮道一流，（啓超鼓吹言論，道刊印書籍，兩人皆有功於文化，道居相位最久，啓超拿回扣最多，名利二字，世俗原來是並重的。）八十歲壽命，不特啓自信，吾人亦莫不共信，何以故？以啓超善觀風色，習慣投機故。嗚呼！寥寥數語，不啻啓超之白晝供招，自定罪案。吾於此，殊不必再有所論列矣。

更有附及者，啓超云：「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從北京搭晚車來天津，拉着我和我們另外一位親愛朋友，這個人現在還在着，因他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說他的姓名。」啓超故意裝個悶葫蘆，說得他有這麼一位高潔的朋友？我想讀者諸君，一定心醉神往，但經我揭破出來，又要使諸君失望。其人爲誰？即貴州蹇念益是也。念益留學日本，雅有口辯，然號稱文士，乃至不能搦管寫一說帖，光緒末，應廷試，分度支部爲七品小京官，運動得河南財政副監理。袁世凱罷居彰德，念益揣其復用，時往來洹上，深自結納。世凱柄政，遂爲袁幕策士之一。然

念益熱中仕途，而又顧慮清議，故當時富貴利達，遠不如金章曹陸之所成就。目的與手段違反，吾人不能不爲念益惜！元年，滇軍蹂躪貴州，民黨依法伸訴，念益獨私右滇軍，爲世凱言民黨囂張，藉令得志，則黔湘贛粵互爲首尾，寢不可制。世凱惑之，任民黨呼籲，悉置不理。周培藝綜貴州黨爭始末，上書稽勛局，樂嘉藻節而錄之，題曰：「黔事紀實。」訪啓超於天津，句其登載庸言報，且加公正之批評。啓超閱既，憮然曰何哉？乃與吾友季常（念益字）所言大相逕庭？嘉藻曰：「季常離黔十餘年，一切恐亦得諸傳聞，愚請以名譽作證，證所言之不妄，或先生詳詢季常，能舉出反證，加以指摘，亦同人所權迎。」啓超若爲不得已而後接受，卒亦不予登載。贛寧戰後，戴戡以黔事紀實爲由，電抵國務院，指索周培藝，請遞解回籍，交戡懲辦。啓超、念益避公開之言論，而陰謀陷人，吾所謂黨同伐異者，此又一徵也。三年春，任可澄輦金入都，凡前贊助滇軍者，皆分等餽遺，謂之酬勞。獨念益拒却不受，可澄再三相挽，陳國祥等亦恥其爲小人，共強之，其究竟如何？吾人未嘗親見，不敢斷言。念益久居袁幕，習見新派舊人聯翩發展，而已介在新舊之間，不飛亦不鳴，又病足弗良於行，概不快意，往往使酒罵座，時或縱聲痛哭。世凱益壓薄之，念益嘗倩友爲兄（字仲常，清季四川候補道。）求四川巡按使，設詞曰：「季常貧且病，望總統加恩。」世凱曰：吾知之，明日條諭庶務司，於蹇念益月薪外，另給津貼三百元。念益知世凱意不可回，始一轉而爲倒袁分子。念益不願人家知道他，以中間有這麼多委曲，稍一深

求，難免仙狐露尾，吾人將他表章出來，却是爲他與貴州民黨痛史小有關係的緣故。至諸君將啓超這位高潔朋友作何感想？作何批評？則非不佞之所知矣。十二年夏，不佞旅居滬上，友人韋君持啓超效篇見過，且曰：「子將聽其惑世誣民，不一糾正乎？」余曰：「吾於貴州往事，將有所著述，真蹟大明，讐言不攻自破，轉輾兵間，此事便廢。十四年夏，養病於里，始擬定目次，選暇編纂。然日月逾邁，材料強半遺忘。加以疾病糾纏，精神短少，迄於今歲，全稿勉強殺青，而敘事仍多漏略，欲破啓超讐言，又軼本書範圍，因更爲斯文，附于篇末。民國十六年二月。周素園先生原著，陳純齋先生校印，鄧根培標點監印。民國廿五年四月付印。（周素園著「貴州民黨痛史草稿」）

十四、雲南首義史實辯解

李鴻綸

鴻綸爲雲南護國靖國各役始終其事之一人。軍職方面，在滇軍隊軍事機關中，自清末由少中尉起，按級晉任都督府軍需課長，軍需總局長，以至軍需總監，兵站總監，軍務部長各職。以故各役重要機密，無不參與，即無不盡知。護國距今，雖瞬倏卅載，往事猶歷歷在目。以唐蔡諸公之同心爲國，義始義終，原無彼此之分。今若在世，絕無爭執可言。致於此（指中小教科書之雲南首義歸功蔡鐸）者，皆是旁觀文人政客無聊，以所私不遂，捏造滇爲被動之謬說，淆亂黑白，

以圖報復。無如事實不能湮沒，主客亦極顯明。當年吾滇用兵之籌備，蓋自袁氏籌安會發生時，唐公繼堯，在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任，即認袁不安於位，將有叛國行爲，隨即秘密擴軍，一面整飭已有部隊，一面亟亟擴練新兵。彼時雲南全省經常稅收年計僅七八百萬元，既無外債可借，亦未增加人民擔負。正所謂窮幹苦幹，一切軍實之籌備補充，經半年有餘，苦心擘劃，始克就緒。是時革命諸公，多數被袁氏通緝，不能歸國。僅唐公掌握一省軍政大權。如蔡公名任北京經界局督辦，實際與在野無殊。其自北平隻身潛出，本不敢貿然南來。泊唐聞其潛行消息，始密派乃弟唐繼虞等，分頭赴港滬等處探迎，邀其前來，共圖國是。蔡乃安心入滇。到後連日集會密議，唐本擬自出督師，請蔡坐鎮雲南。而蔡又以唐治滇有年，駕輕就熟，大敵當前，出兵以後，策應補充，責任尤重，非唐不辦，互相謙讓。結果，乃援辛亥光復舊制，成立軍都督府，唐任都督，以滇爲策源地，發號施令。權責既明，遂就雲南所有軍隊，編組護國三軍，命蔡鐔領第一軍出川，李烈鈞領第二軍出桂，唐兼領第三軍，坐鎮策應。於是唐督盡選自練精銳部隊器械編制，畀與統率出發，所有官兵，皆原職任用，僅改換番號而已。並將兩月前藉防邊爲名，先遣近川滇邊待命之部隊，編號第一軍建制，始得逕行入川。所以唐督領銜要求袁氏，取消帝制，漾電一發，限期答復，限滿無復，滇軍即在川邊與北軍接觸。未幾，遂克叙府。昔時交通，迥非今比。自滇達川，需時一月。袁氏勢力，早經佈滿川黔。苟非遠在半年以前之籌備，有條不紊，何能似此

迅赴事機？蔡公自入滇以至總部出發，爲期纔旬餘日耳。倘如旁觀者謬傳蔡入滇，始行推動，則今日計劃，明日集議，滇係邊貧省分，大兵出動，更非咄嗟可辦。不惟無濟於事，恐風聲所播，北軍反先壓境矣。其爲事非偶然，此理至明。當在川軍事吃緊，廣西尙未響應之際，袁氏命其查辦使龍覲光，率隊由粵經桂入滇，擾亂滇南之蒙自、箇舊、文山、邱北、瀘西等縣，相繼失守，聲勢猖獗。賴唐督指揮若定，不兩週間，卽告撲滅肅清。否則鮮不因此而牽動全局。經過之事實時間如此，滇人樸實，只向實事求是盡其天職，從不宣傳鋪張。迨得道多助，各省相繼響應，功成以後，有梁啓超者，因箇人夢想奇慾不遂，利用其文化地位，假借文字，翻雲覆雨，顛倒黑白。又因蔡公鏜幼年在湘南時務學堂時，梁氏任過講師，彼遂以師生自命，爲欲自高身價之一念所蔽，竟大言不慚曰：我教門人入滇首義，打倒袁氏帝制云云。其不嫌於雲南者，因其個人私慾不達，藉圖報復，不經揭出，世多不知。緣自廣西響應討袁後，梁氏行抵安南海防。渠電唐督，表示來滇相助，唐復電歡迎。梁卽遣其親信黃某者，先來代表梁氏，携有其政客式之計畫方案，以作毛遂之自薦。唐督閱後，允爲集會討論。是時西南各省，正議籌組軍務院，推舉撫軍長，代行大總統職權。黃某來後，多方遊說，梁想任撫軍長一席。詎知斯時正戎馬倥偬，撫軍長職，關係全局，豈書生紙上談兵者流所能勝任！該氏之不自量，亦甚矣。及在都督府辦公室會議，傳觀其建議方案，商討畢，黃某仍提出梁想撫軍長問題。在座僉表不睬，顧而言他。後有葉軍長荃，乃

起立曰：「這箇問題，各省已有電報，當然是唐蔘公，無討論餘地。」黃某遊吹無趣，悻悻然離滇。原議梁氏來滇，亦遂中止。此爲鴻論列席在座目睹之事，自後梁氏時以文學假借報章，對滇以圖中傷。蓋棺論定，本題以外，不再旁及。梁氏素負文學盛名，新舊文化之遞嬗，其功亦偉。乃以私慾不達，淆亂黑白，在北洋系政府時代，教育部審定教科書，實多與梁氏沆瀣一氣，無公理是非之可言。現行版本，相沿而來，以訛傳訛。當時審定之人，責以非徇私，卽失職，將何辭以自解？國人皆知護國軍發動自滇，軍隊軍實，皆滇所有，任雲南軍都督，發號施令者唐也，通電討袁領銜者唐也，任軍務院撫軍長，亦唐也，所謂名義上事實上無一非唐爲領導者，此卽不能湮沒之證據。而中小學教本之記載，竟無唐繼堯其名。蔡鍔統護國第一軍出川，李烈鈞同時統護國第二軍出桂，繼入粵，勳勞同一，何以獨絃蔡一人？公理安在？謂非無聊文人政客之故爲淆亂而何？（黨史會藏毛筆原稿）

按：雲南起義，唐固有功，但此篇謂籌安會發生時，唐卽籌備討袁，則未免阿其所好之嫌。蓋據「雲南黨史史料」載「黨人倒袁運動」謂民國四年，胡瑛、孫毓筠等組織籌安會，慫恿袁世凱稱帝叛國。滇同志劉德澤等勸唐起兵倒袁，唐不聽，後獲悉李烈鈞不日到滇，蔡鍔已抵河口，且與已交誼素篤之羅佩金、黃毓成等以及滇軍中下級幹部，均有躍躍欲試之勢。

若不順從，內部發生變化，自己位置難保，始決定孤注一擲，派唐繼虞往迎蔡李。又據「

雲南革命小史」謂：「民國四年，總理命李益謙爲滇支部長，陸亞夫爲幹事，以見厄於唐繼堯，黨務工作，因而停頓。旋籌安會發生，袁氏叛國稱帝，唐繼堯初不介意。同志杜去恨及王蔡諸人入滇，密組倒袁機關，失敗，王蔡被殺。」觀此，則唐在籌安會發生之後，尙殺倒袁之革命黨員，何能謂其有倒袁之籌備乎？甚至起義之後，唐之倒袁意志，尙不堅決。民國十五年梁超啓所撰之蔡松坡遺事，謂：「蔡此次動員緩慢的原因，就是雲南當局者，與留精銳保衛自己，不肯把省城的兵給他，（指蔡）給他的兵，都是從外州縣乃至南部各處零碎調來，自然動員很慢了。……宣布獨立以後二十多天，還沒有兵開出去。……松坡由滇出軍時所帶的兵，共計不過三千一百三十人。及松坡在納谿大敗之後，打電報給唐繼堯、劉顯世說：『敵能更番休息，我則夜以繼日；敵能源源增加，我則後顧難繼。言念前途，曷勝焦灼！』」那時蔡每天催援兵，雲南當局每天都以空話回答，口裏說『就來就來，』始終沒有派一個兵來……但是到袁世凱死了，軍事至此，算是告一結束，各方都在收束部隊。這個時候，前幾個月所千呼萬喚不出來的軍隊，反而大下動員令，開拔的不肯撤回，沒有開拔的亦趕緊出發。……」據此，則唐在起義後徘徊觀望之態度爲何如耶？或謂當民國五年五月八日軍務院成立之時，梁啓超想任撫軍長，未遂，因此恨唐，益以蔡鏢係其門生，故有此揚蔡抑唐之文，殊不知根據貴州民黨痛史草稿「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正謬」一文中有云：「雲貴軍隊，

事前醞釀已久，雲南負責活動者董鴻勳，貴州負責活動者王文華，兩人雖只校官階級，皆得軍隊信仰，中下級官佐，從之如流水。惟階級愈高者，態度愈不明，逆溯至最高級之唐繼堯、劉顯世，則舊恩新寵，隆施稠疊，矢忠矢敬，罔敢異心。繼堯於雲南起義之翌日，密電直隸巡撫朱家寶代奏：受人脅迫，無法鎮壓，惟耿耿孤忠，始終不渝。將來天兵入滇之日，尚懇保全門戶，免予族誅。」此電如果屬實，則唐之被迫起義，已自供認矣，何待他人之辯證？至於起義不數月，倒袁即成功，此則係全國人民痛恨專制歡迎民主之心理所致，除總理數十年之致力革命，革命黨成千成萬之拼命奮鬥，壯烈犧牲，以造成國民此種心理之外，誰能專有其功哉？（黨史會編中華革命黨時期「史料匯編」）

十五、雲南護國軍之主幹人物

滇中反對袁世凱，實不自今日始，自前歲廢除國會，修改約法，總統選舉法以來，屢欲興兵問罪，惟主持者，以時機未熟，不能不藏鋒以待。至近來帝制發生，而反對之聲，遂由暗幕中呼出，漸唱漸高，據某重要人云：其中主持最力者，為現任將軍唐繼堯，前雲南陸軍司長民政長羅佩金，前重慶鎮守使黃毓成，前江西旅長趙復祥，現任巡按使任可澄，前貴州第一師師長葉荃，雲南師長劉祖武、張子貞，雲南團長劉雲峯、趙鍾琦、董鴻勳、鄧太中、楊燾，前司法次長呂志

伊，前雲南民政司長李曰垓，雲南旅長杜韓甫、張開儒等；年來與海外黨人李烈鈞、方聲濤、李根源等，時通聲息，絡繹不絕。十月間，方聲濤自東京，暗行來滇，住羅佩金宅。十一月，李烈鈞自南洋來滇，寓將軍府，與唐羅黃等日夜秘議，外間已有所傳，並有識李烈鈞者，於二轟街某公館遇之數次矣。不意二三日，前都督蔡鍔，偕前任援藏軍司令殷承瓚，突發見於省城。翌二日，即有唐將軍反對帝制之通告發表，其軍隊則已於兩禮拜前，調往目的地，陸續出發。聞當道此次準備，極爲完密，故其機甚速，據此情形，則日內恐不免有一番大舉動矣。目下此間秩序井然，全省歡聲雷動，父老奔走相告，咸謂此時，若不起而討賊，固無以對民國，亦無以對前清，中國將從茲陸沉，亦足見滇省一般人之心理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六、雲南護國軍之人物略歷

雲南都督唐繼堯，及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鍔，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三人之歷史，皆已昭昭在人耳目，毋庸贅述，茲特將各師長及各參謀之略歷誌如左：

第一師長劉雲峰，字曉嵐，直隸人。保定軍官學堂畢業生，歷任雲南砲隊第十九標第二營營長。民國光復，任砲隊第一標標統，第二師參謀長，第三旅旅長。未發難以前，奉唐繼堯密命，

與長江某某將軍接洽，到港後，以時機已熟，慨然回滇，以發難自任，此次早日決議，劉有大力焉。

第二師長趙復祥，字又新，雲南順寧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雲南講武堂教官，步隊第七十六標教練官。民國光復，任迤南陸軍旅長，兼署臨開廣道江西第四旅旅長，二次革命，與林虎、方聲濤同爲北軍勁敵，事敗逃貴州，與唐繼堯交素篤，隨之入滇，任講武堂校長。

第三師長趙鍾琦，字嶽衡，雲南趙州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任南京第七師步兵團長，雲南第三團團長，第四旅旅長。

第四師長劉祖武，字繼之，雲南文山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任雲南講武堂教官。民國光復，任步兵第八團團長，迤西第一支隊長，第一旅長，講武堂校長。第二師師長，兼迤南勦匪督辦。此次獨立發表後，袁氏污以一等男爵，雲南巡按使，劉笑而置之曰：蠢哉袁氏！吾輩豈利祿功名所能動耶。滇中軍人之慷慨仗義，可見一斑。

第五師長黃毓成，字裴章，雲南鎮沅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四川兵備處提調，雲南講武堂教官，馬隊第十九標教練官。民國光復，任馬隊第一團團長，貴州第一旅旅長，貴州下游司令官，四川重慶鎮守使。以黨熊克武事，爲袁氏所疑，不得用，鄉居讀書，此次袁氏稱帝，奮起反對首難之舉，爲力最多。

第六師長方聲濤，字韻松，福建侯官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南京第九鎮馬標教練官，雲南講武堂教官，廣西兵備處幫辦，學兵營營長，四川第十七鎮正參謀官。民國光復，任蜀軍政府參謀部長，陸軍部顧問，江西混成旅長。二次革命，爲湖口之發難者，與北軍血戰經月，事敗走浙江，於衢州被捕，得救，走日本南洋，帝制議起，隻身入滇，與唐繼堯、黃毓成、羅佩金、趙復祥等，密計討逆，人稱李烈鈞爲革命可兒，方爲革命健兒，洵然。

第七師長顧品珍，字筱齋，雲南昆明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雲南講武堂教官。民國光復，任馬隊第二團團長，步隊第二旅旅長，講武堂校長，第一師長，人極忠勇，最得軍心。

第一軍總參謀羅佩金，字鎔軒，雲南河陽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廣西隨營學生總辦，雲南講武堂教官，陸軍小學堂總辦，教練處參議，步隊七十四標標統。民國光復，任雲南軍政部總長，衛戍總司令，總統府顧問，雲南民政長。解職家居，此次反對帝制，羅最有力。

第二軍總參謀韓鳳樓，字五峰，河南人，留學日本士官畢業生，歷任廣西兵備處科長，雲南工程營管帶。民國光復，任雲南參謀部第二局局長，貴州旅長，雲南都督府參謀長，第一師師長，總統府顧問，模範團副官，將軍府參軍。民國代表大會，有助勞於國家之國民代表，韓初決計偕蔡鍔入滇，繼爲軍警所困，並爲某氏硃筆圈出，命舉以國民代表之職，復爲其同鄉豫人袁乃寬、張鎮芳、王印川等所監視，竟至投贊成票後，某氏無疑，韓於此不疑之時，星夜步行赴津入

滇，韓與李烈鈞交至厚且久，故遼韓任今職。嗚呼，國民代表之裏面，亦可見一斑矣。

貴州都督劉顯世，字如周，貴州興義縣人。年四十六歲，呂廩生，嘗從貴州碩儒雷玉峰講學有年，弱冠隨父統之，督辦興郡五屬團務。壬寅年粵西游匪擾亂滇黔，率團兵攻守甚力，黔省西南賴以安靜，亂定，充靖邊正營管帶。乙巳年，丁母憂辭營事，任勸學所總董，興闡邑師範，及高初兩等小學，至四十餘所，並助靖邊團營管帶從兄顯潛以一營軍餉，徵集全縣鄉勇，輪流教練。並創辦將弁學校，體育學校，以故邑人多曉兵事，迄後貴州徵兵，實始於興邑。辛亥春，從兄顯潛調赴粵西，復出任營事。武昌起義，率所部，並團兵赴省，任貴州中西兩路統領。兼新軍第四標標統，極力維持閩省秩序。民國元年，唐繼堯督黔，充貴州軍務處處長，旋改軍務司司長，繼任貴州國民軍總司令。三年春，唐繼堯調滇，任貴州護軍使，督理軍務，悉改編全省國民軍爲新軍，此次雲貴聯合討逆，劉之功亦甚偉云。

雲南政務廳長任可澄，字志清，貴州安順縣人。年四十歲，前清舉人，乙巳、丙午年間，糾合同志，創辦簡易師範，師範傳習所，公立中學，優級師範選科，公立法政等校於省會，從事教育有年。辛亥武昌起義，督率學生響應，維持省垣秩序，保護教堂。唐繼堯督黔，與戴戡同任參贊，旋任貴州審計處處長，約法會議議員，貴東觀察使等職。民國三年，任雲南巡按使，此次雲南首義，任數袁世凱罪狀之電最先發。

護國第一軍參議處長，殷承懋，字叔桓，雲南陸涼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任雲南陸軍第十九鎮正參謀官，參謀處總辦。民國光復，任參謀部總長，援藏軍司令官，總統府顧問。偕蔡鍔潛行出京，入滇舉義。

護國第一軍秘書處長，李曰垓，字子暢，雲南騰衝舉人。北京大學畢業生，歷任雲南沿邊學務局總辦，第二中學校校長。民國光復，任蒙自關道，軍政部次長，民政司長，滇南觀察使，西藏宣慰使。四年間，蔡、唐重要文電，半皆出其手筆。

蔡鍔、戴戡之歷史：鍔字松坡，湖南寶慶人，年卅六歲。髫年喪父，侍母苦讀，十三入縣學，十五補廩，能文善計謀，入時務學堂，並兼湘報館主撰。會戊戌政變，隻身赴滬，乞憐於滬上某湘商，助以川資，僅足抵長崎，嗣後輾轉至東京，譯書著文以自給。梁任公嘉其志，收入新民報館，後由湘撫陳補予官費，學習陸軍，入士官學校，卒業後回國。六年中，未與人通函問，鄉人多謂物故，其岳家送女過門守貞，及蔡回湘，鄰里傳爲美談。歷充廣西廣東雲南邊防軍標協統，各級軍官校長，雲南都督。前年來京，滇黔兩省人，爲立生祠，蓋蔡非僅以軍事著，即民事亦甚留心，爲人寡言笑，無疾言厲聲。二次革命時，卽有割據南五省之謀，當彼初來北京後，政府給與軍事顧問，月薪六百元，蔡頗鬱鬱，終日以美人醇酒爲樂。迄後經李仲軒、唐在禮一再推薦，遂得經界督辦等差。此次出京，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其所有物件，預先變賣，二妾給錢遣

散，妻令其回里，孑然一身，其志頗爲堅決。蔡到日本後，特致書參謀次長，令其於主座前幹旋，且囑其購古玩字畫，寄日養病，並遍發函於京內大老，以表明其已到日本，豈意甫到日，卽發香港矣。迨法領事電到京，京人始知之。人言蔡在京時，與雲吉班名鳳仙者最暱，此次出京，偕之赴津，迨詢鳳仙，鳳仙不認。據云蔡此次之倉皇出京，蓋緣某機關派有二探，尾隨多日，蔡知事不妙，遂日治遊於扶桑館，行前之一日，尙宿於該處，故探未及防，卒爲逃脫。至津後，復招集京妓往津，行緩兵計以迷探目，故始終不及防察。至戴戡之行蹤，尤爲奇異，聞前一日上稟公府云，有要事請覲，隨由承宣處通知，次早八鐘來府，不意當夜卽無蹤跡矣。此次滇省之主動者，無不知爲蔡鏜，然戴戡之關係最密，而知者尙少，蓋戴之代表黔省公民勸進，種種作爲，無不足以使政府釋疑，政府酬以參政，固毫未疑惑也，乃參政之命令發未幾日，卽南下與蔡抵於滇省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七、南北兩軍布置之實數

刻據某方面調查：（一）動兵以前之中國陸軍配置額數；（二）袁軍派南之確數；（三）共和軍及中立軍之各兵現數；分述如左，但其與時局少有關係之地方，僅誌其省內之總數而已。

動兵以前之中國軍隊

(一) 直隸

北京南苑

北京北苑

北京三海

北京西苑

同

同

北京北苑

北京城內

北京城內外

張家口

同

熱河

保定

總計

八萬二千人

(第七師)

(第十師)

(近衛軍)

(禁衛軍)

(模範軍)

(拱衛軍)

(京衛軍)

(護衛軍)

(步軍衛隊)

(第一師)

(察哈爾防旗隊)

(熱河陸軍隊)

(第八師)

六、〇〇〇

四、九〇〇

一、一〇〇

四、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五〇〇

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七、八〇〇

同

遵化易州

(馬隊第一旅)

一、〇〇〇

張家口外

(綠營)

四、〇〇〇

廂黃旗大馬羣

(察哈爾巡防)

六〇〇

承德

(察哈爾右翼巡防馬隊)

四〇〇

赤峯

(毅軍)

八〇〇

豐甯

(練軍)

六〇〇

巴林

(熱河巡防隊)

一、〇〇〇

正定及保定

(熱河游擊隊)

一、〇〇〇

德州

(警備隊)

一七、〇〇〇

(二) 湖北

(州防隊)

三、〇〇〇

武昌

總計

一萬九千三百人

襄陽

(北洋第二師)

五、五〇〇

荊州

(第十一師)

五、八〇〇

武昌

(湖北第一師)

六、六〇〇

(混成旅團)

(混成旅團)

一、四〇〇

(三) 湖南	總計	一萬九千五百人
岳州	(第三師)	八、五〇〇
長沙	(混成旅團)	五、〇〇〇
同	(模範營)	一、〇〇〇
各地方	(警備隊)	五、〇〇〇
(四) 河南	總計	三萬四千六百人
開封	(第九師)	六、八〇〇
南陽	(混成第二旅)	二、五〇〇
孝感	(混成第六旅)	三、〇〇〇
開封	(混成第七旅)	二、八〇〇
鄭州	(混成第八旅)	二、五〇〇
浙川	(先鋒隊)	二、二〇〇
嵩縣	(鎮嵩軍)	三、〇〇〇
歸德及開封	(毅軍)	三、五〇〇
南陽及歸德	(河南補備軍)	五〇〇

懷慶

各地方

(五) 安徽

蕪湖

正陽關

各地方

(六) 江蘇

蘇州

松江

清江及南京

南京及鎮江

鎮江

淮安

南京

江陰

(巡防隊)

(警備隊)

總計

(混成第二旅)

(安武軍)

(安武軍)

總計

(江蘇第二師)

(北洋第四師)

(江北第十九師)

(禁衛軍)

(混成第一旅)

(混成第五旅)

(混成第七十四旅)

(混成第七十六旅)

一〇六

四、五〇〇

三、〇〇〇

二萬一千三百人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三〇〇

四萬三千五百人

七、二〇〇

六、三〇〇

三、五〇〇

三、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七〇〇

一、五〇〇

揚州	(混成第七十六旅)	一、五〇〇
徐州	(定武軍)	九、八〇〇
各地方	(巡防隊)	二、五〇〇
(七) 江西	總計	二萬零九百人
南昌	(北洋第六師)	六、九〇〇
同	(混成第九旅)	三、五〇〇
袁州	(獨立第一旅)	二、五〇〇
贛州	(獨立第二旅)	二、四〇〇
南昌	(獨立第三旅)	二、六〇〇
南昌	(補充第五旅)	二、五〇〇
各地方	(巡防隊)	五〇〇
(八) 奉天	總計	二萬八千五百人
(九) 吉林	總計	九千人
(十) 黑龍江	總計	一萬九千人
(十一) 浙江	總計	一萬四千七百人

(十二) 山東 總計

一萬五千六百人

(十三) 山西 總計

一萬四千五百人

(十四) 福建 總計

五千人

(十五) 甘肅 總計

一萬三千八百人

(十六) 陝西 總計

一萬四千八百人

(十七) 新疆 總計

八千人

袁軍調動之確數

(一) 令北京第七師經武漢赴宜昌，其先鋒既到宜昌矣。(二) 令保定第八師之一旅開赴南昌及北京南苑。(三) 令南昌第六師經武漢湖南及宜昌。(四) 令安徽軍一千名前赴九江，又令五百名前赴湖口。(五) 令洛陽兵一千名前赴武昌。(六) 令錦州第二十師經北京前赴山西省。(七) 令岳州第三師經貴州省前赴雲南。

共和軍及中立軍之兵數

(一) 雲南 總計

二萬一千四百人

昆明 (第一師)

三、五〇〇

騰越 (第二師)

三、二〇〇

大理	(馬隊旅)	一、八〇〇
同	(砲兵旅)	一、七〇〇
各地方	(警備隊)	四、二〇〇
各地方	(新募兵)	七、〇〇〇
(二) 貴州	總計	一萬二千一百人
貴陽	(第一師)	五、五〇〇
各地方	(警備師)	六、六〇〇
(三) 四川	總計	一萬七千人
重慶	(第一師)	六、〇〇〇
成都	(第二師)	五、〇〇〇
成都	(第三師)	四、五〇〇
各地方	(警備隊)	一、五〇〇
(四) 廣東	總計	三萬八千八百人
廣州	(廣東第一師)	四、二〇〇
廣州	(混成第一師)	二、一〇〇

惠州

(混成第二師)

二、一〇〇

廣州

(模範團)

六〇〇

各地方

(警備隊)

二九、七〇〇

(五) 廣西

總計

四千人

梧州

(廣西第一師)

一、八〇〇

龍州

(廣西第二師)

一、五〇〇

龍州

(混成旅)

七〇〇

(六) 江蘇

總計

三萬人

(七) 浙江

總計

一萬四千七百人

(中華新報館編「護軍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八、雲南起義後各省民軍之統計

據軍界消息：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浙江、湖南等七省之軍，除湖南一省尙未確實報告外，其餘六省兵數，綜計有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名，列表於左：

(甲) 四川 第一師七千二千人，第二師六千八百人，第三師五千人，鄉團二千人，凡二萬

一千人。

(乙) 廣東 第一師五千人，第一混成旅二千一百人，鄉團三萬人，第二混成旅二千一百人，模範團一千人，凡四萬二百人。

(丙) 廣西 第一師三千人，第二師二千五百人，混成旅六千一百人。凡六千一百人。

(丁) 雲南 第一師四千人，第二師三千五百人，新編兵士八千人，馬隊二千人，砲隊二百人，鄉團四千五百人，凡二萬二千二百人。

(戊) 貴州 第一師六千人，第二師五千人，獨立團千五百人，鄉團五千六百人，凡一萬七千一百人。

(己) 浙江 第一師七千九百人，第二師七千五百人，第一混成旅三千人，警備隊二千五百人，模範隊一千人，鄉團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人，凡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人。

(庚) 湖南 民軍兵士人數，尙未探悉。

民國五年五月二日。(黨史會藏「民國日報抄稿」)

十九、龍濟光擾亂南防

先是雲南舉義時，唐公對於服官各省同鄉軍界，即迭以桑梓之誼，敦勸同學大義，於廣東將

軍龍濟光氏，尤爲肫摯。三迤父老趙藩等，亦馳書力勸。殊龍氏不聽忠告，反加害桑梓，從袁僞令，其兄覲光爲雲南查辦使，率兵由桂攻滇。復潛遣其子龍體乾等，回滇勾結土匪，擾亂南防一帶，以爲搖撼護國軍根據之計。三月九日，匪衆颺起陷箇舊，並分撲臨安、蒙自。適駐蒙第二師長劉祖武，第三旅長李修家事先已有準備，於匪衆來時，督兵固守，有悍匪數薄城下，均被擊退。急報至省，唐公方感染時症，病臥難起，乃漏夜召錫等至榻前，扶病指授機宜，命將出師，派蔣支隊長光亮率兵赴蒙自慰問旅蒙外人，趙支隊長世銘率兵一支隊赴援箇舊，馬支隊長爲麟、鄧支隊長墳各率兵一支隊赴援臨安，並委劉師長祖武爲南防剿匪軍總司令官，秉承幕算，就近指揮各部隊。時蒙自匪勢甚盛，劉總司令因督飭各支隊先平蒙匪亂，次解臨圍，連戰克捷斃匪數千。十八日，趙支隊長世銘奉令統率所部以一支取道鷄街口，一支向大屯進規箇舊，匪據鼓山拼死抵抗，鏖戰一晝夜，轟斃悍匪約千人，餘匪始漸潰散，我軍乘勝逐節進剿，箇匪竄赴江外，二十日遂克復箇城。我軍正集中江岸，剋期進兵直搗龍窩逢春嶺以肅清餘匪。詎龍潭敗潰之龍軍僞司令黃恩錫，復乘隙竄入邱北彌勒廣西竹園十八寨，並擾至婆兮方面，劉總司令當飭趙支隊長世銘，移蒙箇得勝之師，馳往阿迷居中調度，分路迎擊。唐公亦派陳支隊長維庚、李支隊長識韓、楊團長體震、段團長廷佐，各率所部由婆兮一帶，節節壓剿，並調回挺進軍黃司令官毓成，第三軍趙梯團長鍾奇至黔桂邊界，擊賊後路，匪衆智窮力盡，我軍遂於四月六號攻克竹園，八號攻克十八寨

彌勒，斃匪甚多，奪獲槍礮子彈無算。十一日晨，李支隊長識韓率隊進攻邱北，次日九時克復縣城，生擒偽參謀兩名，逆匪多名，奪獲機關槍兩挺。我軍乘勝渡江直搗龍氏巢穴逢春嶺，諸地悉定，惟於龍氏財產廬墓，仍禁侵犯，匪擾各地，一律肅清。嗟乎！唐公與龍氏同爲滇人，同爲國民，唐公則引其愛鄉者以愛國，而龍氏則併其禍國者以禍鄉，流芳遺臭，皆人自爲，夫豈偶然哉。（墨江庾恩暘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

二十、黔桂粵浙秦蜀湘之相繼獨立

貴州與雲南疆界毗連，形同唇齒，所有軍官，又爲唐公督黔舊部，以利害言、情感言，均有加入滇軍之勢，故雲南首義，卽得貴州同意，發出通電，劉護軍使顯世皆列名，然劉護軍使以籌備未充，不能不稍遲發表。及雲南派遣護國第三軍先遣徐縱隊長進所率之混成縱隊抵貴陽，遂於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獨立。巡按使龍建章事前出走，公推顯世爲都督，戴戡爲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王文華爲東路司令率兵分向川湘出發。二月八日袁氏僞令解顯世職，以唐爾錕督理貴州軍務，劉顯潛爲貴州巡按使，冀其自相攻擊，然卒無效。同日袁氏又派龍觀光爲雲南查辦使，密令其統領軍隊，假道廣西，進攻雲南。時廣西陸將軍榮廷，早密表同情於雲南，願以布置未備，餉械未足。仍與袁氏通電且託言自征滇向袁氏領取大宗餉械，一面約請梁公啓超入桂贊助，袁氏明知其

情，然仍不得不竭力羈縻之。既而事益急，袁氏乃僞令以陸將軍爲貴州宣撫使，以師長陳炳焜代理將軍任務，陸將軍交代訖，自率兵向柳州進發，聲言爲攻滇之準備，龍軍後方由桂運輸子彈，陸將軍悉截留之。餉械既充，部署完善，遂於三月十五日宣告獨立，軍界陳炳焜等公推陸公榮廷爲都督，梁公啓超爲總參謀。適滇軍已擊破龍軍，因會師脅令觀光所部繳械，並迫龍觀光電其弟濟光於廣東宣告獨立。桂軍復壓入粵境，欽廉獨立，又先有民黨何海鳴等聯合，舊有軍隊獨立於潮汕，其他黨衆密布待機爆發者，尙不可勝計，濟光亦遂於四月六日與巡按使張鳴岐宣布獨立，以避義師攻擊。浙江則獨立之計醞釀已久，因將軍朱瑞作梗，且電向袁氏請兵，袁派第十師、第十二師入浙，浙紳商懼遭蹂躪，紛紛電阻。軍界乃首先發動，寧波、杭城、嘉興均宣布獨立，朱瑞逃，舉獨立重要人物童師長保煊爲都督，不就，乃推原巡按使屈映光暫以巡按使兼總司令。光復見好袁氏，密電陳告不得已之情形，袁氏加映光將軍銜，兼署督理浙江軍務，於是僞獨立之名大倡。映光又將革命重要人夏次岩無故槍斃，羣疑益甚，映光辭職，衆舉呂鎮守使公望爲都督，浙局乃定。陝西則自滇黔起義後，民軍乘時迭起，陝南陳鎮守使樹藩密表同情，將軍陸建章遣其子陸承武率兵拒之，爲樹藩軍所敗，承武被擒，樹藩遂於五月九日在蒲城宣布獨立，自任陝西護國軍總司令，率師由三原進攻省城。建章知不敵，派代表議和繳械，由樹藩派兵護送出境，於是陝西全境盡入護國軍掌握。四川則劉師長存厚，於雲南護國軍抵境時，卽率所部於納谿獨立，第二混成

旅長鍾體道，後亦率所部於川北獨立，此外各屬民軍，水湧鱗發。將軍陳宦鑒於時局幡然變計，與護國軍聯絡，連電請袁氏退位，袁氏答詞支吾，調宦入京，以周駿代爲將軍，遂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告獨立，改稱都督。湖南則自滇黔護國軍入湘連捷後，唐公並委派程潛、除強爲湖南招撫使，率一支隊招撫湘西一帶，故獨立之勢，日形活動，望鎮守使雲亭、田鎮守使應詔等，先後於零陵、湘西等處宣告獨立。桂軍復進逼湘境，與獨立諸軍相聲應，將軍湯鄉銘一面受護國軍之壓迫，一面復被袁氏之猜忌，因密派員內與民黨接洽，外與黔桂協議，並設法迫退袁氏所派之倪毓棻、唐天喜諸軍，於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獨立，鄉銘爲湘人不容，旋棄職去。此外若山西之歸化，湖北之南湖，安徽之大通，江西之廣信，江蘇之江陰，吳江等，皆嘗一舉義師，惟居正、吳大洲等之民軍於山東能持久而占優勝。其他未獨立之各省，亦往往遙通聲氣次第待舉。公理所在，人心嚮之，蓋袁氏在當日已無立足地矣。（墨江庾恩賜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

二十一、蔡鏗生平事略

雷 巖

目 錄

第一節 纂論緣起

第二節 蔡督軍家世及少年時代

第三節 蔡督軍日本留學及歸國各省督撫奏調爭用之時代（光緒廿三年到日本，廿七年歸國）

第四節 蔡督軍廣西創辦各軍事學校及各軍事機關，並編練新軍各困難之時代

第五節 蔡督軍在滇接統新軍，及辛亥起義援川援黔至辭滇督職之經過時代

第六節 蔡督軍由滇入京，被袁世凱嫉忌復由京奔滇之時代

第七節 蔡督軍抵滇與唐繼堯商倒袁事，及準備軍隊入川作戰之時代

第八節 蔡督軍由滇率隊抵四川永寧，與劉存厚師長、雷飈旅長、陳二蕃將軍商倒袁作戰經過

各時代

第九節 蔡督軍於袁世凱死後，由瀘州扶病赴成都辦理善後事宜

第十節 蔡督軍因病離川就醫，及死後之四川

第十一節 蔡督軍死後之哀榮及感想

第十二節 結論

第一節 纂論緣起

孔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旨哉斯言，蓋疾其忠臣義士，賢人君子，美名不彰，復疾其亂臣賊子，奸雄獨夫，惡名不著，故作春秋，具褒貶、判是非、功罪、善惡，此疾之深意也。噫！何人斯，又烏所疾，國有一蔡督軍，辛亥起義，洪憲倒袁，當時朝野上下中外名流臣子以及男女老幼，莫

不嘖嘖稱道不已。今則湮沒無聞矣，聞亦不實，烏得不疾。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魚目得以混珠，砥礪亦可亂玉，比比皆然。又以昔時袍澤，死亡殆盡，存者無幾，流亡失所，魑更老矣，又忝爲學生部曲，追隨十餘年，患難辛苦，尤備嘗而深知，故疾且憂耳。雖非蓄道德能文章，足以傳此而信後，而免買之武夫，尙知詠嘆，牛羊之野人，猶獻芻蕘，與其文彬彬而不切情事，曷若赤裸裸以出之，而不失其真，纂蔡督軍生平事略。

第二節 蔡督軍家世及少年時代

督軍名鏜，原名良寅，字松坡，清光緒八年生，湖南邵陽人；曾祖考登祿妣李氏，祖考國珍妣顏氏，均早歿；父正陵公，歿於松坡留學未歸時，未克奔喪；母王氏於松坡死後，病故；妻劉氏、妾潘氏，子一，長端生，次永寧，女一，長適石，次適某；媳劉氏，談氏，各生一女；弟松園已歿，次弟松樾，曾留學美國，因故回國，杜門不仕；弟婦王氏，滕氏；侄燕生，侄女一適某，其家世寒微未可諱言。蔡公少讀書極慧，有奇氣，家貧又居邊僻鄉，師資兩缺，毅然請命於其父，赴縣城求學，適名士樊錐，好奇士，識其非凡，携家教而養之，進步極速，故能於十二歲時進學，十三歲時補廩貢生；當時學政江標，尤深器重，而神童之稱，競噪一時；其業師樊，亦同年拔貢，師生之相得益彰，遇亦奇矣。惟樊師青年氣盛，議論縱橫，不守軌範，爲老師宿儒末學輩嫉忌，不遺餘力，並聚衆揭帖驅逐，爲譁新學者戒。樊不得已，避之他鄉，蔡亦在歧視之列，

幸性沉靜，寡言笑，尚無犯其鋒者，然已不能朝夕居矣，卽單身挾數百文之制錢，作三百里遠之長沙行。適時務學堂辦招生得入，講求新政新學，師識梁任公，此其始也。樊師亦充教員，乃該校因物議解散，同學師生，一時星散，其年甚幼，長沙又無親故相扶助，運亦危矣，而蔡吟詠自如，毫無意短途窮慨，成年人不如也。一時興起，又單身挾數千文之制錢，作數千里遠之江南行。南京總督劉坤一，同鄉達官不少，一見此十數齡之少年神童，靡不欣悅而款待之，遊覽名勝數月，獲資少許，卽東渡日本求學。風雲飄忽，暢快異常，如此青年，孤窮無侶，飄搖于海天風浪無定之際，而氣不爲之稍阻，真奇男子也。

第三節 蔡督軍日本留學及歸國各省督撫奏調爭用之時代（清光緒廿三年到日本，廿七年歸國）

蔡公抵日本，同鄉留學者尙少，人地生疏，竟不感如何孤寂。嗣入日本成城學校，成城者，卽爲中國人預備進入士官學校之基礎學校也，亦蔡公志切軍事，參贊戎機之發軔始基也。嗣得官費，則嚮學之心更切，日夜孜孜不倦，就特普通各科學，進步極速，卽於本國文藝舊物，遇暇講求，故在日各團體社會，文章議論，發表不少。蓋應酬交際，非其所長，又不甚講求，而人亦不怪其輕慢也；蓋志雖大而言不妄，氣雖盛而量尤洪故也。迨成城卒業，卽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班次第三期，後分入騎兵科，以體格強健，技術優長，被選耳。其餘各科學，雖未皆出人頭地，

而人得其粗，彼得其精，人得其淺，彼得其深，人得皮毛，而彼得骨髓，故軍學未完成，而已具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雄矣。又因日俄戰事，延長學期，得於各處練習考察戰事經過實況。中間曾入義勇隊，實地指揮，而革命之聲譽又甚囂塵上矣，中國朝野上下，頗爲注意，而蔡公素緘默，言笑不苟，並無鋒利狀，故謗者鮮而譽者多。士官卒業歸國，卽被江西巡撫夏時，電調赴贛，辦理軍事材官隊，既有頭緒，教育訓練，均著成效，而夏撫忽又去職，辦理頗感困難，且以數載未歸，思母愈切，遂辭去。過湘時，適湖南兵備處總辦俞明頤，求才意切，堅留爲武備兵目兩學校教官，兼兵備處提調事，懇辭不獲。巡撫端方，雖聞蔡名，頗畏忌，表面上仍作借重語氣，蔡公對桑梓，素具熱誠，又可藉以考察各學校學生思想才智賢否，及學問程度如何，以備將來調用，故慨然任之耳。各學校亦仰慕甚深，一言一動，無不遵從，且視爲鳳毛麟角，學校亦增光多矣。又值兩校卒業期近，學課求備之心尤切，雖蔡之語言，不甚流暢，而能編講議，簡單明瞭，卽程度稍差之學生，一讀而瞭如指掌，故師生相得，較他教官特佳。颺亦學生之一，既係同鄉，又同屬樊門弟子，故出入其門甚便，每言時事，痛快無似，而改革之思想日烈，故兩校較優之學生，大概皆入其夾袋中矣。其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奏調入奉，廣西巡撫李經羲奉調赴桂，湖南巡撫端方，奏請留湘任用，羈縻之也，蔡公均不稍動。而李撫又分電趙督端撫，意謂廣西邊省重要，風氣又甚閉塞，創辦新軍及各軍事學校，尤爲乏人，請將蔡生讓與敝省任用，數月或一年

後辦理稍有頭緒，接辦有人，卽飭蔡生分赴應命可也，故趙督、端撫不得不放其赴桂耳。而蔡公因父死，尙未奔喪，老母歸歷甚切，定省刻難再緩，又以桂林離寶慶甚近，以後歸省，或移養均便。在桂辦事，須用人才必多，調聘尤易，加之桂林新練軍統領郭人漳奉李撫命，派員到湘迎接蔡公，並迂颺等同去，郭素有開通能幹名，情極殷殷，將來辦事，必能和衷共濟，臂助不少矣。而廣西地雖窮僻，所儲槍砲、彈藥、軍裝素富，練兵尤爲相宜，故蔡公赴桂之心決矣。卽先行辭職歸家省親，再轉桂林，並令學生如岳森、譚道源、羅質、彭新民、馬孝篤、易紹英、周日旦、蘇國屏、何上林、楊炳炎、蕭錫贊、雷颺等，與郭代表一同入桂。同學等又皆以國事爲重，求學無時，犧牲一切可也，故於學校卒業考試將完，憑照未發之際，毅然不顧一切，結隊入桂，行時某教官知之，力阻稍緩不得，亦可笑也，天下事豈有如是之輕而易舉耶。

第四節 蔡督軍廣西創辦各軍事學校及各軍事機關，並編練新軍各困難之時代

蔡公抵桂，時光緒卅年秋間，首晤人漳統領，兩人意氣傾倒異常，嗣同謁李撫，一見如故，官場習氣，悉爲一去。蔡公本不長於言語，誠樸磊落，令人可敬，李撫心性相孚，尤彌器重，接談數次，情更歡洽。卽任蔡爲新練軍總參謀長，兼創辦隨營學校，測繪學校。其辦隨營學校也，特爲郭部新練軍中下級幹部人員補充之用。其辦測繪學校也，特以廣西地處邊遠，情勢複雜，外有強鄰虎視其旁，內有土匪遊勇，時亂治安，卽用爲測量各重要地區，駐紮編練新軍，極重要而

不可稍緩之工作也。於是派雷颺、馬孝篤、彭新民、易紹英、蘇國屏、何上林、蕭錫贊及郭部之林蔭青、楊祖時等，爲教官隊長；派岳森、周日旦、周南等，赴南寧龍州，察看地勢，預測略圖；派譚道源、何國球赴梧州以上各縣局所，檢查儲存槍砲彈藥，及各軍用品良窳多寡，並保存方法如何。其隨營測繪兩校招生，因風氣閉塞未開，應考者寥寥，暫不分畛域，頗易搜集，測繪學額僅數十名，因專門教員不易聘到，暫先教普通科學；隨營學校額約二百名，却照陸軍速成章程辦法，晝夜趕辦訓育教練，進步極速。李撫初次檢閱，極爲滿意，並訓誡教員學生，特別留意用功，以爲廣西學校軍隊之模範。對蔡公尤嘉許不置，而郭不與焉，郭自覺相形見屈，頗有鬱鬱不樂之慨，從此與蔡隙矣。（李撫素以郭道輕浮，每接見時，總是申飭事多，又以乃父關係，不吝教訓也，郭松林曾爲李鴻章舊部）而郭前日之假開通，假文明均一洩無餘，而蔡公自若也，蔡又以調解意見，化除嫌隙起見，復薦颺爲新練軍管帶，郭雖容納照辦，接管數閱月，用人行事，總覺格格不入，且弊端百出，扣餉吃缺，無所不至，幾陸營不及也。迭經和平陳請改良，不惟不聽，且仇視之，所部尤壞，只得毅然辭職以謝之。而李撫忽又辭職去桂，張藩代理，郭卽乘機運用，仍以假開通，假文明之手段，暢談新政新學，崇拜革命英雄。故黃克強、趙聲變姓名，易服色入桂考察軍隊，並搜集黨徒，欲爲蔡、郭二人調解意見，和協辦事。蔡因毫無意氣可爭，尤不甘巧滑以欺人，郭則鬼計多端，丰采迷人，故黃、趙二人，當時不深知其性情，猶有兩雄不並立之慨。

日後龍州邊境革軍起事，均受其欺騙，且慘殺部下學生葛謙，謀害友人曾叔式，以取高官厚祿，黃、趙乃深悔而痛恨之也。幸張代撫早知蔡、郭之賢否虛實矣。林撫紹年來桂接任，與蔡素無關，及認識，於新軍新政，素不講求，當然格格難入，郭則善侍一切，言論儀表，均可欺人。颺曾謁見林撫，詢及前在郭營情事，不惜慷慨陳之，終不稍動，並云郭乃將門之子弟，才氣甚好，不可誤會也云云。對蔡公因朝廷於新軍人才，極爲注意，不得不假以維持現狀。時南北兩軍，彰德秋操，陸軍部電令各省督撫，派知兵大員觀操，林撫卽派蔡公應召，派颺爲隨觀員，蔡公本擬一去不復返矣，隨營測繪兩校，暫時派員代理而已。會操時，袁世凱爲南北兩軍總司令，派蔡爲中央審判官，中外人民及官僚學生，觀操者甚衆，亦中國新軍初次會操之盛事也。蔡公觀操畢，與各同學同赴北京，考察軍事機構情況。某貝子與各同學，甚欲蔡在京充當禁衛軍某標統之職，蔡未決，勾留月餘，殊覺非是，徒作官而已。其時清廷知軍事人才要緊，又電飭各省督撫速開陸軍小學校，用育將才，林撫當電蔡公速回桂，蔡亦欣然就道矣。其創辦陸軍小學，一切均照陸軍部新定章則辦理，惟廣西風氣閉塞，招生頗感困難，故于陸部所定資格年齡，國文程度，稍加變更，恐將來難達升學目的也。卽一面籌備招生一切事宜，一面派颺赴廣東、香港、上海、日本，購買書籍儀器，及軍用物品，並爲測繪學校，聘請在日測繪卒業中國優等學員數員，歸國充當教授，一切辦理就緒回桂，卽任颺爲陸軍小學校監督，兼兵學教官，只得奮勉爲之。林公升豫撫，

張公鳴岐繼任桂撫，對蔡公更深倚畀，凡關軍事及邊防設備改良各事等奏議，多出其手。並於桂垣加設兵備處，委王芝祥兼總辦，蔡兼會辦。於龍州設講武堂，委莊道蘊寬主持一切，其總辦監督，另委吳某等士官生專辦。桂垣又添設幹部學校，由陸軍部派來之士官生程守箴、劉毅等任總辦、監督、教官等職。桂省風氣大爲一開，而官僚習氣尙重，以蔡一學生出身，遽任會辦，頗多譏議，王藩芝祥尤甚，彼在桂，慘殺同袍，暗無天日，惡聲幾徧西南，在張撫亦欲其化腐朽爲神奇，蔡公亦不假聲色，久而久之，官場惡習，亦漸變矣。時值革命風潮日急，朝廷亦注意新軍新政，張撫好名憂國之心並盛，復派莊道蘊寬，赴東北各省，考察軍事政治，隨赴日本，邀約中國士官卒業學生數十人來桂，擴辦新軍，及各軍事學校，其求才圖治之心，不可不謂至矣。其南寧講武堂，復派蔡公接充總辦，並主持一切。復創編新軍一標，由蔡兼任標統，其中下級軍官均由講武堂學員內選用。該堂學員，又皆陸榮廷、龍濟光所部將領選送入堂者，蔡與陸、龍二公素有交情，且蔡對人誠懇謙謹，尤彌融洽，故陸營氣習與新舊界限，漸次消除，亦盛事也。桂垣隨營、測繪兩校學生，陸續卒業，並分給任務矣。陸軍小學校，卽任臆兼總辦事務，該校一切照章承訓，切實督促而已。幸年經四載，朝夕勤慎，未嘗一時稍懈，共有學生四班，其學術各課程度，照定章有過之無不及，故教員學生，秩序井然，並未發生絲毫意見風潮。各班學生較小，國文稍差者，囑各國文教授，特別留意，晚間照舊塾辦法，叮嚀講解求明白精熟，故各生國文每到二年

期間，多能長篇大牘，不僅通順已也。故陸軍部奏派之張懷芝總鎮，到校檢閱，嘉許備至，學生資格體操尤深愛慕，並云所經檢閱之浙江、福建、廣東各陸軍小學校均不及此遠甚，然皆蔡公教育有方，指示咸宜所致，颺不過任勞任怨而已。張撫因莊道已歸，人才既集，改辦新軍尤爲急務，卽派莊道蘊寬總辦兵備處，鈕永建任會辦，添設教練處，以爲安置各士官生地步，計亦密矣。而幹部學校程、劉等不安其位，請假赴南寧講武堂聽用，張撫復電調浙江標統蔣伯器，來桂總辦陸軍小學校，颺已疲甚，得辭各職。蔣意氣用事，隨帶人員頗多，又不考察該校從前辦理一切情形，及效果如何，任意更換教員學長，甚有學長不識一字者，全堂鼓噪。蔣欲嚴厲制止，突將該堂第二班學生全班開除，全校大憤，遂結隊將牌示携至撫院見張撫，張撫不已，允收回成命，並勸勵學生數語了之。蔣即不辭而去，該校以後接辦雖有人，而風潮時起，歲無寧日矣。而新集之士官生數十人，事少員多，階級高下，又難一致，豈能盡如人意，其奉令守法者固亦有人，而好大喜功，爭權奪位者，尤非少數，甚有奪門逼見，犯顏不惜，軍紀蕩然無存，莊總辦亦無如之何，而張撫急功好名之心，亦一落千丈矣，且不以莊道爲然。莊本文士名流，於軍事實門外漢，不過假一、二官僚學生，主持一切而已，掛冠去桂，亦豪氣人也。張撫更形棘手，無法糾正，復電蔡公從速返桂，將兵備教練兩處，及軍事各學校，均予全權辦理。蔡公不動聲色，視爲無事，凡士官生願留者留，願去者去，請假辭職，均聽其便，情事重大者，酌予處分，輕者包容之，規規守法者，

照常辦公，即于營房工程各事，亦督飭不遺餘力，軍事秩序，即爲之大定，然已怨聲載道矣。張撫不覺心灰意懶，頗有去志，即乘機請假，進京覲見，清廷許之，並任魏景桐繼廣西巡撫。魏與蔡雖同鄉，無關係，其知識言論極舊，新軍新政尤不講求，蔡公斯時維持現狀已矣。而前日之失勢軍人官僚學生，心懷叵測，復作種種運動煽惑，聯絡各學校與省諮議局不良分子，出頭與蔡爲難，並捏訟數十條罪狀，請魏撫派大員查辦，魏撫膽小無識，頗中彼輩輕視之計，遂支吾敷衍於其間，愈演愈烈，愈烈愈假，魏撫不已，將全案送京陸軍部核辦。幸蔡公在桂，前後所辦各學校軍事機關，及新軍並各工程事項，凡屬財政經費收付事件，均請撫藩派專員辦理，各負全責，蔡公不過計劃指示及各種圖樣而已，於銀錢經手事，毫無關係，故即自行呈請進京就審。陸軍部派專員核辦該全案情節，確與蔡鏢無關，且對蔡極表欽敬，一場無頭冤案，從此煙消雲散矣，而魏撫庸碌無能，朝廷亦知不能久任矣。而雲貴總督李經羲，奏調蔡鏢入滇，繼統新軍，然蔡公於廣西軍事及各學校，仍極關懷，恐前功盡棄也，並迭電在桂舊同事，照常辦公，又幸士官生中之趙恆惕等，尙能熱心維持現狀。故辛亥起義，廣西居然能出師，援湘援南京，風聲所播，全國震奮，王藩台亦居然革命巨子矣。即現在之李宗仁、白崇禧等同學，抗戰建國，苦經數載，出死入生，爲國請命，名滿中外，功在宇宙，何非蔡督軍，在桂數年，苦心孤詣，與學校開風氣，熱誠教育，培植青年，選才練兵，籌餉購械，不畏難，不苟安，不惜犧牲一切之所致哉。

第五節 蔡督軍在滇接統新軍，及辛亥起義援川援黔至辭滇督職之經過時代

蔡公到滇，李督本擬其接鎮統事。但當時第十九鎮，大小軍官，多係北人；四川、雲南兩派軍官，佔最少數；加之總參議靳雲鵬，協統鍾靈同、王振畿，標統曲同豐，及各中級軍官，多係段祺瑞所薦之學生部下；不能達其所願，勸蔡暫任協統，蔡本不在官之大小，相信而已。遂決定鍾接崔祥奎鎮統事，蔡任協統，王振畿不願再任協統，改任兵備處總辦，蔡接任王之協統，曲升任鍾之協統遺缺，餘皆仍舊。北派勢極洶洶，其第十九鎮，成立有年，編制教育一切均照定章辦理，士兵程度甚佳，尤服從耐勞，可一用也。惟本省士官生，如羅佩金、李根源、唐繼堯、李鴻祥、殷承獻等，分置各學校處所，總辦監督提調及教練官參謀而已，（胡文瀾、高孟、李協和、方聲濤等均早去滇）頗多不平，適蔡公到，前後同學，氣詣相孚，莫不歡洽異常。而靳等甚不放心，時謀打擊蔡公，並以革命首領說問之。李督對靳曰：蔡本革命人物，但彼極慎重穩健，非輕舉妄動者比，君可放心；我自的道理以安慰之，仍宜聯絡一氣，嚴整軍隊，以備應用。靳固無可如何。而蔡公處此毀譽相並之際，一晝一夜間，即著一會胡語錄小冊子，各方得以徧觀而欣慰之，並以塞奸人之口，不再撓亂聽聞矣。所統之廿三、四兩標，委丁錦、羅佩金為標統，唐繼堯、劉存厚、李鴻祥、雷懿為管帶，餘皆仍舊。時行檢閱訓話，均以誠懇出之官兵無不欣悅誠服；又時與全軍中知心官長如李鳳樓、劉雲峯、韓鳳樓等、暢談時事，或應革新各事業，痛談無忌，故皆欽佩

無似，可知與共患難辦大事者也。時武昌革命軍起事，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靳、鍾等復入說蔡君實係革命黨首領，宜早去之，以安軍心。李督又勃然曰：此次武昌事起全係鄂當局，倉皇失措，操切過甚所致，吾滇宜鎮靜處之，使其潛消默化爲安。靳、鍾等又無如之何。嗣聞湖南響應，川黔搖動，滇更吃緊，在蔡公方面，不能不先事準備，免失機會；在靳、鍾方面，不能不暗示動員，以防不測，幾有一觸即發之勢。蔡公卽於九月一日，約集同志劉雲峯、唐繼堯、劉存厚、韓鳳樓、沈石泉、殷承瓚及懿等，插血同盟，（羅佩金頗畏懼，先運動赴河口接收軍裝，故廿四標得由蔡公主持一切。）蔡公曰：我們這個人頭愿，已許了多久，遲完不如早完爲好。懿亦曰：我們的事，彼等早已知道，不幹必遭毒手，快幹必得到成功，並可保全地方。各同志均沉痛異常，視死如歸。復由蔡公規定時間，准九月九日午後三時出動，如敵方先動，即時羣起赴敵云云。其餘同志，如黃子和、楊淦、鄧太中、何鵬翔、梅治逸、彭新民、黃永社等，中下級軍官，雖未與盟，而熱烈奮發已極，尤可欽佩。並於各標營官長分別接洽，一致興起，有同志李鴻祥營，忽有令解散，繳械事急。蔡公卽於九日下午四時，赴烏家坝廿四標，準備一切，正與本標官長，及砲標統帶韓國饒，管帶謝汝翼、劉雲峯、余恩暘等說話，忽聞李鴻祥營，因促迫繳械，官兵已起衝突，並出動在卽。蔡公卽定是晚九時出發，分配步砲各隊，進城及攻擊地點目標。惟對於李督及其家屬關懷甚切，一有不測，深用咎心，卽草函派員送督院同志熊鐵匡、劉顯治文案，速爲李督及

家屬籌及時移避地方辦法，又切囑本軍官長，如攻督署時，務留心保護李督並其家眷，爲第一要務。惟消息沉寂，萬分焦急，大抵以誠待人者，必得善果也。蔡公率全軍出發，至城南門外，遇馬標統帶田書年，率全標馬隊，停止該處，擬截擊我軍。乃田見蔡公軍隊氣勢甚盛，鋒不可當，不敢稍動，加之李鳳樓機槍全營，開城響應，幾有匕鬯不驚，一彈不發，卽告成功之概。而鍾靈同統制，率心服軍隊兩營，並防軍數隊，先佔領五華山要地，死力抵抗，雖本軍氣勢固盛，而砲彈子彈，均極缺乏，戰至十日午前八時，尙無大進展。尤以軍械局未攻開爲慮，颺遂派兵一連，往銅元局，槓抬黑火藥數十桶，於該軍械局外牆腳下，突穴裝藥，一轟而倒十餘丈，至爲暢快。當與李營進局，先肅清敵兵，繼卽補充各軍隊彈藥，同時進攻，鍾軍潰敗，鍾當被殺，然其氣勢過人，至死不屈，亦屬難能可貴，斬則不及遠甚。王振畿總辦，本無戰鬥及反抗能力，亦同時被戕，斬乃變裝出逃。嗣探查李督及家眷，已臨時移入法領府暫避矣，蔡公當卽派員到法領署，慰問照料。並迅飭安定城內各軍隊，不得妄動，妄發一槍，嚴辦宵小乘機搶劫，放火擾亂治安，並分電各府州縣，告以省城起義，全城安定如常，各應照常辦事，毋得妄自驚動，或妄聽謠言，致干咎戾。全省大致安定，卽親赴法領署，謁李督請罪，並安慰一切，並卽泣請出維大局，登高一呼，全國底定，功垂不朽。李督對蔡仍極敬愛，並無何項責備怨言也，惟以個人歷史關係，不肯遽出爲辭，似難再強，且滇中軍人，亦多不願。恐生不測，當請移入五華山臨時軍府一住，卽一

面爲之準備離滇一切。行時蔡與颺等，均步行隨轎，送至鐵路車站，照料上車，家屬同行，不勝悲歡交集之至。並派彭新民率一連兵，隨車送至河口，途中雖多阻撓危險，均賴彭君保護維持之，河山可變，恩義難忘，古道然也。當全城底定時，景星慶雲獻瑞，法領升旗誌慶數日，地方紳商居民，毫無驚駭損失，惟有少數野心軍人學生，劫奪燒殺旗籍官人，不無遺恨，當即嚴令制止矣。前回憶揚州十日記事，則此少數旗籍人民，又何足惜哉。都督府組織成立，即舉蔡爲滇省督軍，各部處亦隨組成，人員雖間有異議，以蔡公關係，無甚妨碍也。當時全城慶祝督軍得人，歡呼載道，各府州縣，紛電馳賀，雖間有野心者，欲爭取督軍，亦知無能爲矣，而蔡公迭辭不獲，勉力爲之已矣。蔡公對於軍事政治，以節省廉明、勤奮、迅速爲主旨，首先注意者，即以軍隊起事，最易敗壞軍風紀，三年教練之不足，一時破壞之有餘。此次軍事行動，僅三四日，而軍風紀已壞多矣，急宜整頓，嚴加訓練，軍隊以保民爲常，戰爭偶然事也。第二凡屬軍民官長，總以重信義、守秩序爲第一要義，不可稍存升官發財心思，故對貪污及懈怠事業者，均嚴懲不貸。滇省又極貧困，軍隊不能大行擴張，卽不得已而擴張之，薪餉用度，尤當特別減省，能支給養已矣，故自督軍以下，無百元以上之薪水，其苦可知矣。是以各地方政府，無不聞而知警，卽素行不義之土匪，亦多願繳械投誠，以聽命者，而紳商人民各界，誰不安分守己，而享太平之福哉。全省安定無虞，惟川黔兩省，獨立尙未成功，地方多騷擾不安，滇川黔三省昆連，唇亡則齒寒，

此自然之道也，不能不速籌辦法而代定之。於是派韓國鏡、謝汝翼、劉存厚等，率隊援川；派唐繼堯、韓鳳樓等，率隊名則援川，實即援黔，恐有所阻碍也。（援川援黔，賊均有任務，因種種關係，不果出發，嗣派赴南京國府參謀會議）迨川黔兩省，獨立初告成功，而軍隊與地方，總難相安無事，川中黨派林立，意志紛歧，爲滇爲川，請撤請留，爭權奪利，無所不至，蔡公惟以撤退爲是，而怨謗又從而載道矣。黔省因哥老會猖獗，新軍未成立，團隊無力，不能不歡迎滇軍，暫假以平亂，即舉唐繼堯爲督軍，亦不得已耳。滇軍官兵，勇敢奮鬪，是其所長，而桀傲不馴，又甚有難言之者，唐督人亦年青，經驗未富，處事亦多不妥，若以人才論，黔中英傑尤多，當不甘人以力屈也。黔人駐京有識之士，一面請總統另派賢員治黔，一面要求蔡公設法將唐移督滇省，任劉顯世督黔；又以蔡公去志已決，從此轉圓，彼此相諒無事，且解鈴全仗繫鈴人，德莫善於此耳。蔡公正於籌措未定之際，江西忽告獨立，重慶熊、楊響應，並援兵西上，計取成都，蔡公知衷有帝制野心，擬乘機出兵，名則派隊定川，實則合川軍會師武漢，以固共和，當即電馳速回滇，因大水阻越，稍遲，即先派劉雲峯，率一旅兵，赴瀘州，相機動作，與熊、楊軍切取聯絡。乃劉旅將到瀘城，而江西李軍潰敗，楊、熊軍，又爲川黔軍阻擊敗逃矣，事爲袁世凱偵知，而去蔡之心決矣。蔡乃保唐繼堯督滇，兼省長職，未發表時，事爲羅佩金、謝汝翼、李鴻祥等知道，均憤憤不平，頗有異動。而唐又未到，省長無人主持，謝、李等又皆故爲閉門不出，事極危急，

廳乃竭盡綿薄，設法調處。先請蔡公暫行變更辦法，許謝以師長兼護軍使，許李以師長兼署省長，蔡允。乃與謝、李等秘議，並曉以利害，唐同學也，蔡老長官也，何必因一時之權利，而失終身之機緣，現蔡公已允改變辦法，並以電稿示之，謝、李等態度頗形和緩，並將蓋印之電文，交彼等拍發，以堅其信，兩日後即照此發表，一場糾紛，乃得煙消雲散，亦不過弭亂一時耳。而唐繼堯之在省黨羽，又起風波，電唐速即回滇，事又緊急，而蔡去滇之心更決，即電熊（希齡）內閣，代呈辭滇督職，袁即照准，並得許以湘督事，蓋袁以調虎離山，將計就計，而熊內閣不知也。尙電促蔡速回湘，整理軍民各事，亦君子可欺以其方耶。而滇中紳商各界，聞之驚甚，迭派代表懇留，並有垂涕而泣者曰：蔡督既去，如滇中蒼生何？

第六節 蔡督軍由滇入京，被袁世凱嫉忌復由京奔滇之時代

蔡督軍離滇赴車站時，（時民二年秋季）城中各界，尙多未知，惟軍隊、警察、軍樂隊、學生隊早到，謝汝翼、李鴻祥、沈石泉及京軍官佐齊集奏樂，行李上車，隨行惟秘書長修承浩、副官長何鵬翔與颺而已。車至宜良，羅佩金等，趕至送行，蓋人在情在，厚望頗殷耳。車至安南河內時，法駐越總司令，及文武官員到站歡迎，並留宴數日。（河內中國人極多，歡迎甚盛）其駐越總司令，年約七十，鬚髮俱白，拍蔡公肩而言曰：如此青年，官至上將，法國未有也。蔡頗慚愧，蓋各國陸海軍官非至相當年齡，不能爲將官耳。復藉以考察法越軍事政治工業種種，頗極圓滿。

去時各界，歡送如前。到香港，未久停，到滬時，袁早派代表范熙績歡迎，並接駕入京，面商一切，恐直入湘耳。到南京時，馮督國璋及各同學軍官，均歡宴異常，蔡與馮督略談軍事政治，即派專車赴京。過濟南時，魯督靳雲鵬特派代表在車站歡迎入城，見面時，似有感愧交集之慨，蓋於靳滇中起義時，危險實甚，得以安全脫險，即眷屬以及鍾靈同、王振畿各靈柩，及各家屬，妥回原籍者，皆蔡公及李、劉各同鄉，並颺等之力也，表面上似極好感，心中總覺前嫌難釋。到泰安停車一日，共遊泰山、曲阜各名勝，興趣極佳，蔡尤善走，颺等不及也。車抵北京，袁仍派代表多人，到站歡迎，公館器具車馬，招待甚為齊備，並時送酒食，各部處均招宴洗塵，真是一場滑稽戲幕也。嗣派充陸軍部總編譯處副總裁，（段麒麟為總裁，平時對蔡，雖因鍾、王等在滇被害，靳、丁狼狽回京，各事頗感不滿。及蔡到京以後，相見時多，蔡對編譯處事，極熱誠研究，性又樸實懇切，言笑不苟，文章議論經驗，均非尋常可比，段氏彌深欽佩，故事事樂與蔡籌商，且非袁氏一味虛假相待也；蔡亦十分敬重段氏，處處以老前輩相待，兩人相得益甚，縱靳、徐等，從中挑撥離間，無效也。故湖南趙恒惕、陳復初兩士官生，因前湖南獨立事，及黨派意見，被傅良佐巡按使，拿解陸軍部幽禁，確有身命危險，加以徐樹錚與陳有私隙，欲藉以置之死地，段亦深為痛恨，頗懷不測。一時蔡公將趙、陳二人歷史性情及革命出力等事，詳陳段氏，頗有轉意，嗣與陳二庵次長，向袁總統說項，袁以段為轉移，蔡復與陳次長向段說項，請求釋放，乃得出

獄也。）復委充模範團附團長，充統率辦事處坐辦，充經界局總辦，頭銜既多，疑忌愈深。蔡對經界局事特別注意，將來富國強兵，必有賴於此者，故慎重經營之。但經界範圍極廣，須用專門人才不少，而籌款購械計劃調查佈置等，須以時日，又不無種種困難，蔡公從切實認真作起，不亂用一錢，不亂用一人，一切章則計劃，均出自手。（章則計劃集成大冊，後爲某秘書燒去，甚可惜也）費年餘精力，得以規模大定，部署已妥，正在經畫實行之際，忽籌安會發生，帝制復活，各省區已奉行甚力，即各國交涉，多獲成功。所不放心者，軍人惟蔡鐸一人而已，但無何項證據，不能憑空問罪，乃秘使私黨，裝作竊賊，擅入蔡宅，陽爲劫奪財物，陰實搜查函件文電證據，翻箱倒篋，無所不至，終無所得而去。袁又故意作態作威，嚴飭軍警當局捕拿劫賊，復故拿數罪犯，槍決數衍之，如此虛假，慘毒孰甚，而蔡公自若也。（蔡自被查後，迭次密函颺處，時颺任四川旅長駐瀘州，略謂兄在川治軍，須處處留心人才，即土匪中有知識毅力者，宜力加保護，爲將來國家用，凡各軍隊官長，亦應時刻留心，團結一致云云。但無姓名，極機密，颺亦知其用意所在矣。並聞密派何鵬翔、黃實赴滇接洽，派岳森、何上林赴廣西運動；派趙恒惕、陳復初赴湘接洽；派畢厚赴廣東張督處接洽，報告一切，其處心積慮，可謂至矣密矣。）袁復秘派便衣偵探，前後跟隨，一日蔡在統率辦事處，袁之私黨，忽執一贊成帝制提名冊，向蔡試探可否，而蔡即大書特書贊成二字，並代蔣百里、伯器二人代書之，似可放心矣。而籌安會有時開會，袁之黨羽

皆參加會議，每論及蔡某種種疑忌非難之，幸籌安會六君子中楊度，本係湘人，平時與蔡交情甚厚，並極稱賞之，謂蔡對洪憲，已迭次表示贊成，確信無疑，似不應再生疑忌，當時在會諸人，實難再有人出而非難之者，否則危矣。而袁之密探，追隨如故，蔡仍意氣自若，徒作消極優遊而已，於是密送老母眷屬，分次出京，日夜逍遙於於市場戲院及八大胡同尋歡作樂，此小鳳仙一段佳話所由來也。各秘探亦覺蔡某如此消極，當無他特別動作，遂不注意；且多分散各自遊蕩去矣，一晚蔡在鳳仙房排宴，正是遊客滿座，狂歌歡醉之際，又料夜車快開，蔡即單身坐車赴崇文門上車，赴津，當時毫無人知，次晨到津，住日界共和醫院。袁得報，即派蔣百里及某參議官，來津挽留回京，並假仁假義，說了許多好話，蔡對蔣等，又不能不說一套假話，謂此次來津，專為治病，稍好即回京，請兄等善為我言之。復秘約蔣速來津同行，又與梁任公秘談種切，並懇速赴兩廣與張、陸二督商辦法，蔡公知津不能久住，恐將不能遽來，當晚又單身赴塘沽，上海船赴滬，並易姓名，變服裝。船將抵滬，而岸上偵探軍警，蜂擁上船查察，蔡知不能上岸，仍搭原日本船赴神戶。而神戶警察搜查仍嚴，幸蔡公身短而小，着工人衣服，混迹于普通客倉中，並素膽大鎮靜，不露痕迹。復值同志石陶鈞，本由東京來接，見此情形不妥，雖得見面，亦不聲張，假云某人未來，即忍心去之，使彼等不疑，亦知機其神者也。乃復搭原船返上海，而滬上軍警偵探，搜查如故，仍未敢上岸，乃秘買茶房水手，代雇赴港海船，於夜深時，用小舟送上該船，乃始到

香港。而該港印捕搜查亦嚴，明探暗訪尤多，又不敢遽行上岸。幸殷承獻先蔡到港，途遇劉雲峯與路孝忱，殷即暗約劉到某旅館談話，劉乃秘赴殷處，乃知蔡已出京，不日即可到港矣。劉之來港，實因路孝忱奉袁世凱派赴雲南，運動安撫唐繼堯，使不反對洪憲，唐乃派劉隨路回京答拜。劉本欲藉此到京看蔡，並報告唐一切秘密，故即設計騙脫路孝忱，使他一人回京，然路仍未知殷、劉之動作也，因劉在滇久，各級軍官，極有感情，得力不少，殊不知蔡已到港矣。殷與劉即將蔡公接到某旅店，即一面購船赴河內，該處警察亦極調查嚴秘，並有聲言蔡某人聞已來此，迭次請求見面一談，殷、劉等均力否認之。直到河口橋南中國地，下火車時，有雲南軍官多人，立站歡迎蔡公，法人乃知之，法越鐵路人員，極深驚異，真將軍從天上飛來耶。聞當時滇越鐵路人員，均記大過一次，以示道歉而警失察，袁固神通浩大，蔡更神出鬼沒矣。其時唐繼堯，尚有電請示衷，謂蔡已到此，如何辦理，回電雖未得知，想亦危險極矣。但雲南上中級軍官，來接者甚多，唐雖秘飭阿迷州縣知事張某，秘謀刺殺，亦不敢耳。次晨到滇垣，當時車站接者頗多，然悉當時軍人知友而已。（以上奔滇情況，多係蔡公口述。）

第七節 蔡督軍抵滇與唐繼堯商倒袁事，及準備軍隊入川作戰之時代

蔡公到滇，即趨謁唐繼堯，見面寒暄數語，即慷慨對唐曰：我已到此，只有兩個辦法，不是你從我，便是我從你，如要我從你，你可將我頭斷下，送袁世凱，你可得一個公，或親王頭銜，

如你能從我，我兩人一個坐鎮滇中，一個率師入川，兩事任你擇一可也。唐曰：老前輩途中太辛苦，稍加休息，遲日再說。（此時唐老太爺，在隔壁房內，大聲呼黃廣曰：你已作了侯，猶不足，豈欲作皇帝耶。）次日開大會，討論此事，滇中各級軍官，大多數贊成秦公，如唐有異心，即以手槍對待之。唐見勢不佳，不得不從，即定唐坐鎮滇中，蔡率師入川，於十二月廿五日，雲南宣布獨立，起義倒袁。並舉蔡為護國軍總司令，（以上均蔡公親述之言。）又指定軍隊，從速集中編組，其總司令組織大概分參謀、秘書、副官、軍需、軍械、軍醫、政務等處，以羅佩金為參謀長，李曰垓為秘書長，何鵬翔為副官長，李守莊為財務處長；任戴戡為護國軍右翼總司令，殷承璫為右翼參謀長，其餘人員，陸續補充不詳。軍隊編組，以梯團支隊為基幹，每梯團兩支隊，或三支隊，每支隊兩營，或三營，各附大砲機關槍若干，大概是一混成旅組織，暫定為三個梯團，以劉雲峯為第一梯團長，顧品珍為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為第三梯團長。首先成立第一梯團，委楊蔭、鄧泰中為支隊長，並即日將省內較好之團隊，迅即編成，出發昭通，向四川目的地進取，其餘各梯團支隊俟編成後，陸續出發。並分令戴戡總司令，率王伯羣赴黔，與劉督顯世迅商編軍辦法，在兩星期內編好，由戴司令率熊其勛旅，出發松坎，準備阻敵或進取四川綦江要地。派王文華師，向湘西出發，酌定攻守。並秘電四川陳二菴將軍，瀘川雷旅長懿，請其一致反對洪憲，並速為策動。蔡總司令俟全部組織就緒，即行出發，由黔邊向四川敘瀘進取，並約熊克武，但怒剛，

向傅義，盧師誦等，先行入川，運動接洽，並宣慰一切，俾易成功。又約袁華選、石陶鈞、唐曦、何上林等，充參謀秘書副官等職，組織籌備，大致就緒，只管出發。而唐繼堯，百計推卸，故爲遲滯，指定省內之較好數團兵力，不允開拔，由各防區，零星部隊，訓練未成，槍支尤劣，湊集而成數營，交顧梯團編組，遷延兩月餘，此敘府之所以得而復失之最大原因也，蔡公亦不顧一切，毅然率部出發矣。嗣唐繼堯遽改變護國軍編制辦法，以蔡爲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李協和爲第二軍總司令均歸唐節制指揮，李率少數部隊，向粵方出發，唐對蔡居然用令，蔡見之，微笑不理，而滇中軍官多電責其不應，而唐不顧也。當時懿接到蔡公馬電，（原電載松坡墨記）卽與陳將軍之高等顧問官劉一清，永寧道尹修承浩，携電至劉師長存厚處，秘商辦法，劉師極表贊同，並先秘電川軍中知好，從事運動，一致反對帝制。忽又接陳將軍電，謂蔡松坡確已到滇，並決定計劃入川，仰該旅長整飭隊伍待命，並擬加派勁兵數團來瀘，用備調遣，赴邊防滇。當與劉一清商，劉謂此非陳之真意，不可遽信，卽復電陳將軍辭謝，謂袁氏稱帝，蔡公反對，事屬正當，況蔡係舊長官，兵戎相見，非義也；若既奉將軍令，不戰而退，或附和之，非忠也；不忠不義，何以爲人。川中將士多明大義，雖欲反抗，亦所不能，恐倒戈也，請加曲諒，另委能員接充旅長職，准懿回省，面陳一切，卽奉電照准。復與劉一清，修承浩，劉存厚師長，商應付辦法數條：一、請劉師率本旅官兵開永寧，相機處理，因瀘州附近，北兵已多，恐發生危險。二、懿回成都，探視

陳將軍意志若何，並乘機開導運動，或恐嚇之。三、約定電碼本，以便隨時通消息。四、本師在省軍官佐家屬，薪餉火食問題，當請陳將軍照常發給。五、劉師宜速電川中各知好將領，一致作倒袁運動，或合電陳將軍宣布獨立。劉師均認爲妥當，颺與劉一清先後回成都，初謁陳將軍時，疑信參半，頗多爲我危者。嗣颺辭旅長職，電北京照准，並委爲陸軍部參事，勢甚沈寐，且陳左右北人多，語言極爲慎重，故暫難知陳之真意也。忽敘府伍旅失利，滇軍劉雲峯梯團，佔領敘府，陳及左右各將領，驚惶失措，特約颺談話，問滇軍詳細，遂乘機暢言，滇軍至少可出五師之衆，兵強械精，川軍必聞風畏逃，況蔡爲首領，士氣既壯，名義尤正，將來響應必多，前接蔡公電，謂江南馮督，廣西陸督，貴陽劉督，均有密電贊同，請將軍慎重考慮，爲將軍計，表面上宜仍服從北政府，裏面請將軍特許颺秘密斡旋其間，俾將軍左右自如。陳大然之，但畏部下北人多，意仍快怏。繼與劉一清、鄧漢祥、王彭年、修承浩每晚十二時，在陳將軍某密室密商一切，及與蔡公接頭辦法，卽由颺派學生多起，秘往敘府瀘州及蔡之駐在處，報告一切，經費由鄧副官長發給。颺並將劉存厚師長，此次反對帝制之堅決，聯絡周駿師長，鍾體道旅長，及各將領，一致反對帝制之情況，詳爲報告。復請求陳將軍對各川軍將領無論其反對贊成，均持冷靜態度，免生支節；外間謠傳劉師附和滇軍甚盛，亦不必聽；卽該師駐省軍官家屬，均照常待遇，或特別羈縻之，稍一不慎，恐與將軍不利。陳又深以爲然，並囑颺密電劉師存厚，相機應付，如蔡到永寧，

尤應力加保護。颯卽照電劉師，可與滇軍一致行動。劉師熱誠遇人，復將此情電告周駿師長，並請響應，而周師長竟電北政府，告劉師叛變，劉被革職查辦尙不知也。北廷曾嚴電陳將軍，並加申飭，此事陳甚費周折，惟周駿師長之忍心害理，可畏之至，何況同是川人，且係同學，何陰險狠毒若是耶。

第八節 蔡督軍由滇率隊抵四川永寧，與劉存厚師長、雷廳旅長、陳二菴將軍商倒袁作戰經過各時代

蔡公到永寧時，劉師長電告蔡公到此，已照前電歡迎，並妥爲接洽矣，擬卽聯合川軍，分道進取瀘州，望卽轉告陳將軍爲幸。颯將此電面送陳閱，陳將軍謂成都暫難表示態度，因曹錕、張敬堯等，已率隊開渝瀘一帶，勢甚洶洶，稍一疏忽，我之地位搖動不足惜，於蔡軍大不利。此時惟一方法，滇軍力能取瀘州，則取之，否則支持愈久，則方法愈多，切不可作殊死戰，徒傷兵力，費彈藥。陳又一面極力敷衍曹、張，作種種運動誘勸恐嚇，不使遽行進攻。一面電袁總統，速令曹、張軍，宜慎重不可輕進，謂瀘州永寧間，地勢險惡，滇軍又極猛烈善戰，總以穩打穩紮爲妥。又明知曹爲袁死黨，只可敷衍一時，張則有勇無謀，故電張師，固守瀘州，切不可孤軍渡江，中敵誘計，且該處地勢如何險要，滇軍如何强悍，稍一失敗，川事危矣，務矜慎重考慮，用免後悔等語。颯復將陳將軍委曲意義及辦法，電告劉師轉呈蔡公留意。其時蔡公已合劉師所部，分道取

瀘，滇軍到達瀘州對面上游附近，劉之川軍到瀘州對面江岸，準備進攻瀘城。而北軍一部，到瀘州上游；周駿所部之熊祥生一旅，直抵瀘州城，準備渡江進攻。而劉師川軍，初次出戰，膽小經驗又少，又不忍砲擊瀘城，恐傷百姓；滇軍遠道疲乏，兵少械劣。北軍與熊旅，以重賞揀選敢死隊，分上下游渡江猛擊，川滇聯軍，力不能支，卽向納溪方面退却，頗有損失。川軍團長陳玉堂陣亡，幸鄧錫侯團長勇猛，力阻退兵，得於納溪附近，搜集隊伍急加整頓。滇軍秩序稍好，亦不能以少敵多。又幸北軍進攻極爲慎重，不敢窮追，熊旅亦不敢獨進，此亦陳將軍種種牽制之力也。當時蔡公急率後續部隊，趕到納溪，晝夜整飭佈置，有退者斬，得以穩住。嗣張敬堯，全師開到瀘州，曹軍亦分隊佈置瀘州上游一帶，擬卽進攻納溪，陳將軍又再三電張師，謂納城係背水戰，攻則危甚。張初強硬，且好大喜功，不肯服人，然亦稍有畏心，故於納溪附近，兩軍鏖戰達四十餘日，不分勝負。於城南之蓮花坡一處，兩軍傷亡營長各達十餘名，下級官及士兵尤多，時進時退，無大勝負，而戰事之激烈，未有甚于此者。若以兵力論，北軍共約三四師之衆，川滇軍兵不滿萬，而川軍又不甚得力，滇軍餉項彈藥缺乏，不能久支，張敬堯頗有所聞，突于某日拂曉，派勁兵兩團，進襲納城。適滇軍何海清支隊長，僅率兵一營先據要隘，迎頭痛擊，張軍兩團，傷亡殆盡，陳將軍聞卽電告袁氏，張師輕進失利，喪亡極大，袁電責張師，不聽陳言，輕進失敗，記大過一次，以後不敢再進矣。（其時滇軍全部軍官，嚴電唐繼堯，應從速補充餉彈，否則全軍

失敗，罪在督軍，而唐不置理。後聞納溪又繼敘府退出，唐始終未接濟一彈半餉，並復與袁有妥協辦法矣。）但北軍兵力厚，餉彈充足，攻雖不足，守實有餘，蔡公亦知難以力致勝，遂決計暫退大州驛。退時秩序井然，雖敵砲如雨，彈穿司令部座右，蔡沉靜如故，非將退却命令下好，不少移動，劉師不如也，故敵不敢進，安全退入大州驛。蔡公即將暫退情形，電告各有關方面，大州驛地方雖小，山勢險惡，官兵尤氣壯，而不稍餒，故能進退自如，又能迭次夜襲，子彈雖少，用刺刀大刀，殺斃張師士兵，不下二千餘名，張更喪膽，不敢越雷池一步矣。惟蔡公喉疾日劇，而中外朝野上下政客名流，以及廣東軍務院梁任公等紛電馳詢，並須自譯自復，蔡公與李曰瑛秘書長，日夜伏床，指揮自若，忘其勞且病也。又幸右翼方面，戴總司令所部王文華師，在湘西方面，得一大勝。有北軍約一混成旅向黔邊進發，該處山勢險峻，路尤崎嶇，北軍士兵，不善行走，草鞋赤足，尤非所能，即槍支彈藥被物，雇人挑運。王師密令本師士兵，改裝苦力，並約同該地人民團隊，散佈各地，以代挑運，一遇黔軍截擊，該北兵紛紛逃走，不能顧及夫役，所有槍支物品一概散失。且假裝之挑夫，多執槍襲擊之，以致一旅之衆，死亡殆盡。該旅長亦自槍以殉之，黔軍吳旅長傳聲，亦于此役傷亡，而黔東無憂矣。又戴部之熊其助旅長，兵僅一旅，出入松坎、綦江間，神妙莫測，指揮靈動，料敵如神，進退自如，以少擊多，李長泰、齊燮元兩三師之衆損失極大，幾至進退維谷。蓋北軍入川種種困難，水土不服，語言不通，登山越溝，冒雨衝霧，均非所

能，勝則追趕不上，敗更逃亡不及，且皮鞋衣物彈藥，棄置無遺，一敗即不可收拾，行軍駐紮，一遇少數土匪，晝夜擾亂，即不敢擅動一步，徒執槍亂發不停，以免劫營而已。故袁世凱曾有電責曹張等，迭據報告，滇黔軍兵不滿萬，何以愈打愈多，以所發之子彈計，一千粒子彈，只打一箇兵，已打盡無餘矣，何軍情之優劣差池若是耶。左翼紱府方面，劉雲峯迭次戰敗川北軍各旅，（伍、馮、倪三旅）卓著奇效。但第二次戰勝之原因，實則劉一清有大力存乎其間。當北政府電陳將軍，非速將紱府收回不可，陳即派劉一清高等顧問爲總指揮，令馮玉祥、伍祥楨、倪品卿三旅，歸其節制指揮。北政府攻擊電令到，劉即籠統照原電命令，分發各旅，即日施行攻擊，而于時間遠近，及集合地，均不說明，而各旅得令，即時開發，向紱城進攻，到者先後不一，故滇軍得以各個擊破，此事惟颺與鄧漢祥、修承浩知之。嗣馮旅仍告奮勇，一鼓而下紱城者，滇軍後援未到，餉彈缺乏，面戰面退，暫退駐紱城外十數里之地，而馮旅亦不敢前進，亦以兵力單薄故也。颺復與劉一清、鄧漢祥等秘商，意欲使馮玉祥與劉雲峯兩軍，聯合一氣，停止還攻，向陳將軍進言，陳頗然之。颺即派員赴紱與馮旅商取同意，再赴劉雲峯處商同意，均能贊同，並一致反對帝制。又電告蔡公，請電獎馮旅長玉祥，或加派代表，與馮旅接洽尤妥。而斯時陳將軍，亦滇軍不能再戰，非停戰議和不可，颺與劉一清、鄧漢祥等，乘機向陳將軍進言，請設法緩和。陳云如何緩和和方，嗣即決定電請南京馮督國璋，出任調停，略謂滇軍雖暫退，兵士尙勇猛過人，蔡松坡用兵如

神，地方多樂爲贊助，終不可侮。且黔督劉顯世與蔡共攻守，桂督陸崇廷，不日即可響應，久更生變，蔓延尤多，請公電呈總統，先行停職議和，並薦颺爲議和軍使，親赴兩軍前線，切商辦法。馮督照電袁世凱，袁卽復電照辦。颺卽奉陳將軍令，尅日率譚道源等十餘人，先赴瀘州張師敬堯處，張初頗強硬，卽力陳利害，心稍動。加之先有袁世凱所派之路孝忱，駐瀘州監視張之行動，張極不願意，張曾秘約颺將路君帶至蔡公處處決之。嗣後誘張至電機上與蔡談話，兩人客氣甚洽，颺更加以誘勸，張意更活動，停戰議和，頗允進行。颺卽赴大州驛報告蔡公，當時唐軍如羅佩金、李曰垓、顧品珍、袁華選、石陶鈞、唐繼、何鵬翔等，異常歡慰，並將停戰議和事，詳細說明。適陳將軍又派劉一清顧問來蔡處，商議和辦法，又約張敬堯到電機上，與蔡公說話，意氣更佳，卽決定停戰四十日，兩軍不得擅開戰端，並將距離互退至相當地點，再議辦法。惟張總以袁取消帝制，仍作總統爲條件，蔡則堅持袁下野，爭持不下，停戰期將滿，事尙未決，加之曹錕、李、齊等，亦堅持袁仍作總統，和議幾至破裂。颺請蔡公，再電陳將軍從速獨立，陳復電云：敝處兵力單薄如欲獨立，請以四個梯團，交雷颺率領，先至敘城，與馮旅換防，使馮旅移駐自井及資中，援應省城，緊急時，再由雷率隊赴援可也。蔡公閱電，頗有難色，躊躇不決。颺曰請公不必拘泥，卽以一個梯團或數營，只說四個梯團就是。蔡微笑，卽照此復電陳將軍，並以第一梯團名義，交颺編組，以劉雲峯爲第四梯團長，率隊赴赤水防敵襲擊後方敘永一帶。颺暫率兵，僅兩

營，卽時出發，並約劉存厚師長同行，（劉師隊伍在納溪作戰，本不甚得力，滇軍官長頗多輕視，蔡亦不甚願意，有人主張將劉師改編，或取消之，以永寧道尹予之。颺甚不以爲然，卽秘對蔡公進言，劉師運動響應附和，影響全國，功莫大焉，如遽將其取消改編，恐川滇意見，從此更甚，前日惡感未去，今復加甚，恐于護國軍不利，並使川人反對有詞，以後尙有人附和表同情哉，況現尙大功未成，人心惶惶，宜十分慎重，不可偏滇人望，有害滇人也。蔡公深以爲然，並云劉太怯弱，你再去幫他忙可否，颺曰我可從旁幫助，卽電陳將軍允將劉師餉項照發，隨颺隊行動，當負全責也。颺隊開至南溪縣，忽接陳將軍電，令暫停止待命，知其意尙游移不決，或知我軍虛實矣。颺卽嚴電陳，謂大軍在途，萬衆一心，決難中止，且威信所在，稍縱卽逝，宜速決，免破裂，滇軍素性蠻，公所深知，自由行動，恐于馮軍不利。並派副官長譚道源，趕赴敘城與馮旅長接洽，並面陳利害，馮深然之。更時卽得陳將軍電，仍照前議辦理，馮旅亦來電促速接防，以便移駐自井。颺到敘兩日，陳又來電，屬卽分兵赴自井，使馮旅開資中，鎮壓一切，颺兵僅兩營，敘城土匪又多，如何處置甚費躊躇。復思此而不應，必誤大事矣，卽復電陳將軍，卽時率兵兩梯團赴井，留兩梯團守敘，其實僅率一營三連兵力赴井，敘城僅留一連兵守之。行至中途，隔井僅四十里之地，自井商人代表多人持函，謂自井昨日馮旅開去，原駐之川軍一團突然叛變，請司令官速開井，維持秩序，稍遲恐自井劫奪一空矣。當囑該代表等急回井，一面穩住商家心理，說滇

軍卽到，一面囑商界暫行委曲敷衍該叛兵或以少數款項，安置叛兵，使不亂規。時已午後三時矣，卽令各隊先行造飯，並每兵預備火把數個，旁晚分路開進，夜半入井，各方火光燭天，各代表亦到處宣傳，滇軍大兵已到，叛兵紛紛逃逸，並卽派兵駐紮各要隘，嚴查捕拿，而人民與叛兵，均不知我之兵力若干，故得以計勝也。天明時，自井外之梁高山，忽發見敵兵約兩團，有向自井開拔模樣，颺卽派商人代表數人，赴該處質問該軍隊官長，意圖如何，如係誤會，請速開回原地。並說明滇軍此次來井原因，係奉陳將軍及蔡總司令命令，如不退去，卽以敵人相待，而井商畏川軍如虎，頗甚出力，該隊竟卽時開走，否則危矣。蓋攻則兵力不足，退則威信掃地，且於陳將軍獨立關係太大耳。蓋行軍機要，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洵不誣也。又接張敬堯師長電，謂和議雖未告成功，不應自由行動，破壞前議，颺復電本梯團奉陳將軍及蔡總司令開駐自井，維持秩序，與戰事無關，祈釋念爲幸。本梯團駐井數月，商民安堵如故，從未向井商籌餉分文，卽同來之川軍，如劉存厚師、熊克武新集之少數部隊，並未強行挪借，有之亦不容自由強迫也。嗣聞廣西陸督，宣布獨立，護國軍聲氣，更爲之一振。（陸督榮廷獨立原因有數：一、素欽佩蔡公，其部下又多係蔡之學生，極有感情。二、梁任公顛沛由廣東安南轉赴陸處接商，並主持一切。三、蔡在京危難時，早派代表數人，赴陸處接洽，故有此結果也。）陳將軍得此消息，獨立之興趣更佳；加有颺軍督井，馮軍在資、簡間；又得颺所薦之盧師諦，以師長名義，在成都附近，聯絡孫、

吳、丁、張四大金剛之民軍，擁陳獨立；又有劉一清，鄧漢祥、修承浩在陳身邊，乘機督促，故即宣布獨立；此袁世凱帝命第一打學也。又劉雲峯在大州驛，停戰期間將滿，先兩日，謂蔡公曰：戰事又將發生，滇軍餉彈均缺乏，如何辦理？蔡曰：無辦法。又曰：無辦法，即不辦耶。劉曰：無子彈，如何再戰？蔡曰：有刺刀否？劉曰：刺刀殺不得這多。蔡曰：汝等投降可乎？劉曰：要投降早就投了，何待今日。蔡曰：豈另無辦法乎？如有手槍，殺敵不足，殺自家有餘。劉曰：可否打電張敬堯，商辦法？蔡曰：不示弱乎，張小子將得步進步了。劉曰：由我打電，約在電機上說話，可乎？蔡曰：可！乃約張敬堯說話，劉謂張曰：停戰期將滿，你尙願打否？張曰：那個王八蛋願打。又曰：滇軍願再戰否？劉曰：只要有辦法，不打也可。張曰：有何辦法，你可說說。劉曰：你可派我所認識之陶總參議，或胡總參謀長，到大州驛，商辦法何如？張曰：一個赴重慶，一個抽不動不能來，並無他意。劉曰：找到你司令部何如？張曰：很好……即以此進告蔡公，蔡曰：張一武夫，恐有不測。劉曰：無關係，他殺我幹嗎，我與他均北方軍人，並先認識的，當不至此。蔡曰：你既願去，不怕甚好，如有危險，我爲你報仇。劉曰：好極好極。即後與張約定時間地點，請張派人至某處一接。到時張果派有人馬迎迓，初至納溪縣，見吳、田二旅長，復同至瀘州張部。見面時，異常歡悅，並大擺筵宴，相繼談話。劉曰：我已來此，有何辦法，請說。張曰：你說如何辦，如何好？劉曰：辦法就是再停戰兩星期，方好說辦法。張曰：很好，我

可電前方各戰線，再行停戰兩星期。劉曰：你能辦到，我就打電蔡公照辦。劉又曰：到底你尙願戰否？又能戰否？張曰：我不瞞你老弟，我的精銳，已消滅大半，曹三爺直接部隊，均不能戰，全靠我軍來稱面子，打死戰，我才不幹了。若再打下去，我這師長，就當不成氣了，如有相當的辦法，我決不再戰。劉又曰：袁能退位否？張曰：推倒老袁，能舉老段當總統，必能成功。劉曰：約法大總統退位，副總統繼任，恐怕辦不到。張曰：甚麼約法不約法，只要咱們等贊成就行了。劉曰：既可倒袁，這一來好辦？舉段一條，俟歸報蔡公後再定，其餘不成問題。張曰：可。卽照此具函蔡公。劉卽携歸大州驛，送蔡公一閱，亦以約法關係，未能卽時承認，劉又約滇中將領多人，勸蔡公暫不反對舉段，俟大局定後，全國公議如何。蔡曰：暫時敷衍，亦未嘗不可。劉乃復至瀘州，與張敬堯商，舉段可矣，但你一個人何能爲憑？張曰：我可打電請曹三爺，及李、齊兩師長，各派全權代表，來瀘會議。果然各代表均到，商及請袁下野，舉段爲總統，一致贊成。並共同組織南北同盟軍，一致倒袁，擁段爲總統，贊成者爲友軍，反對者均視爲敵人。袁聞此消息，大勢已去，氣憤而死，此事亦寢。仍按約法黎元洪爲總統，段爲內閣總理。斯時張敬堯卽約蔡公到瀘州，商善後事宜，異常融洽，並訂蘭譜盟，張曾有總司令以後，如欲與日本鬼子一戰，我當附驥尾以助之豪語。張軍退時，所餘軍械子彈、馬匹糧秣，均送與蔡軍。卽曹錕、李長泰、齊燮元等師，亦相繼北還。而曹錕之蠻氣猶存，行時送周駿師槍支大砲多種，嗾使周師銜袁死命，

赴成都接將軍事，迫陳二菴交代，恨陳甚矣。周竟悍然不顧人格，整軍就道，其時周師共約兩萬人，由重慶至成都，成一長蛇陣線，資內兵特多，防我軍也。周駿先由北道，兼程赴蓉追陳，是時馮旅在資簡間，本可一戰，但馮旅勢孤，士兵北歸念切，馮即勸陳讓出成都；懿梯團在自井，亦爲周軍隔斷，陳雖迭電請援，亦力有不及；陳又電懿速請劉存厚師長回蓉，替代將軍事，劉又不敢去；且羅佩金爲左翼副司令，按兵不動，懿迭次大義相責，人能救你，你不救人，此次倒袁，若無陳將軍種種維護救援，滇軍早化成枯骨矣，羅仍不理。後晤面時，詢其理由，羅曰：我們作漁人不好嗎。其陰險可知矣。惟蔡曾電責周駿師長，不應如是，並曉以利害，竟悍然不顧。懿復其函，派代表曾某，赴資中周部各官長處勸導。謂袁氏已死，曹、張均退兵北還，各省軍民長官，均有電贊成共和，停止軍事行動，蔡總司令已到瀘州，收拾軍隊，周師何必仍以袁之死命，逼陳將軍，敗壞紀綱，遺害人民孰甚。況蔡與陳倒袁一致，決不許其自由行動也。以勢力論，當時北軍川軍，共約十餘師，滇黔軍雖不滿萬，猶能縱橫自若，豈周師餘人，所能犯其鋒耶。懿雖暫領滇軍，駐井守法不逾，並無侵佔籌款情事，且素係川軍將領，事事爲川維持，周師如能息事寧人，撤退原防，一致鞏固共和，維持川局秩序，甚善之。況陳將軍此次對國對川，大功皆知，在川多任一日，即滇軍不再至進一步。否則，大軍在途，出師有名，川事重亂，周當負全責，且恐遺笑全國，不一星期，又當作逃亡計耳，曷直之言，請爲原諒。而某軍官謂曾代表曰：請回去告雷

某勿多言，不然必首先打他云云。蔡公已有令，命颺與顧品珍兩梯團，一取內江，一取資中，同時並發。颺出發時。曾約熊克武派一二連兵，佯攻隆昌，並阻敵西上，即率本梯團進攻內江，不兩日即克內江城，並降服周部兩支隊，兵約二千，槍砲完備，人民亦無絲毫驚慌及損失。顧梯團向資中進攻，雖先將資中對河山頭之敵約兩營摧破，而渡河尙費時間。颺得報，即先派何支隊長海清，率一支隊先發，直過資中城下。颺在內江，整飭一切，安撫地方。並以所降之兩支隊，交熊克武節制指揮，一因颺所帶之滇軍，與川軍恐難水乳相容，二以熊克武、但怒剛、向傳義等，熱心國事，軍隊不多，不敷應用，雖未得羅副司令同意，亦不顧也。颺即率田支隊長鍾谷，趕赴資中，到時資中已下，休息一日，即分攻陽縣。本梯團向左翼進攻，顧梯團隨後繼進，新編之趙鈺衡梯團進攻中路，熊克武所部隊伍出發北道，向成都方面進行。本梯團隔陽縣僅卅里，忽接羅副司令命令，謂趙團中路失利，資中危急，該團速即回攻中路。颺將命令置之夾袋中，說敵人已有退意，宜急進取陽縣，用獲首功，而敵之無戰鬥能力，早知不值一擊，故兩小時，趕到陽縣，一敵即不戰而退，並派兵二連，回擊銅鍾河中路之敵，陽縣既得，資中危亦復安。羅到陽縣，稱賞不置，謂兵在外，將軍制之，洵至言也，如同兵救資，資未必救，陽縣敵恐更堅守難下。嗣顧梯團與趙梯團，先行進攻簡州，該處周軍甚盛，大砲尤多，鏖戰兩日，颺梯團將加入，敵已潰散，擒旅長一員，獲戰利品極多，陸路大砲六尊，皆曹錕所送者。颺又先率本梯團由左翼進攻成都，

不兩日即安抵成都，周駿軍隊及黨羽，早聞風星散矣。周駿任將軍，不及一星期，而逃亡，前不聽臆言而言竟中矣。省城安靜如常，當與劉存厚師切取聯絡，維持秩序，保護各機關銀行照常辦公營業，羅、顧、趙等軍隊相繼到蓉，相安無事。臆本川軍將領，人民極爲相信，當將到蓉情況，電呈蔡總司令，蔡亦非常慶幸，並合滇川軍將領合電蔡公，請速來蓉，辦理善後，至爲懇禱云云。

第九節 蔡督軍於袁世凱死後，由瀘州扶病赴成都辦理善後事宜

蔡公在瀘州時，喉疾已劇，本擬將瀘州滇軍及地方一切事，料理妥當，即離川赴滬就醫，川中軍民各事，交川滇黔各當局，共同處理。乃滇黔部屬及川中父老軍民，勸駕蒞蓉，辦理善後，以事實論，非蔡公到蓉，切實處理不爲功。蔡公亦知此事較打戰尤爲重要，非親到一次，無以對地方，深恐一篲之虧，激成千仞之潰，並恐遺害地方，反有以議其後者，不得已扶病來蓉，所經各地。父老軍民，莫不欣悅感戴，敬祝健康。到省時，情勢更隆重，即各銀行鈔票，頓漲價三四成，五老七賢，尤深敬佩，即趙熙老先生，不遠數百里，由榮來蓉親謁，表示敬意，餘多願充顧問，每日入署問事，就商一切，誠難事也。當時臆與修承浩見蔡公，病勢甚重，非速就醫不可，一晚謁見時，談及川事一切，頗感困難，臆曰：總司令既到此，第一莫把四川當作征伐地，第二莫把四川當爲戰利品，四川軍政各界，有資格聲望者，宜酌選任用，不可事事將就滇人，反有以害滇人

也。否則，總司令出川之時，卽川亂發生之日。況總司令之病，非尋常可比，宜速覓醫調治，並養息之乃妥。川局宜趕快決定，快刀斬亂麻，當易就範。蔡公深以爲然，當時議定，暫任周道剛爲川軍第一師長，熊克武以師長兼重慶鎮守使，劉存厚以師長兼川邊鎮守使，請尹昌齡先生爲政務廳長，加委盧師諦爲警備副司令，餘尙未擬。次日卽赴法國醫院用電光照肺部，醫生云：病勢甚重，宜速休養。蔡公亦急思離川就醫，但對川事，不能不急定辦法，卽決定羅佩金爲四川督軍，（羅係日本士官生，曾任雲南省長，此次起義倒袁，羅極熱心耐苦，參贊一切，以資格事業戰功論，雲南當推爲第一，雖平時稍有嗜好，當不致如何壞事也。）以戴戡爲四川省長，（戴此次起義，決心最大，戰功尤著，政治文事，均有相當長處，人尤廉節勤奮，滇黔作戰，能力雖小有區分，以省長予之，似極相宜也。）餘照前日擬定辦理。而羅佩金等聞之，頗不謂然，蔡公知之，亦不甚計較。對於軍事本擬將川滇黔軍改編數混成旅，不擬擴大，但此事非朝夕可以辦到，不過一計劃而已。數日後中央卽照蔡所保各案發表，羅佩金更大憤，川人亦有非難之者。惟劉存厚事未發表，因殷承瓛死力爭持，非要川邊鎮守使不可，迭與蔡爭論不惜，羅佩金亦乘此代殷說項，並深恐殷爲督署參謀長，不好辦事，故特別爲之要求，蔡不已，憤而予之。羅等仍不滿意，非將督長兩職全權在握不可，只期蔡一去，卽可辦到也。而中央要人政客，亦有非難蔡之用人不甚妥當，尤以羅佩金不應任督軍，豈通論哉。以戰功言，滇黔兩軍，同一任務，同一功績，雖稍有大

小之別，一督軍、一省長公平妥當之至。以勢力言，非兩者協力辦理，不能措置裕如也，若以毫無勞績，毫無力量者任之，恐更朝不保夕矣。況蔡所保用之師長鎮守使，又非絕對以勢力勞績言，而此次之勞績最大，戰功最著者，並未安置一人，而有功者，亦未嘗有何要求，而並不怪蔡公之用人不當也，此可見蔡公一秉至公，爲國爲川而已。然四川事必亂無疑，修承浩雖已發表川東道尹，堅不肯就，並擬隨蔡公同行回湘。颺本擬護蔡公出川，但因梯團部結束未完，不能遽行。蔡公部署切定，即率李小川、修承浩、唐獻等，離川赴日就醫，聞羅督僅備川資萬元，護行頗感困難耳，行時在望江樓送行，紳商各界均到，蔡頗有徘徊不忍去之意，送者亦感慨系之，惟祝其病愈重來治川耳。上船時蔡公又謂颺曰：你在成都久，情形熟習，且與川滇黔各軍素有感情，聯絡尤周，不宜速去，使後事更難辦也。颺已不忍再言。蔡行而成都各銀行鈔票，又低價三四成，五老七賢任事者，紛紛出署，不復問事，不亦奇哉。（聞蔡公到渝時，颺曾去電爲陳，劉二公說事，略謂此次陳二菴將軍，功大而不容於川，劉存厚不惜犧牲一切，而一鎮守使不得，事甚不妥，請另設法安慰之。蔡公即電保陳二菴爲湖南巡按使，劉爲廣西巡按使，發表後，二公雖未赴任，聊慰此心而已。）

第十節 蔡督軍因病離川就醫，及死後之四川

蔡公離川時，言不成聲，各界送者，於感慨愁慟之中，惟祝天祐重來，作諸葛武侯第二。而

羅佩金野心無識之徒，多幸其去，而得操縱橫行於軍政各界，視四川爲征伐地，戰利品矣，不可不痛哉。故羅督一接事，卽反其所爲，將蔡之舊人多數更換，以便行私作弊，其惟一政策，第一使戴省長，不敢上省。第二解決劉存厚師，以示威一切。故始則消極反對，陰使政客敗類無識軍人煽惑鼓動，務使戴辭省長職。繼則明目張膽，使軍人政客開會結社，不惜武力阻止，對劉師種種設法，謀以解決。暗保韓鳳樓等師長，乃段內閣久不置理。復保劉雲峯接劉存厚師長職，雖發表，而劉不允就，而劉師所部已躍躍欲動矣。嗣戴居然來省就職矣，羅又謀種種威嚇，使不安其位，而戴實深知滇黔合則存，離則亡之必然事實，故對羅督極端將就，仍力謀合作，而羅故爲輕視，一切不商而辦，戴仍不與計較。對劉存厚師，復陰謀解決，假情與威脅相互而行，劉深知之，總不中其計，且日夜戒備，不使有隙可乘。及蔡公死耗傳來，而羅督更目空一切，解決劉師之心更切，而終無機可乘，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陳戎生新集之師，全師解決之；戴省長與颯在祭孔途中，幾遇敵兵不測之禍；全城驚惶失措，而川軍皆憤不平，故有五師長通過討羅督之舉。（周道剛、鍾體道、陳戎生、劉存厚、熊克武等）嗣陳部被解散之官兵，聯合劉部兵官，協同會攻王城督署，戰極激烈，戴省長與颯極力勸解雙方稍形和緩。適中央有令羅督率滇軍離開省城，以免衝突，而害地方，由戴省長暫兼督軍職，羅雖不敢抗命，而恨戴及黔軍不加入作戰之心更切，而滇黔軍之離異更甚矣。嗣川軍以驅滇得勢，復謀驅黔軍，事甚危急。又值復辟禍起，劉

師所部，更欲乘機奪取督省兩職，戰禍更烈。加之中央有令，戴兼督，相機剿撫，而戴尙不欲擴大戰事，雖退出成都可也，而所部熊其勛旅長，堅不肯讓，懿亦迭次勸熊不宜擴大戰事，並曉以利害得失，兵少力薄，必至失敗。熊云何示弱也；又曰：我已與羅督、及滇軍各將領，早有聯絡準備，戰事一開，滇軍必朝發夕至，劉軍不難解決也。乃戰激，而滇軍毫無消息，且漸遠退矣。羅督意俟兩敗俱傷時，一起下之，以就漁人之利，並藉以報復之，而督省兩事，可操左券矣。以致戴兼督自殺，熊旅長被戕，黔軍友兵死傷殆半，可哀也。而羅、劉之戰，又有一大原因在焉，川中好亂多謀之士，初則以羅不容戴，乘機誘惑黔軍，聯合川軍，以達驅滇目的，戴在渝時，堅不爲所動，而黔軍中受其愚弄者，或不無其人。戴到省接事矣，好事者深恐滇黔仍復合作，遂密約中央要人政客，及黨人有力者，促戴謀川黔合作，戴仍不中其計。而羅疑戴更甚，一切使戴不堪，並急謀解決劉師以孤黔勢，此皆羅督間接墮人計中者也。嗣羅督退出省城，好事者又謀川黔合作到底，以戴專任督軍，讓出省長與某接充，戴仍不中其計。又謀川軍劉、鍾各師合作驅黔，一任督軍，一任省長，而劉邵伴爲應允，陰實將二者俱得，又值復辟事起，劉邵乘機驅黔，不惜一切，此鍾、劉不中計之中計者也。又黔軍敗退後，而羅督以兩敗俱傷，時分水陸兩路，進攻成都，川軍得勝氣盛，滇軍終亦失敗，是羅督自失其計，自中其計之甚者也。好事者，雖稍得一時之利權，而爲人民痛罵，何苦乃爾。總之，省城兩次激戰，地方糜爛，死傷累累，房屋燒燬無數，

滇黔護國軍之聲譽，一落千丈，皆羅佩金一人之利慾薰心，不遵蔡公預言治川之綱要，以及川人之好謀多事者，惟恐天下不亂之所致者也，可勝悲哉！可勝悲哉！至颺之所以遲遲未能去川者，實因梯團部事，結束未完；又以蔡公不許遽去，並到渝秘囑戴省長，力保省城警務處警察廳各職。後以颺對川滇黔三方面，均能和協一致，遇事得以和解，又恐羅督之行爲失當可直言極諫，或可種種設法以消除之，使羅不致反其所爲，擾亂地方，而遺不識人之譏，蔡爲羅可謂至矣盡矣。颺始終遵蔡公意旨，欲妄作魯仲達第二，戴一見如故，傾倒異常，言聽計從。嗣復以兵工廠總辦、保安副司令，強爲兼辦，並時約颺到督省兩署籌商一切，並無一言及私。惟所部之熊其勛旅長，戰後稍驕，迭勸不以爲然；羅則全以假面目相待，颺仍忠直進言。有日以笑語激之曰：蔡公已爲督軍開了一條大馬路，購了一部好馬車，惟車夫尙未得人，督軍能雇一忠實敏捷之車夫，一鞭上道，前程萬里，無任寬敝娛樂之至。欲其覺悟也，而羅微笑不言，中間迭以滇黔合則存，離則亡之一定不移利害相勸勉，及時以諸葛武侯上後帝書，遠小人，親賢臣之意義，反覆陳述，終不稍動，而使滇軍一敗塗地，護國軍聲名從而掃地，亦颺之人微言輕，有辱使命之大咎也。至今思之，愧煞無地，又不禁率直言之，而忘一切忌諱焉，國人能爲我一諒否。

第十一節 蔡督軍死後之哀榮及感想

蔡公死時，謠傳爲日本人所嫉妬，而暗使醫生謀害以斃命者也，一時疑信參半，幾徧全國，

嗣隨護蔡公之石陶鈞、唐獻兩君歸國面詢死時狀況，及其如夫人潘氏，均曰：到院時病已十分沈重，醫生云危險實甚，並無他項情事。乃知前傳之誤也。當時朝野中外上下，及各省各界，靡不悲痛迫切，哀情之甚極矣，其各處開會追悼，如北京、上海、湖南、雲、貴、四川，尤爲鄭重。其友人學士，哀詞輓對，不可以數計，其悲慘贊嘆，藻詞鴻篇，尤不可勝讀而勝記者也。他省他處，耳聞尙未日見。惟四川追悼時，颺親執行其事，又目睹一切情況，到會約十數萬人，滇黔軍官兵垂涕泣行，有跪不能起者，川中各界父老子弟，莫不嘆息，痛恨於無窮。五老七賢中如趙熙，曾煥如、尹昌齡、洛成驥、顏楷諸先生，生則欽佩異常，死更憂傷無似，其聯語贊詞，均有斯人既死，如蒼生何之慨，有人云諸葛武侯死時之哀榮，不過如是。而羅督亦一時天良頓發，前之望其去，今竟哀其死矣，似悔前之幸其去，而今不得聆其訓矣。颺實慟哭成疾，醫者云，汝心病，未可以藥治，宜自醫之。颺曰：上爲蒼生慟，下以哭其私，病何足惜。醫者又曰：請愛國愛川而自珍重之，幸矣。蔡公功成身死，且死得其所以及哀榮之甚且至者，當爲中國開一新紀元，惟其死後之家庭狀況，亦有令人深爲嘆息不置者，蓋身爲上將軍，家無立足地，老母在堂，兩弟讀書未成，寡妻幼子，教養無着，雖蒙梁任公由各方覓金項下，集一二萬金，聊作家庭暫時需用。而當民九、十年間南北戰爭復起，湖南尤當其衝，老母妻妾子女，終歲家無寧處，不得已，分居雲南北京等處，而所蓄已損失耗費殆盡，雖故友鄙曲，送贈有人，亦甚幾希。最可恥者，有受

惠最深，而代發其各方所集贈遺孤教養金者，不下數萬元，一並吞沒，不意護國軍中竟有如是之人哉。幸我委座蔣公，聞之慨贈數千金，以資暫用，嗣復給其子女學膳費，每月數百元，老母死時，又厚恤之，子女得以大學次第畢業，此皆我委座崇拜英雄，培植其後裔之大德靡涯也。而颺于悲慟過切之餘，復有無限之感想在焉，倘天不生蔡，或生而早死，當時袁世凱之勢力，已徧滿全國；私黨宵小，各據要津，且非其類者，鋤而去之，不遺餘力；加以假仁假義，欺騙愚弄全國人民，又不惜民族存亡專意媚外，以成其帝制自爲之野心，使全國民族，復墮專制奴隸之下，於無窮期而不自知也。倘蔡公不死，而黎總統段內閣之運命，決不如彼時之曇花一見已矣，且段與蔡相知甚深，而相待尤殷，故蔡公扶病出川時，段甚欲其來京就醫，並擬以國務總理讓之，復內定以參謀總長，兼湖北督軍坐鎮武漢，雖徐、靳等，極力離而間之，不可得也。蔡對歐州參戰事，早與梁任公具有決心，當時黎總統有言，參戰恐輿論不贊同，梁任公曰：輿論是我的領土，可不顧慮也。段極贊同，有蔡公盡力襄助段內閣，並可代爲主持一切，決不至參戰有名無實，或僅公理獲勝已矣。段必遣派大軍，出師歐州，實行參戰，其效力聲光，何難與英美並駕齊驅，而中國之地位亦蒸蒸日上矣。倘蔡公不死，段既專力參戰，何至聽少數私人之挑撥，用兵壓迫西南各省而好勝于一時；而段之聲望，更爲全國人所尊重，何至爲左右宵小所包圍，而爲全國人所痛罵；作一段內閣，段執政而不能建一事，立一功哉。倘蔡公不死，而西南各省之團體，必日振日固，

何至一盤散沙，爲人各個擊破哉。倘蔡公不死，而滇黔川之軍隊，何至分裂而不可收拾，護國軍之榮譽何至掃地無存；乃何至使四川連年內亂，人民塗炭以至于此極哉。倘蔡公不死，既不爲總理，亦必以參謀總長兼湖北督軍坐鎮武漢，使西南各省之軍事政治，日新月異于不已；長江上下游，一切要塞防務，必從新整頓，以塞內亂而備外患；卽黃河南北，亦可遙爲安撫，共圖振興；雖素具野心之日寇，亦無機可乘，妄動以圖一逞，而段氏又何至加重二十一條件之罪狀，遺民族艱難困苦于無窮哉。此感想之所由來也。

第十二節 結 論

蔡公有三不要，三不怕，三不要何？不要錢、不做官、不要命是也。三不怕何？不怕死、不怕勞苦、不怕危險是也。故其事業之或就，速而且大，而精力之疲乏，亦盡而易死也。其處己也，節儉而多義氣；其待人也，誠懇而貌冷落；其處事也，勤敏而多機警；其用兵也，彷彿孫吳；其治政也，馳驅曾左，視公款公物如性命，雖一絲一毫而不苟；知人稍差，而善任有餘；賞不輕行，而罰尤不恕；口不善言，而筆掃千軍，身不過長，而氣吞萬象；應酬交錯，非其所長，而折衝樽俎，視若無物；祇知革命，不問何黨何派，如能救國，絕不自利自私。當時袁世凱嘗言，松坡文武兼資，一時無兩，何異曹孟德謂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之言哉。袁固術而不學，故一世之奸雄，一朝而消滅之，曹則學術兼擅，而千古之罵名，至今猶在人口，然兩人之知人愛才，

如出一轍耳。而助成蔡公之成功者，實大有人在，梁任公之培植訓導於其前，奔走計劃於其後，一言而天下響應，一字雖萬金不售，（其時梁爲文，反對袁氏帝制，袁知而甚畏，卽具送現金四十萬祈勿發表，梁以原款送還；其文卽時發表，天下稱頌，此袁氏最初之一大打擊也。）陳二菴卽軍之苦心孤詣，冒大不韙之名，而不稍愛惜，保護共和，而不容于川。劉存厚師長之首先熱誠贊助，不避嫌疑，不顧一切，而毅然以全師名義，附和而響應之。黔督劉與戴、王、熊諸將領，一致行動，而攻守得宜，使無右顧之憂。桂督陸，于百尺竿頭之上，一擊而全國震動，功莫大焉。至若李經羲之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人、馮國璋之陰爲贊助，卒以停戰議和告成功；段祺瑞之獨居圍城，不問一切，其不贊成帝制之隱衷，盡人皆知。諸與蔡公之起義倒袁，有莫大關係焉，而直接戰爭之最出力者，莫如劉雲峯，攻佔叙府，孤軍作戰數閱月，前無出路，後無救兵而指揮若定，以少擊多，以及單力匹馬，縱談無忌；於張敬堯之虎帳雄幕中，並使張敬堯慷慨聽眞，贊成斯舉，而打破北派軍人之團結。顧品珍兵退大州驛，餉絕彈盡，猶能鼓舞士氣，徒手刺擊，夜襲北軍數次，使張軍喪膽寒心；劉一清等之左右維護，臨機應變，潛資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此均于後關係甚大。颯於辛亥起義，摧破洪憲，恢復共和，各節言之甚詳，原以事實所在，歷史攸關，牽掛連帶者尤多，既不敢奪人之功以爲己功，尤不忍故爲矯飾，避免一己之事實，而有埋沒同人之大功大力於不彰，非自誇也。嗚呼！蔡公死矣，而事業與河山並峙。嗚呼！蔡公死矣，而

精神與日月爭光。嗚呼！若蔡督軍者，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黨史會藏原稿）

附 錄

一、蔡鏘病狀始末及護國軍第一軍醫務經過

李丕章

今承尊函，徵求護國時史實，備是役文獻之材料，丕章當時忝長軍醫，謹就職責所及者，簡述之以供採擇焉。

一、關於松坡總司令病狀的始末

蔡松坡總司令在滇出發時，即體弱聲啞，當然丕章主持治療，治終其事，即察知不為慢性喉頭加答兒，且為喉頭結核。惟坡公思深行儉，事必躬親之性，擔當摧毀帝制之大任，甫入川即臨納溪前線督戰，無暇得以療養。迨棉花梗鏖戰之役，病遂加劇，丕章在永寧辦理負傷醫院，電促公章池前線醫治，觀其勞瘁形消，不能發聲，僚屬語用筆談，病已深沉，乃力勸其暫回永寧療養。二次反攻大捷，袁軍要求休戰，芻蕘逼袁退位，中間稍得盡力施治，已能言語，增進飲食，固可望病勢安定。殊張敬堯退師瀘川，約坡公接防，坡公性急，輕從而往。適梁任公介紹往渝之德醫阿斯米者抵瀘，阿醫士認定袁世凱未死前，曾號令軍中，謂蔡某在京狎妓染梅毒，不久當死之

宣傳爲眞，遂注射坡公以六零六，致起一大反應，針下發戰而落床，自此頹敝不振。此行丕章不得隨身與阿醫會診，詳述病情，止其施針，誠一憾事。中央繼命督川，至再敦促，扶病抵蓉日，即邀各醫院用X光與顯微鏡施行檢查，確發現結核菌，各外國醫師與丕章之見相同，認爲病極嚴重。蜀中醫道俱不完備，無已，丕乃密報羅護督溶公，殷總參謀長叔公及坡公聘到之蔣顧問百里，商量非請坡公赴滬或外國就醫，不能望效。議定殷總參謀長與坡公交最深，竟侃侃向公言之，坡公布署大體，泱然輕身啓行，離蓉之次日始將報聞中央，蓋先報則中央必不准其行也。坡公之成不居，履蓉不滿兩週，即潔身而去，視權位如敝履，誠足使當世欽仰。此後仍是丕章隨行醫治，幸抵滬濱，猶能將疾安定，差告盡我之心力，於無愧坡公。到滬其意志以爲轉倭療養，或可望痊，痊後歸國尙能有報於國，或回川治川受其福，將大有爲於時，檢其軍中遺墨，致各方之電翰可以見之。不幸在倭而不起，惜哉天不佑英雄，以春秋正富之年，罹此絕症，竟不能留待斯人於今日抗戰建國之大業，共書光榮史頁，實爲國家痛焉。

二、關於醫務之經過

護國之役以正義而摧帝孽，以義師而勝強敵，濫納塵戰，滇軍伏臥，棉花梗泥濘之戰，壕中四十餘日。抗守則死傷枕藉，不使敵人越雷池一步；衝鋒則前仆後繼，踐屍而上，計此一戰，負傷官兵達二千餘之衆，衛生隊僅止四十餘人，猶憶顧梯團長以手槍督衛生隊長在戰線上昇傷者，

可知其工作之嚴格，而竟能昇送至後方救治者賴人民之協同輸送，此人民與軍隊配合成功，力量之偉大，故今日之抗戰亦注重民力之爲重也。後方總醫院設於永寧，丕章兼主之，醫務人員不滿十人，晝夜辛勤，責無旁貸，卒能一週內將輕傷者治愈，更番轉送前線作戰，使戰鬥力未嘗減弱。蓋莫非醫務有力之大助，護國軍以紬餉，尤能支持一切軍事。當日同袍陳治皆主需政，當有史實貢獻，有一次與丕章醫務有關者，時已餉需奇絀，後方醫院事重無錢，恰值貴州劉撫軍義撥三萬元，星夜解送前方，急發兵餉，丕章不得已，電話報呈坡公，述醫院窘況，坡公先縮緊前線之食，分留五千元供負傷將士之應用，雖一小事，可以見公之於前線戰士，後方傷友之一體重視也。前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部軍醫處處長李丕章。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黨史會藏原件）

二、護國軍日表

姜亮夫

表謹舉一時之大事綱領，亦史家之所不廢也。護國軍興，爲時雖不過數月，而元兇自殛，有再造共和之功，爲吾華永奠厥基。發端雖不必其鉅，而攝照遠矣。且自帝室更爲民主，革命大業，其機虞蛻變之迹，本宜弔詭突梧，世界有國者之所必然，或數十年百年而後定。獨神州癱疽，則斂叢叢集於袁氏一身，而療瘳之術，亦僅此操刀之一割，則爲時雖暫，而事象之關闔呼吸實繁

夥矣。故表以統之，表前以見盜國之漸也。

表 前

清宣統三年八月

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推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

九 月

五日，清廷授袁世凱爲欽差大臣，節制各軍。

十日，雲南革命軍起，推蔡鍔爲都督。

十三日，清廷宣布憲法信條十九條。

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袁世凱實主之。

十五日，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尊憲法也。

桂林起義，推陸榮廷爲都督。

十 月

廿八日，清廷代表唐紹儀、民軍代表伍廷芳和議於上海。

十 一 月

十日，十七省代表集議南京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以十三日爲中華民國紀元元年元旦。

中華民國紀元元年一月

一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於南京。

二日，袁世凱聞孫大總統就職，遂撤銷代表唐紹儀職。

十六日，民黨黃之萌、楊雨昌、張光培等刺袁世凱於丁字街不中，死之。

二十六日，清廷授袁世凱一等侯爵。

段祺瑞等四十將軍電請清帝退位，袁世凱授意爲之也。

二月

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

十四日，孫大總統辭職，並舉袁世凱自代。

十五日，衆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二十九日，曹錕兵變北京東安門。

三月

三日，天津兵變，與東安門之變同爲袁世凱授意爲之，所以爲不南下就職口實也。

八日，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北京，命唐紹儀組閣。

十一日，孫大總統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四月

二十一日，國務院成立。

二十九日，參議院行開會式於北京。

袁總統發佈宣言，効忠民國。

五月

二十二日，英人進兵片馬。

二十六日，俄人逐我哈爾濱北境守軍。

六月

一日，俄兵侵入伊犁。

二十七日，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唐依約法精神行使內閣職權，袁不便，會令有不經國務院逕行由總統府發布者，唐憤而去職也。

七月

二十四日，大總統電令各省都督選派代表入京備諮議。

八月

十七日，駐京英使爲西藏事，以四款照會外交部。

十八日，藏兵佔巴塘。

二十日，蒙兵攻陷科布多。

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合併爲國民黨。

九月

二十二日，宣佈倫敦一千萬鎊新借款成立。

十一月

九日，駐京俄使以俄蒙條約通告政府，蒙古宗主權盡失。

二年二月

二十二日，英藏新交通商約成。

三月

二十日，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死於上海，國務總理趙秉鈞受大總統意爲之。

四月

八日，民國第一次國會開會。

二十六日，善後五釐金幣借款二千五百萬英鎊簽字。

六月

九日，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職。

二十五日，衆議院議員質問奧國借款。

七月

六日，俄兵進駐黑龍江。

十二日，李烈鈞組革命軍，據江西湖口，宣布獨立。

十六日，黃興、程德全於南京宣布獨立。

十七日，柏文蔚入安徽組革命軍，宣布獨立。

十八日，廣東陳炯明宣布獨立。

二十日，福建孫道仁、許崇智宣布獨立。

二十五日，湖南都督譚延闓宣布獨立。

八月

四日，駐重慶師長熊克武宣布獨立。

六日，政府解散江西省議會，並停止用兵各省議會。

十六日，解散湖南省議會。

二十二日，天津戒嚴司令捕戮衆議院議員伍漢持。

二十七日，逮捕參衆兩院議員丁象謙等八人。

十月

四日，憲法會議宣布大總統選舉法。

五日，與日本訂立滿蒙鐵路五路合同。

六日，袁世凱規持國會，選彼爲正式大總統。

十日，袁世凱就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十六日，大總統提出修改約法案於衆議院。

二十五日，大總統通電反對憲法草案。

十一月

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取銷在籍之國會議員四百三十八人。

十日，中俄條約成。

十二日，令取銷各省議會國民黨議員。

十三日，國會中止議事。

二十六日，派員組織政治會議。

十二月

十二日，任命李經羲爲政治會議議長，楊士琦、饒漢祥爲委員。

十四日，任命張國淦爲政治會議副議長。

十五日，政治會議開會。

二十二日，諮政治會議修改約法程序。

雲南都督蔡鍔辭職照准。

二十三日，兩院議長會銜通告停止議事。

二十九日，商借法款一萬五千萬法郎。

三年一月

十四日，宣布停止兩議院，遣散議員。

政治會議呈復設造法機關。

二十六日，公布約法會議組織條例。

二月

三日，令停辦各地方自治會。

十八日，約法會議舉行開會式。

二十八日，解散各省議會。

三月

二日，公佈治安警察法條例。

十八日，約法會議開會，舉孫毓筠爲正議長，施愚爲副議長。

二十日，袁大總統以增修約法大綱案咨交約法會議。

二十八日，任命唐繼堯爲雲南都督兼署民政長。

四月

二十九日，約法會議議定新約法。

五月

一日，公布以袁意改造之民國新約法，特任徐世昌爲國務卿，廢止國務院，設政事堂及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於總統府中。

二十六日，參政院成立，特任黎元洪爲參政院院長，汪大燮爲副院長，停止政治會議。

六月

十六日，申令審計院成立。

二十九日，申命參政院代行立法職權。

八月

十日，任命任可澄爲雲南巡按使。

十八日，代行立法院之參政院建議修改民國二年國會議決之大總統選舉法。

三十一日，封永溥爲輔國公。

九月

二日，日本軍在山東龍口登岸。

二十五日，日本軍佔濰縣車站。

十月

五日，日本軍進佔青島車站。

六日，日本軍進佔濟南車站。

十一月

二十五日，外蒙古與俄訂立借款條約。

十二月

二十三日，舉行郊天典禮。

二十九日，公布約法會議通過之大總統選舉法，任期十年，且得連任。

四年一月

十八日，日使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二十日，任命陳宦會辦四川軍務。

二月

二十六日，日人在山東金嶺鎮敷設輕便鐵道。

三月

十四日，日本派兵三萬人來華。

十八日，日兵三百人入我奉天城。

四月

二十六日，日本向外交部提出修正案。

五月

七日，日政府令駐京日使，向我外交部提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

九日，外交部承認日本最後通牒。

二十五日，中日條約。

六月

二十二日，特任署四川巡按使陳宦兼充督理四川軍務。

七月

一日，會參政院推舉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

八月

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發起籌安會。

二十三日，籌安會成立。

九月

六日，袁總統在代行立法院發表對變更國體之宣言。

九日，肅政院呈請取消籌安會。

十九日，梁士詒發起全國請願聯合會，使沈雲霈爲會長。

二十日，代行立法院建議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

十月

六日，參政院通過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八日由政府公布之。

十四日，籌安會改組憲政協進會。

二十五日，國民會議開始選舉國體投票，並決推大總統袁世凱爲皇帝。

十一月

十一日，英、日、俄、法向政府提出質問，變更國體，能否展緩？

十二日，意國勸告袁世凱展緩變更國體。

十六日，袁世凱令封爵暫照前清辦理。

十二月

十一日，代行立法院彙齊國民代表決定國體票數，咨陳政府，並擁戴袁大總統爲皇帝。

十二日，袁大總統咨復參政院，承認帝位。

十三日，日使因帝制事照會外交部，要求袁政府於十五日以前，爲誠意之答覆。

十四日，下令施愚、楊度、曾彝進、王世徵、李國珍、方樞、陳國祥、嚴復、夏壽田等十人

爲帝制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十五日，冊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

駐京外使向外交部申明對袁改帝制之態度。

十六日，公布修正政事堂組織法，自此一切命令不用大總統印，而以政事堂奉策令申行之。

十八日，申令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

十九日，令設大典籌備處。

二十日，令尊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爲嵩山四友。

二十一日，冊封龍濟光等爵位，計公爵七，侯爵九，伯爵十三，子爵十二，男爵八十六人。蔡鍔、李烈鈞、戴戡等入滇。

二十二日，申令永除太監，改用女官。

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電請擁護共和，限袁政府二十四日前答覆。

正 表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雲南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公舉唐繼堯爲都督，以中華民國討逆軍名義檄告天下。

逆廷申令永除挑選宮女例。

二十六日，公舉蔡鍔爲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第一軍總司令部成立於八省會館。

雲南軍政府通電各國駐京公使及駐滇各領事，宣告起義大義。

逆廷明令延長參政院會期。

二十七日，改討逆軍爲護國軍，唐都督率衆誓師。唐都督、蔡總司令同電通告法屬安南政府

起義大義。

蔡總司令委戴戡爲護國軍右翼總司令。

逆廷參政院會議，制定憲法程序。

袁世凱令曹錕率第六師由岳州入川禦護國軍，而以第七師張敬堯，第八師李長泰軍繼之。

又命第六師馬繼增由江西入湖南攻貴州。

二十八日，黔桂兩省同時電北京取銷帝制。

二十九日，法使抗議國華報載法國公使允取締亂黨及允袁軍假道安南之說。

駐滇德領事韋斯正式承認收到護國軍宣告獨立之文。

廣東共和軍通緝龍濟光。

三十一日，逆廷下令免唐、任、蔡職。

逆廷申令改元，以明年爲洪憲元年。

五年一月

一日，雲南撤銷將軍行署，改爲軍都督府。

昆明民衆開擁護共和紀念大會。

袁世凱令孔令貽仍襲封衍聖公，加郡王銜。

逆廷公布洪憲元年度預算，改總統府爲新華宮，公府收文處爲奏事處，府內總指揮處爲大內總指揮處。

三日，逆廷大典籌備處通告對外仍暫用民國名義，不用洪憲，使團不收洪憲文書故也。

五日，逆廷申令近滇各省嚴籌防剿，並派曹琨率師進擊。

六日，廣東惠州、寶安、江東等縣民黨獨立，均稱共和軍。

黨人謀奪九龍附近之關稅。

七日，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陳炯明舉義于惠州。

貴州巡按使龍建章電請另行表決國體問題，逆廷令參議院駁覆。

十日，第一軍先遣隊董鴻勳率隊出發。

逆廷設征滇軍務局于府中豐澤園。

十四日，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發自昆明。

十五日，袁世凱派周自齊往日疏通牽制，日本政府拒之。

十七日，護國軍第一軍右翼鄧泰中、楊綏兩支隊，與北軍戰于燕子坡克之，並下捧印村。

十八日，鄧、楊兩支隊占川邊橫江，逆軍伍祥禎敗績。逆廷申令停止貢獻。

二十一日，鄧、楊兩支隊追敵軍至敘府，大戰克之，遂入城，逆廷震駭。

袁世凱孫袁英謀刺世凱，轟毀新華宮，事洩被拘。

二十三日，逆廷申令卽帝位延期。

逆廷軍事處議設行軍總司令，以段祺瑞、馮國璋二人擇一任之，二人皆辭。

命龍觀光爲雲南宣撫使，觀光率師西上。

二十五日，雲南聯軍王文華部與湘軍戰於晃縣。

逆廷申令各將及統兵大員，進剿滇軍。

二十六日，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派人與蔡總司令商響應。

二十七日，貴州宣布獨立，舉護軍使劉顯世爲都督。

二十九日，敘府大戰，逆軍四路來犯，鄧、楊兩支隊全破之。

二月一日，四川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獨立於納溪，率兵反攻瀘州。

三日，雲貴聯軍克湖南晃縣，分兵二路進窺黔洪江等縣。

四日，湘西聯軍克吳公嶺。

五日，聯軍克黔陽。

六日，鄧、楊兩支隊破逆軍二旅數營於敘府。

董鴻勳、劉存厚會師攻瀘山，克藍田壩。

湘西聯軍克洪江。

七日，董軍克月亮岩。

廣東黨人圖襲石井兵工廠。

八日，董軍渡江取小市，瀘州危急。

逆廷任龍觀光爲雲南查辦使。

逆廷申令貴州護軍使劉顯世開缺，聽候查辦。

十日，劉存厚軍棄所得地退納溪。

護國軍右翼總司令戴戡進兵渝邊。

十一日，湘西聯軍克鳳凰廳。

十二日，湘西聯軍克乾州，游擊隊王華裔克靖州通道綏寧。

十三日，董部何海清敗敵于雙合場。

十四日，戴戡與敵戰于青羊市趕水東溪等地克之，湘西聯軍克沅州。

董軍與敵周旋于雙合場綿花梗諸地。

十五日，戴戡軍克馬口壘柑子堆，重慶大震。

十六日，湘西聯軍克麻陽，湖南全省大震。

十八日，湘西聯軍克辰谿。

湖北武昌馬隊起義未成，死百餘人。

十九日，湘西聯軍佔寶慶。

二十日，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出發自昆明，湖南黨人攻將軍署敗績，楊王鵬等二十餘人亡之。

二十三日，蔡總司令自永寧馳納谿督戰，戰至烈。

二十五日，逆軍第一路司令，六師師長馬繼增在辰州爲其部下所殺，全軍殘潰。

二十八日，逆廷申令於五月一日召集立法院，又令以國民會議覆選當選人爲立法院議員覆選當選人。

二十九日，逆廷參政院代行立法院閉會。

三月二日，龍濟光子率土匪攻我剝隘。

四日，護國軍第一軍第一師團長令鄧泰中、楊綦兩支隊，退出敘府。

六日，戴戡軍克二塗岩草坪壘等處。

廣東民軍分襲肇和艦、長州砲臺，未克。

七日，逆廷特派陸榮廷爲貴州宣撫使，陳炳焜兼護督理廣西軍務。

逆廷特封馮玉祥三等男爵。

九日，我軍退出納谿。

十一日，陸榮廷率師攻柳州。

逆廷公布頒爵條例。

十二日，護國軍張開儒、黃毓成及桂游擊軍合圍龍觀光大軍于百色，降之，觀光通電擁護共和。

十三日，湘西聯軍退出麻陽。

逆廷發行洪憲六厘公債二千萬元。

十五日，廣西獨立公舉陸榮廷爲都督，陸親統大軍北伐，以陳炳珉護理都督。

十六日，我挺進軍黃毓成敗朱朝英于黃甫田。

十七日，趙又新、顧品珍與敵大戰于納谿南。

十八日，我方聲濤軍破龍濟光部黃恩錫軍於龍潭，克之。

我第一軍克江安。

戴戡軍克南川等縣。

湘西聯軍克永順。

二十日，戴戡軍克綦江。

二十二日，逆廷申令廢除洪憲，撤銷帝制，自稱大總統，任徐世昌爲國務卿，段祺瑞爲參謀總長，召集代行立法院臨時會。

二十三日，逆廷下令恢復民國年號。

二十五日，湘西聯軍復佔麻陽。

二十六日，莫擎宇獨立於潮州。

戴戡分軍攻彭水。

二十八日，廣東欽廉鎮守使隆世儲、道尹馮相榮據欽廉獨立，歸義榮廷。

二十九日，僞府焚毀關於帝制文件凡八百數十件。僞府與俄簽訂哈愛鐵路借款合同。

三十日，廣東潮汕宣佈獨立。

四月一日，僞府分命辦理國民會議與立法院議員選舉事。

僞府拱衛軍一部譁變，僞府大恐。

二日，僞府代行立法院撤銷國民總代表名義，及其決定之君主國體案。

五日，廣東軍艦寶璧江大江固各艦，歸附護國軍。

六日，龍濟光被迫宣布獨立。

袁世凱命四川將軍陳宦，遣使與護國軍議和，第一軍總司令蔡鍔允自六日起停戰一月。

蔡總司令通令各路軍停戰。

十一日，旅滬國會議員議決設立國會議員通詢處於上海，國會集會之基始此。

十二日，民軍代表徐勤，陸榮廷代表湯覺頓，廣東警察廳長王廣齡及譚學夔等，與警衛軍統領議於海珠，龍濟光使人狙擊，湯、王、譚等死之。

浙江護國軍起義，將軍朱瑞逃，衆推巡按使屈映光爲臨時都督。

僞府參議院參政楊度、孫毓筠辭職。

十六日，黨人在江蘇江陰宣布獨立。

十八日，雲南都督唐繼堯宣言袁世凱謀叛，大總統資格消滅，恭戴黎副總統爲中華民國大總統。

二十日，龍濟光允陸榮廷、梁啓超之調解，於二十四日槍斃北使蔡乃煌。

二十一日，僞府公布政府組織令，以求和緩國人之責難，而竊膺大位。

二十二日，僞府命段祺瑞組織內閣，任南北和議事。僞府特任錢能訓爲平政院院長。

二十四日，民黨在江西玉山、廣豐宣布獨立。

二十六日，湖南零陵鎮守使望雲亭在永州被迫宣布獨立。

護國軍湖南招撫使程潛，進據武岡重慶。

二十七日，黨人在江西上饒宣布獨立。

二十八日，奉天桓仁莊河南縣宣布獨立。

五月一日，兩廣護國聯軍都司令部成立於肇慶，公舉岑春煊爲都司令，梁啓超爲都參謀。

四日，黨人在湖南湘鄉謀獨立。

山東護國軍據周村獨立。

僞府公布修正政府組織法。

五日，浙江都督屈映光不治民意，辭職，公舉呂公望爲都督。

桂軍入湖南寶慶。

六日，廣東軍克福建永定。

護國軍再允袁世凱停戰一月之求。

江蘇將軍馮國璋，赴徐州與張勳、倪嗣冲議決，留袁世凱終任，分電未獨立各省會議於

南京。

七日，護國軍政府發第五號宣言。

八日，軍務院成立於肇慶，公舉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

偽府改政事堂爲國務院。

九日，陝西鎮守使陳樹藩在蒲城獨立，稱陝西護國軍總司令。

十二日，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軍經廣西抵肇慶。

偽府令中國交通兩銀行停止兌現。

十五日，山東黨人襲將軍府無成。

十七日，馮國璋集十七省代表開會於南京。

十八日，陳樹藩入西安，逐陸建章，自領都督，兼民政。

陳其美在上海遇害。

二十二日，四川將軍陳宦被逼獨立。

偽府任周駿爲崇武將軍，署理四川軍務。

二十三日，黨人居正迫張樹元退出濰縣據之，稱東北軍總司令獨立。

二十四日，湘西鎮守使田應在鳳凰縣宣布獨立。

二十五日，偽府明令停止政治會議。

二十九日，湖南將軍湯薊銘被逼宣布獨立。

偽府宣布帝制議案始末。

三十日，馮國璋解散所召集之南京會議。

六月一日，黨人在奉天西安縣宣布獨立。

三月，我第二軍由肇慶假道韶州入贛。

四日，山東民軍襲省城。

六日，袁世凱羞憤成疾死。

奉天黨人克與京昌圖。

七日，黎元洪依法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申令京內外文武官吏照舊供職。

陝西都督陳樹藩，四川都督陳宦，同日取消獨立。

張勳截遼南京會議代表，私議於徐州。

九日，龍濟光取消獨立。

軍務院撫軍長與各撫軍電黎大總統、段內閣要求恢復約法，召集國會，改組正式內閣，懲辦帝制禍首十三人。

十日，大總統令撤銷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

十六日，大總統申令各軍停戰。

十八日，韶州鎮守使朱福全受龍濟光命炮擊第二軍，我軍應之，次日克韶州，乘勝南伐。

二十一日，周駿領兵攻陳宦走之，入據成都，自稱將軍。特任龍濟光兼署廣東巡按使。

二十四日，蔡總司令聲討周駿，駿逃，四川平。大總統特任鏜爲督理四川軍務兼巡按使。

二十五日，帝制餘黨把持約法，久不得復，全國憤怒，海軍第一艦隊及練習艦隊宣言加入護國軍，公舉李昇新爲總司令。

南方民軍領袖派遣代表入京。

廿九日，大總統下令恢復臨時約法，召集國會，裁撤參政院肅政廳，及袁氏所爲立法院國民會議等法令，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組織內閣。

七月五日，湖南公民逐湯薌銘，舉第一軍總司令曾繼梧代理都督。

六日，改各省督理軍務長官爲督軍，民政長官爲省長。

任唐繼堯爲雲南督軍，陸榮廷爲廣東督軍，劉顯世爲貴州督軍，陳炳珉爲廣西督軍，呂公望爲浙江督軍兼署省長，陳宦爲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四川督軍蔡鏜兼署省長，陝西督軍陳樹藩兼署省長，任可澄爲雲南省長，戴戡爲貴州省長，羅佩金爲廣西省長，以龍濟光督辦兩廣鑛物。

命李烈鈞棄軍來京。

七日，湖南舉劉人熙爲都督。

十二日，下令撤銷政治犯通緝案，並釋被拘禁者。

十四日，下令拿辦帝制首禍楊度等八人，但度等已先颺。

廢撫軍長領銜，撤銷軍務院。

十六日，特任劉人熙暫代湖南督軍。

下令所有派出軍隊一律停戰，尅期撤退。

十九日，四川督軍蔡鍔因病請假，特任羅佩金護理四川督軍兼省長。

二十九日，特任李根源爲陝西省長。

八月一日，國會開會，大總統黎親蒞宣誓。

日本人陰助宗社黨人擾滿洲。

七省秘密聯合舉張勳爲盟主。

三日，特任譚延闓爲湖南省長兼署督軍，湖南大定。

七日，俄公使向外交部抗議，請取銷外蒙國會議員。

九日，任戴戡會辦四川軍務。

七省同盟加爲十三省區聯合。

十一日，勸令龍濟光卽日停兵。

十四日，令各省行政長官依法於十一月一日召集省議會。

十五日，龍濟光索款三百萬，並求瓊州島爲駐兵之所，始允退出廣州。

十七日，廣東督軍陸榮廷抵肇慶，電促龍濟光交卸。

李烈鈞通電解兵離粵。

二十一日，國會通過國務總理同意案。

九月一日，浙江省議會開會。

四日，參衆兩院均通過國務院國務員名單。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外交總長唐紹儀，海軍總長程璧光，財政廳長陳錦濤，內務總長孫洪伊，司法總長張耀曾，教育廳長范源濂，農商總長谷鍾秀，交通總長許世英。

五日，國會開憲法會議。

十月一日，各省省議會開會。

十一月八日，蔡鍔病故於日本福岡醫院。

十二月二十一日，公佈國會開會日及雲南首義日爲民國紀念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國各地慶祝雲南護國紀念，大總統特頒祝辭。（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七、八日中央日報）

二十二、有關雲南討袁之文件

(一) 楊益謙致謝持告滇省機關蒙難函

惠生先生大鑒：昨接滬函滇機關全體破獲，蔡濟五、王蔭南、童建章諸君均已先後殉難，其餘拘留尚有九十餘名，目擊之餘，不勝痛哭。除將原情報告總理及陳、居、許、周諸先生外，前來謹以奉聞，再者得會英公面商收容辦法，均以速派段文海回滇相機續辦，其旅費英公於明午後到部接洽等語，尙望從中速爲設法，餘不及此，頌籌安。弟益謙鞠躬。四年二月三日。（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二) 楊華馨爲蔡濟五等烈士請恤上總理函

中山先生鈞鑒：敬啓者，華與蔡君濟五自民國三年奉命赴滇圖謀舉義，自九月至滇，後助實行運動軍人及機關重要人物。至十二月間事已成熱，決日發難，後因款缺乏，未能如所定日期舉義，只得分投（頭）趕辦，一遣警備隊軍士到騰，華舍籌撥六七千元；一請明趙北君到日報告請款；正進行中，爲奸人報告當道，于是機關失破，蔡烈士濟五、王營長召伯同時殉義。代華到騰

之警備隊軍士胡國選，亦在路被拘槍斃，軍隊中亦槍斃二十餘人。華拘下獄判定無期徒刑，監後調查字樣，茲因共和再造，華獲開釋。而殉義諸君之家族困苦，華爲後死，亦不能不爲先生詳呈，乞先生斟酌恤助，一則爲革黨名譽而勵進行，二則華對於死者微盡心焉而已，是否有當，敬祈核准。並頌勛安。楊華馨謹呈。九月二十一號。（民國五年）

謹將殉義諸烈士之家屬開呈

一、蔡烈士濟五

遺族有老父一人，寡妻一人，同胞弱妹二人，無人周恤，幾爲乞丐。

一、胡烈士國興 遺族孤苦無告，有父母二人，寡妻一人，常到華處吵鬧。

一、劉煥章軍士 遺族有老母一人，同胞弱妹一人，弱弟一人，家境窮苦，已達極點。（黨

史會藏毛筆原函）

（三） 中華革命黨本部號召全國同胞討袁通啓

通告第二十號

通啓者，自雲貴革軍首義以來，未及一旬，湘、桂、陝、甘、蜀、粵以及長江流域諸省，處處動搖，幾有登高一呼，衆山響應之勢。袁氏帝夢方酣，接此警報，如喪膽魂，一方面遣將調兵，

由鄂入川，一方面突爾發表特派大使周自齊赴日，名爲祝賀日皇卽位大典，實則師石晉故智，欲以燕雲十六州，換得兒皇帝之榮稱。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所載，袁政府提出帝制交換之條件凡六：（一）吉林奉天兩省司法權；（二）津浦鐵道北段；（三）天津山東沿海一帶海岸線一概讓歸日本受轄；（四）聘日本人爲財政顧問；（五）聘日本人爲軍隊教練官；（六）中國兵工廠中日兩國合辦；而所要求交換者，則爲日本承認帝制。此項協議，果使成立，帝制發生之日，卽中國滅亡之日，埃及、朝鮮、前車具在。幸而文明鄰邦，有賢明之人民，復有賢明之政府，經□□間接聲明，而疏通之，曉然我國內情不去袁氏，魯難未已。故倒袁一舉，自中國言，既所以息內亂，自東京言，亦所以維和平，特於本月十五日閣議決定。對於袁氏特派大使各節，毅然拒絕毫不游移。卽此一端，足見拿翁放遂，猶存公道，中原革命，不少同情。刻下雲貴義師，已達重慶，益州天府早入勢力範圍，桂、粵、陝、甘，長江流域各省，亦已籌備成熟，待機卽發。尙望內外同袍，各竭才力，共籌餉款，盡匹夫之責，竟救亡之功。庶幾直指燕雲，蕩滌瑕穢，不難計日以待也。事機迫切，特此通告。（「民口雜誌」第二卷第十號，民國五年二月十日舊金山出版，編輯兼發行人馮自由）

（四）中華革命黨滇川黔三省之協約

滇、川、黔三省黨員爲擁護共和，依據本黨黨義急起革命，特合三省黨員，公同協定條約如左：

- 一、滇、川、黔三省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 二、協約三省，一切行動，應服從本黨總理之命令。
- 三、協約三省，遇發難機會，應互相扶助，速其成功。
- 四、協約三省，於發難前後應各派代表互駐，辦理交涉事宜。
- 五、協約省軍隊經過協約省，或出援協約省，應與該省本黨主任，及主任指定之黨員，取一致之行動。
- 六、協約省軍隊出援協約省，關於必要之餉糈供給事項，由該受援省分之黨員出爲負擔，若協約省軍隊經過協約省地面，該省黨員須妥爲招待。
- 七、協約三省獨立後，應迅速組織聯軍北伐。
- 八、協約省交涉有違反協約事件，協約省得據約商同解決，如有困難情形時，即共請本黨總理命令解決。
- 九、此協約自簽字之日起，至本黨正式政府成立之日止，爲有效期間。

四川省 盧師諦 余祥輝

曹 篤 向 傅 義

雲 南 省 董 毅 生 劉 德 澤

明 星 辰 楊 蕙

貴 州 省 安 健 張 百 麟

方 策 (黨史會藏抄件)

(五) 蔡鏢致梁啓超告滇省獨立經過書

任師函丈，鏢於抵東抵滇之後，寄津滬各一電，計達。彌月來，周歷萬里，細察各處情形，多爲想願所不及。綜言之，人心固結，氣象發皇，前所謂急進派者，反諸平實，穩健派者，力去弛惰而已。茲將滇情，陳告梗概，殊足以慰吾師也。滇中級軍官健者，爲鄧泰中、楊藎、董鴻勳、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進言於黃督，並探詢主張，以定進止。黃以未得吾儕之意嚮所在，且於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穩靜，在再數月，莫得要領。暨聞敝宅誤被搜查，鏢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聲浪復起。迨王伯羣到滇，將鏢在津所發一函遞到，（先鏢五日抵滇）黃意遂決。鏢經越入滇，注意頗屬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傳遍，蓋船埠車棧旅館，均有人坐候，遂至無可避匿。抵滇之日，兒童走卒羣相告語，欣然色

喜。不數日金融恐慌，爲之立平，物價亦均趨平靜。迨宣佈獨立後；（二十五、六等日）人心更爲安適。日來舉辦護國紀念會，人氣敵愾有如如火如荼之觀，滇人俠勇好義，於此可窺見一斑。軍事部署，悉如在京時所議。惟軍隊分駐地相距遼遠，交通復極不便，動員集中極爲濡滯，現第一梯團五日內可達昭通；（距省十三站）第二梯團日內由省出發，俟抵畢節（爲滇、黔、蜀用兵必爭之地，距滇垣約十三站）後，相機進行；第三梯團須元宵後可集中省會，豫計非二月中旬不能抵川境。現決以黃留守，鏢出征合併政軍兩署，恢復都督府，召集省議會，組織略如元二年舊制。出征部只設總司令部，原設設元帥府，暫從緩，蓋欲力事謙抑，以待來者。鏢擬於一星期後出發，所部兵力雖不厚，亦應早發，以作士氣，而促進行。此間軍民長官，羣思一觀顏色，溫如挾廣，曾瀝電函丈，不知均達覽否，如能成行，則風聲所被，不啻十萬雄師也。黔省當局，初頗踴躍，繼以該省準備一切，頗需時日，各省意存觀望，甚至倡言立異，加以袁政府之虛聲恫喝，龍建章之暗中把持，心志爲之沮喪，未敢同時宣佈。然一切部署，仍着着進行，循若於二號啓行赴黔，伯羣亦已赴興義，滇日內已趕編一混成旅，及挺進軍千人，爲援黔及進窺湘鄂之用。接最近黔電，似已有戰不返顧之決心矣。旬日來，滇電被阻，外電之來，多作梟聲，然士庶晏如，上下一心，無復些須之疑慮，將士皆志切請纓，有請願數次而不得者。出征之部，則皆意氣奮揚，有不斬樓蘭不生還之概。川軍已與通聯絡，可望一致，惟須趁北方援軍未抵川黔以前，速與作戰，

一舉破之乃佳耳。（袁已命曹錕、馬繼增、張敬堯所部，分道入川黔，號稱三師，其實至多不出兩師。）宣佈過遲，有妨大局，宣佈早，殊於軍事計劃大受影響，惟冀東南各省，速起響應，使賊軍不能遠突，則西南方面軍事乃易藉手，吾師其注意是幸。此間於各省情況，苦不得真相，乞時郵告，志清、幼蘇、量儕仍留滇，幼山、劫丞、秋桐、遠庸、敬民、季常、覺頌、佛蘇、鎔西諸人，尙望敦促來滇，轉道入川，此時雖爲軍事時期，而將來一切政治上規畫，亦不得不早爲着手。胡文瀾、陳幼芝、鄧慕魯能促之返梓尤佳。滇經濟極窮乏，近得僑商之接濟廿萬，尙有三十萬可剋日滙滇，但非大宗款項到手，不特難以展佈，現局亦難支持，祈函文特爲注意爲幸。肅此，敬叩道安。鑄上。（「蔡松坡紀念刊」）

（六） 唐繼堯佈告義軍在川湘粵均獲勝利文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此次本都督爲維持國體普順輿情起見，因興舉義師，擁護共和，黔亦宣布獨立，同爲響應，合力出兵，分向川湘粵三路進發，發現據各方面報告，均稱順利。茲將各處先後來電開示於後，以安人心。（一）據劉梯團長雲峰自叙府電稱，本部抵昭，即督兩支隊，兼程前進，一月十六日，一、二兩支隊，先後行抵滇川交界之新場地面；十七日晨，我軍在新場與敵軍接

戰，節次進攻，敵軍當之輒潰；進至燕子坡，敵人憑山列陣，一支隊仰攻移時，敵不稍卻，旋命二支隊繞道許堰，突擊敵軍後路，敵軍不支，棄山逃遁，我軍乘勝追擊，勢如破竹，由黃拋耳鳳來場直至捧印村，俱被佔領。十八日晨，一、二兩支隊由捧印村先後進攻，午後二時，一支隊抵橫江附近之黃果堡，查此地左右崇山，路徑崎嶇，敵人以機關槍大砲羅置兩山，意在包圍我軍，我軍一支隊，突入山峽，敵軍槍砲左右注射，彈下如雨，我軍奮勇支撐，冒死爭山，預命二支隊乘其不備，繞出右翼，以躡敵後，由山後振臂一呼，衝至山頂，敵軍奔潰下山，我軍乘勢仰擊，遂獲全勝。左翼敵軍，亦聞風驚潰，槍斃逆官三人，殺傷敵軍約百人，奪獲大砲一門，機關槍一架，一路追擊，直至橫江，敵始奪船奔北。十九日，我軍直搗安邊，查安邊地控金江，左右兩山對峙，敵人高據左山，阻絕江路，一支隊踞右山，以大砲牽制敵軍，雲峰當率二支隊，繞道羅東，越金江襲攻山後；約下午三點半鐘，敵人方隔江射擊，雲峰親率二支隊，蜂擁登山，直貫敵背，敵軍前後無路，困獸死魚，我軍左右盪決，拼命力擊，戰至夜分，敵軍大潰；擊斃敵軍營長戴鴻智，殺傷敵兵，搶獲軍械無算。敵人自此一蹶，膽爲之落，駐紮敵軍，棄城遠遁，我軍遂於二十一日佔領叙城。(一)准蔡總司令電開我軍第一梯團，攻克叙城後，守叙之助逆北軍伍旅，死傷星散，不能收集。詎駐防瀘州一帶之北兵第十六混成旅馮逆，竟率所部馳轉南溪，意圖犯叙，一月二十七日，進至李莊，我第一梯團迎頭痛擊，逆軍死力抵抗，相持三日，我軍直前突攻，逆軍不支，

驚潰奔竄，死傷狼籍，一部由陸潰退，一部搶乘民船，順流而下。適值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於二月二日在納溪舉義，聞馮旅下竄，當派劉支隊攔路截擊，行至江安之馬腿子地方，正值逆軍十餘船，當即開槍轟擊，逆軍倉皇無措，高懸白旗口稱願降，紛紛搶渡，計沉溺水，及死於槍彈者，凡數百人。現馮逆有意歸誠，劉師長已派隊進擊江安，我第二梯團進規瀘州，前鋒已抵納溪。

(一)准護國軍四川總司令劉電開我軍協同貴軍，已於二月六日午前八時，攻克瀘州，人民安堵，各界歡迎。(二)准貴陽劉都督電開據東路司令王文華電稱，一月二十五日，湖南晃州逆軍被我軍擊退。二月二號，該逆軍復以一混成團由沅州直上，其前衛仍據晃州，我軍於三號黎明進攻逆軍，營長及偽嚮道官前鎮遠道尹林炳華拒城抵抗，激戰三小時，擊斃逆軍多人，奪獲槍枝子彈無數，該逆軍本隊，已向沅州潰退，追擊二十餘里，現已實行佔領晃州各等語。合行錄電曉諭，仰通省各縣地方人民一體周知此示。(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下冊，民國六年六月雲南圖書館發行)

(七) 唐繼堯爲富滇銀行事致梁啓超函

任公先生道席，前申尺素，有所請益，未審是否得達，辱教，逾恒獎飾，慙感不勝。屬轉四書，並已急遞松所。比諗祖楫東渡，爲國宣勞，延睇海雲，惟祝多福。此間軍行計畫粗定，松坡

已率第一軍入川，李協和君率第二軍，不日由桂入粵，堯擬自率第三軍，於川事略定後，道黔出湘，與一二兩君會師武漢，爲最後之決戰。頃第一軍入蜀，已節次攻下叙、瀘、伍、馮兩旅望風奔潰。第三軍前隊東出，亦已占領晃州，順逆之勢，既略可睹。乃桂師狀況始終未明，滇黔方面均不免稍受牽掣，頗出意外，然同人首事之時既決死一致，誓以滇黔之力與賊併命，決不因外界之嚮背，有所欣戚，內部情形足可告慰。惟是同人志慮短淺，膺此鉅艱，時冀得親指示，俾克奉以周旋，滇各界人士亦莫不延頸跂踵，亟欲望見顏色以爲快，仍乞台旃東返後，惠然肯來，實爲深幸耳。昨奉寄示擴充富滇銀行議，規畫宏遠，亦復切實可行，已照印轉布，特滇中現實無能任此，擬請代求相當人材，來相助理，俾得早日集事，湯覺頓兄如能枉屈，尤極歡迎也。餘如前書所言，並冀入覽後，立賜裁答。西林先生處，已另函奉迓，周君委狀已發，提用鹽款事，日內即可解決，並以奉聞，匆匆不盡，惟爲國萬千珍重。（「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八）唐繼堯覆汪精衛函

精衛先生公鑒：頃奉四月十一日賜書，並中法教育會章程，敬悉壹是。諸先生苦心孤詣，從事外交運動，遙應民軍，握要之圖，賢於師旅，「會章三類，體用兼賅，言近旨遠，致深欣佩，極表贊成。承示所當注意一端，洞見癥結，具徵卓識。現逆首雖伏天誅，而國本時虞搖動，預防

思患，仍望考察情形，隨時見教，是爲至禱。尊處特派員李君光漢，刻已到滇，餘事當與詳商。滇境託庇靜謐，惟財政奇窘。措置自不易耳。匆肅奉覆，敬頌道安。（「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九） 唐繼堯等致海外華僑請助軍餉電

華僑公鑒：前電計蒙鑒察，比年以來國內盜賊滿地，萑苻遍野，水旱災害環起迭生；爲元首者，宜如何恐懼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揮霍金錢，濫施名器，牢籠要結，無所不爲，而於國計民生，曾未嘗畫一長策，展一良圖，此尙可謂有人心者耶。繼堯等用是義奮風雲，志除國賊，但有進死，更無退生。現已簡料雲南常備各旅團，合黔省各團營編制爲護國第一、二兩軍，次第出發，由鏢、烈鈞分將之，擬長驅而北，會師武漢，直搗幽燕。繼堯坐鎮滇垣，可澄、戡贊助一切，籌運餉需，以爲後盾。惟是義師既起，餉需浩繁，滇係瘠區庫儲無幾，民生困敝之秋，復不忍再加負擔，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睠懷祖國，高義薄雲，是以率同滇黔全體士民南面頂禮，電乞援助。子文之毀家抒難，詎讓昔人，卜式之輸財助邊，定多來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隨時逕滙滇垣，經收或彙集寄滬，候派員領解。倘得源濟無缺，士飽馬騰，拯同胞於陷溺之中，復共和於危亡之際。則貴埠義聲鏗古今震中外矣。肅此佈懇，敬請矜鑒。唐繼堯、蔡鏢、任可澄、戴戡、李烈鈞等率雲南全省士民公叩，印。（民國四年十二月）（黨史會藏）

(十) 唐繼堯致柏文蔚速促長江中下游發動函

烈武先生偉鑒：前者兩奉手書，以未悉行旌所駐，遲未奉答，今接三月七日賜函，忻知安抵滬口，曷勝快慰。滇省僻處西南，此次勉襄義舉。差幸同仇者衆，獨夫已陷於困阨之途。惟欲盼大功之速成，最好於揚子江中下游一帶，速爲發動，否則曠日持久，不免重累商民，此則所北望而日夕禱祝者也。專此奉復，順頌薰安，伏祈照察不盡。（「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一) 唐繼堯敦請柏文蔚爲南洋籌款總代表函

敬啓者：民國不幸，元首謀逆，庶政等治絲而棼，四維幾掃地以盡，誣民惑世，誤國喪權。繼堯等慨念机杼之邦基，冀伸鬱結之民氣，因與中原豪傑併力圖謀，勉興撻伐之師，期復太平之治。惟是首義區域，擔負特重，非厚集軍實不克大振兵威。滇省士氣發皇，人心激奮，義聲一播，衆志成城，現編護國三軍，次第進發，並設籌餉專局，接濟軍需。願集勇敢之邊民，師已誓諸牧野，而親貧瘠之山國，慮莫切於量沙。夙仰先生望重斗山，義薄雲漢，頻年碩畫，羣推海內人豪，登高一呼，定傾南中觀聽。用特專函奉推，務請俯任南洋籌餉總代表，就近籌措一切。素諳僑南諸同胞，愛國如命，見義勇爲，聞義旆之飛馳，不少弦高捐乘，得明公之勸募，愈多卜式

輸財。繼堯等誓提雄師，剷獨夫之專制，載廢將伯，望義舉之同襄，專肅，敬頌旅祺不伙。（「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二） 唐繼堯慰留柏文蔚函

烈武先生足下：舉師以來，迭承指示方略，傳達機宜，俾得洞悉敵情，藉收勝利，私衷欽感，莫可名言。只以聲罪致討，凡在國民，責皆同一。況先生高義薄雲，更不當有所申謝，軍書旁午，未得時達悃忱，王九齡君歸，始具述尊意所指南洋各事。以先生之光明磊落，凡我國人無不知之，豈以此區區，致疑及清聽。元惡未除，大難未已，願先生善自珍攝。道路之言，傳聞之語，既入世途，誰能免者，幸勿介意，期共努力前途，以救國救民耳。惕生先生及各同志處，均不另及，統請先生代達微忱爲感。肅請旅安，諸惟心印不一。（「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三） 唐繼堯爲籌餉事致林森函

子超先生執事：久耳令聞，未瞻雅度，渴懷之積，與日俱深。元奸竊國，繼堯祇効前驅，共張撻伐，差幸順逆之勢昭然，成敗之局，已堪預測。惟軍行正亟，需餉至殷，雖南洋各埠僑商，與夫國內富豪，慕義解囊，源源輸助，而遐瞻前路，爲日方長，苟經濟不充，斯進行阻礙。竊念

僑美同胞，夙多好義急公，關懷祖國。執事又負當世之望，爲僑衆所心欽。爰擬請擔任爲護國軍政府美洲籌餉代表，務懇勸諭僑胞，踴躍輸將，共襄義舉，度執事熱忱愛國，決不憚此煩勞也。專函奉佈，惟祈照察，並祈爲國珍重不盡。（「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四） 唐繼堯爲羅致人才來滇致徐季龍張溥泉谷九峰

王亮疇章行嚴函

季龍、溥泉、九峰、亮疇、行嚴先生偉鑒：久欽山斗，未遂瞻韓，遠隔滄溟，彌殷慕藺，比想起居佳善爲頌。啓者滇省此次倡義，本出於勢不得已，蓋袁氏謀逆，帝制自私，既違國憲，又拂輿情，凡有人心，莫不憤激。繼堯服務民國，已歷四稔，擁護共和，本其職志，誠不忍以艱難締造之國家，爲神奸所斷送，乃率吾滇子弟，仗義出師，天相中國，或克殲此獨夫，光復故物。惟滇居天末，舉義以來，庶務叢脞，百端待理，外交內政，事事需才。素稔先生才雄管樂，學綜盧孟，繫蒼生之重望，爲薄海之導師，此間同人亟盼大駕蒞臨，贊襄一切。倘能惠然肯來，不我退棄，定當掬誠歡迎，虛席以待。臨穎神馳，佇望明示，專肅佈臆，敬頌道安。（「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五) 唐繼堯爲羅致外交人才來滇致溫欽甫唐少川王

亮疇函

欽甫、少川、亮疇先生大鑒：月前肅上燕函，諒達典籤矣。頃得川湘等處消息，我軍已迭獲勝利，蜀旣佔據敘瀘，湘亦奪領晃沅，寶慶、常德，指日可下。捷音傳至，舉國歡呼，袁氏之亡，可立而待。惟滇處極邊，舉義以來，庶務叢脞，外交方面，尤亟需才，蓋袁氏在國法上，既喪失元首資格，在國際間，即不能爲人民代表。今欲對於外交上，鞏固信用，增進輯睦，非有望隆中外者，不克勝任愉快。夙稔先生聲華卓越，薄海同欽，此間共事諸人，亟盼貴臨。倘能命駕南來，必克增輝壇坫，此日與列國交際多得一分援助，將來於民國前途自多獲一分福利也。臨風延佇，敬迓高軒，專肅，順頌道安，諸維亮鑒。（「會澤首義文牘」下册）

(十六) 唐繼堯爲駐滬代表事致殷鑄夫耿鶴生彭誦霄程

頌雲函

敬啓者：共和建國，於茲四稔，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元首謀逆，食言背誓，凡有血氣，莫不義憤填膺，投袂而起。蓋邦家當此杌隤之時，何物袁氏，竟敢帝制自爲，窺竊神器，既拂民情，

又召外侮，大局前途，岌岌可危，此誠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憤。繼堯忝列封圻，擁護民國，責無旁貸。誠不忍以艱難締造之國家，爲奸奸所斷送，是以首豎義旗，爲民請命。風聲所樹，士卒騰歡。目前提劍興師，率滇中子弟，編爲護國三軍，期與中原豪傑，會剪蚩尤，重光八表。夙仰先生義薄雲霄，望隆山斗，用特函請擔任軍府駐滬代表，酌審機宜，聯絡運動，接納賢俊，誓掃妖氛，異日恢復故物，克奏膚功，皆拜先生之賜也。專此，肅候動祺。（「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七） 唐繼堯爲駐滬代表事覆耿毅函

敬覆者：頃展惠書，備悉種切，獎飾逾分，慚感交集。吾人此次倡義，亦不過聊盡天職，爲民請命，天相中國，或克殲此獨夫，重光漢土。前函懇請擔任駐滬代表事，俯承允諾，以先生才雄望重，仰藉鼎呂之言，定收聯絡之效，響應愈多，成功愈速。澄清句禹，庶可預期默念前途，尤殷企盼。亮疇、覺頓、行嚴、九峰、鎔西諸君近狀若何，如晤面時，請煩致意，爲之勸駕，此間同人，亟盼蒞臨。專此，順頌俠安，統希亮察。（「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八） 唐繼堯致吳稚暉曾松翹徵詢國是善後意見函

稚暉、松翹仁兄先生惠鑒：久荷提携，未親丰采，每懷教益，無任欽遲。昨李委員宗黃回

滇，具藩比來道履勝常，因時納福，欣慰曷似。並道先生主持清議，發揚義聲，媿注存於既往，益忠告於將來，厚意高情，稠疊周至，私心感激，匪言可宣。堯遠滯邊疆，無裨時局，去歲帝制發生，滇素貧瘠，竊不自量，從民舉義爲天下先。追憶當時情勢，以一敵八，奚止鄒楚，且幹旋大局，全恃人心，引導輿論。又賴報章，所謂一言之重，一紙之力，勝於貔貅十萬，毛瑟三千也。又以滇處邊僻，遠隔中原，既斷交通，益無聞見。現時大勢之趨附，人心之傾向，與此間士氣之勇敢，戰情之勝利，雙方均不得其真相，傳聞失實，觀聽易淆，所望以辨是非，而伸曲直者，實惟先生與滬上諸公耳。乃派該員就近接洽，卽承關垂逾恒，指導一切，俾得諸臻順手。以有今日顧念大局粗平，隱憂未已，政治之罪惡雖除，而人心之禍患，尙無窮期，各省之秩序易復，而善後之辦法，何以推行，瞻望前途，實多危險。先生必有鴻謀偉畫，可以奠固國本者，尙冀時賜數行，以啓牘聾，不勝企禱。專肅佈謝，卽請箸安，秋涼，諸維爲國爲時珍重自愛，不盡欲言。（「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九）唐繼堯爲組織國民代表大會事致張溥泉諸君徵

詢意見函

溥泉、幼川、濟武、儒堂、俊明先生公鑒：敬啓者，滇以擁護共和，不獲已而興師，所幸同

志贊助，局勢日張，川黔既已協力，粵桂復表同情，袁氏迫於大勢已去，人心已解，業將帝制取銷。但其威信掃地，罪狀昭然，豈復能代表人民，再尸其職位。故以國法而言，既斷無仍爲總統之理；以政治而論，數年之敗壞，亦無復有振興之望。惟查總統一職，原係根據約法，由國會公選，今欲求正當之解決，仍應根據約法，訴諸國會。特此時依法選舉，議員緩不濟急。查民國二年之國會，係照約法組織爲真正之民意機關，所選出議員又係真正之國民同意，當時國會甫經成立，即邀各國之承認，是中華民國之完全成立，與在國際上得享有平等權利，實自國會成立之日始。前此參衆兩院議員，本爲袁氏一人之私意取銷，而各議員代議資格當然存在。茲擬按照前次正式國會議員資格，分函邀集，就滬上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恐一時人數不足，並通電各省，可酌派資望相當者，每省二人，共同加入，爲根本上之解決，既與法理不背，復合政治之途轍。此間同人，再三詳究，詢謀僉同，用特懇請諸公，登高一呼，必能爲洛鐘之應。倘能及早解決，則兵禍早紓，亟圖內部之建設，其裨益國家，匪淺尠矣。諸公望重斗山，譽隆中外，匡時愛國，素具俠腸，務懇從速着手進行，不勝企禱。至應用何種手續，並請卓裁。至於需用旅費津貼，及一切會中用耗，滇自當妥擬辦法接濟，合併聲明。專肅，敬頌公安，諸希爲國自愛。（「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二十一) 首義歲周唐繼堯通告始末情形電

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各部院參眾兩院孫伯蘭先生、李印泉先生、南京副總統、各省督軍省長、並轉各鎮守使、貴陽任省長、重慶戴省長、承德歸化張家口都統、上海孫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岑雲階、溫欽甫兩先生、各報館並轉四川劉積之軍長、熊錦帆鎮守使、瀘州趙道尹、廣東轉梁任公先生、王亮疇先生、章太炎先生、李協和先生、方韻松、張藻林兩師長鑒：溯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滇省首舉義師，擁護共和，迄今倏居歲周。追維諸將士之死傷拼命，諸志士之奔走辛勞，痛定思痛，百感交集。而滇以貧瘠之區，悉索敝賦，從事茲役，較之辛亥反正，其難倍蓰。幸賴我大總統、副總統、總理之恩威浹治，同志諸公之毅力維持，或助餉項，或助聲援，得免戰禍蔓延，大局早定，堯亦得追隨諸公之後，差告無罪。惟念兵事頻煩，則國脈凋喪，破壞猶易，而建設良難。此一年內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公家餉需物力之消耗，雖竭數年之力不能恢復。又況政治雜揉，財政艱窘，內憂既伏，外患方長，竊抱私憂，遑云歡慶。而滇中各界，發起屆期舉行祭祀慶祝典禮，以爲國人紀念，亦等諸齊桓在莒之戒，夫差過庭之警，義有可取，禮斯不廢。伏願我大總統、副總統、總理廛股憂多亂之思，我同志諸公軫愍後愆前之想，上下一心，協力圖治，民國前途，庶其有彥，敬以奉聞，並求明教。（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上冊，民國六年雲南圖書館發行）

貳、各省討袁

一、四川討袁史事

(一) 四川護國之役

袁世凱既包藏禍心，思畔民國，以爲中國之勢已北控河朔，西制關隴，南壓淮泗，不難席捲江湖，坐收閩粵。於是排擯黨人，不授以政，潛加殘害，重肆威虐，黨人之聲聞夙著者，或遞榛莽，或適異國。民國三年，自以爲喬繳已遠，羽翼已就，可以帝制自爲，於是乎有籌安會之設，嵩威重賂，假爲民心，詭更國體，竊據大位。時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避居倭京，其他黨人或在美洲，或在南洋，俟機可爲，乃申討伐。倭人方以二十一條約迫袁，世凱苟不辱國而能自抑，黨人猶思助之外禦其侮，若覩不知恥，甘犯大難，則共誅之。世凱之威力所不及者，惟吾國之西南，川與滇黔耳，故熊克武等初與李根源、鈕永建、李烈鈞、方聲濤、林虎、龔振鵬諸人，主先由廣西發難。永建、虎因陳炳焜往說陸榮廷，榮廷時督廣西，雖不違世凱之帝制，然不肯輕動。聲濤、烈鈞曾任滇軍校職，與唐繼堯有舊，擬赴滇會唐繼堯，以蔡鍔將入滇發難，遣鄒泰中來迎克武

等，於是克武、聲濤及川中諸黨人相率赴滇。先是中山以爲討袁，四川革命爲急，三年秋以盧師諦爲中華革命軍四川總司令，呂超爲中華革命軍川南區司令，石青陽爲中華革命軍川東區司令。師諦受命，並以范毅任川南，丁澤煦任川西，劉國佐任川北，先後遣呂超、謝兆蘭、薛國珊回川，舉義無功，兆蘭、國珊及難。世凱既稱帝，號曰洪憲，師諦乃遣超往宜賓，青陽入西秀，顏德甚至達縣，王維綱、宋其波、劉明昭、徇忠鄴、張煦略寧遠，各謀起義，然後會師，獨偕向傳義等由越南入滇，以襄肇和軍艦發難淹滯，比及香港，而雲南已獨立矣，此四年多十二月也。熊克武、向傳義等既同滇軍入川，得呂超所部中華革命軍川南區司令軍，蔡錕遂任克武爲四川招討使，稱護國招討軍。師諦欲自往川西，收集孫澤霖、吳慶熙、丁澤煦、張魯諸部，至自流井稱急進軍司令，與劉詠園、方潮珍等計至成都，說陳宦獨立，宦任師諦爲四川護國軍第四師師長，以劉詠園、劉逸清、魏以瓚、黃崇麟、張鎔、何其義、范春膏、郭湘爲顧問，方于彬爲秘書長，王亮、徐深清爲秘書，方潮珍爲參謀長，張爲炯、湯有光、龔浩、劉健功、潘大迴爲參謀，蕭由誠爲軍需長，邱鳳階、甘敬儀爲軍需，蔣綸爲副官長，馬驥爲副官。王靖澄之獨立於潼川也，以舊與師諦有約，因任靖澄爲第七旅旅長。初靖澄爲鍾體道連長，同少校參謀李挽瀾率兵一排，到成都領軍械，時在省黨人李崇臬、郭湘、汪蜀宇、王松谷、譚創之、李樹勳等，謀有以應義軍，松谷乃往說挽瀾獨立，挽瀾不可，靖澄亦於興隆場說挽瀾，挽瀾佯許之，至則白陳宦謂靖澄將謀反，

請殺之未果。挽瀾以是憚靖澄，以北軍一連監靖澄送軍械，復以牛春濃一連同行，靖澄知其可患也，恐所圖之不就也，逕以其志語春濃，而春濃諾之。楊維於靖澄初到成都時，欲靖澄據鼓樓洞發難，以吳慶熙部應之。靖澄曰：漢血名都，齊民何罪，不若在外之爲愈也。語春濃，以風洞子之形勝謂陳，臥樓告莘友以千金犒春濃軍，曰：君其待我於趙家渡。靖澄到新店子復說，挽瀾答以不若順慶說旅長反正爲宜，靖澄見挽瀾之終不悟也。北軍張連長賴易與，至趙家渡許稱有匪，自任警戒。張連長任賴重云，中士唐凱稔習其地，以之率十人截礙塞，靖澄率隊與之先行，挽瀾次之，北兵爲殿，過風洞子，北兵繳械，挽瀾驚有異，登卓擊靖澄未中，所部共圍之，脅其宣誓，及興隆場共推王靖澄爲四川討逆軍總司令，遂入潼川，乃推譚劍之爲政務長。已而陳宦使郭湘往勞軍，靖澄於是乃屬師諦，及第八旅周炯伯十三團，湯有光十四團，劉圭青十五團，羅象昭十六團，張尊游擊司令任子昂，其餘孫澤需、丁澤煦、吳慶熙諸部皆屬焉。周駿所部王陵基入成都，師諦遂移駐新都，所部則分布漢州、德陽、什邡、綿竹、三台。與周駿軍相對峙。呂超既以中華革命軍川南區司令，聲召集軍民，三日內卽獲水警及乾柏樹廠溪鎮團練軍械，於廠溪編制成軍，側擊敵軍。滇軍得宜賓，熊克武時在滇軍中，雖未有兵，傳聞有兵若干，超與師諦皆其舊部，陰相與謀，以超部屬之安衆心也。克武既得超軍，義軍又多歸之，遂爲護國軍四川招討使，以盧師諦爲參謀長，郭昌明爲副官長，李郁生爲秘書長，井勿幕、彭遠耀、何大衡、劉積、李心怡、向傳義

鄭有章、劉光烈爲參謀，余際唐爲軍需處長兼參謀，吳世鈞爲籌餉處長，周官和爲第一支隊長，呂超爲第二支隊長，超以彭遠耀、余燦虎贊軍幕。二月川軍朱登五、張占鴻、由犍爲屏山分道攻宜賓，其一部沿江而下，超拒之於牛喜場之西北。超部皆其土人習形勢，乃分兵伏山谷，敵軍已過牛喜場與滇軍戰於蔴塘灘，始於兩岸夾擊大破之，獲船舶輜重。未幾馮玉祥率一旅及伍祥禎餘部，攻宗場光斗山、催科山，超援光斗山，戰數日，以滇軍援瀘，兵少不能守宜賓，克武乃令超收敘南。於是超部集橫江，三月攻筠，連克之，敘南六縣向風景附，遂由慶符高縣長寧以達南溪之牟家坪，渡江進駐觀音鋪。師譚、傳義及川西各縣黨人皆書促進兵，超報克武，克武以爲與滇軍合力護國總攻之畫，滇軍實主之，未得其命，未可遽動也。超則以爲民人之屬望甚殷，吾黨之責難綦重，成功其時，用兵貴速，遂督所部進。克武亦得滇軍總攻令，進兵窺圖富順，復遣向傳義往督戰，傳義爲書與超約計時日，與會於富順縣城，自率官佐及便衣弁兵往。至觀音鋪兜子山間，遇富順黨人廖澤寬，謂將往克武軍述敵情請進兵，傳義曰公勿須往，傳義之來以取富順也，雖敵有北軍及川軍步兵各兩營，又警備隊四連我軍當倍之，且續至矣。幾近敵而兵無至者，澤寬異之，傳義曰由間道潛行故也。因共尋僻徑薄晚入城，召諸黨人而語之曰，大軍已分道迫縣境矣，當內先發難。期以明日昧爽敵未有備時，遣人四出，呼噪鳴槍，果大震，城門洞開，皆曰我大軍已至，令各繳械受編，敵無抗者，傳令全城懸旗，志慶譙饗官佐，犒賞士卒，或有伺其未至

者，擬有異圖，則已夕矣。初更超部至，傳義復與但懋辛進窺榮縣，以三百人擊潰混成旅陳洪範八營於文峯場。呂超既入富順，進駐自流井、貢井，五月中傳袁世凱死，士氣益振。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駿阻兵東道，梗塞成渝之間，滇軍相與約，限期取資中、內江、隆昌。克武語超，超以我軍攻隆昌爲便，克武遂令但懋辛指揮，周官和任中路民軍司令。鄭經武攻隆昌之東，呂超攻其西，禹王宮戰一日，而中路漸退，軍心爲之不安，超曰旋兵移攻，擇所利而進，非有他也，毋恐急，出視行列，衆粗安。夜半參謀郭庭輝以指揮退令相示，超曰秘之，敵將退矣。乃下令以明日攻入城，及郊敵漸退入城，則鄭經武已由東門入矣，數報指揮，初未之信也。滇軍雷廳攻內江，顧品珍攻資中，亦同時下，於是遂由內江、資中、簡陽、仁壽進，所向無阻。周駿軍既潰，馮玉祥率所部遁去，陳宦棄成都北去，蔡鐔奉命督川，遂入成都。滇之獨立也，鐔爲護國軍總司令，羅佩金爲左翼司令，出畢節攻瀘敘；戴戡爲右翼司令，道松坎取綦江；另以一軍入湘西，鐔於左翼督師，袁世凱遣曹錕以重兵據渝禦之，故滇軍與戰於瀘納之間。川軍之效命於袁氏者，惟第一師周駿駐永川，第二師劉存厚駐永寧，第三師鍾體道駐順慶。劉存厚爲陳宦所糾繩，已在沙汰之列，而未及發，至是乃聲應護國諸軍。鍾之所部，王靖澄又於潼川舉義，於是蕭德明起於大竹，鄭啓和、譚詩起於廣安，石青陽起於酉秀，王維綱、宋其波、呂鹿鳴、劉明昭潛動於酆涪、長墊，顏德基發動於開萬之間。近則有灌縣獨立之申价屏、蕭學熙、冷遇春、全毅公等，崇慶謀獨立之范

毅，任重遠等死難。遠則有雅安獨立之譚創之、劉成勳、劉國孝，越嶲獨立之瞿寶琴、李德吾，雷馬屏屯壘使兼漢軍統領張煦亦出兵於犍樂之間。張煦者、盧師諦奉命時，同行先到川者也。先是在省秘密策畫之地，一爲輔仁學校，有冷遇春，冷薰南及范毅、黃鼈、朱吉生、仝毅公、楊銳、吳敵、任重遠、李難、劉上珍、吳仲軒、吳鈞衡、蕭學熙等，尋遷法領事館，後徙北門外微生物研究所。其一則爲餘慶橋租賃寓所，爲黨人集會之地，故何其義、郭湘、范春膏等恒與劉詠園、魏以瓚、方潮珍等謀說陳宦，宦見黨人之勢已成，不可遏也，許以獨立。周駿所部王陵基之將入成都時，陳宦規出走，遂以兵工廠及城內治安付楊維。楊維者民國初年曾任四川省會警察總監，頗有聲，護國軍興，維與楊兆蓉、黃仲宣、張致祥等，在成都謀起義，陳宦防之嚴，不果。乃與宋輔卿、白潤之、周星五謀先取灌縣。時維在北暑樓街，宦先有密令城守蔡楊維出城，維宅比鄰郵局，遂以郵役衣裝出，人弗覺也，次日率隊攻灌縣，縣令楊宙平方出迎戰，而內已響應。徑入城，建招討軍司令部於水利廳，委宋輔卿、白潤之、周星五爲團長，布告民衆，將練兵籌餉，準備進攻。時雲南義軍已攻克敘瀘，兩廣及長江各省又先後獨立，宦以爲袁氏若亡，已身孤立，雖虛與黨人委夷，黨人未必戴之，固當去名城，大都不能棄之而遷也，因函維到省圖善後。維歸委以第一師師長，收集川軍之敗退散亡者，於是設招討軍部於古天府，並設第一師師部於東門外紙廠，以郭延爲招討軍參謀長，黃成璋爲第一師參謀長，黃仲宣爲招討軍秘書長，楊兆蓉、

張致祥爲招討軍參贊，委陳光庭、張次方爲旅長，全毅公爲團長，軍械皆取之於廠，且運往灌縣，以補充其舊部。宦旣去，維乘籐輿，徧循市人，相慶曰楊總監在治，安可無慮矣。周駿聞宦走，率師兼程至省，維退保兵工廠。時劉成勳爲劉存厚左翼總司令，在南門外與維相聯絡，困周駿於城中。其部王陵基任城防，嵇祖佑辦警察，急欲奪兵工廠而有之。八月四日維令兵工廠運彈出城，城守止之。兆蓉出見，因謂監運之白副官曰：且退待令。至廠告維，會熊克武代表劉光烈，在廠中語維曰，可用電話詢周駿之參謀長周星甫，答云方舟不知，請俟來日晨運出，及次日復運，城守開槍，擊營長死焉。於是兩軍戒備，城門晝閉，內外隔絕。駿復使人由電話給維，且忍須臾，明日當有人出城解說，陵基、星甫書來亦云。維等雖知其僞，以所部多在灌縣，兵工廠兵少，恐不足以禦之，姑警戒以俟。次日曉，駿、陵基等果出攻，兆蓉聞槍聲，呼維曰起，維遂同光烈往督戰，團長白潤之從，獨留兆蓉與一差遣胡子成在部。駿以曹錕所予重礮不斷擊，兆蓉步出廠門，則其軍已卻，急往覓維，聞先渡江，有令退保灌縣，兆蓉遂率衛廠營繞廠後退，維所部既無多且新集，倉卒應變，故有是敗也。至灌縣收散亡，尙得其半，乃重理軍備，兼修政務，遂控有松理、茂汶。兆蓉爲政務處長，委宗彝爲灌縣知事，羅冕南爲松潘縣知事、茂汶知事之先後加委懋功漢軍統帶，姚亦易幟受節制。惟此數縣磽瘠，物產不豐，人民貧乏，軍餉恒患不濟，及周駿敗走，蔡錫入省，維往，光烈留守，光烈去，兆蓉留守，居人患盜，乃編清鄉隊二，皆有軍法

官，由縣警備隊鄉導分捕河東河西大盜十數人殺之，縣境以安。閱月維改委川南巡閱使，兆蓉亦被委署銅梁縣知事而去。大竹之宣布獨立也，公推蕭德明爲護國軍總司令。德明者衆議院議員也，袁氏將謀不軌，解散國會，德明歸自北平，至渝乘間與黨人秘謀結合，以誅鋤不道。五年春護國軍起，滇軍入蜀，德明返大竹，遂宣布獨立，有衆萬餘人。時曹錕在渝勢方張，川南雖有滇軍，不易奪敵軍川東川北之勢，德明於是分其所部爲六支隊：一支隊顏德基取道攻梁山、萬縣，以經北軍之源；二支隊郭少華攻開江、宣漢、城口、萬源，以殺川軍之勢；三支隊江筱城攻忠縣；四支隊王維綱攻酆都北軍之水道，交通阻矣；五支隊熊湘於鄰水、墊江之間以側擊之；六支隊張春霖攻開縣，以牽制之。廣安川北護國軍司令鄭啓和副司令譚詩遙相爲援，故能控馭川東北。與鍾體道戰於渠縣，會有潼川之逼，體道亦不得已宣布獨立，乃罷。德明曾遣一營，狙擊北軍兵船於長壽馬頭子，獲槍千。川局既定，德明以文人不願治軍，以所轄部屬熊克武，與德明共事者李功照、黃壽臣、李秋潭、張介卿、熊學昆、曾子政、江三乘、陳步武皆與有力焉。德明第一支隊長顏德基初獨立於開江，先由賀啓帆以萬縣警備百二十，唐翼廷說石玉樓，有團防百八十，墊江戴云武、龍占魁得團防五十餘，大竹葉善甫、王季平四十餘人，皆持械會開江達縣之間，連珠大樹壩任市鋪，五年三月二日共推顏德基爲支隊長。先是曾寶森在滇軍中任秘書，以發難費滙交傳儒材，儒材因與顏德基、黃登桂謀所以舉義，顏黃未決，儒材曰時機已至，尙何待耶？公等能集

合梁、塾、開、萬健者而起，天下事尚可圖也，再有遲疑，當以武力決之，不然自創以謝天下。顏黃皆曰唯，惟先生之命是從。遂手筆檄，至開江出黨人蕭宅三於獄，以爲縣知事，捕舊知事蕭韻濤殺之，傳儒材爲參謀長，魏九宮爲軍法長，黃復生爲軍需長。未幾得各地兵八百餘，分爲五營，德基率三營攻開縣，蕭宅三、傳儒材、黃復生守開江。張敬堯派兵救開縣，一路由雲南進，一路由萬縣進，德基兵新集恐無功，退駐臨江市，張敬堯兵在陳家場相去四十里行軍。參謀長劉連城由萬縣余家壩來，與德基計擬乘間擊之，而開江忽報，鍾體道所部陳介廉，同達縣知事金兆中、宣漢知事蕭應鍾、梁山知事劉照清各率千餘人，圍攻開江，均距開江三十餘里，請回兵救開江，德基以爲臨江市去開江百二十里，救之恐不及，且困守孤城無益，不如駐開江，兵退臨江市，共攻陳家壩張敬堯部。德基於五年二月十八日與張敬堯部於陳家壩戰，閱半日，敬堯部潰，獲其槍百餘，彈四萬餘發，移駐開縣之鐵索橋。是夜開江駐守營長周某、張正浩率所部至，云敵軍來襲，黃登桂禦之，不敵陣亡，因失守，傳儒材、蕭宅三皆遇害，已傳首順慶矣。未幾江津陳鵬九自萬縣來，云張敬堯已退守萬縣。適廣安鄭啓和有書來云，聞開江宣布討袁，特率兵來相助，始到龍頭橋，而開江失守，不意遇梁山縣知事劉照清率有警備隊，及周道剛兵一營已敗之於任市舖，幾獲照清，請合兵共攻之。德基往，到長嶺岡，啓和亦到，相語不合，於是啓和之塾江，德基由虎城塞之大竹，至大樹壩，大竹曾子政、何新齊遣人送銀五百兩犒軍，云凡我同志已推蕭德明

爲司令，君爲第一支隊長，郭少華爲第二支隊長，君可暫住虎城塞。二月二十八日何新齊來，云大竹已獨立，君請往，二十九日德基率隊到大竹，因屬蕭德明。三月十四日奉德明命，攻渠縣鍾體道軍，戰二十餘日不下，奉命回大竹。四月八日奉命攻梁山吳佩孚軍，十五日戰於黃土坎老管場，獲卒五百餘，馬百匹，槍四百餘支。十七日至梁山城下，梁山警備隊長袁紹成反正，率警備隊啓城西門迎德基，共擊吳軍，又獲卒百餘，馬二百匹，槍七百餘支。復以兵於梁山萬縣間孫家磴逐張敬堯部。五月十八日聞袁世凱已死，南北停戰，德基遂率部回梁山，仍受德明指揮。至九月十四日克武已爲重慶鎮守使，來梁山改編，德基歸所部，德基遂於十八日以所部付之，辭去。初川東區司令石青陽，奉總理命回國，與郭崇榘、張佐臣、劉揚到滇，唐繼堯將助之，云須稱護國軍，青陽未決，佐臣以爲暫藉之亦可，劉揚曰實負總理之命也，青陽遂謝繼堯，繼堯以是不肯助青陽，臨行時僅餽二千，青陽以之作軍裝及旅費，入西陽。時李善波與西陽邑人王子履、子驢方起義龔灘，號復命軍，初北軍一營由鄂至者極精銳，子履等奮力擊之，北軍不支，遂克西陽及秀山等縣，青陽至，善波因屬焉。五月出彭水，駐兵勸學所，忽趙麻子叛變，周駿營長也，初歸善波，故於是時與支隊長湯子模巷戰，青陽乃同秘書長張佐臣，秘書劉揚，參謀長易復初，參謀王雨農、陳渠珍、郭崇榘，副官吳玉成、羅君彤、王子驢、彭海門等三十餘人，宵奔西陽，復集湯子模部，並收唐鵬程各部數千人，出黔江石柱、涪陵以逼重慶。越嵩之役，全毅、甯懋、謝簡、李

烈如等舉義不克，甯懋等死之。全毅銜熊克武命，於事前一年與甯懋組織青年將校團於成都，以之集合同志，謝簡以軍官學堂畢業加入，李烈如舊爲邊軍營長，頗得軍心，全毅之舉義也，烈如任交通邊軍，全毅既與邊軍相持於漢源，甯懋由左率兵進，中伏兵死且盡，猶力拒不卻，槍擊敵軍，遂以陣亡。烈如則單騎入敵軍，欲曉以義，敵營長王政和、袁昌駿以其在邊軍久，士卒親附，乃中夜殺之。漢源獄中，謝簡與陳維新、吳之英圖雅安，以爲越雋聲援，駐雅軍中人多簡同學，咸欲助之，惟營長袁昌駿獨不可，且以戒嚴，簡不得逞，乃武裝匿槍謁袁，思脅之不得與共命。事覺被執，袁酷刑，詰同謀，簡惟曰大義所在，不知其他，同志皆以得免，袁殺簡於雅安西門外。謝簡四川璧山人。甯懋湖南衡陽人，李烈如湖南寶慶人也。黎元洪繼爲大總統，任蔡鍔爲四川督軍，熊克武爲重慶鎮守使，第五師師長，編遣川東護國軍萬餘人，兼則蕭德明、顏德基等三十餘人所部者，詳其文電及魚電。迨羅佩金督川，以盧師諦之第四師師長畀陳澤霖，而以師諦任第七旅旅長兼全省警備副司令。已而佩金欲裁併川軍，復僞委師諦爲第四師師長，在督署行布達式，密遣兵勒繳師諦所部湯、王兩團，羅、劉交關之釁，實基於此。（黨史會藏「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史材料」第二期）

（二）雲南護國軍入川戰史

李曰垓口述

共和克復，以川中戰績最多，其詳已見本編，惟本之道路傳聞，往往不實不盡。茲得李君曰

坡口述川中一切戰況，補本編未備者良多，特採之以入本編，爲世之著述者取材焉。

三路窺川

雲南舉義之計既定，出師計畫，擬以羅佩金爲總司令，總大軍取道會理襲成都，籌備有日矣。泊方聲濤至滇，主黃毓成，唐繼堯親蒞黃宅會商，乃遣其弟繼禹赴海防，迎李烈鈞，熊克武等凡十餘人，於十二月中旬入滇，協定大計，而蔡鍔亦偕戴戡，殷承瓚二十日至，重定出兵計畫。二十三日，電迫袁取消帝制，袁不答，越日，正式宣布獨立。羅佩金以總司令讓於蔡鍔，而爲其參謀長，以趙又新領第二梯團，顧品珍領第三梯團爲主軍，出永甯取瀘州。以劉雲峯領第一梯團，率楊秦，鄧太中兩支隊爲左翼取叙府。時黔團長王文華、熊其勳，吳傳聲三人，主獨立最力，示以必死而器械少。唐都督遣縱隊長徐進率兵二連，護送機關槍、管退砲，隨同戴戡前往，戴戡至，遂正式宣布，卽由戴戡總熊其勳部隊爲右翼，出松坎進窺綦江。唐都督以戴兵力薄，並遣殷承瓚率華封歌所部一混成團以助之，護國軍三路窺川之計，於是乎成矣。

左翼戰況

左翼主將劉雲峯馳至滇邊，卽與伍禎祥軍隊相遇于燕子坡奉印村安邊等處，屢戰屢勝，遂于正月二十一日光復叙府，伍軍退守自流井。伍滇人而爲北軍首領，與伍爲敵者，則北人而統領滇軍，亦一異聞也。我軍既佔叙州，四川將軍陳宦，懼袁氏嚴譴，乃定四道進攻，飭伍禎祥率所部

一旅，由自流井攻叙之北；馮玉祥一旅，由瀘州攻叙之東；朱登五統漢軍（巡防軍），由犍爲屏山攻叙之西；又由瀘別派兩營，取道恩義長寧，繞攻叙南。適會攻日期錯誤，伍部擊退後馮部始來，我軍復擊却之，別遣兵擊退朱登五所部。前後劇戰共七八晝夜，而我軍僅一梯團兵不過四營，三路敵軍，計二旅有奇，鏖戰累日，彈壳積地數寸，卒能以寡敗衆，皆由士氣勇敢所致，此左翼戰事之大概情形也。

中路戰況

中路第三支隊長董鴻勳，先總司令部數日出發，蔡鏜進至畢節，鴻勳已抵永甯，與駐永甯之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會商響應之計。蔡鏜在途中，亦時時與劉以電話磋商定計，令董鴻勳率領前鋒星夜進兵，劉軍佯敗退走，初擬退至瀘州，然後宣布獨立。不意劉軍方至納溪，守瀘者已探知其計，阻劉軍入城，劉遂於納溪，正式宣布獨立。

瀘州北爲沱江，西爲龍透關，南與藍田壩，橫隔金沙江，地勢險要，利便固守，由納溪攻瀘州，宜從上遊渡江，而龍透關當其前，仰攻極不易。故董與劉決定改由下游，由下游則藍田壩實爲必爭孔道，劉與董進攻下之。而藍田壩東月亮岩，地勢頗高，足以俯擊瀘州。因以月亮坡爲砲兵陣地，若果用大砲轟擊，瀘州垂手可得，然生命財產，將悉化灰燼，殊非救民本旨，故寧忍不得地，僅開砲一次，示威而已。

砲攻既良不忍，棄置又萬不能，爰將納溪藍田壩月亮坡等處，委由劉軍駐守，而董鴻勳則率領先鋒隊二營並劉軍一營，繞下游渡江，進至小市。將圍攻瀘州，守瀘軍因僞爲婦女，偷渡金沙江，直至月亮岩等處抄擊，劉軍猝不及防，遂退守納溪江安等處，大砲多有損失，劉部團長陳禮門憤極自戕。於是董軍四面受敵，孤立無援，不得已，亦渡江而南，繞太安場牛背石等處，回守納溪。是役董軍雖孤軍深入，然僅傷亡三四人，董支隊之聲威震於蜀境矣。董軍退後，張敬堯所統大隊，已趕至瀘州，佔據藍田壩，且分道來窺，納溪三面背敵，我軍兵力太單，不敷分配，幸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第三梯團長顧品珍，及支隊長何海清，王秉鈞、朱德等均先後至，始與敵軍相拒於納溪城東之棉花坡一帶，晝夜鏖戰，至月餘之久。因敵軍陣地高於我軍，我軍突擊數次不能克。及至媾和時，亦唯使張軍受困，終未能取得瀘州者，實地勢使然也。

我軍三路進攻，而中路爲烈，意吾國自有槍砲以來，當以此爲最，我軍雖未及敗，然有二次極爲危險。

(一) 董軍退守納溪後，張敬堯已佔據藍田壩，乘我軍兵少新退，分兵急趨雙合場來擾我軍，一部直繞納溪後，逼近安福街東。安福街與納溪中隔永甯河，我軍搭有浮橋以通往來，張軍之逼近安福街者，槍彈可射擊浮橋。時我軍皆在納溪以東，不虞敵軍遽抄出吾後，幸支隊長何海清尚在納溪，疾驅所部過浮橋，猛撲敵軍，敗之。乘勝直趨雙合場，與張軍之第二十五團激戰。

二十五團最稱精銳，張氏發跡全賴此團。交綏時，二十五團兵士，袒衣下河奮奪船隻，子彈如雨下不顧，我軍力戰不懈，張軍不支，迤邐退去。我軍復鼓餘勇渡河前進，於時死傷狼藉，張軍統將吳旅長亦負傷。是役張軍共一混成團，我軍人數六連，卒能以寡勝衆，皆由河海清督率之力也。何身軀短小，每戰必身先士卒，有時軍帽中彈欹側，何仍屹立不動，軍中人慕其勇而效之亦爲帽欹側，自後何矮子之名乃大噪矣。

(二) 相持棉花壩時，戰事雖烈，而戰線無甚出入。迨張軍以全軍壓我，憑高臨下，我軍衆寡懸絕，勢不支，有退向納城東者。羅佩金趨前誓之曰，一部退走，則全軍俱覆，無論如何，必當死守，縱死同死是處。於是全軍感泣，臥伏於東門外小堤之內，而敵軍愈接愈近，彈如雨下。正危急間，我軍增援隊曹之驊，忽率所部一營新自永甯抵納，擬食後率部助戰，聞報危急，接浙率所部枵腹出戰，我軍驟得援，勇氣百倍，呼聲震天地，直達火線。敵見來勢猛，始後退，原有陣地，一律復回。此次能轉敗爲勝，雖羅佩金及諸將校之死守，亦實賴曹之驊捨身奔救之力。而曹君因身先士卒，中彈穿腸，越二日竟含笑而逝。曹君少年英銳，一戰而沒，全軍皆爲之痛惜。

當曹之驊負傷時，雷營長淦說亦同時陣亡，死事極慘，雷臨陣勇往無前，故及於難。是時戰鬪極烈，前敵軍官，自總參謀羅佩金，梯團長趙又新，顧品珍以下，皆日親火線督戰。蔡總司令鏜亦由永甯馳赴納溪，抵納之明日，親赴各處查看陣地，從行者趙又新、顧品珍及參謀副官數

人，弁兵數十人，爲引導者誤近敵陣，於是飛彈雨集，緊隨蔡總司令之一馬弁，中彈而仆，蔡總司令遽躍身下馬，伏水田中，但聞流彈簌簌作響，掠身而過，匍匐移時始脫，然已自頂至踵，遍體泥濘矣。馬弁中彈而蔡獲免，此中蓋亦有天意焉。

經此兩大劇戰，吾軍所受包圍形勢，漸已移至敵軍。然此路爲吾軍主力所在，亦爲敵軍主力所在，相持月餘，雖節節進步，然以敵軍數倍於我，彼得更番進戰，而我兵力有限，迄不得休息，乃密調叙府左翼軍隊來助，擬以全力破敵中堅。不意爲敵人偵悉，馮玉祥領重兵襲擊叙府，我軍守禦力薄，不得已退守橫江，此三月一日事也。及左翼兵抵納溪，連戰皆捷，詎後方接濟，尙未解到，而軍中子彈已將告罄，乃於三月六日夜半，退據險要以待。我軍既退之次晨，敵營槍聲猶隆隆不絕，蓋屢勝之後，忽然全線退却，敵亦莫測其所由也。凡戰時退却，最短士氣，我軍雖布置井井，爲最有計畫之退却，然命令一下，銳氣大挫，定力不足者，幾於不能自持，而我上級官長均能出以鎮定，顧品珍尤極穩練，親自斷後，一絲不亂。顧君平居訥訥若無所短長，而臨陣英發條理秩然，其將才殆有天授焉。

三月中旬，接濟已到，士氣漸復，蔡總司令乃力主反攻，分兩道並進，以趙又新所部爲主攻，顧品珍所部爲助攻。自十七日起，趙部逐日連克敵壘，顧部亦於二十日行全線夜襲，敵軍死亡枕藉，我軍士氣大振。適廣西獨立電至，大局震動，而袁氏取消帝制，軍務院相繼成立，東南

大勢亦日發展，士氣百倍，於是雙方停戰之議起，以後遂無戰事矣，此中路戰事之大概情形也。

右翼戰況

當納溪劇戰之時，戴戡所統之右翼軍隊，已由松坎節節進攻，均占優勝，略地亦多。自佔領趕水場後，綦江形勢，已在掌握。特以戰略上之次第，必須主軍先得瀘州，然後右翼得綦江方爲有用。否則僅得綦江，須大兵防守，而兵又不敷分佈。故未逕取綦江，惟以計爲守牽制敵軍耳。

右翼軍進窺綦江時，有由袁氏直接指揮之劉虎臣一團，前來拒戰，該團兵士器械均極精猛，右翼軍與之劇戰斃其營長一，俘其營長二，連排長數十人，劉僅以身免，全軍爲之覆沒。據敵人言，戰後收容半月，僅得七十餘人，則其創痛可知也。時重慶守將，見吾軍精銳善戰，深恐綦江不保，重慶垂危，常用全團力保東溪等處。蓋其意以重慶爲重，故不得不力顧綦江，萬一危急，則甯犧牲瀘州，不願犧牲重慶也。

右翼之戰，吾軍常集中一處，四出應敵，不作對抗之持久戰，故我軍死傷較少，比之左中兩路較爲和緩。然純用襲擊方法，出其不意，故敵軍死傷亦多。嗣因納溪背進，而松坎子彈亦將告罄，故亦扼要退守，此右翼戰事之大概情形也。

總結

入川滇軍官長，固皆抱一必死之心，而士卒亦盡有偕亡之志，所以能忍饑寒，洒熱血，冒萬

險，以死爲榮，不稍退却。

當雲南出征之時，兵餉已欠三月未發。出征後，每月僅給火食，終未發餉，每人僅有軍夾服二套，外套氈被皆無之。及至戰線，時遇雨雪，所服夾衣，皆爲雨水淋濕。質言之，直著一身濕衣，去拼死而已，然毫無怨言，慷慨誓死，誠爲吾國歷史上不可多見也。

中路全軍戰線，由濱江頭脊梁起，沿棉花坡迤邐而南，凡亘二十餘里。敵所據地形較優，尤以朝陽觀石堡溝爲最險要，敵以機關槍扼置要隘，我軍前死後繼攻入外牆，而子彈用罄，輒又退回。當進攻時，蔡總司令下令軍中，如有能將朝陽觀石堡溝攻克者，每人賞銀五十元。各兵士聞之慷慨致辭曰：吾輩命且不要，何有於錢，顧官長令我輩進攻，雖死亦復何避。此語雖千載後聞之，猶能興起。法美兩國紅十字會西洋會員，屢往觀戰，咸謂戰鬥形式上雖不及吾歐，而精神實不稍遜，咸嘖嘖稱歎不置云。

統計我軍前敵兵士，三路合算，尙不足二師。而北軍入川者，據云共有八師之多，其上戰線者亦在五師以上。寡衆懸殊，而我軍能所向披靡者，雖云敵愾同仇，亦由於天時地利人和，北軍完全失算之故，非如世所傳北軍全無用也。

北軍亦有種種特長，如防禦工事，極爲得法，戰鬥奮勇，不願死傷，退走時步步收容，無奔潰凌亂等弊，此亦多年訓練之效。

北方氣候乾燥，而川省多雨濕，此北軍不得天時者一也。北方盡沙土，而川省屬膠泥性，必著草履方能履險如夷，北軍從未經歷，此北軍不得地利者又其一也。至於人和，更不足言，蜀民對於北軍，幾於人人怨惡，其原因亦有種種，奸淫劫掠之事，雖未可一概相量，但既有之，則玉石難分，此與川人生惡感之第一原因也。口音不同，遇事齟齬，北人性急，乃屬恆情，而北人語音，川民一時難於理會，彼即誤爲故與作難，以致仇隙日深，此與川人生惡感之第二原因也。運送軍械子彈一切糧餉，北軍不能躬親僱人運送，往往有不知利害者，祇圖自利，因有剋扣惡弊，此與川人生惡感之第三原因也。袁氏帝制自爲，凡川省上流人物，無不切齒痛罵，吾國輿論樞紐本在上流人物，中下社會，大都以雅負時望者之論調爲轉移，北軍入川，爲保袁氏稱帝，此與川人生惡感之第四原因也。

有此四大因，所以人民惡感日深，每遇北軍三五出行，則鄉人執梃荷鋤，聚而殲旃。北兵輸送子彈，屢被鄉人誑指道路，誤送我軍收用。各屬城鄉老弱婦女，時時齷齪諷經，祝禱北軍失敗，滇軍勝利。甚至沿江上下著名匪盜，皆潛伏要處，日與北軍爲難，而我軍所至，則盜匪相戒勿犯，人心至此，袁軍雖多亦奚以爲。

統計兩軍死傷，吾軍約二千有奇，北軍死傷確數雖不可知，據各方面之調查傳述，數且盈萬。要之勿論孰勝孰負孰寡孰多，蚩蚩者所爲何來，南北均是同胞，徒爲袁氏一人帝制夢酣，

遂致演此同類相殘之慘劇，伏尸徧地，草木爲腥，吾軍固屬冤死，北軍亦何嘗非冤死乎。嘗對俘虜討問彼中情形，據云初出發時，傳令至武勝關打土匪，及至武勝關，又傳令至宜昌打土匪，及抵宜昌，又傳令至重慶剿匪，乃由重慶直趨瀘州，節節皆是被騙。及至瀘州，見砲火猛烈，竊聞官長閒談，方憬然而悟，係爲保袁氏爲帝，致與民軍激戰。然督陣者異常嚴厲，陣後均安置機關槍，退則死於槍，降則又恐民軍不容而被殺，只得拼死力戰，早知投降可以不殺，吾輩已早爲之矣。由此觀之，北軍受騙於軍官，北方軍官又受騙於袁氏，何嘗有一真心爲袁氏爭產業者。故吾對於北方戰死軍人，亦惟有下一掬哀矜之淚而已。（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五期，民國五年十二月上海出版）

（三）護國軍入四川方面之軍情

欲述護國軍四川方面之軍情，不可不先敘明護國軍在川之部位。按初定出師計畫，以第一軍總司令蔡公鏞，率趙又新、顯品珍兩梯團出永甯取瀘州，爲中路主軍。以第一梯團長劉雲峰，率鄧泰中、楊綏兩支隊，出昭通取叙府爲左翼。繼因黔宣布獨立，復由滇黔委戴爲滇黔護國軍右翼總司令，率黔軍熊其勳一團，並由殷承瓏率華封歌一支隊協助，出松坎攻綦江，規重慶爲右翼，此護國軍在川之部位也。

左翼第一梯團所部兩支隊，於去歲最先發，民國五年一月十六日已行抵滇川接壤之新場地方，適該處及燕子坡、黃坡耳、捧印村等地，敵已派遣北軍川軍防守。十七日晨，與敵接戰，節次進攻，敵軍當之輒潰。進至燕子坡，敵人憑山列陣，一支隊仰攻，移時敵不稍却，旋由二支隊繞道許堰，突擊敵軍後路，敵不支棄山逃遁。我軍乘勝追擊，勢如破竹，由黃坡耳鳳來場直至捧印村，俱被占領。十八日晨，一、二兩支隊由捧印村進攻，午後二時抵橫江附近之黃果舖。時敵有北軍約一混成團，漢軍數營，在該處擇地扼守，形勢極爲堅固。我軍遂分兵兩路進攻，一支隊向敵之左翼攻擊，二支隊向敵之右翼包圍，至午後四時，敵兵不支，即紛紛逃散。是役擊斃敵軍官三人，殺傷敵兵約百人，奪獲山砲二門，機關槍一挺。至七時乘勝追擊，距橫江約二里，逆軍後備以山砲機關槍死力拒戰，我軍仍冒險前進，並派工兵兩連步兵一連繞出敵之右翼夾擊，敵軍驚潰奔竄，遺棄械彈無數，我軍遂完全占領橫江。十九日，我軍仍分兩路直搗安邊，第一支隊踞金沙江右岸，以大砲牽制敵軍。第二支隊經羅東渡江，由山後猛擊，敵勢大衰，敵屏山援隊突至，死力格鬪。我軍支隊長楊葵，率敢死士衝鋒猛進，左右盪決，敵遂不支，棄機關槍於河，號哭奔潰墜岩墮河而死者甚多。是役擊斃敵軍營長戴鴻智一人，殺傷敵兵數百人，奪獲軍械及其他軍需品八船。二十日晨，我軍渡江追擊，逆軍棄柏樹溪退踞叙州，我軍進至柏樹溪，守敵敵軍望風譁潰，我軍遂於二十一日占領叙城。袁逆聞耗大震，下令禡伍祥禎川南鎮守使職，責令帶罪立功。四

川將軍陳宦，懸賞五十萬元，啗其將士，調兵分四路圖叙。一命伍祥禎率所部，由自流井進攻叙北；一命馮玉祥率所部，由瀘州方面進攻叙東；一命朱登五統漢軍（巡防軍），由犍爲進攻叙西；一由瀘州方面，分兵一股，繞高琪進擾叙南。一月二十九日，鄧支隊長亦於次日率援隊馳至，激戰兩晝夜之久，敵軍頑強抵抗。三十一日，楊支隊長率兵一大排助戰，士氣大振，冒死衝殺，敵軍向自流井潰走。我軍奪獲大砲二尊，殺傷敵兵四百餘人，生擒者數十人，陣地彈壳堆積寸餘，我軍乘勝追擊，至下午戰鬪始絕。同日楊支隊營長田鍾毅，亦與瀘州大股敵軍戰於白沙場，敵軍據龍頭山用砲數尊，並機關槍十數挺集中注射。我軍第四連長楊盛民戰歿，第三連長凌邪或亦受重傷，其餘官兵傷亡亦衆，然仍死力抵禦。楊支隊長率隊由宗場趕到，命工兵營向正面及左翼展開攻擊，半夜鄧隊李營亦至，向敵左翼合力圍攻，鏖戰三晝夜之久。斃敵營長一人，連長三人，敵兵數百人，敵旅長馮玉祥亦負重創，縱火焚民舍，向南溪潰退。我軍猛力追擊，投河溺斃者甚夥，奪獲槍砲子彈無算，俘獲敵兵百餘人，馮軍竄至江安馬腿子地方，被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劉存厚所部劉柏心支隊攔路截擊，敵軍倉皇無措，高懸白旗，口稱願降，紛紛搶渡，計沉溺入水及死於槍彈者又凡數百人。朱登五所部漢軍，分由屏山牯舌片凉水井犯叙，俱爲我軍所阻，由屏山分兵一部，犯柏樹溪，復被我軍擊退。四日晨，敵復集川軍兩營，北軍六連，廻攻宗場，我軍穩靜抗戰，至五日薄暮敵力漸疲，

我軍冒雨衝擊，敵遂奔竄。死百餘人，傷者無算，奪獲大砲二尊，機關槍一挺，彈藥四十餘駄，駝砲騾五匹。六日晚，北軍一團，陳宥親軍兩營，由隄爲方面據牛喜場進窺叙城，我軍一小部依險相持，以大部包敵列陣，敵方望城銳進，我軍出其不意，四面環擊，敵軍驚潰，追殺三十餘里，奪獲大砲二尊，槍砲五十餘船。是役也，前後劇戰凡七八晝夜，我軍僅一梯團，共有兵五營，三路敵軍，計二旅數營，而我軍以士氣勇敢，卒摧大敵。別路敵軍，見三路既敗，亦遂繞道退回瀘州，陳宥四路規叙之計遂失敗。旋奉蔡總司令電令叙中軍，酌撥赴瀘，乃派一營順流而下。旋因朱支隊未到，瀘中兵力仍嫌單薄，又電令一營赴瀘。繼因瀘城敵軍增加，總部飛電催接，復挑兩營精銳，星多赴瀘，僅留田鍾毅一營守叙。二十九日，敵軍約三千，由叙西斛之象鼻場毛波梁家溝數方面來攻。三月一日上午九時，與敵戰於吊黃樓觀望山，田營長督率兵士死拒一晝夜，力不能支，始率衆向橫江方面退却，依險固守，以掩護滇邊，牽制叙敵徐圖規叙，期後日我軍增援力厚，擬大舉入叙，盡殲敵軍。而美教士之駐叙者，來告以敵軍有意助順，要求停戰，我軍乃止。

中路總司令部，於一月十四，由滇垣出發，前部第三支隊長董鴻勳，率隊先於一月十日行，二十六日抵畢節。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派部下軍官二員至，與董支隊長接洽，磋商響應辦法，我軍一入蜀境伴與劉軍對壘，劉軍詐敗，我軍尾追，迨抵瀘州兩軍方會合，直搗瀘城。三十日，我

軍由赤水河出發至雪山關，與劉軍相遇，卽照前議，於三十一日抵永寧，二月四日抵納溪。劉師長因先有請滇軍速行入蜀電，爲畢節縣知事劉某扣留，轉致四川將軍陳宦，（我軍抵畢節劉某逃走）陳派駐川北軍馳至瀘州防守，不克依照前計，遂於二日在納溪宣布獨立。至是與我軍於五日會師攻瀘，劉軍由大道進攻藍田壩之正面，我軍繞道雙合場牛背石南壽山等處，攻擊藍田壩之側面，戰至六日晨七時，敵軍大潰，渡江逃命，我軍據岸痛擊，敵軍溺死者無算。是役計敵軍死傷數百人，我軍陣亡七八名，受傷十餘名，奪獲步槍三十餘枝，子彈十餘箱，大江以西胥歸我有。七日董支隊將奪獲江以西藍田壩月亮岩等處，交劉軍團長陳禮門駐守，率我軍先鋒隊二營，由泰安場渡江攻擊大龍山羅漢場等處，以拊瀘城之背。八日晨，渡江甫行二里許，與敵軍相遇，我軍卽迎頭痛擊，衝鋒猛進，遂奪獲大龍山。敵軍退據山右高地，意欲側射我軍，二營副長董鴻銓率兵繞道攻之，敵敗退入羅漢場，斃敵兵三十餘名。九日進攻羅漢場，敵軍恃有障礙極力抵拒，至午後五時敵不支退走。我軍斃敵兵百餘人，奪獲槍彈無算，並占領小市，九日復占踞五峰頂，瀘城已指日可下。詎守瀘敵軍，潛師渡江，來襲月亮岩，守軍猝不及防，相率退却，劉軍團長陳禮門憤極自戕。時趙梯團長甫抵納溪，聞報卽率所部警衛連及機關槍往援藍田壩。十日晨，偕劉軍工兵二營，進規月亮岩，午後敵人退至江邊，我軍機關槍甚資得力，忽劉軍退却，我軍機關槍勢難孤立，亦遂下令退回納溪，劉軍退向江安，董支隊聞月亮岩藍田壩失守，因亦回兵爲恢復計。

十二日黎明即開始攻擊藍田壩、月亮岩等處，敵人傾巢渡江抵抗相持一日，斃敵軍百餘人。以敵衆我寡，恐敵由藍田壩直趨納溪，斷我軍後路，遂於是晚退紮納溪邊界三十里，敵亦不敢相逼。十三日晚，何支隊抵納城，十四日兩支隊合攻雙合場，敵軍亦約兩支隊，頑強抵抗。副營長董鴻銓扶創揮兵猛進，敵軍大敗，我軍追至小河。敵人落荒渡河溺水死者數十名，斃敵旅長一員，連長二員，司務長一員，士兵二百餘人，奪獲砲彈槍枝無算。十七日，我軍取守勢，砲戰終日，入晚後，敵軍向我右翼猛攻，當被擊退。十八日，我軍反守爲攻，將敵壓迫，退至永甯東岸。十九日，我軍朱團曹營到，純取攻勢，折其右翼，敵退出雙合場。二十、二十一等日，從雙合場，對其右翼猛攻，壓逆十餘里。二十二日，向棉花埂側背攻擊，敵已形動搖，而以正面未能同時猛攻，以致頓挫。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則改攻爲守，以期徐復勞頓。計此旬日，前後敵軍傷亡千餘人，我軍營長雷淦洗陣亡，曹之驛傷故，鄭森被瓶，連長以下官長死傷十餘員，士兵死傷者二三百人，高級軍官如總參謀長羅佩金、梯團長趙又新、顧品珍皆日日親上火線督戰，蔡總司令亦於二十三、二十四日，由永甯馳赴納溪前敵指揮，躬督軍陣，揮刀調敵與士卒共甘苦。二十六、二十七兩日，敵軍新增約一團，全線來攻，均經我軍擊退，死傷五百餘人，其在河北混合軍二營，被我軍蔡營同劉師一部擊潰。二十八日，我軍以金馬兩營至，復開始攻擊，以朱德、金漢鼎及某某三支隊攻擊敵之側面爲主攻，以王秉鈞、祿國藩兩支隊攻擊敵之正面爲助，攻戰線左至大江邊，右至永甯

河綿亘二十餘里，連日猛攻，斃敵甚夥。敵軍憑險設防，散兵壕有多至三線者，其間朝陽觀石堡溝尤爲險要，我軍肉薄戰壕，數次未下。而左翼軍，又於三月二日失陷叙府。左翼既失利，中路因休養兵力，重整建制，及分散敵勢計，亦於六日夜半，陸續整隊離去。納城總司令行營，移住大洲驛，第二梯團全部，移住大洲驛前方三十餘里之下層圍，爲堅固陣地，以防禦納溪本道之敵；金支隊移住白節灘打鼓場，由羅總參謀長指揮，拒止合江方面之敵；何支隊、劉軍舒支隊移住古宋方面，拒止叙州江安之敵，並相機援叙；朱支隊則從新整頓，以待後軍。是役也，我軍以寡敵衆，鏖戰經月，日眠食於風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總計傷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敵軍死傷尤衆，瀘寺觀均爲醫院及停棺之所，棄置雙合場一帶尸體，尙三四百具，足徵此役之劇烈矣。（蔡總司令有電云，此三星期之劇戰，實吾國有槍砲後之第一戰也。）我軍移轉陣地後，將營連從新編制，軍容丕振，生氣盎然。即在醫院傷兵，羣思速愈，上陣殺敵，其忠勇耐勞忍苦，以方他國軍隊，當亦無愧色。而敵軍則其倏雖張，而氣已弛胆尤怯，一聞有紅邊帽者，卽迴首狂奔，故我軍移轉陣地時不敢追躡，其意惟在保金江右岸，純取防勢。三月中旬，我軍接濟已到，士氣已蘇，蔡總司令復準備進攻，以趙梯團共義勇軍三營，由牛背石繞納城之後爲主攻，以顧梯團由本道陽攻納城爲助攻。自十七日起，趙部連克敵壘，顧部王、聶兩支隊於十九日夜半以白刃突入敵陣，敵軍大潰，我軍遂占領頭鋪大灣子一帶高地。猛勇追擊前進，又占領英塘鶴子岩，敵軍

退至納溪後面之光山拒守。我軍擄獲大礮二尊，機關槍二挺，步槍百餘枝，礮彈槍彈及軍用品無數。二十一日，敵軍尙踞光山死抗，乃將奪得槍礮向光山射擊，敵潰守納溪。午後二時，敵人因經巡瀘州，駛飛機三架，我軍令礮具仰射，擊落二架，其一引退。此兩晝夜，敵軍死傷凡數百人，我軍聲勢大振。敵軍四路告急，江安敵軍，以一營循江而下，被我軍迎頭痛擊，敵軍欲彈投水者無數，奪獲山礮四門，礮彈三十餘箱，槍數百枝，槍彈百餘箱，機關槍四挺，軍需品二船，其他戰利品無算。俘獲敵軍總兵站長一人，敵兵數十人，敵軍益膽喪。顧蔡總司令以爲得地愈多，守備愈難，主旨惟在損敵兵力，故雖連番大捷，仍未急進攻瀘。

右翼總司令戴戡，於二月二日，由貴陽出發，十三日行抵松坎，十四日即開始攻擊。敵軍中路駐馬口亞柑子堆分水嶺九盤子等處約兩營，右路駐青羊寺扶歡壩約步一營機關槍二排，左路駐同臺寺凍髮廟約一營二連，並有機關槍，中路尤有砲隊。我軍以敵先據形勝，不克正攻，右路由木廟進攻青羊寺，當將敵前隊擊破，追至青羊寺，時敵軍恃險抵抗，激戰至午後三時，我軍完全將該寺占領。奪獲機關槍二挺，輜重無算。敵向後方退却，我軍即進攻，扶歡壩下，截擊東溪來之敵軍，左路由溫水包圍敵後，橫擊東溪，並以小部隊由石豪猛擊趕水後，即向右攻擊大沙溝及九盤子背後下之，中路仍分兩面進攻，至午後九時，占領趕水。共計擊斃敵軍連排長五員，士兵二百餘名，生擒營連排長七名，士兵百三十餘名，奪獲機關槍三挺，步槍多枝，子彈無算。敵軍蕩

平後，卽聯絡左右各軍，進攻東溪占領之。十五日復奪踞分水嶺，斃敵營長一人，敵兵多人，隨進攻馬口壘柑子堆，敵軍以該處爲綦江重要門戶，以全力拒守。我軍激戰一晝兩夜，斃敵營長一人，敵兵三十餘人，馬口壘柑子堆遂爲我軍占領。敵援由江津驟至，我軍一面扼守馬口壘，一面派兵出左右兩路防擊免陷包圍。二十一日，殷承瓚、華封歌率所部抵松坎。二十二日，全數開出增援馬口壘柑子堆。二十四日，敵軍千餘，由龍臺寺襲擊我軍後路，黔軍一連被圍，華團一二兩連突至，向敵猛擊，敵軍死傷二百餘人，解圍而去。二十五日，敵軍據守龍臺寺獅子山等處，我軍四面圍攻，斃敵軍三百餘人，俘獲槍數十枝，敵軍乘夜潛逃。二十七日，敵軍率衆來攻我馬口壘，我軍戰至薄暮，斃敵數百人，獲六米粒步槍多枝。二十八日晨，敵以重賞募棒匪七八十人，便服來襲，敵軍携機關槍衝至馬口壘，將至山腹，我軍以大礮機關槍猛力射擊，步兵衝殺數次，敵軍稍却，顧仍頑強抵抗，我軍因別派兵兩連，由右側高山猛射，戰至午後七時，始將敵軍擊退。斃敵軍四百餘人，奪獲槍彈甚衆，乘勢直追至兩路口附近，敵軍退守飛雲石。二十九日，敵軍又以主力，先據油羅坪高地，攻我右側，復陸續由蒲河青羊寺扶歡壩方面抄襲，我軍一面固守油羅坪對岸，一面將蒲河等處敵軍各個擊破，敵軍仍退回油羅坪扼守，我軍三面圍攻，敵據險抵抗，將歷七晝夜不下。三月六日晨，我軍將敵軍誘下，戰於石南壘二塗岩上壩三處，我軍大獲勝利，將二塗岩占領，追敵至小珊門，斃敵軍百餘人，傷者尤衆，奪獲敵槍多枝。其草坪壘一股敵軍，亦

被我軍擊退，敵軍死傷七百餘人。我軍一部因與敵軍接近以白兵戰，奪獲完全機關槍二挺，槍枝子彈甚夥，北兵盟證一張。我軍分頭追擊搜索，敵尸遍野，餘衆匿於深溝夾谷之間，經我軍一一擊斃，又奪獲完全機關槍一挺，子彈四十餘駄。十三日正午，我軍與敵約兩營戰於石牛口，約兩小時，退至割草坪，我軍乘勢追擊，敵增援步兵三營，退管礮六尊，機關槍二挺，憑險抵抗。戰至晚十二時，敵軍動搖，我軍衝鋒上山，斃敵四十餘人，奪獲機關槍一挺，步槍六枝，子彈十四駄。十五黎明，敵援大至，復激戰於割草坪之前方，相持一日，至晚敵即退却，我軍恐被敵誘，亦未追襲。綜計此役，我軍接連血戰者几十餘晝夜，戰線綿亘數十里，雖屢獲勝，而敵援不絕，袁氏並懸賞二十萬元守碁，故守碁敵軍憑險設防，負固難下，曠日持久，恐陷入困守之勢，因變換戰略，專重牽制敵軍，分兵助義勇隊襲擊川南涪州各處，以分散敵兵力，並圖巫夔。適廣西已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護國軍局面日益活動，袁氏不得已於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命四川將軍陳宦。致電我軍，請求息戰。並派旅長雷飈，赴永寧與蔡總司令接洽。守叙敵軍，亦托美教士到橫江向梯團長劉雲峰要求停戰，我軍以陳宦有悔禍之意，可冀其相助迫袁退位，亦即暫允同北川兩軍，在川湘境內停戰一個月，由蔡總司令規定停戰規約四條如下：

(一)兩軍暫守原線，無論大小部分不得亂出步哨外襲，倘如違約冒進，格殺無論。

(二)軍使及信差出入，以兩軍高級長官所指定之道路爲限，軍使除特別許可外，以二地爲限，但不

得攜帶軍器，軍使以兩尺見方之白旗爲標幟，如軍使無故圖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著軍服攜帶器械，徘徊於兩軍步哨線之內者，准予射擊或擒捕。

(四)此次停戰，自四月七號起，至五月六號大半止。

規定後，電知陳宦，覆電同意。遂通令前敵各軍隊遵照，仍分兵扼守要道，切實整頓，一面詳探敵情，以便因應，滇省亦積極進行增援計畫。尋袁氏方面，以戰期屆滿，協商尙無頭緒，復由江蘇馮上將、四川軍將軍陳宦，電請展限一個月，我軍初嚴拒未允，嗣復接陳宦來電，謂迫袁退位手續複雜，非稍寬時日不可，我軍乃允續行停戰一個月，並促陳宦於最短期內宣布獨立。先時讓出叙府，由雷飏率第一梯團進紮，又先以規叙軍隊雲集，委羅佩金爲左翼總司令，以資統馭。嗣陳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以所部兵力單薄，飛電乞援，蔡總司令派劉雲峰率何海清支隊赴叙，雷飏所部第一梯團進駐自流井，熊克武、鄭英所部義勇隊分駐富順、南溪，滇省亦令黃毓成所部由滇赴叙，並調趙鍾奇所部由黔赴瀘，均各兼程前進，以壯聲援。袁氏因接陳宦連電迫令退位，下令調陳入京，任周駿爲崇武將軍，代陳督理四川軍務。周膺僞命，沾沾自喜，與王陵基率兵由渝西上攻陳，陳敗率衆遁，周駿遂入成都。時袁氏已死，黎公繼任，傳電令調陳、周均入京，任蔡鍔督川兼署民政，周匿不發表，仍根據袁氏僞令就職成都，並盛倡部落主義，排斥滇軍。川人惡之，電請我軍討周，蔡總司令及諸將領，以伐罪救民義不容辭，遂宣布周駿罪狀，派兵分道

進攻，周不支遁去，川亂遂平。蔡公以喉病力辭督川之命，川人敦請各方面殷勤，不得已力疾入成都，部署稍定，仍引疾去。川事舉羅佩金自代，在川護國軍，特編入四川陸軍凡二師，以便駐紮云。（墨江庾恩暘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民國六年雲南圖書館發行）

(四) 護國軍在川省戰和之紀述

劉雲峰

按護國一役，係因袁世凱以民國總統而謀帝制自爲，是叛逆也。並承認日本廿一條，假日本爲背景，是甘爲石敬瑭、張邦昌而不辭，使中華民族淪爲奴隸之奴隸而不惜。故滇中武裝同志，每談此事，莫不義憤填胸，咸欲舉兵殄此叛逆，以此數陳于唐公繼堯，唐公亦甚表贊成，惟願及滇省一隅之地，貧瘠之區，具以一師一旅之衆，而抗袁氏全國之師，強弱懸殊，實有以卵擊石之慮。無論何人，處唐公地位，亦有此感。議猶未決，而滇中不穩消息已傳播于北京。袁氏乃派其爪牙路孝忱來滇調查，並立催唐公派帶兵大員到京覲見，並面陳一切。唐公乃召集會議，因雲峯係北方人，易于接洽，故多數主張派雲峯到京覲見，此議乃決。唐公並命雲峯攜帶滇中土產，名爲覲見，實令刺探馮公國璋、段公祺瑞究贊成袁氏此舉否？以馮、段兩公，係袁氏之左右臂，雲峯與兩公有師生之誼，如兩公不贊成袁氏，北軍即不能一致，事即可爲。此議定後雲峯即同路孝忱起程進京，及至香港，行李及土產均上船，雲峯與路孝忱步行上船，雖碼頭不及百步，忽然背後有人扯余衣襟，回頭視之，乃殷君承璣，渠即避在墻隅招余，急往就之，渠云：「前行者非路孝忱乎？」余曰：然。「你們要往那裡去？」余曰：到北京覲見。渠云：「萬不可去，蔡公已到此間，住某處，務與見面後再定，可令路孝忱先走」。余急追路，而託病不肯上船，路不可。余曰

：「行李與禮品汝先帶滬，我二三日准到，現病急不能多談。」卽回首不顧而去。及見蔡公，告以赴京任務。蔡公云：「汝之任務，我已代汝調查清楚，馮、段對袁此舉均不贊成，段在團城拘留，不能見客，馮在南京，不敢多言，汝去不但無益，反恐有險，咱們一同回去預備打仗吧！」余諤之，乃同蔡公回滇。余等回滇後，李烈鈞、熊克武等諸同志均先到滇矣。是時先頭部隊，以剿匪名義，已經出發，唐、蔡兩公卽召集各將領會議討賊，公推唐公在滇留守，蔡公爲討逆軍總司令，出川督師。李曰：「坡君後又顧及因討袁牽及中日戰事，乃又改爲護國軍，並派雲峯爲第一梯團長，顧品珍爲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爲第三梯團長。以鄧泰中、楊藎兩支隊（每支隊步兵兩營），附機砲各一連，爲第一梯團之兵力。討袁電發出後，余卽出發，行至滇川交界之燕子坡，川督陳宦已派北兵第四混成旅長伍祥禎守之。此處乃滇、川要路，居高臨下，未可仰攻。乃令鄧太中率兵一營砲一門，在燕子坡對面小高地上爲佯攻，余同楊藎率其餘隊伍由老鴉灘渡河，繞攻其側背，因出其不意，故一擊而敗之，敵卽退守橫江。余從正面突擊又敗之，敵遂退過江北岸守安邊。此處若由正面無法渡江，故仍令鄧太中率兵一營砲一門，在江之南岸，拂曉爲佯攻，余同楊藎率其餘兵力，夜間十時出發，至上游距安邊五十里處，編竹筏渡江，繞至敵人背後，攻擊又敗之。安邊距敘府四十里，敵軍士氣餒甚，故不守敘府而逃至百花場，我軍遂安然佔領敘府矣。伍祥禎以滇人而帶北軍，余以北人而帶滇軍，均爲前鋒，亦相遇之巧也。袁氏因敘府失守，大怒，乃電

詢川督陳宦，滇軍一梯團究有兵力若干？陳宦電稱：「滇軍一梯團兵力約有一混成旅」。袁氏乃派兵四面圍攻敘府，伍祥禎率第四混成旅攻敘之北，馮玉祥率十六混成旅攻敘之東，倪聘卿率陳宦衛隊團及川軍一團攻敘之西，巡防統領朱登五率巡防兵數營攻敘之南，伍旅在百花場，距敘最近故先到。余在距敘十五里之宗場迎戰，相持二日。聞馮玉祥由瀘洲溯江而上，已到納溪縣，此處距敘府約百一十里，余至距敘五六里之白沙場查看陣地，時已日暮，即由宗場調預備隊田鐘毅營防守之。馮旅偵知我軍在敘北與伍旅相持，敘府空虛，乃由南溪夜行軍，拂曉即至白沙場。不意余夜已派田營扼守之，此處頗險要，馮旅兵力雖大，亦不能繞過，故相持竟日，而田營損失最大，全營官兵只剩八十餘人矣。是日即嚴令宗場之兵，限本日內須將前方之敵擊退，並懸賞三千元，至午後四五鐘時，果將敵擊退，又追出數里，時已暮矣。乃將此三營人調至白沙場。兵士竟日未得食，時兵民相處甚洽，人民各將其過陰曆年之食品獻給兵食，此圍攻敘府第三日事。至第四日晨，即用此三營兵力，與馮旅正式戰，田營改充預備隊。白沙場地勢，右翼臨長江，左翼接催科山，雙方主力均用在催科山方面。是日激戰最烈，金營長勝被打折，始終未下戰線，余脇部亦受傷，相持至日將暮，而勝負不分。田鐘毅營長窺知敵軍左翼臨江邊之高地，兵力似覺單薄以告余，並云營長當與全營共存亡，現本營只剩八十餘人，營長亦無面目偷生，願率此八十餘人，請再撥發槍兩挺，沿江邊襲取高地，如能得手請再派砲兩門可縱射其陣地，不勝願以身殉。余壯其

言許之。田營到後，即將其高地佔領，即派參謀陳天貴帶砲兩門助之，至夜間十一時，即將馮旅擊潰，渠一部沿江東下，一部退內江，此敘府東北兩面之敵均告解決。是日敘西亦發現敵踪，適周營長宗濂亦到敘，乃令同呂超、周璧光兩暫編支隊，（每部二百餘人，此係到敘府後編成者，後撥歸熊克武同志指揮。）守敘西翠屏山，至日暮時，該部等即退至城下，敵即尾追，因日暮敵亦不敢入城。是夜將敘東之敵擊潰後，仍令此三營人沿成都河（即錦江）北岸，經弔黃樓至牛溪坳渡河，從敵後擊之，即潰敗，並得敵之子彈及行李數十船。此圍攻敘府第五日事，敘東北西三面之敵均解決矣。是日即令楊葵仍帶此三營人渡長江擊敘南之敵，朱登五係漢軍統領（即巡防營），聞其三路友軍均敗，亦不戰而逃矣。時祿支隊長國藩率部亦到，袁氏以在川兵力對我已無如之何矣！乃令其統率辦事處長蔣雁行，友人劉汝賢、齊振林等致余一電，餌以侯爵，給洋四十萬元，能率部北歸尤善，即隻身北歸，亦表歡迎等語。余閱後即焚之，恐亂軍心也。袁氏見無復電，乃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會同蠡縣縣長洪某逮捕余之家屬，並查抄家產，幸家屬已聞風遠避，產業直至袁氏死後始發還，袁氏之仇余深矣！自佔領敘府後二十餘日，蔡公到永寧，川軍師長劉存厚率兵一旅響應，適北軍曹錕、張敬堯、吳佩孚等亦到重慶、瀘州，故兩軍相持于瀘，納之間數十日。重慶方面，以戴戡所率之黔軍當之。蔡公自率之二三兩梯團兵力，雖亦陸續到達，較之袁軍相差遠甚，故調第一梯團之三營兵到納溪作戰。爾時即電蔡公稟明敘府只剩田營數十人，及呂、

周兩部新兵四百餘人，恐不能守。蔡公復電謂，敘府失否不令余負責。余守空城九日，馮、伍兩旅，始來會攻敘府，幸唐公招集退伍工兵一連增援。敘府是時能戰之兵，不過二百人，若不戰坐失名城，未免可恥，如與正式交鋒，兵力又相差甚遠，乃率此二百人夜襲馮營，馮敗伍易與矣。不意夜間道路走錯，未與馮遇。黎明時始令此二百人與呂、周兩部在催科山弔黃樓一帶佈置陣地，呂、周兩部甫交綏即潰，至下午工兵連被圍，連長陣亡，兵被俘數十人，田營至夜間始退出陣地，敘府遂失守矣，乃率部退至橫江。後唐公令新編之廖月江支隊增援，該支隊武器均係櫃蓋槍九子及大抬桿等，蔡公聞訊即令返攻敘府，牽制馮旅，不令沿江東下，牽及瀘、納戰線。我軍行至長江南岸，馮旅即派其參謀長蔣鴻遇來單獨議和，因馮旅長係瀘州首議之人，此次之戰，係迫不得已，乃許之。其條件，馮旅不增援瀘州，牽及瀘、納戰線，我軍不攻敘府，即分電唐蔡兩公，蒙允許。結約後，余仍退回橫江。後馮公國璋在南京來電，令雙方停戰兩星期，以便議和。時蔡公以兵力太少，子彈不足，已退守大洲驛，總參謀長羅公佩金以勞軍名義到橫江，余請假到總部，隊伍交羅公暫帶。余到大洲驛二三日，袁軍李長泰率所部第八師至合江，此處經黔之赤水可抄我永寧後路。蔡公又委雲峯爲第四梯團長，率何海清支隊（原屬二梯團），廖月江支隊駐防赤水。對方第八師之參謀長，及團長數人，係保定軍校同學，均來信約兩方暫不開火。余所率者，僅何支隊兩營兵，因姑允之，彼此相安數日。停戰期將滿，余又回大洲驛見蔡公，公僅問與第八

師對峙情形，未及出事。時距停戰期滿僅二日，即退問參謀長殷承瓚君，秘書長李曰垓君，皆曰接濟未到，未能有何籌備。乃請顧、趙兩梯團長計議，均云距開戰僅二日，我等宜到總部請示機宜，乃同見蔡公，蔡公云：「汝等齊來有甚麼要事商量嗎？」我等云：「刻距開戰有二日，應如何籌備，故來請示。」蔡公云：「停戰期滿就打仗，有甚麼籌備。」我等云：「出發時每兵只帶子彈三百發，已支持半年，現在平均分配，每枝槍子彈不過數發，後方子彈尚未送到，如何能打？」蔡公云：「無子彈用刺刀擲」。我等曰：「用刺刀乃一時迫不得已之舉，不能專恃此也」。蔡公云：「汝等言不能打仗，欲投降乎？」我等曰：「若肯投降，已不待今日。」。蔡公云：「戰既不能，降又不肯，余不會點石成金，變出子彈來，最後只有一法，我們皆有手槍一枝，各自裁耳。」我等曰：「尚未至最後時分，仍須設法。」蔡公云：「我除自裁外，無法可想。」我等曰：「總司令與陳二菴是朋友，可否與陳一電，託其設法再停戰數日，待子彈運到，再行開戰？」蔡公云：「陳乃勢利小人，今去電求之，不但于事無益，反示弱耳！且曹錕、張敬堯亦決不能聽陳指揮。」此時余忽想起與張敬堯係素識，即曰：「雲峰與張敬堯去電如何？」蔡公曰：「汝只可用私人名義，不能用滇軍名義。」余曰：「可。」乃請李曰垓君代擬一電約張談話。二三鐘後，張即復電，約夜間十時。屆時，稟知蔡公，邀殷承瓚、李曰垓兩君同往。電報生云：張已到。余問：「你是勳臣大哥嗎？」彼問：「你是曉峰老弟嗎？」余曰：「然。」張問：「你請我有甚

麼話說？」余曰：「刻距停戰期滿僅有二日，你還樂意打否？」張云：「那個王八蛋樂意打！你們怎麼樣呢？」余云：「我們是跟你一樣的，不過我們雙方均不願打，亦需要想個法子。」張云：「有何法可想呢？」余云：「聞陶小軒（名雲鶴）在兄處任總參議，請他來商議辦法何如？」張云：「小軒到重慶見曹三爺去了，余處無人可派。」余曰：「我到兄處何如？」張曰：「甚歡迎，惟不准帶槍，只准帶一二人。」余曰：「可。」張即約明早七時，在彼戰線外半里許，派兵一排，轎子一乘，迎接，余亦允之。即將以上情形報告蔡公，蔡曰：「張敬堯是土匪性質，到瀘州他將你害了有何辦法？」余曰：「我若不去，後日打仗又有何辦法，且我非滇軍總司令，即將我害了，滇軍亦非不能打仗，若幸而有辦法，目下危局即可解決。張敬堯雖是土匪性質，亦不至殺來使。」蔡公無奈，亦即允去。但云：「張敬堯如將你害了，我若不給你報仇，就不姓蔡了！」余曰：「好！請總司令預備給我報仇罷了！」至翌晨，余即帶參謀陳天貴及馬夫一人前往，爾時兩軍戰線相距不過二三里。至張軍戰線前方果有兵一排，轎一乘，余即下馬坐其待遇俘虜之轎子，四面不通空氣。至納溪，始將轎子掀開，彼之二旅長吳心田、田樹勛鵠立甚恭，余始知無異狀，吳、田兩旅長隨用電話報告於張。早餐後，即同吳、田兩旅長到瀘州，見岸上歡迎之儀仗甚盛，張亦立候，百姓往觀者如堵，與張寒暄後，即各乘轎到其司令部。渠問余之來意如何？余云：「大哥說過不樂意打仗了，我就爲此事來的。」張云：「我自當排長起，現已到師長兼前敵總指揮，

未離開二十五團，你們那一頓刺刀擄死我七八百人，全師擄死二三千，我的精銳消耗殆盡，你看傷心不傷心！我還打甚麼仗！且袁作皇帝我也不贊成。」（此事詳載護國軍中日記）余隨云：「我們出兵打仗就是爲袁作皇帝，你既不贊成袁作皇帝，我們的宗旨相同，還有甚麼仗打呢！以後我們就商量打袁世凱的皇帝罷了！」張云：「打袁世凱的皇帝我也贊成，不過袁倒之後，須要段先生出來當總統，老弟你也是段先生的學生，我想你一定贊成？」余云：「應當何人繼任總統，是國家問題，不是私人情感問題，按約法大總統出缺，應以副總統繼任。」張云：「若不請段先生出來當總統，咱們的仗還是要打。」余云：「我非滇軍總司令，不能作主，兄之意，我可報告蔡總司令。」就請召一書記官來，將我們的話寫在紙上，以便帶回請示。張即召一書記官來，彼此商議條件：（一）南北兩軍合組爲同盟軍，推蔡鍔爲總司令，曹錕副之，張敬堯爲前敵總指揮，以倒袁爲目的。（二）以段祺瑞繼任總統。（三）無論何軍，與此宗旨相同者，爲友軍，不贊成者共擊之。（四）滇軍子彈由北軍供給。（五）同盟軍餉概由川籌備。（當有數條現已忘却，原案存陣中日記，北京松坡圖書館出版之松坡軍中遺墨，有數電致張敬堯，派余赴瀘州卽爲此事。）條件商妥後，卽回大洲驛，並與張約定再停戰兩星期。蔡公對第二條堅不承認，余卽退出，謀與殷參謀長、李秘書長及顧、趙兩梯團長，乃同見蔡公，切陳利害，蔡公乃允，並增加數條，又派余赴瀘州，北軍各師旅代表已雲集瀘州矣。相識者甚多，蔡公對渠等各有贈品，遂對此條件一致贊成。川督陳宦見

停戰期滿，仍不開戰，並在瀘州召集會議，知事有變，乃派其參謀長劉杏村、旅長雷懿在大洲驛聽消息，此二人與蔡公係至交，故蔡公盡情告之，渠等即轉報陳宦，陳即據此情形，一面告密，一面請袁退位。袁接此電後，乃知其多年訓練之勁旅，今皆倒戈相向矣，能勿痛心乎！其暈死宜也，亦自作之孽也！袁死之後，此事遂寢。故國人知此事者甚少，國人但知陳宦一電將袁氣死，而不知有重大原因在也。

此係余在護國役中親身經歷之事，惜將月日忘却，若在省府檔案中或可查出護國軍陣中日記，聞蔡公携出後交唐獻、石陶鈞等。前護國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峰筆述。（黨史會藏原稿）

（五）十六混成旅護國之役

馮玉祥口述

灤州起義失敗後，馮玉祥蟄居里門，潛心讀書。民元春，陸建章奉命編練左路補備軍，委馮以第二營營長之職，馮乃召請灤州失敗退伍之舊部同志，復出而治軍。民二秋，左路補備軍改編爲京衛軍，馮升任左翼第一團長。三年春豫匪白狼率衆數萬蹂躪數省，竄擾陝西。馮奉命改編所部爲陸軍第七師第十二旅，入陝勦匪，大敗之，白狼創死。馮以功得擴充所部爲中央第十六混成旅，會川軍稽旅譚變，陝南聚張，馮調駐褒城。川督胡景伊去職，袁世凱改派陳宦繼任。陳率中央第四混成旅隨行，並邀馮部進駐川北，首駐綿州、次轄嘉陵舊屬。所至之地，唯以肅清匪盜，

安輯閭閻爲己任。對於匪盜多規以善，化以德，雖至悍至惡者亦能受感來歸，如巨匪張振武，後護國之役且効死以報。故十六混成旅所駐之處，地方安靖，人民愛戴，載榮在譽得未曾有。馮平日目睹北洋軍閥之腐化，日以建立模範軍自勵。每於各種訓練之外，尤注重精神訓話，恒以「老百姓爲我輩主人，我輩須敬重愛護」相勗勉。「五七」二十一條事件發生，各官兵皮帶上皆嵌以「五月七日國恥紀念」字樣，以誌不忘。訓練之時，恒以日本爲假想敵。又常與部屬討論「何以袁世凱要承認二十一條」諸問題，而以「軍人當捨身報國」之義相告誡。蓋馮默察袁世凱種種措施，懷疑之心久已滋生矣。

袁自秘密大借款，暗殺宋教仁以來，積極謀圖帝制。及籌安會成立，多方公開鼓吹，其事乃大著。各省趨附之徒，通電擁戴者風起雲湧。馮聞而極憤慨，每於訓話中謂其部屬曰：「我革命同志以幾許熱血頭顱方爭來一個民國，今爲袁世凱篡竊，死難烈士骨肉未寒，將何面目相見於地下！」遂時時觀察各方，以準備討袁軍事之發動。既而北洋各級軍官送來擁袁通電，邀馮參加列銜，十六混成旅全體官佐均拒不簽署；且進而致函各方，陳明利害，勸阻其署列名銜。惟自顧勢孤力薄，處境踴蹙，迄未能莽撞有所發動，惟時時準備，俟機聯絡友軍而已。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起義於雲南，以蔡鍔爲第一司令，攻川；李烈鈞爲第二路司令，唐繼堯爲第三路司令，分攻湘桂。袁世凱則派曹錕援擊，雙方主力均集中於四川。時叙府方面，

由川督陳宦令伍祥禎第四混成旅駐守，瀘州防務則調十六混成旅任之。馮極喜，告部屬曰：「討袁軍已發動，正我輩爲國効命之時。今至前線，即可聯絡同志，通同一氣，共圖義舉。否則侷促於此，地域隔絕，交通不便，縱有討袁之心，終不免心勞力絀也。」當時攻叙府者爲護國軍劉雲峯部，馮率十六混成旅行進中，得川督陳宦電告叙府已失陷，第四混成旅全部潰散。馮急率隊直指瀘州，適值第四混成旅劉漢周團殘部狼狽東下，馮遣張之江加以整頓改編；旋陳宦加任馮爲防瀘兼攻叙總司令，所有駐瀘部隊及劉存厚兩營亦歸指揮。馮佯銜命過赴前線，意欲聯絡護國軍，一致舉動。時據叙之滇軍爲第一梯團團長劉雲峰，馮之參謀長蔣鴻遇與劉爲學友，故卽派蔣與劉商議合作辦法，擬先局部謀和，而後再共定大計。不意劉年少氣盛，挾其新勝之威，藐視一切，且疑馮之聯絡示意，爲無戰鬪能力，爲緩兵之圖，於是堅決不納。馮再三請蔣鴻遇從中斡旋，卒無商榷餘地而罷。馮方苦籌，陳督又連電催馮尅日規復叙府。馮不忍與友軍兵戈相見，乃佯戰而退自流井，一方面仍設法與劉雲峯接洽。劉傲慢多端，不改故態，事經多日，終無成果，馮計無所出，乃退而別圖良策，召集所部而言曰：「滇軍討袁，與我輩志同道合，余決不願以兵戎相見。今殊以我輩處境不同，竟不肯推誠相與；且以我爲怯弱畏葸，視我如伍祥禎旅之流，以爲不值一戰，雖經多方表示，再三接洽，卒無結果。今未得與同志携手，將先見疑於陳督，前後受敵，徒自滅絕。爲今之計，不如忍痛一戰，俾能稍挫劉之驕氣，使以同等視我，而後再進而共商

大計。此實萬不得已之戰，想吾軍當能共體斯旨。」乃進軍，果一戰而克叙府。滇軍敗退時，遣留官眷傷兵數百人，馮皆派員慰問，妥爲照料，傷者爲之診治，返籍者餽以資斧。滇軍至是始認識十六混成旅之實力及素心，馮遂再派蔣鴻遇與劉雲峯會晤，先商定局部謀和，同時另派員與蔡鏗直接商談根本計劃。其局部之停戰條文如下：

一、雙方先行局部謀和，俟陳將軍表示川省獨立，應將取消帝制與改選總統之宗旨明白宣佈；並改組護國軍，對於反對護國軍宗旨者，須出兵征討，並力成全。

二、未宣佈以前，宜賓下流一帶護國軍第一軍及屬於護國軍之軍隊作戰運動，馮軍不得加以妨礙。爲暫時防止誤會及衝突起見，劉軍不得過安邊場，馮軍不得過柏樹溪，雙方並不得越金沙江沿江之兩岸。

三、其他聯合問題，應由陳將軍及蔡總司令商定，分令各軍遵守。

局部媾和既成，乃遣張之江往謁松坡，協商合作之根本辦法。往返數次，卒告成功。馮遂電川督陳宦，直白素志，並痛述順逆之理，勸其表示態度，宣佈獨立。惟以川中尚有曹錕、張敬堯擁兵駐在，重慶鎮守使亦爲袁世凱心腹，陳終遲遲未敢決奪。馮乃商請蔡鏗派隊接收叙防，即率十六混成旅北上（行前十六混成旅已改編爲護國軍第五師）。五月中旬，抵成都。馮再四訪謁陳督，痛陳利害，激以大義，繼且以全體官兵名義相諷諫。陳迫於大勢，尤恐內部變生不測，反

自取咎戾，不得已遂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原來陳宦督川，袁方視爲心腹，藉以監視西南，託倚至重，及得陳獨立電，懾震不能自持，閱未竟，即痰壅氣閉，昏迷不省人事，不數日竟溘然長逝。當其彌留之際，對陳怒極，立電令重慶鎮守使周駿爲川省將軍，並飭其進兵攻取成都。周得電，果督所部向成都攻擊，川中各軍多袖手旁觀。及周部先鋒達簡陽，馮見時已危迫，急飭所部築工事於龍泉驛。並發宣言如次：

逕啓者：本軍官兵向持人道主義，惟以公共利益爲前提，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耿耿此心，天日可誓。謹就本軍現在對於川局正確之意旨掬誠以告，幸垂察焉。本軍不敢作戰之意旨：(一)本軍全體官兵毫無權利思想，決不因都督位置之關係，擁護陳公個人爲都督而啓戰爭。此不願作戰者一。(二)川中父老如因挽回本省之權利而發生排外及他種不得已之苦衷而排外者，本軍對之不但不競爭，尤願完全退讓以息紛爭。此不願作戰者二。(三)周軍擬來攻取成都，本軍對之無所主張。惟該軍來省以後或推翻舊督，另立新督，本軍對於陳督決不偏袒，對於新督亦不反對。此不願作戰者三。(四)周軍此次來省，或暫假袁政府命令仍爲將軍，其意欲俟將來時機成熟再行獨立，藉此以爲間接排外地步，本軍對之亦決不反對。蓋本軍向以開誠布公爲本旨，問心無疚，即不論他人之舉動如何也。此不願作戰者四。本軍甘願作戰之旨：(一)此次川省獨立本以推倒袁政府爲目的，周軍此來，仍用袁政府所委之偽鎮守使及偽將軍名

義，是其爲袁軍而非民軍；爲敵軍而非同志軍；爲將軍而來，非爲都督而來；爲擁護袁政府而來，非爲効忠民國而來。各界父老如以爲周軍此來爲背於義，全體否認，並確信本軍非有擁護陳督之心，非有絲毫權利思想存乎其間，團結一氣，齊心努力，以推倒袁政府爲目的；則本軍全體官兵竊願隨我川中父老昆弟之後以與該軍背城借一。(二)周軍既來，本軍極願勸陳督早日退讓。惟其此來以擁護袁政府爲目的，誠恐彼入成都，滇軍亦必與爭成都，兩方相爭，成都糜爛，必至不堪設想。各界父老如確信本軍爲顧全大局起見，爲保全川省起見，並非有擁護川督之心，非有絲毫權利思想存乎其間，團結一體，同心協力，以顧全川省大局爲目的；則本軍全體官兵竊願隨我川中父老昆弟之後以與該軍背城借一。以上各條，出自本軍全體官兵肺腑，當此風雨飄搖之際同舟共濟之時，大局所關，不得不爲萬全之計。孰得孰失，何去何從，願諸父老兄弟有以教之。五年六月十六日。

宣言發表，同時復派員賈函致周，責其黷兵，勸其悔悟。周擁袁圖位之心切，初不答復。繼以京電傳來，袁世凱已於六月六日卒於新華宮，周頓失所倚，爲之氣沮，急派員謁陳表示歉意。馮急勸陳宦出川，並率全體十六混成旅官兵北歸。行時發出布告，概述此次退出四川乃避免戰役，免致糜爛地方；乃奉黎大總統之召，服從命令。且勸護國各軍友及川中有志之士勿與周軍爲難，務須消除意見，以國家爲前提，互相贊助，委曲求全，共救內憂而禦外侮云云。

十六混成旅退至梓潼，聞滇軍抵成都，周駿拒之，戰端復萌。馮急電周，謂切勿與護國軍爲敵，當以川省治安爲重；否則當爲公義不惜與之周旋。周恐兩面受敵，爲衆共棄，乃許護國軍入成都，川事始告結束。時黎元洪遵依約法繼任大總統，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各省相繼取消獨立，經年亂局，至此漸趨寧靜。馮率所部自成都起節後，向漢中進發，蜀道崎嶇，歷二十餘日始抵漢中褒城一帶。馮乃將所部重加編整，令張之江率騎兵取道老河口至漢口集中；大部則由水路東下，至漢口，由京漢路達長辛店，轉豐臺進駐廊坊。馮以所部久未專駐一地從事整頓訓練，至是遂興建營房，使全軍學校化；又設立官佐子弟學校，以培養後進。全體官兵在馮督率之下，方埋頭努力，共同向模範軍之目的邁進，不意六年之春，馮忽無故被調爲直隸南路巡防統領，而以楊桂堂繼任十六混成旅旅長。此事推溯根源，約有數端：一、以馮在四川効力於倒袁之役，與護國軍合作，改編爲護國軍第五師，此事爲北洋系守舊人物深致不滿；二、以段祺瑞重用傅良佐、徐樹錚爲次長，結黨營私，排除異己，馮甚不直其所爲。傅、徐以馮不附彼等爲恨，時設法加以中傷；三、以馮整頓所部聲譽日隆，紀律學術遠邁其他各軍，由是忌妬叢生；四、適以甘督張廣建請調一混成旅入甘，陸軍部則調十六混成旅一團往。馮請全旅隨行，免致不能兼顧，弛懈軍紀。集滙以上諸原因，段、徐卽以此爲藉口，責馮抗命，故調任直隸南路巡防統領之命遂頒焉。馮方準備交代，而部下大譁，電呈政府，收回成命並堅留馮不得行。段等誣官兵圖變，調八師三團駐

石家莊，思以武力毀滅全旅，禍幾不測。幸賴陸建章出而調解，許全體官兵以馮必有回任之機會，各官兵始不堅持。馮至正定巡防營，見腐敗不堪，無法整飭，作事又處處掣手，意甚消極，遂恒至京西天臺山休養，以度其讀書生活。

十六混成旅在馮領導督率之下參加護國之役，委曲求全，卒促成四川獨立，滙合各方勢力而推倒袁政府，取消帝制。而馮反因而不能安其位，十六混成旅亦幾罹屠滅之禍。功罪倒置，曷勝浩歎！其所以有此結果者，則蓋袁世凱個人雖倒，然其所代表之封建惡勢力的北洋軍閥系統則依然存在故也。以是不久即又有討伐復辟之役。（黨史會藏）

（六）雲南起義與川局

成都之動搖 一月初六日四川通信云：自雲南唐將軍任巡按使通電各省擁護共和以來，四川以接壤之關係，對滇有種種之動作。茲將各方面近日情形誌之如下：陳巡按接到漾電後密爲佈置一切，並飭警備隊總司令部楊參議，電召成都各報編輯人，到司令部，諭以滇事不忙宣佈，免致搖動人心。一面密飭模範警備隊總司令部，派偵探嚴查；一面密飭各道道尹及各縣縣知事，嚴密防範務期防患未然。然雲南漾電，外間多有知者，陳將軍對於此事擬宣布，各參謀有主張嚴守秘密者，迭次磋商終於十二月三十日宣佈。成都則宣佈戒嚴，將軍一面飭陸軍第四混成旅伍旅長祥

貞，率兵到永寧一帶辦理防堵；一面飭憲兵司令長孔繁錦，省會警察廳長稽祖祐，各密飭所屬，嚴密稽查。伍祥貞奉飭後，即於十二月三十日，派人在東門外大碼頭，號船二百餘隻，連日連送子彈大炮，及一切軍用物上船，陸續出發，一月一日運出炮子槍彈，共一百餘箱。軍隊亦連日出發，共開拔全旅三分之二，到永寧一帶，只留三分之一守成都，伍氏亦於日內即行出發云。惟成都人民，多喜亂者，聞雲南獨立，街談巷議者紛紛傳說，有謂南方各省多有響應者；亦有謂川東鎮守使與川邊鎮守使均不穩健者；又有謂陳禮門在永寧清鄉，已被滇軍戰敗者；各種謠言，竟惹起恐慌，成都報紙，銷路亦大增，一月一、二、三、三日，成都各報，均照例停刊，二日國民公報，特將四年二十九日政事堂奉令出一號外，人民購閱者，爭先恐後，約一時售一千餘張，即此已可知人民之心理矣。

陳宦之急電 聞北京於十日接川省陳成武將軍加緊軍密報，係陳氏報滇省軍隊，已有由昭通府直赴叙州進迫川邊之勢，業經遏截進剿等情。又據某京報載稱：刻據某方面消息，李烈鈞（又有謂係蔡錕）親率雲南軍之主要部隊，已行過昭通府，直向四川省叙州陸續北進，且沿路招募壯丁而編制新兵隊伍，及諸般夫役隊，聞其總額，已達萬餘人，其先鋒隊，現時約已在叙州附近，與袁軍交綏矣。據聞，雲南軍隊，現今業經通過川省叙州，漸次將到重慶，議定與劉護軍使之軍隊合兵擬攻取成都，然後由成都揮軍出巫峽，以襲宜昌，此滇軍入川之預定計劃也。

防軍之配置 重慶電云：四川警備隊對於雲南之配置：第一線，以駐川北洋第一旅及近至之北洋第三師，分配雲貴境上；第二線以四川第一師、第二師，分配合江沿岸。故第一師師長周駿，依然駐紮重慶。第二師師長劉存厚自雲南事變發生後，亦已由瀘州召回成都。蓋劉與雲南革黨本部曾有關係，駐紮瀘州，皆以爲至危故也。又電云：宜昌一切民船，皆以第三師準備入川之故，充爲公用，四川貨物進出，暫已杜絕。

曹錕之遲疑 據聞：北京政府命駐岳州第三師團長曹錕，前往征滇，而以北洋第六、第七兩師團增援，一部溯沅江，達同仁，一部由重慶叙州進兵，以謀包圍兩省。彼湖南等省或將俟袁軍深入敵地之後乘虛舉兵，以絕袁軍之聯絡一舉而屠之，故曹錕之遲疑逡巡，未敢去岳州一步者，亦探知此種消息之結果也。

川軍之携貳 八日大坂朝日新聞云：雲南共和軍對於四川方面之攻擊配置，以雲貴兩軍組成之二師團爲四川北伐軍，任命黃毓成爲總司令官，由此更分爲三軍。黃毓成以自已統率之混成一旅團爲第一軍，駐屯龍鵝塘；第二軍亦爲一旅團，駐屯永寧；第三軍約一梯團，駐在九盤子；皆距四川重要都市之重慶瀘州叙州等地，約三四日之行程，而又據有天險，甚得地利，袁軍討伐，極爲不易。聞前三日叙州及瀘州方面之袁軍出動，未開戰即退，已帶有多少之損傷。袁軍軍力既已如斯，而四川軍之內部，如駐川北洋軍，約一萬二千，其中派赴戰線者，不過四五千，其餘則

不得不分駐各地，以備土匪之動亂。又四川原來軍隊，因種種之情況，頗不服陳宦節制，陳宦於兵隊，已有苦於配置之勢。即發自漢口之北洋第七師團兵，於初三日已抵宜昌，陸續向重慶而進。其前衛約一小隊，已乘慶湯輪船，由宜昌出發，數日中可抵重慶。然此等應援隊馳抵重慶時，或重慶已爲雲南軍占領，而陷於進退兩難之地位云。

各地之分屯 大阪朝日新聞十四日重慶電云：陳宦自十日以來，不知何往？或謂已逃往陝西，或謂已自率軍隊南下。無論孰是？總之現已不在成都，則實事也。駐紮成都之劉存厚部下四川第二師，現有泰半密謀於革軍占領重慶之日，即在成都起事。據聞保寧已變，宣告獨立矣。北京第七師，及湖南第二師之騎隊，已由陸路向施南府進行，本月二十日前後，可至重慶。該二師之步兵，自三日以來，由宜昌乘船西上，似於二十五日方可到齊，故四川須於其間力防革軍衝突，可謂已絕望矣。目下川軍之防備省界，則叙州方面，爲楊定祥所率駐川北洋第四混成旅，及第十六旅之一部；瀘州方面，爲四川第二師之一半，及四川第一、第二混成旅，重慶及涪州萬縣一帶，爲四川第一師之全部，及駐川北洋第一混成旅；成都方面，爲駐川北洋第十六旅之一部，四川第二師之一半也。當地商會，於十一日向雲南各道尹發電勸告。觀其大意，則並非勸告，實哀訴重慶市面及川省之歷年苦況，現在情形，請勿更以戎馬蹂躪耳。他面則自承袁軍兵力微弱，並忌避帝政，在今日可以滑稽視之也。雲南貴州聯合軍，已到重慶附近五十英里之處，重慶師長之態

度不明，北兵出宜昌不遠，故重慶萬縣之形勢，頗岌岌可危。

鹽務之協商 大阪朝日新聞重慶特電云：外間傳說，陳宦將自率諸兵，於七日至瀘不確。陳之部下，駐川北洋第五混成旅長吳定祥，已在叙州設立司令部，與龍鶚塘革命軍對陣，則事實也。供給雲貴之川鹽，以此次變動，不能出口，鹽商多向四川鹽務稽核所監督德人施氏，請籌善後之策。故該監督與革軍首領蔡氏等交涉，請對於運搬川鹽之事，今後不加妨害，較諸平時，尤當保護，兩面現已草擬詳細章程矣。蓋鹽稅既爲外債之抵押物，在該監督此種辦法，爲必不得已之舉動，而在食用川鹽之雲貴兩省，亦爲必不可缺之事，故彼此議定章程並無若何之界議，遂告厥成功也。

援兵之催促 袁政府連日迭接川省陳將軍二菴關於四川險象環生之密電，前後約十餘起，電首均有萬急字碼，用示緊要，內容甚爲秘密。最近一電係因滇省軍隊已進逼川地，各處土匪，乘勢蜂起，除省城現尙安謐外，地方秩序，均不無可慮。加之兵力薄弱，殊難兼顧，請速派大軍，以資鎮懾云云。袁氏披閱之下，異常焦灼！聞已將該電交統率辦事處妥切議覆，至於善後一切，尙在討論中。

川南之緊急 官場消息：前日（二十二日）下午，豐澤園征滇軍務處，曾連接川邊萬急密碼軍電三道，內容極爲嚴秘。該處未敢延擱，當即譯呈，遂於晚九點餘，召集軍事密議，情形頗極

重要。略聞係目下瀘州、敘州兩處，又有滇軍進逼，袁軍已與接仗。開議後，曾發出曹虎威將軍及陳二菴將軍密碼急電各一道，大致係即議決之計畫。次日午刻該處又接川邊加緊軍報二件，由該處譯呈袁氏披覽。旋奉極長之批令，約一百數十字之多，並飭即電覆，當由統率辦事處譯電拍發。據聞此兩電均係電陳川邊敘州、瀘州、江安等處駐防軍隊，均與雲南獨立軍有戰事等情。當經袁氏詳批訓令，示以機宜，並有准由湖北抽調某軍繼續進行之語。另一消息，謂據某處接到電音云：本月二十日，雲南軍隊，已占領敘州，惟兩軍司令之爲誰並其兵數，均未詳悉。敘州爲川南險要地點，其得失於大局頗有關係也。直隸陸軍第八師李長泰師長，聞於前昨兩日將駐保定府之全師，先後開來北京，暫駐南苑。二十二日，業經領到軍餉二十萬。據最近消息：該師全軍，准日內先行開往湖北省駐紮，到鄂省後，是否轉赴湖南填紮，抑係逕赴川省？尙須北京命令，方能確定。至征滇總司令日前有電致統率辦事處，請速派熟悉雲南情形之中級軍官，赴軍營效用一節，政府刻正從事遴選，並擬派之標準，大致須宗旨純正，長於軍事學問，熟悉雲南內地情形，與現在滇省起事首魁毫無關係，而又年力強壯，自願効力邊疆者，方能與選。聞議定選派二十人，送交曹將軍，分配各軍使用。

川軍之確數 字林報二十四日北京通信云：滇事發展之眞狀，報露甚遲，此間之人，現無敢自稱洞明大局者，下述四川軍隊之編制，讀之亦未嘗不多一知半解也。溯辛亥革命以前，川地凡

有五師，近四年間縮爲三師。三師之中，兵額又復大減，現時實數，大約在一萬與一萬二千之間。但川軍之數雖減，北軍之數則增，現時川地北軍，約有一萬五千人，內分三旅，另一大隊，則充陳宦衛兵。緣北軍政府不信川軍，故將彼視爲可靠之北軍，與川軍相混。其分配之法，頗有趣，特列示如下：（一）成都 駐北軍一旅及一大隊，川軍一師，師長川人，近奉召赴京，名目由兩旅長代轄，實則由將軍統之。（二）重慶 川軍一師，師長川人，又北軍一旅，內一支分駐下游之萬縣。（三）瀘州 川軍一師，師長川人，近派北軍軍官一員，協同統轄。此項軍隊，專用以平治土匪。（四）綿州 綿州當成都東北五十英里，北軍一旅之大營在此，其所轄兵士，則分紮各地，防範土匪。案北軍一旅，以兩聯隊組成，每聯隊內分爲三大隊，除兩聯隊外，尚有砲兵一中隊，馬兵一中隊，工兵兩中隊，機關砲兵兩小隊，一旅總數約五千人。但上文分配地點，係蔽首調查，今相隔已兩星期，其間有無調動？尙不可知。近滇中傳來消息甚多，一說謂蔡鏗氏並非身與敘州之後，別領兵一支，經貴州西部向東北出發，意在斷北軍之後路。北京政府方面，則倡爲滇軍外出，反易攻擊之詞以自慰。第北軍苟不能及時抵川，吾知滇軍一出，川黔土軍，定聞風響應也。

上游之難爭 英文京報云：揚子江上流，實爲現在必爭之點。共和軍似注重重慶，據日人消息，則已爲共和軍所有，又東報言：共和政府？確已派出大兵，疾趨揚子江，意在略定重慶或敘

州二地，此舉甚有關於軍略上之價值，情勢顯然。蓋重慶或揚子江上游，其他重要城鎮，苟落共和軍之手，則四川全省皆危。以大軍從陸入川，糧械轉運，殊非易易，且由陝而蜀，天氣嚴寒，食水缺乏，有此種種不利，北京政府所以力促北軍西上也。（中略）蜀之敘州重慶，乃帝軍與共和軍必爭之形勝，試一察圖冊，厥理自明。蓋蜀之東部，人口較他部爲稠，中橫二大流域，通成都省城之大道。沿河而走，一曰嘉陵江，在重慶入江，一曰岷江，在敘州入江，均爲揚子支流之一，今試以岷江、隧寧河、（嘉陵江之支流）揚子江水，畫一三角形，以揚子爲底，則成都近於形之頂點，共和軍占有重慶，即可西臨成都，握內地通道之一，否則必先占敘州，沿岷江北下省城，此共和軍當然之戰略也。（後略）（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紀述門頁一二一至一二八，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七） 川中戰事記

（一） 總 敘

滇軍入川，連戰克勝，雖由主兵者之嫻於戰略，實亦軍士之有勇知方，斬關奪隘毫無畏葸之情。當攻拔敘府時，有某軍士奮勇截擊賊，奪獲巨砲，身受重傷而死，猶堅持不釋，各軍士咒之乃已。又一日北軍正值傳餐，前置大砲二尊，有軍士五人，大呼馳入，北軍驚潰，而將大砲二尊

拖回本營。有雷營長淦光者，抵敘時，喬扮商人，隻身入敵營游說，爲馮玉祥所聞，執之入獄。馮氏退去，雷營長得歸本隊，復率兵士數人，突入敵營，奪獲機關槍一架，胸腸間中數十彈，忘其痛苦，竟挾之而歸，甫入本陣，遂身伏機關槍上而亡。滇軍勇壯如此，無怪袁軍之屢敗也。計滇軍自開戰以來，陣亡者，共計官長有四十九人，內有支隊長吳傳聲，營長李文漢、溫彥彪等五人，及不知名之連長排長若干人。若袁軍士官之死者，殆不知其有幾何也。故袁軍畏滇軍如虎，帝制撤廢，軍心更渙，所在小民，均憤其橫暴，思欲得而甘心，而袁軍與川軍之惡感，亦日益深，各地盜匪竄起，重慶以下尤劇。袁軍幾有後路斷絕之虞，如鼠入囊，勢成崩潰。成都陳宦，則向蔡總司令通款請和；曹錕、張敬堯更困進退兩難之地。惟袁政府既停戰乞和，護國軍亦未便堅主武力。本期所述戰況，大都三月下旬以來之事，四月中之主要部份，則蔡、陳之議和也。

(二) 敘瀘之收復

敘州自三月初四日陷落後，滇軍左縱隊，復於十八日驅逐在敘袁軍，遂將敘府完全恢復。同時蔡總司令分兩隊精銳進攻，一隊直趨江安，一隊再攻納溪，向江安者連戰克捷，奪獲軍器甚衆。據俘虜總兵站長陳慶周君言，袁軍喪亡俘敵，約共千餘人，砲隊已殲滅無餘。張敬堯憤怒欲自殺，經僞參議陶雲鶴勸止。滇軍遂於十九日完全佔領江安，其向納溪進者，由顧品珍指揮，十八日猛攻終日，未勝；十九夜半襲擊大敗之，進擊二十餘里；二十一日，進克納溪後面之光山，袁軍

用飛機三架助戰，經我軍擊損二架，其一架向瀘州逃回，乘勝攻納溪，克之。袁軍向七溪退走，二十三日以後，合攻瀘州，我軍兵數約一萬五六千人，然後彈藥運行長經有三里之遙，我軍第一軍精銳，悉集於此；袁軍則有張軍熊軍王軍及防碁各軍，約二師人；接戰數次，袁軍皆大敗，瀘州幾於光復。是役袁軍虎威將軍曹錕，親自督師，與我軍會戰，因地理不熟，困入重圍。張敬堯聞之，即派一團前往救曹，囑曹不出弗歸。該團被命而往以我軍列陣嚴密，懼不敢前。張大怒欲斬之，另派一團出救，囑如前。該團長馳入，全軍沒焉。張怒益甚，親自挾衆而出，猛力進攻，鎗砲交作，乘馬三斃三易之，而前遇炸，失去左腿，仍奪攻不已，曹以此獲救，潰圍而去。然張與曹之精銳，亦略盡矣。張素有小翼德之號，辛亥革命，從某軍戰江漢間，張袒臂跨馬大呼爭先；贛寧之役，張復以膽力著戰功，迭受殊賞，由此洊升第七師師長；此次親身赴險，幾致陣亡，袁氏聞之，特派某衛武官往川，賚賜軍服藥品，以慰其心，張氏誠可謂助逆之勇將者矣。袁軍精練之兵，以張爲最，入川以來，十亡八九，張遇險後，魂喪膽落，曹錕更瑟縮不敢復出。

(三) 石忠之攻陷

前在鄂都長壽起事之革軍，係熊克武舊部。（見第三期）茲悉該革軍，由涪州進攻鄂都。適有利川輪船，載大砲彈五十四箱，小軍械及子彈二百三十箱，爲革軍攻擊，機師殞命，該輪擱淺，水手及兵士均棄械逃遁，遂擁攻鄂城，與袁軍數百人酣戰一日，袁軍死八十人，遂棄城而退，

臨退時盡燬附郭房屋，擊殺鄉民百數十人，中流彈而死者數百人。有前清翰林徐昌緒後裔，一家老幼共二十餘口，袁軍搜殺幾盡；有富戶戴姓三人，袁軍勒軍餉五萬元，辭以難辦，立即槍斃。及革軍入城，公署教會，多已焚燬。火滅後，城內房屋，唯餘三分之一，瓦碎遍地，荒涼滿目。僞知事許長齡，頑抗不屈，殺之，革軍即以護國軍名義出示安民，此三月中旬事也。翌日袁軍遇援回攻，復縱火焚民舍，革軍不忍，鄂民塗炭，乃退出城外。（以上雜據字林報、英文楚報、新聞報各家）十六日，襲取石碇，二十八日攻忠州，克之。改稱忠義軍，內分忠幫、鄂幫、涪幫三幫，每幫各推統領一人。彼此設誓團結，其數達六千人，出沒於涪州、鄂城、忠州附近，以擾袁軍之後，設釐局於忠州，以充軍費，諭各地船戶，略謂：「現正輸運貨物之季，航運途絕，殊非所利，務即從事航業。」鄂都自革軍退後，袁軍入城，向縣知事索二萬元，正紛擾間，忠義軍至矣，袁軍不戰而潰，失鎗五百枝，鄂都復爲民軍所有。其勢力範圍自鄂都至忠州下流，延長二百餘里，兩岸均分布精兵以遮斷袁氏之往來。並在忠州添募軍隊，進略萬縣、榮陽、夔府、巫山等處；另一枝由涪州徇墊江梁山、開縣，攻取綏定府七屬。在忠州之首領爲龔某，或云係貴州人，最爲驍勇無匹。李長泰以軍隊輜重，皆在萬縣，道梗不通，極爲焦灼！擬以重兵先定石忠，通行督師前進，派王陵基率新兵一大隊，及第八師之一部，分乘民船三十隻，於三月二十六日自重慶出發。

(四) 川西之擾亂

西川道屬民軍蠱起，其情形已見第三期，計吳慶熙、沈潭沛、周星五、丁厚堂、王清亭數股，合共七八千人，出沒於溫邛崇灌什邡新津雙流邛州蒲江大邑等縣。每陷一城，專收槍械，及衙署財產，所在封倉平糶，以惠貧民，並不擾及閭閻，自稱爲救國軍。所用銀元，多係藏元，何緣得此？殊不可解。其兵勇敢善戰，各屬團警，皆不能敵。陳宦迭派兵督剿，民軍四處竄擾，究無如何。孫、吳兩股，攻陷邛州時，袁軍疾迫城下，孫、吳詐遣人約降，託英教士作調人，欲袁軍讓開一路，率隊他去，袁軍許之，擬待其出城，伏兵襲擊。孫、吳挽英教士出城，至十五里以外，始報回，伏兵竟不敢動，徐徐引衆而退。該黨中有張尊爲之主持，張於辛亥反正後，由同志軍得充前第二節五團團長，說者謂其勢力雖不及劉存厚，然亦不亞於白狼云。

(五) 鄉民之助順

袁軍有敗無勝，雖曰滇軍之善戰，亦由人民助順之力爲多，茲舉一二軼聞，以概人心之一般。

綦江地勢，峯巒險峨，道路紆回，非上著者不能洞悉。營內松坎駐有袁兵兩團，由此往蛇皮灘石壕九盤關，以及川黔交界地，盤紆奧折，山路皆油光石，行動甚難。袁軍欲由此抄襲滇兵駐地，特賄該處土人作嚮導。該土人卽引袁軍多人，自松坎起經蛇皮灘，到石壕止，踰溝越嶺，繞

東轉西，其中相距四五十里，逐一指明，又挿竹爲標。隨即回報長官，於三月二十三日，率領兩營兵士，並帶機關槍兩架，射擊砲六尊，開往上誌地段。行至石壕，與九盤關兩地交界處，石壕屬綦江，九盤關屬桐梓，滇軍率兵往禦之，相持者二、三日。滇軍熟知石崖附近老鷹雀下有小路一條，可達石壕場內，遂由此路統帶精兵三四百人，銜枚急走，暗抵石壕，奮力包抄，奪獲機關槍一架，射擊砲一尊，槍枝數十枝，袁兵死傷無算，立由石壕退回蛇皮灘。滇軍由後追擊，再由蛇皮灘退回松坎，及駐處袁軍接至，兩面夾攻，滇軍始變攻爲守，即駐蛇皮灘，按兵不動。該土人係松坎舊時老鄉，名王思孝，年已七十有餘，精明諳練，素恨袁兵強買食物，強姦鄉婦，因略施詐術以陷之。前日指引之路，即後日敗回之路，後日敗回之路，即滇軍熟識之路，凡可以用埋伏，可以行抄襲，可以權避讓者，皆秘而不宣，此南軍所以認標追逐，而北軍遂步步敗回也。

袁軍當停戰期中，擬偵察滇軍情形，再行決戰。四月六日，乘飛機由青羊市（屬綦江）駛向湖光壩，偵察一切軍情。不料該機正飛過雞公山距湖光壩僅數里之遙，適爲駐紮對山之滇軍瞥見，齊發快槍，當將該機擊落於何家灣。該灣有何氏弟兄五人，打鐵營業，綽號五虎，忽見由空墜下似船非船之物，各鄉民互相譁問，莫名其妙，該飛機中共有三人，死傷兩人，一人氣息僅屬而已。何氏弟兄，見三人，身着紫黃軍服，意係北軍，羣將該機立即搗碎，並將死傷三人一併掩埋。滇軍追至，居民歡迎，滇軍指告此係袁軍偵察軍之物，名飛機，滇軍向居民稱謝，始各散去。

(六) 陳宦之乞和與獨立

滇軍入川，陳宦劾忠袁氏，肆力抵抗，及屢次敗衄，成都四圍民軍蠶起，陳孤危待斃，乃幡然變計，與馮玉祥、伍祥禎議決，請西人湯根與魯特兩醫士，任川滇議和事。湯往見護國軍總司令蔡鍔，魯則西南行，面劉存厚師長暫停攻敘州，以便言和。至三月二十三日，敘州兩軍方面，均派代表，偕魯氏至蔡處，蔡亦遣人同往成都商訂。時羅佩金在橫江，卽據此電陳唐督略謂：「袁深知民國非可力奪，已於漾日宣佈取消帝制。陳宦、馮玉祥，近日亦迭派專員前來要求停戰，表示願反帝制，改選總統。陳宦代表雷旅長，及馮旅長，亦派員至劉梯團處，已到本部。佩金詳閱往返函件，並細審敵情，若僅取消帝制實不足以息天之兵。故我國對於反對共和之逆軍仍當繼續戰爭努力殲除，陳、馮及伍所部，受我軍迭次挫折，川省民軍，又到處峰起，因之心隨意轉。且馮之部下，有決不下瀘援張之語。現正提出條件，與馮直接談判。所擬條件如次，(一)陳將軍及馮、伍兩旅長，既願贊同，應將反對帝制改選總統之宗旨，明白表示，並改組織護國軍，對於反對護國軍之宗旨者，須併力出兵征討；(二)未宣佈獨立以前，宜賓下流一帶，護國第一軍，及屬於護國軍之軍隊作戰運動，陳將軍及馮、伍兩旅長所部，不得加以妨礙。爲暫時防止誤會衝突起見，護國第一軍不得入宜城，陳將軍及伍、馮兩旅長所部，不得過柏樹溪，並不得越金沙江沿河一帶之西南岸；(三)其他全部聯合問題，應由陳將軍與唐都督蔡總司令商之分令各軍遵守，交涉確定後，

即移左翼各軍，併力東下，當否請迅示復。」適袁政府於帝制撤銷後，亦有電請停戰，其文曰：「急。永寧畢節探送蔡將軍、雲南唐將軍、南寧陸將軍、貴陽劉護軍使鑒：頃帝制發生，實非元首本意，當日羣言蠶起，元首尙認爲不合時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羣相推戴，諸公亦同在贊成之列，勉強承認並未正位。滇省發難，致動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輩亦負罔上之責，即諸君以爲共和不宜改變，初亦可直言無隱，弭禍無形。迨事發而舒之以兵，已傷國家元氣。大總統不忍生民之禍，且深體諸君護共和之忱，下令撤消，痛自引咎。在諸君目的已達，帝制永無復活之期，而外顧民生，漁利紛乘，哀鴻遍野，闔牆禦侮，正在此時。若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諸君明達，當不其然。務望諸君罷兵息民，恢復元氣，則中外輿論，亦以爲諸君大公無我，確有誠意，捐除成見，自感召和。若於撤銷帝制之後，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禍及同根，則非特擁護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國之禍亦將隨之。辛亥以還，八方雲擾，危者復安，伊誰之力？此是平心之論，非阿好之言。禹湯聖人不免罪己，諸君寧不舍國際地位人民慘狀，而忍忘同舟共濟之義？蹈抱薪救火之譏乎？儻必張脈憤興，不爲事情酌理，則瘠牛償豚，惟力是視；爲叢驅雀，爲虎作倀，諸君又何利焉？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轉禍爲福，在諸君一念之間耳。國勢不可再淪，民心不可再渙，唯諸君實圖利之。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卅印。」一面囑陳宦與蔡議和，陳遵即復雷飈、劉一清兩人，往永寧瀘州，與蔡、劉兩司令交涉。兩人于四月三日到瀘。初蔡、劉允停戰一星

期，繼允停戰一月。蔡總司令亦派特使陳光勳往蜀，陳使嘗語人曰：「予奉令談判停戰事宜，俾轉答北京方面計提出十條件，其要旨與外間傳布者無大差異，以袁世凱留任爲條件之大精神。」兩軍間使命往還，頗爲親密，其停戰條件，由陳席電陳袁氏者：（一）互守現在戰區不得侵越及窺伺行爲；（二）各於區內勦防匪亂；（三）各負地方維持責任；（四）各保外人生命財產。其與蔡所訂單獨條件，陳宦並未入告。袁政府諜知其事，電詰陳宦，請以草案見。陳宦惟以與蔡總司令往還之文書電京，不另加意見。蓋此時陳、蔡間協商之件實以袁氏退位爲主，袁不聽，蜀省卽宣告獨立。陳以籌備未定，而袁氏退位與否，尙不可知，遂暫持觀望態度，不欲明電迫退。復于十八日電致黎、徐、段三君，辭調停之任，以窺各省長官之心，南京會議，實胎于此。其文曰：「宦前派劉一清、雷飈赴永寧，與蔡鏜磋商和平解決大端辦法，以維持現政府爲主。節據稟告；蔡鏜照議提出條件後，滇黔兩省電復，于第一條仍承認大總統一節，未能滿意，桂粵兩省，並因電阻，迄未據復等情，似此意見龐雜，和解無期，後患何堪設想？宦望淺言輕，實難獨膺艱鉅，再四思維，惟有聯合寧、浙、贛、鄂、湘、魯各省，共同擔承，再與滇黔等省，婉切協商善後。乃事關全局，應懇中央迅賜主持，指定適中地點，分電各該省軍巡長官派員赴議，並詳切指示機宜，以便迅速解決，時機急迫，乞裁奪施行。」陳宦可謂譎而狡矣。惟蔡、陳之議和，與曹錕並未接洽，故綦江方面護國軍與袁軍于十六、七等日，仍發生衝突。袁政府聞之，急發電陳戶設

法阻止，此後川邊事，乃全歸于休息。（「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八）四川獨立記

陳二庵之遲疑四川獨立，醞釀於陳蔡之議和，而促成於川人之激迫。滇軍入川，民軍遽起響應，成都以外，悉爲戰場，陳宦已窮於防禦。及袁氏撤消帝制，停戰請和，陳宦遣劉一清、雷飏、馮玉祥亦派張之江赴納谿，與蔡鍔接洽。蔡鍔派陳光勳，劉存厚派謝家駒爲代表，前往成都交涉。（詳見第四期）陳宦既與護國軍接近，知蔡鍔對之無惡意，而劉存厚亦不與爭，願推陳爲都督，陳於是始有獨立之意，乃調伍祥楨、馮玉祥，帶領軍隊回省。於是外間亦知陳宦必將宣告獨立，紛紛敦促之。四月二十五日，陳乃電京要求袁氏退讓南軍。五月三日，陳於將軍署，特開會議，討論獨立問題，蔡劉代表均列席，開議時大半主張獨立。陳宦曰：獨立告成，曹錕必來攻，川軍難以禦之。馮、伍所部皆北軍，萬難倚之與其同鄉戰。於是衆論紛起，有謂應聯周駿者，有謂應與劉積之協力堵禦者。陳宦則曰：不獨立，亦有不獨立之妙用。與議者遂大譁，陳俛而退去。旋有川紳曾鑒等十數人晉詢其狀，陳含混答復，然察知大勢已迫，恐非獨立不足以解，卽於是日電勸袁氏退位，曰：「時局顛危，南疆鼎沸，飄搖風雨，每念心摧。宦受鈞座之知，有封疆之寄，至今日而猶依違緘默，不以外間實情入告，則誤國欺妄，二者均無可辭，謹冒死爲左右一言

之，幸垂納焉。自取消帝制之令下，私心竊冀，以爲可罷滇黔桂之兵，而鑿天下之望矣，乃其效力，僅得停戰議和。使議和果成，戰事不至再生，則固國家之福也，乃在再蹉跎，迄無解決之望。且於此停戰期內，粵浙相繼獨立，今者黑省又見告矣。其爭執主要之點，欲得鈞座退位。使此退位之說，僅出於首事諸人一部份之口，則轉圜猶易爲力。乃首事諸人如是云云，主持清議諸人，復如是云云，甚至舉國人之心理，亦如是云云。於此可察大勢之已去，人心之已失，雖有大力者，亦不能逆天以挽之矣。雖然鈞座之心，固以救國救民爲素抱也，帝制尙毅然取消，豈尙戀戀於總統一席？此種隱衷，實宦深信者，第悠悠之口，多言可畏，又焉能向天下人而一一剖白耶？鈞座受任以來，艱難締造，勞身焦思，四載於茲矣。乃國人猶不見諒，種種責難，則毋寧退居頤養之爲快也。此非鈞座忽然於國民，國民先忽然於鈞座耳。使鈞座退而兵罷，兵罷而國安，則國人尊報讓德，應如何優待條件，宦與各省疆吏，亦必力爭以報。若再遷延時日，則分崩離析之禍，今已見端，後患之來，則宦之所不忍言者矣。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無任涕懇待命之至。」電既發，陳又以巡按使兼職讓於黃國璋，黃故袁氏心腹，陳此舉蓋欲使袁不疑。

外州縣之威逼 陳既遲遲不獨立，於是各屬多有起而自謀者。四月三十日，蕭德明獨立於大竹，自稱中華護國軍四川東路總司令，檄告全省，照會鄰縣。五月一日，警備隊長某，獨立於安

岳，遂走知事，截收稅款。六日，川軍獨立團第一營張連長，獨立於隆昌，營長知事均被拘禁。十二日，川軍第二混成旅長鍾體道，獨立於南充，組織護國軍四川北總司令部，電告各獨立省，勸陳督迅即宣布獨立。此外如榮昌、達縣之駐防軍隊，亦紛紛舉事，而省城各界人士，皆渴望陳早日有所宣布，上書陳請者，面謁請求者，日必數十起。陳於五月七日晚，與黃國璋會銜布告，略謂本將軍業已電懇袁大總統退位，對於國家與地方之正確宗旨，固已明白宣布。自今日始，軍民人等，如有假託名義，倡言獨立，擾害治安，以及造謠惑衆，意圖破壞者，實爲地方之公敵，當適用懲治盜匪之法，並准由各該地方軍民長官，隨時查拿究辦。並出袁世凱魚日覆陳宦江電文，發登各報館號外，藉以靖安人心。然想望獨立之機括已啓，不可制止，示出後人皆以爲獨立也，燭之知陳延宕，咸有憤心，欲甘之。八日，成都大戒嚴，陳知獨立不可以緩，乃諭各團體代表，靜候停戰期滿，和議不成，即行宣布獨立云。

正式獨立之宣布 及五月中旬，情勢日趨緊急，十九日，陳督召集軍事會議，憤然曰：軍人者，中華民國之軍人也，非袁世凱一人所得而私有也。袁氏帝制自爲，我軍人爲之冤斃者，不知凡幾，殺者不可復生，彼猶靦然自居總統，欲驅我軍人而與之爭，民國之謂何？而自等家僕，今已決與袁政府脫離關係。各軍官皆稱善。次日午後，陳復召集紳商學界會議，謂軍事已籌有把握，財政則擬組織參事會，協議進行。二十一日，軍署發出傳單云：本二十二日，宣布獨立，軍

署自委員以上，軍隊自營長以上，警察區長以上，巡署自科員以上，暨各機關長官，均於是日午前十時，着大禮服，或常禮服，齊集軍署，舉行慶賀。省城各界聞之，歡忭異常，預約從宣布之日起，一律懸掛國旗三日，以表慶祝之意，各學校亦放假致賀。翌日正式宣布獨立，禮成而後，凡軍政民政，均歸都督治理，改組軍政財政三廳，告諭軍民，通電北京處院部局各省軍民長官，暨各獨立省都督：曰：「官以庸愚，治軍巴蜀，痛念今日國事，非內部速弭兵爭，則外人必坐收漁人之利，亡國痛史，思之寒心。川省當滇黔兵戰之衝，人民所受痛苦極鉅，瘡痍滿目，村落爲墟。憂時之彥，愛國之英，皆希望項城早日退位，庶大局可得和平解決。官既念時局之艱難，又悚於人民之呼籲，因於江日徑電項城，懇其退位，爲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鑒此忱悃，迴易視聽，當機立斷，解此糾紛。乃覆電傳來，則以妥籌善後之言，爲因循延宕之地。官竊不自量，復於文日爲第二次之忠告，謂退位爲一事，善後爲一事，二者不可併爲一談，請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覆電，則謂已交由馮華甫在南京會議時提議。於項城所謂退位云者，決非出於誠意，或爲左右羣小所挾持。官爲川民請命，項城虛與委蛇，是項城先自絕於川，官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義處分川事者，川省皆視爲無效。至於地方秩序，官有守土之責，謹當爲國家盡力維持，俟新任大總統選出，卽奉土地以聽命，並卽解兵柄以歸田。此則區區素志，於私於公以求無負者也。皇天后

士，實聞此言，謹露布以聞。」陳既獨立，乃謀擴張軍備，除馮玉祥、伍祥楨二混成旅擴充爲兩師外，另加招新兵一師。袁氏得報大恚！罵陳宦負恩不已。

周陳之交關 陳宦獨立，周駿累電贊同，所畏者，獨曹錕耳。殊錕方以腹背受敵，懇中央准予撤退，而周駿及陷於崇武將軍之位，自告奮勇，請取成都，命王陵基先領軍西上。陳宦聞之，知周駿此舉，恃有曹錕在渝接濟，乃致電乞好。錕復之曰：「陳都督二菴弟鑒：聲密三十一電悉。我輩交誼，情逾骨肉，無論如何，斷無相殘之理。惟川人心理。尙與吾弟未能盡同，早經電陳梗概。至論國家大局，帝制發生，肇興兵禍，生民塗炭，於斯已極。遲至今日，業經兩次停戰，斷無再行開戰之理。況我國軍隊，僅有此數，軍火亦僅有此數，若再相接觸，將此有限軍火，消耗殆盡，當此強鄰欲逐，設有變故，其將何以禦之？兄意擬請吾弟轉電松坡，仍行停戰，各守疆界，毋致接觸，易生衝突。至於國家大計，聽從全國民意，從法律上爲正當之解決。我輩軍人，不爲干預，可否之處，希即裁奪示復，是所至叩。」而曹錕反處於中立之地點，王陵基退駐資中，今袁氏死，陳宦即撤消獨立，欲以銷周、王藉口之資，而別四川將軍之位。殊周駿意在取代，仍命王進攻不已，陳部旅長楊志澄，督兵與戰，大敗而退。十一日周駿由內江電告曰：「本軍出師，攻取成都，大隊集中永榮隆內資中一帶，據先遣隊王司令陵基佳日由資州電稱：省軍約四營餘，開到陽縣，與我軍先鋒接戰，約三小時，斃敵數十人。該軍多陵舊部，來歸者五十三人，鎗械完

全。至晚該軍劉團附霽，專函來資，願率兵九百餘人，並機鎗一挺，仍歸陵部，省中川北兩軍，人心渙散，均不附陳，成都指日可克等語。據此，查陳將軍待人，素不推誠，反覆無常，故初一交綏，卽已衆叛親離，駿此次督兵平亂，亦以誼切桑梓，何忍川局糜爛？對於成都，極願和平解決。現省軍既相率來歸，其無鬪志可想，川局和平，拭目可俟，知關特聞。又有電致陳宦云：「慎密魚電敬悉。現在部下一致均請先解決川局，再議破曹大計，其易定如反掌，謹此具覆，伏乞核示，」陳伴與周謀攻曹，而用意在逐陳。十二日周駿抵簡州，其先鋒王陵基，則於十五日抵龍泉驛，距成都僅七十餘里，成都大震，北軍多不肯出戰，川軍爲數僅五六千人，軍械不完，而又多受運動。陳雖涕泣誓師，欲與決死戰，而軍氣不振，遣狙擊團司令張之江往禦，旋因衆寡不敵，潰去。陳迭向中央告急，國務院分致陳、周、蔡各司令，略謂：「川省取消獨立，大局已經解決，不應再有爭端，希遵查飭統兵各員，約束所部，毋得衝突，致碍大局。」周伴爲不知，更派兵扼守彭山，分防沿河各地，節節進逼，陳宦不得已派代表與王陵基交涉，提出條件：（一）省軍駐大面鋪，（距龍泉二十里，距省城五十餘里），不再前進；（二）王軍駐龍泉驛，亦不得進攻，雙方均認可。王陵基亦提出條件：（一）陳督退讓；（二）北軍退出成都，以便我軍進城辦事，此項北軍，仍由川政府資遣回京；（三）陳督不得調其他別種軍隊駐成都及成都附近。代表以無全權謝絕。王立時將此三條件電達陳宦，並電致參事會各團體局所學堂云：黎公繼任總統，大局

問題，業已解決，陳公早有宣言，解組歸田，是其素願。頃奉總司令周訓示，探陳公元成兩電，稱奉黃陂電促入京甚急，無術攀轅，不禁扼腕！陵明早赴省歡送，略表歡忱。王陵基前承諸公垂示，未及一一剖陳，携手在即，容至省面述，王陵基叩，銑印。參事會接電，甚爲驚惶！翌日覆電云：銑電敬悉。全城生命，大局安危，繫公舉足。此刻務請暫駐龍泉驛，萬勿前進，已公推曾奕如、尹伊錫、顏雍耆、孫元青、杜少裳、唐雨農、張輯五、劉藜青諸君，即赴龍泉面談一切，時間迫促，務祈俯允電懇。不然，公未到省城，而全城無噍類矣。並請嚴飭所部，勿生衝突，立候電覆爲要。參事會及各法團同叩。同時外國領事團，提出警告，請周、陳和平解決。是日英領事偕同曾奕如等，與王陵基交涉，而王陵基於曾奕如等退後，又進駐大面鋪，電致陳宦，限於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離省。陳與北洋各軍官異常憤懣，聲言必戰。十九日陳既下動員令，二十日通電，則謂志在必退。自是嚴閉城門，準備退讓，與周駿議妥，定於二十五日離蓉，二十四日都督府人員，紛紛遷出，所有技術團，決死隊、炸彈隊、暗殺隊、機關槍隊、密探隊、警衛軍統部等招牌，均一律收盡矣。是日陳宦在瀘川源銀行，提款百餘萬，各銀行及造幣兵工廠，提生銀現洋共三十餘萬，並運去銅元若干，以作川資。各機關人員凡客藉者，皆辭職，往軍署求差者如市，陳宦一一照委，順水推舟。二十六日上午，陳宦率領妻子啓行，並遺周駿書曰：「吉珊足下，陳宦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逆詐，何能強人之從我？故始終以保境安民爲主義，盡區區疆場守吏之

責，滇軍來而禦之，叙府失而復克之，始終無出境之師，求無負保境安民之初志而已。袁總統忽動帝王思想，忽從而取銷之，於此時忽滙兌五千萬金入英倫，以爲袁子孫海外私產。袁公之計誠得矣，唯是因袁公一入帝王思想而血戰死傷之南軍北軍，誰非肢體？誰無父母妻子？袁公害之，非陳宦害之也。（中略）袁果以大公之心爲國民，陳宦自當率我軍人，爲國民以死。陳宦爲國民而死，亦其所也。袁公乃以一家之心爲富貴，陳宦何忍以袁公一家之富貴糜爛我軍人？豈唯不能爲袁一家富貴糜爛我軍人，亦豈能爲我陳宦一人祿位，糜爛我軍人？陳宦既以血誠約滇軍不相侵犯，是已行獨立之實，何必慕獨立之名？況復血誠勸袁退位，原無絲毫欺詐隱瞞之心。袁公終不見聽，蜀中豪傑，獨立四起，陳 無可更待，而後宣布獨立，非鹵莽慕獨立之名而爲之也。足下亦曾七電贊成四川獨立，今日儼然以袁公新命四川將軍名義，委員赴道縣提餉，復令王方舟以新命重慶鎮守使名義，潛師西來。足下果動於將軍之新命而爲此乎？袁公固嘗以此術餌雲貴獨立諸公，雲貴諸公，皆不爲袁公所誘，豈足下明達而爲所誘乎？夫一等侯爵四川將軍，陳宦不才，嘗先足下而得之，卒屣而棄之。（中略）昔者胡文瀾昭覺，本避尹碩之役，足下曾秘電文瀾，請以都督讓足下，此事蓬山積之皆知之，非誣足下也，是足下之欲得此久矣。陳宦管軍民之政一年，自慚百無可取，唯此不屑近利，不忍害人之心，差足自信，亦或見諒於同事。今日之事，既已大集蜀中耆老賢豪請避賢路，改選都督。謹以犧牲玉帛迓袁公新命將軍東門之外，足下必有以艾安

我軍民，此則陳宦百拜以禱祈者也。」陳宦行後，一切事宜，委旅長馮玉祥交代。周駿卽於是日下午入城，電告政府，稱已到成都接任將軍。

蔡鍔之定亂 初周駿迫近成都，政府並調陳宦、周駿入京，以蔡鍔爲益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命曹錕幫辦四川軍務，欲以解紛。惟是時南方軍務院，尙未撤銷，蔡鍔不使受北京政府之命。曹錕又大爲四川所反對，周駿意在爭奪督席，故置政府之命如不聞，驀進不止。陳宦因求援蔡鍔，鍔以周駿於袁未死前助逆抗義，忍延戰禍，袁死後濫爭權利，荼毒生靈，妨害大局，允予分兵剿擊，乃聲周駿之罪，而致討曰：「國本既定，紛爭立解，凡我國人，自宜安分守法，共保治安。乃前重慶鎮守使周駿，於四川舉義後，假崇武將軍之任命，率兵西下，環立成都，後至今大總統就任，又自稱行軍總司令部，逼成都陳都督。川省紳民，懼戰禍之再開，函電紛馳，冀其罷兵和解，即在川客軍，觀川民之水深火照，亦均願息事寧人。乃周駿曾不知悔禍，無故稱兵，謂其擁護前總統，則崇武名號，彼已廢除；謂其擁護共和，則陳督舉義，人所共見。遠之則元首正位，無行軍之可言；近之則成都安謐，尤無行軍之必要。不知何詞可藉？眞百思不得其解。似此師出無名，任意奪爭，不亟加以懲創，則羣起效尤，國家安有寧日？本軍矢忠護國，期國難之就寧，知亂種之必鋤。現迭接成都官民函電告急，義難坐視，陳請示中央嚴兵待命外，合電佈聞。」政府電周駿剋日還京，不得故延。周駿電復，略謂四川者，四川人之四川，非川軍不能收拾川

事，以示拒絕蔡鍔督川之意。政府大憤，密飭蔡鍔進兵討之。鍔派羅佩金、黃毓成、雷飈，各督率隊軍隊向成都進發。周駿禦之，不勝。中央又迭電命速離成都，並囑蔡鍔、曹錕、張敬堯三人，迫令周駿即日將川事交代清楚。周駿知不可抗，乃偕王陵基逃去。（「護國軍紀事」第五期紀述門頁四六至六十）

（九） 成都滇川黔軍之內訌

護國之役，蔡鍔以滇軍主力出叙、瀘，戴戡亦帥黔軍偏師窺綦江，期會攻擊重慶。鍔與北軍張敬堯遇，鏖戰累月，殺傷相當，顧彈藥垂罄，已瀕絕境。會袁世凱暴殞，北軍入川者悉罷歸。鍔聲譽頓起，樞府亟舉全川界之，而滇軍將領羅佩金等，夙與駿異趣，陰掣鍔肘。鍔知戀棧無益，乃就醫日本，而議薦佩金繼督軍，戡繼省長；又悅戡昵已，特保軍務會辦，顯示戡權力超于佩金也者。戡既得志，則日構煽川滇兩軍，僥倖漁利。初川軍師長劉存厚，與滇黔軍合作倒袁，洎論功行賞，存厚獨向隅，已懷怏怏。至是佩金納戡言，且議改編劉部。存厚怒，倒戈向佩金，黔軍同城，乃守中立。越三日，佩金不支，以督軍印交戡，率部奔資州。戡一手三印，意得甚，與客談話，自命中國第二人。（其第一人爲鍔也）時六年五月七日，某報載存厚與聞復辟，戡喜有辭，密議芟薙劉部，或恐不利。戡曰：「川軍如鴨群，我舉竹梢即去，存厚何能爲？」即下令攻存

厚。當是時川軍在城者退集北隅，戡以爲怯，益蹙之。黔軍巷戰者，歸輒肩重，戡又以爲俘品，恣其擄掠。抵暮，川軍大自外入，而黔軍倉猝保皇城，城僅有穀，並食鹽亦不得，則縱火燔附近民房，冀取給。戡電資州乞援，佩金復電，有存厚吾仇，卽日動員，兼程前進語。戡又以爲誠，待之十有三日，滇軍終不至，而川軍殊猛攻，槍炮聲晝夜不絕，皇城轟圮數丈。戡力屈，由外人賫三印送存厚，乞一生路還黔。存厚許之，團長廖謙諫曰：「戡虎狼也，已入陷阱，縱之出，旋復噬入，且滇軍近在資州，使戡以利害動佩金，糾合以來，是一敵未滅，又增一敵，必不可。」參謀江德潤曰：「戡雖無道，固中央命吏也，今逆勳顛仆，段閣復立，戡且電京誣我抗令犯上之罪，正名致討，公反爲魚肉矣。」存厚曰：「適不及此，且爲奈何？」謙曰：「戡人面獸心，豈可與言信義，公第報如約，邀擊之任，謙愿得自効。」存厚然其計，謙請德潤與俱，並召所屬謀曰：「吾儕自貴州出亡，含辛茹苦，坐視敵人之活躍，六年于茲矣，今以死友之靈，賊戡已入吾彀中，諸君勉之，萬不令此獠生還矣。」營長田荆榮以下十餘人，皆髮指眦裂，拔劍斫地，迺于中興場附近爲三覆以待之。戡絕點，以制服衣裨將，而徒步雜廝養中。伏兵發，圍之三重，裨將下騎受縛，荆榮熟視之曰：「非也，不類。」就叢衆中取戡，戡股栗無人色，稽顙乞貸一死。德潤曰：「呸！自治黨員也，爾殺吾同志多矣，吾與廖團長、田營長皆當日之倖全者也，爾姦宄之尤，不可污吾刃。」揮弁兵攢射之，洞胸貫腦，以尸歸城都，請存厚派人檢驗，存厚命肆之錦江

洲上，川人惡戡甚，或投以瓦礫，或漬以溲溺。越三日，存厚下令收葬，其夜大雨，河流暴漲，戡殘骸漂沒，不知所往。（周素園著「貴州民黨痛史草稿」）

（十）有關四川討袁之文件

（一）護國軍蔡總司令鏢之討袁檄文

我們中華民國成立，已經五年了，組織這個民國，由我們全國的人民，同心同德的組織而成，所以民國是人人有責任的。革命以前，我們中國，處在極危險的地位，志士仁人，奔走叫號，鼓吹全國的人民，拼了多少的頭顱，多少的血肉，纔換得這個中華民國，各國也承認了，總統也舉起了。竟把我們國家，做成公共的國家，人人都有國家的責任，若是大家同負這個責任，纔能够保存我們國家，生存於列強競爭的世界上。不料衆人推舉袁世凱，做了大總統，第一件就大借外債，把鹽款抵押與外國，外債到手，他就大肆揮霍，不上三月，把這款項用盡了，又再時時想方法再借。第二件就取消議會，民國的政體，是取決於議會，方得施行，議會也不用，就成一個專橫。第三件要加賦加稅，民國的人民，本有納稅的義務，中國人民的納稅，比各國甚輕，若是正當支用，就是加賦加稅，也是常事，人民也要多盡點義務，不過袁氏得了人民的錢，不用在國家正經的事情上。如愛國儲金一項，用在籌安會上，鼓吹帝制；如大借款一項，多用在運動

選舉總統上。由此看來，袁氏加賦加稅，只用在一人身上揮霍，並不有益於國家一點。第四件是他排斥異己，與他政見不合的，他就多方設計陷害他，如刺宋教仁，就是一端，其餘害死的也多，也無人敢問，他就漸次的專橫起來，忽然又想起做皇帝。要把我們公共的國家，化作他一家人的私業，把救國儲金團的銀錢，拿出辦一個籌安會，四出蠱惑百姓，說我們中國不是君主立憲，不能存立了。又假託人民的意思，說是人民公推他做皇帝，孰不知是幾個人做成的，或是利誘，或是威迫，試問我們百姓，那一人曉得這件事，那一個推舉他做皇帝。所以他們英、德、法、俄、日本五國，見他要做皇帝，就有警告前來，我們國家的內政，外人就干涉起來了。袁氏的野心不死，又極力運動登極，只管顧他一家人的尊榮富貴，不管我們國家的存亡。所以本軍不忍我們國家亡在旦夕，應天順人，首在雲南起義，舉兵北伐，要把這個蠹國殃民的妖孽除了。現在各省久已痛恨，不過尚未發洩，聽得雲南起義，各省也就響應，粵、桂、黔、江、浙已先聯為一氣，若是各省也同心協力，日後直殺到北京，把這國賊除了，另行組織我們原來的民國政府，改良我們民國的政治，萬眾一心，事就易成。惟望各省軍界以及志士仁人，能够與我軍同心協力，把袁氏除了，共同維持我們的民國，我們就同享幸福，不至永遠墮落在浩劫裏了。現在我軍到處，秒毫不犯的，貿易須照常貿易，也不得高抬市價，軍人們也不准他強買強賣，此次出兵，是為眾百姓驅除百姓的獨夫，百姓也不必驚慌，造些謠言，互相驚恐，若是造謠生事，就是甘為袁氏的奸

細，本軍決不姑容。日後把這國賊除了，我們從新整頓共和的國家，改良我們共和的政治，同享共和的幸福。但是此事的成就，須要萬衆一心，共同出力，就不難了。我們軍民同胞，也不少熱心愛國的，若棄逆從順，執戈起義，此時此機，倘與本軍響應，本軍從重加賞，決不失信，皇天后地共鑒，此心此概。（「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二)護國軍蔡總司令鏢告滇父老文

鏢去滇二年於茲矣，憶辛亥起義倉卒爲衆所推，式飲式食於茲土者，亦既有年，自維德薄能鮮，無補於父老，而父老顧不以其不職而莫我肯毅焉，則父老之所以遇我者良厚。屬以內遷，不獲久與父老遊，卒卒北行，伴食權門，鬱鬱誰語，睹此國難之方興，計好義急公堪共憂患誓生死者，茫茫宇內蓋莫我滇父老。若今鏢之所以來，蓋誠有爲國請命於父老之前者，願父老之垂聽焉。民國成立以還，袁逆世凱因緣時會，遂取魁柄，憑權藉勢，失政亂國，內則僉壬競進，苛政繁興，盜賊滿山，人民憔悴；外則強鄰侵逼，藩服携貳，主權喪失，疆土日蹙，乃袁逆曾不悔禍，猶復妄肆威權，排斥異己，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等法制於弁髦，玩國民於股掌，伊古昏暴之禍，蓋未有若袁逆世凱之甚者。顧中國志士仁人，所以忍痛斯須虛與委蛇者，誠念飄搖風雨，國步方艱，冀民國國體不變，元首更替有期，猶可徐圖補救耳。乃袁逆一身禍國猶虞不足，又復帝制自爲，俾茲禍種貽我新邑，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絕矣。比者胙土分封，綿叢習禮，袁逆急

急顧景，若不克待，而起視四境，則彌天忿嘆，羣發曷喪偕亡之惡聲，武夫健士則磨刀霍霍，莫不欲剗刃賊腹。袁逆日暮途窮，謀逆愈亟，懼人心之不附，則又援外力以自固，參加歐戰之危局，哀乞東鄰之援助，以若所爲，不惜以國家爲孤注，以求彼一人之大欲。嗚呼！袁逆塚中枯骨耳，石敬瑭，張邦昌之故事，彼固可聊以自娛，願我神明華胄，共偷視息於小朝廷之下，嗟我父老，其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耶。諸葛武侯有言：漢賊不並立，王業不偏安。今日之勢，民國國民與袁逆義不共戴，三戶亡秦，一旅興夏，有志者事竟成，此匹夫之通責，而亦天下之公言。雖然，積威約之漸，舉國若瘠，相視莫敢發難，獨以西南一隅，先天下而聲叛國之罪，是則我父老之提携，誘導其義聞英聲，夫固足以大暴於天下後世矣。鏢遠道南來，幸獲從父老之後，以遭茲嘉會，而又過辱寵信，掃境內之甲兵以屬之，鏢俾得與逆賊從事，鏢感激馳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以求勿負我父老之厚望而已。抑全功未必一蹴之可企，而有志豈容一息之或懈，鏢行矣，其所賈餘勇而策後勁以期膚奏，而集民國再造之大勳者，伊誰之責，願我父老之一鼓作氣，再接再厲之，以期底於成，斯國家無疆之祚，而亦吾滇父老不朽之盛業也。（「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三）蔡鏢致護國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峯書二通

（一）

曉嵐仁兄麾下：別經月矣，企想爲勞。橫江柏樹溪諸役，足以寒賊膽，而振全國之氣，豈勝

額手。弟前十六啓行，欲以壯聲勢，而爭先着，實則後方部署尙多待理也。行次畢節永甯之交，知陳逆調集徒衆，悉力犯叙，念臺從所部孤軍無援，深爲焦慮，乃飭董支隊兼程進發，襲取永寧，卽陽攻瀘城以牽賊勢並催促黔軍速攻綦江。一面迫劉積之從速發動，以解叙危。嗣得我軍捷音，乃爲釋然。伍逆數經敗衄，似已不能成軍。馮逆潰退（乘舟逃遁）至江支一帶，被積之所派之別働隊所截擊，殲擒無遺。所謂北洋袁氏之勁旅者，何若是之憊耶？今將各方面情況，及所欲告之事，條列於下。

一、蒙古二十八親王宣告獨立，反對袁逆，率師內犯，已佔領歸化城，聲言攻北京。此事雖爲吾人所不樂聞，目前亦足以牽制賊勢，使不敢悉衆南犯也。

一、江西李純（或係馮華甫所使），於前月初通電各省，主張守中立，以求和平解決之方。曹錕被炸未殲，彼曾電奏袁逆，謂滇黔地勢險惡，不使用武，萬一失利，威信掃地，請另設他法云云。袁任龍濟光爲征滇總司令，堅辭不就。繼任乃兄觀光，爲征南大將軍，亦支吾脫避。陸督派其義子曾彥至滇接洽謂桂省餉力、械力，俱不足以有爲，只好暫守中立，待機而發。

一、黔省於廿六正式宣佈，循若卽於是時到筑，龍於事前遁去。循任黔軍總司令（命名爲護國軍右翼軍）而受本總司令部之節制指揮（由滇黔都督及總司令委任之）。循於三號出發向綦江，不日卽着手攻擊矣。黔省東路已於湘境與逆軍接仗數次，連戰皆捷，進佔晃州及吳公關一帶，

一俟韓五峰到，卽大舉入湘。（五峰於九號可到筑，林桓則率華文隊協循部規渝。）

一、劉積之自我軍入境後退，二號在納溪宣佈反正。同時派別働隊截擊馮逆潰衆於江安一帶。四五號派所部陳團，協同董團，合攻藍田壩陣地，董迂道繞攻，五號下午四時頃迫近敵壘，力戰破之，逆軍潰走。時已入晡，敵遂乘黑夜颯去。

一、六號董支隊會陳團攻瀘，陳仍任助攻，董由上游河，深入繞攻，昨今兩日未接到報告。據積之電話，謂瀘城有助逆川軍一團，新到曹兵一團。若然，則彼我兵力，相差懸殊。而助攻之川軍，恐未必能如我軍之勇勁，殊大可虞。本部（由省到永，未經休息且兼程行進。）隨行之砲連（由耿營長率領），已飭於六號急進往援。趙梯團部，亦率警衛連機排，於七號續進，計明日可與董部合。後續部隊，何團須三日到永，朱團須一星期後到永，均不足以救董部之危。所恃者，我軍將士上下一心，有視死如歸之決心。敵則將腐而愚，兵驕而竄，當可轉危爲安。出師以來，我軍橫厲無前，迭犯險着，均能以勇敢補過失，可慶也。今晨致臺從及和卿，映波一電，囑以近瀘軍隊，趕赴援董。此電係託由劉積之轉送，想可達到也。如尙未到，望卽以楊支隊向瀘急進爲要。

一、瀘城下後，我軍進行方略，亟宜籌度。昨派楊參謀應焯，趕赴前敵，與諸君接洽，徵求意見，以期毫無遺算。鄙意所在，已囑楊面告臺從（並請商諸和映二君）。如有所見，望速以

告。

一、本部擬日內啓程赴瀘善後部署，現已大致就緒。

一、臺從可率鄧支隊，及祿團之一部（酌留若干守叙），前進隆易富順一帶，扼要駐紮，以掩護大軍之前進。

所懷萬端，倉卒間未能罄言。良晤匪遙，尙冀爲國珍重。弟鏢頓。 蔡鏢之印

同袍將士，希代優予慰問。

其餘詳情（我軍現狀及與劉師攻瀘情形），已面告來員，當能面述。此外並有用商語一函，並交帶陳，祈併收閱，轉遞前途閱看，至要。佩金附註。羅佩金印。（民國五年二月）

（二）

曉嵐仁兄麾下：楊參謀應煙歸來，齎奉手示，並備聞擊畫，既念賢勞，尤佩德量。同袍將士，爲國苦戰，白沙、宗場兩役，轉危爲安，尤足光青史，而勵來茲，甚盛甚盛。攻瀘一役，因友軍不力，遂至功虧一簣，盍勝扼腕。劉趙所報敵情，雖非張大其詞，然日來逆軍亦無十分活氣。十四日雙同場一役，竟爲鏡寰五百人（敵約一混團）一戰退去。繼得執事遣來李營，吾氣遂爲之旺，納溪得以保固，劉師未致再潰，端賴有此。現鳳階於昨日率董團，由大洲驛返納。棟軒昨日偕朱團（曹營先到，項營明日到一半。）北進，明午當可抵納。頃得鳳階電話，謂古縱隊今夕又到

一營，甚慰，據確報，瀘城已添兵一旅，其一團爲張敬堯之二十五團，李炳之之兩營。其餘則未悉也。積之潰卒已收集四營，似難爲用。據稱缺乏槍彈，（劉師二營協攻藍田壩，耗彈十萬以上。董支隊則每兵平均不過四發。）吾則謂乏彈不足慮，其精神不固，聞風卽潰，大可憂也。董團轉戰旬日何團亦經戰五日，左縱隊所派援師，亦係苦戰之餘。然皆力賈餘勇，爭爲先驅。有此精神，何敵不摧？但保持而長養之，則弟與諸君之責也。此間民事已略有部署，實則致全力於籌餉及撫綏地方耳。然瀘城未下，究屬勞而少功。弟早擬親赴前敵，而羣以爲身繫全局，不宜輕出，遲遲迄今，令我悶損。晨起治事，輒達宵深。就寢以後，則顧念前敵情況，展轉不復成眠。爲恢復精神上之愉樂計，決當一履戰場，俾精神體魄，稍得自由，當亦愛我者所見諒也。本日我軍據陣於雙同場馬鞍山，棉花埂一帶，靜待敵來。乃逆軍自午及晡，僅遙以子彈相饋，未傷一人，不揣其用意何在？鳳階人長厚，而易爲人搖惑，殊少定見。經迭次嚴命勿浪戰，勿輕進輕退，日來似已有活潑強毅氣象。然棟軒未到，仍不放心也。循部明日兵薄綦江，綦江非難下（李炳之一旅，除留渝及援瀘外，駐綦者當不多。）但綦下逆援必屬至。此時若能支撐則幸也。逆軍入湘無重兵。王文華已攻克晃州、黔陽、洪江。魯處昨竟佔領沅州。電輪非軍學出身，而能奏此偉績。蓋其豪氣萬丈，志趣不落凡近，有足多也。此間上下，均和洽一致，氣象極佳，皆自信必得最後之成功。想尊處亦同然。餘由楊君面述。不盡欲宣。此請偉安。蔡鏐頓。十七號夜二鐘於水

寧。

和卿並付一閱。(民國五年三月十七日) (黨史會藏原件)

(四)梁啓超爲指陳討袁方略致蔡鍔書

松坡吾弟麾下：由幼蘇轉三書，由蕙廣轉第四書，想悉達耶。從外電得確知叙州捷報，無任欣慰，士氣當百倍矣。但一報稱敵未戰而逃，一報稱血戰一晝夜，究竟孰是，我軍損傷不多耶，計已有書在途。事隔五日，尙未得瀘渝消息，當是尙待後軍會集進發，旬日之內，佇觀第二捷書也。平渝之後，不審進取計畫，視在北所議有無變動，鄙意謂除近擊沂江之敵外，宜暫作停頓，先奠定全蜀，更圖進取，此本北中原議。慮弟殺敵之志太銳，爲義憤所激，而輕拋根本大計，故更言之。東南之局，雖未能發展，然北中事故，殆刻刻蹙獨夫於死地，外交已絕，鼯鼠五技，無復可弄，一也。庫空如洗，中交兩行，破裂在即，二也。驕兵要挾，不能調遣，三也。新華宮炸彈事起，後見影怖魅，左右近習，株連無算，人不自保，四也。家庭內訌，樹黨紛爭，慶緒朝義之變，或將驟發，五也。北客來言，都中已入恐怖時代，氣象慘澹，視辛亥秋冬間，且將過之，人人心中咸謂，不出兩月，必生奇變。以吾度之，待全蜀略定，當桂景從，時恐北京亦從此已矣，老賊今方求轉帆下臺之法，然爲彼計亦正轉無可轉，恐幾番潦繞後，必至捧出勝朝幼帝，使

代之受矢石，其時諸鎮之依違，必暫能收拾一部分，然紛爭且自此益滋矣。津中諸賢，極力設法欲拔黃陂於賊中，已託西人密往救挈，而黃陂聲稱，惟待死耳不願更出，頃再說之，未審如何。若得此老歸來，則元首繼承，準據既布之法律而適用已成之事實，不勞選舉，既免內部之競爭，且繫外人之觀聽。茲事能否有成，亦國家氣運所繫也。日政府派青木中將常川駐滬外交，趨勢可見，彼到此，次日即與我會晤，彼確已認識我輩實力，肅然加敬。彼言前此彼之國是未能一致，其中大部分人謀向我攫取權利，以致傷我感情，今識者皆知其非計，以後當決然舍此方針，專務與我多數國民聯絡云云。國際間之語調，雖不必刻舟以求，然亦可謂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矣。吾初擬東游後，即入滇一行，然季常頻來書，皆言全局非久將有大變，力勸不宜遠，適此間同人意見略同。以吾所感想，此時憂在亡秦，雖云艱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圖搏控，神、奸既殛之後，人欲橫流，自茲方始，以吾齊恬淡坦率之性，雜於虎豹犀象蛇蠍鬼域中，而日與爲緣，雖爛額焦頭，於事何濟，而痛苦乃至不克任，今大敵未去，大業百未一就，而此等惡象已見端倪矣，有時獨居深念，幾欲決然舍去，還我書獃子生涯，然曾文正亦有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則魂魄猶有餘羞，每誦斯言，又復汗出如漿耳。要之今後全國大局，決非坐談之政客所能收拾，況拙於應變如鄙人者，何能爲役。惟逆揣當冰山驟傾，鼎沸方始之際，終不可無人以周旋其間，謀滅殺其危亂之程度，而環觀全國其能與各方面接洽而作緩衝者，舍區區外似尙無其人。

爲責任觀念所驅，卽亦不能自卸，然其結果何若，則固既可逆觀。故吾所以自處，與所以効於國家者，今略可決定，在目前一兩月中，惟有盡心力向種種方面加功，以殲此大敵，全幕旣開後，一兩月中全國神經異動，而對外亦在風雨飄搖之境，仍不得不獻此身，爲大局裝點門面，希冀此劇尙能開演，過此以往則爲演水簾洞，演惡虎村之時，決無我輩插足之地。惟有與吾弟共甘苦於鄂蜀滇樊間，冀莊嚴此土爲國人覓一遺種地耳，最近百數十日中，竟不能與弟同其艱瘁，弟其諒之，吾旣暫留，則此間最密切之諸賢，卽亦不能遠離，在此吃緊關頭，恐遂無一人爲弟疏附先後，吾黨人中寥落至此，可痛歎也。書至此，覺適至正有所痛譚，姑闕筆待續布，啓超頓首。一月二十七日。

鏢在軍中，凡得先生八書，每書動二三千言，指陳方略極詳。先生既不存稿，而鏢檢行篋僅得其一，其餘七通，滇黔軍署皆有副本，他日更當補鈔布之耳，蔡鏢識。（梁啓超著「盾鼻集」，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五）梁啓超致蔡鏢述國內情勢電

四川行營蔡總司令鑒：義密、南來月餘，電梗音沈，祇增焦灼，此間發滇黔蜀通電將三十通，似皆未達何耶。此次任事諸賢，艱苦無過吾弟，眷言西顧，每用淚熒，吾爲粵事亦吞聲嘔心，卒無善果。海珠之變，殲我三良，雖非龍主謀，而粵局內容可以想見，悍將蟠於上，私黨闕於下，浩劫終無幸免，所爭早暮耳。然吾深思熟計，以圍攻觀音山，雙方相消之兵力，足舉湘贛閩

而有餘，龍變而桂亦疲，更何挾以禦賊，況糜爛後之收拾，非朞月可奏功。而獨立省分內訌之醜聲，徒令老賊匿笑，友邦藐侮，故欲淚言和，奮身入虎穴，鴻門惡會僅乃生還。今出贛之師略可一萬，更當與浙合兵，規闖入湘桂軍已萬餘，海軍運動亦奏效，大勢可望一變，馮段和議雖難顯拒，然實力展發一分，則條件有利一分，此役結果，最低限度亦須造成南北均勢，否則實無以對死事先烈也。停戰之約，本吾弟與陳所訂，弟處疲敝太甚，不妨仍許展期，惟不必代兩粵負責，聽其自由活動，兩粵既取攻勢，退位將立成事實，按兵於湘蜀贛閩而會商善後，庶目的稍得保障前勞，不至盡棄，此間計劃本此方針。對馮段於感情不決裂之範圍內，不妨嚴詞以告，除堅持退位外，其善後條件可卸責於軍務院，兄數日內即往滬視察大勢，徐圖應付，電仍由肇轉達，通電宜動，此電並轉循若，啓超寒。（民國五年五月十四日肇慶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六）唐繼堯致蔡鍔等請勸周駿電

都司令邵岑撫軍副長，黔桂粵都督大洲驛蔡總司令，並轉劉總司令鑒；迭接成都陳都督暨紳商各界來電，前重慶鎮守使周駿始挾崇武將軍名義，率師西上，繼復以蜀軍總司令名號帶兵逕逼成都，情節離奇，其叵測之心，顯然可見。現在黎大總統繼任，亟宜消弭意見，力圖國家之統一安全，以期息事寧人，豈容再啓釁端，致滋禍亂，應請蔡劉兩總司令，就近勸告，俾速解甲息兵，聽候中央命令。若猶悍然不顧，則是甘爲戎首，護國軍職志所在，無可諉謝，惟有督飭在川

各軍，盡力援救，以紓鄰患而保治安，統乞明鑑。（「會澤首義文牘」上冊）

(七) 梁啓超爲退隱事致蔡鐔電

大洲驛蔡總司令鑒：禡電迴奉，西報稱弟病劇，正憂灼，僅喉病尙無慮也，國事少發意見最妙。都滬近情，有致黔馬電，致滇敬電詳陳，想皆轉達。兄已宣告政治退隱，弟能否退應否退尙當三思。超敬。（民國五年六月二十日）（梁啓超著「盾鼻集」）

(八) 蔡鐔告別蜀中父老書

鐔履蜀士，凡七月矣。曩者馳驅戎馬，不獲與邦人諸友以禮相見，而又多所驚擾，於是我心有感感焉。顧邦人諸友曾不我責，而又深情篤摯，通悃款於交綏之後，動謳歌於受命之餘，人孰無情，厚我如斯，鐔知感矣，是以病未能興，猶與兒入蓉，冀得當以報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視事浹旬，百政棼如，環顧衙齋森肅，賓從案牘，藥爐茶鼎，雜然並陳，目眩神搖，甚矣其憊，繼此以往，不引疾則臥治耳。雖然，蜀患深矣！扶衰救敝，方將夙興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顧隱情惜已，苟偷食息，使百事贖壞於冥冥，則所謂報蜀之志，不其謬歟！去固負蜀，留且誤蜀，與其誤也率負。倘以邦人諸友之靈，若藥瞑眩，吾疾遂廖，則他日又將以報蜀者，補今日負蜀之過，亦安在其不可？鐔行矣！幸謝邦人，勉佐後賢，共濟艱難，鐔也一輩東航，日日俯視江水，共澄此心，雖謂鐔猶未去蜀可也。蔡鐔句。（「川康建設」第一卷第一期，民國三十二年一

月一日出版)

(九)唐繼堯批熊克武呈護國招討軍司令部組織成立文

呈悉，該司令雄才偉望，至深欽佩。此次奔走國事，一至川東，響應紛起，足見平日德威在人，故能頃刻之間，集合舊部，克奏膚功，悵望雲天，無任翹首。據稱已將護國招討軍司令部組織成立，殊堪欣慰，務望竭力經營，相機進取，川東全定，即可爲會師武漢之先聲。將來考績論功，允堪報最不禁企望深之。並盼與護國第一軍聯絡進行，庶得羣策羣力，俾川事早日底定至要，切切此批。(「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唐繼堯爲川省護國招討軍事覆熊克武函

錦帆仁兄英鑒：征途勞苦，正繫厘思，適接二月二十五號來函，欣慰無似。此次我軍入川，全賴執事仗義當前，以所集隊伍編爲游擊兩隊協助梯團，又得兄贊畫其間，節節制勝，捷音屢至，益覺欽馳。現劉梯團長仍將游擊兩隊，暨其他部伍，移交貴部統帶，已承允爲擔任，並組織爲護國招討軍名目，以規進取而固後方，計畫至爲周妥，名義尤極正大，卽希照辦。此間內外安謐如常，所盼義麾所指迅奏膚功，救濟元元，復我民國，斯則日夕所馨香頂祝者也。語短心長，不盡縷縷，專復，卽頌助祺，並希心鑒不備。(「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一)張子貞等通告各省軍民起義電

分送各省將軍，巡按使鎮守使，各師旅長，承德張家口綏遠都統均鑒：吾國肇建共和，於茲四載，民情大順，國度方新；乃袁氏帝制自爲，逆謀昭著，擁兵跋扈，盜國侮民；重以五國警告，大局岌危。而袁氏猶悍然不顧，積極進行，其以四萬萬人爲犧牲，全國土地爲代價，眞千古未有之神奸，曠世未遭之劫運也。全國人民同深怨憤，滇省父老尤爲痛心，於是異口同聲，誓拒僞命。昨日業由本省唐將軍任巡按使逕電袁氏，要其取消帝制懲辦元兇，限以二十四點鐘內答覆，並通電各省軍政長官，計蒙鑒察，子貞等全體軍人，協同一致。此舉實爲保存我中華莊嚴燦爛之民國，剷削千古未有之奇恥，純出於愛國熱忱，並無一毫權利意氣之見存乎其間，大義昭然，當爲天下人民所共諒。尙希奮袂而起，合力同心，掃除國賊重建共和，不勝翹企待命之至。雲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張子貞、劉祖武，旅長孫永安、趙鍾奇、劉雲峯。暨全體軍官同叩。（「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三) 四川護國軍劉存厚討逆之露布

袁氏不道，悖戾民彝，昔當鼎革之時，卽欲擁兵肆逞，同人本天下爲公，乃慨付以治權，冀其出精白不貳之忱，宏茲國脈。何圖掌國以來，言夫內政，則征斂如此，言夫外交，則敗辱如彼，任官吏輒引其所暱，選總統竟臨之以兵，甚至立法權攬爲己有，暗殺案實主其謀，妨功害能，殄民敗國。綜其暴戾，罄竹難宣。同人懼搖國本，猶復沉吟不發，冀補救於將來。乃彼獨夫天奪其魄，恣亂日厲，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揮黨徒而謀興帝制，蠅營狗苟，上下若狂。勸進之

電，出於宮闈，選舉之場。設於軍府，勢威利誘，無醜不陳，中外騰譏，羣情憤激，卒召強鄰之干涉，將陷民命於淪胥，凡有血氣之倫，莫不仰天興嘆。滇、黔首義，一檄遙傳，薄海同欽，景從恐後。存厚不敏，外審大勢，內問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擐甲出征，聯合滇黔，揮旗北討。誓擬成盟白馬，重整五色之旗，行看痛飲黃龍，一掃羣凶之餘。公等或爲望重當時之俊彥，或係首造民國之元勳，同領師干，身關治亂，豈於此日，遂負初心，寧以爵賞之羈，盡入奸雄之彀，忍令先人廬墓，化作坵墟，不惜祖國莊嚴，任其沉溺，是可忍也，予甚惑之。抑我羣豪，或猶有待，時乎不再，敢作先驅。嗚呼！揮戈討逆，事不同於闚牆，撥亂扶危，義實繫乎救國，倘袁氏能及時奔竄，還我共和，則本府當捲此旌旗，不爲己甚，皇天后土，實式憑之，我師出發，先爲露布，護國軍四川總司令劉存厚東。（「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三）川叟陳學成泣告世界血書

文匯報四川十五日通信云：附寄緜出陳學成（譯音）泣告書一通，讀者觀之，當於三月前袁軍入川後之種種野蠻，可見一二。四川歷史上之黑暗，蓋未有過於今日者也，以吾人所見，及吾人所聞，袁軍之野蠻，實令人震懼發怒，陳書所述，概屬實事，爲避袁世凱北軍之仇視，特假是名。此種惡蹟，第七師（張敬堯所統）之第二十五、六兩團，終無所逃罪，抑他團亦非並無罪過，特不如該兩團之甚耳。當明清之交，張獻忠蹂躪四川，川人至今猶不忘

其惡，張敬堯之名，其能逃後人之痛罵耶。而袁世凱竟派遣此種人物，以拒反抗帝制之滇黔護國軍，可不痛哉。至求其詳細，則外人居此者，率能佐證，余亦不必繁述，以致受外國代表之干涉，讀者第觀陳氏之書，卽不難自下斷論矣。案陳氏之鄉爲雙合場，在瀘州南十餘英里，納溪南六英里。

四川難人學成，謹和淚叩首，訴苦於邦人君子之前曰：學成四川某鄉之老人也，行年七十有餘，齒豁髮落，不復問人間事矣，何意上天不弔，衰運遞降於余躬，可不哀哉。近以政治改革，滇黔稱兵，北軍入蜀，戰事紛擾，兩月於茲，迴憶兩月中，吾儕小民所經歷之苦痛，亟欲一上陳，無如余心已碎，梗咽不能復言。敝鄉稱雙合場，地屬納溪，當北軍來駐之時，鄉民凡數百家，人口稠密。何意虎狼既至，劫掠一空，有將資財匿藏，不肯具告者，則被虐待殘殺，屍體暴露，徧於里閭，然此皆安分守法之民也。全鄉婦婢數百，無一能避姦污，哀號之聲，慘不忍聽，各街之上，每見老嫗覓女，見者莫不悲傷。迨北軍喪敗，移營而去，又舉闔村舍店，盡付一炬，僅餘瓦燼。吁！吾儕小民果何辜而竟身受此慘痛耶，中心憤懣，匪可言宣。伏念僕本一介書生，家居簡樸，弱子早喪，所存者，惟老妻寡媳與孫女而已。以貧困之故，聚室而居，互倚爲活，寡媳性極賢孝，衆咸愛之，十指所入，率供甘旨。及二月二十五日，有北兵十餘闖入，劫余媳以去，媳痛哭懇求，謂八載孀居，清白自守，且老親在堂，已若一去，倚靠無人，求衆兵超生。詎賊黨絕不置意，卒挾之以行，翌日傳報，則弱媳已死於山澗矣。及二十八日，該隊兵士又有來者，喝問

僕孫女何往，余震慄失次，未及置答，彼輩卽直入厨下，牽之而去。孫女僅十二齡，心膽俱落，一出外室，卽攬僕衣求救，然卒爲強力攫走，約半里外，猶聞救命之聲，僕心之痛，又何若耶。三月三夜，雨聲滴瀝，僕與老妻，孤坐陋室，愁悶無語，忽聞大聲叩門，有北兵五人，入舍避雨，終夜兀坐不去，強與拙荆同宿，拙荆跪求無效，僕揮淚而告，謂彼年逾大衍，不如別求少艾者爲之。中一惡問何故，且謂彼輩所望，不在誕育，拙荆雖老，夫復何傷，舉刺刀刺僕右股，老妻苦哭不從，該兵復以刺刀死之。吁！僕家僅四人，今唯有一衰老多愁之身耳，僕之痛又何若耶。卽在張獻忠之世，川民受害，當不如今日之深也。抑余家之受害其小者耳，他家之受害者尙大也，余鄉之受害其小者耳，他鄉之受害者尙大也。蓋僕固嘗聞瀘州、納溪、牛背石、藍田壩一帶，被虎狼之姦污者，爲禍更劇也。迨滇軍逼近，北軍引退，余傷漸愈，不知畢命何時，且茅舍已燬，乏地棲身，今僅得一坭牆，以爲盤坐之地，幸從鄰人處借得紙筆，略述遭遇，俾邦人君子，得聞其詳。倘有人以之獻諸新皇，請其禁止姦淫焚掠，吾儕小民，當祀上天，修福及其子孫，安享昇平，國祚萬世。或有人印送分佈，俾世界之上，知吾儕苦痛，其陰功固勝於築浮屠禮神佛萬萬也。僕老矣，命比螻蟻，行將就木，抱恨無已，故不得不言，然以將死之人，其言又豈復有作僞之思耶，尙望邦人君子，讀余書而哀憐之，且知西南部中，有望救甚急，與不可形容之慘痛，及受屈者之未得直也。倘因是而力謀善法，拯救吾儕，此則國家之幸，亦人民之幸矣。（「護國軍

「紀事」第四期)

二、貴州討袁史事

(一) 貴州革命黨人之討袁運動

討袁失敗，民黨見諡爲亂黨，向之以匪類不容於貴州者，今更以亂黨不容於中國。顧壓迫重，而一息尙存，終持反對之態度。譬之漆身吞炭，其志事彌可哀已。二年冬，唐繼堯以貴州都督名義，與法國國際財政團接洽實業借款金額五百萬元，年息六釐，抵押品契稅印花稅，締結合同十六條。由繼堯代表與法人句堆秘密簽字。其分配方法：繼堯獨列特等，貴州執政諸人列甲等，黔籍國會議員列乙等，平遠王肇民擔任疏通，朱啓鈴積極贊成，亦得以開濬白層河爲由，支給十五萬元。阮紹鑾主中央新聞筆政，首將合同全文披露。陳永錫等向政府質詢，周培藝等向國會請願，亦會袁世凱方謀集中財權，不欲各省擅借外債，乃電繼堯罷議。三年秋，劉顯世商准陸軍部，領運前貴州都督楊善誠存滬軍械，派親信劉文炳赴湘接護。先是袁政府左袒唐繼堯，密電江海關扣留善誠所購軍械，坐令北伐歸師，補充乏絕。今該項軍械輾轉復入于顯世，黨人櫻心之痛，如何能忍？乃議就湖南道上設法攔阻，凌霄慷慨請行，抵常德，聯絡湖湘豪傑，擇定辰州以上

刻期掩襲。機事不密，文炳以告常德駐軍，霄及同志四人咸被捕，卽夜槍決。五鼓，霄醒覺，頸部濡如，捫之粘膩，嗅之腥，恍然陡憶宵來事，自疑鬼，而明明人也，偃偻起立，徧觸同難者，皆已僵，痛絕後仆。頃之匍匐行，聞遠處有聲曰：「好漢子，好漢子！」十數武，來一鄉人，睹霄驚却。前聲者曰：「扶之趣行，不者，吾槍汝。」乃知聲者守者也。鄉人將霄匿德山洞中，拂拭血污，按日給食飲。時常德多狼，人皆以霄尸膏狼吻矣。旬餘霄去常如滬，以規後更生，日偕同志買醉，醉則頭岑岑，始詣醫，醫曰：「彈猶在頭蓋骨縫間，法宜剖，剖宜施麻醉劑。」霄曰：「毋爾」。危坐受剖，顏色揚揚如平常。觀者醫者僉曰：「凌君真非常人。」四年冬，袁世凱叛國稱帝，孫文召集大會于日本，謀分省負責，運動革命。張百麟、楊盡誠、席正銘、凌霄，偕東渡出席。百麟等以目標過大，進行諸感困難，協議共推安健。孫文任健爲貴州總司令，給款五千元。健偕方策蒞澳門，布畫從廣東著手，而蔡奎祥自謂雲南有把握，張百麟言于陳其美資其行。奎祥變姓名劉軼凡，偕簡書、杜若泉、楊美亭詣昆明，投止鐵局巷友人家，與所識軍官會見，倒袁運動，倏從各部隊中展開。滇軍砲兵團等皆接受訓令，需款急。奎祥使人如威寧原籍，變產濟用。又密告舊同志李錫三等，號召威寧水城民團，刻期響應。事垂成而被捕，臨鞫，奎祥侃侃自白。唐繼堯欲緩其死，任可澄挾宿怨，持之堅，且非梟首不足以戒後，繼堯從之，奎祥竟死，七年夏，蔡嶽在上海沒收劉顯世贓款十萬元，且移書數顯世不忠、不孝、不義、無識、無力諸

罪狀，責其弗能逆取順守，馴致禍國殃民。初嶽與顯世兄弟同業雷廷珍之門，以功名相期許，誼至篤也。時事遷移，黨派各有所接近，而私交仍自若。革命政府于顯世根本懷疑，因嶽一言，遂以信嶽者信顯世。洎顯世陰謀獲售，全局盡隳，民黨雖諒嶽無他，而嶽終愧對民黨，其居上海，蓋以商業自隱。護國之役，顯世咄咄書空，謂叛袁爲滅族之兆，私匯庫款若干，名逃亡預備費，屬嶽代爲保管。共和復活，顯世聲望轉隆，嶽條陳意見，請容納異己，申雪死者鍾昌祚等，皆不答，嶽不勝義憤，斷然拒絕存款之支付。其所持理由，以爲貴州光復，自治黨實有大功，不幸身敗名裂，公道漸泯以盡，擬將辛亥黑幕，據事直書，連同扣款，呈送中央政府，聽候處置。顯世揚言，將派代表控嶽于會審公廨，畏嶽實踐其言，不敢發。嶽亦投鼠忌器，齎志以歿。（黨史會藏周素園著「貴州民黨痛史原稿」，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廣州油印）

（二）護國軍黔湘方面之軍情

按護國軍初定出師計劃，以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第一梯團長趙鍾奇所部李植生、華封歌兩支隊，入黔會師略湘，挺進軍司令官黃毓成，率所部由黔直下辰沅，出沒武漢荆襄。嗣以川桂戰略之變換，華封歌一支隊，由參議殷承燾統率，改道松坎助護國第一軍右翼攻綦江；李植生一支隊，由梯團長趙鍾奇統率；協挺進軍改道西隆助第二軍攻百色；入黔先遣徐進混成縱隊，步礮

機兵亦分撥入黔軍東北兩路，而湘事遂委之王司令文華所部軍矣。

黔軍以規湘爲東路，文華卽東路司令，所部共四混成團，當黔中未正式宣布獨立之先，已集中鎮遠、銅仁一帶，準備作戰。一月二十五日晨，晃州敵軍前哨，來向我軍襲擊，我軍卽行反攻，敵退却歸晃，我軍仍回大魚塘防禦。二十六日，晃州大部敵軍，向沅州東却於便水大關，實施防禦工事，黔陽、麻陽前部敵軍，亦陸續向後方退却。二月二日，敵軍復以一混成團，由沅州直上，其前衛仍據晃州，我軍於三日黎明進攻，敵軍營長及其嚮導前鎮遠道尹林炳華據城抵抗，激戰三小時，擊斃敵軍三十餘人，奪獲槍支子彈甚衆，我軍遂進占晃州。敵軍退據距晃三十里之吳公關，恃險抗拒，我軍攻擊一晝夜，至四日下午，占領吳公關，擊斃敵軍官長數人，兵士八十餘人，獲戰利品多件。同時黎古支隊，吳團長傳聲亦在瀘平鑛山等處與敵軍接戰，擊斃敵軍兵士十四名，生擒數名，擊傷敵軍連長一名，兵士十餘名。敵軍殘部潰退，我軍乘勝追襲，勢如破竹。五日攻克黔陽，六日攻克洪江；敵軍死傷無算，約期會同本軍進攻沅州。十三日，本軍向沅州開始攻擊，黎古支隊由右夾出，兩面夾攻，自夜達旦，於十四日午前，占領沅州，敵軍燒燬多數房屋民船潰退；我軍吳團長傳聲亦以劇戰陣亡。十六日晨，我軍復進攻麻陽，敵軍千餘，死力抗拒，我軍節節進攻，酣戰十餘小時，敵復背城抵禦，戰至更深，始紛向鳳凰廳方面潰退。敵軍死傷凡百餘人，我軍奪獲機關槍一挺，鑼鍋帳工作器具無數，遂進占麻陽。又我軍游擊隊統帶王華裔，

亦聯絡湖南步兵統帶周則范，於十二日進攻靖縣敵軍兩營，抗戰一夜，天明時倉皇奔逃，我軍乘勢追擊，連占通道、綏寧諸城。敵退守三天堂要隘，復鏖戰一晝夜，棄械潰入武崗一帶。我軍所有軍隊，暫分兩路集中，補充整頓，從事休養。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亦於是時由黔蒞軍指揮。總計此役戰績，我軍連勝十一次，克復晃州、黔陽、洪江、沅州、麻陽、靖縣、通道、綏寧諸城，擊破敵軍三混成團，死傷者甚衆，下游諸省震動，我軍除吳團長傳聲陣亡外，連排長及士兵亦先後傷亡六十餘人，耗去子彈二十餘萬，戰事之劇烈，我軍之英勇，於此可見。

時則敵軍大隊悉集川境，聞我軍直下沅湘，意圖恢復，逐漸增援向湘西，欲包掃銅、麻爲川湘聯絡之計。又以餉械助鳳凰廳鎮守使田應詔，令將所部分布麻陽大興場一帶，掩護敵軍。寶慶方面，則招募退伍兵約二千餘，合前敗退北兵，牽制我右翼。我軍王司令以待攻非計，因令盛團寶營集中大興場，楊營駐麻陽，程營駐高村，截斷敵軍聯絡，並迫田部內潰。傅團胡營駐江口，一二營及三團洪營集中沅州攻敵，左翼韓團陳營出洪江攻叙浦，嚴營及湘軍爲援應，王小珊率所部攻武崗，牽制敵軍，並與我右翼聯絡，王並親率砲機赴銅，相機策應。三月初武崗敵軍進擾綏寧，我軍於九日分由高汰梅口反攻，血戰四晝夜，斃敵連長一名，士兵三十餘名。敵軍潰入武崗城死守，隨復分四路來攻，武崗一路仍襲綏寧，熏浦一路襲我洪江，游擊支隊長周則范所部與戰失利；三十一日，沅州一路，敵軍第三混成旅，及張作霖所部馬賊數百，在沅城與我軍鏖戰三晝

夜，敵軍傷亡甚衆，顧仍頑強抵抗，我軍以兵力單薄，子彈缺乏，遂暫退出沅城；麻陽一路，敵軍約四千，我軍趁其尙未開動之先，急令三團及一團第二營二團第二營，於四月二日進駐麻陽附近，以資牽制，一面令四團及二團第一營敢死隊數百名，反攻沅州，並令獨立營進攻黔陽。沅州方面反攻至望城坡，劇戰四晝夜不下，我軍猛用白刃與敵軍搏，擊斃敵軍四百餘人，奪獲敵軍槍十餘支，旋因子彈缺乏，於六號退守斐家店一帶。麻陽方面，敵軍約三混成團，分布要隘，我軍於二月次雞關攻小圻留河兩岸，至鵝黎扣涼風扣等處，進攻戰線長約三十餘里，奪獲陣地十餘，酣戰時我軍陡用白刃衝殺，斃敵軍五百餘名，傷者尤夥。七日夜半，奉護國第一軍蔡總司令電令停戰，遂扼守原陣地。黔陽方面，敵軍約一混成團，其與我獨立營接近者，凡二百餘名，自四日戰起，至六日戰止，我軍攻至江西街，斃敵軍數十名。適沅麻均已停戰，遂仍回守甕洞一帶。是役也，敵軍多我兩倍有過，我軍快槍只二千餘枝，子彈平均每人只二百餘發，鏖戰六七晝夜之久，而攻擊精神異常猛勇，自團長以下官長，均日上火線指揮，再接再厲，不少畏却，因兩地皆用白兵接戰，我軍傷亡亦三百餘人，至夫敵軍死傷之數，則視此已三倍之矣。

停戰期中，滇軍府所委湖南招撫使程潛、陳強亦由黔至湘，與王司令接洽，同商湘事，抵靖州後收容各路民軍，改編爲若干支隊，程任總司令，以資統率。又零陵鎮守使望雲亭軍隊，多爲程舊部，程預遣人聯絡，望鎮守使遂於四月二十六日宣布獨立，至是程復率兵進駐武崗寶慶，切

實進行，湘南一帶遂歸我軍掌握。東路司令王文華，時亦派人聯絡鳳凰廳鎮守使田應詔部下，田鎮守使亦於五月十三日宣布獨立。敵軍第二路司令周文炳所部，悉撤退辰溪附近，而范國璋又率第二師第四旅前進，我軍電由蔡總司令嚴電詰問，飭速撤退，王司令並與田鎮守使多方勸導，迫周文炳及范國璋所部四混成旅，始全數向蔡州以下撤退，湘西一帶復爲我軍截定。其衡寶兩路敵軍，因桂軍進取，及湯鄉銘獨立，亦陸續退出，湘境至是遂完全爲護國軍勢力範圍，而我軍規湘計劃，至是亦遂告厥成功，成建瓴之勢云。（墨江庾恩暘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民國六年雲南圖書館發行）

（三） 有關貴州討袁之文件

（一）張百麟致陳其美報告策動黔省革命情形函

英士先生大鑒：別滬後將兩月矣，安、蔡、簡諸君，先後赴滇赴港，及黔事種種，曾由余鑑光、袁小石兩處通函轉達，諒已早邀臺覽。茲將應告應商事件列如左：

（一）黔北路陸軍防軍，原恃陸軍爲中堅。辛亥隨弟起義之士卒，多雜入其中，本有可爲，且有法校（民黨專辦之校，生徒二千餘人，唐、劉於前歲解散。）學生數人從中主持，人心依然團結同心。張澤鈞本年署合川知事（張與弟同辦黔黨務十年，其志行始終表裏如一，去歲在吳淞分

手)即招弟舊部團長葉占標(在前清充營長，辛亥隨弟倡義升團長，充援川支隊司令)，管帶守備隊(次第加至四百餘人)，一面整理團練，合計有槍二千餘支。張君與川友密商，擔負首攻重慶之任務，且派員入遵義通知弟舊部士卒，原擬攻破重慶即拔隊由遵義入黔。不意聲勢漸大，敵黨偵悉，先將駐合步隊另調他處，次捕葉占標，遂派騎兵押解張君到重慶，生死未卜。黎君緒元(黔防軍統領)前由弟商諸川友陸錫卿，給旅費上行布署，大有、端緒近亦被拘。張、黎、葉君既遭失敗，其平日布署種種，急需要員前往繼續主持。

(二)黔東路(鎮遠)防軍本有可恃之友，前曾與安君面述，祇能響應，不能發難，不必派人前往。

(三)黔南路(銅仁、思南)前託席丹書君主持，近日因有人暗報席君住處，現仍暫匿秀山布署一切，銅仁、思南、古州有二知事、一連長、一書記長主持於內，擬派委員前往爲丹書介紹。

(四)黔省西北路之間，本有數處可靠，一營長駐鎮寧，祇能響應；威寧、水城、黔西土司亦祇能響應；一營長駐威寧、水城可以爲蔡君滇邊活動之聲援；一營長原駐黔西大定，(本前防營管帶，以善戰名，弟在黔供差時，遇事維持頗得其心。辛亥隨弟起義升防軍統領。唐、劉亂黔，渠部下一隊附亂，故劉氏不甚忌刻，僅改爲營帶。本年五月渠滙洋百元寄我，曾捏名親筆函詢，此函被拆，撤差查辦，渠乃走匿根據地準備一切。)因滙款濟我致撤差查辦，現匿於根據地新

場，會展轉寄函到滬，擬東下面商一切。因時機已迫，特阻其東下，原約派要友面述種種。

(四)黔省垣原有學生(法政學生)及舊部軍人二十餘人，暗組秘密團體，唐賊督黔，倡義二次，(何吉琴等)死重要分子五人。去歲冬間謀在省起義，(劉漢清等)事敗死六人(槍死兵士二百餘人，解散兩營)。此等死黨本至死不變之士，但他省未動，恐輕舉終歸失敗。擬派要員回黔，促令從速準備，以爲川滇聲援。

(六)黔省西路夙爲民黨根據地(安順、興義)，現爲劉氏根據地，苟無外援，團練畏其暴力，必不敢動。苟有外援，即能爲劉氏肘腋之患。已有要人主持，不必派員前往。

以上六項即數月來規劃之大略，憑一紙空文，盡我心力而已。弟於黔事毫無權位目的，但爲西南大局計，爲義憤公仇計，一息尙存，即不能放棄責任。惟前此回滬，本以爲常德事成，即可乘輪上馳，率衆入黔，僅携旅費百元，諒在鑒中。兩月以來，擬派要員回黔，催促動機，而一錢莫名，一嘆而罷，然以曾握黔符之故，薄有信用，一人冷熱，局部之進退繫之。兼以川、滇諸友，因唇齒相關，責望尤切，更不能不急謀進行，期以爲鄰省聲援，而慰黔中同志之望。現在事機迫切，祇有用急則治標之策，派要員往各處促成動機，做幾分算幾分，牽制黔賊，使不寇川滇，俾以滇揭曉後，稍得休養，再以兵力爲黔革軍聲援，內外相應，黔事本可傳檄可定。(若粵東早下尤好)茲擬派人上馳，開列如左：

(一)凌霄在病院傷已漸好，擬派任重慶繼續張澤鈞、葉占標、黎緒元專任黔省北路軍事。渠已允許，望助款貳百元（旅費本不須貳百元，但到黔邊後派人繼續通信招集心腹數人，供臨時使用，非百數十元不可）。

(二)朱沛林往湘邊，散放會黨臨時舉事之票，以爲鎮遠、銅仁之外援，請助款百五十元。

(三)李海觀親往貴陽、黔西大定面述種切，請助款貳百元（本擬請助百五十元，但吾輩既無運動費可言，弟擬以五十元，購零物交李君，以弟名義暗送各關係，以聯感情，而慰遠懷，故共需貳百元。）

(四)余正南往廣西邊境，催黔邊亡命諸友，嘯集徒衆以擾劉氏根據地，請助款百五十元。

(五)上海設黔事交通機關，擬以繕寫版印刷文件，隨時郵寄，以爲鼓吹之具。派專員二人接洽，黔省特派遠來之友任一切交際事務，請暫助款貳百元。（各省辦事經費均不大困難，黔民黨失敗在先，抄洗最酷，至今日不僅辦事無款，留滬五六健全份子，幾有衣食不濟之苦，以一一有辦事機關請助款貳百元不過聊勝於無而已，可嘆。）

(六)席正銘請助款貳百元，以爲派人往來各處之費。席處前由弟請得貳百元，朱君亮東、汪君泰階深恐弟不相信，伊等共議親送此款赴川，只得交朱手面取收據存袁小石處。不意事隔數月，席未得款，伊妻亡命到滬，數次催由汪寄百元（滬洋百廿元）與席妻轉滙，（因凌霄傷

重，席妻又暫分滬洋卅元接濟）僅得九十元寄去，可嘆。餘日洋百元則朱、汪負責，不知作何報銷。若承助款，仍交弟手送席妻轉滙爲要。

以上六項皆目前必需之款，合計不過千一百，事之成敗若何不敢知，但既發動令，一旦川滇正式揭曉，直接間接必能爲西南革軍之聲援，弟所敢必者也。共事數年，素不輕言負責及代人求助，意存見好種種迂掘之性，諒在鑒中。言行如一，實事求是之語，尤平日所持以自勵者，執事知我最深，當不俟瑣言，務望設法維持，俾黔中同志與川滇諸友爲一致之活動，關係西南大局非淺鮮也。匆匆手此，卽祝幸福，並望轉達中山先生，小弟麟言。

本擬親赴日本面商一切，或派要員面述各件，恐來往耗費金錢，且延時日，特專函奉商，望賜示交鑑光轉寄，助款早到，是所盼禱。再者凌霄君受傷來滬，卽入醫院，渠已專函報告一切。弟與安君共送卅元，蔡、簡二君及黃烈誠女士送廿五元，川友曹漱石、陸錫卿送十元，借廿五元，席正銘夫人撥卅元，先後共籌付百二十元，故來專函求助。凌君赤身到滬，製帳被衣物去五十餘元，付醫院六十元，合計需百元方能出院清賬。故前函代請百元，茲聞執事，由李元著、劉靜山交來卅元，尙需七十元方能了結醫院各項，望先惠此款，俾凌早出院，弟不受逼則感甚。（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二)張百麟上總理報告奪取軍械事函

中山先生鈞鑒：廿五別後，廿六登輪，於九月初二抵滬，安健因龍俠夫患病，亦在此間守候龍君病癒即走。前此經營械事，先派凌霄前往，續託朱沛林同辦，曾先後面述一切，諒已洞悉。朱沛林（同盟會員，現亦承認填寫誓約者）現已到滬，詳述布置情形如左：

(一)運械軍官劉桂初乃劉顯世親信人，曾請調北軍護械。

(二)同行運械軍官姚傑臣，乃辛亥同時起義派出援川之營長，其部下多從前黔軍朱沛林、凌霄日與往還，舊日感情當在，可以放膽着手。

(三)朱沛林本為催款來滬，甫報告一切。而時事新報已揭曉其事，茲特寄呈。（見附錄）

(四)朱沛林謂其事尚有現款八萬元在內，既已揭曉，此路即不須金錢。

(五)朱沛林今日起程往湘，與凌霄主持此路軍事，容後續詳。麟言。（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附錄：

「官中運有大批軍械款項，由湘入黔，路經桃源，為該縣巨匪悉數劫去。聞當時有步兵十團張團長，帶兵護送，匪來時張伏不敢動，任其飽掠而去。」（民國三年九月一日上海「時事新報」）

(三)黔都督劉顯世布告各縣屬文

邇以袁氏背叛國家，竊竊神器，逞其凶愆，舉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憤其僭竊，痛其兇殘，以

大義相責重任相託。本都督顧念國家，關懷桑梓，不忍四方豪俊，無限頭顱心血鑄造之民邦，淪於奸人之手。重以逆軍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國破家，迫於眉睫，爰於一月二十七日，俯順輿情，宣布獨立，所有各種文告，業經印發在案。猶恐各該縣屬，於此中利害未及周知，用再剴切布告，免滋疑誤。北軍之兇，人所共怵，本都督何嘗不深計及此。當滇省宣布袁氏罪狀，喚起國民救亡之初，本都督本於個人之良心，應即立舉義師共討叛賊，徒以戰端一啓，黔當其衝，倉卒舉兵頗難運轉。且意袁氏向非至愚，一經忠告或能悔禍，故不惜雙方調處委曲求全。何圖凶心不死逆焰愈張，外強中乾，虛聲恫喝，日前勸阻滇軍北軍均不入黔之說，喧傳各界，北軍以準備未周不敢輕入，亦姑以駐紮湘邊查看情形等語，敷衍吾黔。無識者遂謂，滇軍不動，北軍亦可不來。豈知曹錕率師東下，着着進行，希圖一逞。曹兵殘暴，邦人所知，贛甯之役，淫擄燒殺無所不至，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虛攻我，以達其分道進兵之計劃。即令我以善意，開門揖入，彼豈肯長驅直搗，進薄滇邊，不疑我掎其後耶，則蟠踞我城垣，迫散我軍隊，擄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寧復顧惜。無論如何，斷未有逆軍入境，而不糜爛地方，亦決無聽其來黔蹂躪境土之理，惟查逆軍近狀多所遲回，此不第直壯曲老之勢，可以預決，即就其衆叛親離情狀言之，亦決無可畏。袁氏縱其二三鷹犬，偽造民意，帝制自爲，中外同羞，天人共憤。沿江各省相約枕戈，或以時機未熟，虛與委蛇，或與逆師雜居尙虞投鼠，雲集響應指顧間事。袁氏亦自知罪惡通

天，爲衆所棄，杯弓蛇影，處處籌防。不惟西北要塞，東南重鎮，決不能抽提一軍以作曹兵之後盾，並從而分調畿輔重兵，麇集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從，情見勢絀亡無日矣。且曹兵之駐岳州者，不過一師耳，果使全數開撥湘省，變端立見，其用以逼黔者號稱一師一旅，無非虛張聲勢震駭庸愚。近據探報，來兵不滿一旅，舟行逆水，遷延時日，其沿岸陸行者，以久居平原之故，不慣跋涉扶杖乘輿，其情甚苦。天寒凍合，嶺複山重，懸軍深入，首尾相失，欲與我踰越險阻輕捷如猿之兵相鬪決，庸有幸乎。夫主客勢殊，勞逸所判，危峯壁立，一夫當關，雖有多兵，限於地勢不能橫行。山國雖有巨炮，阨於道途無法運逼黔邊。矧我三軍勇氣百倍，擐甲執戈，以阨天險，堅壁清野，以老敵師，後方空虛，羣情解體，土崩瓦解，可立而待。最近曹錕被炸之耗，飛電傳來，雖幸免斃命，奸魄已奪，畏縮不前，駐兗北軍復紛紛敗去，內情可想矣。要之順逆既分，勝負可決，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備兵戎，以待聯合各省義師共誅獨夫，鞏固民國以圖生存於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應率屬共負完全保護之責，各色人等務望各安本業，勿得稍事紛擾，自召虛驚，爲此通令，仰各該官長等，立即出示，曉諭人民一體知照。（民國五年）

黨史會藏剪報）

（四）戴戡出征時之通告

滇唐都督、並請轉各廳長、各師長、旅長、及各軍同志、各界各報館鑒：戡至滇同謀舉義後

忽忽赴黔，行抵兩頭河，即聞龍建章藉故潛逃，至郎岱縣，迭奉劉都督尋緝，當即兼程趕至。黔中同志籌備已久，即於念六號宣佈獨立，是日正午，各界在省議會開會歡迎，當將袁逆叛國罪狀，滇省首義情形，詳爲演說，各界於逆則痛心疾首，於滇舉義則鼓掌如雷。旋得黔各團長及軍官來電，既佩滇中義舉，又推戴任軍職，足見人心所同，羣情一致，不勝感幸。念七號，復奉劉都督、蔡軍總司令委充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自維謏陋，曷敢膺此重責，但天職所在，惟有勉任其難。即一面商承劉督，將黔出征軍一律改編爲護國第一軍右翼，使滇黔愈爲融洽，一面組織總司令部，使事權不至紛岐。現各事均已就緒，準於三號出發，業經通電各省，區區愚忱，惟期與諸公剷除帝制，還我共和，否則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此心此志，皇天后土，實共鑒之。惟戡此行，於大局不無關係，尙祈時賜教言爲荷。至本部除照通常組織外，並約有劉希陶、張雪廬、陳智石諸君，襄贊一切，亦將陸續啓行，知注並聞。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戴戡叩，冬。

(五) 唐繼堯慰勉貴州前敵各軍官電

昆州王司令，並轉各營排長，銅仁專送盧團長，並轉各營連排長均覽。袍澤三年，睽違兩地，追維舊雨，彌用拳拳，迭接諸君來書，具感相念之厚，以公冗未及裁答，然思憶至深遠也。舉義以來，滇黔一氣，中外同欽，諸君身履行間，迭獲優勝，忠勇奮勵，金石爲摧，矧茲逆醜，何難殄滅。現我出川之師，既佔叙州，進攻瀘、渝，川南一帶相率響應，成都動搖，人心已去，

蜀省全局不日可定。昨據確報新疆已宣布獨立，廣東惠、潮、清遠先後舉義，北方則蒙軍長驅南下，已逼幽燕。袁逆孤立之勢，斷難持久，惟盼諸君努力進行，將與諸同志會師武漢，直搗幽燕，恢復共和，還我民國。諸君不朽盛名，與國無極，堯亦隨諸君後，得親太平，斯則私衷之企幸者也。別久思深，聊抒積悃，以當面談。（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上冊，民國六年六月雲南圖書館發行）

三、廣西討袁史事

(一) 廣西革命鈞沉記

蔡勁伯

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一年秋），本黨總理召各省加盟同志集會於日本東京，時有廣西同志劉古香、馬君武、王冠三諸子與焉，繼奉命協同黃克強回桂活動，黃克強擔任鎮南關、龍州一帶軍事任務，劉古香擔任柳州、慶遠各縣工作，趙聲、蔡松坡、馬君武等負湘南、桂林方面責。黃克強自鎮南關失敗回粵，桂林在惡勢力控制之下，慶遠工作益形緊張，演成廣西空前一頁革命歷史。本篇寫作之動機有三：

1 鄒魯同志所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一書，對於廣西革命歷史概略而不詳，亦不符事實。甚至歷

史教科書亦多錯誤，不勝浩歎。爲使本黨革命歷史趨於正確起見，爰爲之紀述。

2. 本黨諸先烈同志，爲主義而犧牲奮鬥，其可歌可泣之革命史蹟，不獨發潛德之幽光，爲吾人應有之職責，而垂後世之楷模，在工作上亦不容或懈，懷念當年故舊，先後凋零，本人苟不欣然記述，將有陳跡泯滅，此所謂欲無言而不能已於言也。

除上述兩項動機外，尤有所應注意者：1 本黨三十餘年前歷史，純係本人記憶紀述，並無任何種文字參考，在時間方面或不甚記憶清楚（如運動觀音山砲兵日期），但亦無關宏旨。2 同盟會時期，係本黨秘密活動時期，在廣西方面，同人等係在柳慶發難，對於桂林、柳州、梧州除直接參加外，其他各縣尙少聯絡，應不詳述。且廣西總機關設在柳州，革命經過史實亦極偉大，爲使系統明確免除喧賓奪主起見，應注重於柳州，而桂林、龍州、梧州各地皆從略，閱者諒之。

（一）同盟會時期

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劉古春奉命回桂活動，三十四年再奉總理命在桂主盟，吸收各方面優秀份子，並分頭發難，時加盟者有蔡勁伯、柯鸞臣、柯禹臣、胡代民、張子翔、李德山、李子廷、宋荆洲、易和尙、譚昌、楊秀芝、楊子安、楊友蘭、胡柳琴、羅藩、李伯純、王淑賓、楊文佩、周毅夫、周紹文、石龍飛、徐鐵、劉震寰等二十三人，皆係軍政學各界優秀份子。旋成立礮礮廠於柳州，秘密製造炸彈，運輸軍械，並開設華熙客棧於柳州四馬頭，秘密招待各方同志。未幾事

洩，硝磺廠被查封，各同志星散，劉古香、李德山、李子廷逃赴廣州活動，蔡勁伯逃回慶遠中學，吸收青年學生，並運動防軍起事。

(二) 黃花岡之役

黃克強由香港率各同志先後到廣州，劉古香負軍需責，繼因事機不密，又因軍需不繼，各同志熱血沸騰，倉卒起事，結果失敗。李德山被防軍包圍，獨據司後街米店，利用米包掩護，作戰凡三十餘小時，身受數創，被擒殉難。李子廷幸以身免，各同志死焉。

(四) 桂林動態

蔡鏐以舉辦陸軍小學，幹部學校，速成陸軍爲名，秘密吸收革命份子，訓練革命幹部。因事機不密，棄兵赴雲南練兵，而革命份子已遍佈桂林各學校。趙聲同志在桂林創辦南江風報，吸收新軍加盟，並從事文化交通運動。但廣西巡撫暨各級官廳戒備嚴密，無法活動，多數同志皆集中於柳州附近一帶。

(四) 柳州總機關設立與和議告成

廣州三·二九革命失敗，廣西同盟會同志多集中於柳州，秣馬厲兵，積極活動，與港粵武漢各地往來電信不絕。辛亥八月十九日（舊曆）武昌起義，各同志同日得密電，召集緊急會議於柳河水師營，水師營係胡代民、張子翔兩同志主持。決議由水師營於八月二十一日黎明進攻柳州鎮

台衙門，由水師營掩護各同志各學生肉搏前進，柳江鎮台兼熙字營統領陳宗堂措手不及，獻印投降，各機關同時反正。於是廣西同盟同志成立總機關於柳州，奉武漢軍政府命，改元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總理回國，南京政府成立後，乃改爲民國元年。是時廣西之桂林、梧州、南甯、龍州、慶遠各地仍爲清軍把持，廣東仍爲清政府官吏張鳴岐等勢力支配，各同志不計艱難險阻，熱烈苦幹，與武漢同志遙相呼應，此誠本黨同志在革命戰線上之一頁驚人歷史，當時工作中心有下列幾項：

- 1 派代表赴桂林、南甯、梧州、龍州、慶遠……各地聯絡響應。
- 2 收編綠林（如收編沈鴻英、宋五、大頸四部）。
- 3 吸收防軍將領（如陸榮廷、陳炳焜等）。
- 4 電請劉古香回桂林主持。
- 5 推舉王冠三同志在柳州馬廠編練新軍，並組織學生軍。
- 6 編隊出師北伐。
- 7 肅清專制餘孽。
- 8 整理地方財政，廢除苛捐雜稅。

辛亥八月二十二日，蔡勁伯奉派赴宜山，向榮字營督帶莫榮新說降。旋任莫榮新爲慶遠府

長，任陳宗堂爲柳州府長。所有部隊由柳州總機關直接指揮，因條件簡單，桂林、南甯、慶遠、梧州、龍州先後反正。蔡勁伯趕回柳州協助王冠三編練新軍，編隊出師北伐。閱月餘，廣州仍未反正，柳州革命軍擬先下廣州，一面向湖南武漢方面取得聯絡，與師北指，先由桂林王芝祥率大隊爲前頭部隊，直下南京。是時也，武漢成立軍政府，柳州總機關奉令改爲軍政分府，劉古香回柳主持軍政分府事宜，廣西革命大業至是已具雛形，廣東亦相繼反正，唯一目標，祇是北伐而已。

南北和議成立，總理讓位與袁世凱於其前，各同志以功成身退相號召於其後，廣西除留王冠三同志在柳州編練新軍外，其餘皆退職歸田，或回鄉講學。陸榮廷、陳炳焜、莫榮新、沈鴻英一班投機分子，乃得以假借兵權，乘機發展，吾人以一腔熱血爲軍閥造機會，言之實所痛心。

(五) 柳州第二次革命之失敗及其經過情形

迨至民國二年三月，袁世凱戕殺宋教仁，同人等憤不可遏，迭謀起義不果。卒於二年八月十四日各省同志二次獨立失敗後，劉古香同志集議宣佈二次獨立於柳州，推舉劉震寰爲廣西討袁前敵軍總指揮，周毅夫爲討袁軍第一軍長，劉古香、沈鴻英、王冠三留守柳州，蔡勁伯爲討袁軍第一軍參謀長。是時也，陸榮廷據南甯，陳宗堂據慶遠，陳炳焜據桂林，皆甘爲袁賊走狗。蔡勁伯認爲柳州陷於被包圍形勢，非先克服南甯，聯絡桂林同志響應，不足以支持危局，建議星夜進攻

南甯，打通龍州路線，徐圖進取。於是調宋五、大頸四，及劉震寰基本部隊出發。行抵離柳州八十里之四方塘，沈鴻英在城內叛變附逆，槍殺王冠三，燬馬廠新軍械。劉震寰令調本軍回城靖亂，蔡勁伯認爲沈鴻英既已叛變，縱使克服柳州，本軍亦無異甕中之鼈，不如迅取南甯，桂林必然響應，柳州不攻自破。周毅夫不納，堅持回軍。迨抵鷄籠村，而谷埠、鵝屬、鯉魚岩各據點，已爲敵人佔領，我軍血戰三晝夜未能克。慶遠陳中堂、南甯陸榮廷、桂林陳炳焜果增兵向我軍圍攻，我軍死亡殆盡，糧彈俱罄，卒被擊潰。周毅夫、蔡勁伯乃逃赴香港廣州參加中華革命黨工作，此爲廣西同志討袁孤力無援之一頁痛史。

(六) 討龍經過

廣西同志自討袁失敗後，被陸榮廷、陳炳焜、莫榮新、沈鴻英各叛逆殘殺殆盡，逃赴香港者，有周毅夫、劉震寰、鄧鼎封、劉梅卿、宋荊州、蔡勁伯、黎工伙、柯禹臣、柯鸞臣、易和尚、譚昌、楊子安、李伯純、王淑賓、石龍飛諸人，在香港組織中華革命黨，設立機關於香港油麻地共和煙店、灣子啓祥茶煙店、廣州蓮花井第七號，從事討龍工作，及吸收同志加盟，是時經費極爲困難，各同志皆係毀家紓難者，生活尤爲刻苦。在工作方面，如運動城防軍隊響應，運動觀音山砲兵響應，運動統制行台衙門（卽今之中央公園）砲兵營長襲擊觀音山，私運槍彈炸藥，謀炸龍軍首要種種，皆由蔡勁伯負責進行。袁逆稱帝以前，龍逆未得一夕安枕，雲南起義而後，龍逆

俯首投降，未始非同人等精神力暈奪其魄力也。其間有一事足資紀念者，厥爲運動觀音山砲兵之役時，在民國四年五月間（日期已忘記）。各同志認爲觀音山防禦工事極堅固，非砲擊不足以制敵死命，砲擊觀音山既已難能，雙方砲擊，又恐妨礙廣州市民。結果，由蔡勁伯擔任運動駐防統制行台之濟軍第一混成旅砲兵營襲擊觀音山，王淑賓、李伯純擔任運動觀音山砲兵卸除機件，以免砲彈射擊妨礙居民。相約以電燈熄砲聲起發爲號，攻城部隊同時發動，目標係佔領觀音山捉拿龍濟光，組織討袁政府，提出粵人治粵口號，爭取市民同情，已成熟矣。某日（忘記日期）觀音山砲兵來領津貼費（蓮花井第七號），各發給二十元，事成從優給獎升敘。不料各砲兵回營被捕，嚴訊事洩，砲兵二十名皆罹於難，王淑賓同志被鐵棍擊死，蔡勁伯因赴佛山運動段爾源部隊未被拿獲，旋去肇慶都司令部，與周毅夫組編討袁部隊。至今緬懷先烈，無任感慨系之，本黨同人，應毋忘此役。

附廣西革命死難同志簡略表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死難日期	死事原因
柯鸞臣	三〇	廣西柳州	學界	民三年	被陸榮廷暗殺
柯禹臣	三四	廣西柳州	學界	民五年	被龍濟光慘殺
胡代民	二八	四川	軍界	民元年	被沈鴻英謀殺

張子翔	三二	貴州	軍界	民三年	被龍濟光謀殺
李德山	二五	廣西羅城	團務	三二九之役	被張鳴岐擒殺
李子廷	二六	廣西柳州	軍界	民元年	被莫榮新慘殺
宋荆州	三二	廣西柳州	學界	民五年	憤激吐血身故
楊秀芝	三五	廣西柳州	團務	民四年	被陸榮廷誘殺
楊友蘭	三五	廣西柳州	教育	民四年	被陳炳焜誘殺
王淑賓	二二	貴州荔坡	軍學	民四年	被龍濟光慘殺
周毅夫	三四	廣西恭城	軍界	民九年	被劉震寰謀殺
周紹文	二九	廣西宜山	政界	民三年	被陸榮廷謀殺
劉古香	二六	廣西柳州	軍政	民三年	被陸榮廷殺害
楊子安	四二	廣西柳州	政界	民十二年	被偽自治軍殺害

(二) 廣西討袁憶述

〔前鋒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錢 權

甲、失敗

中華民國二年夏，袁世凱背叛民國，蓄謀帝制，解散國會，暗殺本黨宋教仁，因是皖、贛、湘、粵相繼獨立，通電討伐，黃興首先進據南京宣佈獨立，推岑春萱爲討袁大元帥，聲罪致討，命令廣西新軍混成旅駐守南京，改編第八師，廣西健兒爲前鋒，出師北伐，師次徐州，與袁軍激戰月餘，我軍因彈盡無援遂告敗退。當時袁世凱以兩粵爲民黨策源地，最視爲心腹之患，乃一面運動陸榮廷鎮壓廣西，一面嗾使龍濟光由廣西揮兵入廣東。而廣東都督陳炯明，遂在江西肇慶屬之都城一帶佈防，欲得志土要而擊之，顧無可使者，而廣西同志柯漢資、陳子英、劉岫、周榜、楊愿公等五人慨然任之，遂赴都城秘密佈置，並遣使赴梧州，坐探龍濟光行動。不料駐肇慶統領李耀漢勾通龍濟光，得報，立即派兵一營到都城將柯漢資、陳子英兩同志逮捕，解交龍濟光，殺之。而劉岫、楊愿公、周榜三同志逃脫，幸免于害。廣西都督陸榮廷既受運動，擁護袁氏，周毅夫、覃超兩同志由粵回桂，趕赴柳州，協助劉古香、王冠三、劉震寰等，于八月二日在柳州通電宣佈獨立，響應廣東。推劉震寰爲討袁軍總司令，出兵討袁，與陸部激戰于柳州對河之鷺山、馬鞍山一帶，因部將沈鴻英受陸運動叛變，遂敗焉。是役劉古香被捕，陸榮廷到柳州時，于九月十四日在粵東會館前從容就義。未幾陸離柳州，乃嗾使陳炳焜來柳州，復將王冠三、楊瑞池、劉月卿、楊秀芝等逮捕，殺之，噫，慘矣！而劉震寰、周毅夫、何大愚、宋新洲、劉楊廷、王幹廷等六人逃脫，亡命香港，旋被通緝。錢權在梧州三角嘴聞訊，先逃往平南大安墟，由鬱林、北海出香

港，得免于難，旋被通緝。至民國三年，劉震寰、周毅夫在香港謀粵益急，密派同志吳挺生、呂侯濱、龍禹門等潛入廣州，運動龍濟光部下叛變，並暗刺龍濟光，得手後，先取廣東爲根據。詎事機不密，被龍濟光偵知，派兵圍捕，而吳挺生、呂侯濱同時被逮，在觀音山麓遇害，龍禹門逃回桂林，亦被逮殉難，此民國成立後廣西革命之失敗也。

乙、成功

中華民國四年，袁世凱公然帝制自爲，反叛民國，組織籌安會勸進稱帝。而李根源、林虎在南洋奉命回香港，統籌南方倒袁任務，派錢權在香港灣仔大馬路二百二十二號開設勝蘭茶莊，爲倒袁交通機關，並招待各省同志往來，策劃倒袁工作，而周毅夫、劉揚廷、梁史、林秋凡、李宗仁、伍廷颺、何武、鍾祖培、黃勉、呂滄隱、劉克初、李大野、黃鶴齡諸君與焉。周毅夫運動龍部旅長鄭開文，正在佈置發動間，而洪憲實現，民國中斷。雲南都督唐繼堯宣佈獨立，通電討伐，廣西都督陸榮廷早受岑春萱運動，即在廣西響應，統率大軍入湘，直搗長、岳，另遣譚浩明，莫榮新兩部，由西江直下肇慶，進佔三水、西南一帶。彼時岑春萱亦由南洋回抵香港，轉輪赴肇慶，就任兩廣護國軍都司令，召集舊部蘇世安、黃任寰、周毅夫、黃勉、李可棟、伍廷颺、何武、李宗仁、鍾祖培等數十人，分任軍官，編練新軍，候令出伐。錢權爲軍官招待所所長，羅致軍官，不下數百人，以備各軍調用。彼時龍濟光盤據廣州，猶擁袁氏，岑春萱乃下令林虎統率所部

出發粵北，協助李烈鈞所部滇軍，進攻石井兵工廠。又令譚浩、莫榮新兩部由三水、西南進取佛山，彼時佛山駐軍爲段爾源旅，早受運動，我軍到達，全部倒戈，佛山遂不廢一彈而完全收復。直趨石塘，圍攻廣州，龍濟光敗退瓊崖，廣州遂告收復。斯時袁世凱亦自斃，由黎元洪繼任總統，民國于以恢復，此廣西推倒洪憲，恢復民國，三次革命之成功也。（「黨義研究」第三十四期，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三） 李烈鈞率護國軍入桂

護國第一軍之出發也，輿論以滇兵滇餉滇械界之蔡公，爲滇人只知救國，不知畛域之證。而不第此也，第二軍組織既成，唐公仍畀之李公烈鈞，委爲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唐公之言曰：李君吾同學也，長於兵又籍江西，必能道粵入贛，北伐奏功，比他人爲尤易，吾滇諸將才，則留爲第三軍以後之各軍長可也。李總司令素志討逆，遂率師道蒙自出開廣，爲由粵入贛之計，時民國五年二月二十日也。當護國第二軍出發之時，廣東將軍龍濟光，促其兄覲光，承袁氏僞命爲雲南查辦使，督兵假道桂境，進屯百色，窺我邊鄙。李總司令乃商唐公，立戰計，以所部張、方兩梯團趕速集中富州廣南附近，派兵扼守剝隘天井關一帶要隘，並自率新編一混成支隊，策應廣富，以當敵之正面。復請挺軍司令官黃毓成，第三軍第一梯團長趙鍾奇各督所部，由黔境改道東下，趨百

色，協擊敵之側面，唐公從之。三月二日午前七時，龍軍大隊，携帶機關槍大礮，進攻剝隘，我軍連長陳憲廷率兵據山抵禦，戰至午後三時，敵軍大增，我軍以子彈將罄，援兵未至，向者桑退却，途遇二營援兵，遂同至皈朝，扼險拒守，張梯團長率兵星馳往援。十一日，與龍軍激戰於虹山，龍軍三千餘人被我軍擊斃百餘人，我軍毫無傷損。十二日復與龍軍激戰一晝夜，斃敵高級軍官一員，士兵三百餘名，擊壞敵機關槍一挺，敵軍退出二三十里之外。十三日，敵援復到五、六千人，乘我疲倦，猛力攻擊，我軍仍激厲士兵，堅守陣地，至夜半以休養兵力，暫退皈朝固守。十六日，我軍悉衆出戰，龍軍大敗潰走，我軍奪佔大礮，俘獲砲彈三駄，揮兵追擊龍軍，懸五色國旗，遣使請暫停戰，同時偽司令黃恩錫，復率衆由林八達犯廣南，據龍潭，方梯團長督兵拒之，並就地形實施防禦，敵集東北方面八柴來犯，我軍奮勇擊之，敵軍潰退。十六日，我軍反守爲攻，進擊龍潭破之，敵軍棄龍潭遁，我軍奪獲輜重子彈無算。

第三軍梯團長趙鍾奇所部於三月四日，由黃草壩出發，從巴節方面渡江，向西隆前進，八日行抵西隆，挺進軍第一縱隊所部，亦由潞城來會，敵軍望風先走，我軍仍先後直取西林。時廣南敵氛甚惡，趙梯團長所部，乃暫駐西林附近，與廣南軍隊聯絡，尋慙向八達襲擊敵軍後路，敵軍敗潰後遂向百色前進。挺進軍於三月五日由興義分道出潞城，至則潞城一帶所駐桂軍，已先撤退，遂直趨百色。黃司令官十六日午后一時，由黃南田地方，督挺進軍與偽司令朱朝英所部千八百餘

人接戰，敵軍每排一紅旗，遍插山谷間，全線約長二千米地，憑險據守，勢甚堅固。我軍縱隊長楊杰，率前衛第一營，帶三生的礮四門，由河左岸攀登山嶺，又越數山谷，始達距敵八百米地，當即以礮試射命中，擊退其前進哨。旋將第二營展開，分兵直前猛攻，敵負固不屈，延戰至夜，敵軍幾次反襲均被擊退。黎明我軍復派第三營，並機關槍一挺、五生的礮二門、警備連二排，由道路正面進攻，敵軍不支。黃司令官因督催前線猛攻，擊破其一部，斃敵營長一人，排長二人，兵士五人，敵大潰，向百色飛奔，直追至塘升，奪獲鎗枝子彈衣物旗幟甚夥。適廣西已於十五日宣佈獨立，義聲大震，桂軍陸旅長裕光，由百色專催我軍速往會商，迫龍觀光繳械，觀光亦通電各省贊同共和，其文云：

分送，急，北京統率辦事處、參陸兩部、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鎮守使、各師長、宿州長江巡閱使均鑒：咸日桂省宣佈獨立，奮起義聲，大勢所趨，諸軍咸應，觀光忝總師旅，誼無所辭，當辭雲南查辦使責任，贊助共和，以謝天下。前已停戰，謹告。龍觀光洽印。

唐公以觀光既贊同共和，且繳軍械，粵東方面，可以即定，迫觀光速電其弟，旋得復電云：

急，滇唐都督鑒：函件誦悉。觀光贊助共和，每經通電各省，計達臺覽。刻舍弟濟光，亦表贊同，此間專冀幹老、任公到邕，協商條件，徵求同意，表示中央，大局當即可定，尤好中夏之責，我公綦重，和平解決，似較妥善。觀光叩江。

由此觀之，龍氏兄弟鑒於大勢，遂不肯爲袁氏所用，與護國軍一致進行，故護國軍東下，欽廉響應，而全粵即歸護國軍勢力範圍，免粵民之塗炭，因龍氏兄弟之明於事勢，而護國軍之勸人以義，服人以力，亦概可見矣。（墨江庾恩陽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民國六年雲南圖書館發行）

(四) 護國第二軍幹部人員姓名簡表

李烈鈞

職別	姓名	別號	籍貫
總司令	李烈鈞	協和	江西武寧
參謀長兼 續進軍司令	何國鈞	幹丞	雲南宜良
挺進軍司令	黃毓成	斐章	雲南鎮沅
參謀長	成桃	谷采	江蘇泰興
參謀	周貫虹		江蘇豐城
參議	蔣羣	君羊	江西九江
	余維謙	地山	江西金谿
	何子奇		江蘇徐州

瞭望所 副所長	瞭望所 所長	醫務主任	糧餉局 局長	朱兆貞	余德輔	劉子英	盧釗	陳泰源	彭學游	李炳榮	熊公福	譚興茲	鍾動	辟生	廣東梅縣
卓仁機	李明揚	侯澤民	吳照軒	正卿	樹森	寧生	寧生	陳泰源	彭學游	李炳榮	熊公福	譚興茲	鍾動	辟生	廣東梅縣
西齊	師廣	公念	鏡寰	江蘇寶應	江西南昌	江西武寧	江西贛縣	江西吉安	江西安福	湖南	江西宜豐	雲南	鍾動	辟生	廣東梅縣
廣東中山	江蘇徐州	廣東梅縣	江西九江	江蘇寶應	江西南昌	江西武寧	江西贛縣	江西吉安	江西安福	湖南	江西宜豐	雲南	鍾動	辟生	廣東梅縣

砲兵團團長	魯子才	子舟	雲南
第一梯團團長兼第三師	張開儒	藻林	雲南東川
師長	李天保		雲南宜良
第五旅旅長	盛榮超	徵輝	湖南長沙
第六旅旅長	曹浩森		江西都昌
第三六團長	楊德源		雲南
第×團團長	洪鶴年		雲南
第×團團長	戴永翠		雲南東川
第二梯團長	方聲濤	韻松	福建福州
兼第四師長	朱培德	益之	雲南安寧
第七旅旅長	伍毓瑞	肖岩	江西南昌
第八旅旅長			

第三團 團長 楊益謙 竹君 雲南楚雄

第三四團 團長 萬舞 熙春 江西撫州

第三五團 團長 趙德裕 謹修 雲南

第三八團 團長 張懷信 雲南

團附長 熊式輝 天翼 江西安義

營長 張治中 文伯 安徽巢縣

吳懋松 竹青 江西九江

賴世璜 肇周 江西石城

陳學順 培支 雲南

王均 治平 雲南宜良

胡國秀 雲南武定

（「李烈鈞將軍自傳」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五) 從軍日記

梁啓超

當雲南首義之初，廣西之響應，久爲全國所期待，凡曾與陸幹卿將軍接者，共信其無變也。在苒兩月，音響轉寂，於是漸或竊竊焉憂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書，將三千言，爲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吾與幹卿既未前識，且故事苟非內斷諸心，卽游說何由進，吾書不敢期於有效，竭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吳柳隅介見一客，曰陳協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其來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詫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謂將毋阱我，然吾察言觀色，覺其情真也。協五復爲言有唐伯珊（紹慧）者，陸之心腹也，三日後行且至，更銜令竭誠致我，且通殷勤於馮將軍。翌日，同人來會於靜安寺路之寓，謂吾行雖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進止，覺頓請行，孟曦副焉，約以二十五日丹波丸發，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經畫至纖悉，更無置疑之餘地，幹卿所爲必欲致我者，自謂不堪建設之任，非得賢而共之不輕發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識抑過人遠矣。吾遂不謀於衆，許以立行，然伯珊言當俟彼行後十日許我乃發上海，而與彼會於海防，且覺頓輩之行，亦須與彼偕，否則道中滋險也。而伯珊尙須如金陵謁馮華甫，以故並覺頓亦不得發。時滇軍方與賊相持於瀘渝間，狀至險艱，待桂之興，如旱望雲。伯珊往返金陵，逾一來復，此一來復之焦灼，殊難爲懷也。初吾儕於此事秘之

甚堅，與聞者六七人而已，而協五伯珊之來，藉展轉介紹，其踪跡漸露於外，滬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刺消息而騰播之，以夸衒其聲氣，吾之行止寢假乃供多士談柄，日益爛漫，乃至時事新報之北京訪員，以專電見報，吾慮自此不復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託以代籌途旅，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義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議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此議初發生，最費躊躇者，則告南海先生與否也。原無取隱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守秘密著聞，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手掌握中，未當以爲戲也。顧兩月來，南海以吾凡百專擅，蓄怒既久，今此大舉而不以告，他日責備，何以堪者。實則吾之專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稟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斷之苦痛，抑凡今之與我共事者，皆將舍我去矣，難言之隱，莫此爲甚。雖然，吾終不欲更開罪於長者，故瀕行遂決告之。吾在滬本蟄居不出一步，仍使覺頓往謁將意，南海深嘉許，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則正色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後此恐成敵國，其言甚長而厲，覺頓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無價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勞他日一番收拾也。頗思在舟中作一長書相忠告，其夜君勉至，遂與極陳利害，託其代諍，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審不能匡救也。

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劇談殆至達旦，時二月三日也。南海聞吾不挾僕徧行，則大詫而深憂之。

三月四日午前十時，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發上海，從者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並吾與唐伯珊都七人。自茲以往，晝伏夜動，作客子畏人之態者垂兩旬，大類劇場中之過昭關，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蟄伏艙下最下層，在鍋爐旁拓一室，飲食寢處其間，溽悶至不可耐，每深夜羣動盡息，竊躡舷欄，一晌憑眺，謂此樂萬鍾不易，因悟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數種備用。先是既爲廣西草電兩通，一致袁氏勸退職之最後通牒，一通電各省申討。至是復爲草致廣東龍張二氏之最後通牒，及檄告廣東軍民，檄告在粵雲南軍士二篇。溯行之夕，唐黃賡書至，極言選舉元首設立臨時政府之急務，因思兩廣既下，茲事信不容再緩，乃覃思其條理。以謂黃陂繼任，乃約法上當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無須選舉，選舉乃反非法也。國務院在法律上無從發生，在事實上倉猝發生必招惡果，今方當以綜核名實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爲馬之責任內閣，其所以異於袁者幾何？故擬在軍政時代設一軍務院，厲行開明專制，磊磊落落，名實相符，院置撫軍無定員，以合議制裁決軍國重事，其撫軍即以現在首義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選一人爲撫軍長，竊以此爲今日臨時政府最善之制，與同行諸員往復討論，僉所贊許。乃草擬關於元首繼承軍務院組織之宣言書五通，公電四通，軍務院組織條例附焉。以其閒暇讀書，讀吉田靜致所著現代與道德終卷，其

學說宗倭鏗，殊有精闢語，讀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編盡半部，其書以吉朋之羅馬衰亡史爲藍本，用演義體，至可喜，中間又爲日本人所翦，作書十數幅，此橫濱丸中海行數日之功課也。

七日，舟抵香港，同行諸人皆登陸，惟吾獨留，蓋所轉乘之妙義山丸尙未至，須待數日也。老父方在港，恐貽驚憂，不敢往朝。初以爲抵港後，吾據有全舟，恣所遊適，而桎拘乃反逾囊。四日間竟不敢登舷一步，蓋香港政府似已微諳吾蹤跡者，訶舟中不已，而覺頓伯珊同投一逆旅，裝甫卸，警吏數輩至，傾筐篋事搜索，且曰，同行三人，其一安在？時覺頓篋中片紙隻字纖悉檢舉，而機要文牘在伯珊小革囊中者獨漏網，亦天幸矣。在滬時，聞旅行越南之護照甚易得，但費數金耳，故不復措意，至港聞新例至苛，須本人親到法領事館驗照相，且印手模，雖日本人亦然，此例於初三日始厲行，吾離滬前一日也。其是否專以惹我，蓋未可知，然吾得護照之望既絕，吾力主直越省城衝梧州，蓋袁黨必不料我敢於出此，似險實穩也。使溯初走商同人，溯初既持不可，而覺頓反對尤烈，餘子和之，議遂輟。七八兩日中，日本駐粵武官，駐港領事，郵船會社三井洋行兩支店長，皆來謁，備極殷勤，港中黨人領袖林隱^嘗(虎)亦至，然百方求護照，終不可得。八日，譚典虞自省來謁，吾復與商入梧之策，典虞奔走一日，布置就緒，而覺頓持之甚堅，謂安能以我爲孤注，彼有死不承，議復寢。於是只能貿然仍適海防，作偷渡之計矣。多人則偷渡更無所施，乃議分道，覺頓與伯珊於初九日入梧州，此原議也。志先柳隅亦於數日復入梧州，則

典虞所爲我布置者，彼兩人履之。孟曦則依嚴重繁複之程序取護照，以躡我於海防，我獨與溯初偕，作鼠態也。發滬時服華服，篋中春衣亦數襲，且備衾褥，至是悉屏去，服西服，冒稱日本人，行李一小革囊耳。十一日，港中黨人領袖李印泉（根源）楊暢卿（永泰）等四人來訪，譚極暢，且極沉澆，蓋此次各派皆經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飽受數年來苦痛之教訓，客氣悉除，誤解一掃，人人各自懺悔其前此之所爲，溫和派有然，激烈亦有然，此佳朕也。

偷渡之舉，今全託諸日本人矣，而日人所規畫，信復纖悉周備，數口岸十數人通力合作，全神貫注，所以將護者惟力是視，蓋受之於彼政府也。所乘之妙義山丸，以十二日正午發香港，蓋三井洋行之運煤船也，三井支店長林氏以小輪由橫濱丸伴渡彼舟，登舟卽展輪，一刻不淹，船以運煤爲職，儉陋狼藉可想，然彼蓋臨時爲我別治一室，一切器用悉新置，飲饌亦腆，艙面特加薰除洗滌，黝光可鑑，三日夜恣我徜徉，呼吸海氣，橫濱丸爲穢麗之地獄，此其撲僂之天堂矣。舟中日與溯初獨對，譚讌至樂，因念幹卿此次設設相招，期我以粵中善後，初時同人殊不願我以此自承，謂終不能行其志，徒敗名耳。雖然，中國之政治，以省爲單位也久矣，今後此種積重之勢，且有加無已，吾儕自審能否謝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審所擇，欲行其志，恐地方實較中央優也，此當視所以與幹卿相處者何如，若其耦俱無猜，固當任之，卽敬恭桑梓，亦宜爾也。溯初深以爲然，舟中草敬告國人一篇，讀民友社出版之近代文學，稻毛詛風著之現代思潮與教育終卷。

舟宜以十四午達彼岸，阻霧半日，十五晨至焉。彼岸曰洪厓，產煤地也，距防里程未詢悉。小輪船程則五小時也。海防有日商曰橫山者，駐港日領事以政府之命命彼，於十四日赴洪厓，候妙義山丸入港，受指揮。橫山如期，至十五晨，船長告以故，彼一謁我，卽折歸海防部署，當船將入港時，船長卽豫幽我二人於艙底之一室，煤爲四壁，以煙養肺，吾墊其間凡十四小時，畏人見也，其夜三時，橫山以游船來，且挾其夫人及夫人之女伴與俱，時風雨淒厲，天黑如磐，游船艤吾舟一里外，吾僑出煤室，隨船長顛頓趨陸，別以小筏渡赴游船，蓋竟夜不就枕，顧事後聞船長宗像氏，乃瓦三夜不敢交睫也。吾與溯初和衣假寐，至翌晨；橫山來，余起，張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蓋我生所未見也。距洪厓市十里許，石島碁布海中千數，皆壁立絕躋攀，而細樹雜花，蒙籠其上，似筍者，似几者，似鼓者，似編磬者，似榻似枕者，似曲屏風者，似盂者，似漏壺者，似蛇蟠者，似鷺立者，似騎士者，似垂冕旒者，似僧入定者，殊態詭狀，不可殫紀。童時泝江見對孤山，至今歎奇絕，今小孤山千百耀我心目，安得不狂舞。溯初咄吾旁曰：「是未足敵我雁宕也，無極峭聳之峯。」吾曰：「天下事豈不付諸機緣，我生能否至雁宕，殊不敢知，觀此既歎天之厚我矣。」於是吾舟穿點羣島間者凡六七小時，正值煙雨迷空，益縹緲動出塵想，吾欲求古人詩名狀之，不可得，惟魏武短歌行，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聳峙一章，氣象庶幾髣髴。中間亦舍舟探一洞，溯初殊平視之，我之臉眼，惟讚仰而已。又駕小筏觀打魚，

魚大小垂三十尾，以百二十小錢易之，念此間人生計之穀薄，一爲憮然。午後四時，舟乃向海防，自念吾今日所趨何事，所履何塗，乃竟有此半日與此冲夷閑曠之境相會，信乎天之厚我也。

橫山豈導我清遊，導我偷渡耳。蓋力避關吏譏察，紆其塗，延其晷，入夜八時，悄然達海防矣。海防有僑商張南生者，雲南特派員也，忠純而密察，以人招之至，商今後進取之路，而以法人受衷之托，譏禁甚嚴，無所爲計，且言衷政府昨方有電至，專指目我，勸速發勿淹，然吾與伯珊約，待彼相逐，彼最速亦七日後乃能至也，於是橫山乃更謀，匿余於其牧場，越南政府前此頗能中立不左右袒，最近態度乃一變，衷之魔術，乃如將斂之彗，餘芒猶熠熠也。綜所歷地，尙以上海爲最自由，若海防者，雖接壤滇桂，而消息一無所通，可慨也。是夜卽宿橫山家，家殊湫隘，僅一榻，彼夫婦所御者，讓我與溯初作大被同眠，此安能適者，更和衣相對一夕而已，時十六日也。夜分，南生以唐寅廣三書至，促吾往甚急也。

吾欲遂入鎮南關逆伯珊於前途，溯初力阻勿蹈險，翌十七晨，卒與橫山赴其牧場曰帽溪者，汽車行二時許，適野之樂可想也。牧場與礦區相屬，地數十里，皆橫山所有，役工徒至七百餘人，橫山十年前孑身至此，不名一錢，今如中世小侯，擁采地矣。有教育之國民，而能以力自拓其命運，可敬羨也。吾既當隱此間一來復，以待桂使，念光陰蹉跎可惜，乃遣溯初先赴雲南，蓋雲南望我既久，吾既不能往，宜亟以人慰勞之，且待商之事亦至多也。溯初挾日人陳護照，稱新聞

記者，下午三時，復與橫山返海防，今夕行矣。於是同行七人，今惟吾孑身在萬山中，一小行篋裏十數卷書相伴耳。

自離滬迄今未半月，所歷殊變幻復頤，可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也。就中所最感歎者，則日本人之懇切而緻密，各種各色人，咸動於其政府默示指揮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條理井然，而樂於趨功，無倦容，無強態，雖一事也，可以喻大，如此之國民，安往而不優勝者。彼今固無所爲而爲之，至竟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念此抑滋慄也。

吾既堅踐溯初之約，誓枯坐六七日待伯珊矣，此間距鎮南關僅汽車程二小時，將以小舟適諒山再偷渡，不復經海防與河內，袁謀縱密，當無如我何也。此六七日不可負，欲利用之著國民淺訓一書，成否抑未敢知。三月十七日記於越南帽溪山莊。（左舜生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六）有關廣西討袁之文件

（一）□雲生上總理請速委廣西革命負責人函

先生賜鑒：本日已晤崇雅君，備悉東京情形，並接洽此間諸君事，甚爲愉快。惟崇雅明日須再赴滬一行，再行返港，往返約在一星期餘。刻秋谷已赴星，此僅聞崇雅言，未知確否？日前劉之芬、李濟民等所立機關，因過招謠，致爲快眼所告發，逮二十餘人，劉亦在內，其餘如鳥獸

散，刻尙未審，但料無甚事，不過出境。惟搜出函件甚多，此節殊非佳事耳。渠等以革命爲生涯，廣集人馬以求善價，宜有此失，崇雅、秋谷等，因此稍潛，亦無可如何者。

蘇無涯君辦理桂事，頗有面目，霞生爲此擬有所請于先生。前者劉峴、蘇無涯二人之返也，蒙先生面囑肩任桂事，原無認定何人爲桂首領，大約當時先生猶屬意林虎。返港以來劉等寓澳，無涯則往返港澳之間，常與內地軍人聯絡，並籌少款爲桂省同志薪米之資。蓋先生所給四百元業已罄盡，劉峴束手無術，惟賴無涯到處張羅，彼曾假霞生資四十元，近復假崇雅三百元。惟查桂省辦事，至爲可憫，以經費無從挪撥，難爲無米之炊。據桂省諸同志言，彼等向桂內地籌款原非甚難，但有一窒碍情形，則以先生並無認定委定何人專主桂事，而爲其首領。故難以個人號召內地同志，晤及輒詢主腦何人，而無以應，故諸事竟無從著手。統計桂省軍隊屬吾黨者慶柳寧三府約共十營，而民軍不計。此項軍隊舉義時，雖不需巨款，但對之爲交際運動小費應不可無，故籌款不可稍緩，而籌款則須有主腦之人。竊維林虎既變，因無可望，則舍別選妥人不可。目前蘇、劉二君向在桂省，均各有聲譽。但劉爲人素刻薄寡恩，乏籠罩才，同志殊未心悅誠服，加之此次返澳，日惟觀劇暱妾，大享衆望。其能出而張羅活動者，惟蘇而已。蘇學識雖非優裕，但堅毅和悅，處事鎮定，待人至誠，頗爲衆同志所欽敬。近日爲粵同志各存意見，蘇奔走調停亦殊有功。愚謂先生不如悉委蘇暫主西省一切，俟有妥人或別易他手。目前暫以蘇名義號召桂省同志，

庶有專責，而收統一。

先生對於粵省既能確定人員，以壹號令，似宜勿置桂省以爲無足輕重。桂省爲粵唇齒，粵事若成，桂省亦須同時舉事，否則龍賊退合陸賊，則不堪問矣。忝任南部聯絡，謹舉所知以佈，尙祈卓奪，並乞示復，是爲至禱。專悉敬頌臺祺。霞生頓，十一。（黨史會藏原件）

（二）杜晦上總理告平樂一役失敗情形函

中山先生大鑒：平樂一役因款支絀，以致潰散，同志殉難有余鐵夫、潘志文、徐次韓等三人，各處因此愈不敢輕發。潯慶南鬱等處現在正在待款時候，機會本甚佳，惟此間俱無力應付，且此間留澳同志已不舉火者數日矣。殉難各家屬均極困難，弟又無力以卹，殊恐冷人熱心也。蘇君無涯擬日內東渡，面商一切，乞示遵。廣西有陳猷琛、任經等東渡，此間盛傳該等爲廣西偵探，乞注意，並轉知各同志爲叩。此請偉安。杜晦，廿一號。（黨史會藏毛筆原函）

（三）劉崛上總理報告廣西革命艱苦情形函

中山先生大鑒：桂韶商務實在情形，已於前緘具陳一二。近日蘇無涯君經已赴港，行將抵東，且當面詳，纖悉不贅。惟此後進行仍俟東商開市方能着手。其實在能力，總足以爲東商後援，勿介勿慮。且平、鬱、潯各路店伴，現皆來港澳聽候分發，毋稍畏難。惟此間生活久矣絕粒，同志嗷嗷，無處可呼將伯，不知先生可有法以處此否。崛以爲吾輩不欲再舉則已，否則將來召集仍

不能舍此而他求，此實西省實在情形，非阿所好也。如何之處，即希迅速示下，以便遵照辦理，爲禱，爲叩。專此，敬叩鈞安。劉峬上。舊曆二月九日。（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四) 劉峬上總理報告廣西舉事問題函

中山先生大鑒：賜緘並伍千之數經已接受。不佞惟有粉身碎骨以報先生而已。但舉事時日不能卽定，因廣西交通不便，傳達命令總須二三週間，方可遍及，容緘再告，專此敬復公安。（此後通信處改爲「澳門新慎地八號廣茂興柴店章志君轉姚裘」可到。）黨弟峬，廿九日。（黨史會藏毛筆原函）

(五) 蘇無涯上總理爲桂事派劉玉山來東報告函

孫先生大鑒：前承命返港謀進行西粵事件，至今略有端倪，但款項艱澁，未能暢意進行。茲特派劉玉山君來東面報一切情形，並請先生訓示進行方法，及撥款前來，俾得着手舉事。肅此奉上，敬候籌安。蘇無涯上（印），九月三十燈下。（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六) 黃芝華上總理報告廣西革命情形函

中山先生鈞鑒：芝華去冬與劉峬共謀桂事，九月中旬先發蕭洪元回南甯。及得款五千，陸續派廖元臣回潯州，周頌康回平樂。華領款壹千回慶遠，十一月十四抵古宜，召集綠林王均成、均祥、張十、黃福才、黃大頭八大小五幫，共有槍二百二十餘枝，即派甘泉往慶遠運動楊勝廣軍隊

爲內應。實欲直據慶遠。事爲前統領陳朝政侄景廷所洩，密電陸榮廷，甘泉十二月初七被害于古宜，勝廣調防別處，各路加緊戒嚴，迄未得逞。及知蕭洪元南甯遇害，故華於本年正月來港。而一般異己飛短流長，加意誣謗，無所不用其極，甚有謂騙款未回內地者，劉峴亦以不卽舉事爲責。華將經過各事向之報告，並託其代稟先生。因見傾軋之風，我桂省最熾，故暫避居薄扶林天主堂，他人誠未量，華此日偷生之苦，有甚于死者也。苟欲華挾一二百槍爲盜寇之行，就廣西方面無時無所不可，特恐轉滋窒碍進行也。旅長沈鴻英係華姑表至親，且素知肝膽者，廣東獨立時，華曾于文輝處得先生處用箋及前總統行轅圖記，古香、震寰、鴻英皆有名，鴻英實欲卽行獨立，爲古香力阻遷延致誤，引爲憾事。更有南甯一路，洪元軍隊皆華私盟弟兄，華若輕率爲無關輕重之舉，窮蹙畢露，安望其表同情而來歸，徒令金彈虛擲耳。華是以有此入而復出，不欲卽死之苦衷也。華自南洋受知以來，愚拙如故，從前光復柳州華力居多，古香等安享其成，有誰道及。劉玉山等去年始悉底蘊，是虛譽非華所愿求也。古香欲以縣長位薦華，力辭不居，甘守清貧，是金錢非所貪也。華固窶人子，始終奔走國事，家業蕩然，仍負債纍纍，豈區區千元足以改我初志。人之善惡，固待蓋棺時而後論定，華自不待蓋棺而後見。南甯莫春發係蕭洪元與華共盟弟兄，茲特來籌殺陸之策，沈鴻英因見帝制之說愈唱愈高，七月廿八特着其弟耀堂來尋華問行止，皆一一妥處之。華令暫不與震寰等共謀，各盡其力，他日自能暴布。先生若不以不肖棄，華請卽

滙一千或八百來，私俾華得以行南甯對鹿之事後，華回桂時望更助我一、二千開辦費，另任狀一紙，如不有效，不待先生加誅，華亦無復靦顏於人世矣。言止於此，懇先生憐而教之。肅此敬請公安。伏乞慈鑒不宣。黃芝華謹稟，九月十三號。（回信交香港鴨利洲愛和堂交黃亞東便妥）（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七) 李烈鈞就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旅長、護軍使、鎮守使、暨各報館轉父老昆弟公鑒：前電計達。滇編兩軍，次第出發，鈞現受都督唐公任充中華民國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力薄任重，曷克勝此。祇以潯陽鼙鼓正氣未伸，悵念前途，愧譚往事，今何幸西南奔走得隨義麾，爲國殺賊，必償素志。然因一人之藐法，迫成兄弟之鬩牆，俯念及此又復怛然。所望舉國賢豪，共張大義，殲除元惡，早固邦基，謹貢愚誠，爲民請命。李烈鈞叩。（「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八) 護國第二軍李總司令烈鈞出發時告滇父老文

烈鈞曩者選車修矛，訓材茲土，久與父老兄弟，游碧雞金馬，縈繫魂夢，雖訣別數年，而嵐影神光，未嘗不爆鏢長劍間，因以想念諸父老交道之懃懃，與青年俊士桃李成谿之壯觀，嗚然久之，踏遍天涯，莫或置頓也。辛亥建國，治兵江右，陰雨之後，民物始蘇，庶政草創，衰逆兇狡，復陰假權柄，遇事牽阻，其嫉忌新治，垂涎鼎鐘。烈鈞斯時亦嘗燭照其奸，厲詞扶搥，遂有

癸丑之師。當是時，苟與諸父老共事一方者則猛士龍騰，雄師虎躡，逆賊雖狡，當不能綏惡至今，使禮法蕩然，每下愈況矣。去國以還，歷覽歐土觀彼裔皇，益增忉怛，回瞻宗國，則妖霧黦黦，鬼氣森森，剝極將復，誰爲雲雷，居恆鬱鬱，輒與當世豪哲，屈指諸夏，校量神裔，計其雄烈，恢奇慷慨足恃，咸以爲莫滇中父老若，義聲震爆，知必不遠。而袁逆則賣國之事未終，竊國之事又起，行且姦污蠱淫，穢辱當世，廉耻未忘，民怒斯熾。都督唐公，赫然獨唱，阿蒙舊好，首承號招，雲路徘徊，翩然來此。諸父老不以爲不肖，益復歡寵焉，鈞則何能，亦惟願追隨唐公與諸父老之後，共申大義，拯溺救焚，明其素志焉已耳。今者承唐公命，率二軍以行，北望燕雲，神弓夜嘯，剪彼昏逆，還我光明，國命所懸，敢不拜勉，抑鈞則尤有進者。民國肇造，本以圖存，海風湖滂，橫流剝厲，神州傾頽，華胄顛危，乃亂政亟行，焚然四載，本根斫伐，夷傷駭然，彪茲狂流，魚鼈在望，茫茫禹域，砥柱何存，誅彼昏逆，竊國之罪小，亡國之罪大，咨我義師，討賊之責輕，興邦之任重，則所以盪滌穢瑕，發揚光烈，培元植基，奮起爲雄，我父老兄弟，尤有後責焉。嗚呼！烈鈞行矣，升彼大阜，睨彼羣醜，用敢橫刀躍馬，竭股肱之力，無負我父老之厚望。雖然，前者唱許，而後者唱邪，枝柯輪困，華實攬桅，盛德大業，非異人任，諸父老國本在躬，全國喁喁，相望至切，其將有伴劃宏謨，居內制外，策近圖遠，與滇督唐公同德一心，汨共泉源，漑其根本，布葉垂華，潤色鴻業，背負之巨，蓋不特買其餘勇，策我後勁已也。區區之

忱，敢以告勉，立馬迴望，無任神馳。李烈鈞。（「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九) 李烈鈞告全國父老昆弟電

各省將軍、各師旅長、巡按使、護軍使、鎮守使、副都統、各機關、各報館、全國諸父老昆弟公鑒：民國不平，皇帝復現，一人肆毒，五族痛心，國本搖動，民怨沸騰。都督唐公代表衆意，集合羣英，樹義旗於滇南，作共和之保障，三軍歡呼，四方風動。各省軍民，當同伸義憤，共起弔民伐罪之師，必收激濁揚清之效。從此遐邇無間，軍民同仇，掃蕩逆氣，伸張民意，飄搖國基，實奠於此。烈鈞此次歸來，得與義舉，皆諸賢達所賜，馳驅戎馬，先佈腹心，李烈鈞叩。（民國四年十二月）（黨史會藏）

(十) 李烈鈞等致南洋華僑書

疊寄函電，及同唐、蔡、任、戴諸公聯名通電，諒達。比聞南中僑胞，聞滇中義師颯發，皆引領宗邦，歡欣踴躍，近日來電稱賀，認捐巨款者，大不乏人。義聲鏗鎔，如響斯應，人心所向，勝算可知，足使獨夫喪膽，奸人駭顧，至足感慰。鈞等矢志討賊，倏閱歲年，憂危滿腹，憤慨填胸，奔走呼號，遘茲嘉會，唐公舊好，首獲同心。遂復親統義師，東出湘鄂，與敵周旋，旗旆飛揚，指幽燕而北守，風雲澧沔，挾雷雨以時行，賊勢披離，土崩可待。義軍朝銳，正氣彌舒，護公有之國家，奠共和於永禩，此物此志，足慰同羣，南望海外賢豪，當仁不讓，迅集巨金，慨

輸義餉，飽騰士馬，共赴戎機，倚劍陳辭，無任翹企。敬頌公安，李烈鈞、方聲濤、呂志伊等敬啓。（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二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乙) 李烈鈞致海內外各知友電

烈鈞忍淚去國，倏逾兩年，每顧宗邦，憂心如沸。逆賊袁世凱，毀棄國憲，剝削弟昆，驕奢之餘，竟至稱帝，此其惡積禍盈，不義自斃，國人曰殺，奚待撮陳。惟是癸丑撻伐之師，反成獨夫豹虎之欲，雖由當時人心不一，實乃吾黨誠意未孚。烈鈞發未能收，愧視父老，流離在外，耿耿此心。乃者袁賊披猖，天奪之魄，國人忍無可忍，原無可原，萬眾一心，共夷大憝，稜威奮伐，爭爲先登，此誠全國同力拚命之秋，吾黨奮身明恥之日也。烈鈞猥與時會，得隨滇中義士之後，同聲討賊，此生榮幸，豈復有加，師輿之日，士氣百倍。都督唐公仗劍一呼，人皆飲泣，併兵北向，誓掃兇邪。方今正氣銷亡，姦回滿路，保國存種，惟恃茲舉，公等志切同仇，情殷請命，際此盛業，其將化除畛域，各盡所能，以相呼應，又寧待言。烈鈞疲驚，辱荷提携，顧念前情，媿汗日逆。夫殺賊之事，無與利權，戮力之時，最防猜貳，今者既得效命疆場，得當報國，亦惟有奮力前進，掬誠相見，視死之日，如生之年，期於無負公等平日之所督責期勉而已。區區之心，唯亮察焉。中華民國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叩。（民國五年）（黨史會藏）

(丙) 護國第二軍李總司令烈鈞致袁世凱電

北京袁項城先生閣下：不通音問，倏逾兩載，當逍遙歐陸，忽聞神武之聲，揚播中外，意閣下掌政四年，成績懋昭，我華國山河，殆莊嚴逾昔矣。夫以廣土衆民，天產閎富，睥睨五陸，猶有雄姿之國。閣下非甚頹靡不肖，則經營數載，宜可媲美列強，不足怪異，而孰意其大謬不然耶。道路轟傳，皆以閣下內爲姦謀，外媚強敵，喪權辱國，懦怯無恥，自迭次交涉失敗以來，引事指證，言之鑿鑿。近益怙勢弄權，倒行逆施，妄欲奪公有之國家，私諸一人，陷當世之名節，成其僭逆，嘻，何若是之甚耶？竊觀閣下才略不如操、莽，而姦猾卻更過之，國之不興，殆卽以此，閣下其亦嘆予爲知言而捧腹自笑歟。癸丑以還，養疴異域，不欲問聞世事者久矣，以閣下甚敗吾國之故，四方賢彥日以討賊之言，來相告語，哀我同族，心爲惻然，輒復隨滇督唐公，與諸父老之後，攝領師旅，飛旆前行，以就教於閣下。頃閱閣下致滇人電，不覺粲然，意謂閣下擁兵數十萬，方豪誇雄強，驕睨一世，果內不自慙，儘可相見疆場，奚鬼蜮爲耶。李烈鈞文。（「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四）李烈鈞在南寧致袁世凱書

北京袁項城先生閣下：入滇後，曾以一電相告，謂將統我六師，與足下相見於幽燕之野，想已欣悉。三月以來，義軍戰勝攻取，所向披靡，我護國軍第一軍合川黔勁旅，略有湘西南。本第二軍今又擊破粵軍矣，桂省軍民，本共夙抱，亦奮然高舉矣。足下抗義之兵，非不可戰，有國

民大義臨監其前，天良慚怯，或不願爲逆賊效死耳。義軍則不然，本爲國殺賊之精神，義憤赫然，故雖不必悉爲勁旅，械精餉裕，亦一往直前，誓死不顧，故勇怯異形，勝敗異勢，足下其亦知之否耶。偵聞足下懾義軍之銳勢，懼刑戮之及身，有取消帝制，託人調停之說，何遽懦怯可笑，至於此也。足下背叛國法，早失元首資格，帝與不帝，特其餘事。僕前謂足下才略不如操莽，而姦猾却更過之，今若此，直反覆無恥之小人耳，操莽云乎哉。足下無道德，無信義，全國人民，誰不知之。今欲以市井無賴之口，矢約義軍之前，以再售其使貪使詐之術，亦適足自呈其醜態已耳。意謂足下果知愧恥，應速自投法庭，懺其積惡，國事由黎副總統支持整理，否則一意準戰，尙不失其權奸本色，幸勿癡心妄想爲也。李烈鈞宥印。（民國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中華新報」）

（五）唐繼堯覆李烈鈞指陳謀桂省響應方針函

協和學兄偉鑒：大示折衷港函，條理井然，極爲佩慰。我軍對越方面，仍取雙方進行，一面宜擴張勢力，壓迫桂境，軍威一振，彼必轉機。一面仍設法籠絡，促其發動或勸令中立，以資聲援。至尊論對於港函主張各節，宏謀碩畫，自當遵辦，惟派交通專員，須以有外交才能者爲合格，一俟遴獲相當人員，卽委派前往。岑西林任爲護國軍兩廣宣慰使，當叙狀寄港籌餉局，空白委任狀亦卽飭局照發。又公債票，此間已擬定印交，續派籌餉員呂君携往，惟股票以兄名義發行，弟

極贊成，吾兄信用資望，久爲華僑所共仰，登高一呼，當必得大宗款項，源源濟滇也。此覆，願頌俠安，諸冀爲國珍重。（「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五) 唐繼堯爲介紹日人今井嘉幸致李烈鈞函

協和仁兄軍長惠鑒：滇雲嶺樹，間阻以途，每企光儀，祇增嚮往，敬維景福便蕃，宏猷彪炳，瞻望元戎，曷勝臆頌。堯滇疆株守，塵積薪勞，所幸轄境粗安，秋成可望，差堪告慰耳。玆有本署顧問官，日本法學博士今井嘉幸，敝省舉義後，因事到滇，旋以顧問名義延入幕中，遇事諮詢，多所補益。現擬回國，順便游歷，取道越南，遵海北上，經過港滬，稍事勾留。素欽杓嶽，願踵膺門，冀伸仰止之忱，藉遂平生之願。又慮率爾摳衣，或鄰冒昧，特屬修函介紹，俾得晉謁臺階。惟執事汲引人才，風流宏獎，倘荷進而賜教，顧盼增榮，喁感下風，不徒躬被，專肅敬頌勳祺，諸維亮察，不宣。（「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六) 唐繼堯致南寧陸榮廷詳述義軍勝利情形請速興師電

南寧陸上將軍鑒：華密，迭布拳拳，諒均登覽。曩者頗聞左右所言，知公大節凜然，義不稱臣袁氏，私衷嚮往無窮。比會君其衡來，傾談累日，愈知大君子觀變沉幾，非下走所能遽測。惟事勢至今，瞬息萬變，愚慮所及，亦有欲爲左右更進一籌者。滇中首事，頃及月餘，內部秩序井然，行所無事，對外則萬衆一心，誓不與袁氏同此履戴，凡諸實情，聞會君並有電達。袁黨造作

種種虛詞，誠不值識者一噓。月前叙府橫江之戰，伍祥禎號稱北軍健將，以混成一旅之衆，嬰險拒守，曾不能當我前敵一麾，伏尸數百，遽至奔潰。今瀘州繼下，川軍劉積之師長、周吉珊鎮守使並已響應我軍，川事大定，指顧間事耳。黔頃始宣布獨立，軍實籌備已久，先遣偏師，已據沅晃，湯薌銘近在曹軍肘腋，三湘健兒，罔不發憤嚮義，討逆事猶反手。此外東南各省，內情早在洞鑿，而近頃內外蒙古反對帝制，亦已宣布獨立，昨得哈瓦士特電，蒙軍確將取道綏遠進搗燕京，三十日已據歸化。袁氏手足腹心禍機四發，其亡，其亡，勿待再計。所慮者民軍多一日遲迴，袁氏即多一日預備，流毒愈廣，則將來收拾愈難，如能及時解決，斯爲國家之福耳。今龍氏在粵，已陷四面楚歌中，坐擁愁城，不保朝夕，但得公振臂一呼，西南大局，立可底定，然後陳師鞠旅，戮力中原，攘除姦宄，再造民國，此眞千載一時之會，亦吾僑軍人効命之秋也。我公老成謀國，密運智珠，自有成竹，寧俟借箸。惟國命垂危，不能不立望和緩之施治，究竟尊處發表，當在何時，將來進行方略何似，急願得聞其略，佇盼不盡。（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上冊。民國六年六月雲南圖書館發行）

(E) 唐繼堯致龍怡庭請撤邱北方面軍隊電

廣西行營龍司令怡庭鑒：昨得通電宣佈贊助義軍，擁護共和，足見心理皆同，當仁不讓，逃聽之下，欣佩奚如。現據第二軍李總司令報告，迭准貴軍約會下令停戰，另行計畫協力進行事

宜，操戈同室，仁智不爲，此舉良不容緩。惟邱北方面，尙有貴軍勾結土匪，侵犯滇境，擾害公安。似因交通不便，貴軍停戰命令，一時不能到達，務望從速轉令邱北方面貴軍，迅行退出滇境，以免彼此衝突，內自相殘。臨箇之役，擊斃土匪數千，赤子何辜，堪爲憫惻，臺端明慈，諒早鑒及，希速飭知爲盼。（「會澤首義文牘」上册）

四、廣東討袁史事

(一) 朱執信經營粵事史略

二次革命失敗後，胡漢民離開廣東到上海，旋隨國父去日本，執信和廖仲愷等隨後也到。民國三年七月，國父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整旗鼓，繼續討袁，以粵督龍濟光是袁氏心腹，實爲革命大敵，非先去之不可，便派他和鄧鏗回廣東來主持。他們回到廣東，把軍事分做兩方面進行：東北方面，分爲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龍（門）四路，由鄧負責；西南方面，分爲南（海）順（德）、番（禺）花（縣）清（遠）、新會、高州、恩（平）開（平）兩陽（陽江陽春）五路，由他負責。鄧鏗所運動的，以軍隊爲主，綠林只有惠州和增龍兩處一小部分；他的部屬，則大部都是綠林。

到了十月下旬，布署略定，惠州的綠林首領，躍躍欲動，軍隊運動也已成熟，於是便由惠州增龍首先起事，謀聯合軍隊，直攻省城。不料軍隊竟失約，起事的部隊只得轉攻東莞，和守軍血戰一天，至子彈用盡纔解散。可是各方面的同志，因消息隔闕，只聞惠州起事，而不知已經失敗，紛起聲援。鄧子瑜首先在博羅響應，爲敵所敗。南順一路，也決定十一月十日在佛山起事，由執信和陸領親自指揮。時佛山敵軍雲集，防備甚嚴，黨人不顧一切，奮勇向前，從十日到十三日，鏖戰甚烈。後因查知博羅方面已敗，香山江門花縣等地未能立即響應，敵方援軍又源源而至，衆寡不敵，只得撤銷，相約不犯民間秋毫，以保持革命軍名譽。

高州一路，執信委李海雲負責統率，海雲聞佛山已經起事，也於十一月十六日攻取電白城，因高州他屬未能同時動作，乃棄城東行，謀會合兩陽軍隊向廣州進攻。兩陽軍隊事前已準備就緒，到時不料機謀洩洩，未能發動，致使高州的隊伍因失援而潰敗。

這次的損失不小，但執信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民國四年十二月，袁世凱悍然稱帝，革命的聲浪瀰漫全國，他在廣東愈加緊進行，來和全國倒袁的運動相配合。那時雲南的義師已經起來，分做兩路出師：一路由蔡鍔率領攻四川，一路由李烈鈞率領攻廣東。龍濟光聞訊，急抽調精銳的部隊西上防禦，留守廣州的，只是些沒有戰鬥能力的新兵。執信認爲乘機突發，容易得手，便邀集同志商議，擬分三路進行：一路由綠林首領謝細牛統率，從番禺縣的石湖村出發，襲取兵

工廠；一路由澳門潛入內地，沿增城、羅崗洞、龍眼洞一帶前進，攻擊省城小北門；一路由廣九路一帶，喬裝藏械，沿途上車，直撲省城東關，牽制敵兵，使不能兼顧。等到襲取兵工廠得手，奪得槍械更招集綠林，分爲兩路夾攻省城的西關和大北門，以爲東北兩軍的援應。這個計劃大家都表贊同，就決定二月九日（民國五年）爲起事日期。二月五日，他親自帶領同志數十人潛入石湖村，村中已先有謝細牛所部綠林數百人，和民軍千餘人，而清遠、花縣、東莞各方面尚有綠林數千人，也約定八日來會，聲勢相當浩大。不料還未到期，村中奸細已向敵軍告密，龍濟光大驚，急選精銳的軍隊兩營交礮兵團長田春發率領出發，八日黎明潛行到石湖村，爲民軍發覺，奮勇抵抗，戰激甚烈，田春發和所部一營長被擊斃，另一營長受重傷，敵軍死亡枕藉。相持到九日早上，敵軍的砲隊增援趕到，用大砲轟擊，砲火太猛，執信纔下令引退。功敗垂成，極可惋惜！這一役失敗後，執信轉謀虎門，待機而發。未久，袁世凱憂憤暴斃，帝制告終，共和再造，國父下令各方義軍罷兵，他纔停止進行，討袁軍事，到此始告結束。（黨史會編「朱執信傳」，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臺北版）

附錄：朱執信由香港致總理密電五件

(一)

款已罄，先散廣屬。岑允編三千，不允自選，況購械。先求編七千，允再商餘。執。（民國五年六月二日香港朱執信發）

(二)

暫緩散，人數元幾何，覆，人數決後，鄧或往，函詳。執。（民國五年六月三日香港朱執信發）

(三)

岑只允編二三千，井戶川意亦略同，我輩非七千斷難妥協，請與同商，如無成議，執信雖去無益。（民國五年六月四日香港朱執信發）

(四)

徐昨占石龍，頌，今日赴徒處，執、湘（指朱執信、古應芬二人）留港，有款速匯。執。（民國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香港朱執信發）

(五)

現在已占領深浚（浚字疑係圳字之誤），經石龍至南岡鐵路，昨勝，李嘉品軍進攻惠州，亂急，所商乞示，崖略款收。（日期不詳，約在民國五年七月間，未執信發）（黨史會藏原件）

(二) 討龍之役報告書

鄧鏗

澤如先生暨同志諸公大鑒：鏗才竄力薄，竊不自揣，承首領付託之重，黨友協助之誠，遂備驅策，還駐香港，遭逢時變，以獲事柄，終非適任。乃同志諸公，不以爲不肖，輒荷提倡大義，勸募軍餉，源源接濟，使鏗爲米有炊，勉爲巧婦。且蒙不棄愚昧，恆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拳至厚，感戴莫名。屢擬修函奉候，祇以軍書旁午，未克露布馬上。又逆知同志諸公，當不徒以一紙寒暄別垂青眼，故亦縱其疎懶之本性，不欲侈陳大勢，以博一時之信用。顧比間外界或盛於書報之妄議，或蒙於忌者之中傷，板謂大勢已去，黔驢技窮，冀灰志士之心，坐收漁人之利。是以有感而貢蕪詞，惟諸公察之。鏗自本年九月奉命返抵香港，甫至此間，同志多遠道會合，來相贊助。類皆操行純潔，終始不渝之儔，而或久歷戎行，身經百戰；或學識淵博，卓著聲名；亦以忠於黨事，不惜犧牲生命，爲國効力。是以人才薈萃，一時無兩，第餉項無着，舉事維艱。故朱君執信遊於南洋，葉君夏聲使於小呂宋。迨其返港，各得餉需，於是旬日之間，四面大學。以洪兆麟爲第一路，主東江；以陸領爲第二路，主西北江；以林樹巍等主高雷；陳可鈺等主香山；王忠幹主江門；陶鑄倫等主虎門砲臺，而省城則陸軍、濟軍、警衛軍、憲兵各任發難響應。至於剷除民賊，以炸彈爲軍事聲援，則別以決死者司之，均各具立軍令狀，如期而動。是以惠州之舉義，

與警廳東堤之炸彈相應。佛山之舉義，與鎮守使署之炸彈相應。而各屬義軍，則視該處既動，而次第響應。計畫周詳，本無瑕隙。斯時也，吾輩謀事之成敗，祇惟餉項之豐絀是瞻。苟於用兵之初，各處紛來鉅款，源源不絕，則持久有道，不虞困涸。詎事與願違，方各路紛紛告急之時，正此間司農仰屋之際，致各路不惟子彈之告竭，並且糊口之無貲，惠、佛兩處子弟咸七八千，一兵火食日給百文，亦非日糜千數百金，不敷分布。又以恪遵軍律，謹守文明，不肯取民間一絲一縷，坐視不給，遂難久支。遲遲不進，非戰之罪。溯當時各路告急，鏗固未嘗不極力籌措，即各處允爲接濟者，亦屢電催解。乃此間已羅掘俱窮，而各處認款，亦迄未清解。如某處者，事前僅匯些餘款，迭經該經手者函電哀求，卒歸無效。五內焦灼，終竟何裨。嗟乎！鏗謬膺主任，乃日遣其重義輕死之同志，以効命沙場，而不能善處後方，供其軍實，以肇潰敗，百死奚辭。猶幸各軍雖受挫折，元氣尙無大傷，日前第按兵不動，靜候命令。其未發動者，亦正養精蓄銳，以待調度。補牢未晚，事尙有爲，故仍鼓餘勇，再接再厲，誓以殘軀，盡瘁國事，死而後已。蓋革命事業，非同演劇，登場名角，幕幕不同。尤其警察，當值時時交替。茲事乃吾人之天職，一息尙存，豈容放棄。況乃荷首領之重託，而受同志之督責乎。此所以悠悠之言，實爲無稽，而鏗所以不肯苟存諉卸之念也。獨是鏗固無放棄之心，竊謂同志諸公，亦不宜自餒厥志，誠以平民與獨夫宣戰，民力必有伸張之時，成敗滋不足灰豪傑之氣。試觀三月二十九之失敗，即爲武漢首義之先聲。

安知今日之小挫，不爲不久大成之導線。方今同志，皆有前仆後起之精神，若不得海外同志助以糧糧，亦終不能奏其效果。故鏗敢爲黨中同志請命，仰冀同志諸公，始終贊助，以成義舉，凡前此所認之軍餉，尙望早日彙集匯寄，以應軍用。並爲更募鉅款，用繼其後，以免虧於一篑。至於日前一役，所費餉項，其出自鏗毀家紓難者不計，第出自同志諸公接濟者，則收入支出，悉有登記，不日當付曆錄，公之於世，以徵信用，特先奉達。臨穎不盡欲白，專此，敬頌公祺。弟鄧鏗頓首。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鄧澤如編「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

(三) 中華鐵血團殉難同志錄

序

讀古人書，曠觀歷代慷慨激昂忠義壯烈之士，恒出于亂世爲多。蓋承平之世，生活安定，境遇順適，上有道軌，下無岐趨，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雖有血性剛直勇邁絕倫之輩，亦祇于孝弟力田含哺鼓腹而已，無所用其武力，無所用其激烈也。洎夫亂世政煩賦重，人民愁苦，舉國有碩鼠之譏，暴君污吏，民不聊生，人人有偕亡之嘆。時勢所趨，英雄特出。所謀英雄者，有無名之英雄，有有名之英雄。而有名之英雄，必藉無名英雄以爲基礎，然後發揚革命，轉移時局，造成一代偉業，其煊赫一時，彪炳萬世，不必論矣。獨于無名英雄，純然自動，見義勇爲，殺身成仁，

舍身取義，不知所謂名，不知所謂利，肝腦塗中原，血肉潤草野，有功於國，而國人不知，造成偉人，而偉人不覺，追贈不及，表彰不聞，長此湮沒，爲可悲也。鐵血團諸烈士，生于亂世，不堪刺激，發奮爲雄，置身革命，前無所催，後無所迫，刀鋸鼎鑊，其甘如飴，生命身家棄如敝屣，前扑後繼如飲狂藥，可以勵末俗，可以振頹風，誠足多也。先後死難不止此數，姑將所知姓名、籍貫、遺族付之劄剛，其所未知者。暫付闕如，有待于後。禺山李天德識。

中華鐵血團之沿革

中國同盟會時代，同志等呈奉孫總理明教，各盡所能，分途動作，貫徹革命主張。庚戌新軍舉義失敗，倪映典先生陣亡，同志星散，或逃亡海外，或匿居港澳，與內地失却聯絡。李天德憂之，遂與新軍同志，黎昭常、朱基、張天貽等，召集同志，在羊城永清門口，仁壽堂後座，開秘密會議，成立小組團體，取名爲同盟鐵義軍，徵求海陸軍人加入，以圖再接再勵。辛亥三月廿九日，攻督署一役失敗迅速，同盟鐵義軍雖下令動員，奈時間不及。迨是年九月，廣東光復，兵不血刃，一部份由黎昭常同志，隨姚雨平先生北伐；一部份由李天德組織北伐義勇軍，繼續出發，及至南北共和，民國成立，而此小組團體，仍未散也。癸丑二次革命又告失敗，七月龍濟光入粵，鐵義軍同志，除張天貽一人，受黃士龍運動外，其餘均在陸軍行伍，與濟軍抗戰，不敵，遂奔散，潛居香江，人皆異常悲憤。十一月七日，李天德再召集同志，假座永年人壽公司，開秘

密會議，公決將同盟鐵義軍，改爲鐵血團，使各界同志加入，擴大工作，海內外分設機關，以利進行。民國三年秋，孫總理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鐵血團派梅喬林、雷懋庸（維森）等爲代表，赴東京謁總理，報告一切經過情形。奉總理諭，鐵血團乃中華革命黨之鐵血團，應冠以中華兩字，乃頒賜電版銚質印一方，文曰中華鐵血團印，並遣專使頒授于香江，以資信守。梅喬林、雷懋庸（維森）等同返，在港機關宣告總理訓示，乃定名爲中華鐵血團，此沿革之本末也。本團全體隸屬於中華革命黨，一切主張皆以總理之主張爲主張，既奉頒印授受後，一切工作，直接間接仍皆秉承總理之命令做去。首義前後，無役不從。犧牲雖大，何敢言功。直至總理逝世後，始一律停止工作。同志等精神仍屬團結，而職業生活，則各自爲謀矣。

中華鐵血團殉難同志一覽表

溫 森 堯	三一	廣東清遠
溫 生	二七	同上
周 碩	二五	番禺
滿 忠 漢	三五	新興
胡 標	二七	新興
黎 昭 常	三五	新興

倫	梁	文	馮	鄭	鄭	鄭	周	周	梁	容	何	陳	洗	陳
福	鴻	飛	振			護	開		家			昭	惠	
棠	彪	龍	威	彬	賢	開	泰	鎮	模	泗	文	章	民	芬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五	五	五	五	四	九	五	十	五	七	十	十	八	二	八

高	廣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番	廣	廣	同	三	廣
要	東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禺	東	東	上	水	東
	開										中	惠			番
	平										山	陽			禺

廖	李	顧	龍	葉	梁	黎	周	鄭	陳	陳	鍾	胡	馮	葉
		世	顯		菊	福			凌	十	受	從	惠	
生	浩	亨	廷	平	屏	昌	新	滔	云	八	和	善	龍	亮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二	十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二	四	十	五	十	十	九	十	八	九	二	二	五	十	十

同	廣	新	南	清	同	廣	南	同	番	廣	東	新	南	清
上	寧	興	海	遠	上	東	海	上	禺	寧	安	興	海	遠

陸	陸	陸	馮	馮	成	李	馮	區	林	林	盧	張	冼	葉
				杏	創		子						二	
棉	就	明	發	波	周	定	源	苟	祥	賓	安	勝	寶	柱

討
袁
史
料
(二)

三	二	三	十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十	五	十	八	四	八	三	十	六	五	一	四	四	十	一

同	廣	南	番	中	東	番	廣	同	同	同	廣	同	同	四
上	東	海	禺	山	安	禺	寧	上	上	上	東	上	上	會
	南										四			

黃	蔡	溫	葉	葉	葉	梁	梁	馮	黃	何	朱
維	鐵漢	季財	河	培	發求	榮	發	滔	秉彝	卓非	耀
二	三	三	五	十	二	四	四	三	二	三	二
六	十	二	十	六	六	一	十	八	十	三	二
新	番	清	同	同	同	恩	同	廣	新	番	花
會	禺	遠	上	上	上	平	上	東	會	禺	縣
								南			
								海			

溫森堯事略

溫森堯名和，年三十一歲，廣東清遠縣池水石馬鄉人，前同盟會會員。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之役，與清軍巡防營戰于西門第四甫，傷左手。反正後，不入仕途，仍守工業，往來省港南洋。

癸丑袁氏專橫，南北決裂。廣州獨立失敗後，龍濟光入粵，大殺民黨，遂奮起再行革命，投入鐵血團，擔任製造炸彈，以供軍用。甲寅七月，在港製造炸藥，被炸傷腹部，大腸流出，並炸傷手部，經醫救治，截去大腸三寸，左手尾指一指。醫後益加奮勉，奔走無虛日。乙卯四月加入中華革命黨，六月入省謀舉義，設機關於琶州，運輸炸彈，以接濟軍隊，因而炸斃，四體分裂，慘矣。遺族母鄧氏年七十歲，女名玉玲，年三歲，嗣子正文，年六歲，兄名恭華居鄉。死難地點番禺縣琶州。

溫 生事略

溫生年二十七歲，廣東清遠縣人，居池水石馬鄉。前清新軍，辛亥反正，隨姚雨平北伐，解散後與乃兄溫森堯在香港執工業。癸丑南北時代，曾請纓討袁，會陳炯明失敗，仍回香港投入鐵血團，奔走國事。迨其兄溫森堯死後，益加奮勵，見袁氏稱帝，熱血噴湧，急謀討賊。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拂曉，襲肇和兵艦于黃埔海面，不克陣亡，尸骸遺于永固輪船，嗚呼烈矣！兄弟二人先後死于國難，家貧親老，不稍顧恤，可謂知有中華民國，而不知其他矣。母鄧氏年七十歲，兄恭華居鄉，死難地點黃埔海面永固輪船。

岑惠民事略

岑惠民年三十歲，廣東三水縣長岸村人，前同盟會員。辛亥反正，爲知字營營長，解散後，

復業爲醫。癸丑秋龍濟光入粵，大殺民黨，遂居港澳，投身鐵血團，奔走國事。及袁氏稱帝，憤然急進。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拂曉，與同志三十餘人，襲肇和兵艦于黃埔海面，不克陣亡，尸沉海底。遺妻女而不顧，捨身殉國，誠烈矣！遺族妻區氏三十一歲，女年二歲，名未詳。死難地點黃埔海面。

黃秉彝事略

黃秉彝年二十歲，廣東新寧縣潮沙鎮北坑堡四家村人。廣東公立法政學員，曾畢業于羊城黃氏家塾高等小學校，一名菊生，小字文富，性情沈毅，寡言笑，行篤實，生平不作僞語。癸丑二次革命失敗，袁氏益專制，解散國會，殺議員，遂拍案大叫，憤然出學校，去抵香港，訪諸同志，謀討袁氏。先組織辦報爲機關，因辦報被港政府查禁，又組織育華學校爲辦事所。及聞李天德成立中華鐵血團，遂往投之，受職爲第四分部長，急于進行。甲寅十一月，適其友劉某暗爲龍濟光偵探，而彼未知也，劉某又引偵探李華來給秉彝，謂有兩營軍可以發難，秉彝信之。遂同李華乘火車晉省，查看情形，在大沙頭車站被捕，備受極刑，矢口不供同黨遇害。遺族父昌景，年六十歲，母林氏亦六十歲，妻馬氏二十三歲，無子女，居鄉。死難地點本市大北門外軍路側龍氏行刑處。

何卓非事略

何卓非年三十三歲，廣東番禺縣菱塘司沙螺堡東望鄉人，前同盟會員，鐵義軍組織員，性至孝，嗜兵法。辛亥反正，投身初字營，欲求北伐，繼因南北議和，無北伐可言，遂復業備于太古洋行。癸丑年二次失敗，龍濟光入粵，政局大變，乃嘆曰民國亡矣，責在吾黨，不可不急思挽救，遂與李天德密謀舉事。旋受李天德委爲右翼司令，招集同志，節節進行，設機關于河南尾太古貨倉。同時各路計劃，未得要領，李天德急于猛進，促其輸運炸彈軍械入城，刻期發難，不幸爲其友林祝初所賣，勾引龍濟光偵探蔡春華擒之，搜去大小炸彈兩籬。此案發生時，滿城俱驚震，龍濟光大怒，施以極刑，用快砲車輪將其兩腿輾碎，未死，再縛之于五層樓下，擲炸彈炸之，四體四分五裂，死難之慘，未有如此者，是時癸丑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同志聞之，俱爲掛孝，其人格可想而知矣。遺族妻李氏二十五歲，居鄉，承嗣繼子一，其名未詳。死難地點，羊城粵秀山五層樓下。

陳照章事略

陳照章年三十八歲，廣東三水縣城人，向爲江北柴商，任俠廣交，善射擊。民國三年，見袁氏專橫，遂投身中華鐵血團，擔任組織江北義勇軍。民國四年二月，力謀舉義，在花地機關，被龍濟光捕獲遇害。遺族妻未詳，死難地點，羊城北門外軍路側。

何 文事略

何文年三十歲，廣東惠陽縣平山人。廣東陸軍官佐，癸丑龍濟光入粵，解散後鬱鬱居鄉。民國三年，聞李天德成立中華鐵血團密謀討袁，遂往投之，李天德委爲東江一路統領，使之回惠州運動學義。適洪兆麟在惠州學義失敗，龍軍偵探密報何文運炸彈，回至平山口，被龍軍要截，彼此劇戰，移時足部受傷，不能復戰，遂被殺。遺族父名未詳，年七十歲，母六十八歲。死難地點，惠州平山圩口。

朱耀事略

朱耀年二十二歲，廣東花縣人，廣東陸軍。癸丑龍濟光入粵後，大殺民黨，李天德憤之，設機關於高第街，組織暗殺隊，遂由龍顯廷介紹至李天德處，用爲頭幫暗殺隊，已設法投入濟軍營中，在都督府頭門守衛，伺間狙擊龍氏。繼因口音有異，被本營察覺，執送龍濟光，乃慷慨罵賊，受戮時八月一日也。遺族未詳，死難地點，羊城德宣街軍署前。

容泗事略

容泗年三十歲，廣東中山縣南平鄉人，前同盟會員，辛亥八月起義于順德東馬寧，與清軍戰三晝夜，九月粵省反正，爲康軍營長，民國元年夏歷七月，解甲爲農。癸丑秋龍濟光入粵，大殺民黨，逃避港澳，投身鐵血團，日謀討賊，奔走不遑。十二月三十日爲港政府所拘，遞解原籍，由石岐途返鄉，被龍濟光偵探胡泰清跟踪，發電龍氏，派兵艦二艘，截拿於虎門，押解回省，囚

于陸軍監獄三閱月而被殺，時甲寅四月也。黑夜臨刑，親屬不敢具領骸骨。遺母黃氏年八十五歲，妻林氏十八歲，居鄉。死難地點，羊城北門軍側路。

梁家謨事略

梁家謨年二十七歲，廣東番禺人。廣東陸軍，癸丑龍濟光入粵，解散後投入李天德處，與朱耀同充暗殺隊，同時事洩被害。遣族父俊卿，年未詳，母龍氏，年未詳。死難地點，羊城德宣街軍署前。

周 碩事略

周碩年三十五歲，廣東番禺慕德里司南村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受職爲先鋒隊長，生平勇敢能戰。民國五年一月，李天德召集同志于北路，謀攻兵工廠響應，城內軍隊失期，不能發難。李天德由東圍出港澳，與朱執信再商行止，留周碩等二百餘人潛伏于北路石湖營聽命。旋被濟軍偵悉，率大隊往圍之，血戰兩晝夜，濟軍團長田春發回城取救，周碩截擊于沙梨園七板橋斃之，並斃營長吳仲鳴及排長五人，旋因衆寡不敵陣亡，其時舊歷元月初九日也，同時陣亡者三人。遺族妻王氏，年未詳，子乃賢、乃芹，年未詳。死難地點，羊城北路沙梨園七板橋。

周 鎮事略

周鎮年三十五歲，廣東番禺縣慕德里司南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隸北路先鋒隊。民國五年

一月與周碩潛伏石湖營一帶，聽候舉義。旋因被濟軍大隊圍之，血戰兩晝夜，與周碩在七板橋擊斃濟軍團長田春發、營長吳仲鳴、及排長五人，是役也，濟軍死二百一十餘人，周鎮亦陣亡于七板橋。遺族父煜光，年未詳，妻朱氏，年未詳，居鄉。死難地點，羊城沙梨園七板橋。

周開泰事略

周開泰年四十歲，廣東番禺縣慕德里司南鄉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隸北路先鋒隊。民國五年一月與周碩潛伏石湖營一帶，聽候舉義，旋被龍濟光大隊圍之，血戰兩晝夜，與周碩同在沙梨園七板橋擊斃濟軍團長田春發、營長吳仲鳴等，遂陣亡。遺族妻朱氏，年未詳，子生三個月，未有乳名。死難地點，羊城北路沙梨園七板橋。

滿忠漢事略

滿忠漢年三十五歲，廣東新興縣小南鄉人，廣東陸軍連長。癸丑龍濟光入粵，解散後奔走港澳，投身中華鐵血團，擔任運動西北江軍隊，又回新興縣，組織民團聽候大舉。民國四年十二月事洩，被新興縣長所殺。遺族妻未詳，子名未詳。死難地點，新興縣城。

胡標事略

胡標年二十七歲，廣東新興縣天堂元崗村人，廣東陸軍排長。癸丑八月，龍濟光入粵，解散後投身鐵血團。民國三年二月返肇慶運動軍隊，被李耀漢捕殺。遺族母梁氏，年未詳，兄肇松，

居鄉。死難地點肇慶城。

鄭護開事略

鄭護開年卅五歲，廣東番禺縣墩頭鄉人，前同盟會會員。辛亥反正，投身北伐決死隊，解散復業爲商。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由廈門回港，投身鐵血團，李天德用爲先鋒敢死隊。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拂曉，擊奪肇和兵艦一役，冒險攻擊長州砲臺，血戰移時，衆寡不敵，頭部受傷，遂被擒解省，遇害於觀音山。遺族妻林氏，年二十二歲，女璧霞，年七歲，居河南。死難地點，羊城觀音山。

黎昭常事略

黎昭常年卅五歲，廣東新興縣肇慶前村人，同盟會會員，同盟鐵義軍幹部理事，廣東陸軍營長。辛亥反正，北伐輜重營第一營長，又爲七團二營長。癸丑七月，龍濟光入粵，在東沙路馬房血戰，詎被圍三匝，龍濟光派副官持團長委任狀招降，不爲動，將委任狀扯碎，率隊突圍而出，自行解散，與李天德再舉，在羊城設立機關，十月四日被龍濟光捕獲，先以砲車輪輾傷兩腿，然後殺之。遺族妻未詳，死難地點，羊城東校場。

鄭賢事略

鄭賢年二十九歲，廣東番禺縣茭塘司沙螺堡沙涌鄉人，德國留學畢業生。辛亥反正，與何卓

非投身初字營，欲求北伐，不得，則復故業。癸丑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粵，鬱鬱居家，李天德知其善做炸彈，親往聘之，使隸于何卓非部下，在芳村設立機關，製造炸彈，以備軍用。十一月初七日何卓非事敗，同時被蔡春華補獲，在機關搜出炸彈兩箱，槍械等子彈甚夥，與何卓非同時遇害，同志如失左右手，悲悼不已，李天德爲之三日不食焉。遺族待查，死難地點，羊城北門軍路側。

陳 芬事略

陳芬年三十八歲，廣東番禺縣茭塘司瑤頭鄉人，比國工程科畢業生，善製機械炸彈。辛亥反正，投身初字營，爲炸彈師，失敗後，復爲機器木業。癸丑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粵，李天德知其能製鎗機炸彈，親往聘之，使隸于何卓非部下，設立機關於芳村，與鄭賢同製鎗機炸彈等利器。農曆十一月初四日與鄭賢同時在芳村被捕，遂遇害，同志如失左右手，悲悼不已，李天德數月不樂。遺族待查，死難地點，羊城北門外軍路側。

鄭 彬事略

鄭彬年二十四歲，廣東番禺縣琶洲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肆年夏曆六月初四日晚，在琶洲機關協同溫森堯製造炸彈，以備攻城，炸藥爆發身亡。遺族母馮氏，年五十六歲，繼母董氏，年四十九歲，居鄉。死難地點，琶洲鄉。

馮振威事略

馮振威年二十五歲，廣東番禺黃埔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陸軍炮兵。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晨，響應肇和兵艦一役，攻入長洲砲臺司令部，失敗被擒，解省與鄭護開同時被殺。遺族待查，死難地點，羊城北門外軍路側。

鄭滔事略

鄭滔年十八歲，廣東番禺琶洲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四年舊曆六月七日晚，在琶洲協同溫森堯製造炸彈，以備攻城，炸藥爆發，殞命。遺族母李氏，年四十三歲，居鄉。死難地點，琶洲鄉。

梁鴻標事略

梁鴻標年二十三歲，廣東開平縣人，同盟會會員。民國三年二月，加入中華鐵血團，由李天德派爲屠龍暗殺隊，在羊城南關東官旅館被捕，槍斃。遺族待查，死難地點，羊城觀音山麓。

周新事略

周新年二十八歲，廣東南海縣人，下沙坑村中華鐵血團團員，鄉團團目，隸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右翼王相部下。民國五年四月二十日，在石灣與濟軍劇戰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在南海石灣圩。

文飛龍事略

文飛龍年二十五歲，廣東番禺縣曾邊鄉人，技擊師，曾充陸軍砲兵，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遂逃亡港澳，由黎福昌介紹入中華鐵血團，充技擊教師兼救傷隊員。民國五年三月與黎福昌入肇慶，運動軍隊獨立，被李耀漢所殺。遺族母陳氏，年六十歲，妻何氏，二十歲，女二歲。死難地點，肇慶城。

黎福昌事略

黎福昌年二十九歲，廣東高要白土鄉人，陸軍砲科畢業生。辛亥反正，隨姚雨平北伐，癸丑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粵，後逃來港澳，投身中華鐵血團，擔任運動軍隊，奔走不休。民國五年三月，入肇慶運動舉義，事洩爲李耀漢所殺。遺族待查，死難地點，肇慶城。

倫福棠事略

倫福棠年二十五歲，廣東高要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四年五月受職爲攻城隊隊長，在肇城組織隊員三百，業已就緒，適有事行經永反門，被濟軍捕獲備受極刑而死。遺族母黎氏，年未詳，現在肇城天香巷。死難地點，肇城北門外軍路側。

梁菊屏事略

梁菊屏年三十歲，廣東高要縣人，陸軍排長，同盟鐵義軍幹部組織員。癸丑二次革命失敗

後，龍濟光入粵，解散後與黎昭常設立機關謀驅龍氏，事洩，十月與黎昭常同時被殺。遺族母馮氏，六十歲，妻蔡氏，三十二歲，居鄉。死難地點，羊城北門外軍路側。

葉亮事略

葉亮年三十歲，廣東清遠縣迴屬鴨仔墩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與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北路支隊葉挺芬召集鄉團，樹旗舉義，爲濟軍所圍，血戰竟日，衆寡不敵，遂陣亡。遺族母馮氏，六十歲，妻蔡氏，三十一歲，居鄉。死難地點，清遠縣鴨仔墩。

葉平事略

葉平年二十歲，廣東清遠縣建屬鴨仔墩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與中華革命軍廣東第四軍北路支隊長葉挺芬召集鄉團，樹旗舉義，爲濟軍所圍，血戰竟日，衆寡不敵，遂陣亡。遺族母何氏，五十歲，妻林氏，二十一歲。死難地點，清遠縣鴨仔墩。

馮惠龍事略

馮惠龍年三十歲，廣東南海縣黃鼎司大富村人，辛亥反正，曾隸陸領部下。民國四年投身中華鐵血團。五年三月舉行於沙涌，三月十五日與龍軍戰于鹽步，陣亡。遺族父名圖，母招氏，妻梁氏。死難地點，南海縣鹽步。

龍顯廷事略

龍顯廷年廿二歲，廣東南海縣棠下村人，曾充高等小學教員。癸丑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粵，奸淫劫掠，自受其害，乃發願誓除袁氏，挽救民國。探知李天德在高第街組織暗殺隊，以同窗故誼相見，李天德用爲頭幫暗殺隊指揮，挾資運動得爲濟軍營書記，卽援引朱耀、梁家謨入營當差，藉勢行事，旋因朱耀事洩，同時遇害。遺母何氏，年未詳，子名炳元，年八歲。死難地點，在羊城德宣街督軍署前。

胡從善事略

胡從善年卅五歲，廣東新興縣天堂洞心村人，廣東新軍排長，同趙聲謀學義，庚戌元旦一役，失敗被圍，辛亥反正，復爲陸軍營長。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解散加入中華鐵血團，力謀討袁氏。民國三年二月，在陽春運動軍隊，事洩，被捕遇害。遺妻麥氏，妾謝氏，子金南、桂南。死難地點，陽春城。

顧世享事略

顧世享年卅一歲，廣東新興縣天堂塘社村人，廣東陸軍，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三年與胡保同任運動軍隊，在肇慶組織機關，事洩，爲李耀漢捕殺。遺母梁氏，子福新。死難地難肇慶城。

鍾受和事略

鍾受和年卅二歲，廣東東安縣人，教會傳道，平日熱心共和。民國三年，聞李天德之鐵血團

大倡討袁，特往投之，受職爲義勇軍組織員，在東安教堂組織機關。事洩，九人同時被補，解省遇害，其時十月中旬也。遺族待查，死難地點，半城東校場。

李 浩事略

李浩年二十四歲，廣東廣寧縣二洞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司令部命，在四會黃江墟討袁，與龍濟光軍血戰陣亡。遺族妻馬氏，二十歲，子名阿光，五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陳十八事略

陳十八年二十一歲，廣東廣寧縣東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承中華革命軍司令部命，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濟光血戰陣亡。遺族父名桂生，年四十八歲，妻史氏，二十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廖 生事略

廖生年二十二歲，廣東廣寧東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部，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濟光血戰陣亡。遺族妻姚氏，二十歲，子名阿更，歲未詳。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陳凌云事略

陳凌云年二十九歲，廣東番禺縣梅山人，同盟會會員，民國三年加入中華鐵血團。四年七月運炸彈，謀舉義，在香港被捕入獄，六月七日死於獄中。遺族父名洪，年六十五歲。死難地點，香港城多利監房，葬咖啡園。

葉 柱事略

葉柱年二十一歲，廣東四會三界市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妻梁氏，十八歲，子名騷仔二歲，居鄉。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冼二寶事略

冼二寶年二十歲，廣東四會馬江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父名錦華，年四十二歲，母利氏，三十九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張 勝事略

張勝年二十四歲，廣東四會伏龍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父名阿良，年六十歲。死難地點，四

會黃江墟，

盧安事略

盧安年二十四歲，廣東四會上林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父名成，年五十六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林賓事略

林賓年三十一歲，廣東四會林屋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圩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妻黃氏，年二十七歲，長子名超羣，次子名超凡。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墟。

林祥事略

林祥年二十五歲，四會大沙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墟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父恩蘇，年六十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圩。

區苟事略

區苟年二十六歲，廣東四會區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

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圩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祖母蘇氏，年七十一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圩。

馬子源事略

馬子源年二十歲，廣東廣寧縣深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一日，奉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司令命，在四會黃江圩舉義討袁，與龍軍血戰陣亡。遺族父名貴，五十歲，母廖氏，三十七歲。死難地點，四會黃江圩。

李定事略

李定年二十六歲，廣東番禺縣石門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晨，奪肇和兵艦一役，襲攻長洲砲臺，在白鶴岡血戰移時，衆寡不敵被擒，解省遇害。遺母莫氏，年七十歲。死難地點，觀音山後軍路側。

成創周事略

成創周年三十八歲，廣東東安縣第田村人，前同盟會會員，警察完全科畢業生。辛亥九月，與任鶴年在前山舉義反正，後充陸軍第四團砲兵營排長。癸丑二次革命失敗，投身中華鐵血團。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晨，在黃埔海面襲取肇和兵艦，不克，陣亡，遺戶永固輪船上渠。子名未詳，年十八歲。

馮杏波事略

馮杏波年二十四歲，廣東香山隆都上坑村人。廣東陸軍，辛丑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入粵，解散後，憤袁氏專橫，帝制復活，遂奔走港澳，投身中華鐵血團。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晨，在黃埔海面襲取肇和兵艦，未克，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黃埔海面永固輪船。

馮發事略

馮發年二十八歲，廣東番禺總黃埔村人，廣州中學學生，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五年三月六日晨，響應肇和兵艦一役，攻入長洲砲臺司令部，中彈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長州大坡地砲臺。

陳明事略

陳明年卅六歲，廣東南海縣鹿州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四年三月在鹿州村組織機關失敗，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南海縣鹿州村。

陸就事略

陸就年二十五歲，廣東南海縣廣州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四年三月在鹿州村組織機關失敗，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南海縣鹿州村。

陸棉事略

陸棉年卅歲，廣東南海縣鹿州村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四年三月在鹿州組織機關失敗，陣亡。遺族未詳，死難地點，南海縣鹿州村。

黃 難事略

黃難年二十六歲，廣東新會縣人，同盟會會員，反正後充北伐決死隊隊員，三年入中華鐵血團，歷任黨事。民國五年三月六日，響應肇和兵艦一役，攻入長洲砲臺司令部，失敗後赴南海縣上栢石灣等處，舉義討龍。六年隨李天德入北京謀殺國賊失敗，入獄，至九月身亡。遺兄黃慶，居鄉。死難地點，在北京京師第一分監，葬西直門外河南義塚地。

蔡鐵漢事略

蔡鐵漢年卅歲，廣東番禺縣蔡邊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賦性忠實，勇敢能戰。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變叛攻總統府，孫大元帥蒙塵於黃埔，特命李天德成立討賊軍，以資拱護，鐵漢爲司令部副官。七月十一日黃埔失守，孫大元帥下令海陸軍同時回師廣州，命李天德率陸軍攻車歪砲臺，以掩護海軍各艦駛入白鶴潭。十二日晨李天德率隊渡三山河，襲擊車歪砲臺克之，鐵漢拔幟先登，中彈陣亡。死後由李天德呈報大本營，奉大元帥令追贈陸軍上校，照例撫卹。遺族妻三十歲，女名阿妹，五歲。

溫李財事略

溫李財年卅二歲，廣東清遠縣池永石馬鄉人，中華鐵血團團員。民國十一年充北伐水陸電雷隊、衛生隊隊長，兼討逆軍副官。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孫大元帥蒙塵于黃埔。七月十一日黃埔失守，孫大元帥下令海陸軍同時回師廣州，命李天德率陸軍奪取車歪砲臺，海軍各艦駛進白鵝潭後，叛將楊坤爲以三團兵力反攻，車歪砲臺三面包圍，李天德衆寡懸殊，迫得突圍而出，溫李財奮勇肉搏，遂陣亡。死後呈報大本營，奉大元帥令追贈陸軍上校。遺妻現已再醮，子亦殤。

葉 河事略

葉河年五十歲，廣東清遠縣建屬鴨子墩村人，前同盟會會員，在香港中環永吉街廣興木箱店機關服務，非常熱烈。民國四年由葉漢庭介紹入中華鐵血團，運送港粵要件，受險多次，後於民國五年討龍之役，在中華革命軍廣東第四軍北路第二支隊葉挺芬部，第一統領葉漢庭第一營任連長，在清遠縣鴨仔塹灰窰駐集，被龍濟光部楊發貴統率攻襲，時劇戰最烈，同其子葉培陣亡。遺次子金福，妹秀蘭，二女，老妻何氏，房屋被焚，狀況極苦。

葉 培事略

葉培年十六歲，廣東清遠縣迴屬鴨仔塹村人，同其父葉河討龍陣亡。民國五年二月入中華鐵血團，隨營効力，三月在營部與龍軍劇戰，被龍濟光部楊發貴攻襲陣亡。妻子均無，景況苦極，死難地點，清遠鴨仔塹灰窰。

葉發求事略

葉發求年二十六歲，廣東清遠縣迴屬鴨仔塾村人，前同盟會會員。民國四年由葉挺芬介紹加入中華鐵血團。民國五年投入中華革命軍第四軍北路第二支隊第一統領葉漢庭部，第一營充排長職，三月在清遠縣駐防，被龍濟光部楊發貴圍攻陣亡。遺妻田氏，子容波，母劉氏，八十二歲，居鄉，屋宇被焚，景況極苦。

梁發事略

梁發年四十歲，廣東清遠縣迴屬鴨仔塾村人，前同盟會會員。民國四年加入中華鐵血團，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在支隊長葉挺芬部第一統領葉漢庭部第一營第二連充司務長職，三月在清遠縣防地，被龍部楊發貴圍攻，旋因衆寡懸殊，備受重傷陣亡。無子女，妻且改嫁，狀況極苦極慘。

梁榮事略

梁榮年四十一歲，廣東恩平縣歇馬鄉人，前同盟會會員。辛亥加入同盟會第四軍，隨李天德克復車歪砲臺及東朗砲臺，充任福字營左隊長。民國三年又加入中華鐵血團，民國五年奉李天德命同馬伯麟、黃鐵魂等，在廣州黃埔攻奪肇和北洋艦。七年奉命隨李天德、蘇漢雄、何少卿、楊國杰等，赴北京討逆，事洩被繫入獄。九年出牢後，回粵討莫；十年任非常統總府偵緝員；十二年任大元帥直轄討逆軍副官長，擔任討陳，克復龍門、平陵各地。十五年隨陸軍出發北伐，二十

年被人構陷槍決，是年八月十九日，殉難於廣州東門外東沙路黃花崗附近。

馮 滔事略

馮滔年卅八歲，廣東南海縣沙涌鄉人，中華革命黨黨員。民國四年加入中華鐵血團，五年討袁，九年討龍，十二年討陳，均隨李天德服務。二十年五月十八日被入構陷，於是年八月十九日，殉難於廣州東門外東沙路黃花崗附近。（黨史會藏鉛印本）

（四） 籌組中華鐵血團紀念會勸捐小引

陳春生

此乃前歲，甘鼎卿同志交春生參酌之稿，觀此可知鐵血團之大概。處專制壓迫之下，公理無可說，正義不得伸。惟有俠義之士，熱心熱血，不可過抑，恃白鐵赤血，以與獨夫民賊拼命。其高義偉功，可歌可泣，謂宜使其豐功偉烈，長留天地，永不磨滅，以與河嶽並壽，與日月爭光。而乃事績寂然，將就淪滅，人孰無心，能不悲哉。我中國同盟會，自庚戌新軍舉義於廣州牛王廟失敗，先烈倪映典同志捐軀，同志星散，或逃海外，與內地失其聯絡。李天德、黎昭常同志等在廣州仁壽堂開秘密會議，成立小組團，名曰「同盟鐵義軍」，徵求海陸軍人加入，以圖再接再厲。迄辛亥反正，此團體仍未解散。癸丑二次革命，龍濟光入粵，鐵義軍同志起與濟軍抗，不敵而散，遁伏香江，將「同盟鐵義軍」改爲「鐵血團」，使各界同志加入，擴大工作，海內外分設機

關，以利進行。民國三年秋，孫總理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鐵血團」派出梅喬林同志爲代表，赴東京謁總理。奉總理指示，謂鐵血團應冠以「中華」二字，以表示與中華革命黨聯貫一致，並賜電版銜質之印一方，文曰「中華鐵血團」，此本團沿革之大略也。惟是總理薨逝後，本團事業各自爲謀，久而久之，不免聲沉響寂，我輩後死者對於先烈之爲黨爲國，犧牲結果，乃湮沒無聞。若不爲之起衰振廢，爲先烈稍留紀念，豈不有愧承先啓後之天職乎！本團紀念會之設，誠急不容緩矣。獨是籌辦一事，必須略籌基本金若干，然後辦事乃得有費用。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邱之木。我諸位同志，休戚相關，憂樂與共，倘慨解義囊，俾成基礎也。他日會務發達，先烈義舉，永垂不朽，皆捐助諸公之賜也。是爲引。（黨史會藏抄件）

（五）黃埔海面襲肇和兵艦記

上海民國日報

黨人在粵攻肇和兵艦，圖據以起義，多載各報。茲據粵東來函，敘其詳情如下：

肇和兵艦，前由滬調粵，駐防灣泊黃埔海面。七號早三打鐘時，霧氣甚盛，突有來往省澳永固商船，由澳來省，駛向肇和兵艦之側。該艦疑其因霧誤駛，正擬鳴鐘警告。詎轟然一聲，突有炸彈，由永固商船擲至該艦甲板上。艦員知有變故，幸損傷未甚劇烈。艦上水兵，當即開槍，向

永固擊。船上黨人，亦開槍還擊，彼此互有死傷。當該彈轟炸時，全艦爲之振動，劇戰移時，水兵開機關槍轟擊，黨人不支，隨將永固駛回黃埔附近。該艦跟進，獲得少數革黨，並將永固扣留現已駛回天字碼頭，所有搭客，一概留在船中，聽候核辦。其受傷兵士，已送中法韜美醫院調治。以上情形，係據受傷兵士口述也。

又一說云：黨人乘永固駛近肇和時，曾擲放炸彈三枚，第一第二兩枚落水，第三枚乃能擲中。至黨人計劃，聞奪得該艦後，並欲襲擊長洲炮台，以圖窺省城云。

又一說云：黨人圍擊肇和兵艦一事，竝續查六號晚九時，永固輪船，由澳啓行返省，三點五十分鐘，駛至黃埔時，忽有搭客數人起立，對衆而言曰：各兄弟無庸驚恐，如有金錢財物，一概保全，請即齊下艙底安息等語。衆聆其言，徬徨無措，祇唯命是聽。而黨人均出手槍炸彈，即分派四人，直上舵房，監視船主。其船頭船尾電燈房等處，亦每派二人指揮，並有三人督飭車房開足機器，二人着令火房加足煤斤，旋即指揮船主，泊駛肇和兵艦之側。當時氛霧迷濛，該艦疑其誤駛航線，鳴鐘告警。黨人即在永固輪船開槍轟擊，施擲炸彈，始知事變，遂即還槍，交戰歷時許久，劇烈非常。該艦復以探海燈射之，黨人跟影發槍，即將燈手轟斃，並有炸彈一枚，擲於艦外之柱，致斃水手一人，及反炸永固輪之搭客二人，黨人二名，均即斃命；並有輪伴朱洪因，與彈炸之處相隔鋼板，亦傷眼角。蓋其彈質，均以玻璃及最烈藥品製成電手燈式，故勢力甚大也。

而同時東埔壩地方，又有黨人三百餘名，逕向魚珠砲台攻擊，互相響應，率為駐守軍隊擊散。而輪上黨人，由三時戰至四時許，疲倦已極，勢力不支，遂駛向灘邊淺擱，水登岸。艦隊即駕小輪追擊，又電報來省，及飛電東埔，調遣福軍堵截。黨人紛紛將錢銀拋擲，謂係無用之物。當抵步為福軍第二連拿獲總司令馬百麟等六人，炸彈一枚，駁壳一枝。並由艦拿獲黨人六名，均佩敢死隊襟章。其輪內各客，當由肇和艦派隊封守。龍將軍接電後，於七號即飭總司令趙越，親赴魚珠長洲兩砲台，統領蔡春華，乘坐江漢前往，旋在永固輪船拿獲敢死隊長某甲一名，即將該輪帶回省城。四時許，抵步泊於天字碼頭海面，蔡廳長即於十七號晚十一時，親乘紫洞艇駛至該輪，隨將各搭客一百九十餘人，詢問明白，一律省釋，並將獲案之黨人六名，帶回本廳審訊。據供，此次起事，倘獲肇和練艦，一面分隊佔領長洲魚珠砲台，即將該艦駛進省河，謀攻觀音山等處。至福軍所獲之馬百良等六名，亦於八號早群解軍署。龍王即提該黨等，在龍王廟親為審訊。據供亦直認不諱，現均判處槍決，並以該輪如此疏忽，恐有別情，已將其船主及買辦張某傳案訊問云。

（「民國日報鈔鑄」第二冊，民國五年三月十七日）

（六）黃埔謀襲肇和兵艦記

李天德述 鄧慕韓記

民國四年冬，本黨在滬上欲以肇和兵艦起義失敗，時謀再舉，適該艦派駐黃埔，陳英士派楊

虎、李元箸、馬伯麟、余建光、馮啓民五人來澳門，與朱執信商（時執信任中華革命軍廣東總司令），執信以天德熟悉黃埔情形，囑楊、李、馬、余、馮五人過港助天德，並陳欲先襲肇和然後進攻粵垣，天德以責任重大，復偕楊等往澳，與執信相商。執信以此事非天德莫辦，囑楊等聽由天德主持。天德謂須先到該地察看情形，方可着手。翌日，乃與馬伯麟乘往粵澳之永固艦而去，比經黃埔見永固船身高度，與肇和艦相等，如此，可利用該船泊近肇和，一躍而過，不必另奪別船駛進又須歷梯上攻，種種困難危險。抵廣州後，是晚寓沙面羣英伙食館，次日，復乘永固原船返澳，將所查情形報告，均云此策可行，決定照此辦理。天德又謂肇和雖得手，而兩岸均有砲台數座仍可用砲轟擊，故須先將砲台攻克，於事有濟。執信極以為然，將所有水陸作戰事宜交由天德指揮，天德奉命親往黃埔察看各台情形，編列隊伍，運動台兵，及佈置進攻方法。費時二日，各事就緒，然後返澳，商定於五年二月十二夜發難。永固方面，由天德派鐵血團團員成創周、溫生、湯伯和、鄭慕開、岑達強、葉伯蕃、梁榮、馮冠標、黃鐵魂、楊國杰十一人，會同馬伯麟、山東同志二人華僑十一人由馬伯麟主持，鐵血團員及山東同志槍枝僅得過半，華僑並無槍械，（陸領原定担任駁壳十二桿，屆時竟無以應，）祇用炸彈。並約先由天德攻取黃埔兩岸各砲台，攻克後懸掛紅燈為號，乘船同志，見有紅燈，便可發動，否則作罷。約定，天德便返黃埔，如期，派黃翥雲、蘇漢雄、陸堯、羅凱廷、李惠亭率部攻魚珠獅砲台；派劉兆南、譚錦廷、黃維、何少

卿、馮發、馮啓民，陳世埭率部攻長沙白鶴頭大坡地二砲台，天德與李定乘一小艇往來接應。是晚台兵先受運動，自無抵抗，要塞司令及各台長，均不在台，其餘官長，倉卒聞警，徬徨無措，束手聽命，各台下，立即佈防，並燃紅燈，使永固船中同志，知陸上經已勝利。馬伯麟在澳，亦依時取齊下船，天將黎明，船近黃埔，遠望各台，均掛粉燈，即行發動；禁閉船長於一室，威迫帶水駛泊肇和邊傍；由梁榮囑樓上乘客盡落大艙，以免危險，並演說吾人此舉，係借永固以襲肇和，而討袁賊，並非行劫諸君幸勿驚亂。詎水流湍急，連駛五次不能泊近肇和，守兵又喝令離開，成創周不得已，欲躍過肇和，未達，墜水溺焉。肇和見如此情形，開機槍掃射，溫生擲以炸彈，斃其水兵，馮杏坡又欲躍過，未及墜河溺死。該艦開探射燈照射永固，山東同志開槍，斃其司燈者，該艦乃以小砲射擊。馬伯麟知事不濟，乃將永固駛向沙灘，與各同志登岸而逸。當肇和開砲時，溫生、湯伯和及山東同志二人均中彈死，各人登岸後，被福軍拘捕者，爲馬伯麟、鄭慕開，及華僑六人，除伯麟得釋外，餘俱殉義。馮發行至大坡地砲台脚，李定在小艇，均被肇和機槍射死；天德亦傷右腿，乃將小艇駛回黃埔洋關，命兩岸各台同志總退却，與何小卿、劉兆南、譚錦廷過深井蔡邊鄉，由陳村轉江門，乘輪往香港。是役雖失敗，然各同志舉事之勇，犧牲之烈，洵無愧本黨之精神矣。

當袁氏稱帝，革命黨人謀襲肇和兵艦，凡二次：一在上海，（民國四年十二月）主持其事者，

爲中華革命軍中部總司令陳英士；一在黃埔，（民國五年二月）主持其事者，爲中華革命軍廣東總司令朱執信。前者，兵艦成功，而陸上失利；後者，兵艦失利，而陸上成功，目的同，而收穫異。至論其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其置生死於度外之精神，則先後一轍也，然上海一役，多爲稱述，黃埔一役，幾無傳焉，未免憾事，故特紀之。慕韓附識。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廣東曲江「中山日報」）

（七） 討龍運動

劉德澤

民國三年春，奉總理命歸國臂助廣東司令長官鄧鏗，運動龍濟光部隊討龍，甫抵滬，值陳其美策動肇和軍艦舉義，復奉陳命留滬，與邵元冲、余祥輝、楊敬波、張厚成、曹澈石等運動閩北警察署長響應。肇和軍艦失敗後，旋接鄧鏗來電催促赴粵臂助討龍運動。是役在事出力同志，安健、彭顯臣、鄧文輝、劉玉山、楊蕙、司承之、簡夢平、蘇無涯等；死難者，皆滇黔同志李進修、沈作棟、段植材、楊鍾育等七十四人。余脫險到港，龍氏又派偵探來港誘余再進廣州，幸得鄧鏗接省中同志死難報告，通知消息，余始偕史古香、張健二人誘殺該探於香港對面紅磡碼頭。因倉促暗殺，未得檢查該探屍身，翌晨發現死屍身上帶有數百元，金鍊鍊及誘余僞函，照會港督要求引渡亂黨胡漢民、鄧鏗、朱執信等公文。各報發出號外，登載亂黨徐筱舟紅磡暗殺案之駭

聞，徐筱舟余之化名也。於是在港不能安身，避往澳門與總理胞兄孫眉、李濟民籌議再舉，總理由東京復派葉夏聲回粵主持，余即退日本東京報告討龍經過。（劉德澤「中華革命黨外記」，黨史會藏鈔稿）

（八）香山中華革命軍

劉德澤

余因趙仲叛黨，發生衝突後，遂不偕趙赴日購械，憤往澳門與司令長官朱執信商議，運動駐前山龍軍陸朝珍、李月梅，在前山灣仔地方發難，揭廣東中華革命軍第五軍旗幟。翌日陸朝珍統領七連，全部歸順，余將總理空白任命狀，任陸為廣東中華第五軍第一師師長。繼得周伯甘同志運動駐防香山龍軍獨立旅旅長納順洪，統領李永昌等來歸，又任納為第二師師長。是役在事同志孫振興、朱卓文、鄧鼎封、安健、司徒非、鄧彥華、徐景棠、凌漢舟、簡夢平、王叔度、周伯甘、王斧、楊蕙、朱旭、歐陽謙、傅新陸等。當時因受肇慶都司令部排擠，對龍濟光表示香山中華革命軍，係孫派勢力，並非彼之直屬部隊，任何行動，都司令部概不負責。龍接電後，即派袁帶統率海陸大軍到香壓迫，遂遭失敗。（事實見民五袁氏盜國記，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劉德澤「中華革命黨外記」）

(九) 惠州舉義記

(一) 惠州之大舉

一月七號申刻，粵將軍龍濟光，在署設宴款待廣西陸軍派來之副官馬慎堂，並召集馬汝珍等數人，於席間開軍事秘密會議，旋接某處密電一封，聞卽於是晚九時許，帶同心腹將弁百餘人，由大北門秘密出城，在大沙頭乘船馳往虎門沙角砲臺巡視。八號晨，省垣長堤一帶，發現廣東大都督限告示數百張末署民國五年元月七日示，並蓋有大都督紅印。其文洋洋數千言，此示文於天亮後發現，觀者人如山海，惟不數分鐘，卽被六區警兵撕爛，全文已失。警廳飭區照錄，亦已無由抄錄矣。上午十時，軍署突接惠州清鄉督辦李嘉品加急電報，謂黨人圍攻惠州城，情形危險，請卽派兵到惠救護，呂參謀電致沙角砲臺，與龍將軍密商。龍着派陸軍第一混成旅軍士一營，前往救應。各軍隊卽於十一時搭廣九專車出發，一小時後，軍署又接李督辦加緊電報，謂惠州城萬分危險，請速派大兵前往救應。四時許呂參謀又派陸軍砲兵一營救應惠州，各軍人由城內鳴金出發。是晚省垣全城戒嚴，除大東、小東、大北、小北、小南門入夜關閉外，卽大南門、正西門亦皆虛掩，並加派暗探百餘人四出偵查。同日香山城監知事與袁統領亦下緊急戒嚴命令入夜關閉城門，祇留西門一處出入，此則八日晚之實在情形也。刻聞官場方面消息，已迭接李嘉品等獲勝之報告矣。

惠州一帶地方形勢極爲險要。昨午黨人圍攻惠城之時，係得四大團紅黑旗各民團爲之贊助，現在聲勢頗爲浩蕩，將有進窺省垣之意。現在廣九鐵路護路軍隊一律大爲戒備。此次粵省共和軍以陳炯明爲主幹。去歲中日交涉案提出時，陳曾與黃興、李烈鈞等聯名表示，不在交涉期內圖謀革命倒袁救國。聯同柏文蔚、林虎、鈕永建、李烈鈞、熊克武、龔振鵬、譚人鳳、李根源、冷遜、耿毅等，設總機關於星加坡，以水利速成社名義，向南洋各埠，募集款項，卽定以西南諸省爲發難地點，中北部爲響應，早經派人分途佈置。嗣籌安會發生，各省將軍唐繼堯等，遣人向陳、李、鈕、林諸人接商，遂有九省同盟之風傳。某將軍因是被疑，幾不安其位，兩月以來，北軍南下，袁擬佈置停妥，卽將某將軍等陸續除之。不料雲南竟先發以制袁也，惟諸省係完全軍隊，朝下命令，夕卽出師。廣東則爲龍盤據，須以武力倒龍之後，始能聯合諸省倒袁。故陳炯明擔任經營粵省，於去歲九月，派馬育航回港，主持一切。聞其布置完全，勢力甚雄厚，全省計分四路，省內及廣府屬爲中路，計二十四支隊；惠潮梅爲東路計二十二支隊；肇羅高欽爲西路，計十四支隊；南韶連及清遠爲北路，計分十支隊云云。

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陳炯明東江副司令林海山，於本月六日，在寶安縣屬淡水、白花，及惠州城等處，分途起義，附從者甚衆。先鋒隊葉匡、黃飛龍等，業在淡水地方，將三團三營長盧華龍圍困，由天明戰至下午三時，惠州清鄉督辦李嘉品，六次電請救兵，至八號三時，粵吏始有救兵

二營馳往救援。黨人佔踞柏塘新塘各險要地方仍與龍官軍鏖戰。聞此次共和軍，共分十路十八支隊，由陳炯明派出各支隊司令長。茲將惠州起義時之情形，並其姓名，彙錄如下：

第一路第一支司令長林海山，（前惠州綏靖處督辦）第三支隊長陳國強，（前陳軍團長）由平山進攻惠州。

第二路第四支隊長陳月橋（前東江警衛軍統領）由白花進攻。

第三路第五支隊司令長黃伯羣，（前廣東工兵局總辦，日本留學生，東京國民黨支部長）第六支隊司令長葉匡，（前海軍部參謀，日本海軍畢業生）由淡水進攻。

第四路第七支隊司令長嚴德貽，（前惠州綏靖處督辦）第九支隊司令長溫子純（前惠州綏靖處幫辦、警衛軍統領）第十三支隊司令長鍾德貽，（前都督府軍需司長、陸軍畢業生，）由橫瀝水口進攻惠城。

第五路第十二支隊司令長陳成章（光復時克博羅城，前兩廣電報局總辦，日本留學生）進攻博羅城。第十六支隊長楊實夫，（日本留學生）第十九支隊司令長楊一清，（光復時民軍營長）由赤江綠蘭起事，據東江下游進攻石龍。

第六路第八支隊司令長劉濟權，惠州中學畢業，（光復時民軍統領）進攻河源城。第十一支隊長曹鼎鍾，（現時龍濟光東江統領）在河源響應，故劉不戰而克。

第七路第十七支隊司令長羅惠疆，（惠州中學堂畢業生）由惠城附近起事，即佔領西湖飛鵝嶺砲臺。

第八路第十四支隊司令長張傑，（光復時軍民統領）由龍岡起事，進扼平湖，聞與龍濟光昨日派出之陸軍一營，戰爭甚劇，未知勝負何如？

第九路第十支隊司令長張化如，（日本留學生，前龍川自治會長）進攻龍川。

第十路第十五支隊司令長曾漢波，（光復時民軍統領）第十六支隊長鄧紹良，（前陸軍營長）

第十七支隊司令長李懋清，（光復時民軍營長）均係分赴東江上游紫金、連縣、長寧、和平等縣，西出與北路共和軍接應云。

聞惠州共和軍司令長林海山，佔據平山後，即出馬鞍，會合黃葉兵，與龍軍鏖戰，非常劇烈。至十一號，兩軍均有傷亡。龍軍死者二百餘人，共和軍死者百餘人。第十二支隊司令長陳成章，迫攻博羅城，三日夜，值省救兵到，遂退守某某地方。又十二日早，第十二支隊第二統領韓齊，率軍攻蘇村軍隊，斃其連長黃某，擒一排長，一警察區長，即乘勝移兵，與陳成章會合，再圍博羅城。共和軍勢浩大，龍軍遂閉城自守，刻共和軍正圖急攻勝負未詳，其向駐水龍華大坑洞之龍軍均投降（約一連人）。又共和軍支隊司令溫子純，攻克東江上游駐防軍二連，警察游擊隊一隊，連長及游擊隊長陣亡，軍士死百餘人，餘均投降。劉濟權因委曹鼎鍾統領共和軍，分隊收略

東江上游各縣地方。又聞黃、葉二司令助林海山、德明兩軍，與敵軍接戰時，其部下有一隊少年軍，最爲敢戰，約共四十餘人，其裝束似小學生，均用新式駁壳槍，敵軍屢爲所敗云。

(二) 省城之戒備

近日粵省謠言日盛，人心惶惶！龍上將軍，張巡按使，因此特出示曉諭，其示文略謂：造謠惑衆，國有常刑，捏造事實，駭人聽聞，在有識者，一經按察，自知盡屬子虛，而無知愚民，以訛傳訛，市虎杯蛇，難保不別生誤會。當此陰曆年關伊邇，正商場結束之時，豈可輕聽謠傳？自相驚疑？本上將軍巡按使身膺疆寄，保衛治安，是其天職。所有城內外各地方，迭經會同，嚴飭各軍警，一律嚴密防範。連日據報，各屬均極安謐。省會重地，軍警林立，戒備尤嚴，更無意外變亂之可言。所屬商民人等，務各自安生業，切勿誤信謠言，自生擾累云云。

官場則既勸人民鎮靜，切勿聽信謠言，而自己則頗事張皇，防衛極爲嚴密。龍上將軍，則常在觀音山上設防，極爲嚴重。即巡按使署爲全省行政之總機關，亦已在頭門鐵閘內，高架機關槍四架，派第一營衛軍親兵看管。其大堂內，則有五寸徑口之機關砲四尊，現亦實以子彈，以備不虞。其署後近厚祥街處東角，用土敏土泥和石子建築砲臺一座，西角用白沙磚結砌碉樓一座，每處均派親軍一連駐守。每日下午六時，即將署內各閘門，一律嚴閉，而石井兵工廠爲全省軍隊命脈地方極爲重要，除廠外原有陸軍步兵莫禮華一營，工兵馬正明一營，扼要駐守，日夕梭巡，四

路放哨外，昨復由龍將軍加派得力親軍六十名，駐紮廠內，並於廠門外架備機關槍四尊，以資防禦。其廠員工匠人等均不准容留親友在廠住宿。電報一項，傳遞消息，實爲軍事上最要機關，現兩粵電政馮監督，深恐黨人破壞，特通飭所屬各局，一律戒嚴，凡到局拍電報或如有闖進電報房者，卽由領班制止。並聞日間卽由軍署派兵保護。至於水路上，則由水上警察廳肩其責。鴨墩關一帶，派有專駐巡艦，凡入口船艇，俱受檢查。而厓門一地，港汊紛歧，黨人偷運軍火，多由該處內渡，復派出廣亨新安兩巡艦駐泊該處，無論何項船隻，均須一律檢查，手續極爲縝密。其北洋海軍，現有海籌江利兩軍艦，寄碇粵省黃埔海面。日來兩艦，均甚戒嚴，自艦長以至船員，如有由輪登岸，及由岸下輪，俱由值日船員搜其身上，以昭慎密。至廣玉兵艦，廣海運艦，則加工修葺，以備調遣，此水路防禦之情形也。若陸路，則以廣九路爲重要區域，近日已於沿路建築砲樓，派兵駐守。大吏仍恐兵力未足，特檄飭駐守大南門城樓之陸軍一師，輜重營長劉殿元，統率所部，馳赴該路駐紮，由平湖站以至深圳站各地方，均責成該營長派兵檢守，其用意亦可謂無微不至矣。然設防如此，各商民居房，仍不免有紛紛遷徙者。現在粵省情形，幾與辛亥年九月之時無異。商民初時本亦鎮靜，祇因軍政界過於恐慌之故，遂致不安，故論者謂欲息警言，而使民間安謐，斷非一示之曉諭所能爲力。如果軍政界自問可以確有把握，惟有立即宣布解嚴，此爲第一善策，然斷非當道所能辦到。今陰曆年關在邇，商場生意，均於此結果，正賴市面銀根流通接濟，

乃西關一帶各富戶，皆紛紛遷居港澳，不特現銀不肯發放出外，反爲收回，雖未到期者亦情願減息收回，改向外國銀行存貯。聞此三四日內，向中國銀行提回之款，合計已不下三百萬，其零星存放於各銀舖而近日收回者，亦一百六十萬。想將來市面，受此影響者，其損失亦必甚鉅也。

(三)各屬之騷起

淡水 本月七日五點鐘，東路第五支隊司令長黃伯羣，第六支隊長葉匡，攻破淡水城，隨即安民，秩序井然，駐防軍盧營長，舉旗投降。同時東路第十一支隊司令長林海山，攻破平山鎮，迫近惠州府城。又東路第七支隊司令長嚴德明，舉義府城，附近之軍隊，均已投降。

博羅

東路第十二支隊司令長陳成章，於六號夜攻破博羅城，防駐舉旗投降，知事逃走。

新安

聞新安縣屬野田關，于初七日，爲共和軍中路第十支隊司令長曾某所佔據。該處防軍某營長，當即率隊投降云。又七日上午八時，共和軍與石龍駐防軍鏖戰，至十二句鐘，兩軍勝敗未分，後龍濟光派兵救援，兩軍始停戰，現各守戰線。聞派來之援軍，有與共和軍表同情者，故有停戰云。又聞新安沙頭角地方駐防軍，於初六日下午四點鐘，被共和軍撲滅，奪獲槍械甚多。該處毗連洋界，有海關衛署，共和軍自佔領之後，秋毫無擾，外人極爲贊賞不置。

沙坑

第五支隊司令長黃伯羣，第六支隊司令長葉匡等，攻入淡水時，因接馬鞍戰報，遂移兵協助第二支隊。該處龍軍，因葉匡係沙坑鄉人，即將該鄉圍攻，乘機劫掠。該鄉葉氏，本爲

巨姓，人口萬餘，且素備鬪械，槍砲充足，當時人心憤激，遂鳴鑼召集鄉衆，與龍軍激戰甚烈，九號全日，槍聲不絕。

東江 東江共和軍總司令嚴德明，約定各支隊司令長，於月之六號同時並舉。各屬駐防軍隊，會師某處，並力攻惠。據聞嚴德明，已破橫瀝墟，駐瀝成統領率兵已降。陳強、林海山二隊，已破平山。三多祝陳成章、楊清二支隊，已攻博羅城，鍾營長兵亦降。黃伯羣、葉匡二支隊攻淡水，劉濟權一支隊攻河源，李懷清、張化餘二支隊攻龍川，均有二三千人起事，通計不下萬餘人云。

河源 河源第八支隊司令長劉濟權五號起事，六號陷河源，統領曹鼎鐘被擒後降，隨委爲分隊統領率兵三營，作爲先鋒隊直向惠埃撲攻云。

龍川 聞龍川縣埃城，有共和軍千餘人，七號在離城三十里樹旗舉義，縣兵聞報，即出隊往攻，被共和軍四面圍擊，即時潰散，縣知事聞報逃去，不知下落。共和軍司令長黃道強，遂於是晚率隊入城，已遍貼安民告示云。

順德 此次石司令進攻順德時，人民多以酒米相饋，其軍中樹白旗兩面：（一）書弔民伐罪，（二）書誓斬獨夫。市鄉之間，皆貼有安民佈告。

番增 省垣宣傳番禺增城交界一帶人民，應募者頗衆。查該黨人首領姓譚，係陳炯明所派

出，刻在該處高掛旗幟，其旗色計分兩種：一係藍色，青天白日旗；一係白布黑字，上書民命社討袁軍第十三營譚等字，而新會古兜山及兩陽等處，皆已滿布黨羽云。

澳頭 東江共和軍，自舉義以來，聲勢頗大。聞澳頭駐有兵士一連，該連兵士，多與共和軍聯絡，連長素爲鄉人所惡，彼見勢不佳，卽於七號挈眷潛逃來港，寓榮泰祥客棧云。

花縣 該縣有大東埔黃某，言該鄉前被其縣知事周某押勒祠堂廟宇屋脊捐款四千五百元，一月八號送款抵縣，始知周知事逃走已二日，僅留局紳劉少龍，爲之代理。劉欲收此款，其鄉人不允交，卽携以回鄉云。又一訪函云：周知事逃走之原因，係因有黨軍千餘人，在縣西之獅子嶺，突攻軍營，並奪去槍百餘枝，斃兵士數十人，大有謀襲縣城之勢。該縣城與獅子嶺相距僅三十里。故卽逃走云云。

電白 縣屬有陳育、許國豐等，約同黨人，在觀洲附近舉事，隨卽佔領觀洲墟，旋與駐紮該處軍隊接戰，擊斃龍軍四十餘名，聞已圖攻縣城云。

龍門 縣屬綠林，素稱强悍，本月十號，聞有黨人數百人，會合綠林，共有二千餘人之多。於晨早六點餘鐘時，分三隊圍攻縣城，縣兵固守，不敢出戰，近已十分危急，破城卽在旦夕。

開平 開平縣城昨十二號午，已被花崗之共和軍攻破。縣知事江漢，先偕同課員林香六逃去無蹤。查該城兵力，極爲單薄，不百人亦可佔據。現共和軍已有二千餘人分占各處險要，省垣

因兵力不敷，現未派兵與之接仗，聞該城最近地方，係爲赤礮商埠云。

茶蘭 月之十二號下午四點鐘，財政廳長蔣繼伊，接到惠州茶蘭厘廠總辦梁元（爲袁總統之戚屬），加急電報，謂現有黨人千餘名，圍困厘廠，廠丁不敵，情形極危，乞轉詳當道，派兵救援。蔣繼伊據此，當即轉電龍，飭令就近軍隊馳往救助云。

潮汕 月之十二號午，將軍行署，接到潮梅鎮守使馬存發兩次來電，（由軍署軍需課長梁日東接電）謂潮汕商民，反對帝制，強迫獨立，民情浮動。龍濟光回電，飭令竭力鎮懾，度此方情形已岌岌矣。

信宜 電白縣城，聞昨十二日，已爲共和軍攻陷。附近各墟場，已盡爲共和軍先鋒隊長許國豐率隊佔據。信宜縣屬，日昨亦有革黨首領林某舉起義旗，連日附從者，已有二千餘人，聞多係從前陸軍退伍軍人。現在聲勢浩大，擬撲攻縣城。信宜縣知事，聞報驚惶失色，昨已飛報高雷鎮守使署，請救援云。

清遠 月之十二，又有共和軍八百餘人，在清遠縣屬三坑墟，（離縣城七十里）舉旗響應。該處地勢西連肇慶四會，北連廣寧。該墟有商店三百餘間，當押店三間。共和軍舉事之時，專與軍警作難，旋與軍警互戰，龍軍不敵，被擊斃三十餘名，餘盡投降。聞共和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該處商民，大爲歡迎，宰豬殺牛以犒師云。

黨人密謀佔領惠州，以期結聯港澳，上窺省會。經惠州清鄉督辦李嘉品，帶隊緝捕，該黨人與官軍抵抗，當獲其司令一名，搜出文件多種，當電稟軍巡兩署云：頃據盧營長華龍稟報：六日夜，革黨總司令葉匡、副司令黃飛龍、先鋒朱得勝等，帶人數十，猛攻淡水，經營長督帶軍警，分頭迎擊，鏖戰至七號晚，擒獲黃飛龍一名，黨羽十數，該黨退至城外河背地方，我兵追擊，又斃數十，擒十餘，復合兵前勦，彼又匿至勒坑樹林內，現仍督兵搜山，以清餘黨。本役奪獲各種偽徽章旗幟甚夥，俟收隊一併報解等情。查此次該黨在溫澳設立機關圖亂，以奪取惠州為根據地，同日在淡水柏塘新墟起事，不下萬人，該營長先將淡水一股撲滅，請優予獎敘云云。

順德縣黨首陸志，因帝制成立，由澳門糾合黨人，潛匿番禺縣屬古壩地方，暗設機關，運動軍人，事為順德縣城知事偵悉，當率警衛軍營長何國梁等，分路分勦。陸志等聞風，由古壩逃出山邊，開槍抵抗，對敵一時之久，當場將陸志一名，及不知姓名二名擊斃，奪獲十響無煙槍二枝，十響曲尺槍一枝，子彈四十三粒，搜出陸志圖記一顆，布票一帙，經分報軍巡兩署查核矣。

開平著匪梁紅咀隆、黃紅咀福、朱炳侯晚等，勾結鶴山新興、恩平、台山各處黨人，不下數百人，欲乘機起事，早經江知事偵悉，電省告急，撥派軍隊前往，嚴為防範，現探悉梁等所用幟旗分為三大支隊，一旗上書朱字，旁書救世軍，餘二旗上書黃梁字，旁書救民軍，衣服均仿製軍裝，槍枝俱用駁壳，為數甚多，前數日縣游擊隊長司徒溥，督隊到黃大埔竹園新安等處圍捕，接

戰六小時之久，後見敵強兵弱，始收隊而回。隆勝墟一帶，尤爲猛烈，各處土人，目下均有風聲鶴唳寢食不安之概。

鶴山知事錢寶知，頃接黨人由高明發來郵函，聲稱限日攻撲縣城。錢知事得函後，卽與營長鄧本殷熟籌防範之策，頗以該縣兵力單薄，一旦有警，不足支持爲慮，昨特電當道添兵駐防。

高雷鎮守使王純良，昨飛報當道云：現茂名縣屬有扶民黨首楊初，招集黨徒，在離城十餘里之白水嶺麇聚，若不卽行勦滅，貽害匪輕。當經調撥大軍，會同茂名縣，分路進兵，請速給運子彈赴高，俾資接濟，以免貽誤。

寶安縣赤尾龍津洋關，被該處黨人探悉，關內原有槍枝數十桿，均係新式，突於日昨合集數十人，將該關護勇圍困，蜂擁入內，盡將所有槍枝悉數掠去，其餘關內什物，一概不動。現由該縣知事錢印綬，據情電稟當道，並請加派重兵前往大鵬一帶防守。

曲江縣屬退伍民軍，附合黨人，聲勢日熾。樟樹潭警察分所，已戒備森嚴，每晚輪替放哨，必至數里之外，以防不測。詎黨人突於月之十晚，僞扮鄉團，伴稱村邊有賊，報請警察兜截，候該區警察出發後，一聲暗號，卽有黨人百餘名，擁入區署，將槍枝搜掠，並將署內警察拘禁一隅，各警察聞知署內有失，多有解卸服裝，棄械逃走者。迨至黨人去遠，始有軍隊赴援，然已無及矣。

以上各地民軍，紛紛起義，惟以器械缺乏，故終難抵抗，自惠州失利後，各縣屬亦漸有潰散者。

外報之揭載

路透電云：廣東至西南之滙兌，已暫時不通。此間尚有無官兵派往雲南，警察奉命拘捕談論滇事之人，黨人在惠州周圍各縣起事，當道已派重兵前往，沙面已戒備一切，且築造臨時之防禦物，華人現紛紛赴港，此間表面上，尙稱安靜，學校因學生日少，已提前放假。

七日香港路透電云：有懷挾武器者百餘人，昨夜攻搶距九龍新城沙頭角五英里之英田（譯音）稅關，傷華人一名，並拘住歐人二名，一爲斯丹格德氏，一杜爾氏，後令其出境赴香港，二人已安抵香港。黨人首領，爲一操英語之華人，自稱革命黨首領，並在英田出示，大書革命黨字樣。今英員已派警長密塞氏，與副警長金氏，率歐印警士四十人，前赴沙頭角，防衛一切。

十四日香港電：今日有從廣州來者，語路透訪員曰：黨人以炸彈轟擊電燈廠，其目的乃欲熄滅全城電燈，然後再在各署縱火起事。但其計劃行之未能生效，僅擊死一車夫、傷二行人而已。爆發激烈，沙面尤能聞之，疑係一種暴發機之炸彈。附近華人，驚惶失措！竟有多人略携貴品，向外奔逃者。擲彈之人，迄未拘獲。華字報所稱某司令轟斃一說不確，當道尙能維持時局，保全治安。但華商於平素陰曆新正所應用之物，皆不敢定購。龍觀光不久將率兵回滇云。

朝日新聞十號報稱：廣東黨人，於本月八日夜在香港對岸之九龍租借地外樹旗興兵，奇襲該處海關，沒收多數武器及軍需品。同時響應黨人之軍隊更占領惠州，由東南兩方面向廣東灣關門之虎門要塞，開始前進。龍濟光前預知所屬滇兵有不安之兆，故將部下親兵分守九廣鐵路，以保障一身之退路。然今則惠州九龍一帶，民軍紛起，其所謂退路者，業被遮斷，此為龍濟光最痛苦之事。據大勢推測，廣東之討袁獨立，亦當不久勃發矣。

大陸報云：有方自廣州來滬之某華人言：共和軍所用旗幟，係青地中為白日，取青地白日之義。又謂廣州鄰近各縣，已盡入共和軍之手。

大陸報云：廣東大局，仍異常危險。昨日聞諸廣東商會，謂滬地南下之貨，現已停止，各行不能與粵行通電者，已經數日，廣東郵件，雖如常收受，惟郵局不負損失責任，包裹已不寄云。京津泰晤士報，北京十八日通信云：據私人接廣東消息，除省城內駐有大宗軍隊，尚屬安靜外，其餘省外各處，均已不穩；內地各屬，尤異常騷動。黨人現方警勸人民，起而反對。近數日內，如香山惠州等地，已告成功，革命之文報宣言，散布四處，用積極的行動，以期聯合雲貴義師云。（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 石湖劇戰記

舊曆初五夜，石湖村突來異鄉人，約四千名，先圍住該鄉福軍，將所有軍火，一律收去，鄉團槍械旗幟，亦並被奪，復得當樓三座佔據爲砲臺。初六早，又製青竹毒箭，埋布鄉外，以備防守。龍濟光得報，當派砲兵團長田春發、營長梁永金、吳仲明，約一千人，並派委員朱鵬同去。馳抵石湖，天尚未曉，卽分三路進兵：田攻左，梁攻右，吳軍居中。各軍距離村邊，不過三十丈。兵士足部，各爲毒箭所傷。劇戰數時，吳營長中彈，當卽陣亡。田團長亦受傷兩處，卽率傷兵退竄，中途倒斃。梁永金額部亦受傷，第十八隊教練員劉某，手執大旗，上山追拿，被民軍轟斃，並斃排長吳仲元（吳仲明弟）及軍士數十名。至次日午刻，龍濟光加派軍隊前往，始以衆寡不敵潰散，被擒獲者六十餘人，謝汝中等數人，亦及于難。黨人退後，復向石井兵工廠撲攻。因該處防守甚力，乃向唐塘而退。同日石湖附近湯家莊石湖營（按石湖營係另一鄉）米田塘等數鄉，因八日午前，龍軍以管退大砲，圍攻石湖，鄉愚紛紛奔避。龍軍遽追拿之，男女受害者共數百名，而龍濟光因卽緣此報功，並電請追封陣斃之團長等。袁氏申令云：「龍濟光張鳴岐電奏：亂黨朱執信、謝細牛等，聚集匪徒，圖襲番禺縣屬石湖村附近之兵工廠。當經分遣軍隊，馳往圍捕，匪徒窮困死拒，團長田春發，營長吳仲明，衝鋒猛進，中鎗殞命。旋經各軍合力攻剿，轟燬匪巢，擊斃匪首謝細牛及悍匪多名，並生擒三十餘名，請分別恤獎等語。該亂黨聚謀擾害，一經發覺，立即剿平，免致貽患地方，辦理甚爲妥速。團長田春發，營長吳仲明，忠勇奮發，冒險捐軀，

深堪痛惜！田春發著追贈陸軍中將，給予騎都尉世職，世襲罔替。吳仲明著追贈陸軍少將，給予雲騎尉世職，世襲罔替，交陸軍部照中將少將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弁兵及出力人員，並著查明奏給卹獎」云云。石湖一役，誠廣東舉義以來之劇戰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二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一） 潮汕起義紀事

潮陽起事之情形 第一函：潮梅鎮守使馬存發，爲舊日濟軍四大統領之一，駐紮汕頭。帝制發生後，該處黨人，屢思乘機起事，而馬防範甚嚴。至二十七日，團長莫擎宇，首先發難，據潮州，宣布獨立。莫所統兩營隨之起事。

第二函云：二十七號午，莫團長擎宇所部莫序雲，有兵六百餘名，駐紮潮陽，聲言獨立，由莫團長要求，馬鎮守贊同，否則以武力解決，尙未得雙方同意，莫序雲即首先獨立。於是莫擎宇進駐潮安縣，以爲犄角之勢。馬存厚一聞警耗，立命王國忠嚴守揭陽砲臺，以防騷擾，然後徐圖進兵收復，並急電來省，請速派大艦配足軍械糧食，以資接應。廿八、廿九連日亦有電到。迨廿九下午三點鐘，電局始行報告潮汕電線不通。又聞潮州城係爲黨人何海鳴、林適所踞。現在民軍響應，聲勢頗爲浩大。至莫擎宇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久充陸軍軍官，所部實爲兩營云。若汕

頭方面馬使衛隊亦大搖動，想早晚亦必獨立矣。

汕頭佔領之略歷

香港云莫擎宇在潮陽宣布獨立後，即有督兵入潮州之說。駐潮團長陳德

春，林虎之舊部也，先期響應。其時有馬存發部下之營長馬開源，負固不服，且電馬存發請示。馬以「戰」字示之。馬開源乃與陳德春戰，陳德春殊猛勇，馬開源爲所大敗，死於陣前。陳德春即於潮州宣布獨立。潮州既定，陳德春進攻汕頭，馬存發逃，汕頭亦完全占領。現莫擎宇已自揭陽來汕頭矣。

莫陳二人之兵力

現莫擎宇部下，有步兵兩營、護衛兵一營，陳德春部下有步兵三營、工程兵一營、炮兵一營、機關槍營一營。

謀定後動之補述

世界公益報云：汕頭方面，自前年有少年再造黨人盧某黃某等，秘密組織，運動各縣綠林及各軍隊，鞏固聯結，以待時機。及帝制發生，遂急進行。廣西獨立後，黨中特委司令蔡德、參謀蔡某王某等，同入內地，指揮各部，定期起事。適莫團長在潮安縣舉義，乃與聯合。現在揭陽、饒平、潮陽、澄海、潮安、惠來、普寧等縣綠林豪傑，皆隸彼黨部下，聲勢甚大，蓋彼主動者，皆爲潮人，情形熟悉，收羅自易云。

軍政指揮之示文

共和再造軍粵路軍政總指揮兼領東北江總司令黃虞石示云：爲出示宣布事，照得行軍，首重軍紀，此次興起義師，本爲救國救民起見，務使市塵不驚，閭里無患，衆軍

慷慨同仇，自當稔知大義，恪守軍紀，然後軍民方能相安。茲所制定軍律，除飭行各處外，合行出示宣佈，爲此示仰諸軍民一體知悉，自宣布後，如有明知故犯，即行依律懲辦，本總指揮令出法隨，其各凜遵毋違，切切。

護國軍司令之佈告

中華民國護國軍第四軍司令何海鳴佈告曰：昊天弗弔，民賊肆毒，袁

逆世凱，自攘國柄，罔顧時艱，對內則橫征暴斂，五族之膏血已窮，對外則辱國喪權，三邊之河山俱盡。猶復賊心不死，厚顏稱尊，僞託民意之推，自食共和之誓。強隣嘖有煩言，國基危於累卵。坐茲不救，寧復謂人？本總司令昔曾誓師金陵，申討國賊，雖大勳未竟，而此志不懈。今奉滇桂督都之命，率八千子弟，重揭義旗於嶺南，會百萬貅貔，共掃妖氛於薊北。凡同中國，均屬公民，討賊固天職之所存，圖治豈苟安可能致？須知還我民國，尙非大功之成，務期誅彼元兇，乃爲久安之計。前轍俱在，再誤何堪？殺賊之心，實矢天日。惟兵凶戰危，古有明徵。肅整軍隊，將者之責。本總司令治事，向守嚴謹，行軍務保治安。凡我父老，共體此意，勿事驚惶，同申敵愾，雖甘心從逆之人，爲國法所難赦，而棄賊未歸之士，亦人道所當容，勿容後悔，竟此全功，敢佈區區，諸希鑑察。中華民國年 月 日。（「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五月四日）

（十二） 廣東獨立記

廣東獨立，因龍濟光態度不明，陽結好於民軍，陰効忠於袁氏，其內容既雜，故其經過之階段，亦較各獨立省爲難。一月以來，如陸、梁等之苦心調和，各民軍之繼起奮鬪，海珠島之大演慘劇，志士被戕，全粵糜爛。推原禍始，皆毒龍之狡詐險狠階之爲厲。茲爲分六綱編述如次：

(一) 各屬民軍之起義

潮汕之獨立 潮汕獨立，倡首者，爲團長莫擎宇。莫原駐潮陽，起義計劃既定，卽於三月二十六日拂曉，由潮陽率兵赴潮州，莫部下劉陳兩連長，卽率前衛三十名，直趨潮安縣署，又派左右翼各四十名，把守東西轅門，派陳連附率兵五十名，截留是日潮汕第二次火車，並割斷電話。又派潘連附率兵三十名，守住電報局。各城門亦均派兵駐守。劉陳兩連長，卽與秦知事思述開談判。秦知事立卽表示贊成，遂於下午二時，宣布獨立。該縣署有游擊隊二百名，保衛營一百五十名，連副俞家駒，及警監教練所學生一百四十名，均一致贊成。團保局商會，亦均派代表至行營接洽，表示贊成。而城中尙駐有第二團長陳德春所部陸軍，陳與莫係蘭交，事前已有密商，故莫發表獨立時，陳部下皆贊成，於是兵不血刃，而潮州全城，完全歸義師佔領矣。潮州獨立後，莫擎宇卽於金山頂安置機關槍兩架，城外之葫蘆山，及西門外，暨楓溪車站，均派兵扼守。駐汕頭潮梅鎮守使馬存發，接潮州獨立之報，卽派朱藍兩警衛軍分統，率兵駐紮浮洋，又派其子馬騰驥，及營長馬開運，率兵赴潮州，至楓溪，與莫擎宇派來雷邦榮之兵遇。接戰約一小時，馬軍敗，乃

求停戰講和。雷與馬共立陣前會商，雷要求馬軍卽繳械，馬衛隊乘雷不意，開槍擊之，雷中彈而死。雷軍皆怒，立擒馬開運槍斃之。馬騰驥見勢不利，單騎逃回汕頭。馬軍既無主，皆繳械降。而朱瑞華、藍揆芳兩分統，旋亦贊成獨立，於是馬存發之勢孤矣。當莫擎宇由潮陽率兵赴潮州，有人以潮陽城空虛，電知馬存發，馬卽派兵二百名前往，先以克復潮陽電告龍濟光，不意其時適有駐紮下鄉之莫軍支隊，奉莫命移駐縣城，探悉馬兵將至，卽將城門緊閉，伏兵於外，馬軍以爲城既無兵，不戒而進，一路大奏軍樂，甫近城濠，槍聲陡起，死傷三十餘名，莫軍追擊至碼頭，又斃十餘名，餘兵星散，其逃至汕頭者，僅數十名，於是馬存發益膽落矣。莫擎宇在潮州宣布獨立，陳德春和之，及擊斃馬開運後，朱藍兩分統又和之。未幾警衛軍統領劉國翔，亦贊成獨立。軍勢既壯，莫陳乃率兵下汕頭，馬存發見大勢已去，遂逃奔海籌兵輪。黨人林骨，悉馬已遁，率數十人入鎮守使署，搜索槍枝及各物，又往中國銀行括銀三萬餘。莫陳兵至，悉林之不守紀律，勒令繳械，並獻出中國銀行之款。林僅獻其半，遂囚之。馬存發上海籌兵輪後將開砲與岸上兵戰，爲美國兵輪所阻，遂退出馬嶼外，旋逃往香港，於是汕頭爲義師佔領矣。汕頭既獨立，黨人蔡德別組織民軍，率之入澄海縣。莫擎宇聞之，恐澄海官紳誤會，卽電告澄海縣知事，囑與蔡和衷共濟，同匡治安。蔡旋率兵赴饒平，全潮既統一，潮梅各界，公推莫擎宇君爲護國軍廣東潮梅總司令，並刊送木質關防一顆，文曰護國軍廣東潮梅總司令之印，於四月一號啓用。莫治軍嚴，

獨立後，佈告軍民，不准尋仇報復，不准強買強賣，不准藉端勒索，不准擅入民居，不准調姦婦女，不准酗酒鬧娼，不准掠取財物。並照會各國領事，略稱潮梅地方，以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三十日宣布獨立，凡居留此間外國人之生命財產，依照條約，壹是保護，與從前絲毫無異。部署既定，遂別遣軍向惠州出發。

欽廉之獨立 欽廉方面鎮守使隆世儲，駐在廉州，道尹馮相榮，駐在欽州，而發動者，則以馮相榮爲始。相榮爲馮子材之子，名將之後。自辛亥而後，馮相榮在欽州握兵權，凡五年於茲。其中多子材舊部，頗能綏靖地方，自帝制發生，黨人黃明堂，在欽邊，屢圖舉事，皆未甚得手。迨桂省獨立，陸都督曾函勸馮相榮贊同，馮氏慨然許之。廉欽唇齒相依，馮既允許，隆氏不能獨異，故廉欽於三月二十八日同時宣布獨立。廉欽爲兩廣交界要地，兵備不充，獨立後，特電商准陸都督，派桂軍十營往欽廉防守。以地勢論，欽廉較潮汕關係尤要，兵備亦視欽廉爲重要云。

各路民軍佔領地一覽表 廣東自滇黔起義以來，討袁之師，遍地蜂起，然勢力甚微，旋起旋滅，及桂省獨立，黨人之謀傾龍濟光者，更形活動。茲就廣東獨立前後崛起之各路民軍，評列爲表，惟各路民軍名目紛繁，派別各異，人數雖衆，器械甚乏，有實力者，寥寥無幾，茲詳表如左：

估領地	名	稱	司令者	人數
新會江門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二支隊		梁德	一千五百人
新會縣城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二支隊一部		梁德	五百人
新會豬頭山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一支隊		李華	五百人
香山前山	中華革命軍第五軍一部		劉少廷	三連
香山縣城	中華革命軍第五軍		納洪順	四營
同上	孫大元帥護國軍第五軍		任鶴年	一千二百人
新寧廣海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三支隊		梁廷桂	一千二百人
新寧牛灣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七支隊		伍慎修	八百人
高州	中華革命軍第一軍		李海廷	二千人
順德縣城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五支隊		李雄	三營
順德黃連勒樓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五支隊一部		同上	三百人
南海瀾石	中華革命軍		周之貞	一千五百人
南海九江	陳炯明護國軍中路第三支隊		關三和	二百人

同上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 第四十一支隊一部	黃會	三百人
順德龍江	徐勤護國軍	張炳	三百人
順德龍江龍山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 第四十一支隊一部	劉聯	五百人
陸豐	陳炯明護國軍	林幹材	二營
英德	中華革命軍	張玉洲	四營
番禺太和市	中華革命軍中路第一支隊	陳少懷	一千五百人
番禺市橋	中華革命軍鐵血團	李天德	一千三百人
南海官山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四十二支隊	馮伯鞏	一營
新安城	中華革命軍第六軍	李寶祥	五百人
新會古井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第四支隊	林雄	二千餘人
惠陽	中華革命軍第六軍第九支隊	林垣	四百人
惠陽	陳炯明護國軍	林海山	二百人
惠州河源	中華革命軍第六軍第八支隊	李占元	一千人

博羅黃麻碑	中華革命軍第六軍第五支隊	黃玉山	八百人
惠州馬鞍山	陳炯明護國軍	林海山	五百人
新會潮連	中華革命軍第八軍第二支隊	盧漢華	八百人
韶關	中華革命軍北路	何克夫	三千人
高明	中華革命軍	周之貞	四百人
佛山紫洞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	陸嶺	七百人
南海石灣	中華革命軍第三軍	陸常	二千人
翁源	陳炯明護國軍	周其英	四百人
佛崗	同上	劉華良	三百人
惠城附近	同上	葉謹	一千人
雷州	中華革命軍第一軍第二支隊	蔡文炳	二營
潮城	無所屬之護國軍	莫擎宇	三營
廉州	無所屬之護國軍	隆世傑	三營
連州	中華革命軍北路	何克夫	六百人
陽江	中華革命軍	黃漢傑	七百人

寶璧兵艦

徐勤護國軍

歐陽幹

工大兵艦

徐勤護國軍

魏邦平

平南兵艦

中華革命軍

陳鎮華

安北兵艦

中華革命軍

陸安

廣庚兵艦

陳炯明護國軍

戴錫侯

(二)龍王窮蹙之獨立

桂省獨立後所急欲解決者，廣東問題。故陸督於三月下旬，集其兵力於梧州，欽廉潮汕，同時響應，各屬環謀進討。龍氏財源已絕，孤立勢成，陸督又電促以最後之決心，請以十二小時內答覆，並切實宣告西南諸省目的既達之後，當確保其地位，速與雲貴廣西等省共同行動。龍氏與唐都督曾雙方提出條件交涉，龍所提出者：(一)革命軍須保全龍氏一族之生命財產，及其現在之位置；(二)決計嚴守中立，不違反革命軍之行爲，但革命派亦不得入廣東圖謀起事。唐所提出者：(一)承認龍之嚴守中立，但達一定之時機時，須宣言獨立，同任革命之事；(二)允許保證龍之地位，但龍須接濟大宗鎗械子彈以爲保證。以上兩方交涉條件之開端，岑春煊欲龍氏至廣東租界內，與革命派重要人物會訂。龍未允，唐都督因特派李根源赴廣州，與龍面締。龍氏以各方面之威迫，欲効忠袁氏而不能，然以平日仇殺黨人過甚，恐獨立後，不克見容，況又有蔡乃煌、凌福彭、李翰

芬等之阻撓，一面協商中立，一面密與蔡乃煌電袁政府，趕派勁旅赴粵協防。袁氏即派駐滬十師馳援，而以駐南苑第十二師赴滬接防，行有日矣。旅滬粵人，聞之大憤！電龍氏速即止派，殺蔡乃煌以謝粵人，警告招商局，勿運北兵禍粵。粵中軍民亦恨龍氏招來客軍，荼毒地方。四月四日，寄碇省河之寶璧江大兩艦，忽然駛去無踪，軍隊中亦鼓譟獨立，有高懸旗幟，上書聽候龍濟光張鳴岐宣告獨立字樣，爲龍所見。同時又有黨人於各處起事，龍氏知民怒已甚，且夕待發，即電北京請示辦法，袁氏覆以六字曰：「獨立擁護中央」。龍氏因於六日下午三時，在觀音山，召集官紳士商會議獨立事宜。先由龍張宣佈各界請願書，互抒意見，至六時討論畢，各員推舉龍氏，允就都督職任，即日宣布獨立，分電各省贊同，飛飭文武各機關，懸升白旗，並電海防辦事所水警廳，將大小兵艦，一律調回省河，另派江鞏兵艦，開往三水河口扼守，城廂內外，分飭軍警，嚴密巡防，秩序頗爲鎮靜，各商店燃炮慶賀，入夜猶未絕聲。

(三)民軍四起之奮鬪

龍氏雖已獨立，而猜防民黨之心如故。民黨察其無誠意，多起反對。龍之宣佈獨立，初由陸榮廷、梁啓超之規勸，而張鳴岐爲之斡旋，王廣齡爲之居間傳達，桂粵兩方面之互派代表，不止一次。月之六日，護國軍運動海軍成熟，着着得手，大有兵臨城下之勢。是時軍警亦聯合要求。龍乃於是晚以保護人民治安爲詞，宣布獨立。其發表之文誥，語甚和平，未嘗有指斥袁氏之檄

文，又未嘗有嘉許護國軍之語氣，從前所捕獲之國事犯，一律皆未釋放，民間所切齒之蔡乃煌，則已保送其出境，不加誅戮。蓋龍氏之獨立，實出於勢窮力盡，故其致電北京，情詞尙不甚決絕。北京復電，謂粵東獨立，事出無可奈何，望以地方爲重，勿至亡國爲幸。龍之對於袁氏，與他省之決然脫離關係，大有不同。故粵中民黨，皆謂龍氏僞行獨立，藉以緩兵，不足以昭大信，當實行最後之對待，如國民黨之布告全體書，胡鼎男之宣布，胡漢民、朱執信、鄧鏗等之公啓，皆洋洋灑灑，詞義嚴正，其所主張，大抵皆以龍氏去位爲前提。其實力與龍氏交涉者，則爲護國軍攻城司令魏邦平。魏自統率艦隊，馳抵海珠，已欲攻城。適龍濟光宣布獨立，魏司令爲保全人民生命財產，免致糜爛起見，將電詢獨立確情，即駛回北江，候其解卸職任。迨龍氏獨立後，拒絕外軍進城，魏遂迭電勸龍氏離粵，並給恩餉與其部下軍士，一體資遣回籍，俾免遺害地方，而龍氏屢置弗理恤，更着令各統領添募大兵。魏司令以其舉動可疑，遂發電與龍氏，詰其獨立是否真誠，限其三十分鐘內回答，否則以武力對待。龍電謂獨立確係真情，其遲延未離省者，實係候陸都督梁啓超二君到省交代清楚，然後離省等語。是時鄭潤琦親往江大，見魏總司令，並願爲効力，且派兵士多名到艦協助，所有來往各渡船，均由魏司令派員檢查，是日有商家多人到艦，求總司令勿開砲攻擊。魏君亦以保全大局爲宗旨，故即應允一切。迨至昨晨，又有商人到江大詰魏司令何故寶璧在河口開砲攻擊，魏司令遂以無線電話寶璧艦長周君，惟許久未見覆答。魏君於是

向各商回覆，力保大局，並即駛往河口尋寶璧，卒在馬口相遇。周船長於是對魏司令，謂當本艦駛至河口時，段爾源見高扯護國軍旗，先著龍驤艦及陸上濟軍開砲，向本艦轟擊，本船不得已還砲，擊斃濟軍數十人，沉沒長龍十餘艘，我軍只有砲兵微傷，隨見段氏遠遁，周艦長即命停攻。魏司令遂與寶璧相將駛艦回省灣，泊白鵝潭，而朱執信亦攻奪新寧梁城，知事逃亡，龍部下兵士被戮者數十名。龍氏香山司令袁達，亦與民軍巡船啓霧，袁陣亡，各巡船駛回省河，遭遇砲船七艘，降之。高要、高明、鶴山、河源、新會等縣，皆不信龍濟光之獨立，迭有警報，北江各地，仍有民軍起義。龍知民之仇己也，爰於十二夜三更，特開大會於觀音山，到席者，爲賀文彪、顏啓漢、趙越、李文運、潘斯鎧、梁金文等，羣謂都督一席，必當由龍氏任之，若有提議改選者，無論爲陸榮廷、梁啓超，爲其他民黨，惟有以鐵砲待之而已。旋由李文運起稱：本軍誓服從都督指揮，生死如命，倘有違背，天誅地滅。賀文彪等相繼起立，誓守訓言，並取雄鷄二頭。賀文彪左手執鷄，右手執刀，背席相階，雙膝跪地，護弁捧酒一廬旁跪，賀謂誓殺鷄瀝血入酒。李文運亦執鷄誓殺如儀。取酒分飲訖，時座中各將領，皆慷慨大呼願効死。於是以惡辣手段對待民黨之方針遂定。

四海珠會議之慘變

馬口三水軍隊衝突後，人心極爲恐慌，各界紛電陸都督梁啓超，請速來粵調停。梁乃由桂

致電勸解。魏邦平、譚學夔，文電往復，互爲解疑，事乃平定。於是龍氏去位與否之問題，乃專待陸都督梁任公東下解決。陸梁未來，則先由省中各界，於四月八日，在海珠會議。是日王廣齡、譚學夔主席，陸海紳商慈善各代表均蒞會，議決條件如下：(一)廣東獨立，係爲促令袁世凱早日退位起見，現在滇黔桂粵，聯同一家，凡屬軍官，均應聯絡一氣，共保公安，此後彼此對於地方力任保護，不得再招民軍，稍有滋擾。其在未獨立以前成軍者，對於原有海陸軍警，一不得繳械，二不得截船，三不許民軍來省，如有冒充民軍，擅自來省，各軍警應概以土匪論，嚴行對待，以保治安。其餘各事，均應靜候岑西林、陸都督、梁任公蒞粵解決。(二)此後四鄉，如有假託共和軍，向各處繳械截船及肆意搶掠者，概以土匪論，嚴行痛剿。(三)應由魏司令對於各路民軍，設法遣散，以免虜集，致滋誤會。(四)即日會議後，應即照此議案遵行，隨後各界分電到港，催徐君勉回省，磋商一切。徐於十日到省，警察廳長王廣齡款之，卽寓城外海珠。入夜，龍濟光統領賀文彪、潘斯鎧、顏啓漢等至海珠訪徐，藉名疏通意見，實以偵察徐之舉動。翌日省中各界人物，聯翩而至，皆告徐以龍之獨立，乃真而非僞。徐言果真獨立，我亦以保全地方爲重，決不喜事破壞，遂發電與各路所屬民軍，暫行釋兵，靜待陸梁二公抵粵，以解決一切。是日午后，廣西陸督都之代表湯覺頓，偕龍觀光子龍運乾，亦由梧州江漢兵輪抵省，船經車尾，車尾砲臺卽開砲向江漢兵輪轟擊。湯龍說明來因，砲臺乃答以誤認爲江大兵輪，故爾砲擊。蓋江大於羊城未獨立之先，

被魏邦平掠去，故龍氏恨之刺骨，宣告獨立之後，魏已告飭所部，弗動，與龍言和，而龍尚暗懸賞格三萬元，以購魏邦平之首。毒龍之陰賊險狠，此亦可見其一般矣。湯徐到省後，由王廣齡約定十二日在海珠大開會議，是日午後二時，警衛軍統領潘斯鎧、賀文彪、蔡春華、李司令代表何營長福橋等，先後到會，均率衛隊携械入議場。未幾顏啓漢乘坐蠻船一艘，由小火輪拖至海珠之南岸。（即向河南方面）移時，顏啓漢率領其衛隊約三十名，登岸，均携駁壳，至場，其隨從並有曲尺。顏啓漢身穿黑縐紗短棉襖，腰束黑絲帶，插曲尺一枝，隱隱已露殺機。時商團長岑伯著亦到，與趙君秀石、譚君學慈，相繼入座。趙君秀石坐在呂司令仲明之右，王司令坐在趙君秀石之右，斜對面。當時彼此均已到齊，三時許，忽有水上警察廳號房，奉蔡春恒命，催其弟蔡統領春華回廳，稱有緊急要事。蔡春華由電話答之，本日有要事會議，無論若何，俟議事後方返廳。蔡春華乃返坐原處。袁廳長見來賓均到齊，即請徐司令勳、湯代表覺頓、譚君典虞入座。就座後，王廳長叶吉起而言曰：「本日請各位統領到會，商議維持治安要務。」隨即介紹各統領見湯代表。當時賀文彪望呂謂之曰：「汝即代表耶？」語氣不遜已極。湯置不答，即聲稱：「此來係奉陸都督命代述意見。查兩粵爲唇齒之邦，而陸都督與龍，又係最深交之友，不久定將協力辦事，謀中國之治安。各警衛軍統領能維持粵城秩序，彼甚感謝。」隨徐勳起謂：「各地民軍意見不一，是直與束手待斃無異，但幸而治安尚保，此皆各統領維持之功，以後無論何地，若有假稱民軍，

而擾害治安者，可由各警衛軍取相當之方法，嚴重懲辦。」語畢，顏啓漢即向徐曰：「汝可將王和順之軍隊，編在一處，以便調遣，發往四鄉剿匪否？」時賀文彪、潘斯鎧，並搶說曰：「君勉，汝可派譚典虞監督，同我前赴四鄉剿平各匪，限以時日殲除，屆時汝信用我未遲。」時徐司令並未答言，譚君典虞亦未置答。已而言論紛紛，莫衷一是。顏啓漢即拉徐司令入王廳長寢室內，密談一息，旋復回原處，坐尙未定，顏復拉徐入密室，及再出室外三數步，而顏啓漢即將右手向腰際拔鎗，向徐司令左胸轟去。王廳長起立，大呼不得不得，詞未畢，而身已仆地，而湯君覺頓、譚君典虞，亦相繼而彈斃矣！於是場內鎗聲四起，岸上鎗聲繼之。場內尙有人云：不可打，不可打。經三四分鐘久，鎗聲始漸息，衛隊散去。徐勤則乘擾亂時匿身私室，由窗逃出，乘電船而去。室內地上，臥尸三具。譚湯王交叉而仆，慘不忍觀！該衛隊均在長堤一帶，執顏字旂幟，往來如織，長堤人影俱無。事後調查，知死於海珠者，爲湯覺頓、譚學夔、及衛兵十六人。王廣齡、賀文彪、何營長、呂仲明、王偉，則身受重傷，岑伯著僅受微傷，王廣齡是晚死於醫院，賀文彪、何營長、王偉、呂仲明，於翌日身死。徐勤卽日下港，顏啓漢雖傷，亦於是晚逃赴港地，繼由港逃滬。至其變劇起因，有謂徐勤當開議時，提議將廣東所有之軍隊，改爲護國軍，另舉總司令，現在各處護國軍，准其自由行動，不得阻攔，因而激變者。有謂龍部下欲保龍之都督地位，唆使衛兵下此毒手者。有謂北京政府，恐兩廣因此會議，聯成一致，密飭梁士詒賄買龍部

下而爲之者。故顏啓漢於事後，向香港交通銀行領款二十萬而遁。湯譚等死後，龍濟光乃出一布告文云：「爲佈告事：據警察廳報告：本日徐君勉邀請各統領，在海珠會議，當場言語衝突，開鎗互擊，旋已各散，現已由本都督加派軍隊，嚴密梭巡彈壓，維持秩序，商民人等，務卽各安生業，毋得驚惶，特此布告。此示文中，於兇犯竟無一查辦語，識者皆謂龍氏實與其謀，羣情益用大憤！有人發布揭帖，備道龍濟光獨立後罪狀。略謂獨立以前，殺戮民黨，猶可期以自新，獨立以後，殺戮民黨，勢難與之兩立，自是民黨鋤龍之志復盛。

(五) 陸梁調和之始末

廣東獨立後，民軍與龍軍時有衝突。粵中紳耆，急電請陸都督（榮廷）、梁啓超東下。陸梁二公，於庚青兩日，迭電排解，隨於四月八日由南寧起程赴粵，十三日抵梧州，隨帶桂軍約萬人。龍濟光聞之大懼，請張鳴岐赴梧，往作說客。張於十四日抵梧州，謁見陸都督，力陳海珠事變，爲徐勤操之過激，而當日與會警備軍統領，若顏啓漢輩，又皆事前爲徐所運動，且是日會議，濟軍實無一人到場。故此大變亂，實與濟光無關。並稱廣東獨立，確出誠心，情願以身爲質，懇求陸梁二公迅速東下，和平解決粵局云云。是時陸亦如禮待之。堅白（卽張鳴岐）旋又往見任公，剛及門，任公卽憤然作色曰：「堅白，汝尙有何面目見我？遂廣續痛斥，不遺餘力。堅白俯首受之。詞畢，堅白委曲解釋，移時，任公遂亦默然。先是陸梁猝聞海珠變故，決心以武力解決

粵局，及經堅白力辯，徵證以各方面調查，約亦無甚出入。陸遂對龍提出七款：(一)交出蔡乃煌、顏啓漢；(二)分調警衛軍出省；(三)整頓濟軍軍紀，解散偵探；(四)陸到省住所，臨時酌定，龍來陸所會晤，陸不上觀音山；(五)濟軍將來以一半自衛，一半征贛；(六)指定東園爲桂軍屯所；其第七款即龍果能將上述六款照辦，即擔任維持其現有地位。比電龍復，龍全部承諾，惟顏啓漢當海珠變後，卽已潛逃，現正懸賞偵緝。自是以後，陸梁諸公，亦遂統率桂軍萬人前赴肇慶矣。一面電致龍氏，分送軍械，全體將校士卒，謂率重兵來粵，意在會師北伐，係出龍督迭電催促，與兩粵內部交涉，毫無關係，以慰粵中軍民各界之心。不圖抵肇後，馳電反對龍濟光督粵者，幾於應接不暇，就中若魏邦平、李耀漢、陸蘭清諸人，反對尤爲最力。陸梁見情形如此，萬難調停，乃令堅白電龍濟光，以勸其率師北伐，餉械由粵桂供給，都督則推舉岑西林繼任爲詞。堅白遂謂無論如何條件，當可承認，惟交卸粵督一款，決難辦到。陸梁因謂龍督號令，已不能越雷池一步，欲強各路民軍仍歸節制，夫豈口舌所能爲力？堅白又謂既經獨立地方，不妨撥歸廣西管轄，龍氏但能領有廣東都督之名義，卽實質上只有廣州，亦無不可。陸梁難之，且曰：似此寧非兒戲？況和平終不可望，又豈眞愛子誠者之所爲乎？囑卽電龍。堅白謂拍電不能盡意，請以書商之，但子仍不負責。嗣以反對者仍紛至沓來，陸梁遂又直接以前項意旨電告龍氏，此卽所謂限本月二十一日午前答覆之哀的美敦書是也。陸都督發此電後，隨飭莫榮新督帶桂軍五千，迅馳赴三水駐紮。斯時陸梁

與龍氏商訂之件，幾瀕於危。嗣龍氏知力不敵，即於十九日率兵二千，經三水，往肇慶，躬晤陸都督。翌日龍遂全行承認，其條件議決五項：一廣東暫留龍濟光在都督之地位，二於肇慶設臨時都統府，以岑春煊爲都統，三蔡乃煌處刑，四從速實行北伐，五地方之民軍騷擾，俟岑春煊入粵之後，設法撫綏。此五項條件，極爲寬大，故龍及其部下均樂承認。廣東市民，亦表滿足之意，而蔡乃煌乃於二十四日午後五時在廣東河岸當衆槍斃矣。至是廣東廣西兩省協同行爲始定。而促其成立者，亦由陸督懇請行抵肇慶之岑春煊，及奔走陸龍兩方之梁啓超、張鳴岐、譚某等斡旋之力。岑於十八日，偕溫宗堯由滬抵港，翌日至肇，兩廣妥協既成，而奉岑爲都司令之議亦起，時局至此，遂告一大結束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四期，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出版）

（十三） 廣東獨立之眞象

廣西獨立後，全國視線咸集廣東。廣東將軍龍濟光，至是始宣布獨立，粵人已窺窺疑之。願粵人以龍之獨立爲僞，而龍則自以爲眞，不惟龍自以爲眞，即陸榮廷、梁啓超兩公亦不復以爲僞。直至五虎將大鬧海珠，廣東僞獨立之黑幕必揭破，而龍濟光擁護袁賊糜爛廣東之罪狀，乃益昭著，而無可逃。茲將其經過之前因後果，著爲此篇，佈告天下，當亦爲海內外愛國同胞之所樂聞也。

龍濟光治粵，向有廣東王徽號。粵人欲食其肉，寢其皮，不自今日始矣。徒以王爺大，人民

小，不得不稍候時機耳。袁氏稱帝，龍濟光益高揭袁大皇帝之招牌，以臨粵人，若曰袁皇帝神聖不可侵犯，有不闢大喉嚨呼萬歲萬萬歲者殺無赦。粵中民黨規取廣東，響應滇桂之動機，遂愈形活動。各省市黨鉅子，如林虎、何海鳴、唐蟒、文羣諸君，亦次第來粵，共勸義舉。各黨組織機關，類皆以香港澳門爲根據地。以機關論，殆不下數十處，而就派別言之，約可分爲三大派：其一則純粹的孫派，以朱執信爲首領；其二則非純粹的孫派，以陳炯明爲首領；其三則混合的康梁派，以徐勤爲首領。純粹的孫派，大抵爲同盟會中急進派所集合，現仍用去年在東京所改組之中華革命黨名義，號共和革命軍。非純粹的孫派，大抵爲國民黨黨員所組合，一切佈告，皆大書特書廣東大都督陳炯明字樣，旗幟則書共和軍，亦有書護國軍者。混合的康梁派，大抵與康梁在晚清時之憲政黨，入民國後，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併之進步黨，（憲政黨重要分子，當民國初期，實已併入共和統一兩黨，茲不過沿流溯源耳，）與尤烈十餘年來所經營之中和黨所集合，（中和黨亦嘗與進步黨爲合併之磋商，因癸丑二次革命後政黨失敗，遂中輟。）稱護國軍，徐勤爲總司令，王和順副之。此篇非廣東黨派源流考，贅此閒筆，似絕無理由，實則廣東黨派複雜，而又向少提携，實爲大功告成所以遲緩之一大原因。記者言之，記者尤願各派領袖諦聽之也。

記者今有一最重要最簡單的宣言，不得不補述之，以告讀者。記者蓋絕對的立於超然地位者也。記者之筆，蓋絕對的受吾良心之指揮，而絕不含有黨派意味者也。此爲記者今後在本報以言

論與天下相見之大前提，故不得不借重發表廣東僞獨立之大文章，特揭櫫之。此次聲討龍王，本各黨一致，惟此一段腥風血雨之慘史，與徐勤關係尤多，故紀之，自不得不詳。徐勤本康門高足，年來以進步黨重要人物在粵活動。徐之秘密反對龍氏屢矣，但進步黨武力素薄弱，手無寸鐵，奈龍王何。徐乃亟爲備兵計，因與中和黨人王和順、關仁甫、呂仲明等人聯合，王等多辛亥第一次革命民軍統領，其進行計劃，初本專力注重省城方面。由王和順、呂仲明擔任運動之軍隊，則以濟軍爲多，於是定陰曆二月二十四日及夜間起事。是日由總指揮曾，領敢死隊員十餘人，潛進省垣，曾入城後，暫匿於從前女同志黃某家。不料所謂女同志，已變而爲女偵探，而曾弗知也，事遂洩，曾及敢死隊員某某，均被捕。龍王遂急下戒嚴令，閉城大索，捕去上級軍官六員，並在將軍行署起獲炸彈甚夥，圍城之舉，遂全歸失敗。此事粵官諱莫如深，然觀其亟亟調□軍從各屬而代之，所謂得力之濟軍，已足證明予所述蓋紀實也。

二月二十四一役，失敗後，徐勤始改易方針，從各屬起事，以牽制省城，仍一面運動水師，再圖大舉，復得譚學夔、魏邦平兩君從中斡旋，寶璧、江固等兵艦，首先反正。徐乃以護國軍正總司令名義任魏邦平君，攻城司令，統率艦隊，進迫珠江。其時陳炯明、朱執信部，亦多潛進省垣，俟隙而動，龍王聞之，大驚失色，不獲已乃以宣布獨立聞。

當魏邦平率艦隊進迫珠江時，蓋中華民國五年四月六號也。原定七號破曉水陸大軍，舉行總

攻舉，後以各國領事出爲調停，維持公安，七十二行商團等，亦各派代表到艦，懇暫勿開砲。魏司令乃提出條件三款，其最重要之一款，即要求龍氏退位，其條件聞由龍氏簽名承認外，復有某領事爲證人，而議和之局遂成。兵臨城下，肉袒牽羊，以大將軍而乞和於平日所稱之亂黨，亦未始非自有革命史來之創局也，禍機亦卽於是乎伏。

和局成矣，魏司令已親率艦隊往迎陸榮廷梁任公來粵矣。龍大都督所謂誠意獨立，所謂粵事當俟陸梁兩公來粵解決之宣言，且日出於大都督之口，而入於三千萬小百姓之耳矣。寢假而陸梁兩公通電各派首領，申明龍大都督所謂誠意獨立，寢假而龍大哥大都督聲言預備某處某機關歡迎各派首領返省。斯時兩月來，喧然一聲，萬人注目之文明戲劇第一幕告終，舞臺上彩幕低垂，觀客咸視視線於第二幕超等名角之登臺，而爭以得先睹爲快。詎知調和調和，天下多少罪惡，皆假汝之名而行，竟演此翻天覆地之慘劇哉？此演劇串演之主要人物，蓋爲省城警察廳長王廣齡、疏河督辦譚學衡、胞弟譚學夔兩公。兩公皆粵人，素富於愛鄉土心，竊慮雙方意見一日不疏通，卽民軍與龍軍終不得不衝突。民軍與龍軍既不得不衝突，卽廣東終不得不糜爛，與其補救於將來，孰若預防於此日，因擬於陸梁兩公未抵粵各路民軍未晉省之先，力以維持大局爲己任，而省城各大團體亦頻電速徐勤上省，籌商一切。徐卽與呂仲明（南路司令）王偉（北路司令）諸人，坦然上省，會議於海珠者，已數日矣。至最後之一日，徐已預備返港，而五號虎將大鬧海珠之慘劇遂爆裂。五虎將者，卽警衛軍賀文彪、顏啓漢、蔡春華等五統領，而龍廣王之鷹犬者也。王廣齡、

譚學夔、呂仲明、王偉、廣西陸都督代表湯覺頓皆被害，商團長岑伯著，則左股受傷，左雪帆、趙秀石（亦商團中人）則至今不知下落，唐蟒則被捕釋放（因唐認爲商人）徐勤則僅以身免，現已到梧州，謂將偕陸梁二公率師東下。嗚呼！非鴻門譙會，何來項莊？是晋室伏兵，知圖趙盾，其必欲一網打盡明矣，猶憶海珠雙忠祠有聯云，「無命復何如，徒令上將揮神筆；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徐勤書生不足責，然死事諸人，固皆愛國男兒，而王廣齡、譚學夔二君，粵人尤哀痛之。迄今海珠江頭，怒潮嗚咽，猶恍聞諸英魂大呼殺賊聲耳。

自是而後，龍濟光僞獨立之黑幕，乃大揭破，人心愈憤，士氣愈振，各民黨圖粵之計畫，亦愈急。龍濟光一日不去粵，無論若何，粵終不得不糜爛矣。千里來龍，至此結穴。記者請補述龍濟光所謂獨立之種種詭謀，以燭其奸，以聲其罪。龍濟光平昔屠戮民黨，擁護袁賊之臭歷史，盡人而知，無俟喋喋矣。龍宣布所謂獨立之前數日，據可靠消息，香港總督慮廣東糜爛，影響及於香港，曾密遣某外國人下省，以私人資格，諷龍氏去粵，以免塗炭生靈，並願設法保護，使不致或有意外。龍宣言本將軍之去留，惟北京政府之命是聽，他無磋商餘地，尙極力拒絕，詞意甚決。且特派所謂警務處長鄧瑤光，親往運動港官，逐徐勤、陳炯明、何海鳴、朱恩甫數人出境。其時並有人欲圖暗殺徐勤，誰實使之？讀者諸君，當能了了。尋復盡禁港報入口，則其無獨立意，當可想見。所謂獨立而後，其最怪劇，則莫如在都督府斬鷄設誓一事。此事各報均已紀述，惟其

內幕，則多有未詳。蓋龍濟光當勢窮力竭時，知非戴獨立之假面具，無以應付此急風雲。乃電奏袁皇帝，請示辦法。袁即大書以獨立爲擁護六字，授爲錦囊。龍得旨，即召集蔡乃煌、凌福彭及五虎將顏啓漢、賀文彪等，開秘密大會，會議結果，決定計畫大綱五條：(一)宣佈獨立，(二)以龍觀光爲都督，(蓋預料獨立後桂省當放龍觀光回也。)(三)龍濟光則以組織北伐軍爲名，仍留粵辦理軍務，(四)龍系軍隊不能更動，(五)袁倒則廣東認爲永遠獨立，(永遠獨立省一名詞，大有深意。)(計畫既定始宣布獨立。所謂都督府，斬雞設誓，(粵俗誓願，多斬雞頭，故龍王視爲神聖不可侵犯，殆亦袁世凱君入室弟子也。)(即誓願實行永遠佔據廣東之大計畫也。當時誓詞，聞有什麼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一心一德，擁護我王，違約背誓，天降之殃，等語。予友謂橫五洲、巨萬古，宣誓儀式，當以是爲最特色。袁世凱君當日兩次宣誓，尚無此冠冕堂皇，誠然誠然。予初聞之，尚疑信參半，然自都督府斬雞設誓一事發表後，龍濟光一面宣言，歡迎各派首領上省，共策進行，一面厚集省垣防兵，嚴陣以待，一面宣言粵事待陸梁二公來粵解決，以緩各路義兵，而老其師，一面藉口土匪假冒民軍之擾亂地方，以攻各屬義軍，而孤其勢，固不俟五虎將大鬧海珠，而吾已不得不信矣，而吾已無所用其疑矣，真獨立耶？僞獨立耶？願海內外明眼人一評判之。

予揭廣東僞獨立之黑幕既竟，予尤有一言，足爲我同胞告慰者，則粵中民黨近已取提携之態度，會師羊城，飲馬珠江，犁庭掃穴，在此一舉。都督府斬雞設誓之怪劇，必萬不及觀音山屠龍

大舉之壯劇之尤足博觀者聲聲喝彩也。（「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四月廿三日）

附 錄

（一）龍濟光張鳴岐之獨立通告

七日龍濟光、張鳴岐，通電各省，文曰：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都統均鑒：頃接廣西陸都督電稱：接唐、劉兩督會電，南寧陸都督鑒：粵養陸兩電悉：西南舉義，非爭意氣，非貪權位，惟欲擁護國法，鞏固國基。袁氏前令撤消帝制，其果出誠心與否，且弗深究。但袁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後，大總統資格，早已消滅。同月廿五日，大典籌備處堂密電云：今上所居，乃帝國元首地位，非民國元首地位。是袁氏非民國大總統，在彼亦已自承。今稱帝不遂，分爲齊民，安能僭稱大總統？就法理論之：我民國已爲袁氏所篡滅，滅而復興，則元首選舉，自有應履行之程序。今袁氏有何理由擅自盜據？粵省若欲息兵，請速聯電袁氏，引身遜避，服法律之制裁，靜候新選舉之結果。庶足以表其確無利天下之心，而國憲不至破壞。然後繼堯顯世有辭謝滇黔軍民，而平和可期恢復。尊處若同意，請掣銜覆粵。繼堯顯世叩江等因，據電理由甚正，榮廷無辭以難，而公既力任調人，請即將此電轉京，速用解決爲盼，等因。查三省所據理由，甚爲正當，欲求保民息戰，惟有由各省要請退位，否則各省獨立，使彼知人心全去，不敢相持，自可

以得和平解決。粵省宣告獨立，即本此義。諸公保民愛國，具有同情。惟祝早日一致進行，以免大局靡爛，至爲盼幸。龍濟光張鳴岐虞印。（「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二）革命黨人揭發龍濟光僞獨立之布告

香港報紙載（普告廣東人）文一篇，係反對龍濟光之僞爲獨立，把持廣東省者，錄如下：

廣東護國軍總團體，謹以大義布告於衆曰：嗚呼！我廣東之父老伯叔兄弟姊妹，其亦知我廣東之大禍臨頭乎？夫中華民國，成立不過四年，風雨飄搖，幾歷艱險，猶望袁氏稍知民國負託之重，當自踐盡忠民國之誓言；克遵共和之正軌。乃彼野心勃發，利用其一種私人，以提倡帝制，盜國之罪，擢髮難數。而各省將軍中多有喪心病狂，蛇鼠一窩者，助成民賊，規取民意，以選舉皇帝爲惑世愚民之具，以催請登極而爲陞官封爵之謀。遂致帝夢方酣，苛捐百出，則皆昧良帝制派之將軍巡按，及惡紳劣棍，賁緣巴結之有以積爲厲階也。而吾粵將軍龍濟光昆弟之助桀爲虐，則又甚焉。竊舉以與吾粵父老伯叔兄弟姊妹言，當亦憤火中燒，莫名隱痛者矣。溯自龍氏離粵，所謂外江壯士，姦淫焚掠，積案如山，魚肉我商旅，戕賊我人民，污辱我婦女，言之可痛！誰復甘心？而各軍官之禁煙走煙，拉賭開賭，抑又剝削吾粵而有所弗惜者也。帝制問題，發生而後，朋比官紳，剗穿地骨，盡情揮霍，以爲帝制輿論製造皇帝之裝飾品。其有關心國事，及反對帝制者，則目爲亂黨，誣而殺之，株連之，以爲快。黨人不忍中華民國陷於若輩奸雄之手也，迭起義

旗，前仆後起。而龍氏則更縱令其軍官橫恃兵權，藉端剿殺，剿殺之不已，又復含沙射影，毒探四出，富者拖累而蕩其家，窮者嫌疑而戕其命，於是郡王五等之爵，嘉禾文虎之章，爲所欲爲，欲達其窮兇極惡而後已。嗚呼！龍氏在粵，粵人已苦無生氣矣。邇者皇天有靈，呵護民國，雲貴獨立，護國軍之勝利，已攻入川湘。袁氏徬徨，始知真正民意之不可愚弄耳。其不自傾覆者，又幾何哉？況廣西陸將軍，又舉大義，宣告獨立，大軍東下，黨軍會合，自足以制龍氏之死命而有餘。使龍氏自知罪戾，悔改前非，自卸軍權，置身事外，以廣東爲廣東人之廣東，而交還於廣東人經理之，使消除帝愆，清拔根株，亦聊以告無罪于我粵人。詎龍氏懾於廣西征東軍隊之將下，卽於軍署召集秘密會議，先發制人，假獨立以愚弄我粵人，而爲自固尊榮之地位計。二三帝制派之惡紳，又從而慫恿之，欲戴共和之假面，以留釀帝制將來之命運。本總代表，敢一言以斷之曰，龍氏之獨立，非眞維持共和之獨立。且廣東獨立，非廣東自舉之，則帝制餘毒，一日不清，則民國前途終伏於危險也。況龍氏密議之怪狀，已見各報，姑勿細論，而其八條件中，有四條件者，實永遠踞有廣東，爲廣東唯一之皇帝，尤我粵人稍明事理者所萬不能承認也。本總代表，今擇駁之如左，願我粵人共悉心諦聽焉：（一）廣東巡按使，歸龍氏一人兼任，萬不可行也。民國成立，軍民分治，已成不易之成轍，而將軍之擁兵自衛者，尙且侵越民政權限，以自便其私圖。若以龍氏惡愆薰天，更兼巡按，微論不爲張鳴岐稍留餘地，其野心溢於言表。卽果使張鳴岐有意逃避，

我粵人士，獨無可以兼任巡按而鞏固民國之政權乎？無他，龍氏之爲是議者，以軍威可恃，兼任巡按，則將來承賭捐、撥煙款、及增抽種種之苛稅，可以任意爲人之莫伊毒耳。(二)所有駐粵濟軍，及一切軍隊，不能移動，而外處軍隊，亦不准到粵云云。龍氏之野心，蓋不可掩矣。夫廣西軍獨立軍之預備東下者，以濟軍之熱心帝制，非剷除之，無以統一共和之護國軍也。黨人之必欲驅除龍氏者，亦以龍氏藉濟軍之勢力，盤踞廣東，爲帝制內幕之後盾，非驅除之，無以回復廣東之乾淨土也。今龍氏不思濟軍之獲罪粵人，而仍欲長保其濟軍之根據。又慮外處軍隊，分其勢力，乃出其強硬政策，曰不准外處軍隊到粵，是直廣東之混世魔王，雖漢之蠻夷大長老夫臣佗，無以方其氣燄也。(三)議案又謂全省財政，均由龍氏個人管理，不得派人監督，則龍氏又欲總握吾粵財政，以供給其糜費，而可長踞，即臨時逃走，亦可席捲吾粵款項以去，立心誠不可問矣。不然，廣東爲廣東人之廣東，財政且不能監督耶？亦可謂目無吾粵人士矣。(四)所有黨人，均須繳械投誠，聽候任用。此一節，明則以聽候任用四字餌黨人，而實則欲使黨人繳械投誠，以陰掣黨人之死命。不知黨人之仇視龍氏，非仇龍氏之爲粵官也，實仇視龍氏之助成袁氏帝制之毒謀，而並縱任濟軍以殘害吾粵耳。如是則龍氏苟欲踴有吾粵，即無形之帝制。黨人因無投誠之理由，且必不認龍氏之議案，以低首下心而繳械也。以上四者，黨人對於龍氏，烏有所謂承認者？嗚呼！我中華民國，人心未死，帝制之局，容易打消。若輩官僚之鬼蜮伎倆，一燃溫燭之犀，其僞立見。本總

代表爲吾粵大局計，卽爲民國大局計，用敢披誠以普告於吾粵之父老伯叔兄弟姊妹，惟父老兄弟姊妹其起而圖維之。謹布。（「民國日報」鈔稿第二冊，民國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十四） 駐粵滇軍略史

第三師 參謀長 張惟聖

軍部 參謀長 楊晉 同纂

第四師 參謀長 王均

民國四年冬，袁世凱叛國自帝，僭號改元，雲南都督唐公繼堯倡義昆明，黔桂浙粵湘蜀諸省相繼獨立，成立軍務院於肇慶，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公烈鈞奉檄東下，會師北討，會袁世凱死，滇軍遂留駐廣東，其間經百戰冒萬難，以迄今日，誠不能不有所記載，以詔來者。方雲南起義之初，都督唐公首定援川計劃，簡拔精銳，編制三梯團爲護國第一軍，以前都督蔡公鐸爲總司令，羅佩金爲總參謀長，劉雲峯爲第一梯團長，顧品珍爲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爲第三梯團長，以出紮瀘。時滇中迤南一帶甚形空虛，龍覲光受僞命稱臨武將軍、雲南宣慰使，率衆萬人集中於廣西百色，分兩路犯滇，都督唐公復以前江西都督李公烈鈞爲總司令，編組護國第二軍，第一梯團長張開儒，第二梯團長方聲濤隸之，以何國鈞爲總參謀長，成枕爲參謀副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由昆

明出發，三月九日抵廣南。時龍觀光所部第一路僞司令李文富，率領步砲兵約五千人，進逼滇境，倉卒襲剝隘，剝隘守兵僅兩連勢不敵，遂爲所陷。三月十一日，張梯團長開儒奉令率所部三營及砲兵一連馳抵飯朝防守，與李文富部衆血戰七晝夜，援兵不繼，後路且爲所斷，官兵死傷六七十人，勢將不支，僞將黃恩錫復犯廣南，佔據龍潭，總司令李公烈鈞遂遣方梯團長聲濤進擊之，戰逾日黃軍敗潰，會挺進軍黃總司令毓成、趙梯團長鍾奇亦率所部道貴州繞攻百色，於是張梯團長開儒軍大敗敵軍於飯朝，桂軍馬司令濟、李旅長祥祿、陸司令裕光復率所部襲龍觀光之後，俾弗獲逞。二月十五日廣西都督陸公榮廷宣布獨立，龍觀光窮蹙遂降，飯朝逆軍退據剝隘，張梯團長開儒遣兵向者桑追擊，李文富率所部繳械投誠，龍潭亦爲方梯團長所拔，滇疆以靖。四月初先頭部隊進至剝隘，時廣東欽、廉、潮汕等處先後獨立，龍觀光爲勢所迫，僞附獨立以自固。四月十五日岑公春煊與梁君啓超、李君根源、溫君宗堯、韋君士釗入肇慶，粵桂將士推戴岑公爲兩廣都司令，尋合獨立諸省組織軍務院，以趨統一，都督唐公被推爲軍務院撫軍長，岑公春煊被推爲撫軍副長，攝行撫軍長職權。令駐粵滇軍總司令李公根源任軍務院副都參謀，建議岑公，力主滇軍東下，始與陸公榮廷商檄護國第二軍來粵，李公烈鈞遂先發，經百色、南寧、梧州，五月九日單騎會肇慶各部隊，繼至軍務院，規定作戰方略，組織滇桂粵護國聯合軍，以擊退邊界敵兵，進取福州、南昌，會師武漢，直搗幽燕爲目的，岑公春煊兼任聯合軍司令官，計劃既定，刻期進討。五

月廿七日，滇軍所受命令如下：（一）據各方面報告，江西之贛州、福建之詔安方面，有敵部隊據守，並施行防禦工事。（二）聯合軍有掃除贛閩邊界之敵，進取贛州詔定，占領南昌福州之任務。（三）貴軍（連桂軍兩營）於六月初二日止，應將所部集中於肇慶，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向江西贛州方面出發，以一部向福建方面，協同潮軍動作，但務於六月二十日以前，由南雄、仁化開始運動。（四）本司令官希望貴軍抵南雄、仁化後，如贛州敵軍薄弱容易擊破，可先派方司令聲濤率所部向福建方面運動，該梯團進兵道路及應從何方進逼福州，由貴司令官斟酌當時情形處置之。但務與潮軍隨時聯絡，協同進行。（五）林軍所部（卽林君虎軍），於六月十五以前由肇慶附近出發，加入江西西方西之戰鬪，該軍抵龍南虔南後，關於攻擊贛州方面之敵軍之處置，悉聽貴司令官指示。粵軍於六月二十日以前由廣州出發，取道惠陽，於和平集中，經安遠、雩都協同貴軍向南昌前進，程旅爲貴軍之左翼軍，進入湖南界後，受陸都督指揮。（六）給養由貴軍自行購備，其補充及餉項由軍務院給領。護國第二軍既奉令，爲圖作戰之便利，改編第一梯團爲左翼軍，第二梯團爲右翼軍，集中肇慶。未幾楊益謙由廣南率步兵一團至，編入右翼軍，照軍務院計劃，護國第二軍任向贛州進攻，左翼軍改稱中央軍，以軍務院新編第一混成旅旅長程子楷所部爲左翼軍兼援湘南先頭部隊，甫向韶州出發，會袁世凱死，龍濟光仍與北方通款，取消獨立，增兵花縣，以議滇軍之後，韶州朱福全復閉城遏羅，阻撓前進，五月十六日中央軍抵韶州車站附近，而朱福

全櫻城以抗，遂於十八日拂曉攻擊韶城，午前十時據城北帽子峰，朱福全降，警衛軍亦倒戈効順，二十日全軍入城，韶州大定。時李公烈鈞方出清遠，向滘江口前進，龍部李文運、馬存發等貽書恫喝，且率步砲兵三千人進逼源潭，李公烈鈞知不免於戰，乃據粵漢鐵路自固，七月初源潭方面逆軍大集，李公烈鈞僅以步兵七百入當逆軍步砲五千之衆，血戰數日，敵援日增，急電命中央軍來援，計先後增加步兵三營山砲二尊，士氣大振，斬敵將李文運，逆軍潰敗五十里，扼守軍田，我右翼軍旋分一部，由朱司令培德率領威脅清遠，陳福祥率所部警衛軍兩營降，滘江肇慶間交通得以無阻，朱司令培德旋率所部繞道攻花縣克之，軍田逆軍不戰自退，我軍乘勝追擊，在新街江村葛塘等處激戰，逆軍益不支，退保石井兵工廠白雲山一帶。當龍濟光之攻滇軍也，聯合軍將士與粵中人士皆大憤，內之全粵人民，外之唐紹儀、伍廷芳、梁啓超、溫宗堯諸公，競電大總統黎公請逐龍濟光以謝粵，龍猶負固不去，而出死力來犯，於是聯合軍第三軍總司令莫榮新、第五軍總司令譚浩明、第六軍總司令林虎皆率師會滇軍，以靖粵患，至是林軍加入左翼戰列，兩軍協同追擊，迫近兵工廠，莫、譚兩軍亦攻破佛山，進克五眼橋，逼近省城，以逆軍砲火猛烈，兵工廠未能遽下，相持於江村葛塘沿河一帶，約一月餘。迨約法國會既復，段祺瑞出總內閣，軍務院撤消，陸公榮廷至粵，龍濟光去職，率所部濟軍移駐瓊崖，總司令李公烈鈞解職，赴滬養病，戰事遂告一結束。中央軍及右翼軍迭經戰勝，兵力大增。先是軍務院下令照平時編制，編爲第三第四

兩師，以張開儒爲第三師師長、方聲濤爲第四師師長、盛榮超爲第五旅旅長、李天保爲第六旅旅長、朱培德爲第七旅旅長、伍毓瑞爲第八旅旅長、張懷信爲第十一團團長、曹浩森爲第三十一團團長、李鳳岐爲第六團團長、戴永萃爲第三十六團團長、趙德裕爲第二十五團團長、楊德源爲第三十八團團長、楊益謙爲第三十三團團長、萬舞爲三十四團團長、張惟聖爲第三師參謀長、林仲庸爲第四師參謀長，分駐南韶連及粵漢鐵路一帶。六年五月督軍團叛亂，迫總統非法解散國會，張勳擁清帝復辟，黎大總統出走。未幾張勳事敗，逃往外國使館，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務，段祺瑞復總內閣，力主以武力征服西南，雲南遂興師奮起護法，奉聯軍總司令唐公命，以第三師編爲靖國第五軍，第四師編爲靖國第六軍。會莫擎宇弄兵潮汕，欲窺粵垣，經桂軍戡定，龍濟光復由瓊崖入寇，高雷、陽江、恩平相繼失陷，四邑震撼，省垣人心惶惶。七年二月李公根源間關來粵，兩師官長開會，公推爲駐粵滇軍總司令，尅日編制，以楊益謙所部第三十三團爲第一支隊、張懷信所部第三十八團爲第二支隊、趙德裕所部第二十五團爲第三支隊，合組一梯團，以第七旅旅長朱培德爲梯團長，會同林君虎之討龍第二軍、劉君志陸之討龍第三軍、魏君邦平之討龍第五軍，次於台山之新昌埠，推李公烈鈞爲討龍前敵總指揮，同申征伐。方師長聲濤則任征閩靖國軍總指揮，率第八旅旅長伍毓瑞及新編第九旅旅長夏述唐所部，出駐潮汕。三月我討龍軍克恩平、陽江、電白，四月克高州、化州，化州之捷，團長楊益謙俘獲管退砲五尊、機關槍二

十五挺、步槍一千三百餘枝，軍需輜重無算。團長趙德裕被任恩開台新四邑警備司令，正義直搗瓊崖，絕逆根據，適段祺瑞命吳鴻昌、丁效蘭等率兵萬餘人，越庾嶺窺南雄，第三師與之相持激戰十日，勝負未分，總司令李公根源受任督辦粵贛湘邊防軍務，移第四師集中韶州，合驪北敵，而第三師師長張開儒密令南雄前敵部隊退却，南雄城陷，李公根源親率趙德裕所部第二十五團出駐週田，且令成司令枕率警衛混成團團長李明揚、第三支隊長賴世璜，及桂軍幫統穩玉廷所部，扼守始興。五月滇粵桂援贛聯軍總司令李公烈鈞至韶州，第三師亦整頓就緒，遣第三十六團團長衛秉鈞率領該團附砲兵兩連，向始興進發，增加防守，與北軍對峙於馬子坳附近，張開儒奉命解職，先是督軍唐公任鄭開文爲師長，以楊晉先行署理，率師援湘，而楊晉未到任，乃命旅長李天保代之，廣東督軍莫公榮新復任李天保兼代南韶連鎮守使，尋奉督軍唐公命，取消第五軍名義，以三四兩師合爲第六軍，稱駐粵滇軍，統歸李公根源統轄指揮，內部融洽，專力對付贛南作戰。朱司令培德率第二十五團團長趙德裕、第三十八團團長張懷信所部，進至仁化屬之扶溪長江等處，威脅北軍右翼，楊司令益謙出駐始興屬之都坑羅壩等處，威脅北軍左翼，馬子坳正面歸成司令枕擔任，同時開始攻擊，激戰一日，北軍潰退，南雄恢復，虜獲子彈百餘萬，槍械輜重甚多。旋奉督軍唐公任命，朱培德代理第四師師長仍兼第七旅旅長，楊晉爲軍部參謀長，楊益謙爲第二十旅旅長仍兼第三十三團團長，李鳳岐爲第六旅旅長，王均爲第四師參謀長，楊爲模爲第十一團團長，

劉明義爲第三十六團團長，洪錫齡爲三十一團團長，孫開運爲第六團團長，魯子材爲礮兵第三團團長，又新編第四十一團以董靖華爲團長，爾後兩軍相持於大庾嶺附近，及信豐崇義邊境間，有小戰鬪，李公根源復派第五旅旅長盛榮超，率第十一團團長楊爲模、第三十一團團長洪錫齡所部，出駐郴州、汝城、資興，爲湖南湘桂粵聯軍之增援。八月軍政府成立，國會集會於廣州，十月湘南北軍師長吳佩孚等通電倡和議，戰事遂以停頓。我滇軍入粵爲正誼戰，爲公道戰，爲國法戰，此三年中殆無寧日，今後之時局益蒼茫不可知，我滇軍對於國家之責任於以益重，特記其崖略，願我軍將士益自策勉，將來於中華民國戰史上必能佔一最榮譽之地位也。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十二日。（駐粵滇軍總司令部督辦粵贛湘邊防軍務署參謀處編「駐粵滇軍死事錄」，民國七年季冬出版）

（十五） 滇桂粵聯軍北伐

一、編制民軍 龍濟光宣告獨立，以其平日行爲之暴戾，自不能取信於民軍，而其部將如蔡春華、李嘉品輩，轉憤民軍不服節制，誣爲土匪，張貼布告，斥曰賊寇，聲言痛剿，約期挑戰，更爲民軍所積不能忍。故獨立以後，民軍與濟軍之間，戰事時作。及經陸梁二公調和，始稍稍安輯，都司令部軍務院次第成立，護國軍有所統一，則急待籌備者，莫先北伐。惟北伐之前，則以

編練民軍爲亟。查各路民軍，黨派複雜，而要其大別有五：(一)爲徐勤、王和順之護國軍，如水師寶璧江大等艦皆屬之。徐勤既受陸梁之勸，按兵不動，而其部下攻城司令魏邦平，則亦投歸都司令部，改爲江防司令。(二)爲陳炯明之護國軍。陳舊爲廣東都督，部屬頗多，其軍隊雖僅數千人，而餉械最爲充足。(三)爲林虎之護國軍。林虎向往來兩粵間，游說軍隊，並招集退伍兵士，以圖進取，其部下近萬人。(四)爲黃炎之護國軍，擁兵萬餘人，因厄於財政，未能整練，經都司令指定江門、前山、河口三處，爲駐候編練之所。(五)爲朱執信之中華革命軍。朱專承孫文之命，主任粵事，其餉項甚充足，都司令岑春煊，因飭各民軍司令，將軍隊人數列冊呈報，以憑編練給餉。據報計有二十八萬餘人，月餉不下三百餘萬之鉅。當飭核司各派代表到肇會商，詢悉各路民軍，大半未有槍械。岑以兵必有械，始能成軍，擬由部派員親赴各路，點驗槍枝，烙以大印，核明實有槍械人數若干，按冊發給軍餉，隨與龍氏會定改編辦法數條：(一)不論各路民軍，必須自備有六米里八或七米里九或九響單響毛瑟等長槍一枝，連帶逼碼，有一百顆以外者，始爲合格，(一)上合格之民軍，其首領頭目，如部下有三營者，委爲統領，有一營者，委營長，有一連者，委連長，有一排者，爲排長，有一棚者，爲棚長。(二)有合格之民軍，而不願編入北伐者，准其歸農。其槍碼繳官發還價值。(三)各路民軍，無論合格與否，自出示後，如不報名請編，始終負隅抗拒，意圖擾亂治安者，卽以土匪論，當調集大兵，嚴加痛剿。此章程宣布後，其首先應命者，爲香山民軍，

該司令任鶴年、林警魂所部共七千餘人，經委員點驗合格者，有三千餘人，遂即改編成軍，發給薪餉，委爲北伐第三軍總司令，以次編定者，約有四十餘營之多，均有無烟毛瑟等快槍逼碼，每人皆在百碼以下，駐在肇慶峽外鼎湖山附近一帶，聽候調遣。惟陳炯明、朱執信等，以都司令取締民軍辦法過苛，不就編練，另具意見書，連派代表赴肇，請示核酌。

二、編配北伐軍 都司令部於五月一日成立，即電促雲南護國軍第二軍李總司令烈鈞，率師來肇，道粵入贛。陸都督則於五月七日編定各軍，親行督師赴湘，委陸裕光代理第一師師長，仍兼步兵第一旅旅長，黃克昭爲第一梯團長，陳坤培爲第二梯團長，李祥祿爲第三梯團長，潘其霑爲第四梯團長，呂達廷爲第一營長，陸聲高爲第二營長，萬定楠爲第三營長，鄧國棟爲第四營長，瞿翰華爲第五營長，何其多爲第六營長，陸貴福爲第七營長，盧炎山爲第八營長，梁之芬爲砲兵第一團長。以上步砲各團營，概歸陸代師長統轄。委馬濟爲行營武衛軍總司令，兼帶武衛軍第一營，陸福祥爲武衛軍第二營長，馬黎爲武衛軍第三營長，高斯忠爲武衛軍第四營長。以上武衛軍各營，爲本都督隨行親軍。委林俊廷爲護國軍第一支隊總司令，賓華東爲第一支隊第一正司令，林坳驥爲第一支隊第一營長。賓正司令兼第二營長。鄧金備爲第三營長，羅寅貴爲第四營長，蔡振雲爲第五營長，馬秉廉爲第六營長，姚之榕爲第七營長，馬玉成爲第八營長。以上八營，歸林總司令統轄。委沈鴻英爲護國軍第二支隊總司令，韓彩鳳爲第二支隊第一正司令。第二支

隊第一營沈總司令兼帶，沈榮光爲第二營長，蔣登鰲爲第三營長，秦懷榮爲第四營長，黃日高爲第五營長，陳繡屏爲第六營長，韓正司令兼帶第七營長，謝祥龍爲第八營長。以上八營歸沈總司令統轄。馬雲青爲第二支隊第二正司令，並兼帶九營長，黃鎮英爲第十營長，廖祖楨爲第十一營長，謝椿勝爲第十二營長，黃振源爲第十三營長。以上五營並歸沈司令節制調遣。十二日，李烈鈞抵肇，擬與龍濟光會師北伐。時粵省民軍編配，正自繁雜，而停戰期限，將次屆滿。袁軍盛兵湘邊宜邨等處，贛邊南安與南雄交界之梅嶺，粵閩交界詔安、饒平等處，大有駸駸侵入之勢。李總司令以出征不可刻緩，而唐繼堯、蔡鍔電催出發，期即會師武漢。浙督呂公望，亦請同時興師，先定閩省。各方面催請北伐者，羽檄紛至。於是軍務院趕即編定滇桂粵聯軍。(一)滇軍，爲雲南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二)桂軍，爲兩廣新編第三軍總司令莫榮新；(三)肇軍，爲兩廣新編第四軍總司令李耀漢；(四)桂軍，爲兩廣新編第五軍總司令譚浩明；(五)林軍，爲兩廣新編第六軍總司令林虎；(六)濟軍一軍；(七)潮軍，爲兩廣新編第一師師長莫擎宇；(八)程軍，爲兩廣新編第一混成旅旅長程子楷；(九)張軍，司令官張習。按期分道，次第出師，命曰滇桂粵護國聯合軍，而誓之曰：「滇桂粵護國聯合軍，分道出伐，春煊承撫軍長電，就近直接指揮，迭經電達。茲於出師之日，布告如下，窮寇不可以坐大，天討不可以久稽，師不可以久頓而無功，惡不可以久肆於民上。用是我我、桂、粵三省之衆，恭行天罰，以誅有罪。師行之次，爰布大義，申儆有衆，且以告我邦人君

子父老子弟。自袁氏叛國，改元稱帝，敢干國憲，國人咸憤，無可控訴。惟我滇中之師，首蒙大難，輿貲提挈，鼓行而西。賊憑其衆，以相抗拒，於我護國軍殺敵致果，而有叙瀘之戰。我武維揚，以一當百，義師騰蹕，震爍中外。袁氏恃其兵力，猶不覺悟。桂軍奮起，嶺表疏附，智勇幅輳，義憤薄發。兩粵之士，待命於行間，諸道之師，和會於城下。袁氏怙其權位，猶不悛退。於是我獨立諸省，聯合軍政府，遵率約法，而有恭承今大總統依法繼任之宣言。天下歸仁，元愆奪氣，始假和議，冀緩我師。我軍政府，亦知其叵信，願以天下汹汹，徒爲袁氏之故。苟可以去袁氏，而無藉於用兵，其道何由？固無所擇。惟是我師之起，職在討袁，袁氏不退，他無可議。又以討賊之義，尤在守法，非袁氏自退，黎大總統繼任，不能罷兵。守此範圍，無敢踰越。此則我軍政府初無窮兵之心，亦不敢爲苟且之計，而國人所共見者也。然近頃以來，四川之媿講無成，南京之張弛滋憤，狡焉思逞，不可終日。彼袁氏始爲總統，誓於國民，口血未乾，小人反復，亦何常之有？且今會稽之甲，發憤於沼吳，關輔之豪，勢成於分陝，成都傳諭蜀之檄，長沙奮江漢之武，以我南北連衡八省之地，帶甲十數萬之衆，有賊不討，而使其據我土地，屠戮人民，以與我義師相撐拒，游魂放命，死灰復揚，國之大命，將墮於地，則縱敵之罪，我軍政府實尸之矣。春煊等爲此大懼，既簡勁旅，進次湘中，復率大軍，澄清江介，於是會師武漢，直指燕雲，執國憲以問罪人，正人心而遏亂略。然後恭戴大總統黎公正式就職，恢我約法，復我國會，納我軌物之內，

立天下萬世之防，軍政府之所以告無罪者，庶其在是。抑尤有申告者，凡我軍人，無問南北，所食者民國之餉，所戴者民國之國，非袁氏之私暱，定不黨於叛人。是以出兵以來，人出失言，兵無鬪志，義師所至，其各審順逆之分，明去就之途，拔身來歸，無陷不義，同仇敵愾，共集大勳。昔牧野之師，猶知倒戈，遂誅獨夫，亦其義也。又自興軍以來，人民之蕩析離居，廢時失業者，師行所至，宜何以遂定安集之？父老苦苛政，亦已久矣，誅求無饜，民忱禍亂，師行所至，宜何以撫循之？是則邦人君子之所有事，願與我父老共圖之者也。唯父老子弟，共喻斯意，佈告遠近，咸使聞知。迨師出未及旬日，袁世凱告殂，黎大總統繼位，一切軍事，遂生撓折。惟以帝制黨暗潮未稍衰息，必有兵力遙助，然後黎公之地位始固，而政令乃可實施。仍飭各路募兵委員，繼續進行。李軍入贛，亦並陸續出發，然北伐之舉，至此已成強弩之末矣。

三、李軍假道入贛 李烈鈞率師抵肇後，商訂北伐事宜，派員與龍濟光磋商，會師進行，擬由粵垣，假道入贛，並電致龍督，略謂：「仰公雄才大略，亟願會師北伐。」龍心憚之，帝制派黎某梁某，復乘機煽動，謂李來粵，意在去龍，省垣將有兵禍。龍愈益惑之，各界亦有信其說者。龍遂派人請李勿帶兵至粵垣，並假九善堂、七十二行、自治研究社、總商會、維持公安會、救災公所名義，拒之。同時乃有人散布意見書，力請李軍來省，與商會各團體詞意大反。岑都司令知有詭謀，一面覆電解釋，一面請龍督派代表赴肇，其致總商會各團體電云：「滇軍係由百

色來梧，再繞桂入贛，則需時太久，故此次假道廣東，全係爲行軍迅速起見，斷無他意，煇可擔保。求逞之說，未免不倫。粵既獨立，即與滇桂各省同一利害關係。李軍不謀粵於未獨立之前，而謀粵於既獨立之後，天下無此人情。若慮軍隊騷擾，則滇軍紀律素嚴，路過即行，並不久駐，亦何致因供億未周，別滋誤會？今日公敵，祇有袁軍，我不速往，即無以阻彼軍之來。諸君愛護地方，正宜歡迎之不暇，尙何鯁鯁過慮爲？且滇軍現已陸續到肇，立即出發，若再返旆西上，亦屬無此辦法。諸君洞明時局，德望素孚，尙希告誡地方，勿自驚擾。軍令既出，理無反汗。」致警察廳長電云：「據疋頭行、平碼行、銀行、穀米行，電請李司令改道北伐，免滋誤會等語。李軍紀律嚴明，人所共知。此次假道北伐，全係爲行軍利便起見。該商等何嫌何疑？無事自擾，顯係有奸人造謠，從中挑撥。所請改道之處，斷難准行。應由該廳曉諭各行，並轉函商會，一體知照，務各安心營業，毋得妄自驚疑，墮入奸計爲要。」致韶州各官廳電云：「據韶州紳商學界電稱，請李軍由桂北伐，毋庸來粵，閱之，殊深駭異。李軍假道入贛，全係爲行軍利便起見。該紳商等何得率請改道？顯係藉詞反抗。所請斷不准行。此後尙再敢發此項匿名電報者，即責成該局扣留，送縣嚴究，以爲搖惑軍心者戒」。各界悟爲奸人播弄，發布公函，不認前電。而龍濟光亦派楊觀東、李國治往肇。又續派北伐第二軍總司令鄭開文等赴肇，請允改途，勿經省城入贛，謂如假道省垣，則粵省爲保護地方，維持秩序計，不得不派出軍隊，分向各處駐紮，以免大兵過境時，

商場民居，因而驚擾，勢難會同出師。若能改道，則粵准可派軍來肇，會同出發，即餉械兩項，亦可酌量接濟。岑都司令亦派徐葆權，偕同楊李至粵，至龍督磋商出師情形，議決三事：第一爲李軍征贛行程，由肇出發，直赴三水，轉北江上琶江口，然後乘車，以抵韶州，一切船隻，均由龍督備辦。第二爲粵垣重要，龍督須座鎮其間，不能親自督師征贛，即指派第一軍長段爾源，帶兵十營，第四軍長鄭開文，督帶全軍，會同李軍前進。第三所有粵軍及李軍一切餉械，均由龍督接濟。龍督以改道之目的已達，即日派運軍餉三十萬，米一千包，開花砲十六尊，過山砲二十尊，機關槍三十架，無烟槍五千枝，碼子八十箱送肇，並具牛酒往犒。又以李軍由肇出師，必經三水，取道佛山，藉歡迎爲名，派水陸統巡胡令宜，統領梁永樂，率濟軍九營，往三水駐紮。佛山向有兵三千餘人駐守，復增派軍隊十營，分紮沿路車站。並於車站附近，趕築砲臺數座，小塘各山，均高架機關砲及開花砲，嚴陣以待。以南韶連清遠一帶爲廣州屏蔽，萬一彼此決裂，則北路非其所有，而省垣必危，前與岑陸劃分三水西南上下而守，西江上游，均非已有，既已失策於前，不可再誤於後，特派馬存發帶兵往紮，聲言李軍出師路線，改由肇慶經三水，轉北江上琶江口，坐火車直出韶關，前赴贛省，不再經由省城。惟聞順德三水一帶，土匪甚多，難保無匪股假借滇桂兩軍名義，希圖乘機擾亂，特再訂明界限，如有冒稱滇桂兩軍、水路越過西南以下，陸路越過三水以下數里外，應由該管將軍立即迎頭痛擊，不必究問真假，瞻顧遷延，或至鬆動，爲匪所

乘云云。李軍急欲北征，對於龍濟光之猜防，略不介意，遂於六月初三日，整旅出發，而昭告於天下曰：「烈鈞從今撫軍長唐公後，治軍滇南，自春徂夏，轉戰千里，遠託福蔭，幸有成功，躬擐甲冑，未遑政事。前抵肇慶，晉謁撫軍副長岑公，始悉諸公爲國持法，百折不同，賊胆既寒，國魂以定，甚盛甚盛。窃思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而無法，是謂不國。袁氏壞法，吾始討之，故吾護國寧言護法。我軍務院成立，屢以擁護約法，保障國會，昭示天下，實爲神人之所共鑒，經義之所不移。烈鈞一介武夫，服從爲職，故祇知有法，罔識其他。有蔑法者，視與賊等。今奉軍務院命，誓師援贛，軍次南韶，下馬草此，以當露布」。惟李軍抵清，該處緊閉城門，購物維難，且無駐紮地點，不得已移紮船內，抵韶而鎮守使朱福全立下戒嚴令，並飭軍隊安置大砲，復將城門緊閉。滇軍知其誤會，亦卽就地駐紮，暫不渡河，然龍李兩軍之兆釁，實伏於此矣。

四、孽龍之禍粵

龍濟光擁有陸軍二師二混成旅，警衛軍一百零八營，濟軍一百二十四營，龍子新軍十營，大小兵艦十六艘，魚雷艇十二艘，水兵六千名。自都司令部成立後，亦曾張皇北伐，編制梯團，檄告各省，然均空言無實。李烈鈞欲由省出贛，龍則猜防拒沮，李軍不得已充改道三水清遠，劃定路線。當出征伊始，袁氏死耗已至，以防帝黨故，未便停止。而龍氏棄信背約，陰於九日取消獨立，通告各州縣，聲言服從中央，對於滇軍，則處處令加以妨害，俾不得逞，故至清遠，陳福祥閉城不納，抵韶州，南韶連鎮守使朱福全亦閉城相阻。又在各要地預築砲

壘，架機關大砲，嚴陣相向，迫得滇軍露宿城外，積不能平。既經岑都司令致電粵海道，轉詰龍氏「請飭知朱鎮守使，妥爲招待，免生他變。龍置不理，滇軍不得入城，派員向朱交涉，朱但允日派兵四名進城採購食物，不得攜帶槍械。詎十七夜，源潭龍軍，忽令火車停駛，折毀鐵路十餘丈，圖斷滇軍運輸。十八日有滇軍入城購物，携有短槍，被朱軍拘執，擬即槍決。滇軍聞而鼓譟，朱軍忽於城樓上發砲轟擊。是日晚滇軍以帆布作橋渡河，始發一砲，向帽子峯攻擊，轟斃朱部第二十七營兵士百餘名，第二砲擊毀鎮守使署。朱知不敵請降，而滇軍機關槍隊已毀南門而入。十九日晨，完全佔領韶州，翌日滇軍進攻英德，居民聞之，歡迎入城。滇軍秋毫無犯，民心大悅。龍濟光因窃用廣州七十二商名義，通電各處，捏稱滇軍沿途騷擾，居民奔避，如逢大盜，所過鄉鎮，勒繳團練槍械，需索地方輸納軍餉，數至十餘萬，不遂其欲，乃砲攻韶關，冀全委罪滇軍。李總司令以此事非口舌所能爭，電請軍務院派遣幹員查察兩軍動作，及粵民心理。滇軍果不守紀律，粵民如怨滇軍者，則甘願服罪，否則亦請有以懲龍軍也。惟時政府尙多帝制餘孽，因讒李譽龍，總理段祺瑞頗惑之，於是獎龍氏撤銷獨立，謂具世界眼光，而予以兼署巡按使之職。龍氏愈有所恃，乃益簡練軍隊，以驅除滇軍自任。於是粵省內外，憤龍氏橫暴，羣起而逐之，首有唐紹儀、梁啓超、溫宗堯、王寵惠之電，次有潮梅高雷欽廉官民之電，次有孫文之電，次有廣肇公所之電，次有省議員國會議員之電，次有兩廣護國軍莫榮新、譚浩明、李耀漢、林虎、張習、程

子楷、魏邦平、周天祿等之電，環懇中央，罷斥龍氏，另簡賢能。而中央置之不理，戰事由是再作。政府始於七月六日，特任陸榮廷爲廣東督軍，暫以龍濟光署理，派令督辦兩廣礦務，而命李烈鈞來京聽候任用。國人羣以政府有意袒龍，龍亦藉以保持地方秩序，威迫滇軍，而戰禍迄未得稍息。及陸督軍由湘返桂，各方面交促赴任，始以八月中旬抵肇，滇桂粵聯合軍，因卽停戰，佇候陸督指揮。龍猶疊次挑釁，抗不交卸。雖然，龍氏至此，雖欲不去，亦不可得矣。（「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十六）入粵護國軍與軍閥之爭執

上海民國日報

（一）李烈鈞統軍東下

捷報 「其一」火急。都司令部參謀長鈞鑒：現清遠龔振生來電如下：三水局諸君鑒：頃滇軍大勝，已過源潭，追敵直下，勢如破竹。清遠軍警聞風歸順。龔叩等語。除通知莫總司令外，理合電聞。委員莫與先稟魚辰印。「其二」滇二軍總司令副官長李鈞鑒：副官楊錫榮與副官奉命會同周之貞，民軍本早進攻清城，楊奮勇陣亡。我軍佔領源潭，捷報無人傳達，由副官先行電呈，並將楊樞運至河口，如何辦理？示遵。朱兆奎支，莫與先代。

軍數 李烈鈞所統滇省第二軍調查全數：第一幫前鋒張司令，統帶滇軍，約六百，第二幫中路鄭司令統帶滇軍，約四百人，第三幫司令，統帶輜重營隊，約一千六百餘人，第四幫林司

令，統帶馬隊，約二百餘匹，軍隊約五百餘人，第五幫滇桂兩省軍隊約二千四百餘人。李總司令所督帶衛軍及後隊，約四千餘人。迨攻破韶城後，收編朱福全降軍，約一千二百餘人。現總計在韶軍隊，約一萬一千餘人，除撥守韶州及沿途分紮外，計在源潭迎敵之砲步各軍，不過四千人云。（「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 討龍者果有罪乎

張勳等迭電請宣布李烈鈞罪狀，飭閩贛協攻。徐樹錚照准，某總長力阻，謂攻龍者，不僅李一人，桂軍尤力，近唐蔡亦有電討龍，決非李烈鈞個人問題云云。黎總統亦極謂不然乃止。（六日北京電）（「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七日）

(三) 李協和大觸群小之忌

張勳、李純合謀由贛州起兵，襲攻李烈鈞。現粵雖停戰，兩人仍欲設法挑釁，逼李後路。聞曾有與協和不兩立之言。（八日北京電）（「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九日）

(四) 徐世昌以薩制鈕

鈕永建昨日謁見黎總統，詳述粵事原因：(一)濟軍首先開釁；(二)滇桂軍之回擊，實徇粵人請求。黎總統當即委鈕以粵事之調停，繼為徐世昌所聞，竭力反對，乃有以薩鎮冰與鈕同時赴粵之議，但鈕現尚在力辭中。（五年八月十二日北京電）（「民國日報」鈔稿）

(五) 李烈鈞之心大白於天下（程守箴之粵事談）

北京事報云：黎總統以粵事紛紜，僅據龍濟光一方面之報告，慮不得其真相，當派程守箴君前往察看。程君回京後，爲人言云：予到粵後，調查各方面情形，卽往晤李烈鈞，並居其軍中若干時，見李顏色蒼白，髮亦半斑，身體則瘦削如柴。緣李久病，且此次勞苦過甚，故至於此。李聞予至，頗喜。嗣後由予詳述中央對彼真意。李恍然大悟，謂此間消息不通，致道路傳聞，殊多失實。予體察情形，覺李實有擁護中央誠意，凡遇中央有命令及電報往，必退兵若干里。無如龍軍一見其退，卽遣兵衝進，以致李爲自衛計，不得不發其衝突，屢次如此，此皆予所目擊者。又李語予云：當初擬率師出贛，原爲北伐。外間遂謂予圖謀贛督。及今日角兵不解，又謂予欲奪龍濟光之地位，此真鴟鵂嚇鼠，殊屬可笑。予病勢至此，不特無權利之心，且索然無生意。方思急謀離開軍隊，藉資休息云云。觀程君所述，是李烈鈞毫無奪權住兵之意，且釁端都由龍濟光所肇，而中央一部人，於龍濟光之謊報，則推誠相信，於李烈鈞之真情，則極端懷疑，今事實大明，無怪人之以有播弄百端忌刻相責。然前事已往，所望今後當局之待遇將士，一以公心及誠意出之，則庶乎可免天下之非議矣。（「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十五日）

(六) 薩鎮冰巡閱南洋之索隱

龍李兩軍之互持，就現在論，政府方面，電促陸榮廷兼程赴粵；民黨方面，岑西林李協和通

告停戰，表面上粵事已告一結束，豈非我民息事寧人之大幸？惟此次戰事究係何人所開？無論何事，必有一是非曲直。查明開釁之真相，則是非曲直不煩言而自解。據中外報，及團體私人間之報告，粵戰起於龍事，龍事起於龍軍之開砲，則推原禍始，龍軍雖萬喙不能辭其責，而龍軍之曲與非，就事論事，固不必牽涉，三年禍粵，政績亦已昭然若揭矣。政府偏聽官僚之比惡，兼受孽龍之庸懇，明知龍氏開釁，曲在龍氏，不爲緊急之處分，延緩至今日，仍放一調停之局，利害雖僅在一隅，而是非不明，曲直不分，黑幕中實爲官僚與民黨激戰，勝負之所由分。今者粵事含糊了結，官僚已大占優勢。不謂最近又有薩鎮冰帶兵巡閱南洋之令，並戰後勤務，布置周密，官僚眞善於爲戰者哉！

官僚對於起義各省之不滿意，此本有目共睹之事，固無容爲諱者。觀各方面要求政府撤龍之時，官僚既厚愛龍氏之唯我指揮，又深慮繼龍之輒難其選。故國民以九牛二虎之力，僅達驅龍之目的，而代之爲陸幹卿，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然同時並任陸署理湘督，陸一日不得來，則龍一日不得去，官僚用意之周密，本報巨靈君前已言之。今粵事愈鬧愈糟，陸督經各方面之責備，不得不力疾東來。斯時官僚庇龍之計窮，而起義諸君，又將黏連一片，則更官僚之所大忌也。乃妙想天開，無端捏造離間之言，謂現在西南諸省，無一不在岑三支配之下，龍與陸舊日均爲岑三舊部，今對於龍之感情，如是其壞，則因權利所在，衆目睽睽，今日之龍，即係異日之陸，陸氏懷

冤死孤悲之意，其不敢過問粵局者，實防岑三後日無厭之要求也。此語一佈，（此項離間，記者實親聞之某要人，即時持此論調者尚不一人也。）在官僚縱不能阻止陸之不來，亦可使起義諸人，自相疑忌，小小一計，弄得人家昏頭瞎腦，正擬大排筵宴，開賀慶功，無端被辮子張大帥，不知就裏亂打幾通電報，狂吠陸督，彷彿爲起義諸人加一道訂交文書，中央方在敷衍陸督，張則直捷痛快，要罵便罵，於是官僚黨千思百量之離間計畫，根本上乃完全失敗。失敗之結果如何？在起義諸君，本無所謂黏連一片，亦斷不至受人離間，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則固如是云云。而第一件不放心之事，此後廣東將無臭味相同之官僚分子，參與政局，並無緩急可持之私人軍隊，出入行間，於是薩鎮冰巡閱南洋之令下矣。

顧中央胡爲借重於海軍？又胡爲借重海軍之前輩薩鎮冰乎？則此中亦有一段新聞焉。中央之不放心粵局，其黑幕既如上述，然驟然派一頭號官僚赴粵，不僅粵人不受，且奉派者，手無兵柄，蔡乃煌之事，卽其前車。故不派官僚，而派軍人，其緣因卽此。惟派遣陸軍，今日能否不遭人反對，此亦中央所自知也。適海軍內李承梅之獨立，同爲官僚所心嫉。中央一再派薩鎮冰來滬溝通，而約法恢復，國會召集，海軍要求目的已達，與軍務院遂同日取消獨立。懲前毖後，其不願李承梅之駐滬統轄海軍，固爲必然之事。又因薩爲海軍前輩，人品介於官僚軍人之間，與南方尤多接洽，派令來滬，接受海軍，並派令帶艦赴粵，一舉之間，廣東有所憑藉，而上海並可拔去禍

根，庸非中央對付粵事最得意之舉乎？若夫慮師出之無名，則藉口沙面之保護洋商，而監視之形跡可掩，慮駐防之遭議，則藉口巡閱，乃暫時局面，而一月之期間，誰欺？（據個中人言，巡閱使之名義，不過一月，惟中央對於短促之差事，而與以巡閱之名號，則長江巡閱使，今已成經制之官缺矣，一月與否，吾人拭目俟之可也。）在官僚作僞心勞，怙權無恥，本無俟吾人之斥責，然而是非不明，曲直不分，是舉世界人道而滅絕之也，不同歸於盡不止矣，噫！（「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十五日）

(七) 政府與李協和

十一日令龍李罷兵之命令，派薩鎮冰巡閱閩粵之命令，料外間問者必致愕然。其實暗中有若干曲折，許多內幕也。記者於此一事，探聽許久，得其曲折之大概，一略述之。

段總理對於岑西林、李協和二人，本來尚無不信任之意。故龍觀光入都，爲乃弟大施運動，卒不得要領而去。至三十日以後，辦子大帥諸人之電，雪片般打來。段氏腦筋簡單，聽得若干人反對，意大動，乃有致疑於岑李之心。某日國務會議，擬與岑李翻轉面皮，許聯合會諸督軍之進兵。許世英、王士珍兩人，憑陳張倪誘人之言，不可聽，與廣東大局之不可不顧，岑李二人之不可生惡感，此一場大事，乃輕輕了却。

鈕永建君入京之次晚，段氏擬好一命令，痛罵李協和，已將發表。鈕聞之，急驅車赴陸軍

部，而段氏不在部中，乃往謁段於府學胡同，力言岑李之無他意，並就張倪之電，層層爲剖析，並謂粵事解決後，岑固歸隱，李亦不獨不希望粵督，且將自退。陳譬許久，段氏首肯，此命令又暗中取消。十一日之命令變，方飭令罷兵，乃鈕調和以後之事也。

黎總統之於李協和，始終無惡意，與段氏不同，曾語人云：協和是有血性人，極能辦事，只因前爲衆人攻擊，我亦不能助之，但罷兵以後，李協和之才，仍將大用，且我可保護之，使不爲反對者所中傷云。

薩鎮冰之一行，確爲對外關係，因粵使對於粵事，已提出交涉，踴躍乎有進而保護沙面外僑之勢。政府恐釀成交涉，乃令薩率兵艦前往廣東，命令中所謂保護沙面，確乎爲事實也。（「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十六日）

(六) 各省督軍干涉粵事

龍濟光挑釁於廣東，海內人士，無不知其曲折之所在，龍亦知爲衆棄，乃煩其兄觀光，爲京師之行，欲隱蔽政府，嫁罪滇軍，以肆其毒計。黎總統段總理不爲所動，觀光失望而去，乃轉赴徐州，與張勳謀。張勳諾之。數日以前，向七省秘密結合，干涉粵事。蓋助龍逐李之計，觀光所運動也。茲見英文京報載有張勳、倪嗣冲、張懷芝、趙倜、孟思遠、楊善德諸電，是龍氏之術售矣。茲錄各電以爲秦鏡。

徐州張勳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各省督軍省長，承德府歸化廳，張家口各都統，寧夏上海各護軍使同鑒：岑李稱兵，全粵糜爛，勛等迭電，有所主張，以爲滇桂各軍，必先全數退出粵境，並將龍軍裁併妥協，陸榮廷始能赴任，否則戰禍蔓延，粵亂永無肅清之日，全局亦將蒙其影響。夫李烈鈞初則率兵攻贛，冀遂私圖，其計既不獲逞，不得已易其方針，折而攻粵，其意實涎羊城之富，兵備之完，思欲據而有之，於各省都督中，分此一席，以爲長養羽毛之地，耽耽欲逞，如見肺肝然。濟光既未離任，則於所轄地方，自有保衛之責，且復身擁重兵，富有砲械，於李之來犯，不能揮兵痛擊，悉與驅除，徒以憂讒畏譏之故，自慮勢孤，先存餒意，一再退讓，無敢與敵，坐令若曹猖獗至此，未免怯弱太甚。今爲思患預防之計，必先杜絕亂萌。應請中央速飭贛軍，取道海關，進攻韶州北，以扼李軍之後，並令閩軍由漳而潮，以解惠州之圍，俾龍軍得以緩息，專馭省防，亂事既平，然後推議補苴之策，蓋必如此，然後粵事乃有可爲，否則粵垣必失，閩贛昆連，亦將牽動，天下自此無寧日矣。事機緊迫，無待省循，萬勿游移，生滋貽誤，果蒙採納，何幸如之。勛，三十一印。

蚌埠倪嗣冲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各省督軍省長、寧夏府、龍華吳淞護軍使、熱河歸化張家口都統鈞鑒：粵局糜爛，曷勝焦憤！伏念我大總統依法繼任，天日重光，望治喁喁，人心一致。李烈鈞何人，竟敢懷挾野心，謀攬權利，始欲進兵窺竊，繼又揮兵攻粵，恃衆橫蠻，破壞大局，已

屬罪狀昭著。政府爲息事寧人起見，猶復優予勳位，調令來京，並一面另簡粵督，俾易收束，委曲求全，已屬仁至義盡。迺猶勾結桂滇各軍，暨粵東土匪，一意孤行，四面圍攻，荼毒粵省之人民，搜括粵省之財產，甚至危及外人，牽動交涉，苟非居心破壞，阻擾統一，何敢藐視中央，違抗命令，至於此極？夫政府以廣東督軍授之陸榮廷，陸未到任以前，界龍濟光暫行署理，原爲保粵省土地人民起見。即使陸榮廷奉令赴任，尚須以濟光和衷商榷，定期交替。李烈鈞既非粵省長官，又係奉令赴京之人，竟自率兵攻粵，擅進不已。龍濟光一日未經交卸，卽一日得行其職權，派兵抵禦，乃係保境衛民，恪盡職守。其於中央命令，並無絲毫抵觸。迺論者不責李之肆行，而猶竊竊焉議龍督之抗命，是非顛倒，綱紀蕩然，勢必至服從者，人人寒心，恣肆者，事事逾軌，內訌之禍，永無窮期，而國亦斷無統一之日矣。瞻顧前途！可勝憂懼？伏懇我大總統明發命令，責成龍督，保守廣東，並飭莫鎮守使擎宇暫署省長，會同龍督，妥慎設防，加意保護外人，俾免牽動交涉，致爲大局之累。一面將李烈鈞等違令橫行情狀。明白宣告，聲罪致討，電飭江西福建兩督，一由贛南，一由韶安，督兵會剿，以張撻伐，而警凶殘。至江西本省防務，如須軍隊分佈時，沖與張督軍均有巡閱長江之責，自應靜候命令，派兵馳往，以壯聲援而資穩固。嗣爲振作紀綱，亟謀統一起見，是否有當？靜候明教。倪嗣冲，三十印。

濟南張懷芝孫發緒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艷日接安徽張督軍電，發抒公論，深洽人心。現

在軍務院取消，南北統一，無可爭之點，勿得自相攻擊，再操同室之戈。乃觀於粵事，可爲痛心。陸督未到任以前，龍督奉令代理，職權所在，責有攸歸，卽予個人有逾越範圍行爲，應由中央查辦。不謂李陳諸人，以意氣相尙，竟至大逞干戈，羣欲奪而取之，以致兵禍連結，糜爛不堪，內訌不休，外侮將至，關係大局匪輕。惟有懇乞大總統明頒命令，責陸督以大義，促其力疾赴粵。一面嚴令滇桂，轉飭李烈鈞等，迅卽歛兵回防，以息戰事。如滇桂各軍，仍復恃強抗命，是眞有意藐視中央，破壞大局，應乞聲罪致討，迅飭大江以南軍隊就近赴粵，以衛地方，而恤民命。一面陸續調派北方軍隊填防，以昭慎重。是否有當？謹乞鑒核施行。粵民幸甚，大局幸甚。張懷芝孫發緒叩，三十一印。

開封趙倜等 國務院鈞鑒：粵局糜爛，聞之深抱殷憂。滇桂各軍，分道攻粵，師出無名，梟桀效尤，乘機蠶起。中央明令，視若弁髦，戰禍相尋，無復有調停之餘地。擬請速頒嚴令，仍催陸榮廷迅速赴任，毋得託詞規避。一面電飭李烈鈞莫榮新等勒令將所部滇桂各軍，尅期撤退。粵事如何交接，悉聽龍陸兩方面商酌，局外不得干預。倘再不遵，則惟有變和平之辦法，爲嚴重之主張，力戢內訌，卽以隱消外侮。此時中央威信，非寬猛相濟，竊恐不足維持，率臆直陳，伏祈鑒察。趙倜、田文烈，三十一印。

吉林孟思遠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連日接各處來電，對於粵事，曷勝髮指。龍陸接替，係

奉中央明令。陸一日不到粵，龍卽一日不能卸肩。李烈鈞何人？竟敢抗拒命令，無故稱兵，其爲逆命，已無可辭。刻接安徽張督艷電，責備尤嚴。彼輩當亦無從置喙。況外人既有責言，則干涉卽開其漸，牽動大局，爲害甚劇。應請政府飭催陸督，尅日赴粵，與龍督商定善後辦法。一面飭李烈鈞等卽日罷兵，聽候中央解決。倘再違抗不遵，卽應認爲公敵，聲罪致討，以絕後患，勿任蔓延。否則彼輩好亂性成，決無國家思想，不戢自焚，貽禍何極？並請先飭閩浙湘贛等協力防範，以免他竄。謹抒鄙見，伏候裁奪。孟思遠、郭宗熙叩，三十一印。

龍華楊善德

國務院鈞鑒：黨人對粵陰謀，蓄之已久。前曾略陳梗概，伏念此次中央調停

粵事，實以委曲求全，以陸繼龍，業申明令，方冀大紛續解，國事粗安。乃旬日以來，李烈鈞密事防維，以私人權利之爭，破壞統一之局，應請中央立持正論，剴切曉諭，不必虛與委蛇，如進兵不已，置若罔聞，斷非空言調停，所能完事。合觀大勢，如果再不遵從，卽是甘心叛亂，亦無所用其姑息。閩贛毘連粵境，指臂相連，如出偏師，卽足以扼其喉吭，似宜密商兩省，先事籌防。萬一竟至決裂，則公理所在，中央維持苦心，亦應爲中外人民所共諒。區區之見，謹以陳聞。楊善德、盧永祥，三十一印。（「民國日報」鈔稿，民國五年八月八日）。

（十七） 有關廣東討袁之文件

(一) 陳炯明討袁檄文

廣東都督兼討逆共和軍總司令陳炯明，爲保障共和，征討逆賊，檄告全國軍民事。國人既厭帝政，始有辛亥之師，武漢首義，天下從風，共和告成，未逾三月，底定之捷，前古無倫。此豈武力所能奏功，良由人心咸思制治，朝非易姓，義無可讎，公諸國民，亂庶可已。故北軍翊贊民主，清室自遜虞賓，五族同忻，環球承認，共和之適於吾國，於茲可見。何物逆賊袁世凱，網漏勝清，兇窮民國。始則乘危秉政，挾民軍以迫清廷。繼而賣主希榮，挾清廷以要總統。律以叛逆之罪，身應寸誅，懲其非分之萌，法難稍假。乃當時南京政府，急於謀秩序之回復，不忍重生靈之塗炭，故以大總統一職，讓之袁世凱。世凱就職，頻以發揮共和精神，盪滌專制瑕穢，誓之天日，告之國民，口血未乾，盟府俱載。乃太阿在手，便爾寒盟，陰圖卽眞，時揭假面，見侮國會，殘害元良，視民權如芻狗，等約法於弁髦。我東南數省，懼共和之弗保，於是乎有癸丑之役。不幸民心未悟，逆焰方張，同仇不歌，義師失利，遂使真正共和，莫由建設，自是神姦怙惡，益肆披猖，逐議員，毀國會，停省議，罷自治。民意機關，摧殘無餘，袁賊弗恤也。改約法，造私法，廢專審，復肉刑，更閹制，厲獨裁，廢小校，黜留學，立法、司法、行政、教育諸大端，蹂躪淨盡，袁賊弗恤也。濫借外資，抵盡稅源，無一正當開銷，惟供收買勢力，又復勒索內債，詐騙儲金，賈路礦之權，鬻煙賭之禁，輦金外國，經營兎窟，敲詐僚屬，赦免路奸。近復搜括千萬

之資，爲其篡逆之費，財竭國覆，袁賊弗恤也。練兵糜餉，實爲國防，乃袁賊則擁以自衛，且縱之殃民，一旦對外交涉，則喪權辱國，反以武力不足爲辭，坐棄庫倫，私售南滿，二十餘款之要求條件，昏夜畫諾，等逆鸞之與盟俺答，效賊檜之通款金人，袁賊弗恤也。預爲謀叛之計，不使中國有一正人，或以暗殺，或用術弄，或將案誣，或出威劫，舉天下之英髦遺老元勳，殺之不得則污之，污之不得則幽囚之，人之云亡，國誰與治，袁賊弗恤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袁賊欲破此大防，以便私圖，故崇獎奸回，奔走佞嬖，衣冠變爲禽獸，政局等於女閭，馮道無其恥，楊雄無其陋，祝欽明無其劣，李完用無其邪，弄蛇之丐，且自詡奇技，而不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袁賊弗恤也。沐猴旣冠，怪象迭出，平民政治之下，乃充冕郊天，道敷黃土，僭擬乘輿，設爵制，復卿相，長子典重兵，金匱藏石室。蓋至是而君位世及之象已成，乃復藉口民意，解決國體，而以其嬖倖爪牙，自定自選，驅天下之人，相率爲僞，內欺國民，外誑列國，袁賊弗恤也。勝清爲民國所優待，身爲清臣，忍於迫墜移宮，欺孤凌寡。故袁賊之所爲，對於民國則爲元惡大愆，對於勝清則爲亂臣賊子，袁賊弗恤也。此其彌天之罪，罄竹難書。更逞其割地之能，蹙國日甚。舉千年締造之神臬，爲一人稱帝之贈品，而中日新約，而俄蒙新約，而英藏新約，衣裳之會，辱且甚於城下之盟，凡吾民痛心疾首，泣血枕戈者，不知不覺，已爲兒皇帝臣妾五族貢媚四鄰而去。今也邦昌僭制，已無兩河，石晉稱尊，實亡燕薊，此王莽之所不爲，曹孟德之所深恥者，而

袁世凱則悍然爲之，倒行逆施，至斯而極，亡國滅種，何待五稔。炯明自癸丑去國以還，惓懷宗邦，常爲零涕，所以四方奔走，百折不回者。誠欲於火熱水深中，出同胞於焚溺而登之衽席也。今幸人心未死，人思共和義烈之氣，激爲霆雷，弔伐之師，望若雲雨，東南各省，扶義爲盟，西北健兒，聯伸天討。炯明効忠民國之死靡他，聲罪致討，義不容辭，捲土重來，良非得已。爰率部曲，倡義嶺表，征討逆賊，傳檄中原，行將飲馬沅湘，會師吳楚，直搗燕薊，擒治元兇。事定之日，與我國人共同建設聯邦政府，公選元首，代表國家，鞏固共和之基礎，發揚民國之光輝。凡我國人責無旁貸，各省文武官吏，或夙在勝朝，綜司戎政，或遭逢鼎革，調護共和，當不能蒙二臣之羞，更何忍墜先民之烈。值此逆賊篡國爲家，欺主作奴，名節所關，利害最著，取舍從違，諒早審定。所望各省將吏，舉國同胞，修爾戈矛，同我袍澤，誅除禍首，永奠邦基，厥功至偉。倘或觀望徘徊，助逆抗義，甘爲一姓之家奴，便是全國之公敵，既自棄於國人，本幕府亦惟與國人共棄之。謹此馳檄，咸使聞知。中華民國年月日。（「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二）陳炯明告父老書

曩者民國肇造，猥以菲材，典兵南州，得與諸先達叨陪晨夕。方期蕩瑕滌穢，發奮爲雄，不料國有巨慙，間鼎陰謀，先知磯潤。其時邦人君子，莫肯念亂，是以癸丑之役，炯明揮戈不返，痛切虞淵，遂令袁氏稔惡至今。五千年神臬，元氣剝盡，裂冠毀冕，法紀蕩然。加以龍濟光助桀

爲虐，水深火熱，重苦我桑梓之邦，蒿目瘡痍，彌深忱惕，吁嗟慘矣。今者滇南金鼓，義聲震天，黔桂聲旗，狂飈捲地。以彼城狐社鼠，盡失憑陵，亦由彼罪惡貫盈，故厚其毒以降之罰。現桂軍指日東下，炯明與唐、蔡、李、陸首義諸公，預有成約，誼賦同袍，亦率百粵健兒，追隨鞭鐙，會當飲馬鵝潭，與諸鄉達風雨話舊，期將不遠。抑炯明尤有言者，彼叛國之獨夫，既能假託民意，而自爲帝制，其逢惡之長吏，亦將有迫民推戴而僞佈獨立。今袁氏窮蹙之際，又假意撤消帝政，倘龍氏稍有機緣，亦必推翻獨立，終貽後患，是直愚弄國民，彼反覆無恥之小人，何所不至。總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我義師誓掃妖氛，惟力是視。瓦全玉碎，利害兼權，炯明爲國馳驅，光明在抱。諸公夙符人望，其必熟思審處，何以協籌公安，廣東前途，實嘉賴之。炯明起矣，東望嶺雲，神弓夜嘯，不盡區區，並請任安，伏爲荃照。陳炯明啓。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黨史會藏剪報）

（三）陳炯明通告廣東各團體書

列公偉鑒：曩者民國肇造，猥以非材，典兵南州，得與諸先達叨陪晨夕。方期蕩瑕滌穢，發奮爲雄，不料國有巨慙，陰謀問鼎。其時邦人君子，莫肯念亂，是以癸丑之役，炯明揮戈不返，痛切虞淵，遂令袁氏稔惡至今。五千年神臬，元氣剝盡，裂冠毀冕，法紀蕩然。加以龍濟光助桀爲虐，水深火熱，重苦我桑梓之邦，蒿目瘡痍，彌深忱惕，吁嗟慘矣。今者滇南金鼓，義聲震天，

黔桂聲旗，狂飈捲地。城狐社鼠，盡失憑陵，亦由彼罪惡貫盈，故厚其毒以降之罰。現桂軍指日東下，炯明與唐、蔡、李、陸首義諸公，預有成約，誼賦同袍，亦率百粵健兒，追隨鞭撻，會當飲馬鵝潭，與諸鄉達風雨話舊，期將不遠。抑炯明尤有言者，彼叛國之獨夫，既能假托民意而自爲帝制，此逢惡之長吏，亦將有迫民推戴而僞布獨立。惟龍氏兇狠素著，反覆無常，今縱於窮無所之之餘，故假此以緩和人心，一旦稍有機緣，安知不復推翻獨立乎。總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我義師誓掃妖氛，惟力是視。瓦全玉碎，利害兼權，炯明爲國馳驅，光明在抱，諸公夙符人望，其必熟思審處，何以協籌公安，廣東前途，實嘉賴之。炯明起矣，東望嶺雲，神弓夜嘯，不盡區區，並請任安，伏爲荃照。陳炯明啓。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四 廣東共和軍照會各國領事文

照得我國自武漢起義，推翻帝政，改建共和，固由國人想望政治之革新，亦實因世界大通，非剷除擾亂之禍根，不足維持中外商民永久之和平。君主者乃我國歷史上擾亂之禍根也，君主歷演二十四朝，小亂不出十年，大亂不逾一世，非惟國人所痛心，抑爲列邦所共鑒。是以民軍起義之初，即承貴國友誼的中立，及正式政府成立，又蒙貴國正式的承認，國人感荷之誠意，當歷百世而不渝。乃我國大總統袁世凱，就職以來，背誓違憲，誤國虐民，無所不用其極。近復假冒民意，僭竊帝位，以四百兆衆庶之國家，取而移諸袁氏一姓子孫之手，覆載不容，神人共憤。況經

各友邦警告諄諄，而彼獨夫乃聽之藐藐，並設種種險詐之術，欺騙中外之耳目。其元首資格，已自行撤銷，某等爰起義師，聲討逆賊，純爲保障共和，改良政治起見。所有對於各友邦之行動，惟有益敦睦誼，使邦交日益親切，並開列條例於左，庶免誤會。

一、共和軍未與以前，民國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共和軍未與以前，各國已得之權利一律承認。

一、從前賠款外債，依舊如數歸還。

一、各國人民財產，在共和軍所轄地域內者，概行保護。

一、自知照後各國與袁政府結何種條約，中華民國概不承認。

一、自知照後，各國如有貸款於袁政府者，中華民國不負將來還償之責。

一、各國如有以軍需品供給袁政府者，一概沒收。

一、各國如有助袁政府與共和軍爲敵者，以敵待之。

以上各條，特行知照，俾知共和軍之興，祇爲征討本國國賊，絕無絲毫排外之性質，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五）惠州共和軍林海山司令安民之布告

（一）袁氏叛國，毀滅共和，篡謀帝位，操莽同科，罪大惡極，天怒人訶，我軍起義，征討

妖魔，重新民國，永奠支那。告爾有衆，慎勿聽訛，各安生業，毋稍驚逃。軍行有紀，不犯所過，其餘兵弁，繳械投戈，分別錄用，概免誅鋤，如或抗義，徵治無阿。軍人不法，准卽控告，按法嚴辦，決不偏頗。其各知照，遵守勿他，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七日。

(二) 爲佈告事。照得袁氏叛國，普天同憤，本司令奉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陳炯明命令，起義征討，現經略定惠州屬平山、平海、稔山、白花等處，尅日會師省垣。凡爾居民各宜照常安業，毋庸驚擾遷逃，兵弁繳械來降悉免誅戮，並予分別錄用。如有藏匿奸細逃兵，或謀害情事，一經查出，定予嚴懲不貸。本軍紀律嚴明，若有不法軍人，在外滋事擾害地方，仰卽報控扭解，自必按法懲治，以肅軍紀。爲此佈告居民人等知悉，其各遵照毋違，特此佈告。

(三) 爲佈告事。照得公共建築名勝古迹，皆爲地方文化所繫，或爲人民信仰所關，凡我軍民人等理宜保存，以重公德。倘有乘機盜竊，任意毀損，一經查出，定予嚴懲不貸。各宜凜遵，毋稍違犯，特此佈告。(「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四) 唐繼堯賀欽州等處獨立電

欽州馮總司令，廣州陸都護使、熊副使、胡統領、李司令、周司令、薛司令、楊司令、香山任總司令、林副司令、耿參謀長均鑒：沁日先後接誦來電，欣悉諸君相繼宣布獨立，誓掃專制，還我共和，袍澤同歌，義聲丕振，從此一心協力，重振山河，翹企嶺南，曷勝襄鼓。除由此聞筵

期慶祝外，特覆奉賀，並希隨時惠教，藉匡不逮爲幸。（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上册，民國六年六月雲南圖書館發行）

(七) 唐繼堯爲粵事致黔桂川浙等處電

貴陽劉督軍，廣西行營陸督軍、南寧陳督軍、重慶蔡督軍、戴巡閱使、成都羅督軍、杭州呂督軍、上海分送唐少川、梁任公、溫欽甫、王亮疇、李燮和諸先生、肇慶岑都司令、韶州行營李總司令鑒：西林齊日抄示呈中央電文，粵事內容，昭然如揭，滇軍出韶，本係最初計畫，而龍以陰狠手段，節節進逼。濟軍本無紀律訓練，不值一創，龍乃對於中央各省，佯示退讓，捏造譴辭，雙方挑釁。繼堯痛念時危，不忍多事，迭飭滇軍將領停止進行，靜候和平解決，均經電達在案。西林宗旨，本與此間同意，不過因籍隸兩粵，親見粵民水深火熱，不忍父老子弟，久罹凶災，亟思拯救，而龍遂多方媒孽，幾令國家元老，心迹無以自明，曷勝憤恨。現幹公既允力疾就職，則糾紛之息，計當不遠，務望兼程到粵，澈澄辦理，切電聲明。庶黑白之分可明，而賢奸之辨亦著也。除電呈外，特此佈達。（「會澤首義文牘」上册）

(八) 梁啓超爲粵事致陸榮廷電

萬急，行營陸都督鑒：助密，頃已到龍州，沿途軍民備極歡迎，益增慚悚。奉勸電敬悉，明午即偕曾君赴邕，亟圖晤教。龍、張來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爲取消獨立交換條件，

務乞堅拒勿許。袁之無信而陰險，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權，將來必解西南諸鎮兵柄，再施伎倆行專制，如此非特義軍諸將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無調停之餘地。現在外交極順手，臨時政府一成，可望承認。超在滬港與各方面熟商，擬遵照約法，大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之條文，由現在之都督及岑、蔡、李與超公同宣布，恭承黎公依法繼任，並組一軍務院，用合議制執行軍國重事。如此對外則有統一機關，承認可望辦到，辦法請就近問覺頓便悉，超來更面罄其詳。龍、張調停之電及袁氏取消帝制偽令，反覆已極，超即當擬稿覆駁，呈備採用。粵之得失，爲國命所係，彼若尙持異同，非使之屈而從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請勿輕許，龍與超本有私交，豈欲過爲己甚。但彼失政已甚，粵人共棄，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捨而不救。至於爲國家計，粵不得手，西南大局終無法維持。公篤於念舊，但允保全彼生命財產，卽爲仁至義盡。若公輕許彼把持吾粵，則是不忍於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於全粵數千萬人幸福之消滅，忍於全國命脈之顛危，終不免以私害公，將難免於千秋之責備矣。以公血誠毅力，知必不爲此等邪說所中。既承過愛，招商大計，愚見所及，不敢不披瀝盡言，尙希以正義嚴詞謝絕粵使，桂省幸甚，國家幸甚，公介胄在身，有進無退，若非有他要公，希勿返竄，超卽兼程詣行營領教一切也，如何之處，尙盼示復，啓超叩勘。（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龍州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九)梁啓超爲粵事致湯覺頓電

急，行營轉湯覺頓先生鑒：勛密，昨抵南關，今至龍州，奉陸督電，知公已在營，又聞有粵使至磋商條件，不審內情如何。今日禍根不拔，全國將無噍類，取銷僞令，百醜畢露，所言外國干涉尤屬無根，安能墮其術中致負初志。龍但爲祿位，寧知國家，其言不可誤信。現在舍袁退位外，對京無調停餘地；舍龍退職外，對粵無調停餘地。陸督既舉大義，必能善始善終，特恐仁厚太過，稍事優容，將失天下之望，已專電力陳大計，請公先就近詳述鄙懷，並代表京滬港各方面意見，襄都督貫徹志事甚幸，如何，盼覆。啓超勛。（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龍州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十)梁啓超爲粵事致馬濟電

急，百色南寧探送馬慎堂司令鑒：勛密，啓承陸都督招，頃已抵龍，想念風采，未克趨謁爲歉。聞有粵使至行營磋商條件，幹督既爲國家百年大計，應四萬萬人之屬望舉世大義，非肅清禍源不足以貫徹初志。現在舍袁退位外，對北京斷無調停之餘地；舍龍、張退職外，對廣東亦更無調停之餘地，此兩著關係全局安危，絲毫不容有失，超已詳電行營力陳利害，望公更聯絡各要公，極力主張，以全我督令名，不勝大幸，啓超叩。勛。（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龍州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二) 梁啓超爲粵事致周孝懷電

梧州莫鎮守使請轉周孝懷鑒：幹公頃他往，尊電明日乃得達幹。對粵別有規畫，持之頗堅，弟初不謂然，今亦首肯。覺頓今日銜命東下，乞公小待，晤後請溝通意見，聯名電幹，啓超叩魚。（民國五年四月六日南寧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三) 梁啓超爲粵事致李烈鈞電

急，廣南李總司令鑒：昨長電計達，粵已於魚日獨立，其當局雖或不鑒人望，然藉此免糜爛，我軍得專力規復中原，自是最佳。弟明日即偕陸督赴梧，或遂入粵，請轉達滇黔，啓超叩陽。（民國五年四月七日南寧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四) 梁啓超致廣東民黨領袖電

李君根源、林君虎、楊君永泰、文君羣、徐君勤均鑒：幹公於粵事計畫精詳，粵之宣佈，全屬與此間熟商之結果，龍、張爲幹公至誠所感，亦以至誠相應，絲毫無可猜疑之餘地。今日之事，必須兩粵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銳以殲狂寇，幹公已專電爲兄等略述此意，務望苦勸各同志協保秩序，待幹公到後，斷無不可解決之問題，此時若生葛藤，則是破幹公之計畫，授敵以間隙，非諸君所忍出也。要之粵爲討賊之策源地，粵若糜爛，猶獲石田，將焉取之，想諸賢必深會此意也。啓超叩，庚。（民國五年四月八日南寧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民國五年十月上

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五)陸榮廷致廣東民黨領袖電(梁啓超代)

陳君炯明、李君根源、楊君永泰、文君羣、徐君勤、朱君執信、鄧君鏗、葉君夏聲、暨各同志均鑒：榮廷迫於愛國大義，從國中仁人志士之後，出師討賊。自桂省宣佈以來，因念兩粵唇齒一家，必須聯絡安堵，乃可以蓄養精銳，以圖北伐。因與龍、張二公往復電商，二公深明大義，蹶起作桴鼓應。昨連接數電，敦促榮廷偕梁公東下，亟商規取中原之計。榮廷等已於本日首途，星夜前來，岑西林不日亦當由滬至。現袁氏方以撤帝制欺人，冀利用國人苟安之心理，以扶其頹勢，吾輩正當乘此時一鼓作氣，急摧兇鋒。若境內自生葛藤，豈不爲賊所竊笑，且對外信用，亦將失墜，其爲前途障礙者實大。伏望諸賢念大敵之未殄，察小忿之宜捐，努力同心，維持秩序，俟榮廷東來就商一切，諒斷無不能疏通之意見。若此時義憤太過，流於陳進，竊恐爲人藉口生事，陷粵境於糜爛，此固非諸賢愛國愛粵之本意，卽榮廷爲捍衛兩粵計，亦不能坐視也。謹布腹心，伏維亮察。陸榮廷叩庚。(民國五年四月八日南寧發)(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六)滇黔桂粵四省軍警同盟會爲粵獨立事致龍濟光通牒文

子誠上將軍爵前敬稟者：溯自帝制問題發生以前，標下等荷蒙上將軍參養之深恩，追隨鞭鐙，竭忠盡職，無或貳心者兩年餘。其間亂黨屢以利害功名肆爲搖惑者，不止壹次，中間激越之徒，

或攘臂附和，棄順効逆者，又大不乏人。第以標下等，頗明大義以維持大局爲重，且不忍辜負我上將軍之恩。不特不敢盲從該黨，自召刑誅，並且防勦加嚴，無微弗至，是以兩年以還，所破黨人機關拘捕黨徒無慮千百，足徵我標下軍警同人所以報効上將軍者，亦足以告無罪。乃自去秋籌安會起，帝制問題發生，物議沸騰，甲論乙駁。我軍警同人一則以國體屬於政治，揆諸軍人不預國事之例，無敢容喙。二則以爲國體變更，本屬真正民意，詢謀僉同，國是自定。孰料天下事有非常人所及見，而禍患恒伏於無形。平昔以爲真正民意所在者，壹自滇黔獨立，天下從風，擁護共和，維持民國，萬口同聲不謀而合。雖平日拱衛中央之輩，非袁莫屬之儔，文如熊希齡、梁啟超、湯化龍之流，武若段祺瑞、馮國璋之屬，亦莫不翻然變志，痛悔前非。其餘商工各界，亦若深痛當局之所爲，大懼禍至之無日，標下等始恍然知民意本野心家所構造。上念家國有淪胥之憂，近察民心有瓦解之勢，設將順民意則有附亂之嫌，若力抗潮流益滋構怨之道，用是日夜思維，進退失據，相顧惶惑，無所適從。初謂我上將軍受粵省三千萬人付託之重，自宜維持粵省之治安，儼能率師討逆奠定西南，則粵民固可免池魚之累，若其不能，則當視民意之所指，步武桂省宣布獨立，撫輯亂黨，維持和平。孰料彌月以來，我上將軍徘徊觀望，態度遲疑，既無以安標下等之心，又無以慰粵民之望。甚或疑及平日親信之部下，迭試繳炮易鎗之所爲，用是標下等益復徬徨，慄慄危懼，迫不獲已，各舉代表前赴某地組織會所，秘密參商。僉謂吾人既爲粵人負捍衛之

責，自當以粵人之好惡爲好惡，粵人所好者和平，故吾人當爲粵人謀和平。前此兩年間，黨人孫文，派其黨羽鄧鏗、朱卓文、葉夏聲、朱執信等，潛謀暴動，標下等以爲黨人欲破壞粵省之和平，故誓不爲彼等所煽惑，雖同胞手足，或以受其運動，爲上將軍察悉，炮烙析割，備受五刑，亦以顧念和平，無違憐恤同類。今者黔桂獨立，時局已非，粵省輿情大異曠昔，粵人目覩黔桂獨立，商民安謐，異夫平時，不獨立，則閭閻風鶴，市井恐慌，故其希望獨立之殷，不啻大旱之望霖雨。吾人既依民意以爲向背，自不能不視人心以爲轉移，既視人心爲轉移，則對於我上將軍，又恐不能如前之盡職，是以一再思維，不得不甘借斧鉞，披瀝上陳，倘上將軍能鑒標下之愚誠，而俯順軍民之公意，則上下收壹德壹心之效，而大局賴以保全。若謂公意不足輕重，平和不須保持，恃堅甲利兵金城湯池以爲得計，則須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始皇有長城之固，猶亡於涉，廣之揭竿，上將軍縱欲擁兵自衛，其奈人心既去，固不難倒戈相向乎，此標下等所爲上將軍至不取者也，伏維上將軍通權達變，自昔已然。數十年清室之恩眷可忘，則袁氏儻來之名器奚不可以敝屣。若慮民黨挾宿怨以圖報，則李準之先例可援，民黨非仇上將軍，不外仇視民國之公敵。上將軍果能宣佈獨立，開誠公布，壹視同仁，民黨將歌功戴德之不暇，又何計睚眦之小怨哉。反是不思，堅持己見，則標下等，亦自知不能更獲上將軍之信任，當思所以自全，維上將軍諒其公爾忘私之情，勿謂標下等辜恩負德而已。是否有當，務乞於二十四時間以內，決定大計，表示態度。若逾期不報，

則此後惟有自由行動。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具稟，敬叩勳安。中華民國五年四月日滇黔桂粵軍警同盟會叩。

五、湖南討袁史事

(一) 癸丑失敗後湘中革命黨史概略

先是李國柱在東京，與孫中山先生，及李貞白、杜寒甫、劉鐵、胡冠南、胡浩然等，期甲寅七月，舉義滇、粵、鄂、川、湘五省。李國柱擔任湘南，甲寅春，李國柱返湘，毀家貲，聯絡同志，運動軍隊，號召綠林，于陰曆又五月二十一日，與鄒雲興、王雅賢、周子賢、黃樹森、陳百川、陳校經、王秉齋等，舉兵郴縣，不旬日，佔領桂陽、宜章、臨武、永興、耒陽、嘉禾等縣，聲威大振。袁世凱電兩粵、江西、湖南四省，派兵合勦。湯薌銘之兵，由衡州進攻；望雲亭由永州進攻；龍濟光派龍裕光爲司令，朱福全、徐連勝爲先鋒，取道羅昌坪進攻。粵西軍隊，取道富川，與綠林同志張漢翼血戰數日，義軍先後支持月餘，卒以寡不敵衆，事敗垂成。是役也，同志張清源、張自得、王秉齋、陳校經、劉廷揚、陳森、鄧錚、何晏、李祖琳、李光倫、蔡錦勛、雷龍海、雷叔海、何潛夫、王玉章、陳選福、王雅賢、周子賢、王施猷等死焉。李國柱微服出境，幸免於難，而事後逮捕，親屬牽連死者三十餘人，有田四百餘畝，有宅在嘉禾城內，均沒入官，

田被轉賣，宅毀爲縣知事署。當是時，湯氏以剿滅大股逆黨入告，宜章、藍山、連縣、連山各知事，均受上賞。望雲亭得湘南鎮守使，朱福全得韶州鎮守使，皆是役也。時王道亦先期潛踪入湘，至長岳各處籌備。葛龐遣劉國春等運動衡寶一帶。劉國春者寶慶人，由葛龐介紹入民義社，復介紹入孫中山先生組織之中華革命黨。郴難未發之先，葛龐資之歸國，與李銳、李志回湘號召同志，吳銘鐘、李金生、余勉、劉誠、李猛、李一覽、郭步高、周偉、黃平、范經綸、張平、孫開且、顏炳元、書典、張湘武等，組織湘支部，設機關于湘潭太和棧，製造炸彈，分途運動長沙、寶慶、衡州、常德、永州、岳州等處。事將成熟，被偵探冒險等，于民國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破獲，此案前後遇害者，計二百餘人云。王道之潛踪入湘也，扮作苦工，遍歷長岳諸州縣，設民義軍籌備處五所。龍大爲、焦香谷、徐柳初、熊光猷諸烈，先後被湯薌銘偵察破獲就義。嗣因郴州軍力不支，湯薌銘又電調北軍，廣集湘境，事已不可爲，始潛踪返滬。適葛龐亦由東京歸，殷之輅以駐岳州機關破獲，被曹錕通緝，家被抄沒，其祖年八十被禁于獄，避難來滬。李國柱、柳事敗後，繞道粵中，亦前後至。時陸續入社者，湘人則有龍璋、羅邁、李棲雲、廖湘芸、黃駕白、李傑、楊鐵如、吳讓倫、黃均澄、李俠等，滇則有杜去恨等，鄂則有劉公等，黔則有安健等，粵則有李其芳、黃耀卿等，皖則有鍾九皋、黃負生等，贛則有劉翊等，蜀則有黃復生、黃金鎔、蕭貴三等，桂則有梁昌詰、徐天放等，山左則有盧哀鳴等，汴梁則有陳芷屏等。各省同志，紛紛加入，

名字不備書。雖迭遭失敗，而社員日衆，多僑集滬上。于是日夕謀議，以爲舉義于湘南既不成，此後謀大學之預備，固不可緩，而釜底抽薪之計，亦不可少。于是實行暗殺，王道原工於炸彈，係蜀人黃復生所教授，日與劉鐵、殷之輅、葛龐、彭修林、劉安國、黃本漢、劉峰立等，製造雷烘玻璃管等物，分派死士多人，至湘、鄂、蘇、皖各境暗殺。未幾鄭芳欽就義於揚州，羅大烈就義於潯陽，謝持正、胡宗明就義於夏口，黃榮、劉南傑就義於武昌，均因暗殺事洩致死者。嗣法界機關部炸藥失慎，劉鐵、葛龐、劉公、劉白、劉登棠等同時被逮入法獄。時值袁氏毒燄方熾，無識者方崇奉之若神聖，對於民黨，多意存藐視，滬上租界爲黨人所麇集，大率顛沛不堪，而尤以民社中爲最苦，外既見輕於國際，內復苦於經濟，徒以名義相號召，以意氣相結合。時袁氏盜國之念已萌，乙卯一月元日，申赦令，黨人中多有被其濫污者，惟民義社中人，尙能團結，深以變節爲耻。未幾中日交涉事起，王道適在滬，與少年再造黨中堅人物，盧佛眼、譚有來、張肇良、王漢卿等，極端提携，發起救亡會。電懇奉天將軍張作霖，倡議宣戰，一致對外圖存。會甫發起，而五月七日之牒至，袁氏已俯首承諾，無可挽矣。然自此遂有兩黨精神上之結合，共同營謀，以作一致的主張。創辦一救亡報於上海，鼓吹作根本上之解決，欲救國亡，在速倒袁，並出有通告書洋洋數萬言，痛詆袁氏賣國求榮之罪。該報出版後，盧佛眼往南洋籌款，王道駐滬經理館務，任編輯者，湘金東舒、桂徐天放、徐血兒、曾孟鳴等，均純粹義務。袁氏忌之甚，嫉交涉使

楊小川，向法公堂起訴。出版甫三月，被法吏封禁。未幾，帝禍果起矣，美人古德諾，受袁氏意旨，倡君憲救國之議。不匝月，籌安會起，楊度、薛大可輩，創辦亞細亞報於上海，鼓吹君憲，妖言惑衆。民義社人大憤，於八月初三夕，社員楊玉橋，挾一猛熱炸彈，投擲於該報，楊玉橋自身殉焉，同難者有湘潭蕭成美，曾率衆攻甯北警署，斃警察四人，事敗在逃者也。然自此滬上黨人，聲勢大振。未幾鄭汝成之死，肇和兵艦之變，相繼而至，未始非此彈提倡之功也。已而兩粵黨人，謀舉義南方，電召王道、殷之輅赴香港會商，甫至而雲南事起，各省民義社人躍躍欲試，適楊王鵬亦自日本歸，電促王道返滬。歐事研究會中之章行嚴、程潛等，亦適先後至。楊王鵬以湘事進與商劃，懇其協助，程、章等助以千數百元，王道復向鄂人劉公籌借五千元。由是楊王鵬、王道、譚蒙、鄒永成等，日夜謀積極進行，先派廖湘芸回湘，籌備從事於混成旅及模範營等軍，開始運動。繼復派彭澤鴻赴岳，準備響應長沙。嗣譚蒙、殷之輅亦分途潛蹤回湘，籌備粗已就緒，復電促王道、楊王鵬歸，以圖大舉。時王道在滬，交際各界，事繁未能成行。楊先至漢，約在漢相候，同入湘，既而在湘同志，電促甚急，楊遂先行。正月十九日，大舉攻督署，抵轅門，先所運動之軍隊，忽爽約，助湯抵禦，故失敗。是役也，楊王鵬、金東舒、李唐、龔鐵錚、李獄崧等，數十人死焉，均剝胸抉肺，慘已！其倖逸者，奔竄漢皋。王道時已至漢，設臨時招待所於漢口租界，以招待未死同志，其尤困苦不能往漢者，復派左壽之，潛挾資回湘招待。民義社之大

打擊，此爲第一次，死難者數十人，既痛黨內人材之喪失，復惱經濟之損耗。停滯旬日，始復集議，派同志李紹廣、陳乃斌、姜普光、至平江，招民義軍籌備處長彭澤鴻及彭達、張興邦等來漢會商攻取平江之策。議定，彭澤鴻即日同李紹廣、陳乃斌、張興邦等，潛踪回平，會吳亞平亦至。遂于三月十三日，大舉佔領平江縣署，殺知事，彭澤鴻被公推爲司令長。乃分兵一隊由吳亞平領之，攻鄂邑通城；又一隊李紹廣領之，攻岳州；一面將湖南銀行支店之款取出，交黃雪兮、鍾耐成二人手，共六萬一千串，以一半留平，作戰時軍費，以一半解漢，作購械及分營各處之經費。乃解漢之款，僅交七千五百串，餘二萬三千五百串，經手人迄未明白宣布用途。是時葛龐方駐滬，經營長江下游一帶，派鍾九皋、王春山、蔡春山、夏海山等，舉義于安徽大通，攻戰三日夜，衝散張助辦子軍一營，提取中國分銀行及權運局現洋，除充臨時戰費外，尙餘四萬餘元，亦被水占魁等拐逃。黨人中有此敗類，均始願所不及料也。自平江獨立後，湘西則羅贊侯、劉漢元等於大庸、豐州等縣，相繼獨立；岳屬則有吳亞平、張興邦、李紹廣、姚文柏、劉煥黎等，蜂起於各地；湘南則有程潛、林修梅所部護國軍，由桂陽侵入資興，劉煥、黃述松等，起兵衡州等縣，劉彪起兵西甯。湘之中路，則有劉重擾其腹，復有周次功所率之礦警搗其背，及甯鄉謝文彬，湘鄉沈一安、趙家龍、易希、安化、許龍，所部之鄉兵；寶慶則有黃平、劉鄂、陳兆龍等舉兵，圍困北兵於城數月，一時風旋雲湧。湯氏困守孤城，知大勢已去，遂於四月二十八日，佯爲宣布獨

立，與袁政府脫離關係，實則仍與黨人冰炭，不過暫爲一時緩和人心之計而已，至此而僑居東京及旅滬旅漢各黨人，如林德軒、于若愚、唐支廈、林祖涵、周正群等，均先後歸，王道亦同龍璋返湘。龍璋本民黨老輩，加入民義社後，曾助社款千餘元，其歸湘也，實徇湯化龍之請託，謂湯薌銘允改將政權劃分民政長一席予黨人，黨人亦毋咎薌銘前事。迨抵湘後，湯薌銘並無絲毫誠意表示，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竟將王道誘捕，鎖禁於陸軍監獄。同志營救，經京滬要人電斥始釋。先是湘中軍人曾繼梧、趙恆惕、陳復初，均由滬返湘。湯薌銘並不授以實權，陽羈縻陰忌之。待王道被捕，曾繼梧、陳復初等，知其果無與黨人攜手誠心，乃明言其非計，且微諷其早日去湘，以免湘中糜爛。時程潛之軍已逼湘潭，與湯軍作戰於道林，各路民軍日逼日進，湯薌銘始於六月初七夜，私遁出境，湘事始告一結束。此癸丑失敗以來，吾湘中黨人運動三次革命之大概情形也。但茲篇所載，多專指民義社一部份，其他如中華革命黨，少年再造黨，歐事研究會，及各秘密結社之情形事實，尙待調查。（「民聲」第一卷第三號，民國五年十二月長沙民聲雜誌社出版，總經理盧漢生，副經理吳惕民、劉廷漢，編輯曾禪）

編者按：原書係民國五年十二月出版，此篇係續第二期，所述屬實，惜原書第一、二期闕

失，未窺全貌。

(二) 長沙舉義前後之眞象

上海民國日報

上月十八、十九兩日，湘省黨人謀炸軍署一舉，旋由軍隊開槍轟擊，並捕殺黨人多名，卒歸失敗。所有情形，業經各報揭載。惟所載各節，不過事後一小結束。其黑幕中一切內容，多未窺見，茲經探得前後舉義真相，亟錄如左，想閱者諸君，當不視同明日黃花也。

自滇黔首義後，湯濟武辭職赴申，聲言與各黨提携，一致倒袁，並謂湘中軍事，已由伊弟負責，無庸破壞。當時民黨中人，頗信其說，各報紙亦謂湯因乃兄關係，暗與民黨接洽，謀布獨立，因之湯遂遭袁深忌，惴惴自危，而民黨中人，則以湯遲遲不發，態度殊不明瞭，大有躍躍欲動之概。湯既慮無以取信袁氏，更無以對付黨人，乃密商其心腹舒禮鑑，舒固狡滑無賴，供湯奔走有年者，因遂獻計于湯，謂不如一面誘致黨人來省舉事，一面密飭軍警暗防，事成則因風使舵，仍可保全祿位，事敗則一網打盡，亦可取信政府。湯然其計，故于陽曆一月廿中，特由舒派其戚屬到申，與湘中黨人楊王鵬、孫紹基、李嶽松、譚蒙、高建平平等，密通款曲，並助川資三百元，嗾其回省，約到省二十日，定可宣布獨立，獨立後，湘省都督，仍由湯薊銘繼任，其民政長一席，卽以舒禮鑑任之。此次失敗，除譚高少數人乘間逃逸外，餘如楊、孫、李等百餘人，悉被慘殺，實湯、舒反覆播弄，有以致之也。至舉義失敗後，湯、舒冀邀功袁氏，尤增添密探，多方羅織，

致一般居民，異常驚擾。現長沙娼寮茶肆劇場等，均由軍署嚴加取締，營業頓遭損失，各棧主以稽查過煩，因而歇業者，不知凡幾，闔城商民，莫不側目重足云。（黨史會藏「民國日報鈔稿」第二冊，民國五年三月）

（三）長沙革命紀事

上海民國日報

（一）

大阪每日新聞北京二十三日特電云：二十一日午後，長沙之黨員廖克明，率步卒三十名，突攻將軍府，殺衛兵五名，直入大堂以內，後被北兵四面圍攻，遂至失敗，被捕者十餘名。當時湯薌銘及巡按使，均向後門逃出，隱匿民家。近來謠言尙盛，傳各軍官有附和革命之說，戒嚴令仍未取消。

又大阪朝日新聞二十四日長沙電云：二十一日，湖南革命失敗，被處死刑者，已有毛邦華、楊詒慶、陳棧、譚文煥四人，其首級懸于各處。搜查更嚴，最注意英美各教堂及外人之居宅。曾向某教堂遠去工人，又疑忌日本人，要求領事許其向奧岸會社及俱樂部搜查，卒一無所獲。惟齒科醫生上野鶴彥家，有來醫齒之中國人，爲其誤拘而去，營業上大受影響。（「民國日報鈔稿」第二冊，民國五年三月）

(一)

長沙之事，起于二十一。先是二十日之夕，東長街吉祥巷等處，有數處火警，傳說紛紛，謂黨人圖謀起事，放火爲號，軍警兩界，通宵未睡，滿街梭巡，如臨大敵，亦未見有何事。次日西城捕捉五人，送將軍府，謂是放火之黨人也。下午三時許，將軍署前忽有人拋擲炸彈，警察廳門首亦然。群情大譁，紛紛曰黨人起事矣。湯蔭銘及沈金鑑踰垣而走，遁入民家，軍警出隊，向天開槍。滿街奔跑，亦不辨其爲攻者守者。旋聞攻將軍署之黨人，已爲衛兵捕獲數兵，一律斬決，並梟首懸于通衢焉。

風聞此次事變，警察廳長張樹勛，亦有嫌疑。因張之進身，在譚延闓時。湯沈二人頗疑其有民黨臭味。今日得傳有張氏逃走之說，然官場不承認也。

二十二早，街上見有湯、沈會銜告示兩則：一爲六言韻示文，曰：照得放火強劫，按律應處死刑，頃有少數匪徒，膽敢放火擾民，軍警布置嚴密，當場拿獲多人，業經訊明正法，商民安堵無驚，倘有無故效尤，拿獲定即嚴懲，合行出示告誡，仰即各自凜遵。一爲賞格文，曰：照得本署據密探報告，近有少數匪徒，潛來省垣，預備于城內放火，擾亂秩序，劫取財物，爲此曉諭各界人等知悉，無論何人，有能拿獲放火匪徒，每名賞洋五百元，拏獲後逕送本署訊明，立即照格給賞，勿得循隱不報，自干罪戾，仰各界人等，一體凜遵云云。蓋官界于事出以後，諱莫如深，

以放火圖劫四字爲掩飾之計。然賞格至五百元，則一望而知其有重要也。

記者今晨遇一軍署友人，聞有兩種消息：其一爲湯薌銘因革黨在湘四處運動，近復炸擊行署，膽子幾予嚇破，遂有辭職之說。一爲連日破獲黨人，所有出力人員，將分別給獎。而京中消息：湯薌銘本封爲一等侯，進封爲公爵，沈金鑑本封一等男，將進封子爵。殺了民黨幾條命，換得公爵子爵，若輩真殺人不自斂也。（「民國日報鈔稿」第二冊，民國五年三月）

（四）長沙將軍署之大攻擊

湘省自黔軍入境時，有革黨乘機起事，省垣尤謠譟日盛，二月二十日夜，發見火警者，計十三處之多。前後經軍警捕獲，指爲放火犯，約有三十餘名，一律解交軍署槍斃。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突有身懷炸彈者數十人，由將軍署左右柵門分道而入，首向衛兵拋擲炸彈數枚，將衛兵擊散，然後逕進二門。衛隊長王某，督率隊伍，開放機關槍抵敵，遂在頭門內相持，當場擊斃多人，生擒十餘人。同時五堆口將軍署後門儲藏槍彈之所，亦有人拋擲炸彈數枚，圖奪軍械，經該處崗位軍士擊退，黨人亦未拿獲。而警察廳及高等審判廳，亦於是時有人拋擲炸彈，均以藥力甚小，未及傷人。軍警兩界，當在各處搜獲放火及拋炸彈者，共計五名：一毛邦華，係在茶樓上擲彈者，

一楊貽慶，係在東長街麻石巷放火者；餘三人則湛文炳、陳樹生、龔鐵錚，係在軍巡兩署前坪放火者，均立即斬決。事後調查，其向將軍署轟擊爲首者，聞係繆克明，助以警察第三區長劉大昌（譯音），其彈式概係三砲台紙烟罐所造。軍署早有戒備，故不克逞。除當場殉難及被捕五人外，餘均向小東街逃走，防軍分道追拿，附近商戶，俱經閉歇，斷絕交通。一面由湯薌銘下令戒嚴，防範餘黨；一面提集被捕各黨人，嚴刑拷問。悉其總機關設在某外國教會，小吳門外，更有分機關多處，派人根緝，拘獲十四人，當卽一律槍斃。於是統將被害黨人，割下首級，懸掛各城示衆，並發出緝拿餘黨賞格告示及制定取締規則，如取締報館限制行人，營業禁令，維持市面各事。此案發現後，有由滬抵湘密謀之黨人多名，亦經軍警緝獲，計楊王鵬、胡雲龍、鄒壽敖、李唐、李獄松、余東樹、陳友勝、武樑棟、李吉羊、胡文質、李集成、李越生等十二名，經軍法課嚴訊數日。並無確實證據。亦於二十八日，一律網赴軍署前坪斬決，且將首要剖開胸腹，挖出心肺，殊可謂慘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二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出版）

（五） 湖南獨立記

望雲亭獨立永州 湖南爲三楚屏蔽，護國軍得之可以馳驅中原，又素爲民黨產地，故黨人

謀之最急。湯薌銘治湘三載，逢迎袁惡，濫殺黨人萬有餘人，元氣爲之大耗。然猶屢蹶屢起，黔軍入湘，袁氏前後遣兵防禦，不下四五萬人，黨人雖欲有所圖，然屈於兵力太厚，僅湘西羅劍仇，糾合地方游民五六千人，未爲所敗。黔軍得其游擊，勢益張。二月中黨人襲擊將軍署，潰敗，湯薌銘捕戮至酷，黨人愈大憤！會袁軍之在川湘者，敗耗日至，而桂、粵、浙、秦相繼獨立，陸都督榮廷，總大軍北伐，道出湘。湘西招討使程潛、陳強，亦合軍進逼，轉戰於鳳綏靖武之間。湯薌銘始大窘，知袁氏必滅，欲乘機邀利，乃貳於袁。是時湯薌銘兄化龍在滬，以反袁自命，頗盡力於護國軍。而滬上舊爲民黨之大本營，於是薌銘乞其兄以介於湘中民黨首領譚延闓、覃振、歐陽振聲，與俱提攜，約以獨立，稍分其權與民黨以安之。民黨允諾。薌銘以省垣北軍駐防太多，商准袁政府，將客軍調往各屬，請武軍調回長沙。惟湯所轄靖武軍僅一混成旅，一模範營，不調敷遣，遂藉招巡防營名目，在湘陰益陽等處，募退伍兵十五營。郭人漳亦藉礦警名目，募退伍兵五營，共計二十營，擬成軍後，開撥來省。時廣西護國軍，已達湘邊境，派人促湯薌銘起義，否則必大攻湖南。薌銘以既謀好民黨，不敢拒，而袁兵伺在肘腋，又不敢遽發。零陵鎮守使望雲亭，本薌銘舊屬，懼桂軍逼進，迭電請示，薌銘陰囑望氏獨立，以聯桂軍，而迫駐衡倪軍。望氏以自保疆土之意，於四月二十六日，宣告獨立，自署湖南護國軍總司令部，加派軍隊，分赴各要隘駐紮鎮懾，桂軍由是安然通過永州。

郭人漳謀奪省都督

桂軍既入湘，林總司令俊廷，賁團長克昭，乃與望軍謀分四道進伐：

一由祁屬之熊熊嶺、雙江、白水等處，以窺衡州；一由祁屬之斗明鋪、謝家壘，繞出寶慶之左；一由東安攻寶慶之前；一由武崗新甯攻寶慶之後。行至祁陽白水，與倪軍相遇，敗之，進克祁陽縣，再與倪軍戰於飛龍嶺下，又大敗之。倪軍退守衡州，兩軍仍合兵進攻。時值停戰期間，故未大舉。五月六日桂軍團長陳坤培，亦進佔武岡。袁軍退守寶慶，十七日，又克新甯，十九日衡州宣言獨立，翌日桂軍整隊入衡州。是時湘中各州邑，獨立者遽起，龍山、沅州、乾州、郴州、耒陽、鳳皇、平江、湘鄉等處，或由民黨舉事，或由官長宣布。鄉銘益窮蹙，省中黨人，均躍躍欲動。郭人漳初倚鄉銘召鑛警五營。鄉銘頗欲藉之與民黨通聲氣。詎郭人漳抱有代取都督野心，募兵時並不以五營自限，軍械除軍署發給外，另以私財購辦，餉項亦自任之，自調兵兩營入省，將以乘民黨之致怨於湯，利用其洶洶之勢而奪之，以督辦湖南全省鑛警名義，告諭人民，語多侵湯。湯窺知郭有野心，五月十四日，鄉銘迫退郭兵出城，郭不聽，乃下令，略謂郭人漳擅調鑛警入城，事前既不報告，事後復不奉命，有違軍法，應即將督辦取消，按法懲處，所有鑛警，均勒令繳械，聽候改編，命令各軍分道圍攻郭宅。郭人漳聞之，即擬撲攻軍署，兩軍巷戰移時，郭軍敗績。郭人漳挈妻子踰垣而遁。鄉銘懸購其頭萬金。當郭進撲軍署時，意民黨之助已也，民黨素惡之，不發，故及於敗。

撤退袁軍

薈銘於是益知獨立之不可以緩，思與桂軍陽結和約，以保境內治安，要求北京政府撤退倪毓棻、唐天喜軍隊，特派陶德瑤爲代表赴桂林與陸都督交涉，並請黔省一併加入。桂軍提出條件如下：滇省起義後，凡由中央調進湘境作戰備之軍隊，一律退出。該軍隊某日離境護國軍隊卽某日撤出湘境，撤退之程序亦同。(一)兩軍退出後，卽作爲和議之成立，從此各守邊境，不相侵越。(二)和議成立後，湘政府不得藉口有調動及擅准非本省軍隊入境情事。(三)和議告成後，遇有借助湘政府事項，不得有非理由之拒絕，並不得有事實上掣肘之舉動。(四)和議告成後，桂省一切有須聯絡之事及其他政務，湘政府均須表示同一態度。(五)因事被獲之案犯，及更動之軍民官長由湘政府分別釋放復職。湯薈銘於湯二三兩條，完全承認，第六條應以在和議期間內爲限，第一條應候呈請中央辦理，餘第四五兩條，須具備左列之要素，始可照辦：一有福利於地方，無隱害湘省現狀者；一能維持湘省所處地位，並無害政權者；一未施行之先，咨商同意者。桂中准作爲附帶條件，一併訂約實行。爲謀條件履行之保證，擬以有實權之統軍大員，作爲擔保：第一條爲全約主腦，於和議成否，極有關係，除由湘力請中央調回各軍外，特定最後履行該條件之日期，爲六月一日，逾期未着手實行，該條件所載事項，再磋商辦法，卽認原條件爲無效。約既定，湯薈銘特派專員，兼程晉京，與中央磋商，調回軍隊辦法。中央允之，並訂定雙方應守之要件如下：關於中央湘省者：(一)調出軍隊，應以防禦桂事駐守衡岳兩處倪軍

十營，駐湘潭唐軍一旅爲限；（二）非遇有特別事變，暨有違犯應遵守信約之事實發生，湘南區域內，不得調駐他項非本省軍隊；（三）調出軍隊，地方之防務及治安，應由湘省負完全維持現狀之責；（四）湘軍署擔保地方，不致他種事變發生，暨桂軍乘隙侵入之事。其關於桂湘者：（一）和議未成立以前，桂省開進湘境湘邊軍隊，一律退駐原地，嗣後非剿擊匪徒，兩省均不得有調動軍隊，進屯湘南暨桂之東北各屬地情事；（二）中央軍隊調出湘境後，兩省軍隊，從此各守境地，不相侵越，駐軍額數，仍以戰事未起前之軍額爲限；（三）和議成立後，兩省均不得私派部下，潛入隣境，謀破壞情事；（四）取消永州望軍獨立，其履行和約事項之保證人，湘省舉定車長岳鎮守使震，桂省舉定陳司令炳焜，雙方諮詢同意，擬擇一適中之地點，集合兩方面代表保證人，交約鈐印，擬於五月二十八日，集合有關和約之兩省軍隊長官，開聯合會於永州，與會軍長，湘爲長岳鎮守使，兼第七十八團長車震，湘南鎮守使汪學謙，零陵鎮守使望雲亭；桂爲陳炳焜代表（陳因代理都督職務，不能與會）樊則範及前軍陸都督，未及簽約，湯薌銘據以入電中央，請即將倪唐兩軍撤退，以維大局。中央提出數事，電令湯薌銘負責；（一）擔保望雲亭之兵，退守永州，不出境進攻；（二）擔保湖南諸將，不步望雲亭後塵；（三）擔保黔桂軍隊不再入湘境；（四）擔保劃平各屬獨立黨人。以上四事，俱以在議和期內爲限。和議告成，或決裂，卽解除。湯以中央既核准，復與倪唐二人商榷軍隊接防辦法，一、唐軍後退，倪軍先退；二、倪軍分四起出

境，自本月廿號起，月底退盡，一律撤回漢口；三、倪軍第三起出發時，接防軍須抵衡接防；四、唐軍分兩起撤回，自六月五號起，至十五號止退盡，一律退駐岳州；五、倪軍第一起出發時，湘軍須到湘潭接防。湯將軍以辦法甚善，已電復照准。其接防軍隊，已指定如下：一、倪君以車君所屬之第七十七團接防，俟汪學謙軍隊回衡後，車軍即調省；二、唐軍以湘軍第三團接防。惟倪軍以與桂軍遇，迭次敗衄，又恐鄉銘於後來攻，久有退志，及得中央命，故未及二十日即先期而退。查湘省所駐袁軍，計岳州六七千人，湘西則周文炳以贛軍駐防沅陵，范國璋以豫軍駐防常德，約共二萬五千人，頗守中立。湘南一帶，唐天喜以一旅據湘潭，倪毓棻以二十二營據衡陽，江西劉旅長，以一旅駐寶慶。倪軍既退，唐天喜亦於十八日退回省城。劉旅長亦乞桂軍勿攻，撤回江西。適中央以江西緊迫，令唐軍開駐萍鄉，嗣以李純峻拒，始命回北。倪軍退去，又於洞庭湖中鹿角下沙口地方，突遇狂風，溺斃軍士八百餘人，損失槍彈不少，時五月二十三日也。倪軍夙號殘暴，此中蓋亦有天意焉。

宣布獨立 當倪唐兩軍撤退之際，桂軍即進佔之，鄉銘恐袁氏窺知其謀，添增兵力，丐人婉商桂軍，暫勿進兵，致生決裂。及袁軍全退，湯蔞銘乃於二十五日電袁勸退位曰：「前接馮上將軍通電以籲請鈞座徹履尊榮爲辭，誠見鈞座本有爲國犧牲之宣言，信鈞座之深，愛鈞座之摯，以有此電。循環三復，怛怛動心。國事棘矣，禍機叢伏，有如萬箭在弦，觸機迸發，此非可以武

力爭也。武力之勢力可以武力摧之。今茲之勢力，乃起於無絲毫武力之人心，軍興以來，徧國中人，直接間接，積極消極，殆無一不爲鈞座之梗阻。薊銘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勢力，一至於此。卽鈞座亦或未知其勢力之遽至於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實別無他術出乎敝屣尊榮之上。鈞座所謂爲國犧牲者，今猶及爲之。及今不圖，則鈞座與國家同犧牲耳。鈞座固無利，度亦非所忍。薊銘體鈞座愛國之訓，感知遇之私，捧誠上貢，深望早自引決，久久弗決，不幸而事勢變遷，使薊銘不能不爲私情之棄捐。玆電或遂成爲最後之忠告，亦薊銘之所莫可如何也。」二十八日夕，湯薊銘招集各高級文武官會議，謂長沙朝不保夕，欲免流血之慘，惟有宣布獨立一途。翌日十一時，湯薊銘在都督府，邀集文武各職員，紳商學各界領袖，齊集禮堂，以中華民國湖南都督名義，正式布告獨立，而誓之曰：「薊銘謹率湖南全省軍民，今日宣佈獨立，保障約法精神，表揚真正民意，以保全境內安甯秩序爲根本，以促令大局早日解決爲職志。願與諸君同心合力，達此目的。」復申之以說曰：「退位爲全國公意，乃項城猶依回不決，本都督亦曾以誠懇之詞，電勸俯從民意，乃亦置之不顧。本省以四圍情勢之關係，未能即時隨西南諸省之後。玆以種種方法，商令倪軍出境，一面與桂粵兩省磋商聯絡手續，今始就緒。本督之心跡，至此亦可以大白於國民之前。還望諸君此後一心擁護共和，整理軍務，以備與起義各省會師幽燕，推倒袁政府。」是日都督府轅門，交懸國旗與軍旗，旗上均書護國軍三字。各戶亦均揚國旗，以表祝意。發出布

告，張貼通衢，略謂本都督蒞湘以來，迄今數載，無以鑿湘中父老之望久矣，幸今日得還我本來。今以全力解決大局爲職志，尤必以全力整飭內部爲先務。茲將所有規定緊急禁令，以保人民，而安秩序者，條列於左：一、省內外文武各局署在職人員，一律恪供乃職，不准擅離，違者依法治罪；二、本省各道縣，凡已經宣布獨立，而未經本都督認可者，均須服從本都督命令，聽候檢查處分，不准自由行動，違者按軍法治罪；三、所有法律，均照民國舊有者遵行，其在帝制發生後頒布，與民國政體抵觸者，概不適用；四、非奉有本都督命令，無論何人何地，不准招兵斂餉，違者由地方文武嚴拿重辦；五、關於外人生命財產，教堂住所，游歷僑商，一律照常加意保護，由地方文武營警共負責任，倘有疏忽釀事者，從嚴懲處；六、全省文武機關局所，其支出款項，除特別要需詳奉本都督核准外，其餘悉照預算支用，不得浮濫，違者勒賠懲處，至全省軍政各署，如有特別用款，應詳候本都督核准，無論何人，不准向徵收機關及銀行金庫直接提取，徵收機關銀行金庫，亦不得擅自交付，違者分別懲處；七、現行市面各銀行鈔票，一律通用，不准有勒抑折水等情，無論何項人等，亦不准私自濫發票幣，違者仰地方文武營警隨時查明拿辦；八、如有地方匪徒，巧借名義，聚眾斂錢，凌逼官府，暨一切挾嫌報復，敲詐勒索，強當強買，擾亂治安情事，仰地方文武軍警，立即嚴拿重究，如有抗拒，格殺勿論；九、四川陝西，均經獨立，魯晉亦正進行，南北軍民，一致擁護共和，並無畛域，倘敢劃分疆界，造謠構煽，搖惑人心，定按軍法

嚴懲不貸，各該民人等務須各安生業，勿聽謠言，自罹災患，卽又電致袁氏，宣告脫離關係，文曰：「自籌安會發生，樞府大僚，日以叛國之行爲，密授意旨，電書兩下，怵誘兼至。傀儡疆吏，奴隸國民。疇實使然？路人共見。薊銘忍尤含垢，皆裂冠衝，以卵石之相懸，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國，義舉西南，正欲提我健兒，共勳大舉，乃以瘠牛全力，壓我湖湘，左掣右牽，有加無已。現已忍無可忍，於本日誓師會衆，與雲貴粵桂浙陝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須知公卽取消帝制，不能免國法之罪人，薊銘雖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前經盡情忠告，電請退位息爭，既充耳而不聞，彌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長此依違？將士同袍，實已義無反顧。但使有窮途之悔悟，正不爲箕豆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惟有以干戈相見。情義兩迫，嚴陣上言，伏惟熟思審處爲幸。」說者謂湯氏宣告獨立電文，可稱激昂慷慨，然當帝制論熾盛之日，薊銘有言，率我健兒，爲王前驅，其勇氣亦正不減於此時也。

獨立後之形勢 湯都督獨立後，停泊江中之江岸，楚有兩軍艦，及駐泊岳州楚同艦，一致響應。望雲亭、田應詔，隨卽取消獨立，聽候湯督指揮。湯督以防務最急，特派巡防營旅長李右文，爲岳州防堵司令，率巡防營全軍駐岳，以固第一門戶，復於湘陰趕築砲壘，嚴守第二門戶。惟是湘中情形，有三大問題：（一）湯薊銘初與民黨約，北伐總司令及民政長，均由民黨選任，薊銘則於都督府下設立民政廳，以免分其權力，民黨惡其負約嘵之；（二）辰州常德曾駐有周文炳、

范國璋重兵，實爲心腹之疾，薊銘患之，電請歸順，否則撤退，周范允之，以運輸無輪，未能剋日全退；（三）編練北伐軍，爲獨立後要務，薊銘亦欲藉此牢籠民黨，乃以曾繼梧爲北伐第一軍司令，設四梯團，以趙恆惕爲第一梯團長，陳復初爲第二梯團長，劉建藩爲第三梯團長，陳嘉祐爲第四梯團長，並擬編北伐第二軍，以陳強、程潛所部軍隊，編制北伐第三軍，擬以程子楷所部編制，然實無一兵予曾繼梧等，不過空銜羈縻而已，時論非之。薊銘又以各地民軍林立，並以北伐名義，擬編組一旅，爲規定集合地點，限日集合，聽候改編，如有違抗，卽以土匪論，從嚴剿辦。民黨知湯有異，尤不服。時陸都督駐節永州，其先鋒隊已進黎湘潭。湯薊銘擬與桂軍合，分兵三道北伐，一調常豐鎮守軍四營，分駐臨湘華容兩岸，以截堵倪軍後路接濟，遇有敗逃下來之軍，無論如何，毋任上岸；一派楚有、江犀兩軍艦巡戈湖面，以防外艦之侵入，與倪軍他調，暫不轟擊，以免殃及城民；一桂軍部，計一梯團，由該司令自湘陰大荆進撲倪軍南部，再由湘軍李司令，率部下繞平江，進攻倪軍東部。又與陸督商，令以入湘桂軍，改以一軍出郴州攻贛西南安各地，以一軍會同湘軍，由株州進攻萍鄉，而舉陸督爲湘桂聯軍北伐總司令。袁政府聞之，特任倪嗣冲爲西南招討使，統率安武軍十五營，河南軍一旅，湖北步兵一團，湖北砲兵一團，及其親兵一旅，合計三十二營，共二萬人，向湖南進伐。其子毓棻，亦同軍犯湘，唐天喜軍亦止於岳。詎倪嗣冲在岳布置未定，而袁之死耗已至。倪以大局陡轉，六月七日復率安武軍十二營回漢。

其子毓棠即日遺書湘軍前敵司令李右文曰：「奉院令袁總統仙逝，黎副總統接任，大部可望和平解決，請停止進攻。本軍遵於即日停止作戰計畫，請湘軍亦暫停前進。」湯薊銘以袁既物故，無須用兵，所有湘屬各路北伐軍隊，已出發者，勿庸再進，未啓行者，不必開發，其有關行軍各事，均宜停止。除通電各鎮守使、各司令知照外，並轉飭各縣知事，出示曉諭，以岳爲湘地，客軍必須全數退出，特限倪唐軍隊，趕速離湘。倪唐二人可其請。薊銘以各屬民軍，計萬有餘人，月糜餉需十萬有奇，亟宜分別遣散。委湘西副鎮守使陶忠洵，護國軍湖南總司令程潛辦理。

湯督棄職潛逃 惟湯薊銘自獨立後，日以鞏固權力猜防民黨爲事，與江培庚、華世義、張樹勛、李少春、湯蔭棠、狼狽爲奸。民黨愈益憤之，謀聯合主客各軍逐之，定七月三日撲攻軍署。湯方謀所以消弭之，而程司令由潭率兵來省之訊又至。湯乃調補充團兩營禦之，交戰於道林地，補充團大敗，湯聞耗知勢不可留，曷若先期走避之爲愈，遂於四號晚十二點鐘，率同親信人員華世義、張樹勛、江培庚、奚宗唐等，及府內軍隊，由小吳門出城悄逃。一面通告駐紮省城北兵，務於五號絕早一律退出城外。其署中辦事人員，亦紛紛星散。湖南護國軍總司令曾繼梧聞耗，乃以暫行代理都督名義，出示安民。令唐蟒爲衛戍總司令，駐紮巡警廳，負維持治安之責。並推桂軍馬司令擔任城內游擊事宜。沈邱二司令，則率軍出城，防止北軍搗亂。並致函省議會，略謂湯氏出走，敝軍長以總司令名義，暫行出任維持，以免紊亂秩序。至都督一職，應如何處理

之處，務須貴會迅賜議決見復施行。當由該會表決，承任曾繼梧爲代理都督，並致電各省，其電文云：北京黎大總統、肇慶都司令，及各省將軍、巡按、各司令，湖南各道尹知事鈞鑒：湯督宵遁，公推湘護國軍第一總司令曾繼梧代理都督，保全秩序，駐湘桂軍，一致維持，地方安謐，堪慰廑念。湖南省議會叩歌。曾代理都督，以秩序既定，請各界另舉都督接替。時程總司令潛已來省，當時頗屬意於程。程亦遜讓，乃暫推劉人熙爲湖南都督。惟劉老邁不任勞瘁，既又公舉黃興爲都督，譚延闓爲省長，黃興堅辭不就。政府爰任譚延闓爲省長兼督軍，而湘中由是日進於治安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五期，民國五年十二月上海出版）

（六）楊王鵬烈士事略

王 健

嗚呼！自民智闢，而革命之說興。海以內死國事者多矣。其逼於公憤慷慨就義者，固不乏人而假竊名義誤觸網羅以死者，亦復所在多有。世遂謂革命家無正人，余深病其言之誣，而固無以難之。今觀余所次楊王烈士事略，當亦足關其口而奪之氣矣。烈士姓楊王，名鵬，字子鬯，湘鄉人，父爲邑知名士。家故貧，課徒自贍，風骨嶄然，世所稱深培先生者也。余年十歲，執贄從先生遊，與君聯几席，君長余二齡，余兄呼之。時戊戌，政變之明年也，湘中士氣故蔽塞，自劉陽譚氏，新會梁氏，創西學社，發佈湘報後，思潮漸變遷，新譯著稍稍輸入，余父持以課余。更時

爲闡發，世界潮流趨向，康梁創改革議，六君子就義事，君聞之大感動。困益劬於學。尤好讀龍門荆聶傳，聲淋漓，若裂金石，學爲文，縱橫馳騁，不可一世，識者固已異之。逾年，余省親隴右，烈士亦從軍武昌，遂不獲旦夕見。辛亥夏，余自湘校，以爭路事，觸當道忌，屏跡鄉居，遇烈士湘鄉城，別蓋十年矣。班荆道過去事，始知其在武昌軍中，密謀揭義旗，事洩，幾及危，踰晞歸，事敗垂成，相對唏噓。時清政橫滋甚，君就余圖所以抵抗之者。迺相與編刊招中國魂，及路亡慘狀等書，冀鼓動一時民氣。月夜風晨，輒挈酒甕，泛舟浮漣水中流，酒既酣，君則引吭歌軍中所歌救國曲，予扣舷和之，悲壯激越，往往泣寒，釐而墜幽葉也。未幾，武漢舉義，不旬日東南響應，清廷以傾，先是鄂軍內部，密謀革命有年，羣治社、振武社、文學社之設，君實創其端，其規畫多出君手，故倉卒起事，措置咸裕如。而君以先期被放歸，方任職漣濱校舍，不獲與光復時事，一時同志，如蔣翊武、張振武輩，皆連高牙爲大將，鷹揚江漢間，其接影附響鏘鏘煜燦於其間者，尤難屈指計。君則夷然曰，難自我發，事不必我成，功自我發，名不必我居，民權張，吾事畢，豈必事權在握，始稱快意乎，其恬淡蓋若此。民軍既據漢陽，今大總統黎公，時督師武昌，電索君商進取，至則令君總大軍，當前敵，君以兵與將非素習，不就，則司軍務局事。維時戎馬倥傯，事機頃刻且千變，羽檄紛馳，稍失機，輒中兵家忌。君蒞事，首分職司立規約，條理井然，徵調轉輸，措置無少紊，軍心以固。南北統一局成，改職顧問，兼理稽勳局國民黨事，

敘功授少將。黎公雅廉君才，前此出險，蓋黎公力，至是益重君，深相結納，君益自遜辟，投身言論界，曰吾以盡吾天職也。主民心報年餘，持論嚴正，於時政多所糾繩，即黎公亦不免。歲癸丑，國會將成立，袁世凱忌之，宋漁父被狙擊死，反形漸張。君大憤，與寧烈士調元、熊烈士樾山等，聯鄂中軍士謀獨立，事敗，匿跡湘鄉山谷中，政府購之急，走東瀛。帝制發生，益憤激不欲生，星夜回滬濱，與詹大悲等籌抵禦。未幾，蔡松坡起師雲南，黔繼之。君察天下大勢足持一時輕重者在湖南，而袁世凱方肆全力。駐重兵其地，湯薌銘助之虐，緹騎四出，其鋒不可犯。然湖南不舉，黔滇將不支。毅然曰，事急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明日遂返湘，與龔烈士鐵錚，李烈士嶽嵩等私謀，聯結軍隊據長沙，北圖荆漢，且壯滇中聲援。湯薌銘所部模範營多武漢舊卒，聞君至，軍心大動，約已定矣。而少數急進派，必欲先期舉發，爲居功地。遂於今年一月十九日，挾炸彈攻軍署，模範營猝不及拒之，格殺數十人。君知事不可爲，將奔滬圖後舉，繼以李烈士嶽嵩被捕，同志就逮者且數十人，大感傷，泫然曰，本所以圖者，與諸君共殺賊耳，今若此，何忍獨生，遂不去。謀營救未遂，惡探偵獲之，下陸軍獄，備歷酷刑，終不屈。遂於二十六日，就義長沙軍署照壁坪外，心臟俱被割。臨刑時，猶痛詆帝制罪惡，聲色俱厲云。噫，烈矣！君長不滿五尺，目光炯炯，沉默有至性。在昔童年卽相期，苟得志，毋爲斯民蠹，歷任重秩，而家貧行謹一如故。自癸丑出亡後，益自淬於學，所至輒手書一卷。車輪馬蹄間，不少輟。其境益艱，而其

志益壯，氣益斂。居嘗鬱鬱不言，每念母老時艱，歸養無期，輒哽咽不能成聲。其自滬返湘也，撮影二；一上其母，一寄妻家，附函訣其妻，囑善事老母，無以夫爲念。嗚呼！以一死購共和，蓋其志已早決矣。今共和復活，乘時之後，方且貪天功爲己力，拔劍擊柱，猖獗較短長，甚或擁重兵自雄，君而有知，其悲憤又當何如。君死年二十八，去深培先生死期十二年矣。所爲文，蒼涼沉鬱，多可傳者，散見大江民心兩報，無副稿。母在年七十，兄蘊中襲父業授徒里中。妻周氏，少君四歲，君嘗爲余言，其克盡婦職。聞君就義，哀毀不成人狀。女一，在襁褓中，無子，以其兄蘊中之子起鵬，及其從兄抱真之子春舒爲嗣。予敬君之志而悲其遇，爲次其略若此，俾後之人有所觀感焉。（「民聲」第一卷第三號，民國五年十二月長沙民聲雜誌社發行）

六、湖北討袁史事

（一）鄂省新同盟會餘誌

上月二十一日，駐防大冶縣之鄂軍第一旅，在黃道橋破獲新同盟會全鄂總機關，及黨人多名，已見前次通信。姦悉主持新同盟會之首領黃申薌，前充鄂軍第□旅長時，頗得黎元洪之信用。去年嘗與何海鳴聯爲一氣，希圖舉事，事敗之後，黃逃上海，上書黎元洪力陳悔過，求予成全。黎

令其游學東瀛，以避嫌疑，且囑令五年以後方能回國，其未回國時，每年給官費銀千兩，以爲求學之資。黃在東京，有新同盟會之組織，自任神戶支部部長，指使黨羽回國謀事。此次所獲之黃玉封、黃姪雲及孫劉諸人皆其族戚，及舊部軍官。今段將軍已將黃之官費取銷，並請中央褫其少將之職，一面電咨駐日公使，嚴密查辦。據該會宗旨書，及各人口供觀之，該會前曾潛通白狼，冀在鄂邊及襄河上游地面着手，見勢孤力薄，乃改變方法，專在下游各縣設立機關，與湘贛黨人聯合爲一，同謀舉事。此次新提京口天門及武漢等處破獲黨人，皆其分支各機關之所在也。其總機關所獲之名冊，列有地方紳富甚夥，難保無故牽連或威力脅從者，段將軍已飭大冶知事妥爲查覆。（「華鐸」第二百二十六期，民國三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六巴達維亞出版）

（二） 南湖起義失敗經過

二月十八夜，武昌南湖兵變一事，各家報紙所紀，言人人殊，編者詳加考校，輯其最可信者於后：

武昌握天下之中樞，黨人蓄謀起義已久。去冬，陸續回漢者，實繁有徒。最著者爲蔡濟民、劉英、趙鵬飛等，組織討袁軍。分鄂省五區，蔡任總司令，劉爲第四區司令，經議決於武昌發難，漢陽、漢口同時響應。蔡本抱急進主義，派遣運動者，亦漫謂各處業已成熟，決操勝算。於

是聯絡南湖馬隊，囑於十八夜（陰曆十六）十時舉事。惟王占元於事前早有所聞，前二日即已戒備森嚴。南湖南岸之巡司河前，武建營舊址，舊屯有準備赴川之第八師步隊一全團。聞留該團在鄂原因，係當道以原駐湖北之北兵某師，戍此已久，與當地人往來甚熟，恐有受黨人煽惑情事，故借重新來之兵。及聞馬隊變起，巡司河之北兵，既預有準備，立即渡河而北，首經鄂砲隊營，時砲兵中通謀者，方起而呼噪，諸官長方在調停，不圖營外已被北軍重重圍繞，遂不能動。其起事之馬隊，原以聯絡砲隊爲第一要着，及到砲營不遠，已遇北兵，彼此猛戰良久。馬隊人數，猶不足一營，別無援應，祇得潰散，四路分逃。嗣有十餘人，奔至李家橋，遇追軍復經接戰，但因北軍道路不熟，故幸多逃脫。所有砲隊之兵，既未抵抗，亦未逃出，當由王將軍派參謀長等赴該營查辦，將全體兵士，逐一研訊。查出潛通黨人首起附和之張某劉某等七人，鎖解軍署，飭發軍法處訊辦。其餘則令繳械聽候發落。其倡亂之馬兵，捕獲正法者已有十餘人。並於該營中搜得各項證據，聞馬砲二營營長，事前均不知情，馬營營長李景韓起事時，已逃走，後投案收禁軍法監獄。砲營營長周某，及營副連排長，則由將軍派員看管。此事出後，鄂垣戒嚴愈密，每城門均由北洋第二師加派兵一隊，協同原有警廳城守隊，認真稽查出入人民，遲啓早閉。街上巡兵口號，一日數易。將軍署一帶街巷，日間亦斷絕交通，禁止人行。居民恐慌更甚，搬遷者紛紛不絕。當道乃出示嚴禁，箱籠行李，一概不准出城。官吏中亦多視租界爲樂土，竟有因搬家撤差者。武

漢總稽查劉有才，及武昌警廳偵探長張治禮，則趁此紛擾之時，益欲樹立奇功，爪牙四出，捕影捉風，約在漢口拘去十六七人。唐秋臣、許秋官則已槍斃，其餘則尚在審訊。劉、張二人夙以緝捕見長，年來捕殺之黨人，約以千計。僅據一私人之報告，不必有確實之證據。且各處以極殘酷之私刑，如絞麻花、敲螺絲、燒肉香、上天秤、甲半邊豬等類，受者不堪其苦痛，往往誣服。故武漢人人自危，良善者恆閉門不敢出。若輩之罪惡，至此極矣。

南湖之變發生後，被捕者供出漢陽兵工廠衛隊同謀，亦約是夜嚮應，排長某氏，擬刺其督辦劉慶恩等語。王將軍隨將該排長等七人，逮捕渡江，即時槍斃。武昌自馬隊兵變以來，處死刑者，已達百名云。（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二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出版）

七、浙江討袁史事

浙江獨立記

獨立前之主因

浙江獨立，與他省不同。他省爲將軍獨立，浙江卽由軍界起義也。浙江軍隊，當辛亥首義時，曾百戰金陵，以勇敢著。帝制問題發生，此輩卽躍躍欲試。朱瑞以因時志在富貴，屈映光以一赤誠公學小學生資格，全賴朱瑞之力，得有今日。袁逆知其無能，久思去之。映光知之，遂竭全

力以媚袁。癸丑之間，首先認五百萬元者，映光也。浙民怨對之深，已非一日。籌安事起，朱屈密議，首先贊成，稱臣之電，亦惟朱屈開其端。且自污之不足，並強全體軍人而污之，曾開會於將軍府，囑葉某出面，令各高級軍官典押贊成。故當時有浙軍全體贊成帝制之報，殊不知此種政策，不獨不足以服其心，適以增其反對之力。查浙省高級軍官，以籍隸臺州者爲最多，如師長葉頌清，旅長童保煊，警備隊總司令徐樂堯，外海上警察廳長王醉鄉，皆浙軍中著名之人物，素明大義。餘如警察廳長夏超，內河水上警察廳長徐則洵，亦皆矢心皎皎，爲謀起義之中心人物。時省城原有軍隊，除周鳳歧一旅駐寧波外（獨立旅），有童保煊與葉南坡二旅，朱瑞自知爲浙民憤恨，原有軍隊不足恃，遂盡調其舊部，分駐城內外，更從海鹽（朱瑞鄉兵）添募四連以代之，並於四圍深溝高壘，盡集所有機關槍以自衛，更電調北軍南下，大有犧牲浙省之意，以期促起一般人之恐慌。軍警兩界謀獨立益急，約十二日舉義。獨立之日，寧波周鳳歧旅長等，曾於是日午前七時對軍巡兩署，提出哀的美敦書，以促發之。略謂：「袁前總統違背約法，僭竊帝位，西南諸省，倡義中討，帝制取銷，仍復總統自居，威信全失，何以臨民？浙居東南要津，大勢已逼，萬難坐視。鳳歧等公同酌議，擬定三條件：一、袁前總統果能悔禍，於確定短期間內，自行退位，自當商同各省，於其生命財產，加以保護。一、未退位前，須與黎段二公以實權，親來南方，酌商善後事宜。一、北軍即日停止出發，及各屬原駐北軍，不得移動。右三條件，懇請速電

中央，求其答復。倘中央置若罔聞，我浙勢難依違，亦當即行獨立，與之斷絕關係。質直之言，或採或斥，懇請於二十四時內電復。敬整師旅，以俟復命」。不知省中已於先一夜舉事矣。

獨立時之情形

桂省獨立之報，傳至浙中，民黨要人，相率由滬入浙，運動軍警，屢與旅長童保煊，警察廳廳長夏超，水上警察廳廳長徐則洵密商。迨粵省獨立，於是童保煊、夏超諸軍官，連日開軍事會議，要求朱瑞獨立。僞參謀長金華林極力反對，僞師長葉頌清、僞旅長葉煥華附和之，童、夏兩君力持其說。朱瑞不得已，乃聲稱中立。十一日金華林獻計於朱瑞，擬召童保煊、夏超入署殺之，幸均不應召。童君知事機益急，定於當夜起事，密派駐於南星橋二十四團一營，先占城隍山，以攻軍署。至夜四更時，被駐屯錢塘門砲兵團長張國威偵悉，迫令砲兵開砲。守砲兵士，已表同情於民軍，羣向空放射。時民軍已進迫錢塘門，連開排槍，向天射擊，砲兵即停砲。僞團長張國威遂逃走。而駐昭慶寺之砲兵，亦同時開砲攻擊將軍署上房，敢死隊亦攻擊頭門。該處原設有機關槍二挺，因守備隊已與民軍通款，不加抵禦。敢死隊遂直入將軍署，僞將軍朱瑞，割鬚易服，與四馬奔踰牆而遁，匿於英人梅籐更家。僞參謀長金華林不知下落。頃之事大定。童夏二君，即會集各長官及民黨要人，在屈映光宅內商善後事，當由各長官及民軍要人，推定屈映光爲臨時都督，童保煊爲總司令，並由童總司令盤查中交兩銀行庫存銀一百二十萬，充作軍餉。翌早（即

十二日)正式宣布獨立，軍警一律手纏白布，分佈各要路，以資保護。各商店均照常開市，懸掛白旗，以表歡迎，秩序異常齊整。隨由童、屈兩公會銜出示安民，通電各處，宣告與袁政府脫離關係。寧紹由周鳳歧旅長，浙洋外海警察廳長王粵，宣布獨立。嘉湖兩府，則由鎮守使呂公望及二十一團團長傅其永宣布獨立，第六師長葉頌清、第十一旅長葉煥華潛逃。臺州鎮守使張載陽接周旅長電即日宣布獨立，溫州亦一致贊同。金衢嚴則於十三日繼之，主持者爲姜司令沈道尹。

獨立後之曖昧

浙省獨立後，邵署稍定，除電湖州呂公望鎮守使，預備嚴防外，並電嘉興團長準備作戰，一面由省城開特別快車，輸送軍械子彈數十箱，軍士一團，赴嘉防堵袁軍入浙。十三日早，開軍政大會，議定數件：(一)嘉湖防守問題。(二)省城維持秩序問題。(三)通電各省請一律贊助。(四)電達袁逆請速退位，候國民公斷。(五)通電全省，照常維持秩序。惟屈映光乘勢竊取都督後，仍獻媚袁氏，十二日以都督名義，出示安民後，第二日忽改用浙江巡按使兼總司令名義，密電北京，力述其迫不獲已之情，旋又單稱總司令。據其文告口吻，直欲將浙省之兵權財權及用人行政權，概歸一人掌握，謀暗挫民黨之勢力，既發屈密之電，入告袁氏，又恐袁氏據以發表，即去電阻止。殊事已無及，而袁氏已於十四日特發命令矣。令曰：「據浙江巡按使屈映光電稱，四月十一日夜四時，突有軍民擁至軍署，將軍失蹤，當經密派警隊防護本署，次早軍官紳士，以地方秩序關係，強迫

映光爲都督，誓死不從，往復數四，午後旋有各機關官長暨紳商領袖，合詞籲請，最後即請以巡按使名義兼浙江總司令，藉以維持地方秩序，因辭不獲，於今日下午，始行承諾，以維軍民，而保治安，現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恒等語。該使諷略冠時，才堪應變，軍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國家，極堪嘉尚，著加將軍銜，兼署督理浙江軍務，當此時勢艱危，該使毅力熱心，顧全大局，旣已聲望昭彰，務當始終維持，共策匡定」。此命令發表後，輿論爲之大譁。尋袁氏復遣人賈送屈映光關防一顆，文曰：「浙江都督兼巡按使督理軍務」之關防，屈正式拜命。第六師師長葉頌清，及守備司令徐樂堯離省後，屈直接統率該部擁以自衛，浙人對屈愈懷疑懼。四月十七日浙省參議會，開第二次常會，以浙省獨立未盡鮮明，擬請都督變易名稱，實行改組，不得再延舊稱巡按使公署。軍界各長官，亦以浙自獨立以來，屈映光之態度蓋已數變，始以巡按使兼總司令，次之以將軍銜督理軍務，又次之以都督，終不肯向外正式發一反對袁逆之通電，不能不嚴加詰責，並請其將正式承認都督情形，及對於宣佈獨立各節，究竟有無誠意，一一答復。於是屈映光不得已始以都督名義，發與袁斷絕關係之電，以圖掩飾。

獨立後之變遷

自屈映光態度曖昧，一時中外輿論反對之聲浪日高，而屈氏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首發者爲寧紹各軍界，由周鳳歧領銜，電致屈氏，略謂：省城寧紹先後宣告獨立，人心懼怯，秩序井然，

今接軍電，謂十一夜軍隊變動，復沿用舊巡按使名義，語意支離，羣情迷惑，寧紹衆志成城，誓死討逆，萬無反覆餘地，務請立刻明白電復，嚴陣以待。繼之而起者，有該省國會議員，宣佈屈氏之罪。其文曰：「浙省獨立，義聲傳播，全浙人士，莫不歡欣！乃消息傳來，屈映光以巡按使兼總司令，布告內外，非驢非馬，驚駭萬狀。論屈在浙四載，平時唯知竭浙民脂膏，以顧一己榮寵，輒復俯首稱臣，首先勸進。滇黔事起，各省中立，獨屈籌餉括款，進貢恐後，獻策効忠，累篇不絕，其爲禍民國，厥罪甚深，若戴爲本省長官，實不足以副公等舉義之盛心。今且通電輸誠，僞命嘉獎，既誓死於獨夫，奚忠誠於民國？不獨反側堪虞，粵事可爲殷鑒，且使我三千萬浙人，何面目以見天下？爲吾浙計，爲公等計，均宜速加斥逐，勿任遷延貽禍，公推賢者，維持治安。」

各界亦函電紛馳，羣起詰責。屈氏乃不用巡按使及總司令名義，改稱都督。惟全浙人民，以屈既懷二志，甚欲鋤而去之，並請周鳳歧、呂公望到杭商議軍事，實欲迫屈辭職，離去杭州。屈亦自知不容，遂有五月五日宣言辭職之事。是日由屈氏於政務廳請參議會軍政警商學各界人員，計有五十餘人，酒半巡，屈氏起立宣言辭職之宗旨，略謂：「當獨立之日，勉承諸公推舉斯職，彼時爲維持地方秩序起見，不得不暫時擔任，現在大局漸臻安謐，請公舉賢能接替。」於是大衆公舉呂君公望爲都督。呂君再三謙讓，辭不獲已，始允就職。於初六日早，正式受職。其受職時，通電各獨立省曰：「袁氏世凱，背誓食言，殃民禍國，諸公仗義，簡甲興師，攘除奸黨，肅清羣

愿，義聲所播，天日爲昭。浙江雖僻在偏隅，誓同護國，獨立既倡，萬衆一心。屈前都督，危局支持，心力交瘁，元功弗宰，讓德弗居，軍民同聲，攀援無術。乃責公望承茲鉅艱，自愧菲材，難勝重任。祇以四方多壘，元惡未除，敢惜一身，以悞大局。茲於五月六日，正式就任，區區之志，誓在蒐討義旅，爲國馳驅，期與諸公東西策應，雖萬險在所弗辭，事屬同仇，義無反顧，翻雲覆雨，竊所痛心，停戰牽延，猶非所望。諸公首義，必宏遠謨，幸錫南針，共圖北首，枕戈待命，臨電神馳」。就職後卽委王文慶爲民政長，莫永貞爲財政廳長，張載揚爲嘉興鎮守使，周鳳歧爲第二十五師師長，童保煊爲第六師師長，夏超爲警務廳廳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鄭文易爲錢塘道道尹，范賢方爲高等審判廳廳長，氣象一新，輿論翕服，商民額手相慶，爆竹之聲，不絕於耳。（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四期，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出版）

八、江西討袁史事

（一）江西革命黨人謀廣信獨立紀事

贛東廣信府，毗連閩浙，地居衝要。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多由此退却，解散軍官兵士潛伏，圖謀再舉，已非一日。去歲東京某機關，特派某君回滬，會同傳達民，潛回該地聯絡，勢益

團結。雲貴起義，該處重要黨人潘峰仙、王鶴齋（皆軍官學校畢業）等，特至滬接洽，復經迭派人回贛運動，計劃俟福建或浙江獨立，即行發難。最近浙江將獨立，運動益劇，聞爲僞政府偵悉，於前月初旬，李純曾密電該管長官，捕拿黨人，有被獲者，有得脫者，然圖謀益百折不回。迄浙江獨立，即計劃繼起。昨（一號）駐滬某機關，得確實消息，該府確於三十日完全宣布獨立。今（二號）傍晚有該處黨人，自南昌來者，述該處情形尤詳。先是二十三號，玉山縣（貼近浙江江山常山縣城，離浙境僅三十五里）首先發難，當擊襲縣衙，拘捕知事王鍾。二十六號，各縣亦擬同起響應，上饒、鉛山兩邑，奸吏蠹紳，即拍電僞將軍李純告急。（按上饒、鉛山皆有電報局，想此時該局當尚未入民黨之手）二十七號，李卽下令調兵赴信抗義。二十八號用兵船運兵一營，機關槍二架，計程日內當可抵貴谿、弋陽一帶。按此則廣信有戰事，亦未可知。查該府屬共七縣，現無北軍，駐屯者，僅警察廳及保衛團耳。此次獨立，聞係黨人潘峰仙、傅達民、嚴梅臣、王鶴齋、徐濟華等運動警察保衛團等入手，此外則收集二次革命失敗後解散之兵士，並聯絡各府及隣省，編練新隊，進攻南昌，勢力當亦不薄也。民國五年五月三日。（「民國日報鈔稿」）

（二）江西省議會議員致李純書

秀山將軍麾下：民國不幸，元首謀叛，滇黔舉義，撻伐用張，夫豈吾民好兵，不得已也。今

者廣西又繼起矣，陸軍勁旅，直抵廣州，粵吏嬰城，危於累卵，湘中大勢，亦且夕移於民軍。形勢所趨，吾贛今其會矣。曩者民軍計劃，規湘則袁瑞應，策粵則南贛起，其他會垣之地，交通之區，自亦不外以運動或強迫手段，乘機颺發。壽祺等統察情形，靜觀機勢，誠知梓桑兵禍迫在目前，哀我邦人痛於何極，亟用索彌縫之策，乞拯救之仁。咸謂將軍本識時之俊傑也，往日柴桑之役，干戈相見，於袁何德，於贛何仇，不過時機未至，觀察微殊，遂毅然以剛厲之劍，斬除藤蔓耳，於何徵之，於將軍戰勝後，所以寬容禁網，撫息瘡痍者徵之。壽祺等自出走以來，耳驚目駭，於殺人固寵之徒，砲烙非刑，煨煉株累，生民因以塗炭，人道至於淪胥，蓋未嘗不日感激將軍於無地也。今者獨夫篡國，大逆昭然，雲貴兩粵，相繼扶義，黎宋卿、段芝泉、徐菊人既隱拒於前，而康長素、梁任公、湯濟武且執言於後。夫彼等或泐國元勳，或耆年宿彥，或聲震寰區之士，或身經滄海之人，而皆異口同詞，不容兇愾。而袁氏之不堪忝竊兆民之上，酬酢於列國之間，與夫義軍之理直氣壯，勝算獨操者，無俟煩言矣。嗚呼！飄搖風雨，已勞隣室之責言，播盪中流，可任舟師之兒戲。而袁氏方且酣九重之夢，營一己之私，外交以交換皇冠而敗，內政以顛翻國本而紛，國縱未亡，請看今日外患險矣，財政竭矣，元良盡矣，士氣傷矣，民心鬱躁於內，歐戰盤旋於外，豈容有一線自存之道，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將軍曾一推求其罪魁罪首未也。夫至今日，以言理法，則袁氏罪無可道，以言時勢，則已天怒人怨，以言實力，則西南已如火如荼，

祇將軍一反手間鎖斷溢江，飛檄皖省，其餘如滿引待發之，馮、張、朱、靳諸將軍，固不難立時響應，而大局定矣。獨夫雖幸逃路易之刑臺，亦不外尋拿皇之荒島，將軍復何憂何懼乎。夫一轉移間，而大難以寧，而生民以奠，而震世之勳業以成，此仁勇智謀之所爲也，願將軍其力任之。反之如徘徊於章貢之間，怙恃於鄱庾之內，一旦粵逾嶺表，湘越袁河，正恐殺機一起，糜爛難收，將軍縱不爲地方恤，寧不爲一己計乎。且贛省舊卒，遣散靡遺，馬師精銳，殲滅一空，而謂合數千之新集流民，足與湘粵健兒較勝負耶。沉英雄以黨惡爲羞，道德以殺人爲忌，將軍當計之熟矣。至內地之密連潛謀四方瀕動，想亦在將軍洞鑒之中。曩者將軍曾於節麾之下，迭發陰謀矣。一方見將軍防堵之能，他方即可證民黨奮爭之力，蓋我贛自有黨史以來，固未有前仆後繼如今日之蔓延滋盛者也，然則其潛力可想矣。所免如廣東之隨地爆發者，徒以偃居腹地故耳，假令湘粵之脈絡既通，各區之陰謀並遂，壽祺等料知吾贛亦必呈粵省朝夕不寧之現狀，雖以將軍之才之力，措置多方，然烏合新兵恐未易保吾民於水火也。不加之厲，亦云幸耳，故壽祺等，爲大局計，爲鄉邦計，爲將軍計，皆願將軍毅然奮舉，尅期討賊，潛消鸚蚌之爭，大炳日星之義，於以共維我大中華民國千鈞一髮之危命，豈不偉矣。

今閱申報，載將軍曾連合五將軍致電袁氏要求取消帝制，邇來袁氏帝氣之暫息，卽五將軍一電之力，虛實非所得知。願壽祺等，殆意爲非實也，卽使有之，度將軍必猶有下文在。何也？將軍

反對帝制之名乎，抑反對帝制之實乎。如僅反對其名也，則不過文詞上之斟酌，籌安會之文士儘多，何難別出心裁，乃至勞戎馬以相見。如爲其實也，則今日不但須全部取消其帝制之舉動，且必從根本上逐退其帝制自爲之人，蓋斯人不去，中國固無復可爲矣。何也？彼昏不信，五尺所知，食言而肥，寧自今日，川事之殷，嘗聞取消年號矣。曾幾何時，敍納小捷而商確正名之，洪憲公債遂悍然發布，一出一入，隨勢所趨。壽祺等固預知其昆明朝解甲，而三海夕登基矣。即退步言之，彼昏救死，忍舍帝戀，然試問此叛國自帝之袁世凱，已成何等之人格乎。以此無人格之獨夫，吾民猶戴之爲元首，是我四萬萬中華國民皆無人格矣，更何以自立於國際，更何以自附於人羣。況其總統資格，於法律上固完全喪失，既姑置不論，藉今吾民靦顏擁戴之，試問此屢受隣邦謀教之總統，尙有折衝之餘地否，屢與外人密約賣國之總統，尙有磊落之外交否。內之而言國政，惡稅既加，而勢難復減，則彼已成民怨之府，號令既出而力不可行，則彼已成廢棄之人，且偽造之立法機關，方且有進無退，則民意之立法，早自絕望。況梁士詒、楊度諸小醜，共彼死生，分無割席，而此方如唐、陸、蔡、李輩之武俠，康、梁等之政臺，又豈能再入樊籠。即使苟且牽傍，鳩媒烏合，薰蕕一器，寒熱雜投，尙復成何景象，成何國家。我聞真正共和，即使政見微殊，尙難混處，況其主義乃水火之極，不相容者乎。然則自今以往，亡國將不以帝制而以非帝制矣。又退步言之，倡義諸君，本無榮利，但圖事濟，寧願歸農，然以黎、段、徐之嚴拒亂命，與今五

將軍之聯電反省，彼昏狼復，又豈甘心，虞詐相乖，終歸決裂。吾奄奄一息之病夫國，豈再勝一度風寒耶，是亦不如其已耳。況舍此而外，君制之與共和相衝突，而爲彼昏之寧死不願取消，或力不得取消者，正不知凡幾，然則舍從根本上迫衰退位外，誠未見有良策也。夫民情積久，終當盡泄，耳目厭極，計惟一新，今日如仍任袁氏得維持舊態，對內對外，爲國爲民，舉無一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也。故壽祺等，由前之戰局而論，則決請將軍毅然仗義，早奠國基。由後之國情而論，則願將軍由促彼昏取消帝制者，再進而迫彼退位，剷絕根株，還我神器。事急矣，迫於誠悃無敢虛飾，壽祺等曾忝受國民之舉，自維職不可棄，謀不可苟，冒昧一言，惟將軍亟圖之，幸蒙採納，非僅我贛人得免兵禍，將戴將軍之德於無既，而將軍之功，亦與民國共垂不朽矣。臨穎神馳，不勝懇切瞻依之至。江西省議會議長任壽祺、副議長歐陽莘、議員吳鴻鈞、巢廣源、王鎮寰、羅士傑、鍾士林、李儒修、魏志鄧、惟調元、陳承賢、傅廷村、邱漢宗、賴天球、楊廣笙等啓。（民國五年）

九、陝西討袁史事

（一） 陝西舉義記

秦省人民反對袁氏素力，陸建章蒞任後，殘殺極多，民尤惡之。自雲南義聲傳入秦中，民黨

躍躍欲試，三月以來，黨人頗爲活動。四月中民軍聲勢日益浩大，其組織分三支隊，第一支隊長爲郭堅，已占領洛川中部鄜州甘泉等縣，約萬人；第二支隊長爲曹士英，高進副之，已占領白水富平同官蒲城等縣，二軍擬聯絡分爲左右翼，夾擊省城，陸建章狼狽非常；第三支隊長爲蕭錫臣、黨清帆所率，已占領陝東部陽朝邑韓城等處，擬渡河直撲潼關。此三支隊之組成，據聞第一支隊，因秦政府之急於募兵，扮作農民應募，及得有軍械，卽相率反正；第二支隊，初由土豪邱彥彪據白水縣黃龍山，自稱討袁軍大元帥，及三月下旬，陝北鎮守使部下約二千人，與之結合，聲勢大震，奪據白水縣，連陷富平同官耀縣，進圍蒲城；第三支隊初占領朝邑縣；四月四、五兩日，進圍郃陽，未下，六日晨，轉略韓城，遇鄉團於大川鎮，與戰克之，是日晚，入據韓城，其首領劉某出示安民，保護外人，自五日起至九日止，其衆由千人增至七千人。時陝北各縣，均入民軍之手，陸建章得此警報，卽於四月五日，督率北軍，禦之於三原，其前衛部隊於九十兩日交戰大敗，死傷甚衆，繼復調省城新銳之兵，聚集三原，以圖再舉，時陳鎮守使部下，素與黨人聯絡，見陸敗，因迫陳獨立。（「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二） 陝西獨立記

鎮守使被迫獨立

秦民昔稱強悍，辛亥革命以後，共和思想，浸染最深。陸建章入陝，軍

警官學各界，易植私人，厲行暴政，秦民恨之刺骨。帝制發生以後，民黨頗欲糾合義旗，以力薄未發。滇南事起，黨人乘機潛赴渭北，號召三輔豪傑，與退伍兵士，自三原以北，東至黃河，西抵隴上，北盡綏米，胥爲民黨勢力範圍。初發於王黑李岐山，既而曹俊甫、井崧生、胡立生、劉廷獻、郭澧、郭堅、焦子靜、王飛虎、曹士英、楊景娃等繼之。四月以來，陝北諸州縣，紛紛陷落。陸建章倚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當勦匪之任。殊陳部多辛亥革命時有功者，其兵士亦極傾向共和，暗與民黨聯結一致，往往迫陳宣布獨立。陳與陸軍章交頗密，意欲勸陸獨立，允以待時緩之，密囑王飛虎準備，令各處部隊，漸次集中，移向西安方面。陸偵知陳有異志，亦遣其子陸承武，率兵一旅，駐三原，命參謀長葛光庭率兵五千，駐同州，以防之。陸承武邀功心切，進兵至富平，五月初旬，與陳樹藩部下營長胡景翼相遇。陸承武自爲土匪，迫令繳械。胡縱兵與戰兩晝夜，大破其軍，生擒陸承武，乘勝進抵三原，克之，分兵徇下涇陽高陵。是時陳樹藩駐蒲城，得捷報，知與陸建章決裂，其勢不容再緩，卽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僉以戰端已開，時機甚迫，秦軍興亡，在於今日，公推陳樹藩任護國軍總司令，宣布陝西獨立。陳乃徇衆請，於五月九日，正式宣布獨立，卽日檢練軍隊，得兩萬餘人，編爲二軍。第一軍總司令郭澧，參謀長蕭榮綬，第一團團長王飛虎，第二團團長嚴紀鵬，第三團團長王時敏，第四團團長郝揚，第五團團長楊介；第二軍

總司令焦子靜，參謀長曹士英，第一團團長郭堅，第二團團長高進，第三團團長胡立生，第四團團長嚴子祥，部署既定，議分三道進兵。郭沅率第一軍，由三河口渡河，攻取三華渭南。焦子靜由渭橋渡河，攻取臨潼。陳自率所部，由草灘渡河，直搗西安。三道兵相會灊上。於是郭沅領軍東取同州，郭堅亦由耀縣南下，進攻省城。時葛光庭新自韓城敗回，與郭沅軍遇於同州城北十里之石家莊，鏖戰兩小時，葛軍不支，隨入城內，嬰城固守，民軍圍攻終日不能下。蕭榮綬獻議曰：同州城小而堅，彼自韓原敗後，其氣已餒，士無鬪志，所以急切不下者，徒以外圍急，不能出走耳。今宜解西南圍，專攻東北，示以生路，彼必乘間逸去，尾而擊之，必獲全勝，兵法所謂圍師必闕者此也。法從之，葛果乘夜遁去，民軍縱兵擊之，大敗葛軍，虜獲軍械輜重甚多。同州既定，遂渡渭而西，葛保所餘兩營，退竄河東。而東路護國軍王飛虎，亦已襲收潼關，進略華陰。陳總司令已由蒲城駐節三原，三原距西安不盈百里，陸建章聞之大恐，遣使請和。

陸建章臨難苟免

陸求和，陳允停止進攻，協商條件，陸提出者：(一)不傷害陸氏父子性命；

(二)護送家屬出境；(三)不沒收陸氏財產。民軍一一允諾，亦提出八條，略謂本軍爲縮短戰禍，促定國是起見，宣布獨立，並爲保持地方秩序，及將軍眷屬財產之安寧，力求和平解決方法，提出條件如左：(一)凡關於本軍致外省之電文，將軍雖未離省，不得檢查扣留，其第一次由省致北京及南北各省宣布獨立之電，以接到本軍北京代表覆電爲據。(二)將軍於未離省之前，自奉條件雙方承認

之日起，限兩日內將第一第四兩旅，及游擊各軍，並軍裝庫所存之槍械子彈，及附屬之軍用品，完全交出。同時由雙方派人分赴各該軍隊駐紮之所，照數交收。並須嚴禁官佐兵士，不得將槍砲上一切機件，故意折壞之，此條限兩日之期，係指在省者而言。其駐在他處者之限期，則待正式代表來後商議。(三)將軍須電止外省軍隊，不許一兵濫入陝境，其外省軍隊，現時已入陝境者，由將軍飭令即日起程出境。漢南秩序，由將軍電飭買旅長擔任保護之，並擔保買旅長不得有反抗本軍之舉動。(四)秦軍原有之第一旅，以及第二第三各旅餉項，實領之數，均不及報部之數，應按年按款，雙方會算，凡將軍行署之中飽者，無論何人侵蝕，概由將軍負賠償之責任。(五)將軍須將呂巡按使及馮財政廳長扣留，以便清算交代，如任其潛逃，各該員經手事件，概由將軍負責，此條件到西安，將軍始負扣留之責任。(六)未經解決以前，渭河以南及省城內之中外人民生命財產，由將軍完全擔任保護之，駐有本軍者，不在此限。(七)將軍離任時，一切交代手續，悉照普通前後任辦法，一切文卷，如有殘缺者，應惟將軍是問，此條專就將軍任內而言。(八)各項問題解決，並如條件履行後，由本軍酌定地點，將陸旅長交出，附條各條件履行一項，惟第四與第七條之雙方算款，及清理文卷，如將軍派有能負責任之代表會算，則責任在代表，而不在將軍，不得因此而謂為條件未履行。陸氏對之，頗有難色，久之，不得調。會郭堅軍進迫西安東關，城內警備隊亦有數營譁變，攻圍甚急。陸知城將旦夕陷，乃遽允之。陳總司令諭令暫行停戰，靜候和議，即於

十一日通電北京暨各省曰：「帝制發生，全國鼎沸，三秦人士，於昔者鑄造共和之役爲最苦，故今日反對袁氏之熱心亦最高。樹藩以辛亥以來，民力枯竭，不忍發生戰事，重困吾民，力持鎮靜，數月於茲。乃南北協商，久無效果，而陝民對於陸將軍之貪暴行爲，積怨久深，一發莫遏，致郡邑連陷，遠近騷然。加以陸部所至，擾亂更甚，同種相殘，殊悖人道。樹藩情不獲已，因於月之九日，在陝北蒲城，以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名義，正式宣布獨立，期促和議之進行，謀吾陝之治安，風聲一樹，義旅全歸。今已駐軍三原，與陸將軍切實交涉，令將所部軍隊繳械，退出陝境，陸已承認。樹藩明日即進駐西安受降，預備建設一切。此舉宗旨，純欲縮短中原戰禍，防止破壞國家，決不敢認爲吾輩之得意事。公等慮遠謀深，圖存止亂，當已成竹在胸，戴禍首而仇全國，擁有罪而害無辜，諒海內志士仁人，斷不出此，臨電不勝激切盼望之至。」十五日，陳總領大軍，由三原馳抵省之西關，即日將陸承武放歸。發出安民布告曰：「邇來政綱不舉，以致民怨沸騰，弱者填於溝壑，強者斬木爲兵，要求樹藩獨立，軍民萬口同聲。樹藩迫於大義，不敢過抑人情，因於五月九日，特編護國之軍，即時宣布獨立，以期秩序安寧。現與將軍交涉，和議業已告成。一不仇教肇釁，二不驚擾商民，三以誠心待士，不排外省之人，無分本省客籍，本軍一視同仁。凡我軍民人等，一體諦聽遵行。倘敢違犯此約，即時槍斃示懲。本軍入城之際，紀律格外嚴明。恐有謠傳誤會，貽害地方非輕。特此宣明宗旨，告我父老昆弟。」次日和議全部正式告成，陳司

令入城，接收軍實軍隊，商民鼓樂懸旗慶賀。更與陸建章會銜，於十八日電告全國，略謂樹藩爲縮短中原戰禍，減少陝西破壞區域起見。請求建章獨立。建章念項城二十載相知之雅，則斷不敢贊同，念陝西八百萬生命所關，則又不忍反對。兩全無術，因連電乞休。政府不察，未蒙允准。籌思至再，復與紳商軍學各界協商，僉以爲各行其是，庶幾兩不相妨。所有陝西全省治安，由樹藩以都督兼民政長名義擔負完全責任。建章老矣，即當邁返都門，束身待罪，其陝西護國軍總司令一職，由陸建章長子前秦軍第一旅旅長陸承武充任之。此後全省秩序，責在樹藩。陸氏遂於翌日遷出軍署，請爲保護出境。陳都督派兵一連護送起程，甫抵灊縣，陸之財產大半，及大批煙土，忽爲陳部兵所劫。陸不得已挈妻子狼狽而遁。巡按呂調元，素爲袁氏傀儡，無顯惡，民軍對之，殊不置意。於是全陝大定，人心歡悅，較未獨立前，有霄壤之別矣。

陳樹藩忽現原形 陳都督就職後，以晉豫兩省關係切要，先遣一軍侵入蒲州，聯絡李岐山、李鳳鳴，以窺太原。繼派張金桂率步兵三營，砲兵一營，騎兵兩中隊，配以機關槍兩枝，扼守潼關。另派軍隊十四營，開駐閿鄉，進攻河南。晉豫兩省將軍，連電告急。袁政府初得秦省獨立耗，特派張鳳翽、蔡寶善前往宣慰和解。及陸建章出陝，而民軍又進迫，乃急調毅軍五千援陝。繼拔北苑第十師砲步兵各一營，由京漢轉鄭洛鐵路，直趨潼關。再以第一師蔡成勳所部，派赴山西，先駐絳州候令，擬與竄保河東之葛光庭軍合攻陝北。及倪毓棻之安武軍四營，由湖南回漢，

袁政府恐秦兵勢盛，復派倪率師入汴。先是陸建章離陝之時，請卽任陳樹藩管理軍務。袁政府置而弗答。及抵豫境，復極力阻止毅軍西上，並電北京，勿以兵力對陝。袁政府察陸陳間必有他故，始以幫辦陝西軍務之職銜予陳。陳意在攫取將軍，拒不奉命。袁氏大怒，以爲陝西獨立勢孤，得以兵力平之。於是集大軍，專意西方，而佯與南方議和，以緩其勢。詎兵未集，而身先殞。而陳樹藩乃乘機迎合，欲以達其邀取將軍之初志，卽於袁死之翌日，撤消獨立。其文曰：「本日接國務院魚電，袁大總統於本月六日已正因病薨逝，遺命依約法第二十九條，以黎副總統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等因。樹藩當卽覆電，文曰：北京國務院段國務卿、各部總長公鑒：魚電奉悉，袁大總統既已薨逝，陝省獨立，應卽日宣告取消。樹藩謹舉陝西全境，奉還中央，一切悉聽中央處分，維持秩序，自是樹藩專責，斷不敢稍存委卸，貽政府西顧之憂。抑樹藩更有請者，獨立雖共九省，而袁大總統之薨逝，實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職位，究屬中華共戴之尊，溯其勳勞，尤爲民國不祧之祖，所爲飾終典禮，擬請格外從豐，並擬訂優待家屬條件，以從袁總統不能明言之隱，以表我國民獨有未盡之思。此外關於大局一應善後事宜，懇隨時電示遵行，至深感禱等語。夫項城退位之案，自此終，而收拾破碎之事，乃自此始。目今險象，正如十八灘頭，風雨同舟，當求共濟，從前一切痕跡，自應泯除盡淨，以還我完全統一之山河。公等圖治保邦，夙具遠識，關於善後辦法，暨各省應如何協力進行之處，務祈隨時示遵，臨電無任翹企之至。」此電出後，

三秦士大夫，莫不謂陳樹藩犧牲鄉人之生命財產，易一都督，而對於袁氏，一則曰勳勞，再則曰優待，是直認賊作父，尊逆爲祖，獨立討逆，何以自解？秦人面目，置諸何地？於是函電指責，環起而攻，而陳樹藩之譽望，遂爲之掃地盡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五期，民國五年十二月上海出版）

參、都司令與軍務院

一、都司令與軍務院史事

（一）都司令設立始末

岑春煊，自癸丑失敗，出亡海外，蟄居南洋，聯結各黨人，謀起三次革命，及雲南舉義，推岑駐日本主辦外交事宜，時以書勸促桂粵響應。三月初旬，陸都督將宣布獨立，速岑回桂，乃公舉黃興繼岑後。而岑卽道滬南行時桂粵已相繼獨立，惟龍濟光與民軍間意見未洽，岑於中斡旋，始獲解免。陸榮廷龍濟光兩都督，爰奉戴岑爲兩廣護國聯軍都司令，各師旅團長，各總司令，各路統領將校，同聲翼戴。岑以義無可辭，強允就職，都司令部定設於肇慶，於五月一日行成立禮式，

春煊卽席對文武官長謂之曰：「袁氏叛國，便是國賊，吾輩仗義，便是義師。以義師討國賊，決無不勝。予生性顛直，無新學識，今日勉就都司令之職，所恃者惟此一心。此心斷不負國、不負民，不負友而已。」復降階集衆兵士而屬之曰：「兵以衛國，袁世凱叛國稱帝，爲兵者不討，便負國家養兵之意。今兩廣之兵，均起而討袁，誠各兵之本分，然必討而滅之，此本分方可謂盡。予今日就任都司令，原隨衆兄弟往討，衆兄弟請定此心，作此氣，不日卽行出征。今先與衆兄弟約：袁不死，我輩勿圖生，衆兄弟死，予誓與俱死，予死，衆兄弟亦宜與俱死。苟如是，袁決不生。有改易者，天地譴戮。」公言時聲情激越，全軍皆大感動。詞畢，莫榮新、李耀漢起而祝曰：「民國五年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西林岑公，就職於肇慶郡城，徇兩粵軍民各界之請也。榮新、耀漢治兵於梧端之間，謹率師旅，修戈擐甲，拱衛左右，妥備詞以祝之曰：巍巍民國，雄於亞東，衆志所成，雲合景從。藐茲爾袁，乃舉其戎，擅改專制，予智自雄。作僞愚黔，如螫如蜂。海內攻之，滇中首義，西桂東粵，聯鑣一致，除暴勝殘，此爲職志。激日衆心，蒸雲萬騎。我旅我徒，言謀其帥。西林岑公，命世之英，雲台華胃，嶺海高名，實總師干，天南之盟。虎旅桓桓，刑馬屠黥，神州九萬，廣此義聲。烈日嚴霜，掃蕩陰噎，山嶽高深，雲霞蔚薈，權朽拉枯，視茲精銳。威鳳文鸞，廻翔旌旗，復我河山，殲彼醜類，偉烈鴻功，銘於百世。」部內組織令，計十四條：第一條、兩廣護國軍都司令，統轄廣東、廣西兩省軍隊，管理一切軍務，兼籌政務財務。

第二條、都司令部設職如左：參謀部、秘書廳、參議廳、外交局、財政廳、鹽務局、餉械局、副官處。第三條、參謀部掌管軍政、軍令，設都參謀一人，協贊都司令，籌畫一切軍務，設副都參謀一人，秉承都司令，輔佐都參謀，整理本參謀部一切應行事務，設參謀若干人，秉承都參謀、副都參謀，執行該管任務。參謀分設下列各處，各處設處長一人，處員若干人，軍衡處、軍需處、軍法處、軍醫處、軍械處。第四條、秘書廳設秘書長一人，秉承都司令，掌管廳內一切事務，辦理機要文件，設秘書若干人，分掌職務。第五條、參議廳設廳長一人，參議若干人，備都司令之諮詢，並議決交議事件。第六條、外交局設局長一人，承都司令管理國際交涉事務，設科長科員若干人，分掌職務。第七條、財政廳設廳長一人，秉承都司令，掌管一切財政，設科長科員若干人，分掌職務。第八條、鹽務局設局長一人，秉承都司令，掌管鹽務，設科長科員若干人，分掌職務。第九條、餉械局設局長一人，秉承都司令，掌管各軍各處局之餉項、糧秣、被服、軍器、出納，並核消事務，設科長科員若干人，分掌職務，第十條、副官處設副官長一人，秉承都司令，宣佈命令，辦理本部一切庶務。第十一條、部局廳處之分職，各以細則規定，設置員額，由都司令量事之繁簡酌定之。第十二條、本部各部廳、局、處辦理其主管事務，均以都司令名義行之。第十三條、將校團及軍隊之編置，另令規定。第十四條、本令自公佈日施行。部署既定，乃於翌日開軍事大會，籌備北伐，提挈兩廣原有兵力，並檢編各地獨立軍隊及各路民軍，計共兵力

四師二旅。就潮汕陸軍改編爲第一師，以莫擎宇爲師長，就駐肇慶，廣東陸軍第二師師長李鎮守使耀漢之軍，改編爲第二師，即以奎爲師長，林虎所收廣東軍隊，編爲第四師，以林爲師長駐紮三水西南肇慶等處。莫鎮守使榮新所率桂軍，編爲第三師，以莫爲師長。另有獨立混成旅二旅，程子楷爲第一旅長，獨立團一團，張有爲團長，尚有龍督撥濟軍段爾源，約六七千人，直接由都司令指揮。其作戰計畫，岑公疊與副都參謀李根源，及蔣方震、高爾登、林攝、王肇基、歐陽幹等籌議，擬分三路進討。先以林虎、程子楷兩軍入湖南，與桂督陸榮廷征湘大軍策應，夾擊長沙，此爲入湘一路征贛之軍，以李烈鈞之滇軍，李耀漢之肇軍，及莫榮新之桂軍，段爾源之粵軍組織之，留廣西陸軍第二師師長譚浩明守肇慶。征閩之軍，以粵軍莫擎宇、陳德春、滇軍方聲濤、林仲塘當之，濟軍鄭開文一軍，亦加入此路與浙省軍隊自南北兩端夾攻福建，此爲入閩一路。餘則編併各路護國軍，分別去留訓練，並另募新軍二十營爲後援隊，期以一月練就大軍。惟岑於就職後，雖徑竭力經營，而龍濟光頗懷疑畏，對於都司令部之催款索械，恆不奉命，亦不出師北上，隱懷貳志，名爲節制兩粵，實僅能調遣桂軍而已。此都司令部所由牽於龍濟光，不能早就北伐之道也。（「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二) 肇慶都司令部

劉德澤

雲南代表趙伸偕余甫抵香港，即被留日東京歐戰研究會份子、李根源、李烈鈞、林虎、柏文

蔚、鈕永建、程子階拉去與岑春萱見面，聯合梁啓超、蔡鐸、桂系陸榮廷、滇系唐繼堯等，組織都司令部、擁護岑春萱爲都司令、陸榮廷、唐繼堯爲副都司令、梁啓超爲都參謀長、李根源爲副都參謀長、章士釗爲秘書長，楊永泰、曾彥爲財政處長。岑氏並由香港富滇分行行長張榮廷手（此人經余介紹葉夏聲主盟、加入本黨，並由總理電派爲駐港經濟特派員。）撥交趙仲港幣壹佰萬元，作爲赴日購械經費、該趙仲遂背叛黨誓，將迎總理回滇主持計劃，冰消瓦解。（劉德澤「中華革命黨外記」）

（三）軍務院設立始末

軍務院設立之原由 帝制撤銷後，疊經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四都督宣告對袁方針如下：（一）吾軍爲討袁而起，袁不退位，絕無調停餘地；（二）袁退位承認繼任黎大總統正式就職；（三）非至袁退位，黎大總統正式就職時，軍事進行不停止；（四）擁護約法，保障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依法召集，國家之大計，交付處決；（五）馮國璋電請獨立各省，派代表加入南京會議，各都督拒絕之，並通告駐京各國公使，略謂據做國法律，應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但黎氏今在北京，須待其脫離暴力之範圍，始能認其言動爲有效力，敢請各友邦願念國交及正義，保護黎總統之位置。四都督聯合行動，既已粗具統系，嗣經各方面感統一機關設立之必要，於是軍務院組織之議，

乃益進。先是梁啓超以自雲南舉義後各省先後響應，自非組織一最高機關，無以收統一之效，而對外亦難磋商。乃具意見書，略謂大總統違反民意，既喪失其資格，依約法副總統得代行其權，現副總統黎公，雖陷敵人之手，而總統資格，當然存在，總統之下有國務院，現當軍政時代，則謂一軍務院，易國字爲軍字，庶覺名實相副。軍務院設撫軍長，與國務總理相似，下有撫軍，即各省都督也，有參謀，即各師旅長也，有代表會，與立法院相似，有委員會，則各都理事之人也。特派員往滇商諸唐督，唐督聽之，此議約當三月中，旋以粵局紛擾，遂行擱置。

軍務院成立之時期 及都司令成立，梁氏力主初議，往復磋商，決定由雲貴兩廣四省都督，組織軍政府，即定名曰軍務院，發布宣言，及組織條例如下。宣言曰：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一職，依法應由黎副總統繼任，已由本軍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賊圍，未克躬親職務。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云：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其職。今大總統身猶蒙難，副總統職尙虛懸，國務院又非俟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而軍事正亟，既當求統一之方，且國運方新，尤宜作通籌之計。今由繼堯等往復電商，特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軍務院置撫軍若干人，用合議制，裁決庶政。其對外交涉，對內命令，皆以本院名義行之。俟國務院成立時，本院即當裁撤，除將軍務院組織條例，別行公布外，特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組織條例，計

共十條。第一條、軍務院直隸大總統，統籌全國之軍機並戰事，及其善後一切之政務。第二條、大總統不能親臨軍務院所在地時，一切軍政民政，並對內對外之事項，以軍務院名義行之。第三條、軍務院設撫軍，以決議或同意行其職權，撫軍以各省都督或護理都督，兩省以上聯合軍都司令，都參謀，及各獨立省確已成軍有二師以上之軍總司令任之。凡新得前項資格者，同時取得撫軍資格，撫軍無定額。第四條、軍務院由撫軍中互選撫軍長、副撫軍長各一員，撫軍長得撫軍之決議或同意施行事項，副撫軍長佐撫軍長，協辦一切職務。撫軍長有事故時，由副撫軍長代理。正副撫軍長均有事故時，由撫軍中互選一員代理撫軍長職務。第五條、軍務院設政務委員會，由撫軍中互舉政務委員長一員，委員長以下，設各種委員，分掌外交、財政、法制等各般政務，委員無定額。第六條、軍務院設各省代表會，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二員，應政務之諮詢。第七條、軍務院設秘書若干員，受正副撫軍長，及政務委員長之命，掌管機密事項。第八條、軍務院有對內對外特別事故時，由撫軍會議，又經其同意，得任命專使處理其事。第九條、軍務院所屬各種委員會，及各省代表會之細則，以院令另定之。第十條、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廢。五月八日，軍務院組織成立，遵照條例，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岑春煊、梁啟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等、任軍務院撫軍，並往復通電，互選唐繼堯爲軍務院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暫定肇慶爲軍務院所在地，以唐繼堯未能遠離職守，依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由岑春煊攝行撫軍長

職權。選定梁啓超爲政務委員長，並通告各國公使、領事、總督、都督，以後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該省軍民長官與各國駐近該地各官廳就近辦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務，一概改由軍務院辦理。袁政府聞南方成立新政府，因力加指駁，其文曰：「除雲貴兩廣，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護軍使、鎮守使、續接廣東電開，革命首領，宣告南方獨立，各省已組織成立新政府，以廣州爲首都，以黎元洪爲大總統，及陸海軍大元帥，廢北京政府，其宣告中並謂設立軍務院，定明權限，並兼理外交、財政、陸軍各行政事務，雲南都督被舉爲軍務院主位，岑春煊爲副主位各等語。查北京政府始而臨時，繼而正式，幾經法律手續，始克成立，全國奉行，列邦承認，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廢除？首都問題，係由國家議會決定，奠定業已數年，有約各國駐使所在地點，載之約章，國際關係最切，對內對外，豈少數革命首領所得擅易？大總統地位，由全國人民代表，按照根本大法選舉，全國元首，五族擁戴，又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指派？至指派黎公爲大總統一節，尤爲駭人聽聞。黎公現居北京，謹守法度，又豈肯受少數革命首領之指派？廣東距京數千里，強假黎之虛名，而由唐岑等主其實權，不啻挾爲傀儡，侮蔑黎公，莫此爲甚。凡此種種，違背共和，剷除民意，舉十八省、五特別區域、漢滿蒙回藏之衆，欲以少數革命首領之一紙宣言而降服吸收之，蔑視國民，激成破裂，是將欲使我數千年統一之國家，從此自爲分割，前途慘禍，思之能不悚然！自滇事發生以來，政府息事寧人，但期不破國家之統一，鮮維地方之安寧，即不惜曲循一部

分人之意見。凡能遷就者，正在協商進行，而少數革命首領，竟公然不顧全國國民利害，國家存亡，竊踞一隅，僭立政府，實係與國家爲仇，國民爲敵，豈能與語息事寧人之誠意？以共和爲號召，乃竟將共和原理，國民公意，一概蹂躪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國將不國。尊處如有意見，望徑電南京，請馮張倪三公會同各省代表，併案討論，院處電。」時浙江業經獨立，都督呂公望，依條例爲撫軍，因交通梗阻，未及加入，實則當時撫軍，不僅四都督矣。既而陝西陳樹藩，四川陳宦，湖南湯薊銘，相繼獨立，護國軍之勢愈張。及袁氏暴殂，黎公繼任，二陳爭先迎合，取銷獨立。惟湯以迫於民軍，不敢爲。政府因是對南軍之所要求，未一履行，日惟以運動取銷獨立。呂都督答之曰：「此次獨立，近因在帝制而遠因實爲政治不良。今項城雖逝，政治問題，多未解決。吾師出任鉅艱，應從根本着手，導國家於正軌，以免再見干戈，不應以消極之經營，了一時之殘局。文日通電，所主張者，爲百年，非爲一日，爲國家，非爲個人，乃未蒙頒發明令，採納一二，而遽令浙省取消獨立，其如浙之民意何？且浙省在獨立時，已加入軍務院，今若不待解決，遽行脫離，在公望，則失人格，在全浙，則失信用，影響所及，貽誤事機。如慮軍務院有過度之要求，公望亦以國家爲前提，自當掬誠勸告。民苦兵革久矣，衽席水火，責在吾師。翹首龍門，雲霓望切。公望謹當竭盡心力，維持地方，以待解決」。洎舉國人心，爭持益急，至激成海軍之獨立，政府不得已乃於艷日頒令，遵行元年約法，召集國會，改組內閣，於是撤銷軍務院

之議起矣。

軍務院撤銷之內幕 撤銷軍務院議，約分贊成反對兩派。贊成者以政府既能尊重法律，順從民意，則是擁護共和之目的已達，軍務院自當查照成立時宣言，早日撤廢。反對者，則以帝制餘孽，盤亘中央，元首等於贅旒，國會受其蹂躪，不應襲政客之浮談，作和平之甘語，以長天下情氣，請暫緩撤銷。兩方均有相當理由。岑代撫軍長，因即電商各撫軍，略謂：「讀大總統六月二十九日命令，國是於以大定，民意於以復伸，南中首義以來之所祈禱，於茲大達，慶幸何如？惟查大總統正位之始，唐撫軍長蒸電所請四項，當經通過，爲南軍一致所主張。現約法國會諸端，既已恢復，而第三條所請撤退北軍，第四條之軍事會議，仍虛懸未決，一切善後施設，尙無端緒，自非速於施行，大局無能底定。又查蒸電內曾經聲明俟國務院成立，軍務院即行撤銷，本係根據軍務院第十條辦理。今國務總理，既經大總統任命，國務院之成，指顧可期，雖依約法，尙須提出國會，在八月爲期亦已不遠，於軍院問題，亟應提出，請予公同全院撫軍裁決，以便實行。」而梁啓超急欲與段祺瑞接近，思以撤銷軍院爲功，電促各撫軍。於是呂公望、蔡鍔、陳炳焜、陸榮廷贊成之。時岑、唐正電商間，梁日催唐掣電拍發。唐撫軍長恐，因此多所謠詠，遂於七月十四日，由滇通電，宣告軍院撤銷，文曰：「大總統國務院，暨各部總長參議院，衆議院，各省都督將軍巡按使、並轉各鎮守使，歸化廳、承德、張家口都統，北京英文京報，國民公報、轉各

報、上海中華新報、時事新報、轉各報、均鑒：軍務院第六號宣告文如下：帝制禍興，滇黔首義，公理所趨，輿論一致。桂、粵、浙、秦、湘、蜀，相繼仗義。其因戰禍遷延，未知所屆，獨立各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爰暫設軍務院，爲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件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按法成立時撤廢之等語，屢次宣言布告，一再聲明。今約法國會次第恢復，大總統依法繼任，與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適相符合，雖國務員之任命，尙未經國會同意，然當國會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認，實爲約法所不禁。本軍務院爲力求統一起見，謹於本日宣告撤銷，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併解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爲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唐繼堯、岑春煊、梁啓超、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鍔、李烈鈞、戴戡、李鼎新、羅佩金、劉存厚、叩寒。

此電出後，南中領袖人物，頗駭愕！以列名電中撫軍，多有事前未及備知，故一時輿論，所以奉梁氏以陰謀家之徽號也，梁氏聲望之頓落者以此。（「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二、有關都司令與軍務院文件

(一) 兩廣都司令岑春煊就職宣言

春煊何才？都司令何職？吾兩粵都督諸將領，才皆百於春煊，乃以若是非所堪者之職相委受耶？春煊既不才，且非所堪矣，辭耶？彼都司令者，非權利職，亦非永遠職。當其遠職，吾徒居其名，當其近職，吾且不能不死。然則都司令者，文言之，則名職，質言之則死職耳。與賊決死，春煊之志則然。諸公責我以志，吾何敢辭？今就職矣，願與諸公言。春煊將言，先不能無大慚，使春煊而才者，袁世凱豈能篡滿清三百年之業？辛亥則既篡矣，又豈能叛民國四萬萬人之國？今茲則既叛矣，於彼着其爲篡與叛之才，於此則着我無才以制此篡與叛者，乃使其竟篡且叛。辛亥死，天下人能持斯義以諒春煊。雖然春煊之不死，則春秋之舊義，賊未討不敢死也。天下人之不能諒我者，實爲癸丑之役。斯役也，謂春煊爲不度德不量力，春煊無辭。謂袁世凱於其時爲不當討，則今日之討袁無婦人孺子，一聞袁世凱之稱帝，無不裂臂攘臂，歡然討袁。討袁者，非以其違法乎？然則癸丑之殺宋教仁，大借款兩案，果爲違法乎？否乎？易曰：履霜堅冰，吾於彼之兩案，凜凜乎履霜，遂斷此賊必有稱帝之冰，以繼其後。曾不兩年，而彼果稱帝矣。春煊癸丑

之敗，敗於不量力，而招天下之非議，今茲之役，天下人幸無復非議我，且惟督責我者。雖然，春煊不敢必此役之必勝，然而必有以答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雖然，袁世凱之死不死，非春煊一身之死不死所能判斷也。因是之故，春煊更欲與諸公灼知袁世凱之當死，又志乎必死之而後已者，則願諸公堅必死此賊之志。必死此賊者，此賊義當死也。至於不得已而用仁，亦惟師古罪不及孥之義，宥其家人宗族，不錄其資產，此已爲至仁矣。以是爲仁有所未至，而容其退位，保其首領，此已近乎傷義。若並其地位而容之，則對袁世凱爲不義，而對四萬萬人爲不仁。夫抱萬死不顧一生之志以討賊，終乃容以自陷於不仁不義，此賊一日而存，凡起義者，孰一能免於死？不仁不義，而又不能免於死，必非諸公之本心，且大負滇黔倡義之意矣。諸公守此本心，不容一切非義調停之說，勿餒於不勝也。滇黔仗義以先天下，厲兵以嚮川湘。賊軍號爲至強，所遇無不摧破。合吾兩粵十萬之師，春煊實敢斷言萬無不死此賊之理。卽不死，亦必逃。萬一天佑此賊，竟容其踞總統以終古，天道誠不可說，而吾赴義而死之士，千秋萬歲，不亦芬芳矣乎？春煊幸得與於芬芳之役而死，千秋萬歲亦芬芳矣，此願與諸公定志誓死之第一要約也。志乎死矣，然後乃有用兵可言。用兵之術至繁，一言可以蔽之，而曰師克在和。和之云者，勿避害，勿爭利，勿諉過，勿據功，狹之、勿持此部與彼部之分，廣之、勿存此省與彼省之見，必使百將如一將，兩粵如一家，目標指於一賊，此外勿生

異同，兵間之和如此。外則師行所至，務得國人親愛敬信之心，彼賊之軍所至而敗者，以其所至姦淫燒殺，大傷人民之心也。吾反之以効忠竭誠，使人民曉然義師之興，純爲誅鋤害我之賊。十萬之師，鼓行而前，無量數之民，聲援於後，賊誠梟悍，宜無不倒矣。諸公所經，何止百戰，乃若結合將士，指揮戰略，整肅軍紀，收拾人心，凡所云云，春煊方師之而未逮。都司令無盡職之可言，無已，求副其名，諸公之間，萬一而有彼此，不欲直達者，通意述情之賞，春煊所不敢辭，區區無私之誠，亦望諸公之深信也。春煊之不才，非諸公之所知，其與人不敢念舊惡，持身不敢染習氣，當爲諸公之所知也。兩粵自都督以次，大率爲春煊嘗得親炙，且多論交至厚之人，故舊復同患難，恩誼自篤於前，羣賢濟濟之中，容有爲春煊昔日所嘗因公開罪者，願先數我之非，曲恕其過，然後解除舊怨，與子同仇，持和以勉士卒，吾與諸公而先有所芥蒂，彼此能無內媿乎？諸公恕我，而我猶有毫髮舊怨之念存者，是爲春煊懷私忿以護國家，願諸公且勿討袁先討我耳。內不存相疑之意，外乃論交際之文，大賊當前，吾與諸公方求死而不得所，更復何以演官場齷齪繁重之儀式耶？請與諸公約，勿問言語文字服食起居，萬事惟求直捷，惟務樸實，凡手續之稍近於委曲，舉動之稍近於奢僞者，必務去之。精力當留以殺賊，財力當留以餉士，春煊與諸公，宜本此心以相接，亦望諸公本此心以互相接殺賊。天下皆號春煊曰鹵莽尙氣之人，春煊誠有此短，然自問亦有願聞過而毋憚改之長，交春煊久者，必知此言之非僞，有疑僞者，春煊敢九頓首

以請。諸公但見吾過，姑試爲至重極嚴之語以相規，規之而不聽，聽焉而不改，是爲春煊之不可教，願諸公遠我，乃至絕我。不然則願諸公之匡我救我，勿遽以其一節之短，遂斷其一無可教，則諸公之惠我厚矣。春煊老矣，且多病苦，重諸公之督責，不得不舉此垂盡之年，從諸公於鋒鏑，幸及喘息之存，得見元兇之死，此固諸公大有造於國家，不徒助春煊申匹夫之志也。至於其時，春煊再百頓首以謝諸公之賜，然後退而理我田廬，永依諸公之庇得爲共和之民，了此餘生，實爲天幸，此不可得，則謹堅守上所云云與諸公同死耳。腹心之言，伏惟鑒信，縱此有見，當別有言。（「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二）護國軍軍政府第一號宣言

各省將軍、巡按使、巡閱使、護國軍使、並分送各鎮守使、各都統、各師旅長、各商會、各學會、各報館、京兆尹公鑒：護國軍四省聯合軍政府第一號宣言如下：前大總統袁世凱，受民委託，爲國魁首，不思奉公守法，福國利民，反蓄逆謀，圖覆國命，使徒黨設立籌安會名目，紊亂國憲，公然倡亂。又陰唆政府大員，密發函電，勒逼各省軍民長官，干涉選舉，矯誣民意，其密電多至五十餘通，皆有政事密碼及官印原紙可憑。當國體投票，尙未舉行之前，已在總統府設立大典籌備處，預備登極，卒乃公然下令，自居皇帝，其種種謀叛實據，已由本軍政府，別爲臚舉宣示在案。查總統謀叛罪之成立，現已昭然，即將帝制撤消。已成之罪固在，特以約法上之彈

効裁判機關，久被蹂躪不能行其職權，致使逍遙法外，除由本軍政府督率大軍，務將該犯圍捕，待將來合集國會，依法彈劾，組織法庭依法裁判外，特此宣言。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自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後，所有民國大總統之資格，當然消滅，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啓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任可澄、戴戡嘯印。

(三) 護國軍軍政府第二號宣言

各省將軍、巡按使、巡閱使、護軍使、並分送各鎮守使、各都統、各師旅長、各商會、各學會、各報館、京兆尹公鑒：護國軍四省聯合政府第二號宣言如下：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所有大總統資格，當然消滅，經本軍政府、根據約法宣言在案。查民國二年九月，國會參眾兩院議決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云：大總統任期六年。第五條云：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等因。前大總統，既已犯罪缺位，所遺未滿之任期，當聽由副總統繼任。本軍政府謹依法宣言，恭承現任領總統、公元洪，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其遞遺副總統一職，俟將來國會新召集時，更依法選舉。為此佈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啓超、李烈鈞、陳炳焜、任可澄、戴戡嘯印。

(四) 護國軍軍政府第三號宣言

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一職，依法應由副總統黎公繼任，已由本軍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賊圍，未克躬親職務。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云：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其職。今大總統身猶蒙難，副總統職尙虛懸，國務院又非俟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而軍事正亟，既當求統一之方，且國運方新，尤宜作通籌之計。今由繼堯等往復電商，特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庶政。院置撫軍若干人，用合議制裁決庶政，其對外交涉，對內命令，皆以本院名義行之。俟國務院成立時，本院即當裁撤。除將軍務院組織條例別行公布外，特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啓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任可澄、戴戡。（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出版）

(五) 護國軍軍政府第四號宣言

今議定軍務院組織條例公布之：

軍務院組織條例

第一條 軍務院直隸大總統，統一籌辦全國之軍機，並行戰事及其善後一切之政務。

第二條 大總統不能親臨軍務院所在地時，一切軍政民政並對內對外之事項以軍務院名義行之。

第三條 軍務院設撫軍，以其決議或同意，行其權限之事。撫軍以各省都督代理，二省以上之都司令參謀，及各獨立省分現實之軍隊有二師以上之總司令等充任。新得前項之資格，即有撫軍之資格，撫軍無定額。

第四條 軍務院由撫軍中互選撫軍長、副撫軍長各一員，撫軍長得撫軍之決議或同意，施行事項，副撫軍長佐撫軍長，協議處辦一切職務。

撫軍長有事故時，由副撫軍長代理，正副撫軍長均有事故時，由撫軍中互選一員代理撫軍長職務。

第五條 軍務院設政務委員會，由撫軍中互選政務委員長一員，委員長以下設各種委員，分掌外交、財政、法制等各般政務，委員無定額。

第六條 軍務院設各省代表會，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二員，應政務之諮詢。

第七條 軍務院設秘書若干員，受正副撫軍長及政務委員長之命，掌管機密事項。

第八條 軍務院有對內對外特別事故時，由撫軍會議又經其同意，得任命專使處理其事。

第九條 軍務院所屬各種委員會及各省代表會之細則，以院令另定之。

第十條 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廢之（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六） 護國軍軍政府第五號宣言

本軍政府設置軍務院，權理軍國重事，業經宣言並將組織條例公布在案。今於五月五日組織軍務院成立，遵照條例，以繼堯、顯世、榮廷、濟光、公望、春煊、啓超、鏜、烈鈞、炳焜、戩、佩金等任軍務院撫軍，並往復通電互選繼堯爲撫軍長，春煊爲撫軍副長，啓超領政務委員長，暫定廣東爲軍務院所在地。繼堯等非德庸材，迫於時艱，勉肩重任，謹掬血誠，誓以公心効忠國事，一俟大難削平，卽當退避賢路，皇天后土，實鑒斯言，爲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啓超、蔡鏜、李烈鈞、陳炳焜、任可澄、戴戩。（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一）

（七） 軍務院第一號布告

本院設立旨趣，業於護國軍軍政府第四號宣言，略爲陳述，猶慮國人有所誤解，謹更竭誠昭告。其一、本院組織實因時勢之必要，暫設此以濟法定機關之窮。蓋獨立省分，已有多數，行軍籌餉，不容無統一之計畫，對內對外，不容無共通之方針。聯合機關之設置，實迫於事實上之要

求。各省軍民屢有倡組織臨時政府之說者。同人等以爲政府之成立，依法當由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今兩者皆爲現在事實所未能辦到，則政府自末由產出。此次與師，其大義在擁護國法，政府若成於非法，將何以責袁氏？政府既不能產出，而時局解決，又不知何日？各省若無統一機關，則主張或紛歧，步驟或凌亂，其將何以除暴克敵？故暫設本院，以筭軍政之樞，其性質與政府之籌施，凡百大政者，自相逕庭。且條例中規定：俟國務院依法成立時，本院立當撤廢，此本院尊崇國法，不敢絲毫干犯之微意也。其二、本院非以現在已獨立之各省爲範圍，而於未獨立之各省立界限，此次爲國討賊，實全國民心理所同然，獨立之遲速後先，不過地理上一種方便。雖未獨立省分，其敵愾之心，早已與獨立省分一致。故本院組織，不採分部主政之形式，惟就軍事上之職掌，規定撫軍資格，一省繼起獨立，則增加撫軍員數，但有聲應氣求之便，絕無專欲妨賢之弊。凡茲籌畫，頗具苦心。要之今日實爲遇變行權之時局，同人等力求於國法不抵觸之範圍內，暫設此機關，以應事實上要求。軍中便宜行事，古有成規，事苟利於國家，敢辭專責？爲此佈告天下，咸使聞知。軍務院眞。（「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八）軍務院第二號布告

國會爲國家最高獨立機關之一，國命所攸託也。前大總統袁世凱，久蓄逆謀，而首以非法停

止國會職權，致駁駁移國而莫之裁制。法律解決之道既窮，我國民乃不得不訴諸政治手段，故有今次與師致討之舉。天相中國，大義日伸，驅除獨夫，計日可待。惟數月以來，在軍事擾攘中，迫於時勢之要求，各種設施，往往不得不以便宜行事。此雖出於事實上無可如何，然爲道蓋不可以久。夫法也者，國家所恃以相維於不散也，軍民上下之舉動，一一能以法自繩，然後國命民生，乃得所保障。我國民所爲決志殲身以致討袁世凱者，凡以一二年來之舉措，皆戕賊國民之法律觀念，而斲喪國家之元氣。故此大舉義之眞精神，一言蔽之曰擁護國法而已。國會既爲約法上最主要之機關，且爲一切法律所從出，若不及早速圖規復，則庶政將安所麗？爲此通告各省國會議員諸君，速籌備集會程序及地點，俾一切問題得以解決，各種法定機關得以成立，大局幸甚。但有一義當附陳者，國會之規復，既全出於擁護國法之精神，則附逆及其他違法之議員，不能承認其資格之存在，其應如何審查別擇之處，當廣徵輿論？確定制裁，俟有公程，再行露布，爲此佈告天下，咸使聞知。軍務院眞，（「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九）唐繼堯爲組織軍務院事致梁啓超函一

任公先生箬席：溯初來，奉到手書，及計畫組織臨時機關各稿，詢之溯兄，沿途逆探甚多，旅行中異常困難，稿成於咫尺之艙房內，而乃計慮周密，眼光四射，如此眞可謂渺滄海於一粟矣，

感急之餘，欽佩曷極。組織軍務院條例，誠爲過渡時代，不二辦法，均可照行，所尙待研究者，地與人之問題耳。現在成渝未下，我之範圍，只滇、黔、桂三省，究以何者爲合宜。撫軍長一職，究推何人爲適當。同人幾今研究，均尙未得正確之解決，仍懇先生與幹公切商提出，再徵求各方面意見，方能確定。人地既定，即可着手組織，庶對內對外，得所依據，其便利莫甚焉。溯初到滇之第三日，由外交方面傳來消息，袁氏已復桂電，承認取消帝制云云。此信若確，真可謂姦猾之尤，但鄙意若彼取消帝制，卽繼以堅決辭職，則吾輩不爲已甚，自可收拾兵事，促國家內部之建設。若只以取消帝制相餌，而總統自若，抑或假意辭職，而暗嗾一般死黨，反覆挽留，則吾輩之目的未達，仍不能不繼續進行，以求達最終之目的也。幹公對於茲事，意見如何，昨經電詢，尙未獲覆，卽懇先生速與商榷，示知爲盼。向瀘之師，迭獲勝利，瀘城計日可下，叙府亦復歸我。有探悉逆軍內部，極爲潰亂，渝城可期迎刃而解也。餘煩溯初面罄，桂事就緒，尙懇屈駕來滇，以慰士民渴望，肅覆，敬頌道安。（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首義文牘」下冊，民國六年六月雲南圖書館發行）

（十）唐繼堯爲組織軍務院事致梁啓超函二

任公先生道席：咫尺相違，何緣之慳也。邇來因電路梗阻，所欲請教之事，百不達一，至爲

耿耿。頃電路通，始奉到迭電，且慰且佩，示知倒袁各節，與鄙見適有暗合。目前問題帝制既終，關於倒袁進行之主張如何，及倒袁後之建設如何，先生成竹在胸，當必早有碩畫。此間同人迭開會議，多贊成由滬組織國民代表會，爲正當之解決，代表會員，即以民國二年之國會議員當之，但由各議員自行集合，不用政府名義，昨已電致湯濟武、王幼山諸君矣。又我軍前途消息，川湘方面，均在停戰期間，故戰狀無何等之發展。惟我軍仍籌備實力，節節進行，將來作戰計畫，應用全力注重，擬以第二軍長李協和所領軍隊，暨第三軍之一部，並挺進軍，補助蔡軍，以第一軍右翼司令戴循若所領軍隊，補助王軍。蓋訴諸政治法律，恐不易發生效力，故仍積極籌畫進取方法，訴之於武力，管見如此，未識當否？前示軍務院組織條例，及各公電宣言書，極佩偉畫。惟自帝制取銷後，是否仍照舊組織軍務院，地與人之問題如何決定，疊經前電奉商，只因電信阻隔，是以久未奉覆。將來究應若何組織，地點應在何處，撫軍長應否設置，抑或即由軍務院所在地都督代表，務請就近與幹公從速籌商見示。桂省自宣布獨立後，又得先生燕籌，力爲主持，成功自易，翹瞻三筮，忭頌良殷。茲派敝府參議林君贊侯、交涉員徐君保權到桂，乞賜接洽，並代致繼堯及滇省全體軍民父老子弟之懇忱，歡迎先生來滇，一切詳情，即由兩君面陳，臨穎神馳，不盡縷縷，敬頌道安，諸希爲國珍重。（「會澤首義文牘」下冊）

(十一) 軍政府歡迎黃克強電

雲南唐撫軍長、貴陽劉都督、廣西行營陸都督、南寧陳護督、廣州龍都督、杭州呂都督、四川行營秦軍總司令鑒：黃君克強刪電計達，黃君爲共和首義之人，遠道歸來，義當歡待，且曾致電軍務院表示誠意，煊、鈞擬以軍務院全體名義，覆電勞之，並即拍發，伏爲諒察。文曰：黃克強先生鑒：奉刪電，知我公抵日，歡躍逾恆，堯等碌碌庸才，勉起討賊，正憂綆短，適逢公歸，願承不遺，俯賜教言。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國情勢，考查復殷，將來內政、外交諸賴指導，大局所繫，惟公圖之。唐繼堯、岑春煊、梁啓超、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呂公望、蔡鏘、李烈鈞、陳炳焜等語，特聞春煊、鈞烈馬，印。（「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肆、袁世凱去位之爭執

一、南京代表會議

(一) 南京代表會議記

南京會議，爲護國軍起義後一大關鍵，且遭民國將來一大惡影響，不可不鄭重記之者也。茲卽其前後迭嬗之情形，縷述如左：

段內閣之艱窘 段祺瑞代徐世昌改組內閣，意在當解決危局之任，以爲南軍可和則和之，不可和則勸袁退位，以息兵爭。而袁亦於其出任之初，允以軍權移交內閣，以示無意用兵。故段接任後，卽請裁撤總統府機要局、統率辦事處、軍政執法處三機關，袁可其請，並特發命令，列舉內閣權力，如訂結條約，編練軍隊，宣戰媾和，編製預算案，草擬法律等，皆以委之。段卽電致南方，謂責任內閣已成，名爲總統，實則虛位，請派代表來京，與祺瑞等直接媾商，俾得早日解決，存亡關頭，在此一舉。又以南方疑於內閣組織，更電晰五事：（一）確係過渡性質，非軍樞性質；（二）對各方面均負責，非專對總統負責；（三）既負完全責任，卽有特別政權，並不受總統及其他方面牽掣；（四）並非拋棄國會，爲國會未能倉促成立；（五）南方要人不肯來京，因暫由在京人員遴選。時雙方停戰期限，屆五月六日止，段電南方所要求條件，確能達圓滿結果，其中委曲尙稽時日，再請續行停戰一月，軍務院許之，段方以可資展布。殊袁無意於退，初以爲藉段之力，可以媾和，繼見南軍堅持退位，不爲段轉移，而段又頗贊成之。對於軍權移轉，多方搪塞，所請三機關之裁撤，終未實行，且暗囑梁士詒以掣其肘。劉冠雄由閩回京，極力主戰，徐汴皖魯奉吉六將軍，電請武力解決，各國務員中亦多不主退位，於是和議一變，袁卽密令前敵各路

備戰，仍繼續募兵。段以與和平解決之初意相背，面請辭職，袁以段負民望，不主用兵，而馮國璋亦電阻之，遂緩其事，以段於和議無功，頗欲置段而倚馮，而南京會議，即於此兆其機矣。

馮將軍之模稜

袁氏初欲倚馮媾和，爲左右蒙蔽，不以誠視，馮國璋乃慨然以犧牲尊榮請，惟馮深感袁舊恩，雅不欲與之決絕。頗思與各省聯絡，結成團體，擴充實力，對於南北兩方，可以左右輕重，以爲護國軍不從其議，則併力征討，袁政府苟有異同，亦一致爭持，欲以此操縱，而集勢力於一身。遂以己意制定和議八條：（一）大總統之問題也：袁大總統以清室付託，組織共和政府，統治民國，授受之際，本極分明。現因帝制發生，起一波折，近雖取消帝制，論者皆謂民國中斷，大總統原有地位，業已消滅，絕難再行承認，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據法律立論，則民國四年以後，大總統固已失其地位，副總統名義，亦當同歸消滅，中國目前實一無政府無法律之國。而援引約法謂，副總統可以代行職權之說，當然不成問題，既欲擁護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謂不能屬之袁大總統，則必出於另舉。欲舉總統必開國會，必有發表召集案，承認袁大總統，對於民國應暫負維持責任，以顧大局，並回復副總統名義，強其出任國事，方可補濟法律之窮。一面迅籌國會銳進辦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總統於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國會開幕，即行辭職，是未來之大總統，可以依法產出，而實行內閣制，組織新政府，皆得次第建

設，由根本以及枝幹，均有脈絡可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庶幾樹立強國基礎，不至有輕重倒置之虞。(一)國會之問題也：由前之說，選議員開國會，實爲急切要著，惟選舉手續繁重，時期過於延緩，無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應參酌組織及選舉法提前趕辦，定期開會，以便大總統地位，得有繼承之人。至此次選舉議員，必須嚴定資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錢運動，及政黨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許躰入，藉求真確民意，且免混雜貽羞，前轍後車，永宜借鑒。(一)憲法之問題也：國會成立，即當依照程序，從速明定憲法，俾舉國有所遵循，憲法未定以前，一切設施，得以民國元年公布之約法爲標準。但此項約法條文，確有未合中國國情及今日之現勢者，自應先將適用各條款，提出宣布，足資援引，餘再斟酌修改，務劑其平，庶可便利推行，別無障礙，要之憲法結構，此其權輿立國大經，不可忽略。(一)經濟之問題也：目前財政艱窘，帑藏空虛，竭澤而漁，朝不謀夕，益以此次事變，所耗尤多，刻雖協議和平，軍費初未少減。以上各項籌備，若可刻日程功。滇黔兩省，罹此兵災，又須辦理善後，在在需款，亟宜預圖，當由中央將近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應辦善後之滇黔二省，亦聲明需用實數，準備始易着手。先將國內不急之務，悉予罷除，設法勻撥，萬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資，但應指定用途，他事不許挪濟。以後制定預算，務求力除浮濫，切實整理，冀可培復元氣，免至坐禍速亡。(一)軍隊之問題也：現在協議伊始，中央派赴川湘各處軍隊，業已奉令停戰，滇黔各省，亦當嚴行約束，靜待磋商，不得違約

破壞，一俟大局解決，其原有各軍，悉調回舊日駐防地點。自滇事起後，各方面添招兵隊，均一律資遣取消，以紓財力。此後中央與各省軍隊，當按次編號，統屬之陸軍部聯爲一體，不分畛域。至實行徵兵制度，尚須體察情形，應歸參陸兩部商盤籌畫，酌量辦理。(一)官吏之問題也：凡民國時期內任命保用之各軍政官吏，及爲民國服務之人，資格應一律存在，四省之將軍巡按使，均當仍舊任職，一切官制官規，亦宜暫守規章以免紛亂，其中如有應行變通事宜，俟國會成立再議。此外閒散軍官，與夫留學回國，或在本國畢業，尚未任有職務之學生，應由政府另定安置選用辦法，冀得眞才而資臂助。(二)禍首之問題也：帝制發起，由於楊度等數人，當其集會之初，無非妄逞學說，驚人耳目，謬論流傳，遂滋淆惑，浸至釀成事端，偪開戰禍，斷傷國脈，塗炭生靈，罪積邱山，擢髮難數。惟此時危機日迫，宜以挽救爲先，即將若輩斬諸市朝，初無禔於毫髮，應先削除國籍，屏不與齒，候國會成立後，再行宣布罪狀，依法判決，以肅國紀而快人心。(三)黨人之問題也：民國肇建以來，黨派紛紜，原因複雜，其熱心國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專持私見，主張破壞以遂其慾望者，亦多標揭黨幟，澗雜其中，事實可稽，難爲曲諱。應由政府審查原案，判別是非，咨送國會討論，俟得同意，然後宣告大赦，方免抵觸法律，貽禍將來。

以上各條，自以第一項爲解決時局之最要緊關鍵，在馮氏之意，准袁滿任，對於護國軍，不

深拒其退位之要求，對於袁又予以需遲之餘地，然欲產出總統，不可無國會，故國會次之，欲袁之滿五年任期而去，不可不行舊約法，故約法，又次之，此二條實爲推行第一條之必需要件，餘五條，不過裝點而已。此條件發布後，駁者紛起，體無完膚，亦由馮氏既不明法律，又欲遷就其主張，故乖謬百出。然馮氏仍不顧也，五月五日，馮親赴徐州，與張勳、倪嗣冲會商，決定在南京舉行會議。翌日，馮、張、倪三人，聯銜電告中央，並電未獨立之蘇、皖、鄂、閩、晉、秦、甘、新、豫、魯、直、奉、吉、黑十五省軍民長官，求其各派代表一人，於十五日以前，齊集江寧，開會協議，共圖進止。袁接電後，喜馮氏之助己也，予以特權三端：（一）和局之解決，准其有自由斷決之權；（二）政府關於和局提出之議案，准其有酌核之權；（三）和局不成，倘出以決裂，准其有參預重要軍政之權。馮氏更告以會議中各要點：（一）非獨立各省分，贊同者已有十三處；（二）各全權代表，一時不能齊集，約在二十日後可以開會；（三）中央與各獨立省，均無庸參預；（四）解決劃一政策後，對於雙方擬爲強有力之調停；（五）所研究之必要者，係爲從速促成和局辦法，及大總統之留位問題及其手續；（六）將來即以陳東電所擬八款，爲討論之模範。袁以馮張倪三人，意主留位，轉大作謙讓之詞，電馮等曰：予自隱田園，無心問世，不幸辛亥變作，強與諸君子出任國事，不避艱險，而心長識短，叢脞橫生。自滇事發難，遠近騷動，既無洞察之明，又乏應變之策，夙夜慚作，早存退志。迭與政要諸人，密籌善後辦法，僉

謂對內對外，關係極重，稍有不慎，危亡隨之。近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等，以退位爲要求，陳宦亦相勸以休息，均之實獲我心。予德薄能鮮，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願，決無貪戀權位之意。然苟不妥籌善後，而撒手卽去，聽國危亡，固非我救國之本願，尤覺無以對國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後之道，一有妥善辦法，立可解決。該上將軍等，現約同各省代表，就近齊集討論大計，無任忻慰，時局危迫，內外險惡，相逼而來，望將善後辦法，切實研求，速定方針，隨時與政府會商，妥定各員責任，使國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見傾覆，幸盼曷極，大總統。而對於勸退文電，諭此後不准呈覽，隨到隨燬，拚作總統，再不存退位之慮矣。

會議之情形 南京代表大會議，本定期十五日，然至十八始行正式開會，雖有一二邊省代表，未經到齊，亦已電委就近軍界中人，代表與會。十八日開會，列席代表計二十三人，公推馮國璋主席，馮首致開會詞，並聲明前次通電，止有八條，現參加各省意見，列入議案者，計共念四條，應請各代表秉公發揮卓見。第一條卽爲總統去留問題，時場中未有應者，山東代表丁世嶧起言，大局危迫，宜籲請總統，暫棄尊榮，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山東現狀危急，動輒國際交涉，故敝省人民，希望和平解決之心，視他省尤切。繼湖南代表陳裕時亦起言，此次滇黔發難，因總統違反約法，以爭法律之故，至於兵戎相見，欲進以法律解決，似當從嚴正解釋，以平國人之心。山西代表崔廷獻亦主退位，各代表相繼和之，主退位者佔多數。馮以此條關係重大，

未可冒昧表決，宣告散會。明日續議，是日晚，倪嗣冲由蚌埠親率衛隊三營至寧，各界大詫之。十九日，倪列席會議，首先發言，謂鄙人爲召集會議聯銜通電之一人，昨日未及到會，殊深抱歉。鄙人以爲，今日解決時局，關係國家之安危者，爲總統去留問題，使總統退位，大局果解決，天下果安，鄙人自無成見，惟恐操之過急，在今擾攘之中國中遽生元首變更，軍政財政上，必發生重大危險，重大紛亂，不如稍假時日，徐圖補救，使得依法手續，和平嬗遞，總統平日攝謙，亦決無利天下之心，如此辦法，似爲較妥。山東代表丁世燾，起而反對，謂倪將軍老成偉畫，至可欽佩，惟現在大勢已去，人心解體，兩廣、滇、黔、浙、陝、失盡，川湘亦在危疑之中，山東朝不保暮，閩、贛瞬開戰端，倘主張總統暫不退位，獨立各省必不承認，則仍難望達到和平解決時局之目的。繼直隸代表張恕，張勳代表萬繩杖，相繼發言，大致與倪嗣冲同。昨日各代表主張退位者，今忽變作模稜兩可之語，甚有昨日主張退位者，今日忽主張不退位，仍未付表決，宣告散會。二十日爲會議之第三日，仍接續討論第一條總統去留問題，鄂、湘、魯代表，相繼主張袁速退位，以保治安，其他代表無言，最後馮國璋謂總統本應退位，惟宜向國會辭職，本會礙難建議。於是倪請以馮說付表決，衆不敢置議，結果贊成馮說者多數，當場囑馮秘書廳擬稿，電告各省。並訂下次續議，議題爲議和條件，馮主兩方罷兵，如不聽從，即以武力對付。惟國會解決，通告各省之電稿，雖由馮秘書廳擬就，並未發。二十二日，復開會商權此電稿適宜與否，忽有湖

南代表胡瑞霖發言，根本上不贊成此電稿。張勳之代表萬繩杖，聲稱今日會議不宜出此電稿範圍之外。齊耀琳亦言不如此別無辦法。山東代表丁世驊起立，謂辦法不外三端：不退位，即退位，緩退位。即此電稿中所云，由國會解決，即爲緩退位之一種，事實上獨立各省，縱主張即退位，其手續亦須亘一二月之久，我輩縱主張緩退位，國會一開，第一即彈劾問題，至遲亘三四個月之期，結果仍不免退位。我輩既鑒於時勢，不能主張不退位，緩急之間，亦不過一二月之差，因此一二月之期間，若與獨立各省爭執，非惟無謂，果一旦決裂，則咎將誰屬。語畢，滿座默然。馮國璋謂鄙意與丁代表之意略同，前日由國會解決一層可取消，宜電獨立各省，派員來寧加入會議解決善後方法，衆贊成，遂表決散會，時已六時矣。馮秘書廳，即將原電稿加以修正拍發，文曰：天禍中國，自啓內訌，戰端一開，造成浩劫。已經獨立各省，困於杼柚，擾於兵戎，人民何辜，慘遭荼毒，亦復懼禍無日，望治無期，風鶴頻驚，難安啓處，同舟相敵，嫌釁日深。夫以我國界列強之間，承積弱之敝，整齊固結，猶慮不遑，豈堪一再摧殘，重傷元氣。無如舉事者之初意，本出於愛國熱忱，而現政府之轉圜，亦抱定息爭主旨，徒以意見隔閡，不能融洽貫通，遂爾背道分馳，乖離愈甚。雖彼此久已停戰，而解決尙屬空言，軍隊有枕戈坐甲之勞，商旅有裹足扼車之戒，百業停滯，衆議沸騰，內部分携，國將不國，長此因循不斷，險象且百倍今茲。甚我者利用時機，已挾藩籬而進窺堂奧，駸駸見逼，應付幾窮。倘不審度國情，速籌正當辦法，惟知膠執已

見，日以語言文字相詰難，竊恐辯論方無已時，而主宰之權，已不屬諸我國人之手，言念及此，心骨皆寒。勳、國璋、嗣沖、忞荷仔肩，安危與共，值此存亡呼吸，何容坐視淪胥，昨經電約十五省將軍、巡按使，遣派全權代表到寧，迭次開會討論，僉謂今日時局，當以救亡爲前提，願非統一，則無以救亡，非聯合則難期統一。第推測外界之情形，軫念人民之苦痛，聯合統一之道，自以和平爲先。至於總統問題，關係國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張，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爲依據，亟宜研究妥善辦法，以救危亡。今擬指定南京爲集議地點，由五省選派政治法律專家，爲全權代表，或五省共派數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訂期來寧，與十七省代表共同研究，議決實行。勳等討論告終，業已全體一致，欲挽目前之傾覆，宜視事實爲轉移，五省果具同情，當不堅持異議。中央宣言救國，尤必曲諒苦衷，併力圖存，時乎不再，用特通電布聞，接電後請迅速電覆，並派定代表來寧，曷勝翹企。

會議之結局 前電發後，張勳代表回徐，報告南京會議情形，勳聞之大憤，通電各省曰：迭次會議，皆以擁護中央，保存元首爲宗旨。不意第四次會議時，魯湘鄂贛諸代表，竟於議案範圍以外，輕遽發言，或以外人逼脅爲言，或以用兵困難爲說，展轉波折，故甚其辭，幾將前經公決議定鐵案一概抹煞，重行討論，顯見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與南方諸省，同其聲調，必非該本長官所授本意。而該代表竟敢擅違，妄逞言鋒，實屬害羣之馬，允當鳴鼓而攻。雖現在電致南

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寧與議，尤當一意堅持，推誠相告，必不見聽，即以兵戎，倘內容不飭，先餒其詞，則國家之亡，有可立待。繼又電袁告江寧會議時，並經衆議，以南方獨立各省，無理要求，野心方熾，決非空言和平，所能望其覺悟，當即主張預修戰備，所有應需軍旅餉項，並由各代表就其本省軍政財政情形，分別擔任，馮上將軍且以前敵自任，敵愾同仇，可欽可敬。近奉大總統咸敬兩電，因徇彼方之請，頗懷高勲之思，並有速籌善後之命，雖經勲先後覆電，剴切陳詞，懇以天下爲重，切勿遽萌退志。現在江寧會議，幾經討論，是總統萬無退位之理，已經公認無可遊移，自應聯名公電挽留，共抒公憤，表示決心，固結團體一致進行，堅持到底，百折不回。即使將來和議不成，必出於戰，所需軍餉一切，即應依照前議，由各省分別擔認。就勲部而言，已可出兵三萬，加以奉天二萬，河南一萬，安徽一萬，並及各省能撥之兵，約計不下十有餘萬，何難一鼓盪平，滅此朝食。況以上所指各兵，均有原餉，所當籌畫者，惟臨時軍用而已，爲數無多，究易籌集。至督師之任職務重大，勲雖不敏，願任其難。初南京會議之先，馮國璋往徐，張、倪二人，迫馮聯名電袁留任，卽世所託佳電是也。五月中旬，各代表紛紛赴寧，道過徐，而張勲復迫各代表聯電袁萬勿退位。開會後，袁窺其情狀不利於己，決以武力解決，誘馮爲國務總理，而以張勲繼其後，馮不遵命來京則命張勲倪嗣冲伐之，一冀乘勝克後浙江，張勲志在南京將軍，欣然從命，故妄以平定南方自任，袁氏得張勲之奮告，而劉冠雄、段芝貴諸人又力主勿退。五月

二十九日特頒告令，解釋不退位之理由，並詳述帝制發生之原委，謂其中情弊，無由察知，一再謙讓，始允籌備，不能負責，蓋將以此爲用兵之先聲也。當是時，南京會議，尙未得滇黔桂復電，而張勳乃以悻悻之言，奔告全國，馮於是爲五月三十日最後之會議，謂昨接張紹軒電開，據各代表報告兵餉之數，儘可大張撻伐等語，惟此項大宗軍餉，不過各代表之空言，勢難見諸實事，如此而欲主戰，不敢贊同，且非發起協議之本旨，政府果欲主戰，自有支酬各省之權，凡未獨立省分，當然惟命是聽，余亦惟有從張、倪兩將軍後効命疆場也。總之余對於國家無私心，對於總統無成見，對於張、倪二公，始終以顯全大局，不執己見爲前提，事實發生，即在目前，區區苦衷，望諸君返命時，代爲婉達。現在停戰期限將滿，南省又未一致電復，長此遷延，恐誤中央，余一人豈敢肩此重任，擬將會議暫行解散，已電詢張、倪二公意見，各代表多不贊成解散，請再緩二日，一面待張、倪復電。既而張復電贊成解散，獨立各省亦來電拒絕與會，馮乃宣告解散並電告北京，謂目下會議，已經停頓，獨立各省，在未經退位以前，均不允遣派代表，是最初預定之結果，斷難辦到，爲今之計祇有三項辦法：第一或宣告退位，尙可繼續開議；第二或另訂辦法，以求轉機；第三如仍無相當手續，國璋能力祇可維持江蘇秩序，不至紊亂，其他未能兼顧。南京會議之結果，於是告終。（「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二) 南京會議十七省代表人名表

江西何恩溥、程用傑 山西崔獻李駿 山東孫家林、丁世嶧 河南畢太昌、葉濟 奉天趙錫福、劉恩洪 吉林張恕、戴藝簡 黑龍江李莘林 湖南陳裔時 湖北馮煦楊文愷 福建賈文祥 上海趙禪王濱 直隸吳燾、劉錫鈞 熱河夏東驍 哈爾濱何元春 綏遠熊開先 徐州萬繩杖 蚌埠裴景福（黃毅編「袁氏盜國記」）

(三) 南京會議各省之表示

南京會議，於五月十八日開第一次會，十九日開第二次會議，二十日開第三次，二十二日開第四次，至二十二日因無結果散會。其會議中各省表示之意見，大略如左：

江西：對於中央，心有餘而力不足，如主戰，須請中央助兵一師。

河南：可出一旅。

山西：無力幫助鄰省，財政亦無餘力。

山東：兵力在外交上已有應接不暇之勢，即外交平定，亦無力外出。財政上須借債，方能生活，兵力南部尤須請倪、張幫助。

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兩萬。

熱河：諸事從諸君子之後。

吉林：擬仍召集舊議員，解決總統問題。並斷言東三省因外交上無餘力出兵，如外患上用兵，可出兩千，財政樽節可餘十萬。

察哈爾：無力，仗賴中央接濟。

綏遠城：無力，地勢上亦不濟急。

黑龍江：無餘力。

湖南：爲潮流所激，兵力亦不能支，請速設法以挽大局。

湖北：（一）保持總統現有地位，以待國會解決，並要求會內如何從速召集。（二）滇事起後所成之軍隊，如何解散。（三）軍隊退還原駐地時，可否不令他人進逼。（四）將來退兵，皆由武漢經過，難保不有元年之變，誰能擔任。本省兵力雖有餘，因黨人注視之點，亦無餘力外出。財政更無餘力。三月後可出兵四千。

福建：擁護中央，從三君子之後，仍以國會解決總統問題。

上海：地位與各省不同，以馮將軍爲主體。

直隸：從三將軍主張，如山東無事，可出兵一千五百人。

海軍總長代表：以總統非國會選出者不承認。

寧夏：服從命令。

安徽：熱心擁護中央。（「黃毅編「袁氏盜國記」」）

（四）張勳私開會議記

南京會議解散後，張勳遣使邀北方各省區代表到徐集會，欲以商定用兵事宜。勳使抵寧，即接袁氏死耗，各代表於六日由寧赴徐，計共十二省區，九日下午，張勳集各代表正式開會，張勳主席，委任萬繩栻，代爲宣讀開會大意，及所提要綱十條，萬參謀長起立宣言云：敝上將軍命意，以爲自滇黔各省，借口帝制，倡言獨立以來，兵連禍結，南北交困，袁大總統曲徇衆意，以息事寧人起見，早將帝制撤消，爲國之心，昭然若揭。不意彼方膠執成見，猶堅以退位爲請，桂粵等省，又相繼效尤，足見有心構亂，無意和平，退讓益多，則要求益進，國本一動，立召分崩，將來把持政權，攘奪私利，國家從此更無安寧之望。我同志各省軍民長官，各處一方，彼此意見，多不相謀，道路謠傳，殊難得其真象。敝上將軍與馮上將軍、倪將軍，用是有召集江寧會議之舉，幸承各省軍民長官不棄，選派代表，剋期來寧，敝上將軍心感無既，惟以防務所羈，不能親自列席，藉參末議，抱歉殊深。嗣經代表諸公一再討論，多數皆以固結團體，鞏衛國家爲宗旨，

維持大局，人同此心，衆志齊一，當經公推馮將軍主稿，電致獨立各省，令派代表到寧與議，不意多日未接復電，今者袁大總統卽世，遂令此會幾無結果。但敝上將軍尤有厚望於此會者，則以招集初意，本爲鞏衛國家，既欲鞏衛國家，斯不能不擁護元首，此實出於對內對外之公心，並非有私於袁大總統之一人，今袁大總統雖薨，而國家仍然存在，我各省軍民長官，均擔負地方重任，對於國家前途，應取何種政策，始爲正當精確，自非固結團體，一致進行，不能期於永久。用特派人到寧，邀請諸公到此小住，以便籌商，茲就管蠡所及，擇其最重要者數端，另列要綱，共同討論，如果意見相同，卽行定議，歸告各本長官切實進行。至於將來國家應辦事宜，千頭萬緒，非此俄頃時間，所能計議完盡，各省軍民長官，倘有所見，仍祈隨時電商，以啓愚蒙，惟諸公其留意焉。現在所提要綱共有十條：（一）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項條件；（二）保全袁總統家屬生命財產，及身後一切榮譽；（三）要求政府，依據正當選舉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四）催促滇黔桂粵浙蜀陝湘各省，取消獨立，倘若固執成見，仍以武力解決；（五）絕對抵制迭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參預政權；（六）嚴整兵備，保衛各本省區地方治安；（七）抱持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所需軍旅餉項，仍當通力合籌；（八）擬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中央，實行減政，罷除苛細雜捐，以蘇民困；（九）嗣後中央設有弊政，足爲民害者，務當合力電爭，以盡忠告之義；（十）固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敝上

將軍之意，略具如此，請諸代表逐細討論，當經各代表依次宣言，大都以此十條大綱，非常佩服，且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對待一般暴烈分子。惟固結團體，必須公推一望資隆重之人爲領袖，遇事電商，始易聯絡。且以爲必須設立一固定機關，設法令各省或留一人在徐，聽候續議，或隨後招集，以爲永久之局，不可便令結束。張勳宣言此後進行，尙須努力，望各代表回省，致意各本長官，務令團體固結，一致進行，果利吾輩，本上將軍無不力任其難，各代表皆稱曰善，張勳遂據以通電與同氣類之人，而會議亦於此中止矣。

惟共和復活，袁系人物中之力贊帝制者，睹新政府之改組，舊國會之召集，深懼不利於己，有所動搖，於是密電往還，由前派代表，與張勳代表萬繩拭接洽，願奉張勳爲首領，於是各省區復派代表，往集徐州，而聯盟會遂以成立。此會初僅九省，既而十一省，繼成十二省。帝制罪魁梁士詒等聞之，均請輸款擁戴，或參帷幄，或效奔走，狼戾貪污之士，競往依之，公同制定各省區聯合會章程，俾資遵守，計章程十二條。

(一) 本團體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爲宗旨。

(二) 本團體爲防止暴亂份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擾亂，與各省區爲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爲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

(三) 本團體爲維護國家安寧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於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

人，總指揮之。

(四) 本團體對於所公推之領袖，認爲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後，卽由領袖通告遵行。

(五) 本團體公推張上將軍爲領袖，遇有重要事體發生，應行主持爭執，不及往返電商者，逕由張上將軍代爲列名，但事後應將原電事由電告。

(六) 本團體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與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擇定之。

(七) 本團體連合以後，各方面如爲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爲，及對於政府有非理之要求，爲公論所不容者，本團體卽以公敵視之。

(八) 本團體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壞大局者，本團體卽輔助中央制服之。

(九) 本團體爲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挾持私憤，假藉他項名義，傾陷恢復者，本團體卽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

(十) 各方面對於本團體，如有存心破壞，及謀所以減削本團體之勢力者，本團體當協力抵制之。

(十一) 本團體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

(十二) 本節略僅具綱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衆議隨時規定。

同盟後，張勳乃益自負，於是干涉國會，攻訐總長之電，迭發而無顧忌，政府忍之。更厲聲

請解散國會，否則出於橫決，亦所不辭。橫暴至此，洵國家將來之大蠹矣。（「護國軍紀事」第五期）

二、有關袁世凱去位爭執之文件

（一）馮國璋致袁世凱電

加急，北京大總統鈞鑒：專用華密。竊自滇事發生以迄今日，潮流浸灌，及於數省，肝衡時局，岌岌可危。國璋屢思有所陳說，輒以干冒尊嚴，懼被譴責，茲者禍機四伏，已迫燃眉，茹鯁在喉，難安緘默，謹就管蠡所及，爲鈞座披瀝陳之。比年以來，樞府采用集權政策，無論兵力財力，均歸中央遙制，疆吏或有施設，動爲權限所扼，不能切實進行。卽以軍隊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減至再，至三，既欲節省餉需，不免削足適履，防務得力與否，無暇並顧兼籌，無事之時，尚可勉強分布，一旦發見事變，統系不一，調遣爲難，於是將軍巡按使之實權，幾至限於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觀於此次粵省之變，潮汕、欽廉相繼獨立，而省垣無力鎮壓，卒至受其脅迫，併爲一談，是左右卽駐有重兵，能否以毅力堅持，仍復茫無把握，前軍借鑒，可爲寒心。究其原因，莫非中央集權之流弊，有以致之也。蘇省秩序雖稱寧謐，然初聞浙耗，全部震驚，謠詠紛紜，人

心浮動，國璋力持鎮靜，防遏橫流，虎尾春冰，險難言喻，倘國是久不解決，則星火或竟燎原。不幸奸宄潛滋，盜匪遽起，軍隊將疲於奔命，黨人且伺隙相乘，縱發端極微，而禍不旋踵，國璋即欲盡守土之責，亦恐力不從心，瞻望前途，怒焉如禱。夫以一省之現狀若此，維持應付，已覺煞費周章。我大總統幹運中樞，統馭全國，而西南抗命，桂粵風從，民鮮安居，軍無鬪志，文告既無從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其處置之難，影響之鉅，更當何如。杞人之憂，又不僅在一隅而在全局矣。以鈞座睿略雄姿，何難奠安區宇。迺國體甫改，劫運忽開，致亂之由，可思其故。良以內政建設，屢易方針，舊日政界耆賢，莫肯出擔艱鉅。盈廷半屬新進，祇知上蔽聰明。至曩時偏裨，都躋將帥，爵賞普及，希望易鑿，怠弛漸萌，鼓舞無術。加之阿諛者取悅，黷直者見猜，人抱憂讒之思，咸以粉飾補苴相尙。偶遇軍國大計，下問芻蕘，大抵一致從同，紛然唯諾，求合意旨，詎出本心。以故朝聞勸進之書，夕作誓師之舉，責以反覆，彼且有辭，羣工苟蘊疑懷，中情易涉回惑，則効忠勿貳，能有幾人。即使近畿北軍，溼蒙恩澤，以及京外統兵官長，與中央有密切關係者，尙能聯合翊衛，敵愾同仇，而勢力較孤，優絀易判，矧此一部分人之心理，究竟有無歧異，猶未敢知。況始者征討滇黔，因其反對帝制，大張撻伐，師出有名。帝制既取消，彼此當成一致，若再相持不決，是以共和而讎視共和，於事爲不情，於理爲不順。使軍隊皆了然激悟，急難之頃，必有不肯用命之虞，再四研求，益深惴惴，若不亟從根本著手，爲除舊布新之

謀，竊慮天下靡然相率解體，分崩離析，即在目前。行見號令不出國門，舟中皆成勁敵，強鄰環伺吾側，必實行干涉，羣起而顛覆之，我大總統以清室授受之國家，聽其奄忽以盡，傳之青史，責備奚辭，此實國璋所萬不忍言，而又國璋所不得不言者也。爲今之計，惟有懇請大總統念付托之重，以補救爲先。已失之威信難追，未來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義，推讓治權，開誠布公，昭告中外。對於未變各省者，不必抽派軍隊，致啓猜嫌。前敵戰事已停，亦宜規畫收縮，毋庸加增兵備，務示以天下無煩金革，共保和平，我大總統安富尊榮，當無殊於曠昔。如承采納，祈賜施行，國璋仰荷恩知，追隨最久，思不出位，夙所服膺，縱叢誘招尤，而素懷不改。鈞座任職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設事與願違，則私誼拳拳，亦終不忘於畢世。不避斧鉞，謹貢愚忱，聲與淚俱，伏乞鑒察，國璋叩，銑印。（民國五年四月十六日）（「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二）北京政事堂覆馮國璋電

南京馮上將軍廣密。奉諭銑電悉，該上將軍憂心大局，切實陳詞，披覽再三，莫名嘉佩。集權之說，採自東鄰，法律專家，言之成理。願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誠有如該上將軍所言者，琴瑟不調，則改弦更張，自當審喻羣情，徵求衆論，別定制治保邦之計。該上將軍如有辦法，尙望詳細指陳，以備採用。至如登進老成，慎重爵賞，黜諛獎直，開誠布公，凡此嘉言，銘諸座右。

現命國務卿徐世昌，參謀總長段祺瑞，與各部院長官，逐日會議，制定政府組織令，委任國務卿，組織政府，以爲責任內閣之初基。他如國會省會，以及中央地方政治分權，亦正討論方法，竭力進行。所謂根本著手，除舊布新，當無過於此。該上將軍思慮所及，望將應興應革各端，列舉以聞。蘇省人心浮動，賴該上將軍力持鎮靜，防遏橫流，功烈之鉅，匪僅關一省之治亂，實繫夫全局之安危。現在停戰期內，亟應早日解決，息事寧人，倘時日久稽，必生外患。該上將軍謀國真誠，誼同休戚，務望會商各省，迅籌調停之法，以救顛危之時局。至此惟有內外同心，羣紓急難，庶中國不至立亡。至於引咎已往，補過將來，予雖不德，敢忘忠告，等因合達，堂巧印。

（「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三） 馮國璋致段祺瑞徐世昌等勸袁世凱退位電

元首統馭民國，四年於茲，雖政策施行，未臻盡善，而中外耳目所屬，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發生，未及數月，以致輿論大變。從前原案，雖已撤銷，初無裨於毫末，豈羣情趨嚮，轉移無常，實緣威信既墮，人心已渙，縱挾萬鈞之力，難爲駟馬之追。瞻望前途，不知所屆。國璋對於元首，具有特別感情，以私言則舊隸旌麾，以公言則職司專閫，効忠報國，分所宜然。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隨時俯仰，他人肆其讒構，不免浸潤日深，遂至因間生疏，因疑生忌。倚若

心腹，而密勿不盡與聞，責以事功，而舉動復多掣肘，減其軍費，削其實權，全省兵力四分，統系不一。滬上一隅，復與中央直接，使急難之頃，舍國璋向日舊部外，無一可用之兵。設非平昔信義能孚，則今日江蘇，已早爲粵浙之續，言念及此，感觸何如。顧國璋屢上手函，以及席前敷衍，誓言竭力襄助，鞏固國家，今雖全局紛紜，仍未少易初志。近以政府電知川省，協議和解條件，與國璋用意略同，方且擔任調人，冀回劫運，是一己抱定宗旨，終始不渝，元首能否祛釋疑團，未嘗置之念慮也。惟報載陳將軍所致中央一電，聲明蔡鏗提出條件後，滇黔於第一條未能滿意，桂粵迄未見復，意見龐雜，和解無期，惟有聯合寧鄂等省，共同擔承，再商善後等語。而此間接到處轉陳電，似將首段刪節，值此事機危迫，猶不肯相見以誠，調人關於內容，將從何處着手。國璋雖已照電川省，商論開議事宜，雙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費周折，默察人民心理，怨誹猶多，語以和平，殊難鑒望。蘇爲國璋轄境，自當設法維持，至於大局安危，實覺茫無把握。竊意大總統本一代英傑，於舉國大勢，諒已洞燭無遺。頃者段將軍離奉入京，未見明令，倪將軍調防湘省，湘又拒却，中樞已漸廢紀綱，官吏將不循法度。至財政之困窘，軍心之懈怠，外交之困難，物議之沸騰，事實昭然，無可諱飾。大總統果能舉此數者，胥以旋乾轉坤之手段，整齊而操縱之，地位保存，片言可決。若察時度理，見爲無術挽回，無寧敝屣尊榮，亟籌自全之策，庶幾令聞可復，危險無虞。苟長此遷延，莽絲不斷，漸流橫潰，防禦終窮。各省牽牽動搖，寢至

交通斷絕，必羣陷於獨立，振拔而末由。國璋縱具有天良，不忘舊誼，獨以擁護中央相號召，亦恐應者無人，則大總統孤立寡援，來日殊不堪設想，五中煎急，情見乎詞。諸公誼屬故人，近參機要，萬望造膝請謁，痛切言之，並請以國璋電文上陳省覽。臨電激切，佇盼復音，國璋。（民國五年四月十六日）（「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四）馮國璋留袁講和電

自滇黔粵桂四省發生事變以來，大局動搖，人心張皇。本上將軍昕夕集慮，寢食不遑。深知帝制雖奉令取銷，而國是之方針未定，前此種種施設，與法律諸多抵觸，致成爲今日之情形。目前欲救危亡，仍須引導國家入法律之正軌。若不妥籌解決，無以慰天下人之望，平舉事者之心。再四圖維，擬定辦法，約計大綱八條：一、應遵照清室交付組織共和政府全權，原先承認袁大總統，仍居民國大總統地位；二、慎選議員，重開國會；三、懲辦奸人；四、各省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併實行徵兵制度；五、明定憲法未定以前，用民國元年約法；六、民國四年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仍舊；七、滇事發生後，派來川湘方面之北軍，一律撤回；八、大赦黨人。以上各項，均爲力息紛爭，奠安全局起見，既可免京畿之震動，又可杜外界之干涉，且我國經各友邦承認有案，交際亦可省繁難之手續，實一舉而數善皆備。業經逕向中央建議，並商

之四川陳將軍，屬其與滇黔各處，設法接洽。頃接徐國務卿段總長來電，中央對於此議，極爲許可。陳將軍已與前途協商，並得蔡松坡君同意，似此計畫，純從根本上着手，重在不恃武力，共保和平，大局既得有轉機，各省宜一致穩靜。本上將軍本巡按使，均有守土之責，決不令轄境以內，別生擾亂，致妨大計而危國家。萬望諸君子共味斯言，曲體本上將軍調和之苦心，與長官抱定之宗旨，從速傳諭所部，務須尊重法律，不可踰越範圍。謀一省之治安，即可全局受其幸福，關係至切，利益實多。如再有不逞之徒，妄肆囂張，託詞煽惑，是專持破壞主義，自便利權私圖。稍有智識之人，皆當視爲公敵，彼此聯合固結，若輩自無隙可乘。衆志可以成城，本上將軍本巡按使，願與諸君子共相策勵也。特此通知，卽希查照，國璋、耀琳、篠、印。

又通電云：迭接諸公電推國璋領銜，上大總統電，茲就朱巡按使原稿，斟酌譯發。其文曰：自帝制議案撤消，大總統救國之誠，寧人之念，當已遐邇胥昭。近者京外社會，時動浮言，察知一般人民心理，於元首辭職四字，著疑頗深，皇皇然憂禍至之無日。誠以大總統在任四年，堅忍支撐，羣生依賴，責任所在，安危係之，既非反對者所得獨持異議，亦非當局者所得自卸仔肩。前因報紙登載元首退位，當經各省據理辭闢，先後通電，聲明擁護中央。凡我同胞，固難聽我大總統稍存避位高蹈之心，以致動搖國本。卽當此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方將採列邦之成規，謀共和之幸福，根本大計，正待施行，世界潮流，益形迫促。在大總統亦斷無舍人民委托之重，

而輕言高踏理由。國璋等身膺疆寄，目擊時艱，欲保地方安治，自在首息謠詠。我大總統平日爲民爲國人所共知，勿因報紙之謬言，遽乖初志。仍懇以國事爲重，保我羣黎。擬請頒發命令，明白宣布，以靜人心，而維國本，大局幸甚。謹合詞上陳，伏乞鈞鑒等語，特聞。馮國璋、齊耀琳、印。（民國五年四月十七日）（「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五）馮國璋致獨立各省請從事調停電

雲南唐莫廣先生、蔡松坡先生、貴陽劉如舟先生、南寧陸幹卿先生、浙江屈文六先生、廣州龍子臣先生、梁任公先生鑒：自戰事之興，綿延數月，兵連禍結，國本動搖，諸公擁護共和，本極欽佩，惟生民何罪，遭此兵兇，而外患之乘，尤爲時時可慮。國璋懷懷危懼，緘默難安。前聞四川陳蔡二公，談有八條，國璋曾據以電詢各省，徵集意見，以謂即此可望解決。乃近接陳將軍來電，並閱諸公致京一電，知雙方尚未同意，彼此正復相持，長此以往，何時不可亡國。然非有最和平最迅速之方法，以爲解決，仍無倖免之途。萬不得已，國璋於日前電請黎、徐、段、王四公代陳大總統，請敝履尊榮，早作退計。一面電致未獨立之各省將軍，預備聯名入告，共任調停。手段雖殊，目的則一。惟當此絕續存亡之際，關於軍政財政，深恐變出非常，自須稍假時期，藉資布置，諸公公議爲國，尙希共念時艱，早作罷兵之計，凡未經破壞地方，暫止進行，以免破

壞愈多，愈難收拾。耿耿愚忱，尙希共諒。尊處定見，並盼速覆，國璋勘。（「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六）張馮倪召集各省代表赴寧電

張勳、馮國璋、倪嗣冲三將軍，於六日由徐州公致中央電云：廣密。國璋、嗣冲於本日到徐與勳晤商，拍發各省通電一件，其文曰：川邊開戰以來今已數月，雖迭經提出和議，願以各省意見，未能融洽，迄無正當解決。當此時機，危亡呼吸，內氣四伏，外侮時來，中央已無解決之權，各省咸抱一隅之見，謠言傳播，真相難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無已，長此相持，禍伊胡底，國璋實深憂之。曾就管見所及，酌提和議八條，已於東日通電奉布，計達典籤。惟茲事體重大，關係全國前途之安危，殊非淺鮮，往返電商諸多不便，爰於歌日親詣徐州，商之於勳，道出蚌埠，邀嗣冲偕行，於本日清晨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爲日今時局，日臻危逼，我輩既以調停自任，必先固結團體，然後可以共策進行，言出爲公，事求必濟，否則因循以往，國事必無收拾之望。茲特通電奉商，擬請諸公明賜教益，並各派全權代表一人，於咸日以前齊集寧垣，開會協議，共圖進止，庶免紛歧，而期實際。勳等籌商移晷，意見相同，爲中央計，爲國家計，諒亦舍此更無他策，諸公有何卓見，並所派代表銜名，先行電示，藉便率循，臨電延佇，無任盼

禱等語，特電奉聞，並希台察。（民國五年五月）

（七） 南京會議前北京國務院致各省之通電

除雲貴兩廣，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護軍使、鎮守使鑒：接廣東電開，革命首領，宣告南方獨立各省，已組織成立新政府，以廣州爲首都，以黎元洪爲大總統，及陸海軍大元帥，廢除北京政府。其宣告中並爲設立軍務院，定明權限。並兼理外交財政陸軍各行政事務，雲南都督被舉爲軍務院主位，岑春煊爲副主位各等語。查北京政府，始而臨時，繼而正式，幾經法律手續，始克成立，全國奉行，列邦承認，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廢除。首都問題，係由國家議會決定，奠定業已數年，有約各國，駐使所在地點，載之約章，國際關係最切，對內對外，豈少數革命首領所得擅易。大總統地位，由全國人民代表，按照根本大法選舉，全國元首，五族擁戴，又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指派。至指派黎公爲大總統一節，尤爲駭人聽聞，黎公現居北京，謹守法度，又豈肯受少數革命首領之指派。廣東距京數千里，強假黎之虛名，而由唐岑等主其實權，不啻挾爲傀儡，侮蔑黎公，莫此爲甚。凡此種種，違背共和，剷除民意，舉十八省五特別區域漢滿蒙回藏之衆，欲以少數革命首領之一紙宣言，而降服呼吸收之。蔑視國民，激成破裂，是將欲使我數千年統一之國家，從此自爲分割，前途慘禍，思之能不悚然。自滇事發生以來，政府息事寧人，但期

不破國家之統一，能維地方之安寧，卽不惜曲循一部分人之意見，凡能遷就者，正在協商進行。而少數革命首領，竟公然不顧全國國民利害國家存亡，竊據一隅，僭立政府，實係與國家爲仇，國民爲敵，豈能與語息事寧人之誠意。以共和爲號召，乃竟將共和原理，國民公意，一概蹂躪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國將不國，尊處如有意見，望逕電南京請馮、張、倪三公會同各省代表併案討論，院處電。（黃毅編「袁氏盜國記」）

（八）馮國璋特別建議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徐州張上將軍，承德、張家口、歸化廳各都統，上海護軍使、副使鑒：廣密。國璋會同張上將軍齊巡按使所發巧電，先後接多省電復，均屬挈銜入告。日來因蘇省地方不靖，江陰吳淞蘇州無錫各處，時有匪人竊發，岌岌可危。國璋以爲欲策大局之全安，宜先維本省之秩序，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實不遑更及其他。茲幸勦撫兼施，次第裁定，不至有意外之風潮。正擬將前議八條，詳加參酌，擬稿電京，適接陳將軍馬日錄寄前致中央電文，謂蔡鏘提出條件，渾黔於第一條未能滿意，桂粵迄未見復等語。國璋體察情形，不得不另籌計畫，因思帝制取消後，曾由國璋約同諸公，分電四省，切詞勸告，均皆置之不答。是其懷一不信中央之成見，並我輩所主張者，亦疑爲別有有意思，未肯遽聽忠告，無可諱言。至四省所要求，又從無條件宣布，

國璋深慮，不得要領，解決無期。嗣後政府電知陳將軍，業以和議與蔡斟商，取得同意，始將八條通電奉質，冀可從事和解，早息紛爭。今觀陳將軍所言，蔡鏢一人，並不能代表四省，而政府於此真相，亦未嘗明白披露，或故隱約其詞，我輩出任調人，將從何著手。四省現未疎通意見，必尙相持極端，接洽且難，遑云開議。現就國璋思慮所及，籌一提前辦法，首在與各省聯絡，結成團體，必須各保疆土，使轄境內不生變故，妨害治安。一面貫通一氣，共保公安，立於堅確不搖地位，總期擴充實力。責任同肩，對於四省與中央，可以左右爲輕重。然後依據法律，審度國情，妥定正當方針，樹立強國根本，再行發言建議，融洽雙方，我輩操縱有資，談判或易就緒。若四省仍顯違衆論，自當視同公敵，經營力征；政府如有異同，亦當一致爭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層進步，現狀或可望轉機。否則因循固易，卽淪胥遷就，且愈滋變亂，一旦土崩瓦解，省自爲謀，中央將孤立無援，我輩亦相隨俱盡，身名兩敗，劫運難回。靜言思之，不寒而慄。若不乘此機會，預圖固結，未來之厄，究將以何策自免耶。庸見如此，特電奉商，諸公或願表同情，或見爲不可，均望從速電復。國璋思之爛熟，舍此實無裨圖存，但得覆音，尤爲將伯，卽當另擬條件，再電商榷，以協議進行也。臨電激切，母任翹企，國璋有。（黃毅編「袁氏盜國記」）

(九) 馮國璋提出和平方法八條之東電

徐州張上將軍、承德姜上將軍、成都陳將軍、南昌李將軍、威巡按使、開封趙將軍、田巡按使、盛京張將軍、濟南靳將軍、蔡巡按使、長沙湯將軍、黑龍江朱將軍、福州劉總長、李將軍、蚌埠倪將軍、天津朱將軍、武昌王將軍、段巡按使、太原閻將軍、金巡按使、西安陸將軍、劉幫辦、呂巡按使、吉林孟將軍、郭巡按使、蘭州張將軍、迪化楊將軍、歸化潘都統、張家口張都統、重慶曹司令、瀘州張司令、寧夏馬護軍使、上海楊護軍使、盧副使，並轉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司令鑒：廣密。前有電奉質，先後接到諸公電復，承表同情，公誼熱忱，至深佩慰。現在中國大局，勢如亂絲，既難以武力爲後援，即當謀和平之補救，巧電八條辦法，本屬提議大綱，而滇黔各省，堅執一己要求，對於第一條，不肯同意，我輩欲解此困難，仍應以法律爲依歸，庶免雙方各持極端，使伺我者得以乘間而入。茲就前議重加參酌，另擬條件，與諸公一商榷之。(一)大總統之問題也：袁大總統以清室付託，組織共和政府，統治民國，授受之際，本極分明。現因帝制發生，起一波折，近雖取消帝制，論者皆謂民國中斷，大總統原有地位，業已消滅，絕難再行承認，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據法律立論，則民國四年以後，大總統名義，亦當同歸消滅，中國目前實一無政府無法律之國。而援引約法，謂副總統可代行職權之說，當然不成問題，既欲

擁護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謂不能屬之袁大總統，則必出於另舉。欲舉總統，必開國會，欲開國會，必有發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總統，而以副總統行使職權，牽入約法條文，殊與事實不合。不如根據清室交付原案，承認袁大總統對於民國應暫負維持責任，以顯大局，並回復副總統名義，強其出而任事，方可補濟法律之窮。一面迅籌國會銳進辦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總統於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國會開幕，即行辭職，是未來之大總統，可以依法產出，而實行內閣制，組織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設，由根以及枝幹，均有脈絡可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庶幾樹立強國基礎，不至有輕重倒置之虞。（一）國會之問題也：由前之說，選議員開國會，實爲急切要著。惟選舉手續繁重，時期過於延緩，無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應參酌組織，及選舉法提前趕辦，定期開會，以便大總統地位，得有繼承之人。至此次選舉議員，必須嚴定資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錢運動，及政黨中暴烈子，一概不許躡入，藉求真確民意，且免混雜貽羞，前轍後車，永宜借鑒。（二）憲法之問題也：國會成立，即當依照程序，從速明定憲法，俾舉國有所遵循。憲法未定以前，一切設施，得以民國元年公布之約法爲標準。但此項約法條文，確有未合中國國情，及今日之現勢者，自應先將適用各條款，提出宣布，足資援引，餘再斟酌修改務劑其平。庶可便利推行，別無障礙，要之憲法結構，此其權輿立國大經，不可忽略。（三）經濟之問題也：目前財政艱窘，帑藏空虛，竭澤而漁，朝不謀夕，益以此次事變，所耗尤多，刻雖協議和

平，軍費初未少減。以上各項，籌備若可刻日程功。滇黔兩省罹此兵災，又須辦理善後，在在需款，亟宜預圖，當由中央將近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應辦善後之滇黔二省，亦聲明需用實數，準備始易着手，先將國內不急之務，悉予罷除，設法勻撥。萬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資，但應指定用途，他事不許挪濟。以後制定預算，務求力除浮濫，切實整理，冀可培復元氣，免至坐禍速亡。(一)軍隊之問題也：現在協議依始，中央派赴川湘各處軍隊，業已奉令停戰，滇黔各省，亦當嚴行約束，靜待磋商，不得違約破壞，一俟大局解決，其原有各軍悉調回舊日駐防地點。自滇事起後，各方面添招兵隊，均一律資遣取消，以紓財力。此後中央與各省軍隊，當按次編號，統屬之陸軍部，聯為一體，不分畛域。至實行徵兵制度，尚須體察情形，應歸參陸兩部，通盤籌畫，酌量辦理。(二)官吏之問題也：凡民國時期內任命保用之各軍政官吏，及為民國服務之人資格，應一律存在，四省之將軍巡按使，均當仍舊任職。一切官制官規，亦宜暫守規章，以免紛擾。其中如有應行變通事宜，俟國會成立再議。此外閒散軍官，與夫留學回國，或在本國畢業，尚未任有職務之學生，應由政府另定安置選用辦法，冀得真才而資臂助。(三)禍首之問題也：帝制發起，由於楊度等數人，當其集會之初，無非妄逞學說，驚人耳目，謬論流傳，遂滋淆惑，浸至釀成事端，倡開戰禍，斷傷國脈，塗炭生靈，罪積邱山，擢髮難數。惟此時危機日迫，宜以挽救為先，即將若輩斬諸市朝，初無裨於毫髮，應先削除國籍，屏不與齒，俟國會成立後，再行宣

布罪狀，依法判決，以肅國紀，而快人心。（一）黨人之問題也：民國肇建以來，黨派紛紜，原因複雜，其熱心國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專持私見，主張破壞，以遂其慾望者，亦多標揭黨幟，糾雜其中，事實可稽，難爲曲諱，應由政府審查原案，判別是非，咨送國會討論，俟得同意，然後宣告大赦，方免抵觸法律，貽禍將來。以上所列各條，略具梗概，國璋審時度勢，務策萬全，欲鞏固未來之國基，尤應維持今日之現狀，又必出以鄭重，本法律以相斡旋，不至騰笑友邦，目爲泛論，調停建議，舍此莫由。諸公偉畫謙謨，必能益我智慮，務希斟酌盡善，免貽里漏之譏，如以此項條件爲可行，盼於魚日以前賜復，即當由敝處主稿聯銜分電滇黔各省，並達中央。特電奉商，佇盼賜復，國璋，東。（民國五年五月）

（十）二十二省旅滬公民唐紹儀等反對馮電之宣言

嗚呼！我中華民國國民，今日所由不計成敗利鈍，而聲罪致討於袁氏者，非以其蹂躪約法，破壞共和，潛號稱尊，阻兵安忍，而動搖我國基耶。今日所由公認袁世凱喪失總統資格，而依據國法，公認黎副總統繼任，莫或異議者，非以成法具在，易則生亂，苟有遷就，即啓紛爭，而大亂將無已耶。是以蹂躪約法，破壞共和，即爲我舉國人之公敵。無論爲既敗露之袁氏，與夫方繼起而學步袁氏者，我國人當抱極偉大之志願，極堅忍之決心，非剷削淨盡，勦絕無遺，復還我光

明潔白之真正共和不止。南京將軍馮國璋，本袁世凱之心腹，祇以袁氏年來猜忌宿將，意不自安，護國軍起，亦頗暗表贊成，我國人嘉其嚮義之心，予以自新之路。故或有揭其態度曖昧，迹近兩可者，吾人始終曲加原恕，未肯遽與決絕。蓋抱與人爲善之念，苟有濟於國事，卽不願億兆生靈，重受其塗炭耳。乃圖窮匕現，竟有破壞成憲，擾害大局之東電八款，舉國詫駭，視爲不祥。某等懼亂天下耳目，是用痛予辭闕，邦人諸友幸垂察焉。中華民國，創之南京政府，當時滿清勢盡力竭，莫資抗禦，不得已乞和退位。適袁氏密使載途，誓以至誠贊成共和，國人亦以袁氏歸順，並率所部促清室反省，尙有足多，乃由南京參議院議決，認許孫大總統辭職，再舉袁氏爲臨時大總統，此爲我建設新邦之歷史，事蹟昭然，有目共覩。彼宣統臨去，陳言囑袁氏如何組織云云，不惟無拘束南京政府之效力，而袁氏之得爲總統，確由法定機關依法公選。該電謬稱由清室付託，微論統治權與所有權不同，不能以私人意思相授受，而充邪說之所至，直欲將我國人無數犧牲以博得辛亥革命之光榮歷史根本推翻，苟非別有肺腸，何至悖戾若是，此國人不能承認者一也。袁氏毀裂憲章，謀叛民國，依約法應喪失其元首資格，是爲個人犯罪之結果，而固有之團體與未曾附逆之副總統固安然無恙，此理之至明者。而該電謬稱自帝制發生，民國中斷，副總統亦同時消滅，以獨夫一己之行爲，而推其他皆隨毀棄，且例視國家爲袁氏私產，其居心尤爲不可思議，此國人不能承認者二也。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載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

期滿之日止。袁氏既因帝制自爲，喪失民國元首之資格，國人一致遵守國法，戴黎公認爲繼任大總統，名正言順，億兆咸服。該電謬稱與事實不合，不如仍由袁暫負維持責任，前後矛盾，言不成理。揣其意直欲推翻憲法上之繼任總統，仍留袁氏以爲傀儡，藉便私圖。其結果將率天下人芻狗法紀，橫觸蠻爭，不陷國家於變亂相尋而不止，此國人不能承認者三也。二年國會，本真正民意，依法組織而成，雖事實上經袁氏以暴力停止，而非法行動，國法不認其有效，參眾議員資格，至今尚繼續存在也。該電以個人之私，欲組織其所想像之國會。無論一般官吏，無權議及，試思民主國家之國會，其組織不拘成法，欲如何便如何，則紀綱秩序，蕩焉無存，尙復成何事體。況今日國家大政，諸待國會解決，兩院議員之集於滬上者，瞬及法定人數，雲南唐都督且函催從速成立，共扶國是。該電因欲遂其不可告人之隱，乃悍然爲袁氏所不敢爲，而自定選舉，自造國會，自居權源，自同元首，一若金陵王氣，又將鍾於河上將軍者，此國人不能承認者四也。在憲法未頒布以前，約法效力，與憲法等，除由法定機關，得以法定程序增修外，無論何人，不得妄議更張。該電既認以民國元年公布之約法爲標準，而又謬稱先將適用各條款提出宣布。約法何人，侈言去取，污蔑我國家根本法典實甚，此國人不能承認者五也。禍首惟袁氏一人，楊度等特屬共犯，其應如何處置，依約法屬於國會與最高特別法庭之職權。該電輕輕放過首魁，而專歸罪於附逆諸人，且主張剷除國籍，既縱首要，復侵法權，此國人不能承認者六也。此外以借助外資爲補

救財政之方；以保存舊部爲厚積黨羽之謀；解散新招軍隊，以鞏固其勢力；禁錮反對黨人，以阻遏其民氣；要皆有爲而發，用便其私，而均爲國人所一致反對者，此僅就其東電言之。再觀其有魚二電，則公然倡縱橫割據之論，佈左右輕重之局；聯合張勳、倪嗣冲通電附逆及中立各將軍，派員赴寧會議，名爲保袁，陰實自重，狡謀益彰，無可掩飾。嗚呼！我國人以獨夫肆虐，萬不獲已，至以兵戎相見，果使掌兵將帥，稍有人心，當即竭忠盡智，共討國賊。卽不然，亦應開誠布公，涕泣而道，減時局之紛難，措國家於安全，而後能使天下人相諒無他。乃竟不出此，杜撰法律，自絕國人，橫梗中原，攪亂大局，卒使戰禍延長，不易收拾，言之痛心，聞者髮指。今滋之役，在圖政治之清明，非關首惡之誅滅。而開宗明義，端在維持約法，其恢復國會與黎公繼任總統兩事，又爲維持約法之根本要務。袁氏目無法紀，舉國人起而誅之，苟繼此而有效袁氏之行，或其行動較袁氏尤爲卑劣者，我國人萬難姑容，蓋根本革新在此一舉，決不再爲敷衍苟且之謀，而貽天下後世之禍。尤有進者，以武力改革政治，爲人間最高尙純潔之事。彼胸無絲毫國家觀念之齷齪官僚安足語此，惟冀我國人抱澄清政治之決心，充精神奮鬪之實力，有進無退，不屈不撓。衆民政治，由衆民之努力而來，無論何人，有此等聯合抗義之舉，皆所以促我國人最後之覺心，順天者存，自暴者亡，我國人除本全國民之心理意志以武力解決外，無他道足以掃國家之障害，而奠政治改善之基礎也。父老昆弟，其亟圖之。

旅滬二十二行省公民

廣東 唐紹儀 溫宗堯 王寵惠 徐傳霖 盧信 易次乾 葉夏聲 江瑋 黃增耆 鄒魯
等三千三十六人

湖南 譚延闓 范源濂 李執中 歐陽振聲 周震麟 羅永紹 陳家鼎 曾毅等四百四十八人
湖北 湯化龍 劉成禺 劉公 馬宙伯 李步青 吳養之 何成濬 耿覲文 彭養光 曹亞伯

高尚志 鄧玉麟 吳醒漢 杜邦俊 謝懷霞 陳重民 黃申薈 楊瀚芳 彭介石 董昆瀛
韓玉辰 張漢 胡祖舜 張大昕 彭漢遺 白逾桓 楊時傑 吳崑 舒敏熙 駱繼漢

高仲和 蕭萱 孫武 蔡濟民等五百五十五人
四川 胡景伊 陳廷傑 楊庶堪 蒲殿俊 李爲綸 張瑾雯 楊肇基 洪璧 廖希賢 趙時欽

王湘 張知競 黃金鼈等三百一十六人
江蘇 唐文治 張相文 董增儒 凌文淵 王汝圻 方潛 王茂材 楊擇 孟森 茅祖權

張相等三千七百四十人
奉天 吳景濂 楊泮溪 羅永慶 李紹白 祁耿寰 溫韶德 王步瀛等五百八十四人

江西 彭程萬 徐元誥 吳宗慈 陳鴻鈞 陳子斌 王侃 文羣 郭森甲 葉紉芳 周澤南
劉世均 張子潯 黃攻素 徐薰 董福開等四百四十八人

浙江 虞和德 田世澤 徐定超 方於笥 王正廷 蔣着卿 虞廷愷 殷汝驪 周珏 俞鳳韶
等二千八百三十八人

安徽 汪律本 陳策 光昇 謝家鳴 陳仲 張我華 江偉 汪建剛 丁象謙 凌毅

汪彭年 管鵬 郭卓雲等六百二十六人

直隸 張繼 谷鍾秀 孫洪伊 王法勤 王誠功 呂復 張士才 溫世霖 郝濯 王葆真

趙金堂等一百七十四人

陝西 李述膺 趙世鈺 徐朗西 楊銘源 張熾章 范樵等八十五人

廣西 張其鏗 蕭晉榮 王乃昌 曾彥 鄧家彥等四十六人

河南 夏述唐 劉積學 王傑 劉奇瑤 李載廣 劉榮棠 劉峯一 楊少石 劉莊甫等七十四人

人

吉林 趙成思 蕭文彬等二十一人

黑龍江 秦廣禮 楊崇山 管穎侯等十二人

山東 丁惟汾 彭占元 于廷樞 張魯泉 于思波 魏丹書 李元亮 盛際光 史澤咸 張端萱

等一百九十八人

山西 李素 吳映光等一百六十五人

雲南 張耀曾等二十五人

貴州 陳光燾等十人

福建 林 森 朱金紫 高登鯉等五百四十人

甘肅 王鑫潤 柴春霖 汪青等二十五人

新疆 蔣學清 文篤周 張鳳九等十五人 共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黃毅編「袁氏盜國記」）

（十一） 廿二省旅滬公民唐紹儀等致馮國璋書

華甫將軍麾下：元首叛國，禍演玄黃，九有震驚，四民失業，我公坐鎮東南，擬聯各省解決時局，羣衆屬望，豈不曰善。乃閱報載，竟有尊銜領首，通電八條，舉國詫駭，視爲不祥。明達如公，何遽出此。此次義師並起，聲罪討袁，莫不以維持約法爲志幟，今日之事，亦惟使約法效力發生，而後有息事寧人之餘地。公等通電言以法律爲依歸，誠爲扼要，乃細察八條內容，除第四條經濟問題，幾無一不與法律違反。卽如第一大總統問題：開口卽稱袁大總統受清室付託，試問於法有何根據，卽略法律而言事實，袁世凱經南京參議院依法選出，始有臨時大總統名號，嗣由國會依法選出，始就正式大總統職務，若清室可授大總統，則經此繁重之選舉，豈非多事。且袁氏失其大總統地位者，以其叛國僭帝也，黎副總統本無附逆嫌疑，安能與叛國僭帝之大

總統同歸消滅，是副總統當然有繼任資格，按諸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甚明，若並此而不承認，國家將何恃以生存。第二國會問題：無論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應否修正，皆屬國會立法之職權，其未修正以前斷不容他人任意竄改。第三憲法問題：既以民國元年公布之約法爲標準，又安能以非法定機關妄行擇其適意各條以資援引。第五軍隊問題：若如所議，則川、湘抗義之師，皆將歸駐京畿，有包圍新政府之勢，危疑震撼，何以相安。第六官吏問題：若如所議，則浙江抗義之朱瑞、廣西附逆之王祖同皆將復職，紛亂恐益甚。第七禍首問題：明知楊度等數人罪積邱山，擢髮難數，而但以削除國籍蔽其辜，則逆黨事成，則公侯事敗，亦不過屏不與齒，人心又何苦而不好亂。至第八黨人問題：率因反對袁氏之逆謀而橫遭蹂躪，本非其罪，當然恢復其自由，豈容妄加判別。現聞公已電商未獨立各省派遣代表，刻日開會，即將此八條議決實施。須知戴叛逆爲元首，爲人格所必爭，竊高位而無名，亦理勢所不許，而況一人引退，萬象昭蘇，袁氏曾屢有犧牲一身救民救國之宣言，又何爲戀棧而不去。故言解決時局於今日，惟有袁氏引退，黎副總統依法繼承，天經地義，不容稍有異議，其他問題皆新政府所有事，與袁氏退位無干。若蔑視法律而不顧，妄冀留袁，任意造作，匪惟與袁無裨，且使戰禍延長，課責有歸，國人萬難承認。抑更有不能已於言者，袁氏不卽退位，謬傳理由有三：一曰外交困難，二曰軍隊譁變，三曰財政竭蹶。夫各國所承認者爲中華民國，依各國國法繼任之人，當然爲友邦所公認，且外交團不信任袁氏，至今日

已達極點，卽爲解決外交困難計，亦舍袁氏退位外無他法。軍隊爲國家服務，非爲袁氏効忠，若謂非袁氏不能統馭，假如袁氏倉卒暴死，軍隊將何由收拾。壬子京津之變，確爲袁氏曠使，遐邇皆知，豈能諱飾，故袁氏一退若當局不主使譁變，必可相安。至財政問題，袁氏在位四年，羅掘無所不至，而財政紊亂乃與日俱深，近以搜括現銀預備贖武，強令中交兩銀行停止兌現，釀成經濟上未曾有之恐慌，可知袁氏在位一日，財政之紊亂卽日甚一日，以此爲詞適得其反。紹儀等痛亡國之慘，求弭禍之方，一言可決，端在守法，故與背馳，禍益不測，謹附公民之義，直陳抗議之書，高明垂察，國家幸福，肅頌助安。旅滬公民唐紹儀等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同叩。（民國五年五月十六日上海中華新報）

（十二） 唐繼堯覆馮國璋迫袁退位電

范靜生、陳叔通、鈕永建、藍志先、谷九峯、柏烈武、殷鑄夫諸公鑒：頃致馮上將軍、齊巡按使、張巡閱使華密沁電文曰：前准華老領銜世電，當具覆道意，未審是否得達，比見三公巧日通電，老成畫碩，佩仰何窮。國危至今，凡有人心，詎不以息事寧人爲急，惟事有非得已者，卽有急於息事而轉以多事者，此不可不察也。愚慮所及，謹申其說。項城仍爲總統，二庵前有此議，桂黔與滇並力拒之，此非好爲已甚，爲國家亦爲項城也。蓋此次發生帝制，實項城一念之差，今

已自悔鑄錯，顧取消帝制，自道德言，誠爲晚矣。而自法律言，要難輕減，有法而等於無法，國尙得爲國乎。此卽勿論，而項城資格之取得，由國會之選舉，然自下令承認帝制之日已喪失原有總統之資格，今欲復任總統，豈惟項城不得自爲，恐亦非吾輩一言承認所能有效也。顧或曰此當視事實，勿談法理，則更自事實觀之。元首監臨一國，所恃威信而已，今項城之自視何如，國人之視項城又何如，不重不威，無信不立，其無爲邪則易之，其有爲邪則疑之，項城此後更有何事可爲，民國亦何貴有此總統。以此爲國，未見其可，不策此也，今日國際團體中，猶有倡爲某某不去，和平不保之說者，我不自謀，人將起而謀之，不幸至是，又當若何。故愛國之士，舉謂項城宜自引退，顧猶有恐繼承之難其人，與兵事財政之未易收拾者，抑知繼承何人，約法具在，凡屬國民，曷敢異議。若實力所寄，則芝泉東海提衡於內，諸公執持於外，何事不集，蓋項城一去，諸事立卽解決，否則絕無解決之望。夫項城取消帝制，既羣諒其悔禍之心，更以一退，息四方之兵，則國人去後之思如將不盡，更誰肯以苛議繩其後。爲國家計，爲項城計，均無逾此。語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則以姑息，彼帝制首禍諸人，既以鹵莽滅裂誤項城於前，我輩忍更以姑息誤項城於後乎。諸公今所主張，誠知苦心自別有在，惟恐項城不加深察，或終制於左右，遷延不決，遂欲藉爲口實，則甚非諸公出此之心，抑豈國家前途之福，故輒忘其愚敢詳論之，惟諸公有以教之。堯等夙愛平和，稍悉事變，今茲之事，亦豈得已而不已，惟念國事不堪，屢誤民聽未可終

淆，不敢苟安於目前，期無蓄禍於異日，區區之心，如是而已。臨電翹企，不知所云等語，特聞，堯澄感。（民國五年四月）

（十三） 岑春煊梁啟超關調停之謬說

岑西林就都可令職後，曾於四號與梁任公聯名致電各省教育會、商會、各報館、各團體文云：國事至今日，舍項城退職外，更無息兵之望，此天下公言矣。乃猶或持苟且之調停說，謂帝制既停，可認項城更爲總統，此誠如蔡公松坡所云，再離之婦，更求歸奉宗祧，不徒大悖於禮，且亦難以爲情。此說之不可行，實無待辯。然又有爲之說者，謂北方軍隊甚衆，非項城不能統一，此言似頗近理，要非根本之談。項城果能統一北方軍隊與否，本已屬疑問，就令曰彼果能之，然項城之年既五十八矣，人壽幾何，一旦溘逝，又恃誰以爲統一者。據春煊、啟超愚見，竊謂北方諸將帥，若誠爲國家百年計，惟有亟自謀聯絡統一。洵能如是，則項城去留，何致牽及北方之治亂，若由此事，萬不能辦到，惟恃一項城勉爲維繫，項城血肉之軀，豈能無死，維繫一年耶、兩年耶、五年耶、十年耶，終有不維繫之一日。彼退猶云召亂，彼死又將何如，圖苟安於目前，遺隱患於異日，養癆愈久，潰裂益烈，以此謀國，寧得曰忠。夫北方諸將，英豪所萃，外而馮、張，內而段、王，皆命世之英，薄海宗仰，非特勲名震鐸，抑亦德量淵宏，戮力和衷，何事不濟，乘此艱

虞之會，協謀解決之方，既可爲項城圖卸肩，以答私恩，復可爲國家策治安，以全公義，公忠體國，不當如是耶。今必欲拂輿論以強留項城，北方能否終不破裂，殊不敢知，欲南方強爲屈從，則斷無望。項城雖自修屠牛憤豚之威，南省又豈能睨力虎食牛之氣，無論獨立風潮，繼五省而起者，行且未已，就令長此止於五省，項城豈能舉五省之軍而屠之，舉五省之民而坑之，而五省軍民，既懷與日偕亡之決心，仍尙存九死無悔，欲其石轉，當俟海枯，積久相持，何以爲國。持調停說者，動輒以外人干涉爲詞，僕等謂既覺外人干涉可憂，則益當知項城引退之宜亟。外人不能坐視我之長此擾攘，稍有識者，皆能知之。然正義人道所在，無論何國，斷無肯庇一人，以與四百兆衆爲仇。然可有干涉，其干涉之條件爲何，不難預測。要知項城既失威信於中外，其不能不退已成鐵案。見機而自退耶，則身名既泰，而人民亦免幾分之傷殘，國家亦存幾分之體面。若猶恃權戀棧，直待不能不退之事實，完全發現，則非復吾國民所忍言矣。諸公愛國愛項城，其何以處此。又項城擠排異己，每以競爭權利相誣，彼推己腹以度人心，愈費詞愈形其醜，他人所不敢知。若春煊者則既老矣，而又久病，今茲強起從戎，專爲共和請命，凡以求死，非以求榮，項城朝退，春煊夕隱，倘懷取而不去之心，甘受天日明神之殛。若啓超者，本爲文士，非有政才，投筆已乖本懷，藏山尙留絕業，皎然此志，無待自明。今黃陂既已依法承繼大局，本可迎刃而解，靖難善後，自有羣公，太平幸民，分思託庇。惟目前事機之危，間不容髮，項城能讓，乃可息

爭。爲國家計，爲項城計，舍此坦途，更無他路。敢瀝肝膽，布其區區，責善解紛，欽遲後命，岑春煊、梁啓超支，印。（民國五年五月）

（十四） 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

愛國同胞乎，吾儕之大敵，叛國之元兇，已於本月二十二日正式發令取消帝制矣，斯固吾國民之威力，義軍之聲勢，各省將軍之暗助，以及東西各友邦之公論迫之，使不得不然。表面觀之，亦若可喜，然而國家之根本問題未解決也，腹心大患未除去也，帝制派之人物，猶蕭然自若也，官僚黨之勢力，猶瀰漫全國也，如兔如狼之逆旅，猶騷擾未已也，謀帝未成又退而謀竊總統也，民權未伸而國憲未彰也，僞共和假立憲之活劇，瞬將復演於今日也，四次五次革命流血之慘禍，猶循環演進而未可料也。嗚呼國民！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爲亂基，苟且偷一時之安，因循誤百年之計。國民國民，叛逆之徒，不與共天，調和之說實同飲鴆，欲民國而長治久安乎，非有眞共和國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眞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於國法上，能裁判袁世凱之罪案始。夫民國國家者，五大族四萬萬人共有之國家也，彼袁世凱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國命，欲稱帝則稱帝，欲稱總統則又稱總統，進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國民，芸芸總總，如牛如馬，俯首受勒，不敢駃騠，抑何卑怯無恥而不勇也。外人之訶我國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凱叛國

罪狀，顯然萬目睽睽，東西具瞻，義帥聲討名正言順，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長江動搖，山陝震撼，桴鼓急進，指顧功成。倘猶許其有調停之餘地，以一紙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辯，遽爾罷兵，國民靦顏，仍復戴之以爲總統，則是卑陋齷齪之奴隸性，更大表暴於世界，國民人格道德墮落千丈，騰笑五洲，蒙羞萬古。歐人之斥猶太遺民曰怯狗者，將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復眷戀於袁世凱，乃不忍蹙之，使窮迫之，使退而絜之，以盡於法也。

袁世凱試政四年，其所表見者，惟苛捐重斂，祇以自肥，授爵封官，無非植黨。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獄，愛憎惟己，生殺自專，不知有國民，不知有議會，不知有約法，不知有公論，昏霾塞天，毒瘴滿地，野蠻橫暴，自擬天驕，國民國民，問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貪其死乎。竊嘗論之，吾國近三十年來，文明進化之大障礙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敗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騷亂，辛亥之和議，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無一不與袁氏有直接間接互相發生之關係，苟不及時剷除之，誠恐國亡種奴之慘劇，必編排演唱於彼昏之手。曲終人散，山河夕陽，甲故年之坵墟，揮遺民之涕滅，雖指天斫地，痛言袁賊，爾時晚矣。況今袁氏詭謀稱帝，僞令煌煌，變更國體，既已竊取帝國之皇冠，則早叛離民國之總統，而稱臣具奏皇帝陛下，種種僞逆之字樣，改元封爵，置監立儲，種種叛亂之行爲，尤昭昭在人耳目。迄義旗一麾，薄海響應，情窘勢蹙，迫而變計，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稱總統，國人非聾非啞，豈無聽睹，約法具在，條文

儼然，此等卑鄙惡劣，狡猾無賴之伎倆，顯干國憲，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謂取消者，不過取消其名號，實未取消其地位，盤據新宮，指揮舊屬，暫示退讓，以殺國人之憤怒，而緩各省之響應。一旦事過境遷，故態復作，仍謀帝制，誰能擔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爲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公民等懼國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責，睹茲橫流，安忍緘默。按照約法第四十二條，應由副總統黎元洪君代行民國大總統職權，挽救危機，維持大局，不患無人。我國民速宜椎鼓進兵，各方響應，迫令退位，執付法庭，永絕亂根而維國本。庶幾國民人格，進躍於歐美文化之邦，政海風潮，砥定於共和新造之國，好亂者國有常刑，野心家懸爲殷鑒，國人勉旃前途幸福。陝西井勿幕、范輔，湖北彭養光，曹亞伯，安徽方漢城、高亞東，江西李鯤、俞原、陳大浩，山西李素、吳映光，河南夏述唐、鄭耀午，雲南陳昌言、趙維藩，貴州朱英、王繼仁，廣東吳光鑑、徐達、卓譽善，廣西蕭煥榮、廖楷，浙江宋左林、陳逸，江蘇諸翔、張東蓀，直隸段譚眞、張萬里，奉天祁心澄、吳世泰，湖南龍璋、鄒介藩、劉鷺東，山東吳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駒、包鴻生，甘肅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陳可均、馬繼如。（民國五年三月）

(十五) 馮國璋致梁啓超電

肇慶梁任公先生鑒：久別丰儀，溯回彌切。自滇黔事起，國難日殷，屢思奉迓高賢，詳加討論，以求弭亂之方，惟所處地位不同，深以難於接洽爲歉。邇者取消帝制，雙方尙在相持，外患內訌，並迫益亟。國璋安危關繫，出任調和，已於感電略敘衷曲，計邀垂察。惟以茲事關係之鉅，國璋智慮之疎，蚊背負山，弗勝足懼，我公令聞廣譽，超越恆流，持論素公，必無偏倚。若得互相斟酌，共任疎通，既可益不佞之聰明，復可定輿論之趨嚮，亟望命駕回滬，俾得就近商酌一切，如承慨允，卽當特派專員往迓廉從。臨電迫切，鵠候復音，國璋勒印。（民國五年五月）

(十六) 梁啓超拒絕調停電

北京教育部張總長鑒：奉電輒歎，記帝制議興，僕所爲文，有云天下大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今茲之禍，誰其職咎，信義久墜，而欲以一紙空白挽已去之人心，云何能濟。僕於項城，忠告善道，既竭吾才，今之分張，良非得已。以公之明，盍亦思比年政象所演，其斷喪國家元氣者何若，長此養癰，舉國士夫淪爲禽獸食人，國人將何以立。項城若稍知自省，則瀛海九洲，何處不可從容以養餘日，其勿復更以禍國者自禍矣。僕文弱書生，何足輕重於世事，西南諸鎮，氣義

相感，輒復遨遊其間，聊效翰採。若夫輿情所趨，軍氣所激，固非搖筆弄電者所能參與也。無緣握晤，臨楮惘然，啓超，魚。都督府代印。（民國五年四月）

（十七） 梁啓超拒絕梁士詒電

日前梁士詒有電致梁任公，勸其寢謀息兵，和平了結。任公即復電云：奉電同茲深慨，弟之顧大局愛和平，當爲兄所夙信，徒以政象泯斲，確成絕望，故揮淚以從諸君子之後。以兄解人，試就四年所蘊毒所造孽，以推例將來，豈猶謂有一線之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發生與撤銷，朝四暮三，何關大計，須知國人所爲痛心疾首，正以其專操權術，以侮弄萬衆，失信天下既久，一紙空文徒增惡感耳。以示外侮，弟等何嘗不日懷冰涸之懼，積久相持，非國之福，盡人能知。然禍源不塞，曷由安國人之心而平其氣，弟即苟且自卸，豈能回西南諸將之聽，諸將即欲苟且自卸，亦豈能回全國人之聽。項城猶怙權位，欲糜爛吾民，以爲之殉，萬一事久不決，而勞他人爲我驅除，則恥辱眞不可湔，而罪責必有所歸矣。弟與項城私誼不薄，誠不忍其卒以禍國者自禍，乞兄爲致拳拳。粵既響應，變局益急，亦宜善自爲謀，啓超叩。（民國五年四月）

（十八） 梁啓超致莊思緘電

北京莊思緘參政鑒：勘電悉，漫游至邕，聊效翰采，何敢言天下大計，幹公松坡各行其事，

又豈區區所能左右。弟與項城私誼如舊，公云前嫌，不知所解。但所稱岌岌等語，須思今茲之禍，誰職其咎，信義久墜，而欲以一紙空言，挽已去之人心，中智猶知其不可。公既循纓冠之義，宜令彼自改約法，宣稱直接對全國人民負責者，亟思所以自處耳。無緣握晤，臨楮惘然，菊君希爲敬謝，啓超魚都督府代印。（民國五年四月）

（十九）唐紹儀忠告袁世凱退位電

北京袁慰亭先生鑒：白宮睽隔，瞬已連年，憶從癸丑電請執事解職，既蒙嚴譴，即蟄居滬上，對於政事，從未妄發一言，妄建一議，坐是亦久缺箋候，甚罪。執事數年來所有不衷於約法之行政，世人注視方嚴，固有公論微言，執事亦自知之。自帝制發生，以至滇黔事起，舉國騷然，不可終日，儀雖雅不欲言，而國事重大，亦萬難漠視。近閱報悉，撤消承認帝制之令，而仍居總統之職。在執事之意，以爲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視之，咸以爲廉恥道喪，爲自來中外歷史所無。試就眞理窺測，今舉國果有一篤信執事復能眞踐前誓，而實心擁護共和者乎。今茲之變，致吾同胞日尋干戈，自相殘殺。儀亦深信執事目前所握兵力財力之充足，亦暫勝於起義之滇黔桂數省。但力服不能心服，古有明訓，此次義舉，斷非武力所可解決，爲執事勁敵者，蓋在舉國之人心，人心一去，萬牛莫挽。茲陳唯一良策，則祇有請執事以毅力自退，誠以約法上自有規定

相當繼承之人，亦正無俟張皇也。抑更有請執事深加注意，於前事之可危者，庚子之攻使館，壬子之掠商場是也。儀秉性狂戇，素荷恕原，愚時所及，故敢呈最後之忠告，採納幸甚，紹儀叩首。（民國五年三月）

（二十一） 國會議員對於時局宣言

天禍吾國，降此鞠兇，蠢彼獨夫，罔知俊悔，議員等屢揭逆謀，正告中外，際茲言龐事雜之秋，宜有息邪辯正之舉，責任所在，緘默難安，略擇數端爲國人告。臨時約法及總統選舉法，爲民國根本法典，背之者卽爲叛逆。袁氏自去年十二月十一月僭竊帝位，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款及第四十一條規定，應受國會彈劾，法院裁判，祇以參衆兩院橫被摧殘，遂致問責末由，久稽刑戮。然袁氏元首資格，早已消滅，萬無可再尸政局之理，此應爲國人告者一也。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載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袁氏因謀叛而缺位，黎副總統毫無附逆嫌疑，依法應繼任大總統之職，煌煌國憲，昭如日星，乃近有倡黎副總統與袁氏大總統資格同時消滅之謬說者。推其用意，無非紊亂憲典，藉便私圖，約法效力，與憲法等。總統選舉法且屬憲法之一部，此而破壞，國何與存，以後如有敢於法律範圍以外，藉詞煽惑，卽認爲背叛民國，罪與袁均，此應爲國人告者二也。袁氏以國會之不使其私，輒敢用暴力停止其職務，兩

年來種種盜國逆謀，乃肆行之而毫無所忌憚。查臨時約法，及國會組織法，大總統並無解散國會之權，二年十一月四號之命令既爲法所不許，則參衆兩院議員法律上之資格當然繼續存在。議員等奉國法如神聖，弗敢稍有侵越，袁氏近方以設立法院，爲塗飾社會耳目，無論袁爲國賊，所行無效，而原有國會議員職務未終，豈能任意更張，亦事理之當然，非議員等所得而私，此應爲國人告者三也。凡茲三事，爲國家根本問題，稍有誤解，貽害滋深，議員等懼莠言之亂政，乃推腹而陳詞，大難方殷，必端趨向，邦人諸友，其鑒斯言。（民國五年五月）

（二十一） 國會議員谷鍾秀等致駐京各國公使電

北京領袖公使朱邇典，並祈轉各國公使均鑒：茲以至誠，敬告於我友邦各代表閣下，我中華民國前大總統袁世凱，背叛國家之公憲，蔑棄友邦之忠言，竊帝自娛，罔恤禍亂，不惟見棄於國民，亦已自絕於友邦。今我國民業已起兵雲貴，聲罪致討，義旂一揮，四方風動，袁氏途窮勢迫，據報載，竟有甘心犧牲國家，欺罔友邦，俯予承認之事，消息轟傳，全國震駭。夫中華民國之權利利益，惟中華民國之政府稟承中華民國之公意，始克處分之。今袁氏業已僭稱皇帝，在我國國法上，在國際地位上，早已失其國家元首之資格，凡有對外交涉，均屬一人之私圖，我全國國民斷無承認之餘地。自民國成立以來，我國民對於友邦之感情，日益親厚，從此提携並進，利

益自不可勝計。我賢明之友邦政府，當能籌計久遠，不肯左袒殘暴之獨夫，而失與國全體之歡愛。乞將此意，即達貴國政府並一般國民，中國幸甚，世界幸甚。旅滬中華民國國會議員，直隸谷鍾秀、孫洪伊，陝西李述膺、趙世鈺，湖北彭介石，湖南彭允彝、陳嘉會，歐陽振聲，江蘇藍公武，江西文羣、王侃，浙江杜師業、殷汝驪，安徽汪建剛、汪律本，福建林森，廣東徐傅霖、楊永泰，廣西蕭晉榮，雲南張耀曾等叩，灰。（民國五年）

（二十二） 吳景濂勸告袁逆去國書

慰廷先生大鑒：雲深三海，日黯九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雖曰菟格集殊，抑亦清濁流別也。追維臨時政府之際，公權總統，我長議會，爲國服役，風雨無間，一日坐談，公嘗撫膺太息，謂外間謠譏賁興，輒以拿破崙相疑，予老矣，行年五十有餘，能復犯天下之大不韙者。愚即曰止謗莫如自修，公但能實行共和政治，則此謠譏可等諸浮雲之過太虛。縱觀世界潮流，我願中國有一華盛頓，不願中國有一拿破崙，好自爲之，勿令他人笑公拙也。嗚呼！言猶在耳，事竟違心，曾幾何時，變本加厲，蹂躪國憲，罄竹難書，橫征暴斂，峻法嚴刑，遞演至於客歲八月。白麻暗降會名籌安，黑幕深藏團組請願，假民意而竊帝位，舉嚮所謂憂讒畏譏，深恐貽人口實者，今乃揭開面具一一躬自蹈之，回首往事，陳義太高，深咎失言，此不能不痛恨公之有以給我矣。相鼠

有皮，騎虎下背，在公之翻雲覆雨，自貽伊戚，固不足怪。惟是殺人越貨，取予毀室，坐使累卵神州，重經一次鐵血之破壞，擢髮寧能數罪乎。乃者滇南與師，號稱護國，金馬有神，碧鷄有靈，黔桂既聞風景從，川湘亦到處瓦解，其餘各省莫不躍躍欲動。迨至前途倒戈，強鄰飛檄，內外交攻，始以一紙書，取消帝制自欺欺人，又冀一手塞掩天下耳目，其誰信之。人之言曰，請公退位，我則謂位已失矣，何退之有，下堂可喻，覆水難收。若復擁兵自雄，便是大盜移國，故我不勸公退，而勸公去。個中利害安危，並世賢達，已披瀝陳之，區區不敏，罔知忌諱。再從各種方面觀察，以促公最後之決心，幸垂鑒焉。今代國家，與古代國家不同，古代以人民爲客體，其政治上勢力潛，今代以人民爲主體，其政治上勢力顯。公自審國人對已謂何，水深火熱憔悴不堪，曷喪與嗟，萬方同概。故小站部曲除却二三廝養，甘作瓜牙，餘皆深明大義，屹立一方，不肯助紂爲惡，內之威權不存，外之信用何望。自國際勸告，一再哀充，久已斲喪中華民國之代表，過此以往，山窮水盡，不知操何術以統治全國也。紙上談兵武力安在，棟折榱崩，卽在目前，此就政治方面觀察，公之不可不亟去者一也。民主國家，與君主國家不同，君主則元首出於世襲地位，或在法律之外，民主則元首出於衆舉，地位恰在法律之中。公自審前茲總統之資格由何而來，始終不能出約法範圍。始由自然個人被選而當國家機關，終由國家機關謀叛而降自然個人。約略犯罪之階段，學理討論爲動機，投票解決爲着手，推戴書上，籌備令下，則爲實行，改呈爲奏，臣僕百

僚，建元洪憲，則確乎其犯罪成立也。尙復靦顏以本大總統渙汗大號耶，眞誠實據，作僞心勞，南山可移，案不可動。此就法律方面觀察，公之不可不亟去者二也。

立憲國家與專制國家不同，專制之政府，無所謂責任心，單以道德繩人。立憲之政府，有所謂責任心，先以道德繩己。公自審兩年前正式就職，信誓旦旦，所稱永不使帝制發生者，今竟何如。口血未乾，土苴以棄，忽而黃袍加身，忽而白宮退步，堂堂一國元首，而作如此舉止，狐狸狎，試問人格何存。夫公之有無人格問題，全在晚蓋與否，及今而爲之所，尙可恢復於幾希。若迴護貌躬已喪之小人格，而重污全體將來之大人格，載胥及溺，騰笑五洲，雖欲恕之，亦烏得而恕之。此就道德方面觀察，公之不可不亟去者三也。然此猶言公不亟去之不可，而未言公不亟去之不能。請更借箸籌之，公不會云，犧牲一身乎，衣寶玉而縱焚，抱斗柄而牽出，史乘記載，讀之猶痛快擊案，大丈夫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奚待蒙塵出亡，致人人欲殺天子之賊也。今以一身與僞總統比較，隋珠彈雀，得不償失，則犧牲恐無異於皇帝末路。與其日暮途窮，蹀躞斷頭臺而伴路易，何若鐘鳴漏盡逍遙共首山而隨伯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安見優游林泉，不較樂於南面爲王哉。苟東山無着臘屐，而西海尙營菟裘，英倫三島，自來爲查爾斯梅特涅等終老之鄉，公亦可以把臂矣。如是，則公之一身正不必犧牲。公不會云，犧牲子孫乎，佩玦泣玉孫之路，揮劍斷帝女之花，詩以流傳，聞之猶涕泗沾襟。令公子何人不能化家爲國，而偏敗家亡國，

無庸布席禮佛，致世世戒生帝王之家也。今以子孫與僞總統比較，覆巢之下，無有完卵，則犧牲恐無異於皇帝後嗣，與其甘作幽厲，貽孝慈以百世難改之憂，何若再法堯舜寓和平，以三恪可備之福。殷鑒不遠，在勝清之世，安見虞賓在位，彼孺子便爲天上人哉。苟有客難乘白馬，而故侯可種青門，嵩山四友，如徐菊人、李仲軒諸老，皆堪寄托教養，共負後見之義務，公亦可以息肩矣。如是，則公之子孫更不必犧牲。此則統就公之一身及子孫兩方面觀察，其不能不亟去者，合之爲四且五也行矣。明公無棧可戀，人生上壽不過百年，嘗聞公門代有傳人，率及六十既傷逝者，行當自念。縱不爲國家計，獨不爲一身計乎，縱不爲一身計，獨不爲子孫計乎。呂覽有曰，萬人操弓射一招，招無不中，今公之爲招也，操弓而射者寧止萬人，誰能保險終不一中，中則犧牲一身，犧牲子孫直繼晚霞新月，同成歷史上讖語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故真欲爲一身計，爲子孫計，惟有先爲國家計。天下有死灰復燃之皇帝，斷無失節再醮之總統，墨西哥之狄亞士、胡爾泰輩，鍛羽遠遁，猶不失爲一世之雄。公既窺一斑矣，宜學全豹，回頭是岸，安用乞盟城下以冀父老之憐，而總統我乎。度公之所以無去志者，莫如藉辭於北部秩序問題，以爲己若一去，則軍隊譁變，無人維持，大之或攻使館，小之必掠商場，立召外兵，代爲平亂之禍，浸潤以迄於亡。噫！此真所謂掩耳盜鈴者。人病七日不汗出則死，自古豈有萬歲天子，於今必無萬歲總統，假令公食不下嚥，疽忽發背，或竟旦夕間罹暴疾不起，則如之何？將謂死後必亂與，抑謂國家生

命及汝偕亡與，誰歎歎天，其厚誣我國民政治能力實甚。況現在黎副總統之德望，中外輿論翕然同稱，使按約法代行職權，收拾殘局，易如反掌。加以段建威元勳宿將，深得軍心，隱若長城之重，出而相資爲理，雍容坐鎮，市塵可以不驚，又何不能維持之有。留則假人名以求轉圜，去則張已勢以作負隅，持矛盾寧得爲通，萬一不幸真有意外之變，則必公之暗中鬼祟，以爲捲土重來計耳，壬子焚燬之事，能發能收，國人誰不知之。故今者公不言去則已，即言去矣，又當有善意惡意之分。

公之去能由善意，愛惜國脈爲留餘地，生靈不化劫灰，財政不遭破產。庶幾古之君子去國者，他日雖有人提起彈劾，主張缺席判決，或因最後一念之功，可抵從前萬惡之罪。否則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竭澤焚藪之辣腕，推倒中交兩行以出柙毀櫝之陰謀，發縱京津一帶，是以不去爲去，不諛之惡意不得。當斯時天無日月覆公，地無山川載公，凡有血氣，莫不欲得而甘心以剗刃剛腹。公能殺宋遜初於海上，人獨不能殺公於項城；公能殺黃遠庸於美洲，人獨不能殺公於英國；無論在內在外，涉想前途，環瀛雖大，直無死所。公漫道中國無人也，不於其身心於其子孫，遑夢想拿破崙百日政治哉，然則愚前所謂一身不必犧牲者，要視去之之意若何，決在此不在彼也。抑又聞之，最近道路流言，或傳公因兵財兩竭，調停無望，謀以復辟政策抵制護國軍，已運動滬濱遺老著論鼓吹，並有授意某上將軍率兵入衛之說。此事離題太遠，我未敢遽信，蓋以洛下

衣冠之邦，洎上詩書之第，公之不善，不如是甚。平心論之，同爲黃帝子孫，今茲之役，不過舊思潮與新思潮之爭。公於國家，初非有積恨深仇，必欲同歸於盡而後快者，爲董卓、桓玄者未成，爲劉豫、秦檜者何得，殊覺不近人情。猶憶公某日，申令明認中國爲四萬萬人共有之國；又云以予救國救民之初心，轉資爭權爭利之藉口，今不亟去，已不足表白初心，間執藉口矣。倘復死不擇蔭，挺而走險，初心本在爭權利，藉口乃在救國救民，反唇相稽，其將何辭以對。故謂公有利用復辟之心則可，謂公有實現復辟之事則不可，矧清室憂患餘生，明於順逆之故，未必敢以優待條件孤注一擲耶，鼉鼻之技，無過於五，儘可一笑置之。嗚呼！明公生不逢辰，非戰之罪，四載總統，八旬皇帝，俯仰千古，亦足自豪，撫枕嘆息，流芳之念勿絕，遺臭之心勿甘，我願公多留去後之思，將外間所傳爲攻使館掠商場，並復辟政策者一爲雪之，斯幸耳。竊計出都之期，匆匆纔達一週，而廣東、浙江、江西等省，陸續宣告獨立，神州風雲變幻日亟，再閱旦暮，長江以南，大河以北，更當作何景象。前之薄天子而不爲，既已遲於三省聲討之後，後之求黔首若可得，宜自決於八方響應之前，一誤豈容再誤，皇帝總統事異理同，豈不能得志於皇帝者，尙可得志於總統乎。公早去一日，國與民卽早救一日，公晚去一日，國與民卽晚救一日，時間消息，空間係焉，國於是待命，民於是待命，一身於是待命，子孫於是待命。愛公者必以去勸，陷公者必以去阻，一愛一陷，自非有大智大勇之英雄，孰能辨別於其間。黃沙捲露，白日失光，天時人事，

相逼而來，同室操戈，念何能久，用援君子有過，希冀善人受言，知我罪我，均所不問，伏祈公爲國自愛。（民國五年四月）

（二十三） 張謇致徐世昌書

菊老相國前輩閣下：違侍左右，忽忽半載，辱奉明問，累讀增瞻。當籌安會發端之時，正下走襍被出都之日，瀕行謁辭洄上，語及君主問題。謇無似，自以獲交洄上三十餘年，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隱情惜己，非所以對故舊，因本懇摯之愚，陳是非，說利害，反復更端，至二小時之久，而謇窾未竟，洄上頗不以爲忤，私心竊喜，謂旦夕之頃，可以消弭無形。不圖羣小交蔽，以帝制爲投機，居洄上爲奇貨，浸淫醞釀，以成今日之禍，思之痛心，夫復何言。公於帝論勃興之時，潔身而退，及覩時局顛危，慨然出山，取洊帝制，自任以天下之重，風誼卓然，誰不欽仰。夫今日海內洄上故舊，締交最久，如公與下走者，殆無幾人，而公與洄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愛洄上也，自較下走爲尤摯。惟明問所謂國步益棘，痼疾已深，責望下走罄其慮，貢於左右，復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職得請以來，專意村落，不一語及世事。比聞桂繼滇黔而起，乃盡取前此二三月之報紙，撮要而觀，不禁太息於熱中羣小之誤洄上，遂至於此也。目前則粵繼之，浙又繼之矣。公所謂痼疾已深者，則下走尙有一最後罄慮效忠之說，請畢陳之。辛

亥之役，海內騷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洎上不能統一全國，故南中各省，擁護不遺餘力，凡可以鞏固中央者，舉不惜犧牲一切以徇之，蘇鄂兩省，尤爲顯著。癸丑之事，洎上得收迅速藏事之功，雖由北方將士之用命，亦全國人心信仰之效也。自帝制告成，而洎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洎上之威望墜，無威無信憑何自立。中國歷史，國事搶攘之會，皇帝下罪己之詔，則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冊載之以爲美談。若總統則非皇帝比也，今取銷帝制之申令，曰自承爲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惡，甚且號舉義旂者，卽茂膺勳爵之人，此無他，不信故不威，不信先伏於人心，故不威乃見於軍事。今且不必論法律，不必論是非，而專論利害，曹錕、張敬堯所統皆北方勁卒，進退趨避，頓於瀘叙之間，湘省北兵，號稱三萬，以當滇軍數千之衆，未聞有若何奇功偉績，浸假而兩粵會師分途入湘，此三萬不相統屬之北軍，能保必勝乎。湘失則荆襄動搖，則蜀中北軍之後路斷，報紙固言某省某省，且爲浙續，縱未必遽成事實，而中央則不能不防，防多則力分，以軍略言，中央已成反攻爲守之勢，以政治言，中央卽無統治全國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藥者一。報紙又有調和之說，謂公將羅致反對之人，組織責任內閣，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則竊意梁、蔡旣抗顏行事敗非身殉，則作海外逋客耳，尙冀其佗佗侃侃，俯首惕息於北京偵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藥者又一。武力與調和，皆不易解決，而中央六個月必平亂之認期，轉瞬卽屆，外人詰問，將益見逼，何以應之。夫今日猶同室之鬪也，設來強鄰之責，爲我處分，暗叱而平亭之，是

使吾民墮受人保護之地位，而國將不國，五洲之內，百世之後，推論禍首，咎將誰歸，此尤三十餘年故舊之感，所腐心而欲泣者也，如何如何。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記曰：臨時而屢斷，勇也，又曰：有義之謂勇。今爲國計，爲民計，爲洄上計，惟有以眞悔改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報言湯、唐諸人，曾有勸退之電，不知確否，不知洄上能舍己以聽否，下走原始要終，反復度之，亦以爲無逾此說，下走非貿焉附和而雷同之也。爲國計，免外人之干涉，爲民計，免軍民之荼毒，爲洄上計，上不失爲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爲與時屈伸之英雄，洄上之承認帝制也，固嘗以救國救民，犧牲一切，號於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犧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犧牲，寧復樂此無聊賴之虛名，供不相諒之描畫，逞忿一朝，與國人搏，使犧牲一切之意，轉無以表白於天下乎。或者謂北方軍警，非洄上不能統馭，一旦受代，恐生騷亂，證以壬子三月之變，誠亦應有之虞，但洄上果於辭職之時，推誠公布，曉以大義，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愛惜國家，軍警果信賴洄上，必能體洄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與芝泉總長，復左右維持其間，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設也受代之頃，中外宴然，匕鬯不驚，則今日之反對洄上者，他日將轉而感佩，謂命世之傑，其器量果度越尋常，不在華盛頓、林肯下也。抑洄上今日雖不如昔日之能統一全國，但尚有一部分之軍人，爲其心膂，此雖反對者，亦不能不認，夫此一部分之軍人，使之統一雖不足，而聽其生亂則有餘，如洄上仍惑於羣小，必欲竭此一部分軍人之力，延長戰禍，

使民生糜爛而無遭，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則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愛洄上，自謂不後於公，故敢本愛人以德之旨，貢諸執事，以間接效忠於洄上不遠而復之明，與執事守正不阿之忠，度必察區區之愚，而諒其無他也。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來，鬚髮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門謝客，日惟以書生結習自遣，爲慈善事不給，至於鬻字，以是爲樂，每念鄉里朋輩之寡歡，益繾繾海內生平之舊雨，洄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則下走近所經營江上之五山，與洄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爲聯袂偕遊之地，人世未來之事，聽彼英英年少爲之，而倚仗觀焉，爾時洄上當信下走今日之言爲不謬也。屬者洄上與公所觸，苦惱極可念，寧不願一往省視，願奉晤時所欲貢者，亦不外此，而轉不若筆述之猶可曲達，且軍事方擾，旅行不便，不能遠赴嘉招，臨穎惘然，蓄歎亦仍若未竟也，幸鑒諒之，伏祈爲國萬萬珍重。（「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伍、討袁之輿論

一、雲南獨立感言

大 聲

天命未改，共和軍興，袁帝不暇，滇南獨立，雖曰人力，有天意焉，夫吾國之不政久矣。綱維見握於宵小，大權專擅於獨夫，制治不良，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大局搶攘，羣黎怨毒而待舒，

國勢飢蹙而綦迫，侵疆有周天之被，災厄總匝地之連，人心洶洪，夷羊在牧，憂時踈弛之士，以爲革命必不可免，故冒百險，嘗萬難而與今日之惡政府抗。月前上海之役，實啓先聲，茲則滇嶺興師，復圖再舉，義征不憚，誓白水而直搗幽燕，勇結同袍，厲赤心而共扶民國。夫元兇在位，民不貧居，苛政久孳，定殘國本，故三軍時邁，因犯順而必誅，五材並陳，實去兵之未可。蓋我國之亡，非有豎甲利兵也，非賴政通人和也。將屬績之奄奄，而能養餘息微喘於斯際者，列強等之均勢成也。袁世凱內政不整，示人以可侮之端，俄既取於東蒙，日亦拓乎南滿，邊陲已啓外交之釁，腹地漸來內侮之憂。展覽輿圖，日蹙百里，噫可哀已。乃袁世凱猶不自思，奪攘矯虔，納國家於隱囊，以私我神器，有張說橫財之鼓鑄，重苦生民；步王莽功德之賡颺，厚植死黨，登僉壬而黜正士，藉寇兵而齎盜糧；羨皇位之巍峩，嫉奸回之勸進，雕雕焉懸賞爵重賞於前，以梟牢天下，動政體之紛擾，致人心而迴遑，破棄共和，摧殘正義。其尤惡者，唱聯合軍之加入，（袁氏有意破壞中立，欲使我國加入歐洲戰爭聯合軍，以博英法人之歡心，要求承認改稱帝政。）明知國力不贍，意忍竅竄生靈。又以帝制承認之要求，不辭遣使送地於日本，（袁氏擬派周自齊爲日本特使，將以承認中日交涉日人要求之第五條項，並許以其他種種權利，以期日人贊成帝制之謬舉。）嗚呼！袁氏之惡，誠有上通九霄，而下達黃壚矣。夫割國之錙銖以事人，豎刁伊戾弗爲也，豎刁伊戾弗爲，而袁世凱敢爲之，是袁世凱鬻國之罪，豈非浮於齊宋二賊之上哉。

語云：福莫大於無禍，利莫美於不喪。袁氏柄政以來，迄今五載，然吾民所被禍之大者，罄東山之竹而不能盡書。至夫喪失權利之欲，更不堪煩於齟齬。故游神祖國之政局，輒酸足而損心，惟袁氏死萬衆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則吾民屏氣重足之憂危，正不知伊於胡底已耳。

夫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制謂之盜。今袁世凱之誅鋤正士，窺竊公器，變亂政制者，與春秋之所謂盜，正不嫌異時而同罪也。春秋之盜，尼父以褒貶爲斧鉞，嚴辭讜論以誅之。今日之盜，吾民既無言論褒貶之可言，況袁氏之專橫，更不得以梁翰濡毫，足以懣其神而馨其魄。是故滇南烽火，滅殄氣於獠都，江左戈矛，清祆氛於涇夏。蓋身有醜穢，正行不勝，國有妖祥，善政難舉，保喆之語，良有以焉。吾民既知袁世凱爲一國之窮凶大慝，正宜協力以誅之，振披荒糾厲之精神，除昏瞶愚駭之豎子。渠魁若菹，自息民艱，封豨既竄，當銷國難，吾國民也，其可不及早圖之歟。

老子曰：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袁世凱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而乃假其便勢，肆其野心，入則乘等，出則黨驍，以助其取携我億兆莊嚴之利器，致令彼倚法以削，依勢作威，此則吾民之失，固亦無可爲諱者。然人誰無過，改之何嘗，袁氏既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讐，吾民最後之決心，自不容輯柔爾顏，對此違信齟齬之徒，作躊躇歧路之計。尙書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袁世凱長惡不悛，揆之正義，

必無可道。吾民果以尙書之義爲合，其有不次骨爲戾而明正典刑者，鮮矣乎。

由斯以譚，則持國政之平，安生民以樂者，非袁世凱所能也。而懷芳弭暴，開國化家者，革命黨實足任之。今滇南已建拂天之旌，而黔粵蜀梁，亦鳴振地之鼓，具顛秦蹶劉之勢，成箕張翼舒之雄，涉血屬腸，與賊相薄。夫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此不易之理也。今滇黔粵蜀梁之舉，非爲己而爲人也，故得道者必多助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其陷敵猶強秦之執弱韓，摩蕭斧以伐朝菌也。淮南曰：同利相死，同欲相助，同情相成。由此觀之，雲南獨立之舉也，吾人對之，其必厲以死厚以助而祝以成也。（「民口雜誌」第二卷第十期，民國五年二月十日美國舊金山發行）

二、吾人今後之覺悟

葭 外

同一澤水耳，伊民遇之而無子遺，挪亞遇之而克保厥族，無他，以有先見否耳。等一東風耳，阿瞞以之而殲百萬之軍，武侯以之而定三分之局，無他，以能善用之否耳。故夫成敗之歧，始自一點，投機之會，間弗容髮，吾人遠溯史乘，近衡時事，其間得喪興亡，胥足引以作鑑。吾國人智蒙識稚，性復懦弱，既鮮遠矚明見之眼光，又乏兔起鶻落之手段，每觀一事，事先則無所籌策，備法以應付之；故雖一極微事，鮮不失敗以終。而謂予以爲國大任，其不至於鹵莽滅裂

者幾何，遠且弗論，民國肇造於茲，曾未五稔，穫斯惡果，非其顯據邪。吾嘗謂假令武漢首義之際，不惟素無宗旨之黎氏，而戴革黨之健者，大江以南，勢力實歸我有，當不至與北軍爲遷就的媾和，更不至明知袁之非夙志共和而偏舉之。元首得人，共和基固，何至演二次革命之慘劇。又令二次革命苟無鼠首兩端之黎，袒護國賊，義師晨興，兇首夕授，又何至費今日三次革命之煩苦手續。推原禍始，未嘗不嘆武漢發難者一念之差，貽此無窮之戚。若夫一般國民，坐觀宋案發生以後壽安會出現以前之袁世凱之不道，猶昧昧然戴之，以釀成此日大患，始憬然思撲之。晉寇實深，緊誰之致，秦孽已重，相率以驚，蒙愚庸懦，不亦大可哀邪。

滬難發後，滇黔義師，繼之以興，雄鷄一聲，天下皆白，國人如夢初醒，凡有血氣，靡不景從。四百洲風雲，平地捲起，自斯以往，龍拏虎擲之活劇，腥風血雨之慘狀，必將如活動寫真之紛映吾人眼簾。換言之，中國必將由小康時代而入擾攘、恐怖、危險時代，雖然，我無遠識無定旨無毅力之國民處此，其與泛無柘之破舟於駭浪中將毋同，此有心人所以惻惻然悲，慄慄然懼，忡忡然憂。毋亦曰：今日之中國，不啻已入膏肓之病人，刀圭再誤，固必立斃，藥力稍緩，亦不可救。斯不佞所以不辭爲苦口之言，貢逆耳之箴，俾邦人諸友。知吾儕處今日境地，揆將來形勢，思拯中國，宜具如何覺悟。覺悟具矣，識斯定，旨斯堅，力斯毅。方針一貫，百折不回，庶不至如前者之事先無備，事至皇惑，事後罔補之弊。

茲欲促我國民之覺悟者，厥有二事：

一用全力以倒袁也。粵諺有之曰：「蟻多攪死象」，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蟻昆蟲之最微，苟合其力，可斃動物最巨之象。我四億民衆，若壹其心，協其力，雖佰什袁世凱，曾弗足以作我砧上之糜，烏能倚尸其餘氣於此日。然今者賊惡大暴，不患無人起而倒之，特患不能用力倒之；不患不能用力倒之，特患不能以全力以倒之耳。二次革命，非無人倒袁也，何以敗，以力之孤耳。厥後三次革命迭起，非無人倒袁也，以助之者寡力弗能全耳。是故搏子搏兔，猶以全力，而謂鳥雀擊梟，而可渙然無羣乎。我國民者，允宜懲前毖後，策出萬全，立於不敗之地斯可。抑猶有進者，今番革命，非二次革命比，二次被創，仍可再舉，今番失足，必墜淵底，永無起日。何則，二次革命燭，袁力雖強，尙未固；雖專制，尙未帝，帝則召民怨，以有今日。今日實袁最難產之關頭，使其無災無害以產出一帝，繼繼繩繩，萬世一系，自茲以往，吾儕蟻民，吾儕赤子，吾儕小百姓，唯有蜷伏於聖主治下，倒行逆施唯命，何也！天皇神聖，臣罪當誅也。棄權割地唯命，何也？中國者，袁家之中國，非吾民之中國也，權袁之權，袁自棄之，於吾民何與。地亦然，袁自割之，於吾民何與。嗚乎！袁自任國民公僕之總統以來，未及四寒暑，其間之倒行逆施之甚，棄權割地（雖未明割西藏、滿洲、福建，實已隨其交涉條約而去）之大，方之清廷，猶不可以道里計。脫一旦稱帝，爲所欲爲，吾民吾國前途，庸堪設想乎。吾書至此，吾不寒而慄，而不自

禁其心之悸齒之顛，吁！此真我國民被髮攔冠而倒袁之時也，破釜焚舟而倒袁之時也，攘臂一呼，創病皆起而倒袁之時也。且今日亟起倒袁，其利有四，否則利害相反焉，請略申其故：（一）袁勢孤也：袁得據總統位，原因雖弗一，其最大而最著者，以其爪牙之衆耳，乃以稱帝故。其局一變，近而股肱心膂之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去之矣；遠而受其羈縻之唐繼堯、劉顯世、劉崇厚、陸榮廷、湯薊銘岬之，及爲其所愚被其所脅之，迂儒懦夫亦惕然悟奮然起矣；衆叛親離，時日曷喪，外強中乾，亡可立待。今日倒袁，譬之倒夏日之冰山，稍施以力，隨手卽頽。如其瞻顧徘徊，時機坐逸，秋至冬來，勢復凝固，雖有神工鬼斧，無能爲力焉。（二）乘外人未承認帝制也：滇師唱義，轉戰累月，外人不以叛徒視，殆直認爲交戰團者，以未承認袁之帝中國耳。（軍興時袁取照會安南法總督求以數事，法督以吾但知有民國，不知有帝國拒之，是其明證）若一經承認，卽當如彼東鄰之子所謂：「革黨之力，足鎖支那則已，否則各締盟國以袁爲帝，以其家人爲皇族，表以相當之敬意，冀其基業之久遠，蓋亦不得已。」（見本誌前號不佞所譯之疑問之支那元首）申言之，各締盟國認袁爲帝，則冀其基業之久遠，冀其基業之久遠，則不許革命軍之倒袁，縱袁敗於黨，必助以力，或代之平，革軍敵一袁猶不易，況列強乎。吾故曰：袁爲帝後，革命永無成功之望，卽此一端，可以審矣。（三）民氣盛也：二次革命敗後，民氣銷沈，達於極度。洎中日交涉而稍起，籌安會發生而更起，實行稱帝而大起，滬事發後，革命氣燄，遂有燎遍禹甸之

槩。語曰：一鼓作氣，吾人不於此時勇猛精進，達厥目的，則再衰三竭，其不落莫飄零以淨盡者，又幾何哉。（四）賊政府之置於軍資也：不佞前不云乎，現代戰爭，不在兵力士氣，而在金錢。二次革命之敗，敗於金錢耳。今者，袁欲借外款，不特歐戰影響，外人無以應。即有矣，亦決不於袁力孤勢殆之時借之。欲募內債，則民方思嚙啖獨夫之肉，又誰肯齎寇兵以資盜糧哉。近袁困甚，至以即位籌備金充軍資，至出賣官鬻爵之窮策，拮据情形，不言可見。反觀我革命之餉糈何如，內地則明納暗輸，外埠則源源滙送。吾猶記「疑問之支那元首」篇內有一節云「第二次革命之被摧，非袁之兵力優也，所優者軍費耳，脫革命黨亦籌得與袁匹敵之軍費，當此袁氏勢將瓦解之秋，豈特足捲四百州之大亂，其功之成，固在識者心目中。」目下軍糈一節，似革優於袁，執斯而論，勝敗之運，殆可豫覩。然滿招損，驕致敗，萬一不幸，袁又不惜犧牲莫大權利，借得外資，而資助民軍者，或力懈而志餒，則主客之位易，勝負之機轉，最可警也。故爲今計，一方面如雲南政府宣言「軍興後凡袁與外人所訂之約作無效」，以絕其外債之路。一方面吾人各竭其力，輸財革黨，成功而後已。由是觀之，以上四利，我國民能速用全力以倒袁，則致之，否則生反對結果，而致大害。故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成敗之歧，始於一點，其是之謂矣。吾今正告我國民曰：戰而捷，共和再興，子孫萬禩，世食吾賜。若其不捷，作自由之鬼，歸眞帝鄉，寧不勝憔悴呻吟於數重奴隸圈裏者萬萬。且也，衆志成城，堅心貫石，壹乃心，戮乃力，毋畏愆，毋躊躇。

踏，毋妥協，（袁近狼狽甚，屢欲與革軍和，提出種種利誘民黨之條件，吾人決不承認，蓋共和與專制無兩立之理由，即民黨與袁世凱決無兩立之理由。）梟獨夫之首於國民軍麾下，直朝飯前事耳，吾人其勉旃。

一倒袁後之再接再厲 現時局者，以肇和之役比辛亥黃花崗之役，以雲南發難，比武漢發難，準是袁政府其與滿政府同一運命而倒，固無待著蔡。但倒袁之後，吾人遂可以卸厥仔肩乎，曰：大不然。吾言至此，吾知閱者或有相難曰：子殆思窮兵黷武歟，中國滿目瘡痍，何堪再糜爛。民之厭亂久矣，袁世凱悞國殃民，不得已用兵力去之，國賊伏誅，與民更始，吾人復何多求。應之曰：唯唯，否否，子亦知吾人之惡袁，非惡袁其人也，惡其摧滅我共和矣。直言之，惡其塗毒我人民矣。然而今日塗毒人民者，豈第一袁世凱。一大袁世凱，號令於北京，無數心袁世凱之心行袁世凱之行之小袁世凱，棋布於全國要津也。農夫之去惡草也，豈有只芟除其一二根豐者苗者，而任其餘之滋蔓。吾知袁逆一旦沒落，其平日勅封之親王、郡王、上將軍，眨眼間即樹降旗於民軍，甚則倒戈於主，而大標榜獨立之名，此人者非即昔者之叛清廷而歸民黨乎，又非叛民黨而歸袁逆者乎。共和專制，非其所恤，朝秦暮楚，爲勢是趨，苟保其位，戴民黨可，戴袁世凱可，戴日英德法皆可。雲南獨立以還，各省僞將軍以民意之反袁也，多爲動搖，故貴州繼之矣，江蘇、廣西、湖南、四川、廣東亦有崛起之勢。他且勿論，不佞粵人也，請以粵爲借箸謀，龍濟光入粵後，吏治窳敗，盜賊充斥，縱兵殃民，象俛殺良，殘刑甚於炮烙，抽剝不遺錙珠，甚至清季所

禁之鴉片賭博亦復興之。三千萬人民顛連於虐政下，呼籲無路，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不佞每接鄉書，或聆鄉人來述故鄉之慘狀，未嘗不涕淚沾襟也。頃者閱報，而知龍濟光有獨立之意，（聞粵人迫龍平和獨立，龍以潮流難逆默許之）假令龍賊亦戴假面具，高樹獨立幟，吾人便可默爾而息，再奉廣東於此獠之手乎。如此革命，百次何補，如此共和，專制何若，語有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我革命黨救國爲懷，拯民是任，苟非躋國家於真正之共和，俾人民以真正之幸福，則惟有以身殉其主義，含笑從諸先烈於九原下，奚能偷一時安，爲苟且計，以誤國誤民，欺人欺己。吾故曰倒袁之後，吾人決弗能遂卸仔肩，其必將與袁同臭味者，芟夷而蘊崇之，絕其株，纖其菌，碎其卵而後已。請更爲一斬釘截鐵之言，以告我黨人曰；其與我中華革命黨之宗旨相悖——卽與真正共和之主義不同者——吾人不能戴之奉之，卽不能委以治理中華共和國之任，亦卽不能畀以掌握中華共和國之權。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吾人其勉旃。

以上兩大覺悟，吾人在今日所最當拳拳服膺，片刻不可去諸懷者也。夫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凡人任平易或合序之事，尙可有條不紊以行之，一朝事起倉卒，難澁出意外，操縱之者苟先無確定方針，其不臨機失措終至債敗者，蓋寡矣。今者，中原風雲，瞬息萬狀，我國人若渡巨洋，舟發之際，氣象臺已示大警，爲舟子者，苟不先定其針，固其柁，適其帆，及風濤大作，桅傾楫摧之際，始倉皇謀於胡越之客，不亦殆哉。嗚呼！吾人亦知我中華革命黨，爲全國革命軍之

領導者，即爲共和國之建設者，詎可不宏其識，定其旨，毅其力，以貫最初之志願，以達最後之目的。憶去年謝子抱香，貽我詩曰：重洋滌滌魚龍嘯，努力橫流過渡時。吾則欲以之轉箴我同志。（同前）

三、革命之目的與教訓

觀海

自上海肇和事件發生以來，不出一月，而雲南繼起，義聲被於全國。於是天下人士，咸懷一極熱烈極饑渴之希望，即望各省將軍巡按使，聞風響應，共搗幽燕，早置袁賊於斷頭臺上，務收縮其所謂革命之界線，一若革命黨人，惟對於袁氏有惡感，袁氏一除，萬事斯了，而革命亦可以止息也者。及見各省將軍遲疑觀望，至今月餘，尙無響應之事實，則又轉希望而爲失望，疑革命大業，終不可驟幾，其尤無聊者，又恐曠日持久，易啓紛爭，因而但懷悲觀，不求貫徹。嗚呼！以如此志行薄弱苟且姑息之人，與言革命，幾何其不敗乃公事也。夫革命爲至神聖之事，不可以僞託，不可以苟容，不可以嘗試。當其發難之初，已早具一排除萬難冒險之心志，若事事而恃人，時時而望人，則革命烏能成，且亦何必汲汲於革命者。故夫各將軍之能響應，吾黨固歡迎而聯絡之，卽始終頑抗不從，爲賊効力，亦未嘗出吾黨之意外，而違其初志，不過於破壞時代，費力較多，成功之期，或因此而稍須歲月。然破壞之後，計及建設，則分子純一，無新舊水火之見

參雜其間，更可邁進文明，爲根柢之改革，其所取儻之歲月，又豈區區縮短之兵事期間所能比例耶。淺識之人，不明此理，其悲喜態度，恒視各將軍之向背爲轉移，是徒熱心於討袁，而未知革命之目的，與未受革命之教訓耳。

各省將軍之響應，於討袁爲有利，吾固承認之。然於革命之目的有利與否，則仍屬疑問。蓋革命之目的，在鞏固共和，刷新政治，使國家循文明進化之軌道，使人民有自由活潑之精神，非單純討袁，如古昔之清君側，如個人之報私仇比也。不過袁賊一日在位，共和一日不存，國家一日不安，不能不擒賊擒王，爲革命進行之第一步。假如袁氏今日，突遭暗殺，或罪惡貫盈，不疾而死，是袁已伏法，無討可言。然全國之政象，倘仍舊觀，共和之真際，猶未確立，則革命之目的，仍可謂無絲毫達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則不如不拒以待時機之爲愈。不佞常言，革命軍未起之先，袁氏不可以死，卽暗殺之，亦無大裨補於革命，爾時必不出三途，非清帝復辟，卽袁氏兄弟爭國，或各將軍擁兵割據，如是而已。其於吾人最大最終之目的，寧有補耶。今國人眷眷於各將軍之舉動，響應則以爲喜，觀望則以爲悲，其亦計及各將軍之與革命目的，果有若何之關係否。各將軍之中，非無一二明白大勢熱心共和之人，然大多數爲袁氏走狗，平日以嗜殺爲能，以蠶國爲志。時至今日，尙欲保守其祿位，不附義師，則其人之不足與言，已可概見。吾人革命，其目的在救國，其手段在倒袁，而若輩則當在倒袁範圍中而並受掃蕩。今反倚賴其響應，

事既成矣，不能不認爲元勳，爾時經國之事，條理萬端，以彼徼倖之徒，參與其間，處置之難，必有百倍於今日者。虛與委蛇耶，則革命之目的，必不能澈底而貫通。中道棄置耶，微特根據已固，搖動甚難，且亦非所以待功人之道。如此，討袁之目的雖達，而革命之目的終不得達，是非更大掃除，再次革命，恐所謂國利民福，仍無着也。夫天下重器也，革命危事也，今乃因去惡不盡，爲德不卒，至將天下重器，一摘再摘，豈吾人救國之志所忍言，亦豈國人厭亂之心所能任。故此大東南學義以來，各將軍响應固佳，卽自甘化外，不附義師，亦於革命前途，無大關礙。國人翹企月餘，颯颯過慮，是未放高眼孔，一瞻矚之而已，此革命目的之說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次革命自當以辛亥革命爲鑑戒。今試一觀其原因結果，若者爲利，若者爲害，則足爲吾人之教訓者實多。使當時不求近功，不甘小就，則南北必不至議和，北軍將領，必不至仍典重兵，忝居功首，卽袁氏亦不能憑藉勢力，承清帝之僞命，組織共和國家。惟既功虧一簣，恃其響應，以倒滿清，於是總統不能不奉讓，定都不能不北京，唐內閣不能不被擠，留守府不能不裁撤。馴至民黨之勢日蹙，袁氏之焰愈張，遂有廢國會、散政黨、殺議員、去都督之事。民黨知從前之失策，忍無可忍，起爲二次革命，以圖補救，而袁已根深蒂固，無可動搖。卽至今日仍有此至不祥至可怖之三次革命，重勞吾民，亦皆食辛亥時急功近利倚恃他人之報，此實我國民椎心泣血，所不能一日忘者也。不特此也，北方諸將，醉心袁氏，不解共和，引爲同情，

固滋隱患。然卽所謂武昌首義之黎元洪，所謂南方響應最早之程德全、朱瑞等，宜若可以共障狂瀾，力持公道，乃因其官僚性質，臭味相投，終亦助長袁兇。不惟不將革命目的，稍謀貫通，其所作所爲，且亦多與共和爲敵。是對於革命無誠意，而惟以響應邀功，或藉以免禍者，皆不足以共謀大業，固昭昭也。今國人所眷眷於各省將軍巧其響應者，是不過望其爲辛亥革命時之北方諸將耳，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亦不過望其爲武昌首義之黎元洪，爲響應最早之程德全、朱瑞耳，望其成功之速且易，亦不過望其如第一次矣。然而效果何若，利用何在，求一時戰禍之減縮，於是有一二次三次之戰禍以補之。偷一時形式之小安，於是有一四年紛擾舉國騷然之事實以償之。嗚呼！害不十不變法，利不十不革命，今各將軍之不響應，一方面爲不幸，然卽響應矣，卽合力而倒袁矣，其果有十利於革命否乎。抑先例具在，終無可逃避之數乎。吾願世之君子，但斤斤以各將軍之向背爲悲喜者，一長思也，此革命教訓之說也。

吾非謂各將軍之響應，爲當拒絕，不過謂各將軍之不響應，爲非屬悲觀。吾非不許各將軍以爲國圖功，吾第恐國人徒恃後援，而自墜其獨立進取之氣。蓋吾人革命，在達其最大之目的，而非可苟安，在避其最不幸之原因，則莫循覆轍。西哲有言，革命之事，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不止。又曰：失敗者成功之教訓也。茲二說也，吾願我國人奉之爲金科玉律。小勝不以爲喜，小敗不以爲憂，務放大其眼光，鼓舞其毅力，以求達最終之目的。彼數百年根深蒂固之滿

清，尙倒之如摧枯拉朽，更何有於神人共憤衆叛親離之袁世凱哉！是在我有決心之國民，是在我大無畏之國民。（同前）

四、論日本拒絕袁氏特派大使事

若 木

國際上問題，論利害，不論公理，此一般人所公認也。然往往有時無甚利害之可言，而公理問題，於以發現；或有利害之可言，則又因其利害之所在，而特假主張公理之名以趨避之，而公理問題，亦以發現。由前者言之，美國之退還庚子賠款及憤英、法諸銀行專橫毅然逼出六國銀行團諸事是也；由後者言之，德法俄三國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半島於中國之事是也。若夫有利害之可言，而同時能不溢出公理軌道之外，斯奇矣；有利害之可言，而其所謂利者，又爲其日夕求之而未得，正值其至，復沿飾公理執言以拒絕之，此非奇之又奇者耶。

袁氏自雲南事件發生，乃發表特派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祝賀日皇即位大禮。夫祝賀，禮也，亦國際聘問之常道也。國卽至弱，利害不能與人爭，斷不至並此祝賀聘問之權利，亦不能與人等，頃者俄國特派親王赴日，日人熱誠歡迎，日皇亦且駕迎於館驛，袁氏之特派大使，時期先後，不過一星期耳。時候同，特派大使同，祝賀即位大禮之事由亦同，日人縱勢利，苟完全爲祝賀，亦烏從而拒絕之。

日皇之舉行即位大禮也，當時報章，曾載闡議對於特派大使參加之國，其原有大公使，應作如何待法；又同時載中國有特派黎元洪或徐世昌爲祝賀大使參加大禮之記事。然當時不特歐洲各國，因戰事方酣，無特派大使之事；卽中國之袁政府，亦以熱心帝制，倉皇籌備，日不暇給，僅以原駐公使參加，作國際表面上之應酬。迨既大禮告畢，第一始有俄國特派親王赴日祝賀之舉，第二袁政府亦以特派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祝賀聞。夫於事過境遷之際，始以特派使節聞，此其爲祝賀之意，蓋已居於第二矣。

故夫俄國親王之赴日也，雖曰祝賀，然而祝賀其名也，實則帶有特別使命，若軍械之供給，與夫北滿樺太利權之交換是也。袁氏之特派大使亦然，雲南事起，大局動搖，袁欲固其地位，實行帝制，不能不先求各國之同意，結其歡心，仰其援助，實爲第一要着。若在平時，止須交歡英德諸國，卽可措施裕如，殊無特派大使假名祝賀赴日之必要。無如歐戰發生，迄已年餘，英德諸國，陷入戰爭旋渦之中，龍爭虎鬪，搏擊方酣，自顧不暇，殊無餘力以及東亞。且自青島戰事起後，德人對於東方，已無發言餘地，協商諸國，軍裝器械，且半仰日人之接濟。當茲戰事未息勝負難分之際，東方問題，亦不能不與日人取同一之行動，五國警告，卽其明證。袁氏處茲時勢，知結歡心仰援助舍日本無自也，於是一聞雲南事起，遂有倉皇遣派大使赴日之事，且其聘幣玉帛，較之向日之於英德諸國者，亦獨豐，據日本東京諸報所載，袁政府此次特派大使之使命如

左。

甲 贈與條件：

- 一、吉林奉天兩省司法權讓與日本。
- 二、津浦鐵道北段管轄權讓歸日本。
- 三、天津山東沿海一帶海岸線讓歸日本。
- 四、聘日人爲財政顧問。
- 五、聘日人爲軍隊教練官。
- 六、中國兵工廠歸中日合辦。

乙 要求條件：

- 一、承認帝制。
- 二、代平內亂。

以上贈與條件，大概爲日本前次要求未得之件；要求條件，則爲袁氏志在必得之件。前者爲日人始願所不及，今乃以不費力得之，其滿足可知。後者爲袁氏數年所經營，必得達到小朝廷之目的，方纔死心塌地。准此以言，正所謂兩主獨居，無以爲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也。且自袁氏個人觀之，雖以其要求條件，足以抵償其贈與條件而有餘，然自一般之眼光觀之，則承認袁氏之要求，

於日人爲無損，而所得六條之利益，真不啻舉吾國以相從，較之俄國此次之特派大使，僅有相當之報酬者，高下懸殊，不啻霄壤。然而日政府對於袁氏之特派大使，獨行毅然拒絕之者何也。

吾國人之對於日人也，因歷史沿革與夫地理密接之關係，舉凡日人一舉一動，俱不免有猜懼之心，不佞今日，亦不免此。當日人之初次提出警告也，國人莫不曰，是要求利權之代名詞耳，朝得利權，夕取銷矣。匪僅國人，卽袁氏亦莫不作此想，以爲吾有利權，日人之變警告爲承認，固指顧間事也。故雖日人一面提出警告，一面視若無物，帝制進行，仍然繼續不已。迨至雲南事件發生，袁氏心中，以爲利權贈與之期迫，而特派大使之事實，於以發現，袁氏此時，胸有成竹，目無全牛，揣其情形，蓋不讓庖丁提刀四顧躊躇滿志時也。未幾，日本內閣會議，以袁氏特派大使，名雖祝賀大禮，值此時機，實不免含有帝制運動性質，日本政府，當初提出警告，原爲維持東亞和平，非爲權利問題，方針已定，毫不游移，閣議結果，一致決定，毅然拒絕。決定後，卽時訓令日置公使，託詞日皇避寒，未便招待，照會袁政府，以示鼓瑟之意。袁氏迄此時，始知日人目的，非盡在權利，而有石敬瑭而無契丹，亦一時無可如何之事，不得已，日來帝制延期之正式通告，於以發表。

論者或謂此次日人提出維持東亞和平大問題，雖大利當前，毫不爲動，爲出於不可思議。或又謂日人提出警告，原爲權利，第以歐美諸國，眈眈監視，未敢先行不義，冒不韙於天下。否則

且有謂表面拒絕，實際依然進行者，種種議論，不一而足。不佞竊謂此次日政府，其拒絕袁氏特派大使之理由有三，原始要終，皆爲當然之結果，此項理由，綜其大略，可分爲主觀方面的理由，與客觀方面的理由。客觀方面的理由一，主觀方面的理由二，今且順次言之。

客觀方面的理由，即對英俄法伊諸國之關係是也。帝制延期之警告，本發端於日本，運動英法俄諸國人，作共同一致之行動。當時俄法兩國，對於此事，殊無一定成見，第以歐戰方酣，東方問題，樂得與日人取同一之行動。且其視中國帝制，既非所贊成，亦非所反對，恍如隔岸觀火，休戚無關，但日本如何，則亦如何而已。英人則不然，莫理遜等，既已成爲袁氏藥籠中物，中國帝制，謂其傍觀，毋寧謂其贊成謂其助長之爲愈，且欲於袁氏之權利，幾於無所不爲，非獨莫理遜等爲然，在華英商，亦莫不爾，正值興高彩烈時，忽來日本提出帝制中止之警告，此其暗中苦痛，何堪言喻。故當日本政府初將此事與英政府交涉時，此一部分人，非常反對，終以處此時機，歐戰方酣，德奧勢力，既已遠出巴爾幹外，以逼埃及，出波斯，窺印度，倘東亞復疎交於日本，一旦國際倘有變動，則維持百年優勢，領土徧於全球之英王國，將從此分崩離析，不可收拾，英政府有慮夫此，故卒不能不排除此一部分人之意見，與日本採一致之行動。而日政府因此，亦卽疊次聲明此次警告，純爲維持東亞和平，絕對不爲權利，以堅英人之信，而爲其作共同行動之報酬。迄於今，警告中所云之內亂，既已發生，若復貪得權利，自食前言，匪惟無以對英人，亦

且無以對俄法伊諸國。故即使袁氏特派大使，純爲祝賀，毫不兼帶他項性質，然而不特派於舉行大禮之際，而特派於雲南事件發生之後，杯弓之影近於蛇，日人爲維持其國際信義起見，亦當然在拒絕之列，況其特使性質，又復旗幟鮮明耶。此日人對於袁氏之特派大使，自客觀方面言之，其當然拒絕之理由一也。

然而不佞於此，尙有進一解之說在，蓋使日人拒絕袁氏之特使，僅有此客觀的理由，而並無主觀的理由，則從國際信義上觀之，固以拒絕之爲是，而不從國際信義上觀，則反拒絕而爲歡迎，爲日本計，亦未始非得策也。蓋國際信義云者，乃書生學者與夫道德家之談耳，非政治家所必須具備之要素也。自歐戰發生以來，比利時以永久中立國，首被戰禍，意大利以三國同盟之國，而反戈相攻，國際上僅有利害已耳，更何信義之足云。日本雄踞東亞，值茲時機，舉足左右，卽有重輕，歐戰終結，既不知何時，日本卽犧牲此項國際信義，協商諸國，亦決不能驟與日本開隙。卽使不然，而日本轉而聯德，舉青島以還之，德人必且歡迎不暇，於是北根據朝鮮以窺西伯利亞，南根據臺灣以臨安南，逼印度，脅緬甸，英俄法諸國，不能高枕無東顧憂也。故使日人此時，心目中別無他項觀念，而僅有權利，則對於袁氏此次之特派大使，儘可歡迎，對於袁氏之贈與條件，儘可承受。至於要求條件，就事實言之，亦未嘗不可承諾，惟國家體面，稍欠冠冕。然變明認爲默許，變直接爲間接，帝制問題，暗中承認，而表面則與各國採共同之行動。平亂問題，

間接襄助，若接濟軍火也，融通金錢也，取締革黨也，俱一一允行，不遺餘力，袁氏苟能得此，亦必欣然相從，於是而莫大之權利，乃不費張弓，不勞隻矢，安然得諸手中。且出於袁氏之甘心贈與，而非出於日本強迫要求，對於他國，亦不難振振有詞。爲目前取得權利起見，計無善於此者，日本朝野，不乏明達之士，斷無明察秋毫，而獨不見與薪。然而卒不出諸此者，非僅爲國際信義也，國際信義，不過客觀方面的理由，而日本之所以致爾者，則猶有主觀方面的理由在也。

其一則爲維持東亞和平問題也，近來此問題，幾爲日本朝野上下一般所唱道，吾人驟爾聞之，不免慚愧。然自實力上言之，則現在東亞和平問題，具破壞與維持之能力者，厥惟日本，實難否認。維持東亞和平，有廣狹二義，自狹義言之，東亞各國，須先將現在內部含有危害和平之分子除去；自廣義言之，須結合東亞各國全力，一致對外。國內有危險和平之分子，如埋火於積薪之中，終有燎原之一日。而近使世界潮流趨向，測其所屆，將牽及於種族問題，非集合大多數力量，必不足以阻遏外力之侵入。亞東諸國，吾國地廣人衆，殆居第一，使吾國內部而伏有此種危險分子，日日倒行逆施，肆逞野心，孕育革命種子，狹義和平，既不可望。而此種專制魔王，日惟縱欲敗度，媚外愚民，國內政治腐敗，經濟窘縮，元氣斲喪，民生凋敝，自強之機，乃幾絕望，吾國既不能自強，日本以一國力量，亦決難達維持東亞和平阻遏外力侵入之目的。故維持和平之關鍵，一在吾國之能強與不能強，而吾國之能強與否，又視能否廓清內治組織真正之共和國

以爲斷，此等議論，日本之學者政治家，早有成言，固非不佞一人之私談也。現在吾國叛國自帝之袁世凱，卽爲此種危險分子。雖曰事屬內政，殊無他國干涉之餘地，然值茲吾國內地革命蜂起之際，拒其請求，絕其援助，亦取瑟而歌，善與人同之意也。日本朝野上下，此次一致拒絕袁氏特使，雖以國際慣例上殊少概見之事，亦復毅然爲之，毫不顧惜，其唯一原因，蓋卽出諸此，此就主觀上日本維持東亞和平主義言之，對於袁氏此次特使，當然拒絕者一也。

其一則爲一般國民之同情是也，好善惡惡，爲天賦之良知良能，人皆有之。然往往易爲利害問題所汨沒，一涉利害範圍以外，則此種同情之表現，殊爲確鑿而明晰。日本國民，以武士道聞於世，武士道者何，吾國之所謂義俠是也，自前清末年來，日本國民，多同情於民黨，迄於今日，依然無異，觀其國內之新聞報章，卽可窺知一斑。此種同情，非必爲民黨所運動，亦非有所利用於民黨，蓋純然出於一己之良知良能，所謂義俠的舉動者也。民黨分子，類皆熱誠少年，矢志救國，以手鎗炸彈爲生涯，與日本之武士道，目的雖殊，行徑則一，聲氣相感，自然求應。而反觀吾國政府方面，前清之腐敗，固不待言。袁氏執政以來，兵焚漢口，焚京津，焚南京，緹騎四出，黨獄繁興；憑藉金錢武力之勢力，倒行逆施，殃國害民，傷天和，悖人道，名雖曰總統，然其罪惡較之法國路易十四，殆有過之無不及也。隣邦國民，處局外地位，雖不能有何作爲，而觀察判斷，殊爲明晰，是非顯然，好惡同情，不禁油然而生，此蓋自然之理也。年來歐洲，由

莫理遜輩，造成一種謫言，謂吾國非有袁氏，不能統一，且現在再無加乎袁氏以上之人物，於是國際同情，不屬於民黨，而屬於袁氏，此等持論，實爲奇妙不可思議。夫以袁氏人物，在吾國歷史上言之，所謂董卓、張獻忠、李自成之類耳，貪殘好殺，不學無術，無不一一酷肖，猶未足以方阿瞞之雄材大略也。五年以來，論其籌畫，則舍蓄軍隊、蓄偵探、蓄顧問以外無政策；論其設施，則舍祭天、祀孔、復古、自帝以外無治術；論其政績，則舍辱國喪權、腐敗內治、紊亂財政、窘縮經濟、摧殘教育、凋零實業、憔悴民生無成效，此等人物，所謂闖茸暴戾，一無足取者也。夫以吾國今日，欲求一華盛頓、卑士麥等偉大人物，立時振衰起頹，轉弱爲強，誠爲難事。若僅爲袁氏等治絲而棼蠹國害民之人物，竊以爲白狼之首領，馬賊之頭目，皆優爲之。謂吾國四萬萬人中，乃無其人，此言蓋亦祇足以欺遠隔重洋之歐美人也。至於統一一層，以吾國之地勢與民族論，實爲天然統一之國，數千年來，其間分裂者，不過戰國、三國、六朝、五代之少許時間，此考之歷史可知者也；且吾國民族，爲一種最馴良最愛和平之民族，非至苛政逼迫，困苦顛連，或內憂外患，迫不得已時，決不至起而革命。當民國成立而後，使臨時總統，非屬諸袁氏；又使無英國資本家，援助袁氏違法之大借款，（借款雖爲五國銀團，然實以英人爲主）二次革命決不致生，徵諸事實，固可斷言。既以財政上之援助，激成吾國之內亂，復倡偏頗之論，以厚誣吾國民，在彼事此者，不過爲個人權利，與己國權利，曾何計此種議論之是否當於事實。而一般歐美人，又以東西相隔，不悉內容詳情，遂亦羣信此言，以爲吾國情形，乃真若此，庸詎知其逕

庭相隔，乃不可以道里計耶。日本國民則不然，國境相距，不過一衣帶水之隔，交通既便，雞犬吠之聲相聞，吾國一舉一動，無不聞之詳而知之悉，雖有甘稱外臣之有賀長雄，殊不足以淆亂一般之是非。彼此之善惡既分，好惡之同情乃摯，此蓋出諸自然，既非有所爲而致，亦非袁氏之金錢勢力所能變亂者也。文明國家，政府一切處置，不能不依據民意，服從輿論。此就主觀上國民之同情言之，對於袁氏此次特使，當然拒納者二也。

今者雲南首義，已達月餘，袁政府一月平定之言，既屬無望。近閱報章所載，則雲南之師，將達重慶，貴州之軍，且出湖南，吾國民趁此時機，誠能投袂而起，一致討賊，速清妖孽，奠我共和。暫時之間，國際情形，當無變動，而密邇之隣邦日本，既予吾國民以道義上之援助於先，亦必能始終如一，表其同情。亦決不能永與利害之關係相抗，一旦噬臍，悔且莫及，是則吾國民不可不急自注意者也。

不佞草此文甫竟，適閱東京朝日新聞歐美電報，有第五項懸案，復已開始交涉之說。竊謂日本政府，果使如是，日昨又何必拒絕袁氏之特使，作此種舍邇求遠之舉動乎。不佞私意，深期此項電報，爲出於袁氏一種之報復政策，或歐美人猜疑之虛構，非屬真正事實。不幸而果至此，亦惟有根據雲南義軍之宣言，自討逆師起後，各國與袁氏締結之條約，概不承認。國民各出全力，先行撲滅此叛國賣國之政府，再講救濟之方法，國家前途，庶其有豸。

若復如前次交涉時，不審其致禍之由，而惟羣言有外患則不可革命，是適墮袁氏術中，所謂一誤再誤，不可救藥者也，願吾國民其三致意。著者附識。（同前）

五、支那國體變更與日本外交

日本法學博士副島義一著

重公譯

一
我政府嘗勸告支那延其國體變更之期矣，支那政府，始則模稜覆答，及再交涉，則謂年內（此文成於客臘）不變更，此亦非公式的明言，我政府警告之真意，固望其無期延期也。警告大旨謂苟袁世凱悍然即位，釀起內亂，是必然事，其影響將及於我國政治及經濟，東亞和平，亦恐爲之攪亂。乃袁政府巧爲搪塞，謂帝政出自民意，無內擾之虞，此不過袁之詭辯耳。變更國體，爲禍亂發生之導火線，人所同認，縱目前不致大害，早晚必弄出大不幸事，吾敢斷言。

支那敷布共和，爲時未幾，袁驟變之，思自稱帝，悖理之事，當無逾此。中華共和國以辛亥革命而立，袁世凱被舉爲臨時大總統，旋以大總統選舉法，而就所謂正式大總統任，舉喬皇盛大之就任式於北京迎賓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也。是日當內外縉紳列席上，袁朗誦宣誓文中有句

曰：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遵國民之望。

不寧唯是，昨年五月一日，發布中華民國約法之際，大總統布告，中亦有句曰：誓不使帝政復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

洵如斯言，袁已宣誓於皇天后土，發揚共和精神，不使帝政復活，乃口血未乾，帝政之論，倏爾颺起，雖曰支那人正義感念萎靡，又誰料其反覆無常若斯之甚。且也，終身總統，其實權不亞皇帝，乃不辭譁張爲幻，復活帝政，真吾人百思不得其解。顧或者曰，袁之真意，不以總攬大權而足，非黃袍加身冕旒飾首，不快其奢望，曩者藉革命美名，推倒清室，不過此奢望之一段落，今日之惡劇，已在其豫定策略中。袁果懷此奢望，以罔人民，以欺天下，縱令其獲登九五，其結果何如，請鑑支那從來歷史及就其國體上一思，袁之命運，不待巫咸而決矣。

二

支那從來國體，雖曰君主，實含有共和元素，蓋支那國制上元則，以有德者爲天子，不德則無人歸之。仲虺曰：明德者奉天命而治民。傳曰：王者往也，人心歸往者，斯爲王，堯舜禹皆準斯原則爲天子，無世及的君主。質言之，支那最古國制上元則，以有德者爲國王，近世歐美諸共

和國，舉有德達識之人爲統治者，其原理正相等。厥後禹子啓爲天子，始創世及君主制，然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誅討而代之。洎乎秦漢，惟以武力取天下，固無所謂天皇神聖者。魏隋唐梁周宋之間，以禪讓式履帝位，及元明清，此式弗行，但以兵力征服天下。審是，支那國制，雖曰君主，其與萬世一系及以一定血系而嗣位者，迥不侔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等觀念，已支配全支那人之思想，其含有共和元素，固昭然若揭。

春秋三傳中公羊傳曰：太平之世，天下一家，無上下之別。其理想蓋在萬事平等，支配者悉以公選。柳宗元封建論曰：治民者用世襲之封建制度，非聖人之真意。王者血統，非國制上之必要條件。實支那特有之觀念也，特有之歷史也，特有之傳習也。辛亥革命成功，建立共和國，其重要原因，確爲支那古來國制上含有此固有共和觀念也，如其然，既幸得共和之建設矣，應如何保持之，助長之，定國家永遠之基礎，斯爲順天而應人。乃袁世凱不出乎此，棄盟誓，煽人心，企帝政之復活，橫暴無道，不已極乎。觀袁政府之回答我警告，一則曰：「近來國民主張國體變更者日增」；再則曰：「大多數民意，以共和爲不適於中國」，噫嘻！欲強飾帝制復活之非其希望，爲出於國民輿論，貌爲尊重民意，作僞日緇，將誰欺乎。抑其所謂民意者，不外以「強制」、「金力」、「暴力」作成，直言之，此之輿論，此之民意，卽袁之反映耳，號稱民意代表機關之國民代表大會，其代表員皆各地方官之私人，強民選之。不寧唯是，是代表者之可否帝制及選

舉皇帝又須在政府官吏之前，記名投票，若此，誰敢反對帝制拒袁氏之即位。然則帝政復活皇帝即位之事，全會可決，勢固有所必然，輿論云乎哉，民意云乎哉。就曰袁世凱尊重民意，尊重輿論，吾不知今後支那各統治者交代之際，果一一質之民意，訴諸輿論乎。如其質也訴也，則與每期選舉大總統何擇，更何須乎世及君主制爲。矧如上述支那具若斯之歷史，立於若斯之國情下，就令得建世及君主制，其能永續與否，實不能無疑懼焉。捨安就危，以私害公，知者不取，今袁之破棄千辛萬苦所創之共和，腐心於帝制之復活，非別有肺腑者，又誰出此。況共和一立，可以脫却君主世及制之諸般危險，吾人爲支那國家幸福計，爲東亞平和計，斷斷乎不能贊成支那國體變更之舉。

三

今假讓一步，如袁所云，帝政有復活之理由，世及君主制得立，然而繼袁而起者，何人爲適，實一重大問題也。袁之意，自計及此，抑袁就總統任之始，不曾誓於天后，謂永不使帝政復活乎。至今日忽自稱帝，且思以其位私子孫，欺國民，愚天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乃如之人，果得謂之有君臨天下之資格乎？否乎？若夫其帝政運動之實況，爲酬一人慾心，盡用權謀術數，或立籌安會，使鼓吹帝政；或賂古德諾，使提倡君主論；或買收報紙，使謳歌其爲帝；或利用地方官，使捏造輿論；其手段之卑劣，真有令人不顧而唾之槩焉。

食言以欺民，用術以賺帝，詎足以服人心乎。或可一時屈服人心，詎足以永久乎。覽支那數千年歷史，欺民脅衆以取帝者，一不其覩。然以一般民智進步且內外接觸日密之今日，操莽之流，又詎足以永保其祀乎。縱袁世凱憑其積威，竭其奸智，克保其祿位於一代，及子克定，無才無德，忝尸大寶，其召大亂也可決，只就此一端而言，擁袁家爲帝室，已大不當。

四

然而今者，袁惑於一己之利，罔顧一國之害，決行帝政，手段不擇，徵諸對我及三國之警告而信，吾人於此，不能不深憫支那國家及袁氏前途之不幸，同時又不能不深慮我國政府處置之道或悞也。

帝政復活運動，其勢必進於此，早在識者洞鑒，該運動實現，支那內亂隨之而起，（譯者按此論著於去年十二月以前雲南尚未發難）其影響直接間接及於我政治經濟，釀成攪亂東亞平和之禍根，亦早在識者之洞鑒。吾國宜早定方策，以應付之，固也。然而我政府之態度則如何，無定見，無方針，昧昧然以袁氏未必爲帝，支那國體未必變更。其後以事出所料，及接駐支公使報告，謂支那帝政運動昂進，袁必稱帝，承認之可獲利，又似取不干涉主義。要之平日漫無定策，臨時突發警告，我政府外交之疏緩之拙劣，發揮殆無餘蘊，支那之漫然回答，非爲透察我當局之無能乎。然而往事不諫矣，我政府既觸手於此問題，惟有徹頭徹尾一貫警告之主旨，據支那回答

曰：「實行改革之際，斷無事變發生，外國人調查，不如本國之詳確，各省官吏，皆報告其今後一致擔保治安」。且謂革命黨者，不過少數亡命客，只能捏造謠言，煽動人心，毫無實力。此不過袁之遁詞，事實則正相反。縱令一般民衆，付國體變更於不問，革命志士必撲臂死爭。袁氏腹心現存者，不過鷄鳴狗盜之謂，一朝袁氏登極，大亂之起，翹足可待，我國至此，亦甘受袁老魅之狡計乎。我政府外交當軸，執何政策，姑不之恤，吾國民不可不先有以大決心而當之之覺悟，一言以蔽之曰：貫徹警告之主旨而後已。（同前）

六、「亂黨」之界說

惕

有叛逆之行爲者爲亂黨，敗法干紀紊亂國家之憲典者爲亂黨，盜竊領土破壞國家之機關者爲亂黨，今日明目張膽，謀判國家者誰也？任私罔法，紊亂國憲者誰也？竊據國家領土，毀滅共和政府，以爲一家一姓帝王萬世之業者誰也？法律正誼，因黨人二字湮滅也久矣，今已水落石出逆跡昭著，雖欲不辯，焉得而不辯。

現行所謂約法乃當局所創造者也，觀其第四章第三十一條第九項所規定：『對於大總統有謀叛行爲時，以總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提起彈劾之訴訟於大理院』。今偽造民意，變共和爲君主，是大總統顯有謀叛之行爲，顯爲約法上之罪犯。如曰中華民國

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今強以變更國體，本於民意，民意出於當局私心之製造，此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今姑且假定民意爲眞，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之民意，以王莽時代勸進人數四十八萬較之，尙少二百數十餘倍，果足代表四萬萬民意乎。今姑且假定足以代表四萬萬民意，然依據當局所意造之約法，第三章第十六條所規定：『大總統對於國民之全體負責任。』據法理言，大總統教唆人謀叛，直自謀叛，據今約法言，大總統不禁止謀叛，亦直自謀叛，以大總統對於國民全體負責也。況大總統自有申令，已承諾做皇帝耶。前祇見謀叛之意思，今已實現謀叛之行為，據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是某氏者，謀叛之首領也，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謀叛之黨與也，皆叛黨也，皆亂黨也。自爲叛逆，自爲亂黨，猶日日以亂黨誣人，如某氏者於國法上尙有苟生之餘地乎。暫行新刑律乃國家法定機關所認定而頒行者也，觀其第二章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所規定，意圖顛覆政府，僭竊土地，及其他紊亂國憲而起暴動者，爲內亂罪。今當局破滅共和政府身爲皇帝，是爲顛覆政府。變民主爲君主，以國土爲私產，是爲僭竊土地，違背約法圖謀叛逆。以兵威暴力蹂躪人民財產言論居住種種權利，是爲紊亂國憲而起暴動。據現行之律，定當局之罪，是當局者，內亂罪之首領也，其他附和盲從者，內亂犯之黨要也，皆叛黨也，皆亂黨也。自爲叛逆，自爲亂黨，猶得假亂黨以誣人而愚民乎。國賊條例，報紙條例，又當局所意造者也，與外人訂約害及國權領土，是爲國賊，顯犯國賊條例。爲淆亂政體，妨害治安之言論，是爲亂言，顯犯報紙

條例。一則應處以極刑，一則應科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報紙條例二十二條）今言對外，甘以帝制爲交換條件固無在非害及國家者也，以言報紙，固無在非淆亂政體，妨害治安也。據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應蒙國賊之誅，其他熱中勸進，淆亂政體者，亦應科以相當之罪。總之皆叛逆也，皆亂黨也，今猶得假亂黨誣人而愚民乎，夫如是吾今始得振詞聲辯矣，夫如是吾今始得直筆誅亂矣。四年以來，國內所謂黨人者，雖未盡治人意，行事容未有盡納正軌，然犧牲國家，冒犯不韙，窮一己之私慾，陷溺吾民於萬劫不復，以圖帝王之樂者，無論何黨，無論誰某，吾可決其必無，今罪人斯得矣，亂迹已顯著矣。吾今有一言質證國人曰，今國中所謂亂黨者，果爲誰氏耶？是猶可淆亂是非，欺罔國人耶，吾民其將安心加入亂黨，而不之省察耶，抑將急謀自衛之道耶，今日強暴橫行固無法律可言者，然以當局意造之法律證之，當局之造亂叛國，已罪無可道矣。

今日果成何種景象乎，舉公共各種之機關，無形停滯，取國家一切之法度政權，根本毀滅，下至社會，民間所有之事業，恐慌驚怖，無可施措，吾小百姓之生命財產，又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不遑安息。就吾所聞見，全國主動之勢力，惟武力金錢魔術三者，其發揚表現者，則皇帝也，以外則運動皇帝也；以外則竭吾民之脂膏，供張皇帝也；以外則犧牲國士權利利益，以保護皇帝也。其他無聞焉，危害我國家，使陷於無政府之狀態，無政治之狀態者，果誰之咎耶。是今

之當局者，自國法上言之爲叛逆，自政治上言之爲革命，當局固革命首領，攀龍附鳳，熱中帝制者，皆革命黨，自圖革命，日假革命以罪人，自爲亂黨，日假亂黨以誣人，其誰欺自欺乎，抑欺國人乎。昔章太炎先生謂近人不獨善亦退化，惡亦退化，當局爲惡固退化者，爲革命亦退化者。昔之革命以公，今之革命以私；昔之革命爲國家，今之革命爲個人；昔之革命爲國民幸福，今之革命在使國危民痛。挈劉裕、朱溫篡竊之程式，以與二十世紀新政治之潮流相震撼數十年總督宮保之餘毒腐氣，至今日全數盡量發洩無餘，其手段則革命，其行爲則篡竊，其才智則蠻酋，其心思則子孫帝王萬世，是當局不獨爲民國之罪人，亦革命史上之罪人也。今日固無政治可言，然以政治之常軌，論當局之身爲亂黨，固無可辭避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者之中，尤推重於恥。王船山先生曰：人之能爲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唯其能無所恥也，無恥者道義之蠹賊。亦即神奸巨慝，竄國殃民之本能，當局固嘗以保障共和一再申告國人矣，朝爲盟誓，夕即越渝，無信義之心，無恥之心也。又嘗以不亡先朝勉慰耆舊矣，前者凌孤逼寡，今則降帝爲王，無仁讓之心，無恥之心也。爲一身安享帝王之計，搖尾乞憐於強大之間，此乞人所不屑也，百計求之，覩顏事之，利以陷之，盟以要之，無羞惡之心，無恥之心也。上以無恥求，下以無恥應，籌安會各請願團，無恥者之總匯也。各省各區域投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無恥之代表也。清流碩彥之有恥者，必以無恥之事姦逼之，今皆挂冠謝去矣。遺老元勳之有恥者，

必以無恥之事引誘之，今多閉門堅拒矣。父子之間不能相信，骨肉懿親，歷年舊好，不能相結以誠，先之以詐欺，終之以無恥，市之以恩惠，嘗之以軟禁極刑，忍心害理，至於已甚。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北京特電，載某老儒之言，謂國民代表勸進之阿諛詞句，毫不知恥，蓋自共和國一轉而墮落爲禽獸之國矣，亂道德，亂廉恥，亂人倫，亂風化，（本前申令語意）亂之道至今極矣。據斯以談誰爲亂黨者，誰非亂黨者，人道者，人類社會生存共通之要件也。英文楚報社譏某氏維持中華民國鄭重之誓詞等於廢紙，『謂此類之事與世界人類有關，苟破壞信義，卽爲破壞人道。』是當局不獨爲國民之公敵，又實爲世界之公敵也。今日固無道義可言者，以道義上之通則論，當局身爲亂黨，固無可辭避者也。吾最厭聞激急謾罵之語，吾且不信所言爲切中，當局最信仰依賴外國人者，今外國博士充然盈庭，吾欲以吾所言者，求諸博士，先以良心之裁判，加以學理之應用，吾茲所陳，果有絲毫越於常理範圍否耶。（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一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七、今後雲貴政府與北京當局之地位

惕

民志不可屈也，民情不可拂也，此人類恒理也，而北京當局必背之。無政無國，無教無國，無法律保障無國，此立國通義也，而北京當局必滅之絕之，背之爲已悖矣，猶欲盜竊其名義，以

自取快。滅之絕之已無可爲國矣，猶且挾淫威以侮衆，柔顏屏氣以延敵，率獸食人恬不爲怪。是今日之禍，非僅皇帝之禍，乃人道之禍，又非僅亡國之禍，乃奴種之禍也，橫行暴進，固自以爲莫敢予侮矣。不意西南反對帝制之聲，轟然大作，樹共和之旂幟，宣正確之民意，以與此皇帝責相難也。

於共和政治之下，肆行無忌，變更國體，是爲革命，革命者非常之事也。保障共和反對帝制，憤而至於用武，用武者亦非常之事也，如大風作於水上，霹靂起於天空，吾國民之震動爲何如也，吾國民之感覺又爲何如也，吾且爲純理之觀察，先施以抽象之論斷。

變總統爲皇帝，變民主爲君主，在民國約法上爲叛逆，叛逆者公敵也，國賊也，以威勢言，若莫可誰何，以國法言，實罪在不赦。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於國民全體，國民起而反對皇帝，此國民之權利，亦即國民之義務，此法理之說也。今日之北京當局，在國法上已失民國政府之資格，以有民國政府之資格者，（指民國地方政府而言）聲罪無民國政府之資格者，在法律上之地位，已判然不同，以一爲私人，一爲國家機關也，此順逆之說也。所製造之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不足代表四萬萬人之公意，國內國外，異口同聲，況所謂民意者，僞造耶，姦逼耶。吾姑且假定能代表矣，今滇黔將軍、巡按使、護軍使，率其民衆，顯示反對，是自造之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中，又減去若干數矣，所謂全國一致贊成君主者何，所謂承天立極傳之萬世者何。管子曰：政之所興

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此向背之說也。上海鎮守使之被刺，本係因帝制，而強誣爲私仇；肇和兵輪之事變，本係聲討逆賊，而污讒爲匪亂，今滇黔兩省以公共機關之資格，正言討罪，阻止登極矣，而可曰私仇乎，且宣明此次之變更國體，非出於正確之民意矣，而可目爲匪亂乎，此事實之說也。

且北京當局者已有明令，承諾做皇帝，是在今日已失約法上之地位，已不得認爲民國之總統，雲貴等省保障共和，爲盡民國執政者之義務，即當然有民國政府之資格，據純理之觀察，爲抽象之論斷，謂之爲正，謂之爲順，民心所同歸，大義所深許，此猶僅指對內而言也。若言對外，中華民國者，已經各國正式承認，是民國之政府，乃國際間公認之政府，今背叛民國僭稱君號，是自破棄政府之地位，對於國際間無交涉之資格。所謂交涉者，乃私之資格，非公之資格，私人資格之交涉，無論何事，吾國民應絕對不承認者也。日前北京當局以雲南舉兵，非正式的與法使交涉，法使答稱：「雲南之事，不能視爲亂黨行爲，當請示本國政府辦理」云云。法使非於雲南事有所偏袒，國際上之法理及道德應如是也。帝制發生，各國已有三次警告，北京當局答覆，一謂被推戴爲皇帝，出於真正民意，全國一致。二謂擔保決無亂事。今僅以雲貴等省證之，民意非真正已水落石出矣，全國不一致，已鐵案如山矣。據昨日本報所載，雲貴兩省政府通電各省一致舉兵，聲罪致討，恐北京當局方自保之不暇，又何從擔保外人之生命財產也。記者書至此，敢以

莊語，敬告我國人及各友邦曰，嗣後雲貴等省政府之行動，爲吾民國政府之行動，北京當局之行動，乃一叛逆獨夫之行動，無論對內對外，叛逆獨夫之行動，皆爲無效。（「護國軍紀事」第一期）

八、西南軍事與國際公法

梁啓超

我中國與外國交涉事件，爲國際公法開特別之新例，勞法學家之研究辯論者，不一而足，若租借地之領土權問題，藩屬之宗主權問題，租界及鐵路保護線之行政權問題等皆是也。今也西南軍事起，以與北京政府對抗，其政治上之理由，孰爲善孰爲惡，其國法上之根據，孰爲順而孰爲逆，我國民自能辨別之。惟今茲之役，確爲國際公法史上開一奇異之新例，所望世界學者稍一注意，而各友邦當局慎所審擇也。

聞滇事初起，北京政府曾與外交團交涉，請勿認滇軍爲交戰團體，外交團謂非請命於各本國政府後，不能有所表示。吾以爲我各友邦之在今日，其應否認北京政府爲交戰團體，誠屬一問題，若應否認西南軍政府爲交戰團體，則不成問題也。交戰團體之意義維何謂，在固有之一國家正統政府之下而起革命軍，而各條約國認其新起之軍政，爲有價值乞暫守中立，而徐觀新舊兩政府之成敗也。故新政府之成立，必須經兩重程序，始焉先求各國承認其爲交戰團體，而因以取得與

各國政府平等對立之資格，此通義也。國際公法史上，交戰團體之先例不乏有，在君主政府之下，而建共和之幟，以革命者有共和政府之下，而建君主之幟，以革命者亦有在君主政府之下，而擁別統之君主爲幟，以革命者亦有在共和政府之下，而標異義之共和爲幟。以革命者其種類雖不一，然要之舊政府，必爲固有的，爲承繼的，而新政府必爲創造的，爲破壞的。自國內言之，則必舊政府守成，而新政府革命也。自國際上言之，則舊政府必已列於國際團體之一員，而新政府未得列於國際團體之一員也。今中國情事乃適與相反，試一繙世界國名表所有者爲中華民國耶？爲中華帝國耶？國書所代表，條約契約所署諾，爲中華民國耶？爲中華帝國耶？惟中華民國爲能與各國爲權利義務之交涉，惟中華民國爲能與各國爲往來聘問之交際，質言之，則中華民國者各國之友也，各國如已不認中華民國爲友，則吾無復言說，苟一日仍認中華民國爲友，則不容同時兼認中華民國之叛賊爲友，非惟不容認彼爲友而已，友之仇敵，且宜同仇而公敵之，國際間之道義實然也。是故各國而表示積極的友誼於我中華民國，則不容認背叛民國之北京政府爲交戰團體，而於國際交誼所許之範圍內，思所以助我中華民國剪除其凶逆，若僅表示消極的友誼於我中華民國而已，則暫認彼北京叛徒爲一時的交戰團體，吾國民即亦不能相強。若顛倒事理，而商榷宜否承認民國軍政府爲交戰團體則，論理上顯然矛盾，而吾儕所大惑不解也。

聞者猶有疑乎，請更絮複言之，交戰團體者革命軍專有之名詞也，故學者亦稱之爲革命軍政

府是否爲革命軍，欲辨西南軍政府是否爲革命軍，則當先明革命之意義，夫革命之意義，至簡單而至易了解也，曰謀顛覆現在之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斯謂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謀顛覆現在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爲北京政府中人耶？爲雲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蓋革命者非他，卽袁世凱其人也，與袁世凱相狼狽者皆革命黨也，數月來北京政府蠅營狗苟之舉動，皆革命運動也。夫以民國之元首盡據有民國一切機關，而躬謀叛逆，其罪誠不容於誅，然其勢已幾於莫能禦，在我國國法上本非無防制之方與解決之法，卽約法第十一條，所謂大總統有叛逆行爲時，得由參議院彈劾，議院法第三十六條，彈劾可決後，由特別法庭審判是已，使此種法律而尚有絲毫發生效力之餘地，則吾民國之最高主權者（卽人民），早能加此叛逆以制裁，卽何必動干戈於邦內，以貽友邦戚。無奈法律解決之力，則既已窮，彼叛逆者右手持白刃，左手挾黃金，早已取國家之機關、箇人之人格，一一蹂躪以盡，其革命事業著著進行，紙上之法律何足以當其一蹴。而西南軍政府者，以民國守土之官爲民國嬰城以守，彼背叛民國公然革命之逆賊，雖據有首都，布僞命於四方，而尙有此一隅之地，未爲叛軍所陷，於以奉保民國正朔，與友邦繼續敦睦，而徐圖肅清逆氣，恢復舊物，由此言之，西南軍政府當然爲民國固有之正統政府甚明。其所以未全備政府之形者，以現在民國大總統，旣以謀逆，故喪失總統之資格，其依法應襲位之副總統，又陷於賊中，未能自拔，故不得已而徐俟大難削平之後，乃始謀各機關之恢復已耳，而革命之爲彼而非我，

正統之在我而不在彼，則固不煩言而決也，而論者或猶妄引普通內亂之先例，而商榷於中立與左右袒之，孰適於義，其乃太詞費已乎。

夫吾固知國際地位最後之決定，全視實力何如。今以我民國正統政府之勢力孤微如此，而北京革命叛黨之氣勢，猶猖獗如彼，我友邦不能不稍徘徊觀望固其所也。惟吾今者純以學者之眼光觀察之確見，夫此次現象爲中外古今國際公法史上所未聞之先例，若我有約之諸友邦不審情實，反表同情於其所未承認之革命政府，而加妨害於其所已承認之正統政府，則凡有國者亦何樂乎取得國際團體之資格，而一切國際法之著述，其可以摧燒矣。吾故正名定分論之如右，若夫就政治上，以觀察國際之利害，則吾將更有言也。（梁啓超著「盾鼻集」第二）

九、皇帝下台猶能作總統乎

蓀

有友歸自燕京者，備言袁氏窘迫之狀，急欲下台，而一時苦於轉折，記者聞之，猶未敢深信，所以不起吾人之信者，非以袁氏剛毅堅忍，有百折不屈之勇，而其爲人之膽怯，固吾人所素知，特以爲一旦取消帝制，則帝制派之人，必盡爲阻錯，夫孰不戀生，則必有逼之使不得取消者也。雖然，日昨北京專電載：『袁皇帝近見各省大勢皆去，又阨於外交，永無登極之望，因密令京外各官，一律聯呈中止帝制。』又肅政廳，亦有聯呈取消洪憲年號，撤消大典籌備處，解散參

政院之舉，然則取消帝制，將演爲事實無疑矣。

據此以觀，袁氏實欲不爲皇帝而仍爲總統也，嗚呼！狡黠哉袁氏，無恥哉袁氏。夫取消帝制，等於前清之十九信條耳，徒見其理屈勢絀，益明其失信無恥，庸有濟哉。雖然，吾人之爲此論，非恃一往之意氣，實有至理，請分別以述之。

第一譬如竊盜，以贓物送還失主，其罪即可消滅乎，此必不可也。又況監守自盜，所謂璧還者，不過名而已矣，其實仍握諸彼手，其情可原乎，又必不可也。袁氏之取消帝制，仍居總統者，視此何異。是故吾民不惜以生命財產而爭之者，非帝制取消與否之問題，乃欲正竊國者之罪也，是故勿論帝制取消與否，而袁氏竊國禍民之罪案不能逃。袁氏一日不受法律之制裁，則吾民當一日聲罪致討，固勿許其帝制取消與否也，何以言之？袁氏之罪，不在道德而在法律，在道德者，懺悔足以自贖，在法律者，非受制裁不可，單純之改過，不足論抵也。夫在共和之下，而陰謀詭計建帝制者，在國法爲叛逆，叛逆之事實既成，雖自行銷毀，亦不足掩其罪狀。觀其致各省僞造民意之各電，盜國之鐵證已具備，尤受參政院之推戴之訓詞，盜國之形式亦終了，有此二端，罪狀已昭著矣。國家大器，斷非身負重咎之人，所能維持，此自罪過刑罰一方面觀之也。

第二吾民之主張共和，非徒斤斤於其名義已也，乃實欲舉共和政治於真際耳，舉共和政治於

實際者何？曰以國家爲前提，以民意爲歸宿，有切磋，有退讓，以光明磊落之方法，而求實際之國利民福也。袁氏執柄以來名雖共和，實則爲暴政與專制，非法取消國會，任意改竄約法，蹂躪人權，破壞財政，凡百措施，無不背乎近世國家之原則，凡百舉動，無不出乎立憲政治之軌道，是故數年以來，共和之名雖存，共和之實早失。茲者義師勃興，非但欲打消帝制，且實欲舉凡曩日一切違背共和原理之事件，一一顛覆之，更重新以建設真正之共和政治。顧一切違背共和之事，爲之者誰乎？則袁氏與真正之共和，勢不兩立，是則吾民欲建立真正之共和，其第一義當爲撲滅袁氏，勿問其爲皇帝，抑爲總統，務必勦而去之，則吾民始睹天日，此又自政治一方面言之也。

由是觀之，以刑罰言，必置袁氏於法，以政治言，必驅逐袁氏於政治之外，是則袁氏之自行取消帝制，適足自證其罪而已，外以見譏於外邦貽羞於同胞，內以禍國殃民，違法亂政，罪無可逭，吾民更當鼓其勇氣撻伐國蠹，務期肅清妖氛，掃除凶迹。依臨時約法第四十一條，以總統謀叛論罪，組織特別法庭，宣布其罪狀，執行其刑罰，吾民之天職在此，與彼而行取消帝制與否，實無干也。或曰，彼之取消帝制，乃欲滅吾民攻擊之口實，殊不知吾民所欲問者，其謀叛之罪耳，豈一取消帝制所能搪塞哉，亦適見其昏瞶拙笨而已矣。（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三期，民國五年四月十日上海出版）

十、帝制派當負內亂責任

一月三十日英文楚報，論中國目前大局，當由帝制派人負其責任，不能諉過他人，其言向來中國每有過失，輒諉其罪於旁人，而真正肇禍之人，反不負責任。今中國大亂矣，西有義軍，北有革軍，南方騷然不靖，軍隊四出，殺機徧地。此擾擾者伊誰之咎，而帝制派人，乃歸過協約國，尤集矢于日本。謂人民方一致贊成帝制，欣欣然望皇帝登極後，國慶民安，風調雨順，不謂列強橫來干涉，提出警告，使野心亂黨，氣焰大張，昌言反對，然大皇帝毅然決然，方欲登極，而此時列強，又受日本運動，出而阻尼，遂至不能進行，元首威信，大為喪失。帝制派人之言如此，實則皆諸公自取其咎耳，何專責人而不知自反耶。當去年春間，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時，華人對彼之意見如何，吾人固稔知之，彼時吾英國內議論，大半與華人同其臭味。昨得倫敦十二月三十日通信，知吾國士，對於目下滇事，亦復誤其觀察，其言曰：「雲南之亂，先有所料，故不能謂其惹起幾多之震動，但第一消息，乃來自日本，則頗覺有味，據云有五省將共同叛亂，然迄今祇有一省情形不穩耳，此間各報，雅不欲關於此項消息，張大其詞，但此間人人，幾無不知此等之行動，乃係日本所為。然凡與中國有關之商界，亦頗為憂慮，蓋彼等並非恐袁氏，此次平亂，將其強欲，惟懼日本乘間而有所攫取耳。每日電信報駐北京訪員，素抱反對帝制態度，據其所

言，則中國幾乎全國皆將反抗中央。不幸近來電訊異常遲鈍，交換電信公司，竟於本星期日，發出關於十二月四、五兩日，上海亂事之過期電信，吾知公衆之見此等電信者，決不視爲一事，以爲不過繼續發生者耳，至外部之意，聞不僅願中國大局平靖，並欲中國絕不牽涉目下戰局。」觀此通信，可知本國輿論，以爲中國現亂，乃無關重要，其消息由日本傳出，蓋得日人之同情，祇宜信任袁氏之努力平亂，不當信任危言家之意見，此真與帝制派之意見一鼻孔出氣者也。吾請以中國現狀之責任，歸諸應負此責之人，並節錄一商界報告之全無政治上之偏見者，以證吾言之公正。如下：

中國商界，自帝制問題發生，大受影響，金融連日緊迫，陰歷年關在邇，市面益形蕭索。八月以前，商業狀況頗佳，內地辦貨者，殊爲活潑，雖有歐戰，似未受如何影響。忽帝制問題，陡然發生，市面立即振動，各銀行不復墊款。向來每年冬季，中國商界，視爲黃金時代爲出銷存貨之好時會，今年則一切交易，非現款不可，內地辦貨者，除必需品外，概不定辦。向來白河冰凍前數星期，爲運貨最忙時期，今年則沉寂異常，商業既極疲滯。政府復竭力籌款，借征滇之用，據種種情勢觀之，今年銀行家亦頗棘手也。

按帝制發生以前，人民雖苦重稅，然對於政府，尙無不滿之徵狀。袁氏終身總統，極爲穩固，今年春初，爲召集國會編布憲法之期，就全體以觀，前途頗覺光明。乃陡有籌安會之發生，

此會命名，本以籌安，然以中國之實情觀之，則立覺其結果足以召亂，而不足以致安。袁總統固嘗誓言擁護民國，然行乃與言相違，於是一切自然之結果，隨之而起矣。試一思籌安會之計畫，實爲後來未見之大陰謀，蓋言其實，乃令四萬萬人民，盡以其生命自由財產及一切利益，歸諸一個人之處置，而受其神妙莫測之恩惠，再則袁復繼袁，世世不替。試思如此辦法，而謂中國人民，不能察其危險，必皆大愚而後可。然心知其危而莫能抵抗，報紙壓抑矣，言論自由鉗制矣，全國皆在戒嚴之下，獄室充塞，舉步荆棘，如此情形，在武力在握者，未嘗不可奏功一時，然欲長治久安則難矣。蓋壓久必伸，且必繼以爆發，夫責備外人（指日本）於亂水中取魚當也。然此水果誰擾亂之，而使旁觀者，得乘機取魚之機會乎。（「護國軍紀事」第二期）

十一、無所苟而已矣

素

余今舉一苟字，以與我國人相商榷，讀者驟視其題，或怪其簡單，余曰否否。我國家二千年來，政事禮樂典章制度，陳陳相因，循環起伏，無脫舊更新之迹可求者；若使然也，我社會二千年來，宗教風俗，人情習慣，陳陳相因，循環起伏，無脫舊更新之迹可求者；若使然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與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者；又若使然也，秦漢以降，鼎足之局，偏安之局，東西之局，南北之局，割據之局，以及元胡南下之局，滿清西漸之局，若鑄之成也；王莽之詭，曹瞞

之僞，敬塘之險，邦昌之奸，若養之成也。而所謂明主賢相，所謂名公巨卿，所謂碩學通儒，並所謂神姦巨蠹，所謂亂臣賊子，上下千古，作史乘之中堅者，大抵爲善不卒，爲惡不終，利社會之弱點，順時會之推遷，而與若交驩，以成其流芳遺臭之事蹟而已。嗚呼！我國二千年來，一治一亂，一動一靜之連環歷史，千端萬緒，要不出活寫一苟字之正態與變態，而現在未來之國家社會，將仍弗克脫此舊窠，委頓滯化，趑趄不進，莽莽神州，或終爲尖寂枯寂之若一字所斷送焉，斯不亦大可悲耶。遠者且無論，余自有知覺以來，耳所聞目所見，手足所接觸者，大之國家政治團體活動，小之家庭瑣細個人起居，無一非急遽粗疏苟安旦夕之狀，袁世凱生長惡社會，而善驅遣惡社會者，乃利用國人，苟於出處，苟於進退，苟於節操，以及苟圖富貴，苟活人間，蠅營狗苟，卑污苟賤等心理，以博得北洋大臣臨時總統、正式總統之地位，而今且叛國稱帝負固肆虐而未已也。我國民起而誅之，使不復爲國家社會之蠹，天職所在，人與有責。惟我國人具有苟且將事之惡性，其來也風騰雲湧，其去也烟消霧滅；且五分鐘的感情愛情，爲我國人不雪之恥，此次國人倡義討賊，纔三月耳，去犁庭掃穴之期尙遠，而布局蓄勢之方未周，一鼓盪平，是在我國人之實力如何耳。辛亥之戰，苟於結局，釀五年來獨夫盜國之奇災；癸丑之役，苟於用兵，致蘇皖贛鄂湘粵等省，橫遭屠毒，於今未蘇；今既慎重審慮而後起義，誓不得鹵莽滅裂而班師，取消帝制，乃暴露袁氏苟於爲惡之短，反面卽爲我國人苟於爲善之鑑。調停之說，頻傳海上，黎、徐、段勸告

罷兵通電，雖或非出本意，不敢謂必無此事實，而本報且得有由香港轉來唐都督之媾和意見，此固由於袁氏勢窮力蹙，搖尾乞憐之所致；而於義師發軔之際，公然有虛與委蛇，引罪魁爲對等，而與之言和者，甚矣！我國人苟且偷安之惡性難拔也。余敢問倡義諸公，率數十萬健兒，從事討袁，斷腰截胸，伏尸流血，而不稍却顧者，果爲何事？余敢問一般國民，奔走呼號於護國軍之後，單食壺漿於護國軍之前者，又果爲何事？余知起義諸公，與一般國民，當不待思索而答曰：萬不得已，採此激急的手段，達改良國家政治之目的耳。余聆其言，余釋其意，余敢告起義諸公，觀望將領，與一般國民之前曰，最終之目的，既在改良國家之政治，則國人急激活動終止之期，即在國家政治確有改良基礎，再無須殺人流血以求之日。挾此目的以奮進，則袁氏之稱帝與否，取消與否，退位與否，皆不成問題，惟以政治之得改良與否爲標點也。伸言之，袁世凱果爲攬亂政治之魔物，果爲改良政治之敵，即未嘗叛國稱帝，國人亦應起而除之，無躊躇之餘地也。贛寧之役，正以爲此。又攬亂政治之敵，徧國中僅有一袁世凱也，果袁世凱既去，而最終之目的以達，國人可無再事急激之活動也。否則攬亂政治魔物，與改良政治之敵，不僅一袁世凱，而有無數袁世凱潛伏國中。其居心行事，與袁世凱同；其禍國殃民，與袁世凱同；且其根盤其威力，非用平和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又與袁世凱同也。則袁世凱縱然被戮，我國人急激的活動，仍不能因此而遽以終止，蓋尙有其他攬亂政治之魔物，與改良政治之敵在，最終之目的未達，而中途收戈，

爲國家之大不幸也。讀者疑余窮追凶頑，未免已甚。余當詰讀者，以此次討賊，將爲國家奠百年之基，永久不使殺人流血之慘劇，再演於國中耶，抑去其太甚，俟三五年後再爲廓清之舉耶，如以前者爲當，則窮追凶頑務絕根株，而無取乎婦人之仁。如藉口於國計民生，不宜久持，而有待於他日者，則去一盜魁，而羣盜中又有所謂盜魁者出，挾羣盜之力，再毒吾國，苦吾民，而受之者不堪其擾，又不能不爲弭盜之謀，而其結果，又僅除一首要，未幾而更有所謂盜魁者出；挾羣盜之力，更毒吾國，苦吾民，而受其擾者，又不甘擾者，又不甘終受其擾也。如斯而四次五次以至數十百次，恐盜終不去，而國破種亡，早爲他國人憑弔之資矣。此予主張討袁之師，應廣爲討賊之師，凡助桀爲虐，攪亂政治之平和，爲將來改良政治之敵者，均視爲元凶，而以治袁世凱者治若等也。辛亥之役，苟且罷兵，致元惡大憝，羣相漏網，迨局勢稍定，而所謂元惡大憝者，又挾其資深望重之武器，結隊而來，主者爪牙心腹，悉以是充之，而盜勢益張，國人無立足地矣。宣統盜魁也，袁世凱亦盜魁也，一盜魁倒，而其他盜魁乘之而起，治盜者若不並其羣盜而去之，則徒滅其一時掠奪殘暴之姿勢耳，時過境遷，而掠奪之姿勢如故，且或加甚焉，此有心人迴想往事，痛國人苟於革命之短，而嘆今茲之役之大責重也。予嘗謂吾國有史以來，爲以特殊勢力代特殊勢力之政局，其代之也，率利用現在特殊勢力，改換其總攬者耳，其特殊勢力之本體，固未嘗重有所造作，而盡國害民，故亦無所軒輊也。辛亥與今茲之倡義，爲平服政治上特殊勢力，

使政治之進行循正軌，而無所滯塞者。故推倒滿清，即平服其特殊勢力，當時國人以苟求和平之故，致袁世凱襲舊特殊勢力而有之，所去者一無知之童騃耳，而特殊勢力終未倒也。非特未倒，暴且滋增，今之奮鬪，特以全辛亥未竟之功，俾國家政治上之空氣流通無間，不留絲毫腐質，爲梟雄之夫所利用，此心此志，當爲國人所深刻腦際，而弗克忘者。總之國人討賊目的，在求政治之改良，而袁世凱及其黨徒，挾其特殊暴力，以攪亂政治，絕國人改進之望，計無何之，乃出其政治上之決心與信力，深溝高壘，與此特殊暴力相搏擊，戰勝攻取，務拔去其暴力之根株，不使再有所傳衍而後已，斯爲我國人倒袁之真髓，討賊之精義。堅持到底，有進無退，調停之說，息戰之論，並獨夫之告退與否，徐、段之任職與否，均非我國人所應注意，以亂其神經者。國人乎，我保守歷史，賴今日之戰以推翻；我老朽民族，賴今日之戰以振發；我政治妖魔，賴今日之戰以回復昌明。帝制共和，特形式之爭耳，特所爭之一端耳。國人乎，其肯投至大之犧牲，換無上之光榮乎，余將掬誠敬祝曰君子於此戰也，無所苟而已矣。

中國人胡爲萬事一流於苟，其原因複雜，非本文範圍內之論點，他日當更爲浩篇以明之。撰者附識。（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第四期，民國五年十月上海出版）